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旧唐书

(第四册)

旧唐书

（第四册）

旧唐书目录

卷九十八 列传第四十八

魏知古	2291
卢怀慎	2294
子奂	2298
源乾曜	2299
从孙光裕 光裕子洵	2300
李元纁	2301
杜暹	2303
韩休	2305
裴耀卿	2306
孙佖	2309

卷九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

崔日用	2311
从兄日知	2312
张嘉贞	2312
弟嘉祐	2316
萧嵩	2316

子华	2318
张九龄	2319
仲方	2322
李适之	2322
子季卿	2323
严挺之	2324
卷一百 列传第五十	
尹思贞	2328
李杰	2329
解琬	2330
毕构	2331
苏珣	2333
子晋	2334
郑惟忠	2335
王志祐	2335
卢从愿	2340
李朝隐	2341
裴灌	2344
从祖弟宽	2345
王丘	2347
卷一百一 列传第五十一	
李父	2349
薛登	2350
韦凑	2355
从子虚心 虚舟	2360

韩思复	2360
曾孙欽	2362
张廷珪	2362
王求礼	2365
辛替否	2366
卷一百二 列传第五十二	
马怀素	2372
褚无量	2374
刘子玄	2377
兄知柔 子颙 餗 汇 秩 迅 迥	2382
徐坚	2382
元行冲	2384
吴兢	2389
韦述	2389
弟迹 迪	2391
萧颖士	2392
母巽	2392
殷践猷	2392
卷一百三 列传第五十三	
郭虔瓘	2392
张嵩	2394
郭知运	2394
子英杰	2395
王君奭	2396
贾师顺	2397

张守珪	2397
牛仙客	2399
王忠嗣	2401
卷一百四 列传第五十四	
高仙芝	2405
封常清	2408
哥舒翰	2412
卷一百五 列传第五十五	
宇文融	2417
韦坚	2421
杨慎矜	2424
王鉷	2427
卷一百六 列传第五十六	
李林甫	2431
杨国忠	2436
张晞	2441
王琚	2442
王毛仲	2445
陈玄礼	2448
卷一百七 列传第五十七	
玄宗诸子	
靖德太子琮	2450
庶人瑛	2450
棣王琬	2452
庶人瑶	2453

靖恭太子琬	2453
庶人琚	2453
夏悼王一	2454
仪王璿	2454
颖王璿	2454
怀哀王敏	2455
永王璘	2455
寿王瑁	2457
延王玢	2458
盛王琦	2458
济王环	2459
信王瑑	2459
义王玢	2459
陈王珪	2459
丰王珙	2459
恒王瑱	2460
凉王璿	2460
汴哀王璿	2461
卷一百八 列传第五十八	
韦见素	2462
子谔 益 益子颢	2465
崔圆	2465
崔涣	2466
子纵	2467
杜鸿渐	2468

卷一百九 列传第五十九

冯盎	2471
阿史那社尒	2472
子道真 叔祖苏尼失 苏尼失子忠	2474
契苾何力	2474
黑齿常之	2477
李多祚	2478
李嗣业	2479
白孝德	2482

卷一百一十 列传第六十

李光弼	2484
王思礼	2491
邓景山	2493
辛云京	2493

卷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六十一

崔光远	2494
房琯	2497
子孺复 从子式	2501
张镐	2592
高适	2504
畅璀	2507

卷一百一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李晟	2508
族弟齐物 齐物子复 族弟若水	2510
李麟	2511

李国贞	2512
子 锜	2513
李 峘	2514
弟 峰 岷	2515
李 巨	2517
子 则之	2518
卷一百一十三 列传第六十三	
苗晋卿	2519
裴冕	2522
裴遵庆	2524
子 向 向子寅 寅子 枢	2525
卷一百一十四 列传第六十四	
鲁 炅	2527
裴 茂	2529
来 瑱	2530
周智光	2534
卷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六十五	
崔 器	2536
赵国珍	2537
崔 瓘	2537
敬 括	2538
韦元甫	2538
魏少游	2539
卫伯玉	2539
李 承	2540

卷一百一十六 列传第六十六

肃宗代宗诸子

越王係	2542
承天皇帝倓	2544
卫王佖	2546
彭王仪	2546
兖王侗	2547
泾王佹	2547
郢王荣	2547
襄王僭	2547
杞王倓	2548
召王偲	2548
恭懿太子侶	2548
定王侗	2550
淮阳王僖	2550
昭靖太子邈	2550
均王遐	2550
睦王述	2550
丹王逾	2551
恩王连	2552
韩王迥	2552
简王遘	2552
益王乃	2552
隋王迅	2552
荆王选	2552

蜀王遯	2552
忻王造	2552
韶王暹	2552
嘉王运	2553
端王遇	2553
循王遙	2553
恭王通	2553
原王逵	2553
雅王逸	2553

卷一百一十七 列传第六十七

严武	2554
郭英乂	2555
崔宁	2556
弟宽 密 从孙蠡 蠡子莒 从孙黯	2561
严震	2562
严砺	2564

卷一百一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

元载	2565
王昂	2569
李少良	2570
郇谟	2570
王缙	2571
杨炎	2573
黎干	2579
刘忠翼	2580

庾准·····	2580
卷一百一十九 列传第六十九	
杨綰·····	2581
崔祐甫·····	2588
子植 植再从兄陵·····	2592
常袞·····	2595
卷一百二十 列传第七十	
郭子仪·····	2597
子曜 晞 暧 曙 晤 映 晞子钢	
暧子钊 钊 钊子仲文 族弟幼明 子昕·····	2613
卷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七十一	
仆固怀恩·····	2620
梁崇义·····	2631
李怀光·····	2632
卷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七十二	
张献诚·····	2637
弟献恭 献甫 献恭子煦·····	2637
路嗣恭·····	2639
子恕·····	2640
曲环·····	2640
崔汉衡·····	2641
杨朝晟·····	2642
樊泽·····	2643
李叔明·····	2644
裴胄·····	2645

卷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七十三

刘晏	2646
第五琦	2651
班宏	2653
王绍	2654
李巽	2655

卷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七十四

薛嵩	2657
弟嶸 嵩子平 嵩族子雄	2658
令狐彰	2659
子建 运 通	2662
田神功	2663
弟神玉	2664
侯希逸	2664
李正己	2665
子纳 纳子师古 师道 宗人洧	2668

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七十五

张镒	2673
冯河清	2676
刘从一	2677
萧复	2678
柳浑	2680

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七十六

李揆	2683
李涵	2685

陈少游	2686
卢椿	2689
裴谕	2689
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七十七	
姚令言	2691
张光晟	2692
源休	2694
乔琳	2695
张涉	2696
蒋镇	2696
洪经纶	2697
彭偃	2698
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七十八	
段秀实	2700
子伯伦	2705
颜真卿	2705
子颢 硕 曾孙弘式	2710
卷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七十九	
韩滉	2713
子皋 弟洄	2713
张延赏	2719
子弘靖 弘靖子文规 次宗	2722
卷一百三十 列传第八十	
王珣	2726
道士李国祯	2727

李泌	2729
子繁	2732
顾况	2733
崔造	2733
关播	2735
李元平	2736
卷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八十一	
李勉	2738
李皋	2741
子象古 道古	2744
卷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八十二	
李抱玉	2746
李抱真	2748
王虔休	2751
卢从史	2752
李芑	2754
李澄	2755
族弟元素	2757
卷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八十三	
李晟	2759
子愿 愬 昕 宪 凭 恕 基	2772
王伾	2780
卷一百三十四 列传第八十四	
马燧	2782
子畅 燧兄炫	2793

浑瑊 2794

子镐 铔 2800

卷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八十五

卢杞 2801

子元辅 2806

白志贞 2806

裴延龄 2807

韦渠牟 2815

李齐运 2816

李实 2816

韦执谊 2818

王叔文 2819

王伾 2821

程异 2822

皇甫镈 2823

弟镈 2827

卷一百三十六 列传第八十六

窦参 2828

从子申 2830

齐映 2832

刘滋 2833

从兄赞 2834

卢迈 2835

崔损 2836

齐抗 2837

卷一百三十七 列传第八十七

徐浩	2838
赵涓	2839
子博宣	2840
刘太真	2841
李纾	2843
邵说	2843
于邵	2844
崔元翰	2844
于公异	2845
吕渭	2846
子温 恭 俭 让	2846
郑云逵	2847
李益	2848
李贺	2849

卷一百三十八 列传第八十八

赵憬	2849
韦伦	2854
贾耽	2856
姜公辅	2860

卷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八十九

陆贽	2862
----------	------

卷一百四十 列传第九十

韦皋	2887
刘辟	2892

张建封	2894
卢群	2898
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九十一	
田承嗣	2900
侄悦 子绪 绪子季安	2903
田弘正	2909
子布 牟 布子在宥	2913
张孝忠	2915
子茂昭 茂昭子克勤 弟茂宗 茂和	2921
陈楚	2922
卷一百四十二 列传第九十二	
李宝臣	2923
子惟岳 惟诚 惟简 惟简子元本	2927
王武俊	2928
子士真 士平 士则 士真子承宗 承元	2932
王廷凑	2939
子元逵 元逵子绍鼎 绍懿 绍鼎子景崇	
景崇子镠	2943
卷一百四十三 列传第九十三	
李怀仙	2946
朱希彩	2947
朱滔	2947
刘怱	2949
子济 澹 济子总	2951
程日华	2953

子怀直 怀直子权	2954
李全略	2955
子同捷	2956
卷一百四十四 列传第九十四	
尚可孤	2957
李观	2958
戴休颜	2959
阳惠元	2960
李元谅	2961
韩游瑰	2963
贾隐林	2965
杜希全	2966
尉迟胜	2968
邢君牙	2969
杨朝晟	2970
张敬则	2971
卷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九十五	
刘玄佐	2972
子士宁 士干	2974
李万荣	2974
董晋	2975
陆长源	2977
刘全谅	2978
李忠臣	2979
李希烈	2982

吴少诚 2984

弟少阳 少阳子元济 2985

卷一百四十六 列传第九十六

薛播 2990

鲍防 2991

李自良 2991

李说 2992

严绶 2994

萧昕 2995

杜亚 2996

王纬 2998

李若初 2998

于颀 2999

卢徵 2999

杨凭 3000

郑元 3001

杜兼 3001

裴玢 3002

薛伾 3002

卷一百四十七 列传第九十七

杜黄裳 3003

高郢 3005

子定 3007

杜佑 3007

子式方 从郁 式方子惊 从郁子牧 3012

卷一百四十八 列传第九十八

裴垪	3016
李吉甫	3019
李藩	3023
权德舆	3026
子璩	3028

卷一百四十九 列传第九十九

于休烈	3031
子肃 肃子敖 敖子琮	3033
令狐峘	3034
归崇敬	3037
子登 登子融	3042
奚陟	3043
张荐	3044
子又新 希复 希复子读	3046
蒋乂	3047
子系 伸	3049
柳登	3050
弟冕 子璟	3052
沈传师	3053
子询	3057

卷九十八

列传第四十八

魏知古 卢怀慎子奂 源乾曜从孙光裕 光裕子洵 李元紘 杜暹 韩休 裴耀卿孙佖

魏知古，深州陆泽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举进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国史。长安中，历迁凤阁舍人、卫尉少卿。时睿宗居藩，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神龙初，擢拜吏部侍郎，仍并依旧兼修国史，寻进位银青光禄大夫。明年，丁母忧去职，服阕授晋州刺史。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黄门侍郎，兼修国史。

景云二年，迁右散骑常侍。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观，虽属季夏盛暑，尚营作不止。知古上疏谏曰：

臣闻《穀梁传》曰：“古之君人者，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礼》曰：“季夏之月，树木方盛，无有斩伐，不可兴土功以妨农。”又曰：“季夏行冬令，则风寒不时。”《语》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兴化立理之教，为政养人之本。今陛下为公主造观，将树功德以祈福祐。但两观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转移，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发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违天

时，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务，群心摇摇，众口籍籍。陛下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国有简册，君举必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是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如是，则君之所举，可不慎欤！微臣备位谏诤，兼秉史笔，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臣愚必以为不可。伏愿俯顺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策，速罢功役，收之桑榆。

疏奏不纳。

顷之，又进谏曰：“臣闻人以君为天，君以人为本。人安则政理，本固则邦宁。自陛下翦除凶逆，君临宝位，苍生颺颺，以为朝有新政。今风教颓替，日甚一日，府库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员日增。今诸司试及员外、检校等官，仅至二千余人，太府之布帛以殫，太仓之米粟难给。又金仙、玉真等观造作，咸非急务，臣先奏请停，竟仍未止。今岁前水后旱，五谷不熟，若至来春，必甚饥谨。陛下为人父母，欲何方以赈恤？疗饥拯溺，须及其时。又突厥为患，其来自久，本无礼仪，焉有诚信。今虽遣使，来请结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则卑顺，强则骄逆。属草衰月满，弓劲马肥，乘中国饥虚，在和亲际会，倘或窥犯亭障，国家何以防之？臣所论者，事甚急切，伏愿特垂详察。”睿宗嘉其切直，寻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在春宫，又令兼左庶子。未几，迁户部尚书，余如故。明年，擢拜侍中。

先天元年冬，从上畋猎于渭川，因献诗讽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驱盛礼张。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奔走未及去，翾飞岂暇翔。非熊从渭水，瑞雀想

陈仓。此欲诚难纵，兹游不可常。子云陈《羽猎》，僖伯谏渔棠。得失鉴齐、楚，仁恩念禹、汤。邕熙谅在宥，亭毒匪多伤。《辛甲》今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是故扬雄陈《羽猎》，马卿赋《上林》，爰自《风雅》，率由兹道。予顷向温泉，观省风俗，时因暇景，掩渭而畋，方开一面之罗，式展三驱之礼，躬亲校猎，聊以从禽。岂意卿有箴规，辅予不逮，自非款诚夙著，其孰能继于此耶？今赐卿物五十段，用申劝奖。”

二年，累封梁国公。窦怀贞等将谋逆也，知古独密奏其事。及怀贞诛，赐实封二百户、物五百段。仍以前赏犹薄，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屡申启沃，每竭忠诚，奸臣有谋，预奏其兆。事君之节，良有可嘉，可更赐实封一百户。”其年冬，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事，深以为称职，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选，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厝心不挠。镜已澈则妍媸必鉴，衡已举则轻重罔违。朕远闻之，益用嘉叹。今赐卿衣裳一副，以示所怀。”

开元元年，官名改易，改为黄门监。二年，还京，上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寻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三年卒，时年六十九。御史大夫宋璟闻而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赠幽州都督，谥曰忠。

知古初为黄门侍郎，表荐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浣、前右内率府骑曹参军柳泽。及知吏部尚书事，又擢用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右补阙封希颜、伊阙尉陈希烈，后

咸累居清要，时论以为有知人之鉴。文集七卷。

卢怀慎，滑州灵昌人。其先家于范阳，为山东著姓。祖愔，为灵昌令，因徙焉。怀慎少清谨，举进士，历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景龙中，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以陈时政得失。今略载其三篇。

其一曰：

臣闻孔子曰：“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二年有成。”故《书》云“三载考绩”，校其功也。昔子产相郑，更法令，布刑书，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畴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二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教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终有遗爱，流芳史策。子产，贤者也，其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

臣窃见比来州牧、上佐及两畿县令，下车布政，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最。或有历时未改，便倾耳而听，企踵而望，争求冒进，不顾廉耻。亦何暇为陛下宣风布化，求瘼恤人哉！礼义未能兴行，风俗未能齐一，户口所以流散，仓库所以空虚，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职为此也。何则？人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教；吏知迁之不遥，又不尽其力，偷安爵禄，但养资望。陛下虽勤劳之怀，宵衣旰食，然侥幸路启，上下相蒙，共为苟且而已，宁尽至公乎？此国之病也。昔贾谊所谓蹠齮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为膏肓，虽和、缓不能疗，岂蹠齮而已哉！

汉宣帝综核名实，兴理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赐金，以旌其能，而不迁于颍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之为吏者长子孙，仓氏、庾氏，即其后也。《书》云：“事不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臣望请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两畿县令等，在任未经四考已上，不许迁除。察其课效尤异者，或锡以车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临问，并玺书慰勉。若公卿有阙，则擢以功能。其政绩无闻及犯贪暴者，免归田里。以明圣朝赏罚之信，则万方之人，一变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于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其二曰：

臣闻《尚书》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义也。又云：“官不必备，惟其才。”又云：“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为官择人之义也。臣窃见京诸司员外官，所在委积，多者数十倍，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官不必备，此则有余，人代天工，多不厘务。广有除拜，无所裨益，俸禄之费，岁巨亿万，空竭府藏而已，岂致理之基哉！方今仓库空虚，百姓凋弊，河、渭漕挽，西给京师，公私损耗，不可胜纪。况边隅未静，兵革犹兴，节用爱人，正在今日，增官广费，岂曰其时？倘水旱成灾，租税减入，水衡无贯朽之蓄，京庾阙流衍之储。或疆场外守，兵车远出；或收藏无岁，赈救在辰。此军国之急务也，陛下将何以济之乎？《书》云：“无轻人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见是图。”此皆慎微之深旨也。

臣窃见员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台阁旧人，或明习宪章，或谙闲政要，皆一时之良于也。多不司案牘，空尸禄俸，滞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尽其力。周称多士，汉曰得人，岂其然欤？必有异于此矣。臣望请诸司员外官有才能器识、众共闻知，堪为州牧县宰及上佐者，并请迁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效。有老病及不堪理务者，咸从废省，使贤不肖较然殊贯。此济时之切务也，安可谓行之艰哉？

其三曰：

臣闻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贪人败类，取兴大风。则知冒于宠赂，侮于鰥寡，为政之蠹，莫先于兹。臣窃见内外官人，有不率宪章，公犯赃污，侵牟万姓，剽割蒸人，鞠按非虚，刑宪已及者，或俄复旧资，虽负残削之名，还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岭、碛，微示惩贬，而徇财黷货，罕能悛革，委以共理，俟河之清。臣闻明主之于万姓也，必畅以平分，而无偏施。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奸，恤近遗远矣。凡左降之人，鲜能省过，必怀自弃，长恶滋深。则小州远郡，蛮陬夷落，何负于圣化，独受其弊政乎！昔孟尝廉明，方临合浦；隐之清挈，乃莅番禺。郢都之镇静朔方，耿恭之辑宁疏勒。诚则遐僻，必择贤良，务以宁济为怀，岂以遐荒见隔？况边徼之地，夷夏杂处，负险恃远，易扰难安，弥藉循良，以寄绥抚。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虐黎庶，侵剥蕃部，小则坐致流亡，大则起为盗贼。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况于猾吏乎！其内外官人有犯赃贿推勘得实者，

臣望请削迹簪裾，十数年间不许齿录。《书》云：“旌别淑慝，黜陟幽明。”即其义也。若不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官，甄奖或未之遍，担赃负贿，侥幸或即蒙升，则赏罚无章，沮劝安寄？浮竞之风转扇，廉耻之行渐隳，其源不塞，为蠹斯甚。

疏奏不纳。累迁黄门侍郎，赐爵渔阳伯。

先天二年，与侍中魏知古于东都分掌选事，寻征还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三年，迁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尚书。其秋，以疾笃，累表乞骸骨，许之。旬日而卒，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怀慎临终遗表曰：

臣素无才识，叨沐恩荣，待罪枢密，颇积年序。报国之心，空知自竭；推贤之志，终未克申。孤负明恩，夙夜惶惧。臣染疾已久，形神欲离，鳬雁之飞，未为之少，而犬马之志，终祈上闻，其鸣也哀，乞求圣察。

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于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李杰勤苦绝伦，贞介独立，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干时之材，众议推许。李朝隐操履坚贞，才识通赡，守文奉法，颇怀铁石之心，事上竭诚，实尽人臣之节。卢从愿清贞谨慎，理识周密，始终若一，朝野共知，简要之才，不可多得。并明时重器，圣代良臣。比经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所累者轻，所贬者远。日月虽近，谴责伤深，望垂矜录，渐加进用。

臣窃闻黄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风、力也；帝尧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契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贤良者风化之源，得人则庶绩其凝，失士则彝伦攸斁。臣每见陛下忧劳庶政，勤求理道，慎举群司，必期称职，使鹄鹭成列，草泽无遗。故得岁稔时和，政平讼理，此陛下用贤之明效也。臣非木石，早识天心，瞑目不遥，厚恩未报。黜殡之义，敢不庶几，城郢之言，思布愚恳。

上深嘉纳之。怀慎清俭，不营产业，器用服饰，无金玉绮文之丽。所得禄俸，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匮乏。及车驾将幸东都，四门博士张星上言：“怀慎忠清直道，终始不亏，不加宠赠，无以劝善。”乃下制赐其家物壹伯段、米粟贰伯石。明年，上还京师，因校猎于城南，经怀慎别业，见家人方设祥斋，悯其贫匮，赐绢百匹。仍遣中书侍郎苏颋为其碑文，上自书焉。

子奂，早修整，历任皆以清白闻。开元中，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陕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师，次陕城顿，审其能政，于厅事题赞而去，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在乎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寻除兵部侍郎。天宝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瑰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乃特授奂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以为自开元已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佑先、李朝隐及奂。中使市舶，亦不干法。加银青光禄大夫。经三年，入为尚书右丞，卒。弟弈，亦传清白，历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见《忠义传》。弈子杞，德宗朝位至宰辅，

别有传。

源乾曜，相州临漳人。隋比部侍郎师之孙也。父直心，高宗时为司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岭南而卒。乾曜举进士，景云中，累迁谏议大夫。时久废公卿百官三九射礼，乾曜上疏曰：“夫圣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礼以正人情，人情正则孝于家，忠于国。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所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窃以古之择士，先观射礼，以明和容之义，非取一时之乐。夫射者，别正邪，观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递袭。臣窃见数年已来，射礼便废，或缘所司惜费，遂令大射有亏。臣愚以为所费者财，所全者礼。故孔子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今乾坤再辟，日月贞明，臣望大射之仪，春秋不废，圣人之教，今古常行，则天下幸甚。”乾曜寻出为梁州都督。

开元初，邠王府僚吏有犯法者，上令左右求堪为王府长史者，太常卿姜皎荐乾曜公清有吏干，因召见与语。乾曜神气清爽，对答皆有伦序，上甚悦之，乃拜少府少监，兼邠王府长史。寻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无几，转尚书左丞。四年冬，擢拜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旬日，与姚元之俱罢知政事。

时行幸东都，以乾曜为京兆尹，仍京师留守。乾曜政存宽简，不严而理。尝有仗内白鹰，因纵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于野外获之，其鹰挂于丛棘而死，官吏惧得罪，相顾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当不以此置罪。必其获戾，吾自当之，不须惧也。”遂入自请失旨

之罪，上一切不问之，众咸伏乾曜临事不慑，而能引过在己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

八年春，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侍中。久之，上疏曰：“臣窃见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与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从之，于是改其子河南府参军弼为绛州司功，太祝絜为郑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枢近，深惟谦挹，恐代官之咸列，虑时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让德，既请外其职，复降资以授。《传》不云乎：‘晋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晋国之人，于是大和。’道之或行，仁岂云远！”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并任京司者，任自通容，依资次处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余人。俄又有上书者，以为“国之执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宠，何以责其尽心？”十年十一月，敕中书门下共食实封三百户，自乾曜及张嘉贞始也。

乾曜后扈从东封，拜尚书左丞相，仍兼侍中。乾曜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及李元纁、杜暹知政事，乾曜遂无所参议，但唯诺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荐，遂擢用；及皎得罪，为张嘉贞所挤，乾曜竟不救之，议者以此讥焉。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迁太子少师，以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阳郡公。十九年，驾幸东都，乾曜以年老辞疾，不堪扈从，因留京养疾。是年冬卒，诏赠幽州大都督，上于洛城南门举哀，辍朝二日。

乾曜从孙光裕，亦有令誉。历职清谨，抚诸弟以友义闻。

初为中书舍人，与杨滔、刘令植等同删定《开元新格》。历刑部户部二侍郎、尚书左丞，累迁郑州刺史，称为良吏。寻卒。光裕子洧，亦早有美称。闺门雍睦，士友推之，历践清要。天宝中，为给事中、郑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采访使。及安禄山反，既犯东京，乃以洧为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本道采访防御使、摄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为襄州刺史、本州防御守捉使以御之。洧至镇卒。

李元紘，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万年。本姓丙氏。曾祖粲，隋大业中屯卫大将军。属关中贼起，炀帝令粲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盗贼，粲抚循士众，甚得其心。及义旗入关，粲率其众归附，拜宗正卿，封应国公，赐姓李氏。高祖与之有旧，特蒙恩礼，迁为左监门大将军，以年老特令乘马于宫中检校。年八十余卒，谥曰明。祖宽，高宗时为太常卿，别封陇西郡公。父道广，则天时为汴州刺史。时属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发河南诸州兵募，百姓骚扰。道广宽猛折衷，称为善政，存心慰抚，汴州独不逃散。寻入为殿中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累封金城县侯。卒，赠秦州都督，谥曰成。

元紘少谨厚。初为泾州司兵，累迁雍州司户。时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硃，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断还僧寺。窦怀贞为雍州长史，大惧太平势，促令元紘改断，元紘大署判后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竟执正不挠，怀贞不能夺之。俄转好畤令，迁润州司马，所历咸有声绩。开元初，三迁万年县令，赋役平允，不严而理。俄擢为京兆尹，寻有诏令元紘疏决三辅。诸王公权要之家，皆

缘渠立碇，以害水田，元纁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又历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户部侍郎杨珣、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择堪为户部者，多有荐元纁者，将授以户部尚书，时执政以其资浅，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户部侍郎。元纁因条奏人间利害及时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悦，因赐衣一副、绢二百匹。明年，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顷之，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清水男。

元纁性清俭。既知政事，稍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时初废京司职田，议者请于关辅置屯，以实仓禀。元纁建议曰：“军国不同，中外异制。若人闲无役，地弃不垦，发闲人以耕弃地，省馈运以实军粮，于是乎有屯田，其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职田，散在诸县，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垦，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须公私相换，征发丁夫，征役则业废于家，免庸则赋阙于国。内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补失，或恐未可。”其议遂止。

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有诏特令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及张说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纁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前贤所难，事匪容易。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撰录，遂令国之大典，散在数处。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有凭，旧章不坠矣。”从之，乃诏说及吴兢并就史馆修撰。

元纁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仆马弊劣，未曾改饰，所

得封物，皆散之亲族。右丞相宋璟尝嘉叹之，每谓人曰：“李侍郎引宋遥之美才，黜刘晃之贪冒，贵为国相，家无储积。虽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后与杜暹多所异同，情遂不叶，至有相执奏者，上不悦，由是罢知政事，出为曹州刺史，以疾去官。久之，拜户部尚书，仍听致仕。二十一年疾瘳，起为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赠太子少傅，谥曰文忠。

杜暹，濮州濮阳人也。父承志，则天初为监察御史。时怀州刺史李文暕以皇枝近属，为仇人所告，承志推出之。俄而文瓘得罪，承志坐贬，授方义令。累转天官员外郎。既罗织事起，承志恐惧，遂称疾去官而归，卒于家。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谨，事继母以孝闻。初举明经，补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余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百，余悉还之。时州僚别者，见而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俄授郑尉，复以清节见知。华州司马杨孚，公直士也，深赏重之。寻而孚迁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结罪，孚谓人曰：“若此尉得罪，则公清之士何以劝矣？”特荐之于执政，由是擢拜大理评事。

开元四年，迁监察御史，仍往碛西覆屯。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不叶，更相执奏，诏暹按其事实。时暹已回至凉州，承诏复往碛西，因入突厥骑施，以究虔瓘等犯状。蕃人赍金以遗，暹固辞不受。左右曰：“公远使绝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惊，度碛追之，不及而止。暹累迁给事中，丁继母忧去职。十二年，安西都护张孝

嵩迁为太原尹，或荐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夺情擢拜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暹单骑赴职。明年，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蕃国图为叛乱，暹密知其谋，发兵捕而斩之，并诛其党与五十余人，更立君长，于阗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禄大夫。暹在安西四年，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夷夏之心。

十四年，诏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谒见，又赐绢二百匹、马一匹、宅一区。后与李元纁不叶，罢知政事，出为荊州大都督府长史。又历魏州刺史、太原尹。二十年，上幸北都，拜暹为户部尚书，便令扈从入京。行幸东都，诏暹为京留守。暹因抽当番卫士，缮修三宫，增峻城隍，躬自巡检，未尝休懈。上闻而嘉之，赐敕书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干。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肃官僚，惠及黎庶。城隍宫室，随事修营，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怀也。”俄代李林甫为礼部尚书，累封魏县侯。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余，诏赠尚书右丞相。

暹在家孝友，爱抚异母弟昱甚厚。然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时亦矫情为之。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以终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视其丧事，内出绢三百匹以赐之。尚书省及故吏赠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约，皆拒而不受。太常谥曰“贞肃”。右司员外郎刘同升、都官员外郎韦廉以暹有忠孝之美，所谥不尽其行，建议驳之。太常博士裴总执曰：“杜尚书往以墨绶受职事，虽云奉国，不得为孝。请依旧为定。”孝友又诣阙陈诉上闻，而更令所司详定，竟谥曰贞孝。

韩休，京兆长安人。伯父大敏，则天初为凤阁舍人。时梁州都督李行褒为部人诬告，云有逆谋，则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谓大敏曰：“行褒诸李近属，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祸将不细，不可不为身谋也。”大敏曰：“岂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则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构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与知反不告同罪，赐死于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

休早有词学，初应制举，累授桃林丞。又举贤良。玄宗时在春宫，亲问国政，休对策与校书郎赵冬曦并为乙第，擢授左补阙。寻判主爵员外郎，历迁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兼知制诰，出为虢州刺史。时虢州以地在两京之间，驾在京及东都，并为近州，常被支税草以纳闲廐。休奏请均配余州，中书令张说驳之曰：“若独免虢州，即当移向他郡，牧守欲为私惠，国体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许之。休复将执奏，僚吏曰：“更奏必忤执政之意。”休曰：“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执奏获免。岁余，以母艰去职，固陈诚乞终礼，制许之。服阕，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诰，迁尚书右丞。

开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萧嵩举朝贤以代光庭者，嵩盛称休志行，遂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务进趋，及拜，甚允当时之望。俄有万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岭外，休进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岂得舍大而取小也！臣窃见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恃恩宠，所在贪冒，第宅舆马，僭拟过纵。臣请先出伯献而后罪美王。”上初不许之，休固争曰：

“美玉微细犹不容，伯献巨猾岂得不问！陛下若不出伯献，臣即不敢奉诏流美玉。”上以其切直，从之。初，萧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荐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与休不叶。宋璟闻之曰：“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

其年夏，加银青光禄大夫。十二月，转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二十四年，迁太子少师，封宜阳子。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宝应元年，重赠太子太师。

子洽、洪、沘、滉，皆有学尚，风韵高雅。洽，天宝初为殿中侍御史卒。洪，为司库员外郎。洽弟浑，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锬犯法，籍没其家，洽兄浩为万年主簿，捕其资财，有所容隐，为京兆尹鲜于仲通所发，配流循州。洪、沘并坐贬职。后遇赦，量移洪为华州长史。属安禄山反，西京失守，洪陷于贼，贼授官，将见委任，洪与浩及沘、滉、浑同奔山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浑及洪子四人并为贼所擒，并命于通衢。洪重交友，籍甚于时，见者掩涕，肃宗闻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赠太常卿。浩赠吏部郎中，浑赠太常少卿。沘，上元中为谏议大夫。滉、洄，别有传。

裴耀卿，赠户部尚书守真子也。少聪敏，数岁解属文，童子举。弱冠拜秘书正字，俄补相王府典签。时睿宗在蕃，甚重之，令与掾丘悦、文学韦利器更直府中，以备顾问，府中称为学直。及睿宗升极，拜国子主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在职二

年，宽猛得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十三年，为济州刺史。其年，车驾东巡，州当大路，道里绵长，而户口寡弱，耀卿躬自条理，科配得所。时大驾所历凡十余州，耀卿称为知顿之最。又历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为户部侍郎。

二十年，礼部尚书、信安王祗受诏讨契丹，诏以耀卿为副。俄又令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给之。耀卿谓人曰：“夷虏贪残，见利忘义，今赍持财帛，深入寇境，不可不为备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进，一朝而给付并毕。时突厥及室韦果勒兵邀险，谋劫袭之，比至而耀卿已还。

其冬，迁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问救人之术，耀卿对曰：

臣闻前代圣王，亦时有忧患，更施惠泽，活国济人，由是苍生仰德，史册书美。伏以陛下仁圣至深，忧勤庶政，小有饥乏，降情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上玄降鉴，当更诞福祚，是因有小灾而增辉圣德也。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禀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只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不往。若能更广陕运，支粟入京，仓禀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今天下输丁约有

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河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望沿流相次置仓。

上深然其言。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语在《食货志》。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或说耀卿请进所省脚钱，以明功利。耀卿曰：“此盖公卿盈缩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宠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采等钱。

明年，迁侍中。二十四年，拜尚书左丞相，罢知政事，累封赵城侯。时夷州刺史杨浚犯赃处死，诏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谏曰：

伏以圣恩天覆，仁育庶类，凡死罪之属，不欲尸诸市朝，全其性命，流窜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狱无冤人，旷古以来，未有斯美。臣愚以为全生免死，诚为至化，有耻且格，为训将来。苟有未安，不敢缄默。

臣以为刺史、县令，与诸吏稍别，人之父母，风化所瞻，一为本部长官，即合终身致敬。决杖者，五刑之末，只施于扶扑徒隶之间，官荫稍高，即免鞭撻。令决杖赎死，诚则已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法至于死，天下共之，刑至于辱，或有所耻。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对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挫拘执，人或哀怜，忘其免死之恩，且有伤心之痛，恐非敬官长劝风俗之意。

又杂犯死罪，无杖刑，奏报三覆，然后行决。今非

时不覆，决杖便发，倘狱或未尽，又暑热不耐，因杖或死，即是促期处分，不得顺时。将欲生之，却夭其命，又恐非圣明宽宥之意。前后频在州县，或缘杂犯决人，每大暑盛夏之时，决杖多死，秋冬已后，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县令于本部决杖及夏暑生长之时，所定杖刑，并乞停减。即副陛下好生之德，于死者皆有再生之恩。

俄而特进盖嘉运破突骑施立功还，诏加河西、陇右两节度使，仍令经略吐蕃。嘉运既承恩宠，日夕酣宴，不时赴军。耀卿密上疏曰：“伏见盖嘉运立功破贼，更委两军，以勇果之才，承战胜之势，吐蕃小丑，不足殄夷。然臣近日与其同班，观其举措，精劲勇烈，诚则有余，言气矜夸，恐难成事。莫敖败于蒲骚之役，举趾稍高，《春秋》书之为惩诫。恐其有骄敌之色，臣窃忧之。入秋防边，日月稍逼，接对人吏，须识其宜。今将抚边军，未言发日，若临事始去，人吏未识，虽决在一时，恐将非制胜万全之道。况兵未训练，不知礼法，人未怀惠，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于一时，惮严刑于少选，纵威逼而进，因而立功，恐非师出以律，久长之义。又万人性命，决在将军，不得已而行之，凿凶门而即路。今酣宴朝夕，优渥有余，亦恐非爱人忧国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回换，即望速遣进途，仍乞圣恩，勸以严命。”疏奏，上乃促嘉运赴军，竟以无功而还。

天宝元年，改为尚书右仆射，寻转左仆射。一岁薨，年六十三，赠太子太傅，谥曰文献。子综，吏部郎中。综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属文。弱冠举进士，补校书郎，判入高等，授蓝田尉。时有诏命畿内诸县城奉天，时严郢为京兆，

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风霆。本曹尉韦重规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请代，役无愆程，当时义之。德宗南狩，佶诣行在，拜拾遗，转补阙。李怀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为意，佶抗议请讨，上深器之，前席慰勉。三迁吏部员外，历驾部兵部郎中，迁谏议大夫。会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惨酷驭下，为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其后为瘴毒所侵，坚请入覲，拜同州刺史。征入为中书舍人，迁尚书右丞。时兵部尚书李巽兼盐铁使，将以使局置于本行，经构已半，会佶拜命，坚执以为不可，遂令彻之。巽恃恩而强，时重佶之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除国子祭酒，寻迁工部尚书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佶清劲温敏，凡所定交，时称为第一流。与郑余庆特相友善，佶歿后，余庆行朋友之服，搢绅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卢怀慎、源乾曜、李元纁、杜暹、韩休、裴耀卿，悉蕴器能，咸居宰辅。或心存启沃，或志在荐资，或出爱子为外官，或止屯田于关辅，或不受蕃人之赂，或坚劾伯献之奸，或广漕渠以充国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嘉尚者也。卢、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简书，公孙弘之流也。乾曜职当机密，无所是非，持禄保身，焉用彼相？

赞曰：卢、魏、乾曜，弼违进贤。裴、韩、李、杜，远财劾奸。汗简书事，清风肃然。万岁之后，其名不刊。

卷九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

崔日用从兄日知 张嘉贞弟嘉祐 萧嵩子华
张九龄仲方 李适之子季卿 严挺之

崔日用，滑州灵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进士举，初为芮城尉。大足元年，则天幸长安，路次陕州。宗楚客时为刺史，日用支供顿事，广求珍味，称楚客之命，遍馈从官。楚客知而大加赏叹，盛称荐之，由是擢为新丰尉。无几，拜监察御史。

神龙中，秘书监郑普思纳女后宫，潜谋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争恳至，词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递为朋党，日用潜皆附之，骤迁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中宗暴崩，韦庶人称制，日用恐祸及己。知玄宗将图义举，乃因沙门普润、道士王晔密诣藩邸，深自结纳，潜谋翼戴。玄宗尝谓曰：“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动天，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及讨平韦氏，其夜，令权知雍州长史事。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为相月余，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协，于中书忿竞，由是转雍州长史，停知政事。寻出为扬州长史，历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荊州长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谋逆有期，

陛下往在宫府，欲有讨捕，犹是子道臣道，须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谁敢不从？忽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上曰：“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闻天子孝与庶人孝全别。庶人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即大业都弃，岂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请先定北军，次收逆党，即不惊动太上皇。”玄宗从其议。及讨萧至忠、窦怀贞之际，又令权检校雍州长史，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

日用尝采《毛诗》、《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告成之事。手诏答曰：“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且古者封禅，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竦然以听，颇壮相如之词；惕然蒙怀，复惭夷吾之语。卿洽闻殚见，温故知新，逮此发挥，益彰忠恳。岂非讨蓬山之籍，心不忘于起予；因兰殿之祥，言固深于启沃，朕循环览讽，用慰于怀。今赐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无言不酬之信也。”

寻出为常州刺史，削实封三百户，转汝州刺史。开元七年，差降口赋，特下敕曰：“唐元之际，逆党构凶，崔日用当时潜论其事，及于戡翦，实预元谋，而所食之封，后以例减。功既居多，特宜准初食之封，与二百户。”十年，转并州大都督长史。寻卒，时年五十，赠吏部尚书，谥曰昭。后又赠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袭。

日用才辩过人，见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及先天已后，复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谓人曰：“吾

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

日用从父兄日知，亦有吏干。景云中，为洛州司马。会谯王重福入东都作乱，群臣皆避难逃匿，日知独督率人吏赴留守，与屯营合势讨贼。重福既死，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累迁京兆尹。坐赃为御史李如璧所劾，左迁歙县丞，俄又历迁殿中监。日知素与张说友善，说荐之，奏请授御史大夫，上不许。遂以为左羽林卫大将军，而以河南尹崔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不叶。日知俄迁太常卿。自以历任年久，每朝士参集，常与尚书同列，时人号为“尚书里行”，遂为口实。开元十六年，出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寻以年老致仕，卒，谥曰襄。

张嘉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应五经举，拜平乡尉，坐事免归乡里。长安中，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荐嘉贞材堪宪官，请以己之官秩授之。则天召见，垂帘与之言，嘉贞奏曰：“以臣草莱而得入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务，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累迁中书舍人，历秦州都督、并州长史，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

开元初，因奏事至京师，上闻其善政，数加赏慰。嘉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授鄱州别驾，与臣各在一方，同心离居，魂绝万里。乞移就臣侧近，臣兄弟尽力报国，死无所恨。”上嘉其友爱，特改嘉祐为忻州刺史。

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以嘉贞为使。六年春，嘉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军奢僭及赃贿者，御史大夫王峻因而劾奏之，按验无状，上将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贞奏曰：“昔者天子听政于上，眴赋矇诵，百工谏，庶人谤，而后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辈，是塞言者之路，则天下之事无由上达。特望免此罪，以广谤诵之道。”从之，遂令减死，自是帝以嘉贞为忠。嘉贞又尝奏曰：“今志力方壮，是效命之秋，更三数年，即衰老无能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悛。”上以其明辩，尤重之。八年春，宋璟、苏颋罢知政事，擢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数月，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中书令。

嘉贞断决敏速，善于敷奏，然性躁自用，颇为时论所讥。时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贞门下共议朝政，时人为之语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开元十年，车驾幸东都。有洛阳主簿土钊为嘉贞修宅，将以求御史，因受赃事发，上特令朝堂集众决杀之。嘉贞促所由速其刑以灭口，乃归罪于御史大夫韦抗、中丞韦虚心，皆贬黜之。其冬，秘书监姜皎犯罪，嘉贞又附会王守一奏请杖之，皎遂死于路。俄而广州都督裴旻先下狱，上召侍臣问当何罪，嘉贞又请杖之。兵部尚书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受诏巡边，中途闻姜皎以罪于朝堂决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应死即杀，应流即流，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旻

先只宜据状流贬，不可轻又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相者，时来即为，岂能长据？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及之。此言非为伋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贞为兵部员外郎，时张说为侍郎。及是，说位在嘉贞下，既无所推让，说颇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贞，由是与说不叶。上又以嘉贞弟嘉祐为金吾将军，兄弟并居将相之位，甚为时人之所畏惮。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赃污事发。张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不得入谒，因出为幽州刺史，说遂代为中书令。嘉贞惋恨，谓人曰：“中书令幸有二员，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复拜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敕嘉贞就中书省与宰相会宴，嘉贞既恨张说挤己，因攘袂勃骂，源乾曜、王琬共和解之。

明年，坐与王守一交往，左转台州刺史。复代卢从愿为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累封河东侯。将行，上自赋诗，诏百僚于上东门外饯之。至州，于恒岳庙中立颂，嘉贞自为其文，乃书于石，其碑用白石为之，素质黑文，甚为奇丽。先是，岳祠为远近祈赛，有钱数百万，嘉贞自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十七年，嘉贞以疾请就医东都，制从之。至都，目瞑无所见，上令医人内直郎田休裕、郎将吕弘泰弛传往省疗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恭肃。

嘉贞虽久历清要，然不立田园。及在定州，所亲有劝植田业者，嘉贞曰：“吾忝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亦无用也。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皆叹伏。

初，嘉贞作相，荐万年县主簿韩朝宗，擢为监察御史。及嘉贞卒后十数岁，朝宗为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临御已来，所用宰相，皆进退以礼，善始令终，身虽已没，子孙咸在朝廷。唯张嘉贞晚年一子，今犹未登官序。”上亦惘然，遽令召之，赐名延赏，特拜左内率府兵曹参军。德宗朝，位至宰辅，自有传。

嘉祐，有干略，自右金吾将军贬蒲阳府折冲，至二十五年，为相州刺史。相州自开元已来，刺史死贬者十数人，嘉祐访知尉迟迥周末为相州总管，身死国难，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经三考，改左金吾将军。后吴兢为邺郡守，又加尉迟神冕服。自后郡守无患。

萧嵩，贞观初左仆射、宋国公瑀之曾侄孙。祖钧，中书舍人，有名于时。嵩美须髯，仪形伟丽。初，娶会稽贺晦女，与吴郡陆象先为僚婿。象先时为洛阳尉，宰相子，门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荣称有相术，谓象先曰：“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官位高而有寿。”时人未之许。

神龙元年，嵩调补洺州参军。寻而侍中、扶阳王桓彦范出为洺州刺史，见之推重，待以殊礼。景云元年，为醴泉尉。时陆象先已为中书侍郎，引为监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骤迁殿中侍御史。开元初，为中书舍人。与崔琳、王丘、齐浣同列，皆以嵩寡学术，未异之，而紫微令姚崇许其致远，眷之特深。历宋州刺史，三迁为尚书左丞、兵部侍郎。

十五年，凉州刺史、河西节度王君奭恃众每岁攻击吐蕃。

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执刺史田元献及君奭父寿，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仍毁其城而去。又攻玉门军及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贼遂引退。无何，君奭又为回纥诸部杀之于巩笔驿，河、陇震骇。玄宗以君奭勇将无谋，果及于难，择堪边任者，乃以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嵩乃请以裴宽、郭虚己、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请以建康军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辑百姓，令其复业。又加嵩银青光禄大夫。时悉诺逻恭禄威名甚振，嵩乃纵反间于吐蕃，言其与中国潜通，赞普遂召而诛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朗复率众攻瓜州，守珪出兵击走之。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冯波谷，与吐蕃接战，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弩手四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复合，贼徒大溃，临阵斩其副将一人，散走山谷，哭声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悦，乃加嵩同中书门下三品，恩顾莫比。

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书令。自十四年燕国公张说罢中书令后，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带河西节度，遥领之。加集贤殿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贺氏入觐拜席，玄宗呼为亲家母，礼仪甚盛。寻又进封徐国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与嵩同位数年，情颇不协，及是，玄宗遣嵩择相，嵩以右丞韩休长者，举之。及休入相，嵩举事，休峭直，辄不相假，互于玄宗前论曲直，因让位。玄宗眷嵩厚，乃许嵩授尚书右丞相，令罢相，以休为工部尚书。寻又以嵩子华为给事中。

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师。及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坐赂遗中官牛仙童，贬为括州刺史，嵩尝贿仙童，李林甫发之，贬青州刺史。寻又追拜太子太师，嵩又请老。嵩性好服饵，及罢相，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华时为工部侍郎，衡以主婿三品，嵩皤然就养十余年，家财丰赡，衣冠荣之。天宝八年薨，年八十余，赠开府仪同三司。

子华，天宝末转兵部侍郎。禄山之乱，从驾不及，陷贼，伪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仪与九节度之师渡河攻安庆绪于相州，华潜通表疏，俟官军至为内应。贼伺知之，禁锢华于狱。崔光远收魏州，破械出华。魏人美华之惠政，诣光远请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既而史思明率众南下，子仪惧华复陷，乃表崔光远代华，召至军中。及相州兵溃，华归京，仍以伪命所污，降授试秘书少监。华谨重方雅，绰有家法，人士称之。寻迁尚书右丞。乾元二年，出为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选，审象是求，天步未平，庙谟尤切。必资明表，伫以佐时，画一之才，取则不远。正议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晋绛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上柱国、嗣徐国公、赐紫金鱼袋萧华，公辅成名，承家继业，词标丽则，德蕴谟明。再履宫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阅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贤，更启汉臣之闕，还依日月，佐理阴阳。俾参政于紫宸，用建中于皇极。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时中官李辅国专典禁兵，怙宠用事，求为宰相，讽宰臣

裴冕等荐己，华颇拒之，辅国怒。肃宗方寝疾，辅国矫命罢华相位，守礼部尚书，仍引元载代华。肃宗崩，代宗在谅闇，元载希辅国旨，贬华为硤州员外司马，卒于贬所。

衡子复，德宗朝位亦至宰辅。华子恒、悟。恒子俯，大和中宰辅。悟子仿，咸通中宰辅，皆自有传。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龄贵，赠广州刺史。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藻之士，亲加策问，九龄对策高第，迁右拾遗。时帝未行亲郊之礼，九龄上疏曰：

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右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以敬天命以报所受。故于郊之义，则不以德泽未洽，年谷不登，凡事之故，而阙其礼。《孝经》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谓成王幼冲，周公居摄，犹用其礼，明不暂废。汉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于礼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为匡衡、仲舒，古之知礼者，皆谓郊之为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绍休圣绪，其命惟新，御极已来，于今五载，既光太平之业，未行大报之礼，窃考经传，义或未通。今百谷嘉生，鸟兽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宁。将欲铸剑为农，泥金封禅，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祇之心。能事毕行，光耀帝载。况郊祀带典，犹阙其仪，有若怠于事

天，臣恐不可以训。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礼，升紫坛，陈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则圣朝典则，可谓无遗矣。

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开开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书舍人。

十三年，车驾东巡，行封禅之礼。说自定侍从升中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初，令九龄草诏，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唯令公审筹之，无貽后悔也。”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竟不从。及制出，内外甚咎于说。时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户之事，每有所奏，说多建议违之，融亦以此不平于说。九龄复劝说为备，说又不从其言。无几，说果为融所劾，罢知政事，九龄亦改太常少卿，寻出为冀州刺史，九龄以母老在乡，而河北道里辽远，上疏固请换江南一州，望得数承母音耗，优制许之，改为洪州都督。俄转桂州都督，仍充岭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皋为岭南道刺史，令岁时伏腊，皆得宁觐。

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

院事。再迁中书侍郎。常密有陈奏，多见纳用。寻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奏劾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珪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

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始兴县伯。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

初，九龄为相，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至是，子谅以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堂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俄请归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九龄在相位时，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又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议置屯田，费功无利，竟不能就，罢之。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

子拯，伊阙令。禄山之乱陷贼，不受伪命。两京克复，诏加太子右赞善。弟九皋，自尚书郎历唐、徐、宋、襄、广五州刺史。九章，历吉、明、曹三州刺史，鸿胪卿。

九龄为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僚上寿，多献珍异，唯九龄

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道，上赏异之。又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龄之先觉，下诏褒赠，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歿乃称其盛德，饰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谗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进三台之位。可赠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

九皋曾孙仲方，少朗秀。为儿童时，父友高郢见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为国器，吾获高位，必振发之。”后郢为御史大夫，首请仲方为御史。历金州刺史。郡人有田产为中人所夺，仲方三疏奏闻，竟理其冤。入为度支郎中，驳李吉甫谥，吉甫之党恶之，出为遂州司马。稍迁复、曹、郑三郡守。为谏议大夫。时郾县令崔发因辱小黄门，敬宗赫怒，付台推鞠。及元日大赦，独发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始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由是发得不死，时论美之。大和九年，为京兆尹，将相从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识之。旋诏下许令收葬，得认遗骸，实仲方之力也。是时军人横恣，仲方脂韦，坐不称职，出为华州刺史，改秘书监。开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谥曰成。

李适之，一名昌，恒山王承乾之孙也。父象，官至怀州

别驾。适之，神龙初起家拜左卫郎将。开元中，累迁通州刺史，以强干见称。时给事中韩朝宗为按察使，特表荐之，擢拜秦州都督。俄转陕州刺史，入为河南尹。适之性简率，不务苛细，人吏便之。岁余，拜御史大夫。开元二十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知节度事。适之以祖得罪见废，父又遭则天所黜，葬礼有阙，上疏请归葬昭陵之阙内。于是下诏追赠承乾为恒山愍王，象为越州都督、郇国公，伯父厥及亡兄数人并有褒赠。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俄拜刑部尚书。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

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累封清和县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叶，适之性疏，为其阴中。林甫尝谓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适之心善其言，他日从容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然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穿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为爱己，薄适之言疏。陇右节度皇甫惟明、刑部尚书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悉与适之善，林甫皆中伤之，构成其罪，相继放逐。适之惧不自安，求为散职。五载，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竟坐与韦坚等相善，贬宜春太守。后御史罗希奭奉使杀韦坚、卢幼临、裴敦复、李邕等于贬所，州县且闻希奭到，无不惶骇。希奭过宜春郡，适之闻其来，仰药而死。

子季卿，弱冠举明经，颇工文词。应制举，登博学宏词科，再迁京兆府郡县尉。肃宗朝，累迁中书舍人，以公事坐

贬通州别驾。代宗即位，大举淹抑，自通州征为京兆少尹。寻复中书舍人，拜吏部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在铨衡数年，转右散骑常侍。季卿有宇量，性识博达，善与人交，襟怀豁如。其在朝以进贤为务，士以此多之。大历二年卒，赠礼部尚书。

孙融，立性严整，善吏事。贞元十年，历官至渭州节度使卒。

严挺之，华州华阴人。叔父方疑，景云中户部郎中。挺之少好学，举进士。神龙元年，制举擢第，授义兴尉。遇姚崇为常州刺史，见其体质昂藏，雅有吏干，深器异之。及崇再入为中书令，引挺之为右拾遗。

睿宗好乐，听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督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

微臣窃惟陛下应天顺人，发号施令，躬亲大礼，昭布鸿泽，孜孜庶政，业业万几。盖以天下心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诚尧、舜、禹、汤之德载也。奈何亲御城门，以观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窃所未谕。

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醪为欢，无相夺伦，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昼，史册攸存，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乐。陛下还淳复古，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官。臣以为一不可也。谁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备

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轻违动息，重门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跃马奔车，流言骇叫，一尘听览，有累宸衷。臣以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满堂不乐；一物失所，纳隍增虐。陛下北宫多暇，西墉暂临。青春日长，已积埃尘之弊；紫微漏永，重穷歌舞之乐。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饥倦，以陛下近犹不恤，而况于远乎！圣情攸闻，岂不懍然祇畏。臣以为三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礼频光，百姓颺颺，咸谓业盛配天，功垂旷代。今陛下恩似薄于众望，酺即过于往年。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吁嗟道路，贸易家产，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适欲同其欢，而乃遗其患，复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为四不可也。

《书》曰：“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损其实，崇其虚，驰不急之务，扰方春之业。前代圣主明王，忽于细微而成过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昼则欢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无益于圣朝。

上纳其言而止。

时侍御史任知古恃宪威，于朝行诟詈衣冠，挺之深让之，以为不敬，乃为台司所劾，左迁万州员外参军。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大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迁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贡举事，稍迁给事中。时黄门侍郎杜暹、中书侍郎李元纁同列为相，不叶。暹与挺之善，元纁肃重宋遥，引为中书舍人。及与起居舍人张垆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遥复与挺之好尚不同，遥言于元纁。元纁诘谏挺之，

挺之曰：“明公位尊国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恶，甚为不取也。”词色俱厉。元纁曰：“小人为谁？”挺之曰：“即宋遥也。”因出为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监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计会兵马，事隔数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挟敕，毛仲宠幸久，恐有变故，密奏之。寻迁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历皆严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侧息。

二十年，毛仲得罪赐死，玄宗思量日之奏，擢为刑部侍郎，深见恩遇，改太府卿。与张九龄相善，九龄入相，用挺之为尚书左丞，知吏部选，陆景融知兵部选，皆为一时精选。时侍中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与九龄同在相位，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耀卿与九龄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龄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与。林甫引萧灵为户部侍郎，尝与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萧灵读之曰：“蒸尝伏猎。”灵早从官，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挺之戏问，灵对如初。挺之白九龄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由是出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龄尝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谓之曰：“李尚书深承圣恩，足下宜一造门款狎。”挺之素负气，薄其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门，以此弥为林甫所嫉。及挺之嘱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诘于禁中，以此九龄罢相，挺之出为洺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绛郡太守。

天宝元年，玄宗尝谓林甫曰：“严挺之何在？此人亦堪进用。”林甫乃召其弟损之至门叙故，云“当授子员外郎”，因谓之曰：“圣人视贤兄极深，要须作一计，入城对见，当有大用。”令损之取绛郡一状，云：“有少风气，请入京就医。”林

甫将状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风，且须授闲官就医。”玄宗叹叱久之。林甫奏授员外詹事，便令东京养疾。

挺之素归心释典，事僧惠义。及至东都，郁郁不得志，成疾。自为墓志曰：“天宝元年，严挺之自绛郡太守抗疏陈乞，天恩允请，许养疾归闲，兼授太子詹事。前后历任二十五官，每承圣恩，尝忝奖擢，不尽驱策，弩蹇何阶，仰答鸿造？春秋七十，无所展用，为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寝疾，终于洛阳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于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礼也。尽忠事君，叨载国史，勉拙从仕，或布人谣。陵谷可以自纪，文章焉用为饰。遗文薄葬，敛以时服。”挺之与裴宽皆奉佛。开元末，惠义卒，挺之服纈麻送于龕所。宽为河南尹，僧普寂卒，宽与妻子皆纈经，设次哭临，妻子送丧至嵩山。故挺之志文云“葬于大照塔侧”，祈其灵祐也。挺之素重交结，有许与，凡旧交先歿音，厚抚其妻子，凡嫁孤女数十人，时人重之。

子武，广德中黄门侍郎、成都尹、剑南节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会三思，以取高位，预讨韦氏，遂握重权。自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专守始谋”，信矣。与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语也。张嘉贞虽不立田园，奈急于势利，朋比近习，杖姜皎、佑先，非中立之士也。萧嵩位极中令，异政无闻，树破虏之勋，真致远之器。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适之临下虽简，在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识，不下诸公，耻近权门，为人所恶，不登台辅，养疾宫僚。虽富贵在天，穷达有命，彼

林甫者，诚可投畀豺虎也。

赞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无守，嘉贞近名。嵩、龄、适、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极，半惭德馨。

卷一百

列传第五十

尹思贞 李杰 解琬 毕构 苏珣_{子晋}
 郑惟忠 王志愔 卢从愿 李朝隐 裴
 濯_{从祖弟宽} 王丘

尹思贞，京兆长安人也。弱冠明经举，补隆州参军。时晋安县有豪族蒲氏，纵横不法，前后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贞推按，发其奸赃万计，竟论杀之，远近称庆，刻石以纪其事，由是知名。累转明堂令，以善政闻。三迁殿中少监，检校洺州刺史。会契丹孙万荣作乱，河朔不安，思贞善于绥抚，境内独无惊扰，则天降玺书褒美之。

长安中，七迁秋官侍郎，以忤张昌宗被构，出为定州刺史，转晋州刺史。寻复入为司府少卿。时卿侯知一亦厉威严，吏人为之语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笔。”其为人所伏若此。寻加银青光禄大夫。于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门加棨戟，时人异焉。

神龙初，为大理卿，时武三思擅权，御史大夫李承嘉附会之。壅州人韦月将上变，告三思谋逆，中宗大怒，命斩之。思贞以发生之月，固执奏以为不可行刑，竟有敕决杖配流岭

南。三思令所司因此非法害之，思贞又固争之。承嘉希三思旨，托以他事，不许思贞入朝廷。谓承嘉曰：“公擅作威福，不顾宪章，附托奸臣，以图不轨，将先除忠良以自恣耶？”承嘉大怒，遂劾奏思贞，出为青州刺史。境内有蚕一年四熟者，黜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八月至州，见茧叹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于此乎！”特表荐之。思贞前后为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简为政，奏课连最。

睿宗即位，征为将作大匠，累封天水郡公。时左仆射窦怀贞兴造金仙、玉真两观，调发夫匠，思贞常节减之。怀贞怒，频诘责思贞，思贞曰：“公职居端揆，任重弼谐，不能翼赞圣明，光宣大化，而乃盛兴土木，害及黎元，岂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轻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请从此辞。”拂衣而去，阖门累日，上闻而特令视事。其年，怀贞伏诛，乃下制曰：“国之副相，位亚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宪？将作大匠尹思贞，贤良方正，硕儒耆德，刚不护缺，清而畏知，简言易从，庄色难犯。征先王之体要，敷衽必陈；折佞臣之怙权，拂衣而谢。故以事闻海内，名动京师，鹰隼是击，豺狼自远。必能条理前弊，发挥旧章，宜承弄印之荣，式允登车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申王府长史，迁户部尚书，转工部尚书。以老疾累表请致仕，许之。开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赠黄门监，谥曰简。

李杰，本名务光，相州滏阳人。后魏并州刺史宝之后也，其先自陇西徙焉。杰少以孝友著称，举明经，累迁天官员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当时之誉。神龙初，累迁卫尉少卿，为

河东道巡察黜陟使，奏课为诸使之最。开元初，为河南尹。杰既勤于听理，每有诉列，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由是官无留事，人吏爱之。先是，河、汴之间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杰奏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刊石水滨，以纪其绩。

寻代宋璟为御史大夫。时皇后妹婿尚衣奉御长孙昕与其妹婿杨仙玉因于里巷遇杰，遂殴击之，上大怒，令斩昕等。散骑常侍马情素以为阳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陈请。乃下敕曰：“夫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长孙昕、杨仙玉等凭恃姻戚，恣行凶险，轻侮常宪，损辱大臣，情特难容，故令斩决。今群官等累陈表疏，固有诚请，以阳和之节，非肃杀之时，援引古今，词义恳切。朕志从深谏，情亦惜法，宜宽异门之罚，听从枯木之毙。即宜决杀，以谢百僚。”

杰明年以护桥陵作，赐爵武威子。初，杰护作时，引侍御史王旭为判官。旭贪冒受赃，杰将绳之而不得其实，反为旭所构，出为衢州刺史。俄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又为御史所劾，免官归第。寻卒，赠户部尚书。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应幽素举，拜新政尉，累转成都丞。因奏事称旨，超迁监察御史，丁忧离职。则天以琬识练边事，起复旧官，今往西域安抚夷虏，抗疏固辞。则天嘉之，下敕曰：“解琬孝性淳至，哀情恳切，固辞权夺之荣，乞就终忧之典。足可以激扬风俗，敦奖名教，宜遂雅怀，允其所请。仍令服阕后赴上。”

圣历初，迁侍御史，充使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咸得

其便宜，蕃人大悦，以功擢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持节西域安抚使。琬素与郭元振同官相善，遂为宗楚客所毁，由是左迁沧州刺史。为政务存大体，甚得人和。景龙中，迁右台御史大夫，兼持节朔方行军大总管。琬前后在军二十余载，务农习战，多所利益，边境安之。

景云二年，复为朔方军大总管。琬分遣随军要籍官河阳丞张冠宗、肥乡令韦景骏、普安令于处忠等校料三城兵募，于是减十万人，奏罢之。寻授右武卫大将军，兼检校晋州刺史，赐爵济南县男。以年老乞骸骨，拜表乞，不待报而去。优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其禄准品全给。寻降玺书劳之曰：“卿器局坚正，才识高远，公忠彰其立身，贞固足以干事。类张骞之出使，同魏绛之和戎。职綰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是为国老。顷者，顾斯侧景，愿言勇退，深惜马援之能，未遂祁奚之请。然章疏频上，雅怀难夸。今知脱屣归闲，拂衣高谢，固可以激励颓俗，仪刑庶僚。永言终始，良可嘉尚。宜善摄养，以介期颐。”

未几，吐蕃寇边，复石拜左散骑常侍，令与吐蕃分定地界，兼处置十姓降户。琬言吐蕃必潜怀叛计，请预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严加防遏。其年冬，吐蕃果入寇，竟为支兵所击走之。俄又表请致仕，不许，迁太子宾客。开元五年，出为同州刺史。明年卒，年八十余。

毕构，河南偃师人也。父憬，则天时为司卫少卿。构少举进士。神龙初，累迁中书舍人。时敬晖等奏请降削武氏诸王，构次当读表，既声韵朗畅，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

历然可晓。由是武三思恶之，出为润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景云初，召拜左御史大夫，转陕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封魏县男。顷之，复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所历州府，咸著声绩，在蜀中尤革旧弊，政号清严。睿宗闻而善之，玺书劳曰：

我国家创开天地，再造黎元，四夷来王，万邦会至，置州立郡，分职设官。贞观、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后，淳风渐替。征赋将急，调役颇繁，选吏举人，涉于浮滥。省阁台寺，罕有公直，苟贪禄秩，以度岁时。中外因循，纪纲弛紊，且无惩革，弊乃滋深。为官既不择人，非亲即贿；为法又不按罪，作孽宁逃？贪残放手者相仍，清白洁己者斯绝。盖由赏罚不举，生杀莫行。更以水旱时乖，边隅未谧，日损一日，征敛不休，大东小东，杼轴为怨，就更割剥，何以克堪！

昔闻当官，以留犊还珠为上。今之从职，以充车联驷为能。或交结富家，抑弃贫弱；或矜假典正，树立腹心。邑屋之间，囊筐俱委，或地有椿干梓漆，或家有畜产资财，即被暗通，并从取夺。若有固吝，即因事以绳，粗杖大枷，动倾性命，怀冤抱痛，无所告陈。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贵要所嘱，未能不避权豪；或有亲故在官，又罕绝于颜面。载驰原隰，徒烦出使之名；安问狐狸，未见埋车之节。扬清激浊，泾、渭不分；嫉恶好善，萧、兰莫别。官守既其若此，下人岂以聊生。数年已来，凋残更甚。

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览

卿前后执奏，何异破柱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最。并能尽节似卿如此，百郡何忧乎不理，万人何虑乎不安？卿当益坚，勿为后顾。朕嘉卿直道，今赐袍带并衣一副。

寻拜户部尚书，转吏部尚书，并遥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玄宗即位，累拜河南尹，迁户部尚书。开元四年，遇疾，上手疏医方以赐之。时议户部尚书为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有瘳。寻卒，赠黄门监，谥曰景。

构初丧继母时，有二妹在襁褓，亲加鞠养，咸得成立。及构卒，二妹号绝久之，以抚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毁，并为当时所称。栩官至荆州司马。

苏珣，雍州蓝田人。明经举，累授郾县尉。雍州长史李义琰召而谓曰：“郾县本多诉讼，近日遂绝，访问果由明公为其疏理。”因顾指厅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迟暮所见耳。”

垂拱初，拜右台监察御史。时则天将诛韩、鲁等诸王，使珣按其密状，珣讯问皆无征验。或诬告珣与韩、鲁等同情，则天召见诘问，珣抗议不回。则天不悦，曰：“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驱使，此狱不假卿也。”遂令珣于河西监军。五迁右司郎中。时御史王弘义托附来俊臣，构陷无罪，朝廷疾之。尝受诏于虢州采木，役使不节，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弘义竟以坐黜。珣寻迁给事中，累授左肃政台御史大夫。时有诏白司马坂营大像，糜费巨亿，珣以妨农，上疏切谏，则天纳焉。

神龙初，武三思擅权，韦月将告三思将有逆谋，反为三

思所构，中宗令斩之。珣奏非时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旨，转为右御史大夫。寻出为岐州刺史，复为右台大夫。会节愍太子败，诏珣穷其党与。时睿宗在藩，为得罪者所引，珣因辩析事状，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珣为户部尚书，赐爵河内郡公。寻授太子宾客、检校詹事，以年老致仕。开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赠兖州都督，谥曰文。子晋，亦知名。

晋，数岁能属文，作《八卦论》，吏部侍郎房颖叙、秘书少监王绍宗见而赏叹曰：“此后来王粲也。”弱冠举进士，又应大礼举，皆居上第。先天中，累迁中书舍人，兼崇文馆学士。玄宗监国，每有制命，皆令晋及贾曾为之。晋亦数进谏言，深见嘉纳。俄出为泗州刺史，以父老乞辞职归侍，许之。父卒后，历户部侍郎，袭爵河内郡公。开元十四年，迁吏部侍郎。时开府宋璟兼尚书事，晋及齐浣递于京都知选事，既糊名考判，晋独多赏拔，甚得当时之誉。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书事，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云：“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甚不悦，遂出为汝州刺史。三迁魏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入为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

初，晋与洛阳人张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并以学业著名。循之，则天时上书忤旨被诛。仲之，神龙中谋杀武三思，为友人宋之愁所发，下狱死。晋厚抚仲之子渐，有如己子，教之书记，为营婚宦。及晋卒，渐制犹子之服，时人甚以此称之。

郑惟忠，宋州宋城人也。仪凤中，进士举，授井陘尉，转汤阴尉。天授中，应举召见，则天临轩问诸举人：“何者为忠？”诸人对不称旨。惟忠对曰：“臣闻忠者，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则天曰：“善。”授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累迁水部员外郎。则天幸长安，惟忠待制引见，则天谓曰：“朕识卿，前于东都言‘忠臣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至今不忘。”寻加朝散大夫，再迁凤阁舍人。

中宗即位，甚敬重之，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以习俗，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耶？”遂寝。无何，守大理卿。节愍太子与将军李多祚等举兵诛武三思，事变伏诛。其诬误守门者并配流，将行，有韦氏党与密奏请尽诛之。中宗令推断，惟忠奏曰：“今大狱始决，人心未宁，若更改推，必递相惊恐，则反侧之子，无由自安。”敕令百司议，遂依旧断，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节赈给河北道，仍黜陟牧宰。还，敷奏称旨，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荥阳县男。开元初，为礼部尚书，转太子宾客。十年卒，赠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进士擢第。神龙年，累除左台御史，加朝散大夫。执法刚正，百僚畏惮，时人呼为“皂雕”，言其顾瞻人吏，如雕鹗之视燕雀也。寻迁大理正，尝奏言：“法令者，人之堤防，堤防不立，则人无所禁。窃见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纵罪为宽恕，以守文为苛刻。臣滥执刑典，实恐为众所谤。”遂表上所著《应正论》以见志，其词曰：

尝读《易》至“萃，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无咎。”注曰：“居萃之时，体柔当位。处《坤》之中，已独处正。异操而聚，独正者危，未能变体，以远于害。故必见引，然后乃吉而无咎。”王肃曰：“六二与九五相应，俱履贞正。引由迎也，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尝不辍书而叹曰：“居中履正，事之常体，见引无咎，道亦宜然。

有客闻而惑之，因谓仆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宪，不务和同。处正之志虽存，见引之吉谁应？行之不已，余窃惧焉。

仆敛襟降阶揖而谢曰：补遗阙于袞职，用忠谏为己任，以蒙养正，见引获吉，应此道也，仁何远哉！昔咎繇谟虞，登朝作士，设教理物，开训成务。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终贼刑，刑故无小。于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于无刑，人协于中，时乃功，懋哉！”故孔子叹其政曰：“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此非明辟执法，大人见引之应乎？季孙行父之事君也，举窃宝之愆，黜授邑之赏，明善恶而纠慝，议僭赏以塞违。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时君不以为嫌，此非已独处正，应正而无咎。观鱼于棠，臧伯正色；赂鼎在庙，哀伯抗词。言者得尽其忠，闻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称臧氏之正，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非异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绛理直，晋侯乃复其位；邾人辞顺，赵盾不伐其国。此非正体未变，为吉所迎者乎？

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应乎上，乃引吉于下。而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交战于譎正之门，怀疑乎语默之境，惧独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吁嗟乎！行己立身，居正践义，其动也直，其正也方。维正直而是与，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则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释私论》，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归于体正而已矣。《礼记》曰：“刑者侗也，侗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轻重设比，是则桥前惊马，用希旨论人，苑中猎兔，以从欲废法。理有违而合道，物贵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矣。

昔任延为武威太守，汉帝诫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任延雅奏，汉主是其言。此则归正不回，乖旨顺义，不以忤怀见忌，斯亦违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见梁丘据曰：“据与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君甘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是以济盐梅以调羹，乃适平心之味；献可否而论道，方恢政体之节。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贵和而不同。刘晏山辩和同之义，有旨哉！若以不同见讥，未敢闻诲。

客曰：和同乖训，则已闻之。援法成而不变者，岂恤狱之宽宪耶？《书》曰：“御众以宽。”《传》曰：“宽则

得众。”若以严统物，异乎宽政矣。

对曰：刑赏二柄，唯人主操之，崇厚任宽，是谓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上也。”然则匪人臣所操。后魏游肇之为廷尉也，魏帝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笔也？”是知宽恕是君道，曲从非臣节。人或未达斯旨，不料其务，以平刑为峻，将曲法为宽，谨守宪章，号为深密。《内律》：“释种亏戒，一诛五百人，如来不救其罪。”岂谓佛法为残刻耶？老子《道德经》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岂谓道教为凝峻耶？《家语》曰：“王者之诛有五，而窃盗不预焉。”即心辩言伪之流。《礼记》亦陈四杀，破律乱名之谓。岂是儒家执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谛，重玄猷，存天纲，立人极也。

然则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齐众惟刑，百王所以垂范；析人以法，三后于是成功。所务掌宪决平，斯廷尉之职耳。《易》曰：“家人嗃嗃，无咎；妇子嘻嘻，终吝。”严于其家，可移于国。昔崔实达于理而作《政论》，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政论》一通，置诸坐侧。”其大抵云为国者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者也。然则称严者不必逾条越制，凝网重罚，在于施隐括以矫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罚轻无舍，人不易犯，防之难越故也。但人慢吏浊，伪积赃深，而曰以宽理之，可以无过。何异乎命王良御骥，舍衔策于奔蹏；请俞跗攻疾，停药石于肤腠！适见秋驾转逸，膏肓更深，医人仆夫，何功

之有？

又谓仆曰：成法而变，唯帝王之命欤？对曰：何为其然也？昔汉武帝甥昭平君杀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论。左右为言，武帝垂涕叹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亲故诬先帝子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以奢纵免官。仆射杨素奏言：“王，陛下爱子，请舍其过。”文帝曰：“法不可违。若如公意，我是五儿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乎？我安能亏法！”卒不许。此是帝王操法，协于礼经不变之义。况于秋官典职，司寇肃事，而可变动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视岩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辑穆庙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华，庶绩其凝，众工咸理。聚以正也，仆幸利见大人；引其吉焉，期养正于下位。中正是托，予何惧乎？

夫君子百行之基，出处二途而已。出则策名委质，行直道以事人，进善纳忠，仰太阶而缉政。谔谔其节，思为社稷之臣；謇謇匪躬，愿参柱石之任。处则高谢公卿，孝友扬名，是亦为政。烟霞尚志，其用永贞，行藏事业，心迹斯在。至如水中泛泛，天下悠悠，执驭为荣，扫门自媚，拜尘邀势，括囊守禄，从来长息，以为深耻。客乃逡巡不对，遂无以间仆也。

中宗览而嘉之。稍迁驾部郎中。

景云元年，累转左御史中丞，寻迁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汉置刺史监郡，于天下冲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选有威重者为之，遂拜志愔齐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齐州刺史，充

河南道按察使。未几，迁汴州刺史，仍旧充河南道按察使。太极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内供奉，特赐实封一百户。寻加银青光禄大夫，拜户部侍郎。出为魏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奸猾屏迹，境内肃然。久之，召拜刑部尚书。

开元九年，上幸东都，令充京师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权梁山伪称襄王男，自号光帝，与其党及左右屯营押官谋反。夜半时拥左屯营兵百余人自景风、长乐等门斩关入宫城，将杀志愔，志愔逾墙避贼。俄而屯营兵溃散，翻杀梁山等五人，传首东都，志愔遂以骇卒。

卢从愿，相州临漳人，后魏度支尚书昶六代孙也。自范阳徙家焉，世为山东著姓。冠明经举，授绛州夏县尉，又应制举，拜右拾遗。俄迁右肃政监察御史，充山南道黜陟巡抚使，奉使称旨，拜殿中侍御史。累迁中书舍人。

睿宗践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后，选司颇失纲纪，从愿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及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擿发其事。典选六年，前后无及之者。上嘉之，特与一子太子通事舍人。从愿上疏乞回恩赠父，乃赠其父吉阳丞敬一为郑州长史。初，高宗时裴行俭、马载为吏部，最为称职。及是，从愿与李朝隐同时典选，亦有美誉。时人称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

开元四年，上尽召新授县令，一时于殿庭策试，考入下第者，一切放归学问。从愿以注拟非才，左迁豫州刺史。为政严简，按察使奏课为天下第一，降玺书劳问，赐绢百匹。无

几，入为工部侍郎，转尚书左丞。又与杨滔及吏部侍郎裴濯、礼部侍郎王丘、中书舍人刘令植删定《开元后格》，迁中书侍郎。十一年，拜工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令东都留守。十三年，从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代韦抗为刑部尚书。频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后咸称允当。

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获田户之功，本司校考为上下，从愿抑不与之。融颇以为恨，密奏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其后，上尝择堪为宰相者，或荐从愿，上曰：“从愿广占田园，是不廉也。”遂止不用。从愿又因早朝，途中为人所射，中其从者，捕贼竟不获。时议从愿久在选司，为被抑者所仇。

十六年，东都留守。时坐子起居郎论柴米入官有剩利，为宪司所纠，出为绛州刺史，再迁太子宾客。二十年，河北谷贵，敕从愿为宣抚处置使，开仓以救饥馁。使回，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书，听致仕，给全禄。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余，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

李朝隐，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举，拜临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龙年，功臣敬晖、桓彦范为武三思所构，讽侍御史郑愔奏请诛之，敕大理结其罪。朝隐以晖等所犯，不经推穷，未可即正刑名。时裴谈为大理卿，异笔断斩，仍籍没其家，朝隐由是忤旨。中宗令贬岭南恶处，侍中韦巨源、中书令李峤奏曰：“朝隐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一朝远徙岭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为闻喜令。

寻迁侍御史，三迁长安令，有宦官闾兴贵诣县请托，朝

隐命拽出之。睿宗闻而嘉叹，廷召朝隐，劳曰：“卿为京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乃下制曰：“夫不吐刚而谄上、不茹柔而黜下者，君子之事也。践雷必绳、登车无屈者，正人之务也。长安县令李朝隐，德义不回，清强自遂，亟闻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县，有乖仪式，遂能责之以礼，绳之以愆。但阉竖之流，多有凭恃，柔宽之代，必弄威权。历观载籍，常所叹息。朕规诫前古，勤求典宪，能副朕意，实赖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称遗直，复见于今。思欲旌其美行，迁以重职，为时属闾户，政在养人，宜加一阶，用表刚烈。可太中大夫。特赐中上考，兼绢百匹。”七迁绛州刺史，兼知吏部选事。

开元二年，迁吏部侍郎，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降玺书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县令非其人，出为滑州刺史，转同州刺史。驾幸东都，路由同州，朝隐蒙旨召见赏慰，赐衣一副、绢百匹。寻迁河南尹，政甚清严，豪右屏迹。时太子舅赵常奴恃势侵害平人，朝隐曰：“此而不绳，何以为政？”执而杖之。上闻，又降敕书慰勉之。

十年，迁大理卿。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绵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

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生

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应敕决杖及有犯配流，近发德音，普标殊泽，杖者既听减数，流者仍许给程。天下颺颺，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岂于一人，独峻常典？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

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金，诂识无贪之宝，家盈黠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难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绵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典，宜舍其极法，以宽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

朝隐俄转岐州刺史，母忧去官。起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抗疏固辞，制许之。朝隐性孝友，时年已衰暮，在丧尤加毁瘠。明年，制又起为扬州长史，不获已而就职，复入为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隐甫为御史大夫。朝隐素有公直之誉，每御史大夫缺，时议咸许之。及居其职，竟无所纠劾，唯烦

于细务，时望由是稍减。俄转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广州事，仍摄御史大夫，充岭南采访处置使。明年，卒于岭外，年七十，赠吏部尚书，官给灵輿，兼家口给递还乡，谥曰贞。

裴灌，绛州闻喜人也。世为著姓。父琰之，永徽中，为同州司户参军，时年少，美容仪，刺史李崇义初甚轻之。先是，州中有积年旧案数百道，崇义促琰之使断之，琰之命书吏数人，连纸进笔，斯须剖断并毕，文翰俱美，且尽与夺之理。崇义大惊，谢曰：“公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是大知名，号为“霹雳手”。后为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颂之。历任仓部郎中，以老疾废于家。

灌色养劬劳，十数年不求仕进。父卒后，应大礼举，拜陈留主簿，累迁监察御史。时吏部侍郎崔湜、郑愔坐赃为御史李尚隐所劾，灌同鞫其狱。安乐公主及上官昭容阿党湜等，灌竟执正奏其罪，甚为当时所称。三迁中书舍人。

太极元年，睿宗为金仙、玉真公主造观及寺等，时属春旱，兴役不止。灌上疏谏曰：

臣谨案《礼记》春、秋令曰：无聚大众，无起大役，不可兴土功，恐妨农事。若号令乖度，役使不时，则加疾疫之危，国有水旱之灾，此五行之必应也。今自春至夏，时雨愆期，下人忧心，莫知所出。陛下虽降哀矜之旨，两都仍有寺观之作，时旱之应，实此之由。且春令告期，东作方始，正是丁壮就功之日，而土木方兴，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蚕妾，饥寒之源。故《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岁三筑

台”；“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时作南门，劳人兴役”。陛下每以万方为念，睿旨殷勤，安国济人，防微虑远。伏愿下明制，发德音，顺天时，副人望，两京公私营造及诸和市木石等并请且停，则苍生幸甚。农桑失时，户口流散，纵寺观营构，岂救黎元饥寒之弊哉！

疏奏不报。寻转兵部侍郎，以铨叙平允，持授一子为太子通事舍人。

开元五年，迁吏部侍郎，典选数年，多所持拔。再转黄门侍郎，代韦抗为御史大夫。漼早与张说特相友善，时说在相位，数称荐之。漼又善于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书，寻转太子宾客。漼家世俭约，既久居清要，颇饰妓妾，后庭有绮罗之赏，由是为时论所讥。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余，赠礼部尚书，谥曰懿。

漼从祖弟宽。宽父无晦，袁州刺史。宽通略，以文词进，骑射、弹棋、投壶特妙。景云中，为润州参军，刺史韦铤为按察使，引为判官，清干替于剖断，铤重其才，以女妻之。后应拔萃，举河南丞。再转为长安尉。时宇文融为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奏差为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转太常博士。礼部拟国忌之辰享庙用乐，下太常，宽深达礼节，特建新意，以为庙尊忌卑则登歌，庙卑忌尊则去籥。中书令张说谓宽明识，举而行之。再迁为刑部员外郎。有万骑将军马崇正昼杀人，时开府、霍国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将鬻其狱，宽执之不回。兵部尚书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奏宽及郭虚己为判官，累年专见委任，嵩加中书令，宽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开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黄门侍郎知政事，

扈从出关，知江、淮转运，于河阴置仓，奏宽为户部侍郎，为其副。

宽性友爱，弟兄多宦达，子侄亦有名称，于东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对，甥侄皆有休憩所，击鼓而食，当世荣之。选吏部侍郎，及玄宗还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浹。迁河南尹，不附权贵，务于恤隐，政乃大理。改左金吾卫大将军，一年，除太原尹，赐紫金鱼袋。玄宗赋诗而饯之，曰：“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

天宝初，除陈留太守，兼采访使。寻而范阳节度李适之入为御史大夫，除宽范阳节度兼采访使河北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时北平军使乌承恩恃以蕃酋与中贵通，恣求货贿，宽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献生口数十人，宽悉命归之，故夷夏感悦。

三载，以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宽，日加恩顾。刑部尚书裴敦复讨海贼回，颇张贼势，又广叙功以开请托之路，宽尝几微奏之。居数日，有河北将士入奏，盛言宽在范阳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赏久之。李林甫惧其入相，又恶宽与李适之善，乃呼裴敦复，且以宽之语告之。敦复使气性疏，与宽素不相下，以为林甫推诚于己，因愿结之，且诉其冤。先是，宽以亲故名嘱敦复，求请军功。至是敦复气愤发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无后于人。”寻而敦复扈从幸温泉宫，宽在京城未发。遇有敦复下军将程藏曜、郎将曹鉴。鉴，郴州富人；藏曜，岭南首领之子。皆有他事，与人诣台告诉，宽受其状，捕鉴等鞠之。敦复判官太常博士王悦闻之，谓宽求其过，连夜诣汤所以告。敦复

大惧，促装待罪，因令子婿以五百金赂于贵妃姊杨三娘。杨氏遽为言之，明日贬宽为睢阳太守。

宽以清简为政，故所莅人皆爱之。当时望为宰辅。及韦坚构祸，宽又以亲累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林甫使罗希奭南杀李适之，纡路至安陆过，拟怖死之。宽叩头祈请，希奭不宿而过。宽又惧死，上表请为僧，诏不许。然崇信释典，常与僧徒往来，焚香礼忏，老而弥笃。累迁东海太守、襄州采访使、银青光禄大夫，转冯翊太守，入拜礼部尚书。十四载卒，年七十五。诏赠太子少傅，赙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经及第，入台省、典郡者五人。

宽歿之后，弟珣为河内郡太守。安禄山反，以执父丧，将投阙庭，恐累其母，乃诣河东节度诉诚而退。后在母忧，又陷史思明，授其伪官委任，使弟朗密奉表疏至上京。代宗时，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东道租庸判官。

王丘，光禄卿同皎从兄子也。父同晷，左庶子。丘年十一，童子举擢第，时类皆以诵经为课，丘独以属文见擢，由是知名。弱冠，又应制举，拜奉礼郎。丘神气清古，而志行修洁，尤善词赋，族人左庶子方庆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称荐之。长安中，自偃师主簿擢第，拜监察御史。

开元初，累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已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其后席豫、严挺之为其次焉。三迁紫微舍人，以知制诰之勤，加朝散大夫，再转吏部侍郎。典选累年，甚称平允。擢用山阴尉孙逖、桃

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称一时之秀。俄换尚书左丞。

十一年，拜黄门侍郎。其年，山东旱俭，朝议选朝臣为刺史以抚贫民，制曰：“昔咎繇与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载，乾乾夕惕，无忘一日。而长吏或不称，苍生或未宁，深思循良，以矫过弊，仍重诸侯之选，故自朝廷始之。”于是以丘为怀州刺史，又以中书侍郎崔沔等数人皆为山东诸州刺史。至任，皆无可称，唯丘在职清严，人吏甚畏慕之。俄又分知吏部选事，入为尚书左丞，丁父忧去职，服阕，拜右散骑常侍，仍知制诰。

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中书令萧嵩与丘有旧，将荐丘知政事，丘知而固辞，且盛推尚书右丞韩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荐丘代崔琳为御史大夫。丘既讷于言词，敷奏多不称旨。俄转太子宾客，袭父爵宿预男，寻以疾拜礼部尚书，仍听致仕。

丘虽历要职，固守清俭，未尝受人馈遗，第宅舆马，称为敝陋。致仕之后，药饵殆将不给。上闻而嘉叹，下制曰：“王丘夙负良材，累升茂秩，比缘疾疹，假以优闲。闻其家道屡空，医药靡给，久此从宦，遂无余资。持操若斯，古人何远！且优贤之义，方册所先，周急之宜，沮劝攸在。其俸禄一事已上，并宜全给，式表殊常之泽，用旌贞白之吏。”天宝二年卒，赠荊州大都督。

史臣曰：有唐之兴，绵历年所，骨鲠清廉之士，怀忠抱义之臣，台省之间，驾肩接武。但时有夷险，道有污隆，用

与不用而已，睿、玄之世，若李杰、毕构、苏珣、郑惟忠、王志愔、卢从愿、裴灌、王丘并位历亚台，名德兼著。如尹思贞、李朝隐折李承嘉、窦怀贞，辱间兴贵、赵常奴，诗人所谓不畏强御者也。解琬总兵朔野，料敌如神，功遂身退，深知止足，兹亦有足多也。

赞曰：尚书亚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谁称职？杰、构、珣、忠，能竭其力。愔、愿、灌、丘，聿修厥德。贞蔑大僚，隐绳贵戚。琬驰令名，燕、蜀之北。

卷一百零一

列传第五十一

李父 薛登 韦湊从子虚心 虚舟 韩思复
曾孙欽 张廷珪 王求礼 辛替否

李父，本名尚真，赵州房子人也。少与兄尚一、尚贞俱以文章见称，举进士，景龙中，累迁中书舍人。时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赎生，以所在官物充直。父上疏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伏以圣慈含育，恩周动植，布天下之大德，及鳞介之微品。虽云雨之私，有沾于未类；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殫。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在于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困贫之徭赋，活国爱人，其

福胜彼。”

父知制诰凡数载。景云元年，迁吏部侍郎，与宋璟、卢从愿同时典选，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寻转黄门侍郎。时睿宗令造金仙、玉真二观，父频上疏谏，帝每优容之。开元初，特令父与中书侍郎苏颋纂集起居注，录其嘉谏昌言可体国经远者，别编奏之。父在门下，多所驳正。开元初，姚崇为紫微令，荐父为紫微侍郎，外托荐贤，其实引在己下，去其纠驳之权也。俄拜刑部尚书。父方雅有学识，朝廷称其有宰相之望，会病卒。兄尚一，清源尉，早卒；尚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为一集，号曰《李氏花萼集》，总二十卷。

薛登，本名谦光，常州义兴人也。父士通，大业中为鹰扬郎将。江都之乱，士通与乡人闻人嗣安等同据本郡，以御寇贼。武德二年，遣使归国，高祖嘉之，降玺书劳勉，拜东武州刺史。俄而辅公祐于江都构逆，遣其将西门君仪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战，大破之，君仪等仅以身免。及公祐平，累功封临汾侯。贞观初，历迁泉州刺史，卒。

谦光博涉文史，每与人谈论前代故事，必广引证验，有如目击。少与徐坚、刘子玄齐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闾中主簿。天授中，为左补阙，时选举颇滥，谦光上疏曰：

臣闻国以得贤为宝，臣以举士为忠。是以子皮之让国侨，鲍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乐毅，苻坚托政于王猛。子产受国人之谤，夷吾贪共贾之财，昭王锡辂马以止谗，永固戮樊世以除讐。处猜嫌而益信，行间毁而无疑，此由默而识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见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韩信无闻于项氏，毛遂不齿于平

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则政乖，得贤良之佐则时泰，故尧资八元而庶绩其理，周任十乱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则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来举荐，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润身之小计，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报国求贤，副陛下翘翘之望者也。

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励己，明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最先，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以定其高下，郡将难诬于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是以化俗之本，须摈轻浮。昔冀缺以礼让升朝，则晋人知礼；文翁以儒林奖俗，则蜀士多儒。燕昭好马，则骏马来庭；叶公好龙，则真龙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从其化者也。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祇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有梁荐士，雅爱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逮至隋室，余风尚在，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

兹擢士，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洲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虽渐革于故非；陛下君临，思察才于共理。树本崇化，惟在旌贤。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察其行而度其材，则人品于兹见矣。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抑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岂与夫白驹皎皎，不杂风尘，束帛戈戈，荣高物表，校量其广狭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辞；循常之人，舍其疏而取其附。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竞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邀仕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洁己则兆庶蒙其福。故风化之渐，靡不由兹。今访乡闾之谈，唯祇归于里正。纵使名亏礼则，罪挂刑章，或冒籍

以偷资，或邀勋而窃级，假其不义之赂，则是无犯乡间。岂得比郭有道之铨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赏拔，夏少名高，语其优劣也！

祇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便即告归。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潘岳，灵运词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笔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最，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若使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撝；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失指纵之机；使萧何入戏下之军，亦无免主之效。斗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嚣之可图；陈汤屈指，识乌孙之自解。八难之谋设，高祖追惭于酈生；九拒之计穷，公输息心于伐宋。谋将不长于弓马，良相宁资于射策。岂与夫元长自表，妄饰词锋，曹植题章，虚飞丽藻，较量其可否也！

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千里一贤，尚不为少，侥幸冒进，须立堤防。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不取无稽之说，必求忠告之言。文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始既察言观行，终亦循名责实，自然侥幸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妄庸。故晏婴云：“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此取人得贤之道也。其有武艺超绝，文锋挺秀，有效伎之偏用，无经国之大才，为军锋之爪牙，作词赋之标准。自可试凌云之策，练

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赋《甘泉》，禀中军而令赴敌，既有随才之任，必无负乘之忧。臣谨案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提鼓挥桴，临难决疑，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谨案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剑，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也！谨案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于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所任故也。

谨案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消。自然朝廷无争禄之人，选司有谦撝之士。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行事，以别是非。不实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赏，自然见贤不隐，食禄不专。荀彧进钟繇、郭嘉，刘隐荐李膺、朱穆，势不云远。有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贤行，则君子之道长矣。

寻转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检校常州刺史。属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乱，百姓奔走，谦光严备安辑，阖境肃然。转刑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再迁尚书左丞。景云中，擢拜御史大夫。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县不能理。谦光将加弹奏，或请寝之，谦光曰：“宪台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遂与殿中慕容珣奏弹之，反为太平公主所构，出为岐州刺史。惠范既诛，迁太子宾客，转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开元初，为东都留守，又转太子宾客。以与太子同名，表请行字，特敕赐名

登。寻以孽子悦千牛为宪司所劾，放归田里。朝廷以其家贫，又特给致仕禄。七年卒，年七十三，赠晋州刺史。撰《四时记》二十卷。

韦湊，京兆万年人。曾祖瓚，隋尚书右丞。祖叔谐，蒲州刺史。父玄，桂州都督府长史。湊，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参军，累转扬府法曹参军。州人前仁寿令孟神爽豪纵，数犯法，交通贵戚，前后官吏莫敢绳按，湊白长史张潜，请因事除之。会神爽坐事推问，湊无所假借，神爽妄称有密旨，究问引虚，遂杖杀之，远近称伏。湊，景龙中历迁将作少匠、司农少卿。尝以公事忤宗楚客，出为贝州刺史。

睿宗即位，拜鸿胪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转太府少卿，又兼通事舍人。时改葬节愍太子，优诏加谥；又雪李多祚等罪，还其官爵，仍议更加赠官。湊上书曰：

臣闻王者发号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纲攸叙，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恶恶著也。善善者，悬爵赏以劝之也；恶恶者，设刑罚以惩之也。其赏罚所不加者，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所以劝诫将来也。斯并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获用，管、蔡为戮。谥者，臣议其君，子议其父，而曰“灵”曰“厉”者，不敢以私而乱大猷也，则其余安可失衷哉！

臣窃见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拥北军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斩关，突禁而入，兵指黄屋，骑腾紫微。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门，亲降德音，谕以逆顺，而太子据鞍自若，督众不停。俄而其党悔非，转逆为顺，或回兵讨贼，或投

状自拘。多祚等伏诛，太子方事逃窜。向使同恶相济，天道无征，贼徒阙倒戈之人，侍臣亏陞戟之卫，其为祸也，胡可忍言！于时臣任将作少匠，赐通事舍人内供奉。其明日，孝和皇帝引见供奉官等，雨泪谓曰：“几不与卿等相见！”其为危惧，不亦甚乎！而今圣朝雪罪礼葬，谥为节愍，以臣愚识，窃所惑焉。

夫臣子之礼，严敬斯极，故过位必趋，蹙路马当有诛。昔汉成之为太子也，行不敢绝驰道。当周室之衰微也，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王孙满犹以其不卷甲束兵，讥其无礼，知其必败。由是言之，则太子称兵宫内，跨马御前，悖礼已甚矣，况将更甚乎。而可褒谥，此臣所未谕也。以其斩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讨逆以安君父，则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竟为逆，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将废韦氏而嘉之乎？然韦氏逆彰义绝，虽诛之亦可也。当此时也，韦氏未有逆彰，未有义绝，于太子为母，岂有废母之理乎！且既非中宗之命而废之，是劫父废母，亦悖逆也，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纣之行，臣子无废杀之理。况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灵，庙号中宗，谥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献公惑骊姬之谮，将杀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君之心也。”曰：“然则盍行乎？”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之！”使

人辞于狐突曰：“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缢。其行如是，其谥仅可为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谥为节愍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汉武帝末年，江充与太子有隙，恐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为奸，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以诬太子。时武帝避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纳其少傅石德谋，遂矫节斩充，因败逃匿。非称兵诣阙，无逆谋于父，然身死于湖，不葬无谥。至昭帝时，有男子诣北阙自称卫太子，制使公卿识视，至者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制狱。天子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义者。”及后太子孙立为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获礼葬，而谥曰戾。今节愍太子之行比之，岂可同年而语。其于陛下，又犹子也，而谥为节愍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项羽之臣丁公，常将危汉高祖，高祖谓之曰：“二贤岂相厄哉！”丁公乃止。及高祖灭项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项王失天下者，丁公也。”夫戮之，大义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诫其后之事君者。今节愍太子之为逆，复非欲保护陛下，其可褒谥乎？此又臣之所未谕也。

陛下天纵圣哲，所任贤明，以臣至愚，宁可干议？然

臣又惟尧、舜，圣君也，八凯、五臣，良佐也，犹广听刍蕘之言者，盖为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臣辄缘斯义，敢以陈闻，愿得与议谥者对议于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谤圣政之罪，赴鼎镬之诛。仍请申明义以示天下，使臣辈愚惑者咸蒙冰释，则无复异议矣。若所谥未当，奈何施之圣朝，垂之史册，使后代逆臣贼子因而引譬，资以为辞，是开悖乱之门，岂示将来之法！伏望改定其谥，务合礼经。其李多祚等罪，请从宥免，不谓为雪，以顺天下之心，则尽善尽美矣。

书奏，睿宗引奏谓曰：“诚如卿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动？”奏曰：“太子实行悖逆，不可褒美，请称其行，改谥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无罪，只可云放，不可称雪。”帝然其言。当时执政以制令已行，难于改易，唯多祚等停赠官而已。

明年春，起金仙、玉真两观，用工巨亿。奏进谏曰：“陛下下去夏，以妨农停两观作，今正农月，翻欲兴功。虽知用公主钱，不出库物，但土木作起，高价雇人，三辅农人，趋目前之利，舍农受雇，弃本逐末。臣闻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臣窃恐不可。”帝不应。奏又奏曰：“且阳和布气，万物生育，土木之间，昆虫无数。此时兴造，伤杀甚多，臣亦恐非仁圣本旨。”睿宗方纳其言，令在外详议。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谓奏曰：“公敢言此，大是难事。”奏曰：“叨食厚禄，死且不辞，况在明时，必知不死。”寻出为陕州刺史，无几，转汝州刺史。开元二年夏，敕靖陵建碑，征料夫匠。奏以自古园陵无建碑之礼，又时正旱俭，不可兴功，飞表极谏，工

役乃止。寻迁岐州刺史。

四年，入为将作大匠。时有敕复孝敬庙为义宗，奏上书曰：

臣闻王者制礼，是曰规模，规模之兴，实由师古。师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与实，故当相副。其在宗庙，礼之大者，岂可失哉！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庙，百代不毁。故殷太甲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汉则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其后代有称宗者，皆以方制海内，德泽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毁。称宗之义，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东宫，未尝南面，圣道诚冠于储副，德教不被于寰瀛，立庙称宗，恐非合礼。况别起寝庙，不入昭穆，稽诸祀典，何义称宗？而庙号义宗，称之万代，以臣庸识，窃谓不可。陛下率循典礼，以辟大猷，有司所议，以致此失，或亏尽善，岂不惜哉！望更详议，务合于礼。

于是敕太常议，遂停义宗之号。

湊前后上书论时政得失，多见采纳。再迁河南尹，累封彭城郡公。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转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赠幽州都督，谥曰文。子见素，自有传。湊从子虚心。

虚心父维，少习儒业，博涉文史，举进士。自大理丞累至户部郎中，善于剖判，时员外郎宋之问工于诗，时人以为户部有二妙。终于左庶子。虚心举孝廉，为官严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神龙年，推按大狱，时仆射窦怀贞、侍中刘幽求意欲宽假，虚心坚执法令，有不可夺之志。景龙中，西

域羌胡背叛，时并擒获，有敕尽欲诛之。虚心论奏，但罪元首，其所全者千余人。虚心有孝行，及丁父忧，哀毁过礼，须鬓尽白，朝廷深所嗟尚。后迁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扬潞长史兼采访使，所在官吏振肃，威令甚举，中外以为标准。历户部尚书、东京留守，卒，年六十七。

季弟虚舟，亦以举孝廉，自御史累至户部、司勋、左司郎中，历荆州长史，洪、魏州刺史兼采访使，多著能政。入为刑部侍郎，终大理卿。家有礼则，父子兄弟更践郎署，时称“郎官家”。

韩思复，京兆长安人也。祖伦，贞观中为左卫率，赐爵长山县男。思复少袭祖爵。初为汴州司户参军，为政宽恕，不行杖罚。在任丁忧，家贫，鬻薪终丧制。时姚崇为夏官侍郎，知政事，深嘉叹之，擢授司礼博士。

景龙中，累迁给事中。时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狱，有司言：“善思昔尝任汝州刺史，素与重福交游，召至京师，竟不言其谋逆，唯奏云‘东都有兵气’。据状正当匿反，请从绞刑。”思复驳奏曰：“议狱缓死，列圣明规；刑疑从轻，有国常典。严善思往在先朝，属韦氏擅内，恃宠宫掖，谋危宗社。善思此时遂能先觉，因诣相府有所发明，进论圣躬必登宸极。虽交游重福，盖谋陷韦氏。及其谒见，犹不奏闻，将此行藏，即从极法。且敕追善思，书至便发，向怀逆节，宁即奔命？一面疏网，诚合顺生；三驱取禽，来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详。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以符慎狱。”是时议者多云善思合从原宥，有司仍执前议请诛之。

思复又驳曰：“臣闻刑人于市，爵人于朝，必金谋攸同，始行之无惑。谨按诸司所议，严善思十才一入，抵罪惟轻。夫帝阍九重，涂远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听，听无不聪；借天下之目以视，视无不接。今群言上闻，采择宜审，若弃多就少，臣实惧焉。舆诵一乖，下情不达，虽欲从众，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时之泰，列官分职，有贤有亲。亲则列藩诸王，陛下爱子；贤则胙茅开国，陛下名臣。见无礼于君，宁肯雷同不异？今措词多出，法合从轻。”上纳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思复寻转中书舍人，数上疏陈得失，多见纳用。

开元初，为谏议大夫。时山东蝗虫大起，姚崇为中书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诸道杀蝗虫而埋之。思复以为蝗虫是天灾，当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灭。上疏曰：“臣闻河南、河北蝗虫，顷日更益繁炽，经历之处，苗稼都损。今渐翮飞河西，游食至洛，使命来往，不敢昌言，山东数州，甚为惶惧。且天灾流行，埋瘞难尽。望陛下悔过责躬，发使宣慰，损不急之务，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诚实，以答休咎。前后驱蝗使等，伏望总停。《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心无亲，惟惠是怀。’不可不收揽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复疏以付崇。崇乃请遣思复往山东检蝗虫所损之处，及还，具以实奏。崇又请令监察御史刘沼重加详覆，沼希崇旨意，遂箠百姓，回改旧状以奏之。由是河南数州，竟不得免。思复遂为崇所挤，出为德州刺史，转绛州刺史。入为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代裴灌为御史大夫。思复性恬澹，好玄言，安仁体道，非纪纲之任。无几，转太子宾客。十三年卒，年七十余。

子朝宗，天宝初为京兆尹。

曾孙欽，字相之，少有文学，性尚简澹。举进士，累辟藩方。自襄州从事征拜殿中侍御史，迁刑部员外。求为澧州刺史。岁满受代，宰相牛僧孺镇鄂渚，辟为从事，征拜刑部郎中，转京兆少尹，迁给事中。出为桂州观察使。桂管二十余郡，州掾而下至邑长三百员，由吏部而补者什一，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补之。欽既至桂，吏以常所为官者数百人引谒，一吏执籍而前曰：“具员请补其阙。”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夺所理；有过者，必绳以法。缺者当俟稽诸故籍，取其可者，然后补之。”会春衣使内官至，求贿于邮吏，三豪家因厚其资以求邑宰，欽悉诺之。使去，坐以挠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敛迹，皆得清廉吏以苏活其人。未几，诏置五管都监，计所费尽一境地征，不足饱其意，欽特用俭约处之，遂为定制，君子以为难。开成二年，卒于官，赠工部侍郎。

张廷珪，河南济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学知名，性慷慨，有志尚。弱冠应制举。长安中，累迁监察御史。则天税天下僧尼出钱，欲于白司马坂营建大像。廷珪上疏谏曰：

夫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归依，发弘誓愿，壮其塔庙，广其尊容，已遍于天下久矣。盖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

福甚多。若人于此经中受持及四句偈等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如佛所言，则陛下倾四海之财，殫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虽劳则甚矣，费则多矣，而所获福不愈于一禅房之匹夫。

菩萨作福德，不应贪著，盖有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营建，事殷木土，或开发盘礴，峻筑基阶，或塞穴洞，通转采斫，辗压虫蚁，动盈巨亿。岂佛标坐夏之义，愍蠢动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营，通计工匠，率多贫窶，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箠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岂佛标徒行之义，愍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又营筑之资，僧尼是税，虽乞丐所致，而贫阙犹多。州县征输，星火逼迫，或谋计靡所，或鬻卖以充，怨声载路，和气未洽。岂佛标随喜之义，愍愚蒙而不忍夺其产哉！且边朔未宁，军装日给，天下虚竭，海内劳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萨之行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则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于住相，凋苍生之业，崇不急之务乎！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臣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幸甚幸甚。

则天从其言，即停所作，仍于长生殿召见，深赏慰之。景龙末，为中书舍人，再转洪州都督，仍为江南西道按察使。

开元初，入为礼部侍郎。时久旱，关中饥俭，下制求直谏昌言、弘益政理者。廷珪上疏曰：

臣闻古有多难兴王、殷忧启圣者，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转祸为福者也。伏见景龙之末，中宗遇祸，先天之际，凶党构谋，社稷有危于缀旒，国朝将均于绝纆。陛下神武超代，精诚动天，再扫氛沴，六合清朗。而后上顺皇旨，俯念黔黎，高运璿衡，光膺宝箓。日月所烛之地，书轨未通之乡，无不沾濡渥恩，被服淳化。十尧、九舜，未足称也。明明上帝，照临下土，宜锡介祉，以答鸿休。

然属顷岁已来，阴阳愆候，九谷失稔，万姓阻饥，关辅之间，更为尤剧。至有樵苏莫爨，粮糒靡资，不复聊生，方忧转死。偶会昌运，邁兹难否者，臣窃思之，皇天之意，将恐陛下春秋鼎盛，神圣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简下济之道，独满雄图之志，轻虞舜而不法，思汉武以自高。是故昭见咎征，载加善诱，将欲大君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永保太和，以固邦本也。斯皇天于陛下睠顾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诚愿陛下约心削志，澄思励精，考羲、农之书，敦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后宫，减彻外厩，场无蹴鞠之玩，野绝从禽之赏。休石田之远境，罢金甲之悬军，矜恤茆嫠，蠲薄徭赋。去奇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自然波清四海，尘销九域，农夫乐其业，余粮栖于亩。则和气上通于天，虽五星连珠，两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于地，虽凤皇巢阁，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谓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则将上帝凭怒，风雨迷错，荒瑾日甚，无以济下矣。或谓人之穷

乏不足恤者，则将齐眚沮志，亿兆携离，愁苦势极，无以奉上矣。斯盖安危所系，祸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僚，华夷万族，莫不清耳以听，刮目而视，延颈企踵，冀有所闻见，颙颙如也。何可怠弃典则，坐辜其望哉！

再迁黄门侍郎。时监察御史蒋挺以监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士可杀，不可辱也。”时制命已行，然议者以廷珪之言为是。俄坐泄禁中语，出为沔州刺史，又历苏、宋、魏三州刺史。入为少府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封范阳男。四迁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余，赠工部尚书，谥曰贞穆。廷珪素与陈州刺史李邕亲善，屡上表荐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廷珪八分书之。廷珪既善楷隶，甚为时人所重。

王求礼，许州长社人。则天朝为左拾遗，迁监察御史。性忠谏敢言，每上封弹事，无所畏避。时契丹李尽忠反叛，其将孙万荣寇陷河北数州，河内王武懿宗拥兵讨之，畏懦不敢进。既而贼大掠而去，懿宗条奏沧、瀛百姓为贼诖误者数百家，请诛之。求礼执而劾之曰：“此诖误之人，比无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为贼驱逼，苟徇图全，岂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拥强兵数十万，闻贼将至，走保城邑，罪当诛戮。今乃移祸于诖误之人，岂是为臣之道？请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懿宗大惧，则天意降制赦之。

契丹陷幽州，馈挽不给，左相豆卢钦望请辍京官两月俸

料以助军，求礼谓钦望曰：“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国家富有四海，足以储军国之用，何藉贫官薄俸。公此举岂宰相法邪？”钦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汉皆有税算以赡军，求礼不识大体，妄有讼辞。”求礼对曰：“秦皇、汉武税天下，虚中以事边，奈何使圣朝则效？不知钦望此言是大体耶！”事遂不行。

时三月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瑞，草表将贺，求礼止之曰：“宰相调燮阴阳，而致雪降暮春，灾也，安得为瑞？如三月雪为瑞雪，则腊月雷亦瑞雷也。”举朝嗤笑，以为口实。求礼竟以刚正，名位不达而卒。

辛替否，京兆人也。景龙年为左拾遗。时中宗置公主府官属，安乐公主府所补尤多猥滥。又驸马武崇训死后，弃旧宅别造一宅，侈丽过甚。时又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替否上疏谏曰：

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阙其选。赏一人谋乎三事，职一人访乎群司，负宠者畏权势之在躬，知荣者避权门而不入。故称赏不僭，官不滥，士皆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下忠于上，上礼于下，委裘而无仓卒之危，垂拱而无颠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动心虑，作不师古，以行于今者，盖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金银不供其印，束帛无充于锡，何愧于无用之臣，何惭于无力之士！至于公府补授，罕有推择，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

臣闻古人曰：“福生有基，祸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爱女，选贤良以嫁之，设官职以辅之，倾府库以赐之，壮第观以居之，广池籞以嬉之，可谓之至重也，可谓之至怜也。然而用不合于古义，行不根于人心，将恐变爱成憎，转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费人之财，人怨也；夺人之家，人怨也。爱数子而取三怨于天下，使边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人之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向者鲁王赏同诸婿，礼等朝臣，则亦有今日之福，无曩时之祸。人徒见其祸，不知祸之所来。所以祸者，宠爱过于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见其征矣。而今事无改，更尚因循，弃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祸而忽后祸。臣窃谓陛下憎之矣，非爱之也。

臣闻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伏惟外谋宰臣，为久安之计以存之，不使奸臣贼子以伺之。臣闻微不可不防，远不可不虑。当今疆场危骇，仓廩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夸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僚钳口，四海伤心。夫释教者，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故当体道以济物，不欲利己以损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为荣身以害教。三时之月，掘山穿池，损命也；殫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净，岂大圣大神之心乎！臣以为非真教，非佛意，违时行，违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东传，青螺不入于周前，白马方行于汉后。风

流雨散，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役弥重而祸弥大。覆车继轨，曾不改途，晋臣以佞佛取讥，梁主以舍身构隙。若以造寺必为其理体，养人不足以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臣闻夏为天子二十余代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代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代而秦受之，自汉已后历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得久长之祚乎！

臣闻于经曰：“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臣以减雕琢之费以赈贫下，是有如来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来之仁；罢营构之直以给边陲，是有汤、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购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所为而轻天子之功业，臣窃痛之矣。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非舍尘俗；拔亲树知，非离朋党；畜妻养孥，非无私爱。是致人以毁道，非广道以求人。伏见今之宫观台榭，京师之与洛阳，不增修饰，犹恐奢丽。陛下尚欲填池堑，捐苑囿，以赈贫人无产业者。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

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臣闻国无九年之储，国非其国。伏计仓廩，度府库，百僚供给，百事用度，臣恐卒岁不充，况九年之积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霰荐臻，沙门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痛之矣！

疏奏不纳。岁余，安乐公主被诛。

睿宗即位，又为金仙、玉真公主广营二观。先是，中宗时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数百千人，又有敕放令却上。替否时为左补阙，又上疏陈时政曰：

臣尝以为古之用度不时，爵赏不当，破家亡国者，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眼见，臣请以有唐已来理国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见者以言之。惟陛下审之听之，择善而从之，则万岁之业，自可致矣，何忧乎黎庶之不安，福祚之不永！

伏以太宗文武圣皇帝，陛下之祖，拨乱反正，开阶立极，得至理之体，设简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举天下职司无一虚授，用天下财帛无一枉费。赏必俟功，官必得俊，所为无不成，所征无不伏。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怜之，神明祐之，使阴阳不愆，风雨合度。四人乐其业，五谷遂其成，腐粟烂帛，填街委巷。千里万里，贡赋于郊；九夷百蛮，归款于阙。自有帝皇已来，未有若斯之神圣者也，故得享国久长，多历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则之？

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业，忽先人之

化，不取贤良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择，虚食禄者数千人；封建无功，妄食土者百余户。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是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仓不停卒岁之储，库不贮一时之帛。所恶者逐，逐多忠良；所爱者赏，赏多谗慝。朋佞喋喋，交相倾动。容身不为于朝廷，保位皆由于党附。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亲忿众离，水旱不调，疾疫屡起。远近殊论，公私罄然。五六年间，再三祸变，享国不永，受终于凶妇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护妻子，取讥万代，见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见也，何不除而改之。

依太宗之理国，则百官以理，百姓无忧，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国，则万人以怨，百事不宁，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顷自夏已来，霖雨不解，谷荒于垄，麦烂于场。入秋已来，亢旱成灾，苗而不实，霜损虫暴，草叶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赈赈；而营寺造观，日继于时，检校试官，充台溢署。伏惟陛下爱两女，为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计用钱百余万贯。惟陛下，圣人也，无所不知；陛下，明君也，无所不见。既知且见，知仓有几年之储，库有几年之帛？知百姓之间可存活乎？三边之上可转输乎？当今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迥无所出，军旅骤败，莫不由斯。而乃以百万贯钱造无用之观，以受六合之怨乎！以违万人之心乎！伏惟陛下续阿韦之丑迹，而不改阿韦之乱政。忍弃太宗之理本，不

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

昔陛下为皇太子，在阿韦之时，危亡是惧，常切齿于群凶。今贵为天子，富有海内，而不改群凶之事，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凶而诛之？臣往见明敕，自今已后，一依贞观故事。且贞观之时，岂有今日之造寺营观，加僧尼道士，益无用之官，行不急之务，而乱政者也！臣以为弃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迁其恶，陛下又何以刑于四海？往者，和帝之怜悖逆也，为奸人之所误，宗晋卿劝为第宅，赵履温劝为园亭，损数百家之居，侵数百家之地。工徒斫而未息，义兵纷以交驰，卒使亭不得游，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说，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见也。今兹造观，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无赵履温之徒将劝为之，冀误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

臣闻出家修道者，不预人事，专清其身心，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依两卷《老子》，视一躯天尊，无欲无营，不损不害。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龕，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且旧观足可归依，无造无营，以取穷竭。若此行之三年，国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乐，则臣请杀身于朝，以今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权停两观，以俟丰年。以两观之财，为公主施贫穷，填府库，则公主福德无穷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减于前朝之时。前朝之时，贤愚知败，人虽有口而不敢言，言未发声，祸将及矣。韦月将受诛于丹徼，燕钦融见杀

于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纳忠于主，身既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诛之，陛下赏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于国。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

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迁为右台殿中侍御史。开元中，累转颍王府长史。天宝初卒，年八十余。

史臣曰：夫好闻其善，恶闻其过，君人者之常情也；宁谄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祸，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谏之言，补朝廷之失，有犯无隐，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赞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从谏则圣。李、薛输忠，救人之命。韦、韩谏言，医国之病。辛、王章疏，犯颜谏听。张子法言，实裨时政。

卷一百零二

列传第五十二

马怀素 褚无量 刘子玄兄知柔 子颀 饒

汇 秩 迅 迴 徐坚 元行冲 吴兢

韦述弟道 迪 萧直 萧颖士 母熈 殷践猷附

马怀素，润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郾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

长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配徙岭表，太

子仆崔贞慎、东宫率独孤祎之饯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诬告贞慎等与元忠同谋，则天令怀素按鞠，遣中使促迫，讽令构成其事，怀素执正不受命。则天怒，召怀素亲加诘问，怀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贞慎等以亲故相送，诚为可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诛，栾布奏事于其尸下，汉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岂加追送之罪。陛下当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付臣推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则天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时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张易之之势，受纳货贿，怀素奏劾之，迥秀遂罢知政事。怀素累转礼部员外郎，与源乾曜、卢怀慎、李杰等充十道黜陟使。怀素处事平恕，当时称之。使还，迁考功员外郎。时贵戚纵恣，请托公行，怀素无所阿顺，典举平允，擢拜中书舍人。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

怀素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令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同为侍读。每次阁门，则令乘肩輿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是时秘书省典籍散落，条疏无叙，怀素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辩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上于是召学涉之士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粗创首尾。会怀素病卒，年六十，上特为之举哀，废朝一日，赠润州刺史，谥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也。幼孤贫，励志好学。家近临平湖，时湖中有龙斗，倾里闾就观之，无量时年十二，读书晏然不动。及长，尤精《三礼》及《史记》，举明经，累除国子博士。景龙三年，迁国子司业，兼修文馆学士。是岁，中宗将亲祀南郊，诏礼官学士修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恠皆希旨，请以皇后为亚献，无量独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无量建议曰：

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行其礼者，不可以臆断，不可以情求，皆上顺天心，下符人事，钦若稽古，率由旧章，然后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礼文虽众，莫如《周礼》。《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先圣极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备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圆丘，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礼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则当具著礼典。今遍检《周官》，无此仪制。盖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将始祖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亲行其礼，皇后不合预也。

谨按《大宗伯》职云：“若王不祭祀，则摄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当云“若不祭祀，则摄而荐豆笾。”今于文上更起凡，则是别生余事。夫事与上异，则别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专系于本职。《周礼》一部之内，此例极多，备在文中，不可具录。又王后助祭，亲荐豆笾而不

彻。案《九嫔》职云：“凡祭，赞后荐，彻豆笾。”《注》云：“后进之而不彻。”则知中彻者，为宗伯生文。若宗伯摄祭，则宗伯亲彻，不别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庙之祀，王后不与，则赞宗伯”。此之一文，与上相证。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庙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庙祭也。案王后行事，总在《内宰》职中。检其职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献则赞，瑶爵亦如之。”《郑注》云：“谓祭宗庙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献”，祭天无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则用陶匏，亦无瑶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庙也。又内司服掌王后六服，无祭天之服；而巾车职掌王后之五辂，亦无后祭天之辂；祭天七献，无后亚献。以此诸文参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

唯《汉书·郊祀志》则有天地合祭，皇后预享之事，此则西汉末代，强臣擅朝，悖乱彝伦，黷神谄祭，不经之典，事涉诬神。故《易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策之良诫，岂可不知。今南郊礼仪，事不稽古，忝守经术，不敢默然。请旁询硕儒，俯摭旧典，采曲台之故事，行圆丘之正仪，使圣朝叶昭旷之涂，天下知文物之盛，岂不幸甚。

时左仆射韦巨源等阿旨，叶同钦明之议，竟不从无量所奏。

寻以母老请停官归侍。景云初，玄宗在春宫，召拜国子司业，兼皇太子侍读，尝撰《翼善记》以进之，皇太子降书嘉劳，赉绢四十匹。太极元年，皇太子国学亲释奠，令无量

讲《老经》、《礼记》，各随端立义，博而且辩，观者叹服焉。既毕，进授银青光禄大夫，兼赐以章服，并彩绢百段。玄宗即位，迁郾王傅，兼国子祭酒。寻以师傅恩迁左散骑常侍，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实封二百户。未几，丁忧解职，庐于墓侧。其所植松柏，时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众草不少，何忍犯吾先茔树哉！”因通夕守护。俄有群鹿驯狎，不复侵害，无量因此终身不食鹿肉。服阕，召拜左散骑常侍，复为侍读。以其年老，每随仗出入，特许缓行，又为造腰舆，令内给使舆于内殿。无量频上书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又尝手敕褒美，赐物二百段。

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纵观焉。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皇太子及郾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无量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以献。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选经明笃行之士国子博士郗恒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为太子及郾王已下侍读。七年，诏太子就国子监行齿胄之礼，无量登座说经，百僚集观，礼毕，赏赐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上为举哀，废朝两日，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初，无量与马怀素俱为侍读，顾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后，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讲，虽屡加赏赐，而礼遇不逮褚焉。

刘子玄，本名知几，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弱冠举进士，授获嘉主簿。证圣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时政得失，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是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且以见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所不及也。”

知几长安中累迁左史，兼修国史。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景龙初，再转太子中允，依旧修国史。时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萧至忠又尝责知几著述无课，知几于是求罢史任，奏记于至忠曰：

仆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西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

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齟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贤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稟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事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失刊削之例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此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绩。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窃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次骨之刑，勳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诋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许之。

至忠惜其才，不许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何地！”

时知几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知几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推汉氏为陆终苗裔，非尧之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初，知几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后以修《则天实录》功，果封居巢县子。又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

景云中，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依旧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时玄宗在东宫，知几以名音类上名，乃

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子玄进议曰：

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骖服。魏、晋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斯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按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又颜延之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此则专车凭轼，可擐朝衣；单马御鞍，宜从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验也。

自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庙巡謁，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用鞍马而已。臣伏见比者銮輿出幸，法驾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车而行，今乘车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谓唯知其一而未如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带，革履高冠，本非马上所施，自是车中之服。必也袜而升镫，跣以乘鞍，非唯不师古道，亦自取惊今俗。求诸折中，进退无可。且长裾广袖，檐如翼如，鸣珮行组，锵锵奕奕，驰骤于风尘之内，出入于旌棨之间，倘马有惊逸，人从颠坠，遂使属车之右，遣履不收，清道之傍，绀骖相续，固以受嗤行路，有损威仪。

今议者皆云秘阁有《梁武帝南郊图》，多有危冠乘马者，此则近代故事，不得谓无其文。臣案此图是后人所为，非当时所撰。且观代间有古今图画者多矣，如张僧

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阎立本画《明君入匈奴》，而归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官所作。议者岂可征此二画，以为故实者乎？由斯而言，则《梁氏南郊之图》，义同于此。又傅称因俗，礼贵缘情。殷辂周冕，规模不一；秦冠汉佩，用舍无常。况我国家道轶百王，功高万古，事有不便，理资变通，其乘马衣冠，窃谓宜从省废。臣怀此异议，其来自久，日不暇给，未及摧扬。今属殿下亲从齿胄，将临国学，凡有衣冠乘马，皆惮此行，所以辄进狂言，用申鄙见。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常式。

开元初，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长子颺为太乐令，犯事配流。子玄诣执政诉理，上闻而怒之，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楸枰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夔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子玄至安州，无几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

注、《老子》无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后数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追赠汲郡太守；寻又赠工部尚书，谥曰文。

兄知柔，少以文学政事，历荆扬曹益宋海唐等州长史刺史、户部侍郎、国子司业、鸿胪卿、尚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卒，赠太子少保，谥曰文。代传儒学之业，时人以述作名其家。

子玄子颢、颢、汇、秩、迅、迥，皆知名于时。

颢，博通经史，明天文、律历、音乐、医算之术，终于起居郎、修国史。撰《六经外传》三十七卷、《续说苑》十卷、《太乐令壁记》三卷、《真人肘后方》三卷、《天宫旧事》一卷。

颢，右补阙、集贤殿学士、修国史。著《史例》三卷、《传记》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

汇，给事中、尚书右丞、左散骑常侍、荆南长沙节度，有集三卷。

秩，给事中、尚书右丞、国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记》七卷、《至德新议》十二卷、《指要》三卷。论丧纪制度加笾豆，许私铸钱，改制国学，事各在本志。

迅，右补阙，撰《六说》五卷。

迥，谏议大夫、给事中，有集五卷。

颢子浹、滋，汇子赞。滋，贞元中位至宰辅。赞，观察使，自有传。

徐坚，西台舍人齐聃子也。少好学，遍览经史，性宽厚长者。进士举，累授太学。圣历中，车驾在三阳宫，御史大

夫杨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为东都留守，引坚为判官，表奏专以委之。方庆善《三礼》之学，每有疑滞，常就坚质问，坚必能征旧说，训释详明，方庆深善之。又赏其文章典实，常称曰：“掌纶诰之选也。”再思亦曰：“此凤阁舍人样，如此才识，走避不得。”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历年未能下笔。坚独与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诸人依坚等规制，俄而书成，迁司封员外郎。则天又令坚删改《唐史》，会则天逊位而止。

神龙初，再迁给事中。时雍州人韦月终上书告武三思不臣之迹，反为三思所陷，中宗即令杀之。时方盛夏，坚上表曰：“月将诬构良善，故违制命，准其情状，诚合严诛。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长，即从明戮，有乖时令。谨按《月令》：‘夏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诞膺灵命，中兴圣图，将弘义、轩之风，以光史策之美，岂可非时行戮，致伤和气哉！君举必书，将何以训？伏愿详依国典，许至秋分，则知恤刑之规，冠于千载；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纳坚所奏，遂令决杖，配流岭表。

睿宗即位，坚自刑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拜左散骑常侍，俄转黄门侍郎。时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兵以击姚州西貳河蛮，既降附，又请筑城，重征税之。坚以蛮夷生梗，可以羁縻属之，未得同华夏之制，劳师涉远，所损不补所获，独建议以为不便。睿宗不从，令知古发剑南兵往筑城，将以列置

州县。知古因是欲诛其豪杰，没子女以为奴婢。蛮众恐惧，乃杀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嵩路由是历年不通。

坚妻即侍中岑羲之妹，坚以与羲近亲，固辞机密，乃转太子詹事，谓人曰：“非敢求高，盖避难也。”及羲诛，坚竟免坐累。出为绛州刺史，五转复入为秘书监。开元十三年，再迁左散骑常侍。其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以坚为学士，副张说知院事，累封东海郡公。以修东封仪注及从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禄大夫。坚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等，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余。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吊，内出绢布以赙之，赠太子少保，谥曰文。坚长姑为太宗充容，次姑为高宗婕妤，并有文藻。坚父子以词学著闻，议者方之汉世班氏。

元行冲，河南人，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也。少孤，为外祖司农卿韦机所养。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诂训之书。举进士，累转通事舍人，纳言狄仁杰甚重之。行冲性不阿顺，多进规诫，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亦犹蓄聚以自资也。譬贵家储积，则脯腊膾膾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痾疾。伏想门下宾客，堪充旨味者多，愿以小人备一药物。”仁杰笑而谓人曰：“此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九迁至陕州刺史，兼陇右、关内两道按察使，未行，拜太常少卿。

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魏收旧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马，以应石文。行冲推寻事迹，以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受

命，考校谣讖，著论以明之。

开元初，自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又充关内道按察使。行冲自以书生不堪博击之任，固辞按察，乃以宁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复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时嗣彭王志暕庶兄志谦被人诬告谋反，考讯自诬，系狱待报，连坐十数人，行冲察其冤滥，并奏原之。四迁大理卿。时扬州长史李杰为侍御史王旭所陷，诏下大理结罪，行冲以杰历政清贞，不宜枉为谗邪所构，又奏请从轻条出之。当时虽不见从，深为时论所美。俄又固辞刑狱之官，求为散职。七年，复转左散骑常侍。九迁国子祭酒，月余，拜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累封常山郡公。

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学士鄆县尉毋𪔐、栢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殷践猷、太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检，岁余书成，奏上，上嘉之。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寻以衰老罢知丽正殿校写书事。

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

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患诸儒排己，退而著论以自释，名曰《释疑》。其词曰：

客问主人曰：“小戴之学，行之已久；康成铤注，见列学官。传闻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将颁。未悉二经，孰为优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礼，行于汉米，马融注之，时所未睹。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说解，代不传习。郑因子干，师于季长。属党锢狱起，师门道丧，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而犹缉述忘疲，闻义能徙，具于《郑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窥览，犹遵覆辙，颇类刻舟。王肃因之，重兹开释，或多改驳，仍按本篇。又郑学之徒，有孙炎者，虽扶玄义，乃易前编。自后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佃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错杂，绌众说之精深。经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误，宁不芟荑。成毕上闻，太宗嘉赏，赍缣千匹，录赐储藩。将期颁宣，未有疏义。圣皇纂业，耽古崇儒，高曾规矩，宜所修袭，乃制昏愚，甄分旧义。其有注移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恚，欲仍旧贯，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安敢铤量。”

客曰：“当局称迷，傍观见审，累朝铤定，故是周详，

何所为疑，不为申列？”答曰：“是何言欤？谈岂容易！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经籍道息。族兄臧与之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宋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议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一矣。

“汉有孔季产者，专于古学；有孔扶者，随俗浮沉。扶谓产云：‘今朝廷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修古义，修古义则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代，必将貽患祸乎！’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二矣。

“刘歆以通书属文，待诏官署，见《左氏传》而大好之，后蒙亲近，欲建斯业。哀帝欣纳，令其讨论，各迁延推辞，不肯置对。刘歆移书责让，其言甚切，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龚胜，时为光禄，见歆此议，乃乞骸骨；司空师号，因大发怒，奏歆改乱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广道术，何为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惧诛，求出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实之著名好学，公仲之深博守道，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于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三矣。

“子雍规玄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缪。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诂，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圣证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四矣。

“卜商疑圣，纳谏于曾舆；木赐近贤，貽嗤于武叔。自此之后，唯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

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絜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又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张融核之，将定臧否。融称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余年，未有伟于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虑之失也。及服虔释《传》，未免差违，后代言之，思弘圣意，非谓扬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劭《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愤愤，郑、服之外皆仇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五也。

“伏以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见重于来今。故知二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季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於戏！道之行废，必有其时者欤！仆非专经，罕习章句，高名不著，易受经诬。顷者修撰，殆淹年月，赖诸贤辈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赏赉，内省昏朽，其荣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区区，抗群情之噂沓，舍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触近名之诫，兴犯众之祸？一举四失，中材不为，是用韬声，甘此沉默也。”

行冲俄又累表请致仕，制许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俄迁水部郎中，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停职还家，匪忘纸札，乞终余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尉少卿、左庶子。居职殆二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国史》未成，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封襄垣县子。天宝初改官名，为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

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

韦述，司农卿弘机曾孙也。父景骏，房州刺史。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遍。人

骇异之。景龙中，景骏为肥乡令，述从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冲，景骏之姑子，为时大儒，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行冲异之，引与之谈，贯穿经史，事如指掌，探赜奥旨，如遇师资。又试以缀文，操牍便就。行冲大悦，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宝也。”举进士，西入关，时述甚少，仪形眇小。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韦学士童年有何事业？”述对曰：“性好著书。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终篇。至如词策，仰待明试。”之问曰：“本求异才，果得迁、固。”是岁登科。

开元五年，为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怀素寻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总目二百卷。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其笃志忘倦，皆此类也。

转右补阙，中书令张说专集贤院事，引述为直学士，迁起居舍人。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赵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贞、安贞、颐贞等六人，述弟迪、迢、迥、起、巡亦六人，并词学登科。说曰：“赵、韦昆季，令之杞梓也。”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转屯田员外郎、职方吏部二郎中，学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张九龄为中书令，即集贤之同职，裴耀卿为侍中，即述之舅，皆相推重，语必移晷。二十七年，转国子司业，停

知史事。俄而复兼史职，充集贤学士。天宝初，历左右庶子，加银青光禄大夫。九载、兼充礼仪使。其载迁尚书工部侍郎，封方城县侯。

述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述早以儒术进，当代宗仰，而纯厚长者，澹于势利，道之同者，无间贵贱，皆礼接之。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槧，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年，收两京，三司议罪，流于渝州，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广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苍黄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朝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沾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议者云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义，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所撰《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凡著书二百余卷；皆行于代。

迥，学业亦亚于述，尤精《三礼》，与述对为学士，迥，同为礼官，时人荣之。累迁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以风疾

卒。

萧颖士者，聪俊过人，富词学，有名于时，贾曾、席豫、张垪及述皆引为谈客。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孙逖称之于朝。褊躁无威仪，与时不偶，前后五授官，旋即驳落。乾元初，终于扬府功曹。

述在秘阁时，与鄆县尉毋斐、曹州司法殷践猷并友善，二人相次卒。践猷，申州刺史仲容从子，明《班史》，通于族姓。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闻。应宏词举，为永宁尉。

史臣曰：前代文学之士，气壹矣，然以道义偶乖，遭遇斯难。马怀素、褚无量好古嗜学，博识多闻，遇好文之君，隆师资之礼，儒者之荣，可谓际会矣。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

赞曰：学者如市，博通甚难；文士措翰，典丽惟艰。马、褚、兢、述，徐、元、子玄，文学之书，胡宁比焉！

卷一百零三

列传第五十三

郭虔瓘^{张嵩} 郭知运^{子英杰} 王君奭 贾师
顺附 张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郭虔瓘，齐州历城人也。开元初，累迁右骁卫将军，兼

北庭都护。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瓘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杖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时与同俄特勒同领兵，以同俄之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虔瓘以破贼之功，拜冠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又下制曰：

朕闻赏有功、报有德者，政之急也。若功不赏，德不报，则人何谓哉。云麾将军、检校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瀚海军经略使、金山道副大总管、招慰营田等使、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子郭虔瓘，宣威将军、守右骁卫翊府中郎将、检校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借紫金鱼袋、上柱国郭知运等，早负名节，见称义勇。顷者柳中、金满，偏师御敌，萧条穷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强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战，自秋涉冬，析马长嘶，戍人远望。谋以十胜，成其九拒。遂能摧日逐之遗种，斩天骄之爱息。岂耿恭、班超，独高前史；将廉颇、李牧，与朕同时。眷言茂勋，是所嘉叹。信可以畴其井邑，昭示遐迩，俾劳臣劝而懦夫立焉。虔瓘可进封太原郡开国公，知运可封介休县开国公。

虔瓘俄转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进封潞国公，赐实封一百户。虔瓘乃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敕许之。将作大匠韦凑上疏曰：

臣闻兵者凶器，不护已而用之。今西域诸蕃，莫不

顺轨。纵鼠窃狗盗，有戍卒镇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师之出，未见其名。臣又闻安不忘危，理必资备。自近及远，强干弱枝，是以汉实关中，徙诸豪族。今关辅户口，积久逋逃，承前先虚，见犹未实。属北虏犯塞，西戎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行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馱，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济？又万人赏赐，费用极多；万里资粮，破损尤广。纵令必克，其获几何？傥稽天诛，无乃甚损！请令计议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况用者必赏，获者未量，何要此行，顿空畿甸。且上古之时，大同之化，不独子子，不独亲亲，何隔华戎，务均安靖。洎皇道谢古，帝德惭皇，犹尚绥怀，不从征伐，有占风规雨之客，无越海逾山之师。其后汉武鹰图，志恢土宇，西通绝域，北击匈奴。虽广获珍奇，多斩首级，而中国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号升平、君称盛德者，咸指唐尧之代，不归汉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复焉足比议？惟陛下图之。

虔瓘竟无克获之功。寻迁右威卫大将军，以疾卒。

其后，又以张嵩为安西都护以代虔瓘。嵩身长七尺，伟姿仪。初进士举，常以边任自许。及在安西，务农重战，安西府库，遂为充实。十年，转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黄门侍郎杜暹代嵩为安西都护。

郭知运字逢时，瓜州常乐人。壮勇善射，颇有胆略。初

为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战功累除左骁卫中郎将、瀚海军经略使，又转检校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开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于北庭，以功封介休县公，加云麾将军，擢拜右武卫将军。其秋，吐蕃入寇陇右，掠监牧马而去，诏知运率众击之。知运与薛讷、王晙等犄角击败之，拜知运鄯州都督、陇右诸军节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户阿悉烂、跌跌思太等率众反叛，单于副都护张知运为贼所执，诏薛讷领兵讨之。叛贼至绥州界，诏知运领朔方兵募横击之，大破贼众于黑山呼延谷，贼舍甲仗并弃张知运走。六年，知运又率兵入讨吐蕃，贼徒无备，遂掩至九曲，获锁及甲马耗牛等数万计。知运献捷，遂分赐京文武五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运为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宾等反，诏知运与王皎讨平之，拜左武卫大将军，授一子官，赐金银器百事、杂彩千段。九年，卒于军，赠凉州都督，锡米粟五百斛、绢帛五百段，仍令中书令张说为其碑文。知运自居西陲，甚为蕃夷所惮，其后王君奭亦号勇将，时人称王、郭焉。子英杰、英父。

英杰官至左卫将军。开元二十一年，幽州长史薛楚玉遣英杰及裨将吴克勤、乌知义、罗守忠等率精骑万人及降奚之众以讨契丹，屯兵于榆关之外；契丹首领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拒战于都山之下。官军不利，知义、守忠率麾下便道遁归。英杰与克勤逢贼力战，皆没于阵。其下精锐六千余人仍与贼苦战，贼以英杰之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贼所杀。英父，剑南西川节度使，自有传。

王君奭，瓜州常乐人也。初，为郭知运别奏，骁勇善骑射，以战功累除右卫副率。及知运卒，遂代知运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迁右羽林军将军，判凉州都督事。开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烧市里而去。君奭以其兵疲，整士马以掩其后。会大雪，贼徒冻死者甚众，贼遂取积石军西路而还。君奭令副使马元庆、裨将车蒙追之，不及。君奭先令人潜入贼境，于归路烧草。番诺逻还至大非川，将息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奭袭其后，入至青海之西，时海水冰合，君奭与秦州都督张景顺等率将士并乘冰而渡。会悉诺逻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奭纵兵尽俘获之，及羊马万数。君奭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摄御史中丞，依旧判凉州都督，封晋昌伯。拜其父寿为少府监，仍听致仕。上又尝于广达楼引君奭及妻夏氏设宴，赐以金帛。夏氏亦有战功，故特赏之，封为武威郡夫人。其冬，吐蕃寇陷瓜州，执刺史田仁献及君奭父寿，杀掠人户，并取军资及仓粮。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仍纵僧徒使归凉州，谓君奭曰：“将军常欲以忠勇报国，今日何不一战？”君奭闻父被执，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初，凉州界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代为酋长，君奭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等所轻。及君奭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奭以法绳之，回纥等积怨，密使人诣东都自陈枉状。君奭遽发驿奏“回纥部落难制，潜有叛谋。”上使中使往按问之，回纥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长流瀼州，浑大德长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长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长流琼州。右散骑常侍李令问、特

进契苾嵩以与回纥等结婚，贬令问为抚州别驾，嵩为连州别驾。于是承宗之党瀚海州司马护输纠合党与，谋杀君奭，以复其怨。会吐蕃使间道往突厥，君奭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笔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奭旌节，先杀其左右宋贞，剖其心，云是其始谋也。君奭从数十人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奭，驮其尸以奔吐蕃。追及之，护输遂弃君奭尸而走。上甚痛惜之，制赠特进、荊州大都督，给灵輿递归京师，葬于京城之东，官供丧事。仍令张说为其碑文，上自书石以宠异之。

吐蕃之寇瓜州也，分遣副将莽布支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将悉诺逻又尽引其众乘势以攻之，数日不陷。贼中有分得汉口为妻者，其妻弟在常乐城中，悉诺逻使夜就城下诈为私见，谓师顺曰：“瓜州已破，吐蕃尽众来此，岂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众。”师顺答曰：“汉法，降贼者九族为戮，吾受国官爵，只可以死拒寇，岂得背恩降贼！”悉诺逻知师顺不降，又攻城八日，复令前使谓师顺曰：“明府既不肯降，吾众欲还，城中岂无财物以相赠耶？”师顺请脱士卒衣裳以为赂。悉诺逻知城中无财帛，夜烧死人，收营而去，引众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更修守备。吐蕃果使精骑回袭，而巡城知有备，始去。

贾师顺者，岐州人也。以守城之功，累迁鄯州都督、陇右节度使。入为左领军将军，病卒。

张守珪，陕州河北人也。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驾，从郭

虔瓘于北庭镇，遣守珪率众救援，在路逢贼甚众，守珪身先士卒，与之苦战，斩首千余级，生擒贼率颉斤一人。开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间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书陈利害，请引兵自蒲昌、轮台翼而击之。及贼败，守珪以功特加游击将军，再转幽州良社府果毅。守珪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时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深礼遇之，常共榻而坐，谓曰：“足下数年外必节度幽、凉，为国之良将，方以子孙相托，岂得以僚属常礼相期耶！”守珪后累转左金吾员外将军，为建康军使。

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恂死，河西恟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明年，迁鄯州都督，仍充陇右节度。

二十一年，转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先是，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伏。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频

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刺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刺帐，贼徒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不叶，悔潜诱之，夜斩屈刺及可突干，尽诛其党，率余烬以降。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宴赏将士，传屈刺、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梟于天津桥之南。诏封李过折为北平王，使统其众，寻为可突干余党所杀。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延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余官并如故。仍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

二十六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满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

弟守琦，左骁卫将军；守瑜，金吾将军。守珪子献城、守瑜子献恭、守琦子献甫，三人皆为兴元节度使，各自有传。

牛仙客，泾州鹑觚人也。初为县小吏，县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后为陇右营田使，引仙客参预其事，遂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开元初，王君奂为河西节度使，以仙客为判官，甚

委信之。时又有判官宋贞，与仙客俱为腹心之任。及君奭死，宋贞亦为回纥所杀，仙客以不从获免。俄而萧嵩代君奭为河西节度，又以军政委于仙客。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及嵩入知政事，数称荐之。稍迁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事，仍知节度留后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历太仆卿、殿中监，军使如故。

开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祗为朔方行军大总管，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节度事。初，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巨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传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上大悦，以仙客为尚书。中书令张九龄执奏以为不可，乃加实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龄等罢知政事，遂以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曰：“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辞穷，于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仙客既居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所有锡赆，皆缄封不启。百司有所谘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明年，特封豳国公，赠其父意为礼部尚书，祖会为泾州刺史。俄又进拜侍中，兼兵部尚书。天宝年，改易官名，拜左相，尚书如故。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内出绢一千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赙之，赠尚书左丞，谥曰贞简。

初，仙客为朔方军使，以姚崇孙闾为判官。及知政事，闾累迁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预知休咎。仙客颇信惑之。及疾甚，闾请为仙客祈祷，在其门下，遂逼仙客令作遗表荐闾

叔尚书右丞弈及兵部侍郎卢奂堪代己，闕为起草。仙客时既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来吊，以其表上。玄宗览而怒之，左迁弈为永阳太守，卢奂为临淄太守，赐闕死。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于华州之郑县。父海宾，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太谷男，以骁勇闻陇上。开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起薛讷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以御之，以海宾为先锋。及贼于渭州西界武阶驿，苦战胜之，杀获甚众。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海宾以众寡不敌，殁于阵。大军乘其势击之，斩首一万七千级，获马七万五千匹，羊牛十四万头。玄宗闻而怜之，诏赠左金吾大将军。

忠嗣初名训，年九岁，以父死王事，起复拜朝散大夫、尚辇奉御，赐名忠嗣，养于禁中累年。肃宗在忠邸，与之游处。及长，雄毅寡言，严重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与之论兵，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谓之曰：“尔后必为良将。”十八年，又赠其父安西大都护。

其后，遂从河西节度、兵部尚书萧嵩，河东副元帅、信安王祗，并引为兵马使。二十一年再转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清源男，兼检校代州都督。尝短皇甫惟明义弟王昱，憾焉，遂为所陷，贬东阳府左果毅。属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兵马。是秋，吐蕃大下，报新城之役，晨压官军，众寡不敌，

师人皆惧焉。忠嗣乃以所部策马而前，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出而复合，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以功最，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寻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又加云麾将军。二十九年，代韦光乘为朔方节度使，仍加权知河东节度事。其月，以田仁琬充河东节度使，忠嗣依旧朔方节度。

天宝元年，兼灵州都督。是岁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败之，大虏其众，耀武漠北，高会而旋。时突厥叶护新有内难，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振之。乌苏米施可汗惧而请降，竟迁延不至。忠嗣乃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厢而归，其西叶护及毗伽可敦、男杀葛腊哆率其部落千余帐入朝，因加左武卫大将军。明年，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虏不敢入。天宝三载，突厥九姓拔悉密叶等竟攻杀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四载，加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采访使。五月，进封清源县公。

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居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训练士马，缺则补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尝贮之袋中，示无所用。军中皆日夜思战，因多纵间谍以伺虏之隙，时以奇兵袭之，故士乐为用，师出必胜。每军出，即各召本将付其兵器，令给士卒，虽一弓一箭，必书其名姓于上以记之，军罢却纳。若遗失，即验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劝，甲仗充牣矣。

四载，又兼河东节度采访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自张仁亶之后四十余年，忠嗣继之，北塞之人，复罢战矣。五年正月，河陇以皇甫惟明败衄之后，因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寻迁鸿胪卿，余如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后频战青海、积石，皆大克捷。寻又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初，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其载四月，固让朔方、河东节度，许之。

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过。六载，会董延光献策请下石堡城，诏忠嗣分兵应接之。忠嗣偃俯而从，延光不悦。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将及于庭，忠嗣曰：“李将军有何事乎？”光弼进而言曰：“请议军。”忠嗣曰：“何也？”对曰：“向者大夫以士卒为心，有拒董延光之色，虽曰受诏，实夺其谋。何者？大夫以数万众付之，而不悬重赏，则何以贾三军之勇乎？大夫财帛盈库，何惜数万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彼如不捷，归罪于大夫矣。”忠嗣曰：“李将军，忠嗣计已决矣。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

官哉？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朝宿卫乎！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虽然，公实爱我。”光弼谢曰：“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趋而出。及延光过期不克，诉忠嗣缓师，故师出无功。李林甫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称往任朔州刺史，忠嗣为河东节度，云“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会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特承恩顾，因奏忠嗣之枉，词甚恳切，请以己官爵赎罪。玄宗怒稍解。十一月，贬汉阳太守。七载，量移汉东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子震，天宝中秘书丞。

其后哥舒翰大举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当代称为名将。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至河、陇，又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息。宝应元年，追赠兵部尚书。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运、王君奭、张守珪、牛仙客、王忠嗣，立功边域，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万人征西，请给公乘、熟食，可谓谋之不臧矣。君奭以父执登陴，兵竟不出，此则不知门外之事，义断恩也。守珪以至诚感神，取材成堰，与夫耿恭拜井，有何异焉？仙客爰自方隅，骤登廊庙，显招物议，独善其身，盖才有不周，昧于陈力就列。忠嗣因青蝇之点，几危其身，谗人之言，诚可畏

也！

赞曰：陇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为残贼。二郭、二王，守珪、仙客，御寇之功，存乎方策。

卷一百零四

列传第五十四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高仙芝，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二十余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未甚任用，后夫蒙灵察累拔擢之。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后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察累讨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玘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于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

赍三日干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鞞，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谓令诚曰：“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

玄宗使术士韩履冰往视日，惧不欲行，边令诚亦惧。仙芝留令诚等汉羸病羸弱三千余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仙芝阳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下岭三日，越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小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为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赐彩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

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

月，复至婆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军还至河西，夫蒙灵察都不使人迎劳，骂仙芝曰：“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于阗使谁与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耆镇守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副都护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马使谁边得？”曰：“中丞。”灵察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处分悬奏捷书！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又谓刘单曰：“闻尔能作捷书。”单恐惧请罪。令诚具奏其状曰：“仙芝立奇功，今将忧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征灵察入朝。灵察大惧，仙芝每日见之，趋走如故，灵察益不自安。将军程千里时为副都护，大将军毕思琛为灵察押衙，并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尝构譖仙芝于灵察。仙芝既领节度事，谓程千里曰：“公面似男儿，心如妇人，何也？”又谓思琛曰：“此胡敢来！我城东一千石种子庄被汝将去，忆之乎？”对曰：“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见乞。”仙芝曰：“吾此时惧汝作威福，岂是怜汝与之！我欲不言，恐汝怀忧，言了无事矣。”又呼王滔等至，摔下将笞，良久皆释之，由是军情不惧。

八载，入朝，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仍与一子五品官。九载，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国王以归。仙芝性贪，获石国大块瑟瑟十余石、真金五六驮、名马宝玉称是。初，舍鸡以仙芝为懦缓，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财巨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其载，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

顺讽群胡割耳髡面请留，监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复留思顺，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十四载，进封密云郡公。

十一月，安禄山据范阳叛。是日，以京兆牧、荣王琬为讨贼元帅，仙芝为副。命仙芝领飞骑、彍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并召募关辅五万人，继封常清出潼关进讨，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师发，玄宗御望春亭慰劳遣之，仍令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州。是月十一日，封常清兵败于汜水。十三日，禄山陷东京，常清以余众奔陕州，谓仙芝曰：“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常清、仙芝乃率见兵取太原仓钱绢，分给将士，余皆焚之。俄而贼骑继至，诸军惶骇，弃甲而走，无复队伍。仙芝至关，缮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贼骑至关，已有备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外祖死，常清孤贫，年三十余，属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将军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颇有材能，每出军，奏僦从三十余人，衣服鲜明。常清慨然发愤，投牒请预一僦。常清细瘦目眦，脚短而跛，仙芝见其貌寝，不纳。明日又投牒，仙芝谓曰：“吾奏僦已足，何烦复来！”常清怒，倨谓仙芝曰：“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犹未纳。常清自尔候仙芝出入，晨夕不离其门，凡数十日，

仙芝不得已，补为谦。

开元末，会达奚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叶，玄宗敕灵察邀击之。灵察使仙芝以二千骑自副城向北至绫岭下，遇贼击之。达奚行远，人马皆疲，斩杀略尽。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具言次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事颇精审。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仙芝军回，灵察赏劳，仙芝去奴袜带刀见。判官刘眺、独孤峻等逆问之曰：“前者捷书，谁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谦人封常清也。”眺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众人方异之。以破达奚功，授叠州地下戍主，便以为判官。累以军功授镇将、果毅、折冲。

天宝六年，从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便奏常清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知留后时，仙芝乳母子郑德詮已为郎将，德詮母在宅内，仙芝视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动三军。常清出回，诸将皆引前，德詮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自后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连节度使宅院，凡经数重门，德詮既过，命随后闭之。德詮至，常清离席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兵马使谦，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容。”因令勒回，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状上仙芝。仙芝览之，惊曰：“已死矣！”及

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诸大将有罪者，击杀二人，于是军中股栗。

十载，仙芝改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王正见为安西节度，奏常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行军司马。十一载，正见死，乃以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三载入朝，摄御史大夫，仍与一子五品官，赐第一区，亡父母皆赠封爵。俄而北庭都护程千里入为右金吾大将军，仍令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常清性勤俭，每出征或乘驿，私马不过一两匹，赏罚严明。

十四载，入朝，十一月，谒玄宗于华清宫。时禄山已叛，玄宗言凶胡负恩之状，何方诛讨？常清奏曰：“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玄宗方忧，壮其言。翌日，以常清为范阳节度，俾募兵东讨。其日，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兵市井之流。乃斫断河阳桥，于东京为固守之备。十二月，禄山渡河，陷陈留，入鬲子谷，凶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贼大军继至，常清退入上东门，又战不利，贼鼓噪于四城门入，杀掠人吏。常清又战于都亭驿，不胜。退守宣仁门，又败。乃从提象门入，倒树以碍之。至谷水，西奔至陕郡，遇高仙芝，具以贼势告之。恐贼难与争锋，仙芝遂退守潼关。

玄宗闻常清败，削其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仙芝令常清监巡左右厢诸军，常清衣皂衣以从事。监军边令诚每

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挠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赍敕至军并诛之。

令诚至潼关，引常清于驿南西街，宣敕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初，常清兵败入关，欲驰赴阙庭，至渭南，有敕令却赴潼关，自草表待罪。是日临刑，托令诚上之。其表曰：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负斧繯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将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蹠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

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常清既刑，陈其尸于蓬蔕上。仙芝归至厅，令诚索陌刀手百余人随而从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爱仙芝，仙芝呼谓之曰：“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兵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又目常清之尸，谓之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遂斩之。

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护，世居安西。翰家富于财，倜傥任侠，好然诺，纵蒲酒。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为长安尉不礼，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初事节度使王伾，伾攻新城，使翰经略，三军无不震慑。后节度使王忠嗣补为衙将。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忠嗣以为大斗军副使，尝使翰讨吐蕃于新城，有同列为副者，见翰礼倨，不为用，翰怒，搃杀之，军中股栗。迁左卫郎将。后吐蕃寇边，翰拒之于苦

拔海，其众三行，从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枪当其锋击之，三行皆败，无不摧靡，由是知名。

天宝六载，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余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翰有家奴曰左军，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左车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

其冬，玄宗在华清宫，王忠嗣被劾。敕召翰至，与语悦之，遂以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仍极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帝感而宽之，贬忠嗣为汉阳太守，朝廷义而壮之。

明年，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有白龙见，遂名为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远而险，久不拔。八载，以朔方、河东群牧十万众委翰总统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十一载，加开府仪同三司。

翰素与禄山、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其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

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噪，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十二载，进封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寻封西平郡王。时杨国忠有隙于禄山，频奏其反状，故厚赏翰以亲结之。十三载，拜太子太保，更加实封三百户，又兼御史大夫。

翰好饮酒，颇恣声色。至土门军，入浴室，遭风疾，绝倒良久乃苏。因入京，废疾于家。

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上御勤政楼劳遣之，百僚出钱于郊。十五载，加翰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翰至潼关，或劝翰曰：“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及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诏从之，遂遣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于灊上，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翰虑为所图，乃上表

请乾运兵隶于潼关，遂召乾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

先是，翰数奏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贼将崔乾祐于陕郡潜锋蓄锐，而覘者奏云“贼殊无备”，上然之，命悉众速讨之。翰奏曰：“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杨国忠恐其谋己，屡奏使出兵。上久处太平，不练军事，既为国忠眩惑，中使相继督责。翰不得已，引师出关。

六月四日，次于灵宝县之西原。八日，与贼交战，官军南迫险峭，北临黄河；崔乾祐以数千人先据险要。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观进退，谓乾祐兵少，轻之，遂促将士令进，争路拥塞，无复队伍。午后，东风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纵火焚之，烟焰亘天。将士掩面，开目不得，因为凶徒所乘，王师自相排挤，坠于河。其后者见前军陷败，悉溃，填委于河，死者数万人，号叫之声振天地，缚器械，以枪为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军既败，翰与数百骑驰而西归，为火拔归仁执降于贼。禄山谓之曰：“汝常轻我，今日如何？”翰惧，俯伏称：“肉眼不识陛下，遂至于此。陛下为拨乱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门，来瑱在河南，鲁灵在南阳，但留臣，臣以尺书招之，不日平矣。”禄山大喜，遂伪署翰司空。作书招光弼等，诸将报书皆让翰不死节。禄山知事不谐，遂闭翰于苑中，

潜杀之。

翰之守潼关也，主天下兵权，肆志报怨，诬奏户部尚书安思顺与禄山潜通，伪令人为禄山遗思顺书，于关门擒之以献。其年三月，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坐诛，徙其家属于岭外，天下冤之。

史臣曰：大盗作梗，禄山乱常，词虽欲诛国忠，志则谋危社稷。于时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众，以抗凶寇，失律丧师。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二十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礼》曰：“大夫死众。”又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翰受署贼庭，苟延视息，忠义之道，即可知也，岂不愧于颜杲卿乎！抑又闻之，古之命将者，推毂而谓之曰：“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观杨国忠之奏事，边令诚之护戎，又掣肘于军政者也，未可偏责三帅，不尤伊人。后之君子，得不深鉴！

赞曰：羯贼犯顺，戎车启行。委任失所，封、高败亡。虔刘圻甸，僭窃衣裳。丑哉舒翰，不能死王。

卷一百零五

列传第五十五

宇文融 韦坚 杨慎矜 王珣

宇文融，京兆万年人，隋礼部尚书平昌公弼之玄孙也。祖节，贞观中为尚书右丞，明习法令，以干局见称。时江夏王道宗尝以私事托于节，节遂奏之，太宗大悦，赐绢二百匹，仍劳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仆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代于志宁为侍中。坐房遗爱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峤，莱州长史。

融，开元初累转富平主簿，明辩有吏干，源乾曜、孟温相次为京兆尹，皆厚礼之，俄拜监察御史。时天下户口逃亡，免役多伪滥，朝廷深以为患。融乃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搜括逃户。玄宗纳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无几，获伪滥及诸免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于是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括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议者颇以为扰人不便，阳翟尉皇甫憬上疏曰：

臣闻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夫千计，亦有一得。且无益之事繁，则不急之务众；不急之务众，则数役；数役，则人疲；人疲，则无聊生矣。是以太上务德，以静为本；其次化之，以安为上。但责其疆界，严之堤防，山水之余，即为见地。何必聚人阡陌，亲遣括量，故夺农

时，遂令受弊。又应出使之辈，未识大体，所由殊不知陛下爱人至深，务以勾剥为计。州县惧罪，据牒即征。逃亡之家，邻保代出；邻保不济，又便更输。急之则都不谋生，缓之则虑法交及。臣恐逃逸从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僚，向逾万数，蚕食府库，侵害黎人。国绝数载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虽其厚税，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由此。纵使伊、皋申术，管、晏陈谋，岂息兹弊？若以此给，将何以堪！虽东海、南山尽为粟帛，亦恐不足，岂括田税客能周给也！

左拾遗杨相如上书，咸陈括客为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书舍人陆坚皆赞成其事，乃贬憬为盈川尉。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融旨意，务于获多，皆虚张其数，亦有以实户为客者。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犹称括客损居人，上令集百僚于尚书省议。公卿已下惧融恩势，皆雷同不敢有异词，唯户部侍郎杨珣独建议以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无几，珣出为外职。

融乃驰传巡历天下，事无大小，先牒上劝农使而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撝而后决断。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融使还具奏，乃下制曰：

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实获朕心。思所以康济黎庶，宠绥华夏，上副宗庙乾坤之寄，下答宇县贡献之勤，何尝不夜分辍寝，日旰忘食。然后以眇眇之身，当四海之贵。虽则长想遐迩，

不可家至日见。至于宣布政教，安辑逋亡，言念再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实用恧焉，当宸永怀，静言厥绪。岂人流自久，招谕不还，上情靡通于下，众心罔达于上。求之明发，想见其人。当属括地使宇文融谒见于延英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议逃亡，嘉其忠说，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户纪纲，兼委之郡县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将朕命，发自夏首，及于岁终，巡按所及，归首百万。仍闻宣制之日，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王命。犹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抚字安存，更冀良算。遂命百司长吏，方州岳牧，佾议庙堂，广征异见。群词盈于札翰，环省弥于旬日，庶广朕意，岂以为劳，稽众考言，谓斯折衷。欲人必信，期于令行，凡尔司存，勉以遵守。

夫食为人天，富而后教，经教彝体，前哲至言。故平余行于昔王，义仓加于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敛。穗贱则农不伤财，灾馔则时无菜色，救人活国，其利博哉！今流户大来，王田载理，敖庾之务，寤寐所怀。其客户所税钱，宜均充所在常平仓用，仍许预付价值，任粟麦兼贮。并旧常平钱粟，并委本道判官勾当处置，使敛散及时，务以矜恤。且分灾恤患，州党之常情；损余济阙，亲邻之善贷。故木铎云徇，里胥均功，夜绩相从，齐俗以贍。今阳和布泽，丁壮就田，言念鰥茕，事资拯助。宜委使司与州县商量，劝作农社，贫富相恤，耕耘以时。仍每至雨泽之后，种获忙月，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使趋时急于备寇，尺璧贱于寸阴，是则天无虚施，

人无遗力。

又政在经远，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复，居业未康，循逃户及籍外剩田，犹宜劳徠，理资存抚。其十道分判官，三五年内，使就厥功，令有终始。当道覆屯，及须推劾，并以委之，不须广差余使，示专其事，不扰于人。政术有能，必行赏罚。其已奏复业归首，勾当州县，每季一申，不须挟名，致有劳扰。其归首户，各令新首处与本贯计会年户色役，勿欺隐及其两处征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

中书令张说素恶融之为，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融揣其意，先事图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说曰：“此狗鼠辈，焉能为事！”融寻兼户部侍郎。从东封还，又密陈意见，分吏部为十铨典选事，所奏又为说所抑。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连名劾说，廷奏其状，说由是罢知政事。融恐说复用为已患，数譖毁之。上恶其朋党，寻出融为魏州刺史。俄转汴州刺史，又上表请用《禹贡》九河旧道，开稻田以利人，并回易陆运本钱，官收其利。虽兴役不息，而事多不就。

十六年，复入为鸿胪卿，兼户部侍郎。明年，拜黄门侍郎，与裴光庭并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为己任，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于是荐宋璟为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景先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宾客故人，晨夕饮谑，由是为时论所讥。时礼部尚书、信安王祎为朔方节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驿召将下狱。祎既申诉得理，融坐阿党李

宙，出为汝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罢。

裴光庭时兼御史大夫，又弹融交游朋党及男受赃等事，贬昭州平乐尉。在岭外岁余，司农少卿蒋岑举奏融在汴州回造船脚，隐没巨万，给事中冯绍烈又深文案其事实，融于是配流岩州。地既瘴毒，忧患发疾，遂诣广府，将停留未还。都督耿仁忠谓融曰：“明公负朝廷深谴，以至于此，更欲故犯严命，淹留他境，仁忠见累，诚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还，卒于路。上闻之，思其旧功，赠台州刺史。

韦坚，京兆万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初，衮州刺史。坚姊为赠惠宣太子妃，坚妻又楚国公姜皎女，坚妹又为皇太子妃，中外荣盛，故早从官叙。二十五年，为长安令，以干济闻。与中贵人善，探候主意。见宇文融、杨慎矜父子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坚乃以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国之仓廩，岁益巨万。玄宗以为能。

天宝元年三月，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自西汉及隋，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以通山东租赋。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灊、浚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东九里长乐坡下、浚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楸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綾、绛纱；南海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

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屨，如吴、楚之制。先是，人间戏唱歌词云：“得丁纆反体都董反纆那也，纆囊得体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体歌》。”至开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云有宝符在陕州桃林县古关令尹喜宅”，发中使求而得之，以为殊祥，改桃林为灵宝县。及此潭成，陕县尉崔成甫以坚为陕郡太守凿成新潭，又致扬州铜器，翻出此词，广集两县官，使妇人唱之，言：“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成甫又作歌词十首，白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余船洽进，至楼下，连檣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檣竿，人人骇视。

坚跪上诸郡轻货，又上百牙盘食，府县进奏，教坊出乐迭奏。玄宗欢悦，下诏敕曰：

古之善政者，贵于足食，欲求富国者，必先利人。朕关辅之间，尤资殷赡，比来转输，未免艰辛，故置比潭，以通漕运。万代之利，一朝而成，将允叶于永图，岂苟求于纵观。其陕郡太守韦坚，始终检校，夙夜勤劳，赏以懋功，则惟常典。宜特与三品，仍改授一三品京官兼太守，判官等并即量与改转。其专知检校始末不离潭所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选日，优与处分，仍委韦坚具名录

奏。应役人夫等，虽各酬佣直，终使役日多，并放今年地税。且启凿功毕，舟楫已通，既涉远途，又能先至，永言劝励，稍宜甄奖。其押运纲各赐一中上考，准前录奏。船夫等宜共赐钱二千贯，以充宴乐。外郡进土物，赐贵戚朝官。赐名广运潭。

时坚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宝物供楼上铺设，进食竟日而罢。

李林甫以坚姜氏婿，甚狎之。至是惧其诡计求进，承恩日深，坚又与李适之善，益怒之，恐入为相，乃与腹心构成其罪。四月，进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并如故；又以判官元刼、豆卢友除监察御史。三年正月，坚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韦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书，夺诸使，以杨慎矜代之。

五载正月望夜，坚与河西节度、鸿胪卿皇甫惟明夜游，同过景龙观道士房，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暱，是构谋规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贬坚为缙云太守，惟明为播川太守。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籍其资财。六月，又贬坚为江夏员外别驾。又构坚与李适之善，贬适之为宜春太守。七月，坚又长流岭南临封郡，坚弟将作少匠兰、鄆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至十月，使监察御史罗希奭逐而杀之，诸弟及男谅并死。坚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轻贱，特放还本宗。仓部员外郎郑章贬南丰丞，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监察御史杨惠贬巴东尉，连累者数十人。又敕嗣薛王瑊夷陵郡员外别

驾长任，其母随男任；女婿新贬巴陵太守卢幼林长流合浦郡。肃宗时为皇太子，恐惧上表，称与新妇离绝。七载，嗣薛王琬停，仍于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随男。坚贬黜后，林甫讽所司发使于江淮、东京缘河转运使，恣求坚之罪以闻，因之纲典船夫溢于牢狱，郡县征剥不止，邻伍尽成裸形，死于公府，林甫死乃停。

杨慎矜，隋炀帝玄孙也。曾祖隋齐王暕，祖正道，大业末，随宇文化及至河北，为窦建德所破，因与其祖母萧皇后入于建德军，建德送于突厥处罗可汗牙。贞观初，李靖击破颉利可汗，胡酋康苏密以萧后及正道归，授尚衣奉御。父隆礼，长安中天官郎中，神龙后，历洛、梁、滑、汾、怀五州刺史，皆以清严能检察人吏绝于欺隐闻。景云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为崇礼。开元初，擢为太府少卿，虽钱帛充牣，丈尺间皆躬自省阅，时议以为前后为太府者无与为比。擢拜太府卿，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弘农郡公。在职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余，授户部尚书致仕。时太平且久，御府财物山积，以为经杨卿者无不精好，每岁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

慎矜沉毅有材干，任气尚朋执。初，为汝阳令，有能名。崇礼罢太府，玄宗访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余、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风，而慎矜为其最，因拜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余先为司农丞，除太子舍人，监京仓。寻丁父忧。二十六年服阕，累迁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纳。慎名授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都含嘉仓出纳使，甚承恩顾。慎矜于诸州纳物者有水渍伤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

市轻货，州县征调，不绝于岁月矣。在台数年，又专知杂事，风格甚高。

天宝二年，迁权判御史中丞，充京畿采访使，知太府出纳使并如故。时右相李林甫握权，慎矜以迁拜不由其门，惧不敢居其任，固让之，因除谏议大夫，兼侍御史，仍依旧知太府出纳。以鸿胪少卿萧谅为御史中丞，谅至台，无所撓让，颇不相能，竟出为陕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于己，复擢为御史中丞，仍充诸道铸钱使，余如故。

时散骑常侍、陕郡太守韦坚兼御史中丞，为水陆漕运使，权倾宰相。侍御史王锬推坚狱，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锬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与锬父璿中外兄弟，锬即表侄，少相狎，锬入台，慎矜为台端，亦有推引。及锬迁中丞，虽与锬同列，每呼为王锬，锬恃与林甫善，渐不平之。五载，慎矜迁户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甫见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锬与慎矜有间，又诱而啖之，锬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夺锬职田，背詈锬，诋其母氏，锬不堪其辱。慎矜性疏快，素昵于锬，尝话讞书于锬，又与还俗僧史敬忠游处，敬忠有学业。锬于林甫构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孙，心规克复隋室，故蓄异书，与凶人来往，而说国家休咎。

时天宝六载十一月，玄宗在华清宫，林甫令人发之。玄宗震怒，系之于尚书省，诏刑部尚书萧隐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杨琇、侍御史杨钊、殿中侍御史卢铉同鞠之；又使京兆士曹吉温往东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监慎余、弟洛阳令慎名等杂讯之；又令温于汝州捕史敬忠获之，便赴行在所。先令卢铉收太府少卿张瑄于会昌驿，系而推之，瑄不肯答辩。铉百端

拷讯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绊其足，以木按其足间，檄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长校数尺，腰细欲绝，眼鼻皆血出，谓之“驴驹拔橛”，瑄竟不肯答。又使铉与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无所得，拷其小妻韩珠团，乃在竖柜上作一暗函盛讖书等，铉于袖中出而纳之，诟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不见，今乃来，是命也。吾死矣。”及温以敬忠至戏水驿东十余里，使典说之：“若至温汤，即求首陈不可得矣。”去温汤十余里，敬忠乞纸笔于桑树下具吐之。比见慎矜，敬忠证之，慎矜皆引实。二十五日，诏杨慎矜、慎余、慎名并赐自尽；史敬忠决重杖一百；鲜于贲、范滔并决重杖，配流远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凑决杖配流。义阳郡司马、嗣虢王巨与敬忠相识，解官于南宾郡安置；太府少卿张瑄决六十，长流岭南临封郡，亦死于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庄宅官收，以男女配流岭南诸郡；其张瑄、万俟承晖、鲜于贲等准此配流。乃使临察御史颜真卿送敕至东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张万顷宣敕示之。慎名见慎矜赐自尽，初尚抚膺，及闻慎余及身皆尔，遂止。及宣敕了，慎名曰：“今奉圣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请作数行书以别之。”寓揖真卿，真卿许之。慎名神色不变，入房中作书曰：“拙于谋运，不能静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茆，何以堪此！”书后又数条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中鱼一皆放之，遂缢而死。监察御史平冽赍敕至大理寺，慎余闻死，合掌指天而缢。

初，慎矜至温汤，正食，忽见一鬼物长丈余，朱衣冠帻，立于门扇后，慎矜叱之，良久不灭，以热羹投之乃灭。无何，下狱死。兄弟甚友爱，事寡姊如母，皆伟仪形，风韵高朗，爱

客喜饮，籍甚于时。慎名尝览镜，见其须面神彩，有过于人，覆镜叹惋曰：“吾兄弟三人，尽长六尺余，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见容当代以期全，难矣！何不使我少体弱耶？”竟如其言。

王珣，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为时名将，生珣、璿、珣。珣、璿，开元初并历中书舍人。珣，兵部侍郎、秘书监。珣，即璿之孽子。开元十年，为鄆县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迁监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户部员外郎，常兼御史。天宝二年，充京和市和余使，迁户部郎中。三载，长安令柳升以贿败。初，韩朝宗为京兆尹，引升为京令。朝宗又于终南山下为苟家觜买山居，欲以避世乱。玄宗怒，敕珣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贬为吴兴别驾。又加珣长春宫使。四载，加勾户口色役使，又迁御史中丞，兼充京畿采访使。五载，又为京畿、关内道黜陟使，又兼充关内采访使。

时右相李林甫怙权用事。志谋不利于东储，以除不附己者，而珣有吏干，倚之转深，以为己用。既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一年复。珣即奏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输纳物者有浸渍，折估皆下本郡征纳。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土，皆破其家产，弥年不了。恣行割剥，以媚于时，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宫，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于周、隋，妃嫔宫官，位有尊卑，亦随其品而给授，以供衣服铅粉之费，以奉于宸极。玄宗在位多载，妃御承恩多赏赐，不欲频于左右藏取之。珣探旨意，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锡赉。珣云：“此是常

年额外物，非征税物。”玄宗以为鉞有富国之术，利于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忧，起复旧职，使如故。

七载，又加检察内作事，迁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裘。八载，兼充闲厩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都支度营田使，余并如故。太白山人李浑言于金星洞见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玄宗令鉞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号，加鉞银青光禄大夫、都知总监及栽接等使。九载五月，兼京兆尹，使并如故。

鉞威权转盛，兼二十余使，近宅为使院，文案堆积，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赐遗，不绝于门，虽晋公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供奉禁中；鉞子准卫尉少卿，亦斗鸡供奉，每谗岫，岫常下之。万年尉韦黄裳、长安尉贾季邻常于厅事贮钱数百绳，名倡珍饌，常有备拟，以候准所适。又于宅侧自有追欢之所。鉞与弟户部郎中铈，召术士任海川游其门，问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惧，潜匿不出。鉞惧泄其事，令逐之，至冯翊郡，得，诬以他事杖杀之。定安公主男韦会任王府司马，闻之，话于私庭，乃被侍儿说于佣兵者。或有憾于会，告于鉞，鉞遣贾季邻收于长安狱，入夜缢之，明晨载尸还其家。会皇堂外甥，同产兄王繇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

十载，封太原县公，又兼殿中监。十一载四月，铈与故鸿胪少卿邢琚子绾情密累年，绾潜构逆谋，引右龙武军万骑刻取十一月杀龙武将军，因烧诸城门及市，分数百人杀杨国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陈希烈等。先期二日事发，玄宗临朝，召鉞，上于玉案前过状与鉞。鉞好弈棋，绾善棋，铈因铈与

之交故，至是意铈在绾处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贼官捕之。万年尉薛荣光、长安尉贾季邻等捕之，逢铈于化度寺门。季邻为铈所引用，为赤尉，铈谓之曰：“我与邢绾故旧，绾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请足下勿受其言。”荣先等至绾门，绾等十余人持弓刀突出，荣先等遂与格战。季邻以铈语白锜，锜谓之曰：“我弟何得与之有谋乎！”锜与国忠共讨逐绾，绾下人曰：“勿损太夫人。”国忠为剑南节度使，有随身官以白国忠曰：“贼有号，不可战。”须臾，骠骑大将军、内侍高力士领飞龙小儿甲骑四百人讨之，绾为乱兵所斩，擒其党善射人韦瑶等以献。国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锜委任深，必不与之知情，锜与铈别生，嫉其富贵，故欲陷锜耳，遂特原铈不问，然意欲锜请罪之。上密令国忠讽之，国忠不敢泄上意，讽锜曰：“且主上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须割慈存门户，但抗疏请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极刑，大夫必存，何如并命！”锜俯首久曰：“小弟先人余爱，平昔频有处分，义不欲舍之而谋存。”乃进状。十二日，锜入朝，左相陈希烈言语侵之，锜恨之，愤诉言气颇高。锜朝回，于中书侍郎厅修表，令人进状，门司已不纳矣。须臾，敕希烈推之。锜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后之矣。”遂不许。俄铈至，国忠问：“大夫知否？”铈未及应。侍御史裴冕恐铈引之，冕叱詈之曰：“足下为臣不忠，为弟不义。圣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为户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岂知绾事乎？”国忠愕然，谓铈曰：“实知，即不可隐；不知，亦不可妄引。”锜方曰：“七兄不知。”季邻证其罪。及日暮，奏之。铈决杖死于朝堂，赐锜自尽于三卫厨。明日，移于资圣寺廊下，裴冕言于国忠，令归宅权敛之，又

请令妻、女送墓所，国忠义而许之，令锜判官齐奇营护之。男准除名，长流岭南承化郡，偁长流珠崖郡，至故驿杀之；妻薛氏及在室女并流。初，锜与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杨慎矜亲，且情厚，颇为汲引，及贵盛争权，锜附于李林甫，为所诱，陷慎矜家。经五年而锜至赤族，岂天道欤！

史臣曰：夫奸佞之辈，惟事悦人；聚敛之臣，无非害物。贾祸招怨，败国丧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心缘利动，言为甘闻，志虽慕于圣明，情不胜于嗜欲，徒有贤佐，无如之何，所以礼经戒其勿畜。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锜，皆开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运承恩，或以聚货得权，或以剥下获宠，负势自用，人莫敢违。张说、李林甫手握大权，承主恩顾，尚遭凌摈，以身下之，他人即可知也。然天道恶盈，器满则覆，终虽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许景先获居重任，因融荐之，此亦有凤之一毛也。玄宗以圣哲之姿，处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后之帝王，得不深鉴！

赞曰：财能域人，聚则民散。如何帝王，志求余美。融、坚、矜、锜，因利乘便。以徼宠荣，宜招后患。

卷一百零六

列传第五十六

李林甫 杨国忠 张晞 王琚 王毛仲

陈玄礼附

李林甫，高祖从父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叔良生孝斌，官至原州长史。孝斌生思诲，官至扬府参军，思诲即林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为千牛直长，其舅楚国公姜皎深爱之。开元初，迁太子中允。时源乾曜为侍中，乾曜侄孙光乘，姜皎妹婿，乾曜与之亲。乾曜之男洁白其父曰：“李林甫求为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哥奴，林甫小字。累迁国子司业。

十四年，宇文融为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历刑、吏二侍郎。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盛王以母爱特见宠异，太子瑛益疏薄。林甫多与中贵人善，乃因中官白惠妃云：“愿保护寿王。”惠妃德之。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诡谲有材略，与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衔哀祈于力士，请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书令萧嵩择相，嵩久之以右丞韩休对，玄宗然之，乃令草诏。力士遽漏于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与嵩不和，乃荐林甫堪为宰相，惠妃阴助之，因拜黄门侍郎，玄宗眷遇益深。

二十三年，以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为侍中，中书侍郎

平章事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而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寻历户、兵二尚书，知政事如故。

寻又以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以母失爱而有怨言，驸马都尉杨洄白惠妃。玄宗怒，谋于宰臣，将罪之。九龄曰：“陛下三个成人儿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玄宗不悦。林甫惘然而退，初无言，既而谓中贵人曰：“家事何须谋及于人。”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镇，有政能，玄宗加实封，九龄又奏曰：“边将训兵秣马，储蓄军实，常务耳，陛下赏之可也；欲赐实赋，恐未得宜。惟圣虑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见上，泣让官爵。玄宗欲行实封之命，兼为尚书，九龄执奏如初。帝变色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尽言。违忤圣情，合当万死。”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悦。

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琬。时元琬坐赃，诏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谓九龄曰：“王元琬不无赃罪，严挺之嘱托所由辈

有颜面。”九龄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龄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为洺州刺史，元琰流于岭外。即日林甫代九龄为中书、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拜牛仙客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监察御史周子谅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林甫言子谅本九龄引用，乃贬九龄为荆州长史。

玄宗终用林甫之言，废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长流瀼州，死于故驿，人谓之“三庶”，闻者冤之。其月，佞媚者言有乌鹊巢于大理狱户，天下几致刑措。玄宗推功元辅，封林甫晋国公，仙客豳国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为崇而薨。储宫虚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守器东宫。”乃立为皇太子。自是林甫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

林甫既秉枢衡，兼领陇右、河西节度，又加吏部尚书。天宝改易官名，为右相，停知节度事，加光禄大夫，迁尚书左仆射。六载，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三百户，而恩渥弥深。凡御府膳羞，远方珍味，中人宣赐，道路相望。与宰相李适之虽同宗属，而适之轻率，尝与林甫同论时政，多失大体，由是主恩益疏，以至罢免。黄门侍郎陈希烈性便佞，尝曲事林甫，适之既罢，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台司机务，希烈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每有奏请，必先赂遗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

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碓，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及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与，不可胜纪。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然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而耽宠固权，己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阴计中伤之。初，韦坚登朝，以坚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职，示结恩信，实图倾之，乃潜令御史中丞杨慎矜阴伺坚隙。会正月望夜，皇太子出游，与坚相见，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为不轨，黜坚，免太子妃韦氏。林甫因是奏李适之与坚昵狎，及裴宽、韩朝宗并曲附适之，上以为然，赐坚自尽，裴、韩皆坐之斥逐。后杨慎矜权位渐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锜为御史中丞，托以心腹。锜希林甫意，遂诬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杨国忠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奏请多允，乃擢在台省，令按刑狱。会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邻与子婿柳勣不叶，勣飞书告有邻不法，引李邕为证，诏王锜与国忠按问。锜与国忠附会林甫奏之，于是赐有邻自尽，出良娣为庶人，李邕、裴敦复枝党数人并坐极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类也。

林甫自以始谋不佐皇太子，虑为后患，故屡起大狱以危之，赖太子重慎无过，流言不入。林甫尝令济阳别驾魏林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时为河东节度，自云与忠王同养宫中，情意相得，欲拥兵以佐太子。玄宗闻之曰：“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汉阳太守。八载，咸宁太府赵奉章告林甫罪状二十余

条。告未上，林甫知之，讽御史台逮捕，以为妖言，重杖决杀。

十载，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俄兼单于副大都护。十一载，以朔方副使李献忠叛，让节度，举安思顺自代。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峻、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林甫恃其早达，舆马被服，颇极鲜华。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阘茸者，代为题尺。林甫典选部时，选人严迴判语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识“杖”字，谓吏部侍郎韦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獐之庆。”客视之掩口。

初，杨国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权倾朝列，林甫始恶之。时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会南蛮寇边，林甫请国忠赴镇。帝虽依奏，然待国忠方渥，有诗送行，句末言入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处置军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悦。林甫时已寝疾。其年十月，扶疾从幸华清宫，数日增剧，巫言一见圣人差减，帝欲视之，左右谏止。乃敕林甫出于庭中，上登降圣阁遥视，举红巾招慰之，林甫不能兴，

使人代拜于席。翌日，国忠自蜀还，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垂涕托以后事。寻卒，赠太尉、扬州大都督，给班剑、西园秘器。诸子以吉仪护柩还京师，发丧于平康坊之第。

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自以结怨于人，常忧刺客窃发，重扃复壁，络板甃石，一夕屡徙，虽家人不之知。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为将作监，岬为司储郎中，屿为太常少卿；子婿张博济为鸿胪少卿，郑平为户部员外郎，杜位为右补阙，齐宣为谏议大夫，元扈为京兆府户曹。

初，林甫尝梦一白皙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是时杨国忠始为金吾曹参军，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国忠竟代其任，其形状亦类宽焉。国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诱林甫亲族间素不悦者为之证。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岫、岬诸子并谪于岭表。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

杨国忠，本名钊，蒲州永乐人也。父珣，以国忠贵，赠兵部尚书。则天朝幸臣张易之，即国忠之舅也。国忠无学术拘检，能饮酒，搆博无行，为宗党所鄙。乃发愤从军，事蜀帅，以屯优当迁，益州长史张宽恶其为人，因事笞之，竟以屯优授新都尉。稍迁金吾卫兵曹参军。太真妃，即国忠从祖妹也。天宝初，太真有宠，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国忠为宾

佐，既而擢授监察御史。去就轻率，骤履清贯，朝士指目嗤之。

时李林甫将不利于皇太子，掩摭阴事以倾之。侍御史杨慎矜承望风旨，诬太子妃兄韦坚与皇甫惟明私谒太子，以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温舞文巧诋，为国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坚狱，坚及太子良娣杜氏、亲属柳勣、杜昆吾等，痛绳其罪，以树威权。于京城别置推院，自是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国忠发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于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所使，国忠乘而为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是岁，贵妃姊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钁拜鸿胪卿。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僚观左藏库，喜其货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

初，杨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钁为御史中丞，同构大狱，以倾东宫。既帝意不回，慎矜稍避事防患，因与钁有隙。钁乃附国忠，奏诬慎矜，诛其昆仲，由是权倾内外，公卿惕息。吉温为国忠陈移夺执政之策，国忠用其谋，寻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萧灵、御史中丞宋浑皆林甫所亲善，国忠皆诬奏谴逐，林甫不能救。王钁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宠侔于国忠，而位望居其右。国忠忌其与己分权，会邢缙事泄，乃陷钁兄弟

诛之，因代锜为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乃穷竟邢缙狱，令引林甫交私锜、铤与阿布思事状，而陈希烈、哥舒翰附会国忠，证成其状，上由是疏薄林甫。

南蛮质子閣罗凤亡归不获，帝怒甚，欲讨之。国忠荐阆州人鲜于仲通为益州长史，令率精兵八万讨南蛮，与罗凤战于泸南，全军陷没。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仍令仲通上表请国忠兼领益部。十载，国忠权知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荐仲通代己为京兆尹。国忠又使司马李宓率师七万再讨南蛮。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国忠又隐其败，以捷书上闻。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国忠寻兼山南西道采访使。十一载，南蛮侵蜀，蜀人请国忠赴镇，林甫亦奏遣之。将辞，雨泣恳陈必为林甫所排，帝怜之，不数月召还。会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使并如故。

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机务，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讙惮。故事，宰相居台辅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简易。自林甫承恩顾年深，每出车骑满街，节将、侍郎有所关白，皆趋走辟易，有同案吏。旧例，宰相午后六刻始出归第，林甫奏太平无事，以巳时还第，机务填委，皆决于私家。主书吴玠持籍就左相陈希烈之第，希

烈引籍署名，都无可否。国忠代之，亦如前政。国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事务鞅掌，但署一字，犹不能尽，皆责成胥吏，贿赂公行。

国忠既以宰臣典选，奏请铨日便定留放，不用长名。先天已前，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兵部尚书、侍郎亦分铨注拟。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明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注官时，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给事中有在列，曰：“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是日与本曹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屏树之间。既退，国忠谓诸妹曰：“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噓。其所昵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

贵妃姊虢国夫人，国忠与之私，于宣义里构连甲第，土木被绋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昼会夜集，无复礼度。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以为谐谑，衢路观之，无不骇叹。玄宗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国忠山第在宫东门之南，与虢国相对，韩国、秦国薨栋相接，天子幸其第，必过五家，赏赐宴乐。每扈从骊山，五家合队，国忠以剑南幢节引于前，出有饒路，还有软脚，远近饷遗，珍玩狗马，阉侍歌儿，相望于道。进封卫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俄拜司空。

时安禄山恩宠特深，总握兵柄，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是时，禄山已专制河北，聚幽、并劲骑，阴谋逆节，动未有名，伺上千秋万岁之后，方图叛换。及见国忠用事，虑不利于己，禄山遥领内外闲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温知留后，兼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内伺朝廷动静。国忠使门客蹇昂、何盈求禄山阴事，围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郑昂缢杀于御史台。又奏贬吉温于合浦，以激怒禄山，幸其摇动，内以取信于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关，诸将以函关距京师三百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攻。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翰不获已出关，及接战桃林，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皆国忠之迷惑也。

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六月九日，潼关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龙武将军陈玄礼、左相韦见素、京兆尹魏方进，国忠与贵妃及亲属，拥上出延秋门，诸王妃主从之不及，虑贼奄至，令内侍曹大仙击鼓于春明门外，又焚刍藁之积，烟火烛天。既渡渭，即令断便桥。辰时，至咸阳望贤驿，官吏骇窜，无复贵贱，坐宫门大树下。亭午，上犹未食，有老父献粇，帝令具饭，始得食。翌日，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先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

国忠割剥阡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军士呼曰：“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擒国忠，斩首以徇。是日，贵妃既缢，韩国、虢国二夫人亦为乱兵所杀。御史大夫魏方进死，左相韦见素伤。良久兵解，陈玄礼等见上谢罪曰：“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帝曰：“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

是时，禄山虽据河洛，其兵锋东止于梁、宋，南不过许、邓。李光弼、郭子仪统河朔劲卒，连收恒、定，若崱、函固守，兵不妄动，则凶逆之势，不讨自弊。及哥舒翰出师，凡不数日，乘舆迁幸，朝廷陷没，百僚系颈，妃主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

国忠子：暄、晁、晓、晞。暄为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尚延和郡主；晁为鸿胪卿，尚万春公主。兄弟各立第于亲仁里，穷极奢侈。国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国忠既死，柔与虢国夫人皆自刭死。暄死于马嵬；晁陷贼被杀；晓走汉中郡，汉中王瑒榜杀之；晞走至陈仓，为追兵所杀。

国忠之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等，凭国忠之势，招来赂遗，车马盈门，财货山积；及国忠败，皆坐诛灭，其斫丧王室，俱一时之沴气焉。

张晞，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郢州刺史。晞，景

龙初为铜鞮令，家本豪富，好宾客，以弋猎自娱。会临淄王为潞州别驾，暉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及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王幸之，止于暉第，生废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内难，升为皇太子，召暉拜宫门大夫，每与诸王、姜皎、崔涤、李令问、王守一、薛伯阳在太子左右以接欢。其年，擢拜左台侍御史，数月迁左御史台中丞。

先天元年，太子即位，帝居武德殿。太平公主有异谋，广树朋党，暉与仆射刘幽求请先为备。太平闻之，白于睿宗，乃流暉于岭南峰州，幽求谪于岭外。及太平之败，幽求追拜尚书左仆射、兼侍中；暉为大理卿，封邓国公，实封三百户，逾月又加权兼雍州长史。其年十二月，改元开元，以雍州为京兆府，长史为尹。暉首迁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为荣宠之极。暉亦有应务才干，迁太子詹事，判尚书左右丞，再除左羽林大将军，三为左金吾大将军，又为殿中监、太仆卿。

二十年，以暉年高，加特进。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宝初，暉还乡拜扫，特赐锦袍纁彩，御赐诗以宠异之，乘传来往，敕郡县供拟。暉鬓发华皓，在舆中，子弟车马连接数里，衣冠荣之。中使中路追赐药物。至襄城月余，诏还京。五载薨，年九十余，赠开府仪同三司。其后，履冰为金吾将军，季良殿中监，俱列荣戟，时人美之。暉寿考。善保终始。

王琚，怀州河内人也。叔父隐客，则天朝为凤阁侍郎。琚

少孤而聪敏，有才略，好玄象合炼之学。神龙初，年二十余，尝谒驸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欢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琚义而许之，与周璟、张仲之为忘年之友。及同皎败，琚恐为吏所捕，变姓名诣于江都，佣书于富商家，主人后悟其非佣者，以女嫁之，资给其财。经四五年，睿宗登极，琚具白主人，厚资其行装，乃至长安。遇玄宗为太子监国，为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窃威权，太子忧危。沙门普润先与玄宗筮，克清内难，加三品，食实封，常入太子宫。琚见之，说以天时人事，历然可观。普润白玄宗，玄宗异之。及琚于吏部选补诸暨主簿，于东宫过谢，及殿，而行徐视高，中官曰：“殿下在帘下。”琚曰：“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太子有大功于社稷，大孝于君亲，何得有此声？”玄宗遽召见之，琚曰：“顷韦庶人智识浅短，亲行弑逆，人心尽摇，思立李氏，殿下诛之为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则天之女，凶狡无比，专思立功，朝之大臣，多为其用。主上以元妹之爱，能忍其过。贱臣浅识，为殿下深忧。”玄宗命之同榻而坐。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有违犯，不言忧患转深，为臣为子，计无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贵于安宗庙。定万人。征之于昔，盖主，汉帝之长姊，帝幼，盖主共养帝于宫中，后与上官桀、燕王谋害大司马霍光，不议及君上，汉主恐危刘氏，以大义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储贰。太平虽姑，臣妾也，何敢议之！今刘幽求、张说、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辅殿下。太平之党，必有移夺安危之计，不可立谈。”玄宗又曰：“公有何小艺，可隐迹与寡人游处？”琚曰：“飞丹炼药，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比肩。”玄宗益喜，与

之为友，恨相知晚，呼为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学士，日与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独据常预秘计。逾月，又拜太子舍人，寻又兼谏议大夫、内供奉，又赠其父故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

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书侍郎。时刘幽求、张暉并流于岭外，据见事迫，请早为之计。二年七月三日，据与岐王范、薛王业、姜皎、李令问、王毛仲、王守一并预诛逆，以铁骑至承天门。时睿宗闻鼓噪声，召郭元振升承天楼，宣诏下关，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于朝堂，不得入。顷间，据等从玄宗至楼上，诛萧至忠、岑义、窦怀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睿宗逊居百福殿。十日，拜据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封赵国公，食实封五百户；皎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封楚国公，实封五百户；令问银青光禄大夫、殿中监、宋国公，实封三百户；毛仲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闲廐兼知监牧使、霍国公，实封五百户；守一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员外置同正员，进封晋国公，实封五百户。据、皎、令问并固让尚书、殿中监，不上。十八日，据、皎依旧官各加实封二百户，通前七百户。累日，玄宗宴于内殿，赐功臣金银器皿各一床、杂彩各一千匹、绢一千匹，列于庭，宴慰终夕，载之而归。

据转见恩顾，每延入阁中，迄夜方出。归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使尚宫就据宅问讯据母，时果珍味饗之，助其甘旨。据在帷幄之侧，常参闻大政，时人谓之“内宰相”，无有比者。又赠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说于玄宗曰：“彼王据、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

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

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节巡天兵以北诸军。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又改官名，与苏颋同为紫微侍郎。二年二月回，未及京，便除泽州刺史，削封。历衡、郴、滑、虢、沔、夔、许、润九州刺史，又复其封。二十年，丁母忧。二十二年，起复右庶子，兼襦州刺史，又改同、蒲、通、邓、蔡五州刺史。天宝后，又为广平、邺郡二太守。性奢侈，著勋中朝，又食实封，典十五州，常受馈遗，下檐帐设，皆数千贯。玄宗念旧，常优容之。侍儿二十人，皆居宝帐。家累三百余口，作造不遵于法式。虽居州伯，与佐官、胥吏、酋豪连榻饮谑，或樗蒲、藏钩以为乐。每移一州，车马填路，数里不绝。携妓从禽，恣为欢赏，垂四十年矣。

时李邕、王弼与琚皆年齿尊高，久在外郡，书疏尺题来往，有“谴谪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负材使气，阴议除之。五载正月，琚果为林甫构成其罪，贬琚江华郡员外司马，削阶封。至任未几，林甫使罗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马牒至，琚惧，仰药，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缢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怜之。宝应元年，赠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丽人也。父游击将军职事求娄，犯事没官，生毛仲，因隶于玄宗。性识明悟，玄宗为临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别驾，又见李宜德矫捷善骑射，为人苍头，以钱五万买之。景龙三年冬，玄宗还长安，以二人挟弓矢为翼。

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鞮，著画兽文衫，谓

之“百骑”。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孝和谓之“万骑”，亦置使以领之。玄宗在藩邸时，常接其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谨，玄宗益怜其敏惠。

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弑，韦后称制，令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令押千骑营，榜捶以取威。其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会玄宗已与刘幽求、麻嗣宗、薛崇简等谋举大计，相顾益欢，令幽求讽之，皆愿决死从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宜德从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顺等至，玄宗曰：“与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贵，在于俄顷，何以取信？”福顺等请号而行，斯须斩韦播、韦璿、高嵩等头来，玄宗举火视之。又召钟绍京领总监丁匠刀锯百人至，因斩关而入，后及安乐公主等皆为乱兵所杀。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勋，进封平王。以绍京、幽求知政事，署诏敕。崇简、嗣宗及福顺、宜德，功大者为将军，次者为中郎将。其时，梓宫在殡，举城缟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绯，持满铁骑而出，倾城聚观欢慰。其犯逆者，尽曝尸于城外。毛仲数日而归，玄宗不责，又超授将军。

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龙武官尽功臣，受锡赆，号为“唐元功臣”。长安良家子避征徭，纳资以求隶于其中，遂每军至数千人。毛仲专知东宫驼马鹰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将军，阶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预诛萧、岑等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五百户。毛仲奉公正

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苑中营田草莱常收，率皆丰溢，玄宗以为能。开元十四年，赠其父秦州刺史。

毛仲虽有赐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纪，常于闲厩侧内宅住。每入侍宴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榻而坐。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号国夫人；赐妻李氏又为国夫人。每入内朝谒，二夫人同承赐赆，生男，孩稚已授五品，与皇太子同游，故中官杨思勖、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进位特进，行太仆卿，余并如故。九年，持节充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仍以左领军大总管王晙与天兵军节度张说，东与幽州节度裴旻等计会。

毛仲部统严整，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刍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回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如云锦，玄宗益喜。于岳下以宰相源乾曜、张说加左右丞相，毛仲加开府仪同三司。自玄宗先天正位后，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间四人至开府，又敕张说为《监牧颂》以美之。十七年，从朝五陵，又赠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骄，尝求为兵部尚书，玄宗不悦，毛仲怏怏，见于词色。又福顺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数十人皆与毛仲善，倚之多为不法。中官等妒其全盛逾己，专发其罪，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己之僮仆。力士辈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产，尝借苑中亭子纳凉，玄宗借之。中官构之弥甚，曰：“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

起大患。”

后毛仲索甲仗于太原军器监，时严挺之为少尹，奏之。玄宗恐其党震惧为乱，乃隐其实状，诏曰：“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霍国公、内外闲厩监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细，非有功绩，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宠莫二，委任斯崇。无涓尘之益，肆骄盈之志。往属艰难，遽兹逃匿，念深惟旧，义在优容，仍荷殊荣，蔑闻悛悔。在公无竭尽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词。迹其深愆，合从诛殛；恕其庸昧，宜从远贬。可瀼州别驾员外置长任，差使驰驿领送至任，忽许东西及判事。”左倾军大将军耿国公葛福顺，贬壁州员外别驾；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唐地文，贬振州员外别驾；右武卫将军成纪侯李守德，贬严州员外别驾，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后改名；右威卫将军王景耀，贬党州员外别驾；右威卫将军高广济，贬道州员外别驾。毛仲男太子仆守贞，贬施州司户；太子家令守廉，贬溪州司户；率更令守庆，贬鹤州司仓；左监门长史守道，贬涪州参军。连累者数十人。又诏杀毛仲，及永州而缢之。

其后，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天宝中，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玄礼曰：“未宣敕报臣，天子不可轻去就。”玄宗为之回辔。他年在华清宫，逼正月半，欲夜游，玄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备预，若欲夜游，愿归城阙。”玄宗又不能违。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从玄宗入巴蜀回，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谄佞进身，位极台辅，不惧盈满，蔽主聪明，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得非彼苍假手，以示祸淫者乎！杨国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秽，领四十余使，恣弄威权，天子莫见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禄山叛逆，銮辂播迁，梟首覆宗，莫救艰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也。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与夫齐桓任管仲、隰朋，幸竖刁、易牙，亦何异哉！《书》曰：“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佞人殆。”诚哉是言也。张晞、王琚、王毛仲，皆邓通、閼孺之流也。琚有缔构之功，过多僭侈，死于非罪，亦何惜之！

赞曰：天启乱阶，甫、忠当国。蔽主聪明，秉心谗慝。晞同二王，亦承恩德。吁哉僭逾，不知纪极。

卷一百零七

列传第五十七

玄宗诸子

靖德太子琮 庶人瑛 棣王琰 庶人瑶 靖恭太子琬
 庶人琚 夏悼王一 仪王璿 颖王璙 怀哀王敏 永王璘
 寿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济王环 信王瑑 义王玘 陈王珪
 丰王珙 恒王瑱 凉王璿 汴哀王璿

玄宗三十子：元献杨皇后生肃宗，刘华妃生奉天皇帝琮、

靖恭太子琬、仪王璿，赵丽妃生废太子瑛，钱妃生棣王琰，皇甫德仪生鄂王瑶，刘才人生光王琚，贞顺武皇后生夏悼王一、怀哀王敏、寿王瑁、盛王琦，高婕妤生颖王璙，郭顺仪生水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钟美人生济王环，卢美人生信王珣，阎才人生义王玘，王美人生陈王珪，陈美人生丰王珙，郑才人生恒王瑱，武贤仪生凉王璿、汴哀王璙，余七王早夭。

奉天皇帝琮，玄宗长子也，本名嗣直。景云元年九月，封许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进封郾王。开元四年正月，遥领安西大都护，仍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十三年，改封庆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遥领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师，改名琮。二十四年，拜司徒。天宝元年，兼太原牧。十一载薨，赠靖德太子，葬于渭水之南细柳原，仍于启夏门内置庙祔享焉。肃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诏追册为奉天皇帝，妃窦氏为恭应皇后，备礼改葬于华清宫北齐陵，以尚书右仆射、冀国公裴冕为其使。初，开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废，令琮养其子，及天宝十一载琮薨，以瑛子倓为嗣庆王，除秘书监同正员。

废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谦。景云元年九月，封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进封郾王。开元三年正月，立为皇太子。七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诣国子学行齿胄之礼，仍敕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升筵讲论，学官及文武百官节级加赐。十三年，改名鸿，纳妃薛氏，礼毕，曲赦京城之内，侍讲潘肃等并加级改职，中书令萧嵩亲迎，特封徐

国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

瑛母赵丽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景云升储之后，其父元礼、兄常奴擢为京职，开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皆玄宗在临淄邸以容色见顾，出子朗秀而母加爱焉。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渐疏薄，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非诸子所比。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洄希惠妃之旨，规利于己，日求其短，谮于惠妃。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张九龄奏曰：“陛下纂嗣鸿业，将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离深宫，日受圣训。今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日久，子孙蕃育，不闻有过，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间废弃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国本，难于动摇。昔晋献公惑宠嬖之言，太子申生忧死，国乃大乱。汉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蛊之事，将祸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晋惠帝有贤子为太子，容贾后之谮，以至丧亡。隋文帝取宠妇之言，废太子勇而立晋王广，遂失天下。由此而论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长无过，二王又贤，臣待罪左右，敢不详悉。”玄宗默然，事且寝。其年，驾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镠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镠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天下之人不见其过，咸

惜之。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

瑛有六男：俨、伸、倩、佖、备、倣。庆王琮先无子，瑛得罪后，玄宗遣鞠之。天宝中，俨为新平郡王、光禄卿同正员，伸为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员，佖为嗣庆王。宝应元年，诏雪瑶、瑛、琚之罪，赠瑛为皇太子，瑶、琚复赠为王。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开元二年十二月，封为郾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遥领太原牧、太原已北诸军节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余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宝元年六月，遥领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陇右经略节度大使。

先是，琰妃韦氏有过，琰怒之，不敢奏闻，乃斥于别室。宠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协。至十一载，孺人乃密求巫者，书符置于琰履中以求媚。琰与监院中官有隙，中官闻其事，密奏于玄宗，云琰厌魅圣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获之。玄宗大怒，引琰诘责之。琰顿首谢曰：“臣之罪合死矣，请一言以就鼎镬。然臣与新妇，情义绝者，二年于兹，臣有二孺人，又皆争长。臣实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为也。惟三哥辩其罪人。”及推问之，竟孺人也。玄宗犹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为请，命囚于鹰狗坊中，绝朝请，忧惧而死。琰妃即少师韦滔女，无子，琰死后，妃得还其父。琰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宝中封为王者三人：僖为汝南郡王、秘书监同正员，僑为宜都王、卫尉卿同正员，雋为济南王、光禄卿同正员。宝应元年五月，代宗即位，舍琰罪，赠其王位。

鄂王瑶，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开元二年五月，封为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遥领幽州都督、河北道节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余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瑶。二十五年，得罪废。宝应元年五月追复。

端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玄。开元二年三月，封为甄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滉，封为荣王。十五年，授京兆牧，又遥领陇右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宝元年六月，授单于大都护。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其月制以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为副，令仙芝征河、陇兵募屯于陕郡以御之。数日，琬薨。琬肃有雅称，风格秀整，时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谢，远近咸失望焉。赠靖恭太子，葬于见子西原。琬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宝中封为郡王者二：俯为济阴王、太仆卿同正员，偕为北平王、国子祭酒同正员。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开元十二年，封为光王。十五年，遥领广州都督、五府经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仪王澹、颖王沔、寿王清、延王湊、盛王沐、信王沔、义王湊等十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皇子珪封为陈王，澄封为翌王，漼封为恒王，滔封为沔王。陈王已下第四王，幼未授官，并置府官僚属。其日，光、仪等十人同于东宫尚书省上，诏宰臣及文武百僚送，仪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并未有府幕，同于礼院上，亦无精选。其时，琚兼广州都督，余如故。琚与鄂王瑶，皇子中有学尚才识，同居内宅，最相爱狎。

琚有才力，善骑射。初封甚善，玄宗爱之。以母见疏薄，尝有怨言，为人所构得罪，人用怜之。宝应元年五月，追复官爵。无子。

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贞顺皇后为惠妃，见宠。一生而美秀，上钟爱无比，名之为一。开元五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谥。时车驾在京都，葬于城南龙门东岑，欲宫中举目见之。

仪王璲，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淮。开元十三年五月，封为仪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璲。永泰元年二月薨，废朝三日，赠太傅。天宝中有子封王者二人：侁为钟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员，倓为广陵王、国子祭酒同正员。

颖王璩，玄宗第十三子也。读书有文词。初名沔。开元十三年，封颖王。十五年，遥领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璩。安禄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杨国忠为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进充置顿使，先移牒至蜀，托以颖王之藩，令设储供。玄宗至马嵬，方进被杀，乃令璩先赴本郡，以蜀郡长史崔圆为副。璩性俭率，将渡绵州江，登舟见彩缘席为藉者，顾曰：“此可以为寝处，奈何践之？”命撤去。璩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节，绵州司马史贇进说曰：“王，帝子也，且为节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节，单骑径进，人何所瞻？请建大槩，蒙

之油囊，为旌节状，先驱道路，足以威众。”璲笑曰：“但为真王，何用假旌节乎？”将至成都，崔圆迓之，拜于马前，璲不止之，圆颇怒。玄宗至，璲视事两月，人甚安之。为圆所奏，罢居内宅。后令宣慰肃宗于彭原，遂从归京师。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辍朝三日。子伸，天宝中封荥阳郡王，授卫尉卿同正员。

怀哀王敏，玄宗第十五子也。幼而丰秀，以母惠妃之宠，玄宗特加顾念。才晬，开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谥，权窆于景龙观。天宝十三载，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顺仪，剑南节度尚书虚己之妹。璘数岁失母，肃宗收养，夜自抱眠之。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璘。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阳。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余如故。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鏐、李台卿、蔡垹为谋主，因有异志。肃宗闻之，诏令归观于蜀，璘不从命。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以季广琛、浑惟明、高仙琦为将。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偁又勇而有力，驭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

其事。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趣广陵攻采访李成式。璘进至当涂，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阎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吴郡，李成式使将李承庆拒之。先是，肃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中官至广陵，反式括得马数百匹。时河北招讨判官、司虞郎中李铤在广陵，瑶等结铤为兄弟，求之将兵。铤麾下骑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领屯于杨子，成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希言将元景曜及成式将李神庆并以其众迎降于璘，璘又杀丹徒太守阎敬之以徇。江左大骇。

裴茂至瓜步洲，广张旗帜，耀于江津。璘与偕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割臂而盟，以贰于璘。是日，浑惟明走于江宁，冯季康、康谦投于广陵之白沙。广琛以步卒六千趋广陵，璘使骑追之，广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决战，逃而归国。若逼我，我则不择地而回战矣。”使者返报。其夕，铤等多燃火，人执两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为二矣。璘军又以火应之。璘惧，以官军悉济矣，遂以儿女及麾下宵遁。迟明，不见济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驱其众以奔晋陵。宵谍曰：“王走矣。”于是江北之军齐进，募敢死士赵侃、库狄岫、赵连城等共二十人，先锋游弈于新丰，皆因醉而寐。璘闻官军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击之。驿骑奔告，侃等介马而出，襄城王已随而至，铤等奔救，张左右翼击之，射中襄城王首，偕军遂败。高仙琦等

四骑与璘南奔，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至余干，及大庾岭，将南投岭外，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下防御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偁等为乱兵所害。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

寿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开元元年见幸，宠倾后宫，频产夏悼王、怀哀王、上仙公主，皆端丽，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让帝妃元氏请瑁在于邸中收养，妃自乳之，名为己子。十余年在宁邸，故封建之事晚于诸王。宫中常呼为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为寿王，始入宫中。十五年，遥领益州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礼。二十九年，让帝薨，瑁请制服，以报乳养之恩，玄宗从之。瑁，天宝中有子封为王者二人：怀为济阳郡王，倓为广阳郡王、鸿胪卿同正员。

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于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户。圣历初，皇嗣封为相王，食封与太平同三千户。长安中，寿春王兄弟五人，并赐实封三百户。神龙初，相府与太平同至五千户，卫王三千户，温王二千户，成王七百余户。寿春王加四百户，通前七百余户；嗣雍、衡阳、临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户，通前五百户。安乐初封二千户，长宁一千五百户，宣城、宜城、宣安各一千户，相王女为县主者各三百户。卫王寻升储位，相府增至七千户，太平至五千户，安乐三千户，长

宁二千五百户，宣城已下各二千户。相府、太平、长宁、安乐皆以七千为限，虽水旱亦不破损免，以正租庸充数。唐隆元年，遗制以嗣雍王守礼、寿春王成器封为亲王，各赐实封一千户。开元之后，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皇妹为公主者，食封一千户，中宗女亦同。其后，皇子封王者赐封二千户，皇女为公主者赐封五百户。咸宜赐汤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户，诸皇女为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户。其封自开元已来，皆约以三千为限。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洄。玢母即尚书右丞柳范孙也，最为名家，玄宗深重之。玢亦仁爱，有学问。开元十三年，封为延王。十五年，遥领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改名玢。天宝十五载，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弃于道路，数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赖汉中王瑒抗疏救之，听归于灵武。兴元元年薨。天宝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秘书监同正员，倓平阳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寿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三月，封为盛王。十五年，领扬州大都督。二十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改名琦。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为广陵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支度采访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副，以广陵长史李成式为副大使、兼御史中丞。琦竟不行。广德二年四

月薨，赠太傅。天宝末有子封王者二人：偿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员，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济王环，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溢。开元十三年三月，封济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其月改名环。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傖为永嘉郡王、卫尉卿同正员，俛为平乐郡王、光禄卿同正员。

信王瑑，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仍改名瑑。

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佟为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员，倜为晋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员。

义王玘，玄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濯。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义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仍改名玘。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仪为舞阳郡王、太仆卿同正员，僇为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员。

陈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涣。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陈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天宝末男女二十一人，封为王者二人：佗为临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员，佻为安阳王、殿中监同正员。

丰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丰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宝十五年六月，玄

宗幸蜀，至扶风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使；以陇右太守邓景山为之副，兼武威长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

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将幸陕州，自苑中而出，骑从半渡浚水。将军王怀忠遂闭苑门，横截五百余骑，拥十宅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适遇元帅郭子仪，怀忠谓子仪曰：“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万国颙颙，何所瞻仰！今仆奉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为元帅，废置在手，何不行册立之事乎？”子仪未及对，珙遂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语，何不言也？”行军司马王延昌责之曰：“主上虽蒙尘于外，圣德钦明，王身为藩翰，何乃发狂悖之词也？延昌当奏闻于上。”子仪又数让之，命军士领之尽赴行在。潼关谒见，上不之责，珙归幕次，词又不顺。群臣恐遂为乱，请除之，遂赐死。天宝中有子二人为王：佻齐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员，佻宜春郡王、鸿胪卿同正员。

恒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漙。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瑱。天宝十五载，从幸巴蜀，不复衣道士衣矣。

凉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泓。母武贤仪，则天时高平王重规女也，开元中入宫中，号为“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凉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

初，贞观中，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后

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至立为太子。高宗朝，睿宗为豫王，虽成长，亦以则天最小子，不令出阁。及至圣历初，封为相王，始出阁。中宗时，以谯王重福失爱，出迁外藩，卫王重俊为太子，入与成王千里等起兵，将诛韦后，故温王重茂虽年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教，谓之侍读。十王，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颖、永、延、济，盖举全数。其后，盛、仪、寿、陈、丰、恒、凉六王又就封，入内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继大统，天宝中，庆、棣又歿，唯荣、仪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于外坊，时通名起居而已。外诸孙成长，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宫人每院四百，百孙院三四十人。又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在于崇仁之礼院。

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仪王已下十三王从。至汉中郡，遣永王璘出镇荆州。至德二年十月，从还京。广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仪、颖、寿、延、盛、济、信、义、陈、恒、凉十一王扈从，幸陕州。十二月，从还上都。璿之子，天宝中封为王者一人：伉，泸州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汴哀王璿，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封为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爱者子抱”，太子瑛之废，有由然矣。琬为元帅，不幸遽薨，岂天启乱阶，何失众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灵武，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规为己利，不义不昵，以灾其身，《书》所谓“自作孽，不可逭”也。丰王珙因缘厄运，窃有覬觐，不慎枢机，自贻伊咎，悲矣！

赞曰：《螽斯》之咏，乐有子孙。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谗胜瑛废，恩移至尊。盗炽琬卒，情乖万民。口祸丰珙，自灾永璘。惜乎二胤，不如仁人。

卷一百零八

列传第五十八

韦见素 子谔 益 益子颢 崔圆 崔涣 子纵
杜鸿渐

韦见素，字会微，京兆万年人。父湊，开元中太原尹。见素学科登第。景龙中，解褐相王府参军，历卫佐、河南府仓曹。丁父忧，服阕，起为大理寺丞，袭爵彭城郡公。坐事出为坊州司马。入为库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历右司兵部二员外，左司兵部二郎中，迁谏议大夫。天宝五年，充江西、山南、黔中、岭南等黜陟使，观省风俗，弹纠长吏，所至肃然。使还，拜给事中，驳正绳违，颇振台阁旧典。寻检校尚书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载，迁吏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见

素仁恕长者，意不忤物，及典选累年，铨叙平允，人士称之。时右相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唯诺，无敢发明，玄宗颇知之，圣情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污潦。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用之。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

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败桃林，潼关不守。是月，玄宗苍黄出幸，莫知所诣。杨国忠以身领剑南旄钺，请幸成都。见素与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遇上于延秋门，便扈从之咸阳。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见素遁走，为乱兵所伤，众呼曰：“勿伤韦相！”识者救之，获免。上闻之，令寿王瑁宣慰，赐药傅疮。魏方进为乱兵所杀。是日，朝士独见素一人。是夜宿马嵬，上命见素子京兆府司录参军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凌晨将发，六军将士曰：“国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请之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云还京，议者不一。上意在剑南，虑违士心，无所言。谔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今兵马数少，恐非万全，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

就。”上询于众，众以为然，乃令皇太子后殿。

上至扶风郡，从驾诸军各图去就，颇出丑言。陈玄礼不能制，上闻之忧惧。会益州贡春彩十万疋，乃以其纲使濠阳尉刘景温为监察御史，其彩悉陈于廷，召六军将士等入，上谓之曰：“卿等皆国之功臣，勋劳素著，朕之优赏，常亦不轻。逆胡负恩，事须回避，甚知卿等不得别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辞九庙。”言发涕流。又曰：“朕今须幸蜀，蜀路险狭，人若多往，恐难祇供。今有此彩，卿等即宜分取，各自图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随，便与卿等诀别。”众咸俯伏号泣，曰：“死生从陛下。”上良久曰：“去住听卿自便。”自是丑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见素兼左相、武部尚书。数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豳国公，与一子五品官。

是月，皇太子即位于灵武，道路艰涩，音驿未通。八月，肃宗使至，始知灵武即位。寻命见素与宰臣房琯赍传国宝玉册奉使灵武，宣传诏命，便行册礼。将行，上皇谓见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与诸子有异，朕岂不知。往十三年，已有传位之意，属其岁水旱，左右劝朕且俟丰年。尔来便属禄山构逆，方隅震扰，未遂此心。昨发马嵬，亦有处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顿如释负。劳卿等远去，勉辅佐之。多难兴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为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见素等悲泣不自胜。仍以见素子谔及中书舍人贾至充册礼使判官。时肃宗已回幸顺化郡。九月，见素等至，册礼毕，从幸彭原郡。肃宗在东宫，素闻房琯名重，故虚怀以待；以见素常附国忠，礼遇稍薄。明年，至凤翔。三月，除左仆射，罢知政事，以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代为左相。

初，肃宗在凤翔，丧乱之后，纲纪未立，兵吏三铨，簿籍煨烬，南曹选人，文符悉多伪滥。上以凶丑未灭，且示招怀，据到注拟，一无检括。见素曰：“臣典选岁久，周知此弊。今寰区未复，员阙不多。若总无条纲，恐难持久。”上然之，未暇厘革。及还京，选人数千，补授无所，喧诉于朝，由是行见素之言。及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五月，迁见素太子太师。十一月，肃宗自右辅还京，诏见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师，肃宗御楼大赦。见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开府仪同三司，食实封三百户。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请致仕，许之。宝应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赠司空，谥曰忠贞，丧事官给。子倜、谔、益、哲。倜、谔皆位至给事中，益终刑部员外郎，哲终秘书丞。倜子頌。

益子颢，字周人，生一岁而孤，事姊称为恭孝。性嗜学，尤精阴阳、象纬、经略、风俗之书。善持论，有清誉。少以门荫补千牛备身，自鄆县尉判入等，授万年尉，历御史、补阙、尚书郎，累迁给事中、尚书左丞、户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谏垣，与李约、李正辞迭申裨讽，颇回大政。宰相裴垍、李絳、崔群辈多与友善，而后进之有浮名者，亦游其门，以是称有时望。及李逢吉驾朋党以专政柄，而颢附丽之迹尤密，颇为时人所讥。然处身俭约，有足多者。著《易蕴解》，推演潜亢终始之义，甚有奥旨。宝历元年七月卒，赠礼部尚书。

崔圆，清河东武城人也。后魏左仆射亮之后。父景晁，官

至大理评事。圆少孤贫，志尚闳博，好读兵书，有经济宇宙之心。开元中，诏搜访遗逸，圆以钤谋射策甲科，授执戟。自负文艺，获武职，颇不得意。萧灵为京兆尹，荐为会昌丞，累迁司勋员外郎。宰臣杨国忠遥制剑南节度使，引圆佐理，乃奏授尚书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马，知节度留后。天宝末，玄宗幸蜀郡，特迁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圆素怀功名，初闻国难，潜使人探国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计，乃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及乘舆至，殿宇牙帐咸如宿设，玄宗甚嗟赏之，即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节度，余如故。

肃宗即位，玄宗命圆同房琯、韦见素并赴肃宗行在所，玄宗亲制遗爱碑于蜀以宠之。从肃宗还京，以功拜中书令，封赵国公，赐实封五百户。明年，罢知政事，迁太子少师，留守东都。会官军不利于相州，军回过洛阳，所在剽掠。圆弃城南奔襄阳，诏削除阶封。寻起为济王傅。李光弼用为怀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称。拜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加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转检校左仆射知省事。大历三年六月薨，年六十四，辍朝三日，赠太子太师，谥曰昭襄。

崔涣，祖玄暉，神龙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学知名，位至礼部侍郎。涣少以士行闻，博综经籍，尤善谈论，累迁尚书司门员外郎。天宝末，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涣出为剑州刺史。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涣迎谒于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宰臣房琯又荐之，即

日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扈从成都府。

肃宗灵武即位。八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圆同赍册赴行在。时未复京师，举选路绝，诏涣充江淮宣谕选补使，以收遗逸。惑于听受，为下吏所鬻，滥进者非一，以不称职闻。乃罢知政事，除左散骑常侍，兼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旋授正议大夫、太子宾客。乾元三年正月，转大理卿。再迁吏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集贤院待诏。性尚简澹，不交世务，颇为时望所归。迁御史大夫，加税地青苗钱物使。时以此钱充给京百官料，涣为属吏希中，以下估为使料，上估为百官料。其时为皇城副留守张清发之，诏下有司讯鞠，涣无词以对，坐是贬道州刺史。大历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终。

子纵，初以荫补协律郎，三迁为监察御史。诏择令长于台省，除蓝田令，宽明勤干，德化大行，县人为之立碑颂德。转京兆府司录，累迁金部员外郎。以父贬道州刺史，弃官就养。丁父忧，终制，六迁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陆运两税盐铁等使。田悦连败，走魏州，婴城自守，诸道兵围之，屡乏食，诏纵兼魏州四节度粮料使，军储稍给。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纵先知之，潜告李怀光劝令奔命，怀光从之。纵乃悉敛军财与怀光俱来，调给具备。怀光兵士久战河外，及次河中，将迁延。纵之货币先已渡河，纵谓众曰：“若济，悉以分赐。”众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无几，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数奏怀光刚愎反覆，宜阴备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纵素善怀光，今不来矣。”上曰：“他人不知纵，吾可保其心。”不数日，纵至，拜

御史大夫。尝议其大体，不亲细事，狱诉仪制，皆付之僚吏。

贞元元年，亲祠南郊，为大礼使。属兵旱之后，赋入尚少，纵裁定文物，俭而中礼。无何，万年丞源邃为京兆尹李齐运所抑挫至死，纵劾奏不行。数月，除吏部侍郎，寻检校礼部尚书、东畿唐汝邓都观察使、河南尹。是时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纵悉心求瘼，为理简易。先是，戍边之师由洛阳者，储饩取办于编户。纵始官备，不征于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发敛，以绝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閤，都中灌溉济不逮为十一二，人甚安之。征拜太常卿。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谥曰忠，赠吏部尚书。

纵孝悌，修饬自立，以父为元载排抑，居退十余年，左宦外府，讫载得罪，不求闻达。初，涣有宠妾郑氏，纵以母事之。郑氏性刚戾，待纵不以理，虽为大僚，每加笞詈。纵率妻子候颜，敬顺不懈，时以为难。

杜鸿渐，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长史。父鹏举，官至王友。鸿渐敏悟好学，举进士，解褐王府参军。天宝末，累迁大理司直，朔方留后、支度副使。

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曰：“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皇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制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劲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鸿渐即

日草笺具陈兵马招集之势，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李涵赉赴平凉，肃宗大悦。鸿渐知肃宗发平凉，于北界白草顿迎谒，因劳诸使及兵士，进言曰：“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举，则逆胡不足灭也。”肃宗然之。及至灵武，鸿渐与裴冕等劝即皇帝位，以归中外之望，五上表，乃从。鸿渐素习帝王陈布之仪，君臣朝见之礼，遂采摭旧仪，绵蕝其事。城南设坛壝，先一日具仪注草奏。肃宗曰：“圣君在远，寇逆未平，宜罢坛场。”余可其奏。肃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事，寻转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为河西节度使、凉州都督。两京平，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荆南节度使。

襄州大将康楚元、张嘉延盗所管兵，据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袭荆州，鸿渐闻之，弃城而遁。澧、朗、硤、归等州闻鸿渐出奔，皆惶骇，潜窜山谷。岁余，征拜尚书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礼仪使。二圣晏驾，鸿渐监护仪制，山陵毕，加光禄大夫，封卫国公。广德二年，代宗将享郊庙，拜鸿渐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转中书侍郎。

永泰元年十月，剑南西川兵马使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乂，据成都，自称留后。邛州衙将柏贞节、泸州衙将杨子琳、剑州衙将李昌巖等兴兵讨旰，西蜀大乱。明年二月，命鸿渐以宰相兼充山、剑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乱。鸿渐心无远图，志气怯懦，又酷好浮图道，不喜军戎。既至成都，惧旰雄武，不复问罪，乃以剑南节制表让于旰。时西戎寇边，关

中多事，鸿渐孤军陷险，兵威不振，代宗不获已，从之。仍以旰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柏贞节为邛州刺史，杨子琳为泸州刺史，各罢兵。寻请入觐，仍表崔旰为西川兵马留后。大历二年，诏以旰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召鸿渐还京。鸿渐仍率旰同入觐，代宗嘉之。后知政事，转门下侍郎，让山南副元帅。三年八月，代王缙为东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平章事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从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赠太尉，谥曰文宪。辍朝三日，赐物五百疋，粟五百石。

鸿渐晚年乐于退静，私第在长兴里，馆宇华靡，宾僚宴集。鸿渐悠然赋诗曰：“常愿追禅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属和之。及休致后病，令僧剃顶发，及卒，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冀类缙流，物议哂之。

史臣曰：禄山狂悖已显，玄宗宠任无疑，见素知国危，陈庙算，直言极谏，而君不从，独正犯难，而人不咎，出生入死，善始令终者鲜矣。时论以见素取容于国忠，无言匡大政。且国忠恃内戚，弄重权，沮林甫奸豪，取其大位，若见素之孤直，岂许取容？盖祸胎已成，政柄久紊，见素入相余年，言不从而难作，虽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谔才辩，颀俭约，雅符积善之庆矣。圆守文之士，非御侮之才。涣才兼行闻，命与时会。发言上沃主意，遽致显荣；当官屡为吏欺，终及窜逐。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纵忠于国，能于官，孝于家，三者备矣，孰能继之？鸿渐有卫社之功，非干城之责，时以任崔旰为非，则不然矣。且旰南拒贞节，北败献诚，宜

以怀来，未可力制，终致归国，岂非臧谋？向讨之，即为剧贼矣。然事佛徼福，朋势取容，非君子之道焉。

赞曰：玄宗失德，禄山肆逆。见素竭节，诸公协力。

卷一百零九

列传第五十九

冯盎 阿史那社尔子道真 叔祖苏尼失 苏尼
失子忠附 契苾何力 黑齿常之 李多祚
李嗣业 白孝德

冯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为本部大首领。盎少有武略，隋开皇中为宋康令。仁寿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请讨之。文帝敕左仆射杨素与盎论贼形势，素曰：“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发江、岭兵击之。贼平，授金紫光禄大夫，仍除汉阳太守。

武德三年，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澄、洗宝彻等并受林士弘节度，杀害隋官吏，盎率兵击破之。既而宝彻兄子智臣又聚兵于新州，自为渠帅，盎趋往击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尔等颇识我否？”贼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溃，擒宝彻、智臣等，岭外遂定。或有说盎曰：“自隋季崩离，海内骚动。今唐虽应运，而风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岭二十余州，岂与赵佗九郡相比？今请上南越王之号。”盎曰：“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门，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贵，如我殆难，常恐弗克负荷，以坠

先业。本州衣锦便足，余复何求？越王之号，非所闻也。”

四年，盎以南越之众降，高祖以其地为罗、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吴国公，寻改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戣东合州刺史，徙封盎耿国公。贞观五年，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俄而罗窦诸洞獠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时有贼数万屯据险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语左右曰：“尽吾此箭，可知胜负。”连发七矢，而中七人，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盎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于簿领，诘擿奸状，甚得其情。二十年卒。赠左骑卫大将军、荊州都督。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拜为拓设，建牙于磧北，与欲谷设分统铁勒、纥骨、同罗等诸部。在位十年，无所课敛。诸首领或鄙其不能富贵，社尔曰：“部落既丰，于我便足。”诸首领咸畏而爱之。

武德九年，延陀、回纥等诸部皆叛，攻破欲谷设，社尔击之，复为延陀所败。贞观二年，遂率其余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后遇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西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谓其诸部曰：“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其酋长咸谏曰：“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社尔不从，亲率五万余骑讨延

陀于磧北，连兵百余日。遇我行人刘善因立同娥设为啞利始可汗，社尔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纵击败之，复保高昌国。其旧兵在者才万余人，又与西蕃结隙。

九年，率众内属，拜左骑卫大将军。岁余，令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典屯兵于苑内。十四年，授行军总管，以平高昌。诸人咸即受赏，社尔以未奉诏旨，秋毫无所取。及降别敕，然后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军还，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并杂彩千段赐之，仍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毕国公。十九年，从太宗征辽，至驻蹕阵，频遭流矢，拔而又进。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尽获殊勋。师旋，兼授鸿胪卿。二十一年，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征龟兹。明年，军次西突厥，击处密，大破之，余众悉降。又下龟兹大拨换城，虏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及大臣那利等百余人而还。属太宗崩，请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许。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四年，加位镇军大将军。六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为立碑，谥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卫大将军。

贞观初，阿史那苏尼失者，启民可汗之母弟，社尔叔祖也。其父始毕可汗以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之西北，骁雄有恩惠，甚得种落之心。及颉利政乱，而苏尼失所部独不携离。突利之来奔也，颉利乃立苏尼失为小可汗。及颉利为李靖所破，独骑而投之，苏尼失遂举其众归国，因令子忠擒颉利以献。太宗赏赐优厚。拜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郡王。贞观八年卒。

忠以擒颉利功，拜左屯卫将军，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赐

名为忠，单称史氏。贞观九年，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初，封薛国公，累迁右骁卫大将军。所历皆以清谨见称，时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赠镇军大将军，陪葬昭陵。

子曠，袭封薛国公，垂拱中，历位司仆卿。

契苾何力，其先铁勒别部之酋长也。父葛，隋大业中继为莫贺咄特勒，以地逼吐谷浑，所居隘狭，又多瘴疠，遂入龟兹，居于热海之上。特勤死，何力时年九岁。降号大俟利发。至贞观六年，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

七年，与凉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同征吐谷浑。军次赤水川，万均率骑先行，为贼所攻，兄弟皆中枪堕马，徒步而斗，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闻之，将数百骑驰往，突围而前，纵横奋击，贼兵披靡，万均兄弟由是获免。时吐谷浑主在突沦川，何力复欲袭之，万均惩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贼非有城郭，逐水草以为生，若不袭其不虞，便恐鸟惊鱼散，一失机会，安可倾其巢穴耶！”乃自选骁兵千余骑，直入突沦川，袭破吐谷浑牙帐，斩首数千级，获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浑主脱身以免，俘其妻子而还。有诏劳于大斗拔谷。万均乃排毁何力，自称己功。何力不胜愤怒，拔刀而起，欲杀万均，诸将劝止之。太宗闻而责问其故，何力言万均败恧之事，太宗怒，将解其官回授，何力固让曰：“以臣之故而解万均，恐诸蕃闻之，以为陛下厚蕃轻汉，转相诬告，驰竞必多。又夷狄无知，或谓汉臣皆如此辈，固非安宁之术也。”太宗乃止。寻令北门宿卫，检校屯营事，敕尚临洮县主。

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高昌。时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并在凉府。十六年，诏许何力覲省其母，兼抚巡部落。时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何力至，闻而大惊曰：“主上于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图叛逆！”诸首领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门孝而能养，我以身许国，终不能去也。”于是众共执何力至延陀所，置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夺也。可汗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闻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犹鱼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会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状，太守泣谓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入延陀，许降公主，求何力。由是还，拜右骁卫大将军。太宗既许公主于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闻天子无戏言，既已许之，安可废？”何力曰：“然。臣本请延缓其事，不谓总停。臣闻六礼之内，婿合亲迎，宜告延陀亲来迎妇，纵不敢至京邑，即当使诣灵州。畏汉必不敢来，论亲未可有成日。既忧闷，臣又携离，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狠戾，若死，必两子相争，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从之。延陀恐有诈，竟不至灵州。自后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两子果争权，各立为主。

太宗征辽东，以何力为前军总管，军次白崖城，为贼所围，被稍中腰，疮重疾甚，太宗自为傅药。及拔贼城，敕求伤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杀之。何力奏言：“犬马犹为其主，

况于人乎？彼为其主，况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义勇士也。本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二十二年，为昆丘道总管，击龟兹，获其王诃梨布失毕及诸首领等。太宗崩，何力欲杀身以殉，高宗谕而止之。

永徽二年，处月、处密叛，以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讨平之，擒其渠帅处密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显庆二年，迁左骁卫大将军，累封郝国公，兼检校鸿胪卿。龙朔元年，又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九月，次于鸭绿水，其地即高丽之险阻，莫离支男生以精兵数万守之，众莫能济。何力始至，会层冰大合，趣即渡兵，鼓噪而进，贼遂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尽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其年，九姓叛，以何力为铁勒道安抚大使。乃简精骑五百驰入九姓中，贼大惊，何力乃谓曰：“国家知汝被诬误，遂有翻动，使我舍汝等过，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则已。”诸姓大喜，共擒伪叶护及设、特勤等同恶二百余人以归，何力数其罪而诛之。乾封元年，又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皆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乘胜而进，凡拔七城。乃回军会英国公李勣于鸭绿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勣仍继至，共拔平壤城，执男建，虏其王还。授镇军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徙封凉国公，仍检校右羽林军。仪凤二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烈。

有三子：明、光、贞。明，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都督，袭爵凉国公。光，则天时右豹韬卫将军，为酷吏所杀。贞，

司膳少卿。

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初在本蕃，仕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之刺史也。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縶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遂复本国二百余城，定方不能讨而还。龙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谕之，常之尽率其众降。累转左领军员外将军。

仪凤中，吐蕃犯边，常之从李敬玄击之。刘审礼之没贼，敬玄欲抽军，却阻泥沟，而计无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进掩贼营，吐蕃首领跋地设弃军宵遁，敬玄因此得还。高宗叹其才略，擢授左武卫将军，兼检校左羽林军，赐金五百两、绢五百匹，仍充河源军副使。时吐蕃赞婆及素和贵等贼徒三万余屯于良非川。常之率精骑三千夜袭贼营，杀获二千级，获羊马数万，赞婆等单骑而遁。擢常之为大使，又赏物四百匹。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开耀中，赞婆等屯于青海，常之率精兵一万骑袭破之，烧其粮贮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嗣圣元年，迁左武卫大将军，仍检校左羽林军。垂拱二年，突厥犯边，命常之率兵拒之。蹶至两井，忽逢贼三千余众，常之见贼徒争下马著甲，遂领二百余骑，身当先锋直冲，贼遂弃甲而散。俄顷，贼众大至。及日将暮，常之令伐木，营中

燃火如烽燧，时东南忽有大风起，贼疑有救兵相应，遂狼狈夜遁。以功进封燕国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总管，以李多祚、王九言为副。追蹙至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余里，贼散走碛北。时有中郎将爨宝璧表请穷追余贼，制常之与宝璧会，遥为声援。宝璧以为破贼在朝夕，贪功先行，竟不与常之谋议，遂全军而没。寻为周兴等诬构，云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系狱，遂自缢而死。

常之尝有所乘马为兵士所损，副使牛师奖等请鞭之。常之曰：“岂可以损私马而决官兵乎！”竟赦之。前后所得赏赐金帛等，皆分给将士；及死，时甚惜之。

李多祚，代为靺鞨酋长。多祚骁勇善射，意气感激。少以军功历位右羽林军大将军，前后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

神龙初，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引多祚将筹其事，谓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将军击钟鼎食，金章紫绶，贵宠当代，位极武臣，岂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宗社之重，于将军，诚能报恩，正属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终不顾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为要誓，词气感动，义形于色。遂与柬之等定谋诛易之兄弟，以功进封辽阳郡王，食实封八百户，仍拜其子承训为卫尉少卿。其年，将有事于太庙，特令多祚与安国相王登辇夹侍。监察御史王兢上疏谏曰：“窃惟祔庙之礼，在于尊祖奉先；肃事之仪，岂厌惟亲与

德。伏见恩敕令安国相王与李多祚参乘，且多祚夷人，有功于国，适可加之宠爵，岂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连衡，与吾君而共辇？诚恐万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赵谈参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斥而下之。多祚虽无赵谈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无闻固让，岂国乏良辅，更无其人。史官所书，将示于后。何袁盎之强谏，独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详择焉。”上谓魏曰：“多祚虽是夷人，缘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辇，卿勿复言也。”

节愍太子之杀武三思也，多祚与羽林大将军李千里等率兵以从。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楼下，冀上问以杀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战。时有宫闾令杨思勳于楼上侍帝，请拒其先锋。多祚子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先军总管，思勳挺刃斩之，兵众大沮。多祚俄为左右所杀，并杀其二子，籍没其家。睿宗即位，下制曰：“以忠报国，典册所称；感义捐躯，名节斯在。故右羽林大将军、上柱国、辽阳郡王李多祚，三韩贵种，百战余雄。席宠禁营，乃心王室，仗兹诚信，翻陷诛夷。赖彼神明，重清奸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歿后之荣，以复生前之命。可还旧官，仍宥其妻子。”

李嗣业，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鬥，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為能。每為隊頭，所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

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專征勃律，

选嗣业与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于时吐蕃聚十万众于娑勒城，据山因水，堑断崖谷，编木为城。仙芝夜引军渡信图河，奄至城下。仙芝谓嗣业与田珍曰：“不午时须破此贼。”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山头抛橯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斩藤桥，以兵三千人戍。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款塞朝献，嗣业之功也。由此拜右威卫将军。十载，又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初，仙芝给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仙芝表其功，加骠骑左金吾大将军。

及禄山反，两京陷，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

见，上曰：“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遂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犄角为先锋将。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禄山之乱，两京未复，肃宗在凤翔。至德二年九月，嗣业从广平王收复京城，与贼大战于香积寺北，西拒泂水，东临大川，十里间军容不断。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后军。戈铤鼓鞞，震曜山野，距贼军数里，列长阵而待之。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我师攒矢而逐之，贼军大至，逼我追骑，突入我营，我师嚣乱。嗣业谓郭子仪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则我军无子遗矣。”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摧靡。是时，贼先伏兵于营东，侦者知之，元帥广平王分回纥锐卒，令击其伏兵，贼将大败。嗣业出贼营之背，与回纥合势，表里夹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壑而死者十二三。贼帅张通儒、安守忠、李归仁等收合残卒，东走保陕郡。庆绪又命严庄率众数万，赴陕助通儒辈以拒官军。广平王、郭子仪、王思礼等大军营于陕西。嗣业与子仪遇贼于新店，与之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逐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子仪遂收东都。嗣业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封虢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乾元二年，诸将同围相州。是时筑堤引漳水灌城，经月余，城不拔。是时，军无统帅，诸将自图全，人无斗志。贼每出战，嗣业被坚冲突，履锋冒刃，为流矢所中。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之声，因而大叫，疮中血出数升注地而卒。上闻之震悼，嗟惜久之，诏曰：“临难忘身，为臣之大节；念功加赠，经国之常典。故卫尉卿、兼怀州刺史、充北庭行营节度使、虢国公李嗣业，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怀干时之勇略，有戡难之远谋。久仕边陲，备经任使。自凶渠构乱，中夏不宁，持感激之诚，总骁果之众，亲当矢石，频立勋庸。壮节可嘉，将谋于百胜；忠诚未遂，空恨于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悯悼。死于王事，礼有可加，宜赠裂土之封，用广饰终之义。可赠武威郡王。其赙赠及缘葬事，所司倍于常式，仍令官给灵輿，递还所在。以其子佐国袭其官爵，食实封二百户。”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骁悍有胆力。乾元中，事李光弼为偏裨。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右足加马鬣上，嫚骂光弼。光弼登城望，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要几何兵？”孝德曰：“可独往耳。”光弼壮之。终问所欲，对曰：“愿选五十骑于军门为继，兼请大军鼓噪以增气势，他无所用。”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辔便辟，可万

全者。”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辞，非他也。”龙仙去十步与之言，褻骂如初。孝德息马伺便，因瞋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耶？”曰：“我，国之大将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猎狗！”孝德发声虓啖，持矛跃马而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暇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而归，贼徒大骇。其后，累战功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王。以家难去职，服阕复旧官。

大历十四年九月，转太子少傅，寻卒，时年六十六，赠太子太保。

史臣曰：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矧蛮夷之人乎！如冯盎智勇守节，社尔廉慎知足，苏尼失恩惠，史忠清谨。凡用兵破吐蕃、谷浑，勇也；心如铁石，忠也；不解万均官，恕也；阻延陀之亲，智也；舍高突勃之死，识也。立大功，居显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私马恕官兵，与将士均赏赐，古之名将，无以加焉。多祚忘身许国，孝德壮勇立功，皆三军之杰也，岂九夷之陋哉！嗣业力赞中兴，终歿王事，未可伦而拟也。

赞曰：君子之居，九夷无陋。壮哉嗣业，孰出其右！

卷一百一十

列传第六十

李光弼 王思礼 邓景山 辛云京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长。父楷洛，开元初，左羽林将军同正、朔方节度副使，封蓊国公，以骁果闻。光弼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

天宝初，累迁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五载，河西节度王忠嗣补为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边上称为名将。八载，充节度副使，封蓊郡公。十一载，拜单于副使都护。十三载，朔方节度安思顺奏为副使、知留后事。思顺爱其材，欲妻之，光弼称疾辞官。陇右节度哥舒翰闻而奏之，得还京师。禄山之乱，封常清、高仙芝战败，斩于潼关。又以哥舒翰率师拒贼。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将，委以河北、河东之事，以问子仪，子仪荐光弼堪当阃寄。十五载正月，以光弼为云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二月，转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以朔方兵五千会郭子仪军，东下井陘，收常山郡。贼将史思明以卒数万来援常山，追击破之，进收藁城等十余县，南攻赵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拔赵郡。自禄山反，常山为战场，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尸而哭之，为贼幽闭者出之，

誓平寇难，以慰其心。六月，与贼将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战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贼党，斩首万计，生擒四千。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河北归顺者十余郡。

光弼以范阳禄山之巢穴，将先断之，使将绝根本。会哥舒翰潼关失守，玄宗幸蜀，人心惊骇。肃宗理兵于灵武，遣中使刘智达追光弼、子仪赴行在，授光弼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间之卒五千赴太原。时节度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次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翌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命其亲属吊之。

二年，贼将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玠等四伪帅率众十余万来攻太原。光弼经河北苦战，精兵尽赴朔方，麾下皆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谓诸将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光弼所部将士闻之皆惧，议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贼垂至，今兴功役，是未见敌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增垒于内，坏辄补之。贼城外詬詈戏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贼将行皆视地，不敢逼城。强

弩发石以击之，贼骁将劲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长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气而皆欲出战。史思明揣知之，先归，留蔡希德等攻之。月余，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击，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军资器械一皆委弃。贼始至及遁，五十余日，光弼设小幕，宿于城东南隅，有急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决军事毕，始归府第。转检校司徒，收清夷、横野等军，擒贼将李弘义以归。诏曰：“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鸿胪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蓟国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间出，干城御侮，坐甲安边。可守司空、兼兵部尚书、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食实封八百户。”

乾元元年，与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入朝，敕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谒。迁侍中，改封郑国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帅之任，实属于师贞；左军之先，谅资于邦杰。自非道申启沃，学富韬铃，则何以翊分阃而专征，鹰鹯门而受律。求诸将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郑国公光弼，器识弘远，志怀沉毅，蕴孙、吴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属艰难，备彰忠勇，协风云而经始，保宗社于阽危。由是出备长城，入扶大厦，茂功悬于日月，嘉绩被于岩廊。属残寇犹虞，总戎有命，用择惟贤之佐，式弘建亲之典。必能缉宁邦国，协赞天人，誓于丹浦之师，剿彼绿林之盗。载明朝奖，爰籍旧勋。宜副出车之命，仍践分麾之宠。为天下兵马元帅赵王系之副，知节度行营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支度营田经略等使，余如故。与九节度兵围安庆绪于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阳来救，属绝粮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战胜之。属大风晦冥，

诸将引众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南奔襄阳，郭子仪率众屯于谷水。史思明因杀安庆绪，即伪位，纵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书令，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兵马副元帅，以东师委之。左厢兵马使张用济承子仪之宽，惧光弼之令，与诸将颇有异议，欲逗留其众。光弼以数千骑出次汜水县，用济单骑迎谒，即斩于辕门。诸将慑伏，都兵马使仆固怀恩先期而至。

初，光弼次汴州，闻思明悉众且至，谓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浹旬，我必将兵来救。”叔冀曰：“诺。”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叔冀与战不利，遂与董秦、梁浦、刘从谏率众降思明。贼势甚炽，遣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将兵徇江淮，谓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贡两船玉帛。”思明乘胜而西。光弼整众徐行，至洛，谓留守韦陟曰：“贼乘邙下之胜，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锋，不利速战。洛城非御备之所，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足挫其锐矣！”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夫两军相寇，贵进尺寸之间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顾，是张贼势也。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三城以抗，胜则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无以应。判官韦损曰：“东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崤岭皆须人守，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军士运油铁诸物，以为战守之备。时史思明已至偃师，光弼悉军赴河阳。贼已至洛城，光弼军方至石桥。日暮，令秉炬徐行，与贼相随，而

不敢来犯。乙夜，入河阳三城。排阅守备，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战。贼惮光弼威略，顿兵白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宫阙，于河阳南筑月城，掘壕以拒光弼。十月，贼攻城。于中泚城西大破逆党五千余众，斩首千余级，生擒五百余人，溺死者大半。

初，光弼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若何？”光弼曰：“过期而救不至，任弃也。”抱玉禀命，勒兵守南城，将陷，抱玉给贼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众大喜，敛军以俟之。抱玉复得缮完设备，明日，坚壁请战。贼怒见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击，杀伤甚众，贼帅周挚领军而退。光弼自将于中泚城，城外置栅，栅外大掘堑，阔二丈，深亦如之。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泚。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于城东北角树小红旗，下望贼军。贼恃众直逼其城，以车二乘载木鹅、蒙冲、斗楼、撞车随其后，督兵填城下堑，三面各八道过其兵，又当堑开栅，各置一门。光弼遥望贼逼城，使人语荔非元礼曰：“中丞看贼填堑开栅过兵，居然不顾，何也？”元礼报曰：“太尉拟守乎，拟战乎？”光弼曰：“战。”元礼曰：“若战，贼为我填堑，复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礼俟栅开，率其勇敢出战，一逼贼军，退走数百步。元礼料敌阵坚，虽出入驰突，不足破贼，收军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见收军，大怒，使人唤元礼，欲按军令。元礼曰：“战正忙，唤作何物？”良久，令军中鼓噪出栅门，徒搏齐进，贼大溃。

周挚复整军押北城而下，将攻之。光弼遽率众入北城，登

城望曰：“彼虽众，乱而嚣，不足惧也。当为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将战。及期，不决，谓诸将曰：“向来战，何处最坚而难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尔往击之。”玉曰：“玉，步卒也，请骑军五百翼之。”光弼与之三百。又问：“何处最坚？”曰：“东南隅。”即命论惟贞以所部往击之。对曰：“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与之百。光弼又出赐马四十匹分给，且令之曰：“尔等望吾旗而战，若麾旗缓，任尔观望便宜；吾旗连麾三至地，则万众齐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斩无舍。”玉策马赴贼，有一人将援枪刺贼，洞马腹，连刺数人；一人逢贼，不战而退。光弼召不战者斩，赏援枪者绢五百疋。须臾，郝玉奔归。光弼望之，惊曰：“郝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头来。玉见使者曰：“马中箭，非敢败也。”使者驰报，光弼令换马遣之。玉换马复入，决死而前。光弼连麾，三军望旗俱进，声动天地，一鼓而贼大溃，斩万余级，生擒八千余人，军资器械粮储数万计，临阵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授、周挚。其大将安太清走保怀州。思明不知挚等败，尚攻南城。光弼悉驱俘囚临河以示之，杀数十人以威之，余众惧，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斩之。初，光弼将战，谓左右曰：“战，危事，胜负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苟事之不捷，继之以死。”及是击贼，常纳短刀于靴中，有决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军感动。贼既败走，光弼收怀州，思明来救，迎击于沁水之上，又败之。城将安太清极力拒守，月余不下。光弼令仆固怀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军号，乃登陴大呼，我师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挚、杨希文等，送于阙下，即日怀州平。以功进爵临淮郡王，

累加实封至一千五百户。

观军容使鱼朝恩屡言贼可灭之状，朝旨令光弼速收东都。光弼屡表：“贼锋尚锐，请候时而动，不可轻进。”仆固怀恩又害光弼之功，潜附朝恩，言贼可灭。由是中使督战，光弼不获已，进军列阵于北邙山下。贼悉精锐来战，光弼败绩，军资器械并为贼所有。时李抱玉亦弃河阳，光弼渡河保闻喜。朝旨以怀恩异同致败，优诏征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请罪，诏释之。光弼恳让太尉，遂加开府仪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营节度使；俄复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侍中如故，出镇临淮。史朝义乘邙山之胜，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领精骑围李岑于宋州。将士皆惧，请南保扬州，光弼径赴徐州以镇之，遣田神功击败之。浙东贼首袁晁攻剽郡县，浙东大乱。光弼分兵除讨，克定江左，人心乃安。

初，光弼将赴临淮，在道舁疾而行。监军使以袁晁方扰江淮，光弼兵少，请保润州以避其锋。光弼曰：“朝廷寄安危于我，今贼虽强，未测吾众寡，若出其不意，当自退矣。”遂径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于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轻骑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阙。宝应元年，进封临淮王，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征天下兵。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师，代宗幸陕。朝廷方倚光弼为援，恐成嫌疑，数诏问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

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代宗还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诏子仪舆归京师。其弟光进，与李辅国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进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凉国公、渭北节度使，上遇之益厚。

光弼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每申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耻成疾，遣衙将孙珍奉遗表自陈。广德二年七月，薨于徐州，时年五十七。辍朝三日，赠太保，谥曰武穆。光弼既疾亟，将吏问以后事，曰：“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因取已封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将士。部下护丧柩还京师。代宗遣中官开府鱼朝恩吊问其母于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十一月，葬于三原，诏宰臣百官祖送于延平门外。母李氏，有须数十茎，长五六寸，以子贵，封韩国太夫人，二子皆节制一品。光弼十年间三入朝，与弟光进在京师，虽与光弼异母，性亦孝悌，双旌在门，鼎味就养，甲第并开，往来追欢，极一时之荣。

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及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周泌为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十一载，加云麾将军。十二载，翰征九曲，思礼后期，欲引斩之，续使命释之。思礼徐言曰：“斩则斩，却唤何物？”诸将皆壮之。十三年，吐蕃苏毗王款塞，诏翰至磨环川应接之。思礼坠马损脚，翰谓中使李大宜曰：“思礼既损脚，更欲何之？”

十四载六月，加金城太守。禄山反，哥舒翰为元帅，奏思礼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员，充元帅府马军都将，每事独与思礼决之。十五载二月，思礼白翰谋杀安思顺父元贞，于纸隔上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预禄山事。”六月，潼关失守，思礼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并引于纛下，贲以不能坚守，并从军令。或救之可收后效，遂斩承光而释思礼、崇贲，与房琯为副使。便桥之战又不利，除为关内节度使。寻遣守武功。贼将安守忠及李归仁、安泰清来战，思礼以其众退守扶风。贼兵分至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王师大骇，凤翔戒严，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书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仪以朔方之众击之而退。至德二年九月，思礼从元帅广平王收西京，既破贼，思礼领兵先入景清宫。又从子仪战陕城、曲沃、新店，贼军继败，收东京。思礼又于绛郡破贼六千余众，器械山积，牛马万计。迁户部尚书、霍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乾元二年，与子仪等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思礼领关内及潞府行营步卒三万、马军八千，大军溃，唯思礼与李光弼两军独全。及光弼镇河阳，制以思礼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贮军粮百万，器械精锐。寻加守司空。自武德已来，三公不居宰辅，唯思礼而已。

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辍朝一日，赠太尉，谥曰武烈，命鸿胪卿监护丧事。思礼长于支计，短于用兵，然立法严整，士卒不敢犯，时议称之。

邓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见称。天宝中，自大理评事至监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齐节度使，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为政简肃，闻于朝廷。居职四年，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书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礼军储丰实，其外又别积米万石，奏请割其半送京师。属思礼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于宽缓，数月之间，费散殆尽，唯存陈烂万余石。上闻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镇抚纪纲为己任，检覆军吏隐没者，众惧。有一偏将抵罪当死，诸将各请赎其罪，景山不许；其弟请以身代其兄，又不许；弟请纳马一匹以赎兄罪，景山许其减死。众咸怒，谓景山曰：“我等人命轻如一马乎？”军众愤怒，遂杀景山。上以景山统驭失所，不复验其罪，遣使谕之。军中因请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从之。

辛云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数人，并以将帅知名。云京有胆略，志气刚决，不畏强御，每在戎行，以擒生斩馘为务。累建勋劳，官至北京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邓景山统驭失所，为军士所杀，请云京为节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门委之。云京质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贷丝毫，其赏功效亦如之，故三军整肃。回纥恃旧勋，每入汉界，必肆狼贪。至太原，云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虏畏云京，不敢惕息。数年间，太原大理，无烽警之虞。累加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大历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发哀，为之流涕，册赠太尉，辍朝三日，谥曰忠献。后宰臣子仪、元载等见上，言及云京，泫然久之。十一月葬，命中使吊祭。时宰相及诸道节度使祭者凡七十余幄。

史臣曰：凡言将者，以孙、吴、韩、白为首。如光弼至性居丧，人子之情显矣；雄才出将，军旅之政肃然。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将今比古，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惭德。邙山之败，阍外之权不专；徐州之留，郡侧之人伺隙。失律之尤虽免，匪躬之义或亏，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阍外之事，君侧之人，得不慎诸？思礼法令严整，储廩丰盈，节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虚名。仗钺扬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机权。贵马贱人，众怒身死，宜哉！云京赏善惩恶，静乱安边，功著军中，宠加身后，不亦美欤！

赞曰：光弼雄名，思礼刑清。始致乱者邓景山，何以救之辛云京。

卷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六十一

崔光远 房琯子孺复 从子式 张镐 高适
畅璀

崔光远，滑州灵昌人也。本博陵旧族。祖敬嗣，好樗蒲

饮酒。则天初，为房州刺史。中宗为庐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无礼度，敬嗣独以亲贤待之，供给丰赡，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后引与语，始知误宠。访敬嗣已卒，乃遣中书令韦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职任，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

光远即汪之子，虽无学术，颇有祖风，勇决任气，身長六尺余，目睛白黑分明。少历仕州县。开元末为蜀州唐安令，与杨国忠以博徒相得，累迁至左赞善大夫。天宝十一载，京兆尹鲜于仲通举光远为长安令。十四载，迁京兆少尹。其载，使吐蕃吊祭。十五载五月，使回。十余日，潼关失守，玄宗幸蜀，诏留光远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采访使。驾发，百姓乱入宫禁，取左藏大盈库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势渐盛，亦有乘驴上紫宸、兴庆殿者。光远与中官将军边令诚号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摄府县官分守之，杀十数人方定。使其息东见禄山，禄山大悦，伪敕复本官。先是禄山已令张休摄京兆尹十余日，既得光远归款，召休归洛。八月，同罗背禄山，以厩马二千出至浚水。孙孝哲、安神威从而召之，不得，神威惧而忧死，府县官吏惊走，狱囚皆空。光远以为贼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宅。孝哲以光远之状报禄山。光远闭府门，斩为盗曳落河二人，遂与长安令苏震等同出。至开远门，使人前谓门官曰：“尹巡诸门。”门官具器仗以迎，至则皆斩之。领府县官十余人，于京西号令百姓，赴召者百余人，夜过咸阳，遂达灵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远于渭北召集人吏之归顺者。尝有贼剽掠

泾阳县界，于僧寺中椎牛酹酒，连夜酣饮，去光远营四十里。光远侦知之，率马步二千乙夜趋其所。贼徒多醉，光远领百余骑持满扼其要，分命骁勇持陌刀呼而斩之，杀贼徒二千余人，虏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贼中以光远勇劲，常避其锋。及扈从还京，论功行赏，制曰：“持节京畿采访、计会、招召、宣慰、处置等使崔光远，毁家成国，致命前茅。可特进，行礼部尚书，封邺国公，食实封三百户。”

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为河南节度使。八月，代张镐为汴州刺史，兼本州防御使。十二月，代萧华为魏州刺史，充魏州节度使。初，司徒郭子仪与贼战于汲郡，光远率汴师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萧华入魏州，使将军李处崱拒贼，贼大至，连战不利，子仪怒不救，处崱遂败，奔还。贼逐处崱至城下，反问之曰：“处崱召我来，何为不出？”光远乃腰斩处崱。处崱善战有勇，众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惧。魏州城自禄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缮完之，甚为坚峻。光远不能守，遂夜溃围而出，度河而还。肃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襄州将士康楚元、张嘉延率众为乱，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远兼御史大夫，持节荆襄招讨，仍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三年，除凤翔尹，充本府及秦陇观察使。先是，岐、陇吏人郭愔等为土贼，掠州县，为五堡，光远使判官、监察御史严旸召而降之。光远在官好菹酒，晚年不亲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潜连党项及奴刺、突厥败韦伦于秦、陇，杀监军使，击黄戎。肃宗追还，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旼败走，投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将士肆

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官使按其罪，光远忧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琯，河南人，天后朝正议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琯少好学，风仪沉整，以门荫补弘文生。性好隐遁，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同州冯翊尉。无几去官，应堪任县令举，授虢州卢氏令，政多惠爱，人称美之。二十二年，拜监察御史。其年坐鞫狱不当，贬睦州司户。历慈溪、宋城、济源县令，所在为政，多兴利除害，缮理廨宇，颇著能名。天宝元年，拜主客员外郎。三年，迁试主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试给事中，赐爵漳南县男。时玄宗企慕古道，数游幸近甸，乃分新丰县置会昌县于骊山下，寻改会昌为昭应县，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于宫所立百司廨舍。以琯雅有巧思，令充使缮理。事未毕，坐与李适之、韦坚等善，贬宜春太守。历琅邪、邳郡、扶风三太守，所至多有遗爱。十四年，征拜左庶子，迁宪部侍郎。

十五年六月，玄宗苍黄幸蜀，大臣陈希烈、张倚等銜于失恩，不时赴难。琯结张均、张垍兄弟与韦述等行至城南十数里山寺，均、垍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进，琯独驰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谒见，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从幸成都，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与一子官。其年八月，与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等奉

使灵武，册立肃宗。至顺化郡谒见，陈上皇传付之旨，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肃宗为之改容。时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引于纛下，将斩之，琯从容救谏，独斩承光而已。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诏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乃与子仪、光弼等计会进兵。琯请自选参佐，乃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琯分为三军：遣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愬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琯自将中军，为前锋。十月庚子，师次便桥。辛丑，二军先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时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癸卯，琯又率南军即战，复败，希文、刘愬并降于贼。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请罪，上并宥之。

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琯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琯之出师，戎务一委于李揖、刘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上犹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图进取。

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诏授南海太守，摄御史

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上以为然。进明因奏曰：“陛下知晋朝何以至乱？”上曰：“卿有说乎？”进明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上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颖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上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

崔圆本蜀中拜相，肃宗幸扶风，始来朝谒。琯意以为圆才到，当即免相，故待圆礼薄。圆厚结李辅国，到后数日，颇承恩渥，亦憾于琯。琯又多称病，不时朝谒，于政事简惰。时议以两京陷贼，车驾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惶恐。当主忧臣辱之际，此时琯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琯，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奸赃颇甚。颜真卿时为大夫，弹何忌不孝，琯既党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贬为西平郡司马。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琯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

不敢关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瑄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仍以镐代瑄为宰相。其年十一月，从肃宗还京师。十二月，大赦，策勋行赏，加瑄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瑄既在散位，朝臣多以为言，瑄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当国家驱策，冀蒙任遇。又招纳宾客，朝夕盈门，游其门者，又将瑄言议暴扬于朝。瑄又多称疾，上颇不悦。乾元元年六月，诏曰：

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去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瑄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弘。顷者时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仄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逾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

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郤犨为政，曾不疾其迂回；亚夫事君，翻有怀于郁快。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闾？但以尝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瑄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御寰区，荐延多士，常思聿求

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谴，实属其辜。犹以琯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虽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

时邠州久屯军旅，多以武将兼领刺史，法度隳废，州县廨宇，并为军营，官吏侵夺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琯到任，举陈令式，令州县恭守，又缉理公馆，僚吏各归官曹，颇著政声。二年六月，诏褒美之，征拜太子宾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礼部尚书，寻出为晋州刺史。八月，改汉州刺史。琯长子乘，自少两目盲。琯到汉州，乃厚结司马李锐以财货，乘聘锐外甥女卢氏，时议薄其无士行。宝应二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广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阆州僧舍，时年六十七。赠太尉。

孺复，琯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岁，即粗解缀文，亲党奇之，稍长，狂疏傲慢，任情纵欲。年二十，淮南节度陈少游辟为从事，多招阴阳巫覡，令扬言已过三十必为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赋于扬州，少游将抑夺之。佶闻而奔出，少游方遣人劫佶令回，孺复请行，会佶已过江南，乃还。及少游卒，浙西节度韩滉又辟入幕。其长兄宗偃先贬官岭下而卒，及丧柩到扬州，孺复未尝吊。初娶郑氏，恶贱其妻，多畜婢仆，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复乃先具棺槨而集家人，生敛保母，远近惊异。及妻在产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数日，妻遇风而卒。孺复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恶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待儿二人，埋之雪中。观察使闻之，诏发使鞠案有实，孺复

坐贬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孺复久之迁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经略使。乃潜与妻往来，久而上疏请合，诏从之。二岁余，又奏与崔氏离异，其为取舍恣逸，不顾礼法也如此。贞元十三年九月卒，时年四十二。

式，琯之侄，举进士。李泌观察陕州，辟为从事。泌入为相，累迁起居郎，出入泌门，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韦皋表为云南安抚使，兼御史中丞。皋卒，诏除兵部郎中。属刘辟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惧辟，每于座中数赞辟之德美，比之刘备，同陷于贼者皆恶之。高崇文既至成都，式与王良士、崔从、卢士玖等白衣麻屣衔土请罪，崇文宽礼之，乃表其状，寻除吏部郎中。时河朔节度刘济、王士真、张茂昭皆以兵壮气豪，相持短长，屡以表闻，迭请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荐式为给事中，将命于河朔。式历使诸镇讽谕之，还奏惬旨，除陕虢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转河南尹。时讨王承宗于镇州，配河南府馈运车四千两，式表以凶旱，人贫力微，难以征发，宪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怀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观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卒，赠左散骑常侍。

张镐，博州人也。风仪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少时师事吴兢，兢甚重之。后游京师，端居一室，不交世务。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镐仗策径往，求醉而已。

天宝末，杨国忠以声名自高，搜天下奇杰。闻镐名，召见荐之，自褐衣拜左拾遗。及禄山阻兵，国忠屡以军国事咨

于镐，镐举赞善大夫来瑱可当方面之寄。数月，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识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镐奏曰：“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肃宗甚然之。时方兴军戎，帝注意将帅，以镐有文武才，寻命兼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镐既发，会张巡宋州围急，倍道兼进，传檄濠州刺史闾丘晓引兵出救。晓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独任己。及镐信至，略无稟命，又虑兵败，祸及于己，遂逗留不进。镐至淮口，宋州已陷，镐怒晓，即杖杀之。及收复两京，加镐银青光禄大夫，封南阳郡公，诏以本军镇汴州，招讨残孽。时贼帅史思明表请以范阳归顺，镐揣知其伪，恐朝廷许之，手书密表奏曰：“思明凶竖，因逆窃位，兵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包藏不测，禽兽无异，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伏望不以威权假之。”又曰：“滑州防御使许叔冀，性狡多谋，临难必变，望追入宿卫。”肃宗计意已定，表入不省。镐为人简澹，不事中要。会有宦官自范阳及滑州使还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诚恚。肃宗以镐不切事机，遂罢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长史。后思明、叔冀之伪皆符镐言。寻征为太子宾客，改左散骑常侍。属嗣岐王珍被诬告构逆伏法，镐买珍宅坐累，贬辰州司户。

代宗即位，推恩海内，拜抚州刺史。迁洪州刺史、饶吉等七州都团练观察等使，寻正授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广德二年九月卒。

镐自入仕凡三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营资产，谦恭下士，善谈论，多识大体，故天下具瞻，虽考秩至浅，推为旧德云。

高适者，渤海蓆人也。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

禄山之乱，征翰讨贼，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佐翰守潼关。及翰兵败，适自骆谷西驰，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谒见玄宗，因陈潼关败亡之势曰：“仆射哥舒翰忠义感激，臣颇知之，然疾病沉顿，智力将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蒲饮酒，不恤军务。蕃浑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故有望敌散亡，临阵翻动，万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阳之军，鲁灵、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臣与杨国忠争，终不见纳。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幸蜀中，避其蚤毒，未足为耻也。”玄宗嘉之，寻迁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谏言义色，

实谓忠臣。宜回纠遯之任，俾超讽谕之职，可谏议大夫，赐绯鱼袋。”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

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兵罢，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梓、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敝，适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曰：

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今梓、遂、果、阆等八州分为东川节度，岁月之计，西川不可得而参也。而嘉、陵比为夷獠所陷，今虽小定，疮痍未平。又一年已来，耕织都废，而衣食之业，皆贸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又以四州残敝，当他十州之重役，其于终久，不亦至艰？又言利者穿凿万端，皆取之百姓；应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惧于罪谴，或责之于邻保，或威之以杖罚。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无流亡，理不可得。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

蜀人矣。且田土疆界，盖亦有涯；赋税差科，乃无涯矣。为蜀人之计，不亦难哉！

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不过平戎以西数城矣。邈在穷山之巔，垂于险绝之末，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国家言之，不足以广土宇。奈何以险阻弹丸之地，而困于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务也。国家若将已戍之地不可废，已镇之兵不可收，当宜却停东川，并力从事，犹恐狼狈，安可仰于成都、彭、汉、蜀四州哉！虑乖圣朝洗荡关东扫清逆乱之意也。倘蜀人复扰，岂不貽陛下之忧？昔公孙弘愿罢西南夷、临海，专事朔方，贾捐之请弃珠崖以宁中土，说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罢东川节度，以一剑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减削，则事无穷顿，庶免倒悬。陛下若以微臣所陈有裨万一，下宰相廷议，降公忠大臣定其损益，与剑南节度终始处置。

疏奏不纳。

后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东川节度使李旼，适率州兵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攻于璋，斩之。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以适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陇右，渐逼京畿。适练兵于蜀，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代宗以黄门侍郎严武代还，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永泰元年正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忠。

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

为已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变。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畅璀，河东人也。乡举进士。天宝末，安禄山奏为河北海运判官。三迁大理评事，副元帅郭子仪辟为从事。至德初，肃宗即位，大收俊杰，或荐璀，召见悦之，拜谏议大夫。累转吏部侍郎。广德二年十二月，为散骑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复为左常侍，与裴冕并集贤院待制。大历五年，兼判太常卿，迁户部尚书。十年七月卒，赠太子太师。

璀廓落有口才，好谈王霸之略，居职责成属吏。齷齪无过而已。

史臣曰：禄山寇陷两京，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如光远勇决任气，会权变以立功；房琯文学致身，全节义以避寇。阽危之时，颠沛之际，有足称者。然光远居重藩，掌军政，琯登相位，夸将权，聚浮薄之徒，败军旅之事，不知机而固位，竟无德以自危。孺复凶狂，式之便佞，获令终者幸焉。镐直躬居位，重德镇时，其为人也鲜矣。适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君子哉！璀擢第居官，守分无过，又何咎焉。

赞曰：光远、房琯，有始有终。张镐国器，适、璀儒风。

卷一百一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李暹族弟齐物 齐物子复 暹族弟若水 李麟

李国贞子筠 李峘弟峰 峘 李巨子则之

李暹，淮安王神通玄孙，清河王孝节孙也。暹少孤，事母甚谨。睿宗时，累转卫尉少卿。丁忧去职，在丧柴毁，家人密亲未尝窥其言笑。开元初，授汝州刺史，为政严简，州境肃然。与兄昇弟暹，尤相笃睦，昇等每月自东都省暹，往来微行，州人不之觉，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迁黄门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暹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久之，转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书、东都留守。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继好之义，虽属边鄙；受命以出，必在亲贤。事欲重于当时，礼故崇于殊俗，选众之举，无出宗英。工部尚书李暹，体含柔嘉，识致明允，为公族之领袖，是朝廷之羽仪。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汉庭公卿非无专对，有怀于远，夫岂能忘，宜持节充入吐蕃使，准式发遣。”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觐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及还，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今年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界。树

碑之日，诏张守珪、李行伟与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观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随汉使分往剑南及河西、碛西，历告边州曰：“两国和好，无相侵掠。”汉使告亦如之。以暹奉使称职，转吏部尚书。时吏部告身印与曹印文同，行用参杂，难以区分，暹奏请准司勋兵部印文例，加“官告”两字，至今行之。

暹风仪秀整，所历皆以威重见称，朝廷称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县伯，俄为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余，赠益州大都督。

齐物，淮安王神通子、盐州刺史锐孙也。齐物无学术，在官严整。开元二十四年后，历怀、陕二州刺史。齐物，天宝初开砥柱之险，以通流运，于石中得古铁犁铡，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加齐物银青光禄大夫，为鸿胪卿、河南尹。齐物与右相李适之善，适之为林甫所构贬官，齐物坐谪竟陵太守，入为司农、鸿胪卿。至德初，拜太子宾客，迁刑部尚书、凤翔尹、太常卿、京兆尹。为政发官吏阴事，以察为能，于物少恩，而清廉自饬，人吏莫敢抵犯。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卒，辍朝一日。诏曰：“故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齐物，宗室珪璋，士林桢干，清廉独断，刚毅不群。历践周行，备经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弥彰。三尹神州，一登会府，擒奸掩钩距之术，恤狱正喉舌之官。遂令调护储闱，再登师傅，从容宾友，师长官僚。桑榆之时，壮志逾励；松柏之性，晚岁常坚。天不憖遗，奄然殒谢，念亲感旧，深轸于怀。宜锡宠章，载光营魄。可赠太子太师。”

子复，字初阳，以父荫累官至江陵府司录。精晓吏道，卫

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为伯玉所信，奏为江陵县令，迁少尹，历饶州、苏州刺史，皆著政声。李希烈背叛，荆南节度张伯仪数出兵，为希烈所败，朝廷忧之。以复久在江陵，得军民心，复方在母丧，起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节度行军司马。伯仪既受代，以复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招讨使，加检校常侍。先时西原叛乱，前后经略使征讨反者，获其人皆没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复乃令访其亲属，悉归还之。在容州三岁，南人安悦。迁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使。会安南经略使高正平、张应相次卒官，其下参佐偏裨李元度、胡怀义等阻兵，黠乱州县，奸赃狼藉。复诱怀义杖杀之，奏元度流于荒裔。又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琼州久陷于蛮獠中，复累遣使喻之，因奏置琼州都督府以绥抚之。复晓于政道，所在称理，征拜宗正卿，加检校工部尚书。未一岁，会华州节度李元谅卒，以复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仍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贞元十年，郑滑节度使李融卒，军中溃乱，以复检校兵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营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复到任，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不率于民，众皆悦之。十二年，加检校左仆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复久典方面，积财颇甚，为时所讥。

若水，齐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将军，兼通事舍人。容貌甚伟，在馆三十年，多识旧仪，每宣劳赞导，周旋俯仰，有可观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疏属，太宗之从孙也。父浚，开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选吏才，以浚为润州刺史、江南东道按察使。转虢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摄御史大夫、剑南节度按察使。所历以诚信待物，称为良吏。八年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诚。

麟以父任补职，累授京兆府户曹。开元二十二年，举宗室异能，转殿中侍御史，历户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天宝元年，迁郎中，寻改谏议大夫。五载，充河西、陇右、碛西等道黜陟使，称旨，迁给事中。七载，迁兵部侍郎。同列杨国忠专权，不悦麟同职，宰臣奏麟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俄而国忠为御史大夫，麟复本官。十一载，迁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官出为河东太守、河东道采访使，为政清简，民吏称之。其年冬，禄山构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仍以将军吕崇贲代还。复以祭酒归朝，赐爵渭源县男。六月，玄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户部侍郎，兼左丞。迁宪部尚书。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俄而崔圆继去，玄宗以麟宗室子，独留之，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其年十一月，从上皇还京，策勋行赏，加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褒国公。

时张皇后干预朝政，殿中监李辅国以翊卫肃宗之劳，判天下兵马事，充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同朝。宰相苗晋卿、崔圆已下惧其威权，倾心事之，唯麟正身谨事，无所依附，辅国不悦。乾元元年，罢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

时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傅，赙绢二百匹。葬日，诏京兆府差官护送，官给所须。麟好学能文，尝编聚皇朝已来制集五十卷，行于时。

李国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孙。父广业，剑州长史。国贞本名若幽，性刚正，有吏才，历安定、扶风录事参军，皆称职。乾元中累迁长安令，寻拜河南尹。会史思明逼城，元帅李光弼东保河阳，国贞领官吏寓于陕。数月，征为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入为殿中监。二年八月，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持节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镇于绛，赐名国贞。既至，又加充管内河中、晋、绛、慈、隰、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余并如故。

国贞既至绛，属军中素无储积，百姓饥馑，难为聚敛，将士等粮赐多阙。国贞频以状闻，未报。军中喧喧怨讟，左右以告国贞，国贞喻之曰：“军将何苦如是，已为奏闻，终有所给。”信宿军乱，攻国贞，夜烧衙城门。国贞莫知所图，左右劝国贞弃城遁去，国贞曰：“吾衔命为将，不能靖难，安可弃城乎！”左右固劝回避，乃隐于州狱，诈负缲绁。会国贞麾下为贼所擒，因指所在，遂于狱中执国贞，将害之，国贞曰：“军中乏粮，已有陈请，人不堪赋，予无负于将士耳。”众引退。突将王元振独曰：“今日之事，岂须问焉！”抽刀害国贞及二男、三大将。

国贞有风采，清白守法，为政急于操下，时论以辨吏称之。追赠扬州大都督。

子锜，以父荫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宝货赂李齐运，由是迁润州刺史兼盐铁使，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锜恃恩骄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论锜罪状，而德宗械送赐锜，锜遂坑杀善贞，天下切齿。乃增置兵额，选善弓矢者聚之一营，名曰“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名曰“蕃落健儿”。德宗复于润州置镇海军，以锜为节度使，罢其盐铁使务。锜虽罢其利权，且得节度，反状未发。

宪宗即位已二年，诸道倔强者入朝，而锜不自安，亦请入朝，乃拜锜左仆射。锜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既而迁延发期，澹与中使频喻之，不悦，遂讽将士以给冬衣日杀澹而食之。监军使闻乱，遣衙将赵锜慰喻，又齎食之。复以兵法中使之颈，锜佯惊救解之，囚于别馆。遂称兵，室五剑，分授管内镇将，令杀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谋，矫制传檄于苏、杭、湖、睦等州，遂杀其镇将李深；湖州辛秘亦杀其镇将赵惟忠；而苏州刺史李素为镇将姚志安所系，钉于船舷，生致于锜，未至而锜败，得免。

初，锜以宣州富饶，有并吞之意，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将夙有向顺志，而锜甥裴行立亦思向顺，其密谋多决于行立，乃回戈趣城，执锜于幕，縋而出之，斩于阙下，年六十七。其“挽硬”、“蕃落”将士，或投井自缢，纷纷枕藉而死者，不可胜纪。

宰相郑絪等议锜所坐，亲疏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蒋武问曰：“诏罪李锜一房，当是大功内耶？”武曰：“大功是锜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淮安有大功于国，不可以孽孙而上

累。”又问：“锜亲兄弟从坐否？”武曰：“锜亲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锜兄弟从坐，若幽即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颇以为然，故诛锜诏下，唯止元恶一房而已。

李峘，太宗第三子吴王恪之孙。恪第三子琬生信安王祹，祹生三子：峘、峰、岷。峘志行修立，天宝中为南宫郎，历典诸曹十余年。居父丧，哀毁得礼，服阕，以郡王子例封赵国公。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峘自考功郎中出为睢阳太守。寻而弟岷出为魏郡太守，兄弟夹河典郡，皆以理行称。十四载，入计京师。属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峘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上皇在成都，健儿郭千仞夜谋乱，上皇御玄英楼招谕，不从，峘与六军兵马使陈玄礼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时岷为凤翔太守，匡翊肃宗，兄弟俱效勋力。从上皇还京，为户部尚书，岷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兄弟同制封公。

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节都统淮南、江南、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二年，以宋州刺史刘展握兵河南，有异志，乃阳拜展淮南节度使，而密诏扬州长史邓景山与峘图之。时展徒党方强，既受诏，即以兵渡淮。景山、峘拒之寿春，为展所败。峘走渡江，保丹阳，坐贬袁州司马。宝应二年，病卒于贬所，追赠扬州大都督，官给递乘，护柩还京。

初，峘为户部尚书，岷为吏部尚书、知政事，峰为户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兄弟同居长兴里第，门列三戟，两国公门十六戟，一、三品门十二戟，荣耀冠时。峰位终蜀州刺

史。

岷，乐善下士，少有吏干。以门荫入仕，累迁高陵令，政术知名。特迁万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为金吾将军，迁将作监，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声绩。天宝十三载，连雨六十余日，宰臣杨国忠恶其不附已，以雨灾归咎京兆尹，乃出为长沙郡太守。时京师米麦踊贵，百姓谣曰：“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岷。”其为政得人心如此。至德初，朝廷务收才杰，以清寇难，岷召至行在，拜扶风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制曰：“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李岷，馈军周给，开物成务。可光禄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乾元二年，制曰：“李岷朝廷硕德，宗室荇臣。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吕缙、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岷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岷，由是缙等衔之。

初，李辅国判行军司马，潜令官军于人间听察是非，谓之察事。忠良被诬构者继有之，须有追呼，诸司莫敢抗。御史台、大理寺重囚在狱，推断未了，牒追就银台，不问轻重，一时释放，莫敢违者。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须处分，便称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纵有敕，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及岷为相，叩头论辅国专权乱国，上悟，赏岷正直，事并变革。辅国以此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察事等并停，由是深怨岷。

凤翔七马坊押官，先颇为盗，劫掠平人，州县不能制，天兴县令知捕贼谢夷甫擒获决杀之。其妻进状诉夫冤。辅国先为飞龙使，党其人，为之上诉，诏监察御史孙莹推之。莹初

直其事。其妻又诉，诏令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三司讯之，三司与荃同。妻论诉不已，诏令侍御史毛若虚覆之，若虚归罪于夷甫，又言伯阳等有情，不能质定刑狱。伯阳怒，使人召若虚，词气不顺。伯阳欲上言之，若虚先驰谒，告急于肃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虚奏曰：“臣出即死。”上因留在帘内。有顷，伯阳至，上问之，伯阳颇言若虚顺旨，附会中人。上怒，叱出之。伯阳贬端州高要尉，权献郴州桂阳尉，凤翔尹严向及李晔皆贬岭下一尉，荃除名长流播州。岷以数人咸非其罪，所责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虚希旨用刑，不守国法，陛下若信之重轻，是无御史台。”上怒岷言，出岷为蜀州刺史。时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上谓之曰：“岷欲专权耶？何乃云任毛若虚是无御史台也？令贬蜀州刺史，朕自觉用法太宽。”择木对曰：“岷言直，非专权。陛下宽之，只益圣德。”

代宗即位，征岷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入为礼部尚书，兼宗正卿。属銮舆幸陕，岷由商山路赴行在。既还京师，拜岷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时海内多务，宰相元载等见中官传诏命至中书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岷为宰相，令去其榻。奏请常参官各举堪任谏官、宪官者，不限人数。

初收东京，受伪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处死；上意亦欲惩劝天下，欲从器议。时岷为三司使，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陛下含弘之义，又失国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乱常，无不凌据，二京全陷，万乘南巡，各顾其生，衣冠荡覆。或陛下亲戚，或勋旧

子孙，皆置极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崔器、吕缙，皆守文之吏，不识大体，殊无变通。廷议数日，方从岷奏，全活甚众。其料敌决事皆此类。竟为中官所挤，罢知政事，为太子詹事，寻迁吏部尚书，知江淮举选，置铨洪州。明年，改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以疾终，时年五十八。

李巨，曾祖父虢王凤，高祖之第十四子也。凤孙邕，嗣虢王，巨即邕之第二子也。刚锐果决，颇涉猎书史，好属文。开元中为嗣虢王。天宝五载，出为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之妹婿柳勣陷诏狱，巨母扶余氏，吉温嫡母之妹也，温为京兆士曹，推勣之党，以徐征等往来巨家，资给之，由是坐贬义阳郡司马。六载，御史中丞杨慎矜为李林甫、王鉷构陷得罪，其党史敬忠亦伏法。以巨与敬忠相识，坐解官，于南宾郡安置。又起为夷陵郡太守。及禄山陷东京，玄宗方择将帅，张垍言巨善骑射，有谋略，玄宗追至京师。杨国忠素与巨相识，忌之，谓人曰：“如此小儿，岂得令见人主！”经月余日不得见。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悦，遂令中官刘奉庭宣敕令宰相与巨语，几亭午，方出。国忠颇怠，对奉庭谓巨曰：“比来人多口打贼，公不尔乎？”巨曰：“不知若个军将能与相公手打贼乎？”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翌日，巨称官衔奉谢，玄宗惊曰：“何得令摄？”即日诏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艰难，恐为贼所诈，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臣兼统岭南节度使

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灵，先领三节度事。有诏贬灵为果毅，以颍川太守来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灵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补过，则何以处之？”玄宗曰：“卿随宜处置之。”巨至内乡，趣南阳，贼将毕思琛闻之，解围走。巨趣何履光、赵国珍同至南阳，宣敕贬灵，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灵复位。

至德二年，为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为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师、兼河南尹，充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充东畿采访等使。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颇有干没，士庶怨讟。后与妃张氏不睦，张氏即皇后从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构之，发其所犯赃贿，贬为遂州刺史。属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众袭节度使李勉于绵州，路经遂州，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为子璋所杀。

子则之，以宗室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嗣曹王皋自荆南来朝，称荐之，贞元二年，自睦王府长史迁左金吾卫大将军，以从父甥窦申追游无闲亲累，贬昭州司马。

史臣曰：曷孝友清慎，居官有称；齐物贞廉整肃，复节制权谋；国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翹楚。锜之为逆，不累其亲，前人之积德彰矣，当朝之用法明矣。然曷发人隐私，齐物积财兴议，国贞急于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峘循良，匪躬立事，始终无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岷之刚正才略，有足可称。初为国忠所憎，终沮朝恩之势。处

群邪之内，坚独正之心，是不吐也；活东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几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刚锐果决，亦可嘉焉，终以赃贿贪残，良可痛也。

赞曰：宗室贤良，枝叶茂盛。最尤者谁？岷独守正。

卷一百一十三

列传第六十三

苗晋卿 裴冕 裴遵庆 子向 向子寅 寅子枢

苗晋卿，上党壶关人。世以儒素称。祖夔，高道不仕，追赠礼部尚书。父殆庶，官至绛州龙门县丞，早卒，以晋卿赠太子少保。

晋卿幼好学，善属文，进士擢第。初授怀州修武县尉，历奉先县尉，坐累贬徐州司户参军。秩满随调，判入高等，授万年县尉。迁侍御史，历度支、兵、吏部三员外郎。开元二十三年，迁吏部郎中。二十四年，与吏部郎中孙逖并拜中书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权知吏部选事。晋卿性谦柔，选人有诉讼索好官者，虽至数千言，或声色甚厉者，晋卿必含容之，略无愠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后典选五年，政既宽弛，胥吏多因缘为奸，贿赂大行。时天下承平，每年赴选常万余人。李林甫为尚书，专任庙堂，铨事唯委晋卿及同列侍郎宋遥主之。选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识者同考定书判，务求其实。天宝二年春，御史中丞张倚男爽参选，晋卿

与遥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选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爽在其首。众知爽不读书，论议纷然。有苏孝愠者，尝为范阳蓟令，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宠特异，谒见不常，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登第者十无一二；而爽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上怒，晋卿贬为安康郡太守，遥为武当郡太守，张倚为淮阳太守。敕曰：“门庭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仍以托人。”时士子皆以为戏笑。

天宝三载闰二月，转魏郡太守，充河北采访处置使，居职三年，政化洽闻。会入计，因上表请归乡里。既至壶关，望县门而步。小吏进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轻。”晋卿曰：“《礼》：‘下公门，式路马。’况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会乡党，欢饮累日而去。又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寻改河东太守、河东采访使，入为尚书、东京留守，征为宪部尚书，属禄山叛逆，杨国忠以晋卿有时望，将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镇遏东道。”遂出为陕州刺史、陕虢两州防御使。及入对，固辞老病，由是忤旨，改宪部尚书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离道路，多为逆党所胁，自陈希烈、张均已下数十人尽赴洛阳，晋卿潜遁山谷，南投金州。会肃宗至凤翔，手诏追晋卿赴行在，即日拜为左相，军国大务悉以咨之。既收两京，以功封韩国公，食实封五百户，改为侍中。后以贼寇渐除，屡乞骸骨，优诏许之，罢知政事，为太子太傅。明年，帝思旧臣，复拜为侍中。

晋卿宽厚廉谨，为政举大纲，不问小过，所到有惠化。魏人思之，为立碑颂德。及秉钧衡，小心畏慎，未尝忤人意。性

聪敏，达练事体，百司文簿，经目必晓，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议者比汉之胡广。

玄宗崩，肃宗诏晋卿摄冢宰。上表固辞曰：“臣闻古者殷高宗在谅闇之中，百官听于冢宰，更无事迹，但存文字。且一时之事，礼不相沿。今残寇犹虞，日殷万务，皆缘兵马屯守讨袭，善算良谋，立胜擒敌。陛下若行古之道居丧不言，苍生何依，百事皆废。伏读国家起居注，亦于礼部检见旧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国哀，视事不辍，以为君临天下，难徇常情。今遗诏有处分，皇帝宜三日而听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则无冢宰遵大行皇帝遗诏，便合听朝。万姓颺颺，不胜大愿。伏惟陛下知理国之重，顺人心之切，以义断恩，从宜无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加以疾病，事有急速断在须臾，凡圣不同，岂合受诏。陛下发哀已五日矣，愿准遗诏听政，则四夷万国，无任悲幸。”肃宗时疾弥留，览表殒绝，乃许。

数日，肃宗晏驾，代宗践祚，又诏晋卿摄冢宰。晋卿上表恳辞曰：“臣以昔者天子居丧之时，百官听于冢宰者盖君幼小，御极事殷，情理当然。沿革不一，今古异同而周武、汉文，合于通变，垂范作则，可举而行。又土或墨纁，时遇金革，岂非衔恤，谓义在断恩。且百善之至无加于孝也，其有容瘁心绝，指景悼生，此匹夫守节之常情，殊王者嗣续之大计。昨二十日，陛下于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遗顾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则知所略不为害，所存是适权，防威灭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纯至天地明察。伏以报劬劳之恩，申罔极之思，终身之痛，岂计朝夕！但以一日之内，万务在

中，须达宸聪，始成国政百僚万姓及僧道耆寿等，相顾聚言，以臣老且无能，愚岂测圣，况久无居摄，臣不敢奉诏。特乞陛下遵遗命，三日而听政。臣博听众情，不胜恳愿，伏望割痛抑哀，则天下悲幸。”上号泣从之。时晋卿年已衰暮，又患两足，上特许肩舆至中书，入阁不趋，累日一视事。历三朝，皆以谨密见称。

广德初，吐蕃寇长安。晋卿时病卧于私第，蕃闻之舆入逼胁，晋卿闭口不言，贼不敢害。及上自陕至，册为太保，罢知政事，又诏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辍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员护丧事，缘葬诸物并官给，赙绢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议谥曰“懿献”。初，晋卿东都留守，引用大理评事元载为推官。至是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怀旧恩，讽有司改谥曰文贞。大历七年，令配享肃宗庙庭。

裴冕，河东人也，为河东冠族。天宝初，以门荫再迁渭南县尉，以吏道闻。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采访使，表为判官。迁监察御史，历殿中侍御史。冕虽无学术，守职通明，果于临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时宰臣李林甫方窃权柄，人咸惧之，鉷宾佐数百，不敢窥鉷门。冕独收鉷尸，亲自护丧，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行军司马，累迁员外郎中。

玄宗幸蜀，至益昌郡，遥诏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以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为之副。是时，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遇太子于平凉，具陈事势，劝之朔方，亟入灵武。冕与杜鸿渐、崔漪等劝进曰：“主上厌勤大位，南

幸蜀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天意人事，不可固违。若逡巡退让，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臣等犹知之，况贤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銮舆，退居储贰，侍膳左右，岂不乐哉！公等何言之过也？”冕与杜鸿渐又进曰：“殿下藉累圣之资，有天下之表。元贞万国，二十余年，殷忧启圣，正在今日。所从殿下六军将士，皆关辅百姓，日夜思归。大军一散，不可复集，不如因而抚之以从众，臣等敢以死请。”凡劝进五上，乃依。肃宗即位，以定策功，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倚以为政。

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识大体，以聚人曰财，乃下令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人不愿者，科令就之，其价益贱，事转为弊。肃宗移幸凤翔，罢冕知政事，迁右仆射。两京平，以功封冀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寻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又入为右仆射。永泰元年，与裴遵庆等并集贤待制。代宗求旧，拜冕兼御史大夫，充护山陵使。冕以幸臣李辅国权盛，将附之，乃表辅国亲昵术士中书舍人刘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贬施州刺史。数月，移澧州刺史，复征为左仆射。元载秉政。载为新平县尉，王锜辟在巡内，冕常引之，载颇德冕。会宰臣杜鸿渐卒，载遂举冕代之。冕时已衰瘵，载以其顺己，引为同列。受命之际，蹈舞绝倒，载趋而扶起，代为谢词。冕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饌，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味于名者。自创巾子，其状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为“仆射样”。初代鸿渐，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

子弟，喜见于色，其嗜利若此。拜职未盈月，卒，大历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辍朝三日，赠太尉，赙帛五百匹、粟五百石。

裴遵庆，绛州闻喜人也。代袭冠冕，为河东著族。遵庆志气深厚，机鉴敏达，自幼强学，博涉载籍，谨身晦迹，不干当世之务。以门荫累授潞府司法参军，时年已老，未为人所知。随调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断刑狱，举正纲条，理行始著。迁司门员外、吏部员外郎，专判南曹。天宝中，海内无事，九流辐辏会府，每岁吏部选人，动盈万数。遵庆敏识强记，精核文簿，详而不滞，时称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天宝末，杨国忠当国，出不附己者例为外官，遵庆亦出为郡守。肃宗即位，征拜给事中、尚书右丞、吏部侍郎。恭俭克己，迟重谨密，颇有时望。上元中，萧华辅政，素知遵庆，每奏见，累称之，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广德初，仆固怀恩阻兵汾上，指中官为词，上以遵庆忠纯，特遣往汾州宣慰怀恩。遵庆既见怀恩，具陈朝旨，怀恩引过听命，将随遵庆朝谒，为副将范志诚以邪说惑之，怀恩遂以惧死为词。会蕃寇陷京师，乘舆幸陕，遵庆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舆还京，以遵庆为太子少傅。永泰元年，与裴冕等并于集贤院待制，罢知政事。寻改吏部尚书、右仆射，复知选事。时有选人天兴县尉陈瑄于铨庭言词不逊，凌突无礼，代宗诏付遵庆于省门鞭三十，贬为吉州员外司户参军。遵庆敦守儒行，老而弥谨。尝为风狂族侄挝登闻鼓告以不顺，上知其谬，不省，其见信如此。大历十年十月薨于位，年九十余。

遵庆初登省郎，尝著《王政记》，述今古礼体，识者览之，知有公辅之量。

子向，字儵仁，少以门荫历官至太子司议郎。建中初，李紆为同州刺史，奏向为从事。朱泚反，李怀光又叛河中，使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紆来奔奉天，向领州务。贵先因胁县尉林宝役徒板筑，不及期，将斩之，吏人百姓奔窜。向即诣贵先军垒，以逆顺之理责之，贵先感悟，遂来降，故同州不陷。向由是知名。累为京兆府户曹，转栎阳、渭南令，奏课皆第一，朝廷亟闻其理行，擢为户部员外郎。

德宗季年，天下方镇副倖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遂就而授之节制。向已选为太原少尹，德宗召见喻旨，寻用为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转郑州。又复为太原少尹，兼河东节度副使。改晋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迁虢州刺史。入为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入为大理寺卿，出迁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三岁，拜左散骑常侍，自常侍复为大理。

向本以名相子，以学行自饬，谨守其门风。历官仁智推爱，利及于人。至是，以年过致政，朝廷优异，乃以吏部尚书致仕于新昌里第。内外支属百余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费，及领外任，亦挈而随之。有孤茕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给，至今称其孝睦焉。大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赠太子少保。

子寅，登进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

子枢，字纪圣，咸通十二年登进士第。宰相杜审权出镇河中，辟为从事，得秘书省校书郎，再迁蓝田尉。直弘文馆。

大学士王铎深知之，铎罢相失职，枢亦久之不调。从僖宗幸蜀，中丞李煥奏为殿中侍御史，迁起居郎。中和初，王铎复见用，以旧恩徙为郑滑掌书记、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入朝历兵、吏二员外郎。龙纪初，擢拜给事中，改京兆尹。宰相孔纬尤深奖遇。大顺中，纬以用兵无功贬官，枢坐累为右庶子，寻出为歙州刺史。乾宁初，入为右散骑常侍，从昭宗幸华州，为汴州宣谕使。

初，枢自歙州罢郡归朝，路经大梁，时朱全忠兵威已振，枢以兄事之，全忠由是重之。及枢传诏，全忠皆禀朝旨，献奉相继，昭宗甚悦，乃迁兵部侍郎。时崔胤专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结，改枢吏部侍郎。未几，换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幸华州，崔胤贬官，枢亦为工部尚书。天子自岐下还宫，以枢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出为广南节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荐之，言枢有经世才，不可弃之岭表，寻复拜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累兼吏部尚书，判度支。崔胤诛，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从昭宗迁洛阳，驻蹕陕州，进右仆射、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尝奏用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诸相议，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藉乐卿？恐非元帅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闻枢言，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切齿含怒。柳璨闻全忠言，寻希旨罢枢相位，和陵祔享，拜尚书左仆射。五月，责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寻再贬泷州司户。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杀之于白马驿，投尸于河，时年六十五。

史臣曰：晋卿谨身莅事，足为纯臣，避寇全忠，固彰大节。然博达精审，岂不知宽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顺胥吏之意，悦附张倚，欺罔时君。生为重臣，谄林甫之势也；殁改美谥，引元载之恩焉。或言晋卿不为巧宦者，诚不信也。冕力赞中兴，名居大位，奉公抱义，可以致身；卖官度僧，是何为政？及其老也，贪冒尤深。遵庆学术贞明，为国忠所出；恭俭谨密，遇萧华素知。位重行纯，老而弥笃，彼二公固有惭德。向克荷堂构，不坠门风。枢因盗而振，盗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远刑，盖虑此也。

赞曰：奥矣晋卿，贪哉裴冕。遵庆父子，及之者鲜。

卷一百一十四

列传第六十四

鲁炅 裴茂 来瑱 周智光

鲁炅，范阳人也。身長七尺余，涉猎书史。天宝六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引为别奏。颜真卿为监察御史，使至陇右，翰尝设宴，真卿谓翰曰：“中丞自郎将授将军，便登节制，后生可畏，得无人乎？”炅时立在阶下，翰指炅曰：“此人后当为节度使矣。”后以陇右破吐蕃跳荡功，累授右领军大将军同正员，赐紫金鱼袋。

禄山之乱，选任将帅。十五载正月，拜炅上洛太守，未行，迁南阳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御使。寻兼御史大夫，充

南阳节度使，以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子弟五万人屯叶县北，潢水之南，筑栅，四面掘壕以自固。至五月，贼将武令珣、毕思琛等来击之，众欲出战，灵不许。贼于营西顺风烧烟，营内坐立不得，横门扇及木争出，贼矢集如雨，灵与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余众尽没。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襄阳太守徐浩未至，裨将岭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军，多怀金银为资粮，军资器械尽弃于路如山积。至是贼徒不胜其富。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为贼所围。寻而潼关失守，贼使哥舒翰招之，不从。又使伪将豫州刺史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颍川太守来瑱、襄阳太守魏仲犀合势救之。犀使弟孟驯为将，领兵至明府桥，望贼而走，众遂大败。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鼠一头至四百文，饿死者相枕藉。肃宗使中官将军曹日昇来宣慰，路绝不得入。日昇请单骑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贼若擒吾敕使，我亦何安！”颜真卿适自河北次于襄阳，谓仲犀曰：“曹使既果决，不顾万死之地，何得沮之！纵为贼所获，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则万人之心固矣。公何爱焉？”中官冯廷瑰曰：“将军必能入，我请以两骑助之。”日昇又自有僉骑数人，仲犀又以数骑共十人同行。贼徒望见，知其骁锐，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灵众初以为望绝，忽有使来宣命，皆踊跃一心。日昇以其十人至襄阳取粮，贼虽追之，不敢击，遂以一千人取音声路运粮而入，贼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数月。

灵在围中一年，救兵不至，昼夜苦战，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众持满傅矢突围而出南阳，投襄阳。田承

嗣来追，苦战二日，杀贼甚众。贼又知其决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阳节度使。时贼志欲南侵江、汉，赖灵奋命扼其冲要，南夏所以保全。十月，王师收两京，承嗣、令珣等奔于河北。南阳遭大乱之后，距邓州二百里，人烟断绝，遗骸委积于墙堑间。

十二月，策勋行赏。诏曰：“特进、太仆卿、南阳郡守、兼御史大夫、权知襄阳节度事、上柱国、金乡县公鲁灵，蕴是韬略，副兹节制，竭节保邦，悉心陷敌。表之旗帜，分以土田。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兼京兆尹。”

乾元元年，兼郑州刺史，充郑、陈、颍、亳等州节度使。上元二年，为淮西襄阳节度使、邓州刺史。十月，与朔方节度使司徒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节度同围安庆绪于相州。灵领淮西、襄阳节度行营步卒万人、马军三百，以李抱玉为兵马使，灵分界知东面之北。二年六月六日，贼将史思明自范阳来救，战于安阳河北，王师不利，灵中流矢奔退。时诸节度以回纥战败，因而退散，尽弃军粮器械，所过虏掠，灵兵士剽夺尤甚，人因惊怨。五日，至新郑县，闻郭子仪已整众屯谷水，李光弼还太原，灵忧惧，仰药而卒。

裴茂，以门荫入仕，累迁京兆府司录参军。来瑱镇陕州，引为判官；瑱移襄州，又为瑱行军司马，瑱遇之甚厚。及瑱淮西之败，逗留不行，茂密表闻奏。朝廷以瑱掌重兵，恶之，密诏以茂代瑱为襄州刺史，充防御使。茂本镇谷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阳。时瑱亦奉诏依旧任，瑱遂设具

于江津以俟之。茂初声言假道入朝，及见瑱，即云奉代，且欲视事。瑱报曰：“瑱已奉恩命复任此。”茂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军，因与瑱兵交战，茂大败，士卒死伤殆尽。茂走还谷城旧营，瑱追擒之。朝旨务安汉南，乃归咎于茂。宝应元年七月，敕曰：“前襄州刺史裴茂，性本顽疏，行惟狂悖。顷因试用，爰委军戎，守在要冲，无闻方略。所以申命来瑱，重抚汉南，即宜奔赴阙廷，谢其旷职。而乃顾惜名位，轻图异端，诬构忠良，妄兴兵甲。遽令追召，敢欲逗留，是有无君之心，不唯罔上之罪。又转输之物，军国所资，擅为费用，其数甚广。据其抵犯，合置严诛。但自朕登极已来，屡施恩宥，肆诸朝市，所未忍为。宜宽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谪，宜除名，长流费州。”

茂器局轻褊，初兴师徒，给用无节。及败挠，迟回赴召，将至京师，会有是命。既行，至蓝田驿，赐自尽。

来瑱，邠州永寿人也。父曜，起于卒伍。开元十八年，为鸿胪卿同正员、安西副都护、持节碣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后为右领军大将军、仗内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宝应元年，以子贵，赠太子太保。

瑱少尚名节，慷慨有大志，颇涉书传。天宝初，四镇从职。十一载，为左赞善大夫、殿中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军司马。玄宗诏朝臣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各一人。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之略，临事能断，堪当御侮之任。丁母忧，以孝闻。

安禄山反，张垪复荐之，起复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

颍川太守。贼攻之。城中积粟素多，瑱缮修有备。贼继至城下，瑱亲射之，无不应弦而毙。贼使降将毕思琛招瑱，琛即瑱父曜故将，城下拜泣吊瑱，瑱不应。前后杀贼颇众，咸呼瑱为“来嚼铁”。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摄御史中丞、本郡防御使及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等使。鲁炅败于叶县，退守南阳，乃以瑱为南阳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南东道节度防御处置等使以代炅。寻以嗣虢王巨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因奏炅守南阳，诏各复本位。贼攻围南阳累月，瑱分兵与襄阳节度使魏仲犀救之。犀遣弟孟驯将兵至明府桥，望风败走，贼追蹙，大败而还。兵素少，遇败，人情恟惧，瑱绥抚训练，贼不能侵。诏为淮南西道节度使。收复两京，与鲁炅同制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颖国公，食实封二百户，余如故。

乾元元年，召为殿中监。二年，初除凉州刺史、河南节度经略副大使。未行，属相州官军为史思明所败，东京震骇。元帅司徒郭子仪镇谷水，乃以瑱为陕州刺史，充陕、虢等州节度，并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军将张维瑾、曹玠率众谋乱，杀刺史史翊。以瑱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襄、邓、均、房、金、商、随、郢、复十州节度观察处置使。

上元三年，肃宗召瑱入京。瑱乐襄州，将士亦慕瑱之政，因讽将吏、州牧、县宰上表请留之，身赴诏命，行及邓州，复诏归镇。肃宗闻其计而恶之。后吕缙、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惧其得士心，以瑱为邓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襄、邓、唐、复、郢、随等六州节度，余并如故。俄而淮西节度王仲

昇与贼将谢钦让战于申州城下，为贼所虏。初，仲昇被围累月，吕湮病于江陵，瑱在襄州，又恐仲昇构己，遂顾望不救。及师出，仲昇已没。裴茂频表陈瑱之状，谋夺其位，称“瑱善谋而勇，崛强难制，宜早除之，可一战而擒也。”肃宗然之，遂以瑱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蕲、黄、光、沔节度观察，兼河南陈、豫、许、郑、汴、曹、宋、颍、泗十五州节度观察使，外示尊崇，实夺其权也。加裴茂兼御史中丞、襄邓等七州防御使以代之。瑱惧不自安，上表称“淮西无粮馈军，臣去秋种得麦，诸待收麦毕赴上”，复讽属吏请留之。裴茂于商州召募，以窥去就。

宝应元年五月，代宗即位，因复授瑱襄州节度、奉义军渭北兵马等使，官如故，潜令裴茂图之。其月十九日，裴茂率众浮汉江而下。日暮，候者白瑱，谋于帐下，副使薛南阳曰：“尚书奉诏留镇，裴茂以兵代，是无名也。且茂之智勇，非尚书敌也，众心归尚书，不归于茂。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烧城市，我众必惧而乱，彼乘乱而击，则可忧也。若及明而至，尚书破之必矣。”翌日平明，茂督军士五千列于谷水北，瑱以兵逆之，登高而阵，呼茂将士告之曰：“尔何事来？”曰：“尚书不受命，谨奉中丞伐罪人。若尚书受替，谨当释兵。”瑱曰：“恩制复除瑱此州。”及取告身敕书以示，茂军皆曰：“伪也。承命讨君，岂千里空归，富贵在于今日。”遂争射之。瑱奔归旗下，薛南阳曰：“事急矣，请以三百骑为奇兵，尚书勿与之战。”两军相见，遂以麾下旁万山而出其背，表里夹击，茂军大败，投水而死，杀获殆尽。茂及弟荐脱身北走，妻子并为瑱所擒，瑱甚厚抚之。因抗表谢罪。擒茂于

申口，送至京师，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故驿。

八月，瑱入朝谢罪，代宗特宠异之，迁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代左仆射裴冕充山陵使。时中官骠骑大将军程元振居中用事，发瑱言涉不顺，王仲昇贼平来归，证瑱与贼合，故令仲昇陷贼三年。代宗含怒久之，因是下诏曰：

《春秋》之义，贵在于必书；君臣之间，法存于无赦。沮劝式遵于前典，进退莫匪于至公，恶稔既彰，明罚难贷。开府仪同三司、行兵部尚书、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颍国公来瑱，谬当任用，素乏器能，亟历班荣，累经节制。莅职蔑闻于成绩，登朝虚美于崇名。顷者分阃颁条，久淹江、汉。或频征不至，或移镇迟留，实乖堂陛之仪，爰及干戈之忿。朕以旧臣宿将，道在含弘，会其来庭，用甄后效。超登宰辅，光拜夏卿，列在三台，掩其一眚。山陵先远，事委近臣，谋谟素阙于大猷，卜祝颇闻于私议。实亏周慎，且间枢言，何以辅弼鼎司，仪刑簪绂？据其所犯，合置殊科。以尝侍轩闼，用存宽免之辜；缅范旧章，兼膺黜削之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

宝应二年正月，贬播州县尉员外置。翌日，赐死于郾县，籍没其家。瑱之被刑也，门客四散，掩于坎中。校书郎殷亮后至，独哭于尸侧，货所乘驴以备棺衾，夜诣县令长孙演以情告之，演义而从之。亮夜葬而祭，走归京师。代宗既悟元振之诬构，积其过而配流溱州。

先是，瑱行军司马庞充统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闻

瑱死，将士鱼目等回兵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御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阳与右兵马使梁崇义不叶相图，为崇义所杀。朝廷授崇义节度使、兼御史中丞以代瑱。崇义为瑱立祠，四时拜飨，不居瑱厅及正堂视事，于东厢下构一小室而寝止，抗疏哀请收葬，优诏许之。广德元年，追复官爵。

周智光，本以骑射从军，常有戎捷，自行间登偏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镇陕州，与之昵狎。朝恩以扈从功，恩渥崇厚，奏请多允，屡于上前赏拔智光，累迁华州刺史、同华二州节度使及潼关防御使，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永泰元年，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刺十余万众寇奉天、醴泉等县，智光邀战，破于澄城，收驼马军资万计，因逐贼至鄜州。智光与杜冕不协，遂杀鄜州刺史张麟，坑杜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惧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优容，俾杜冕使梁州，实避仇也。

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专杀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孙庞充。充方居纒经，潜行，智光追而斩之。又劫诸节度使进奉货物及转运米二万石，据州反。智光自鄜坊专杀，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众至数万，纵其剽掠，以结其心。初，与陕州节度使皇甫温不协，监军张志斌自陕入奏，智光馆给礼慢，志斌责其不肃。智光大怒曰：“仆固怀恩岂有反状！皆由尔鼠辈作福作威，惧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为尔作之。”因叱下斩之，脔其肉以饲从者。时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入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举选之士竦骇，或窃同州路以过，智光使部将邀斩于乾坑店，横死者众。优诏以

智光为尚书左仆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诏慢骂曰：“智光有数子，皆弯弓二百斤，有万人敌，堪出将入相。只如挟天子令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历数大臣之过。元仙股栗，智光增绢百匹遣之。于州郭置生祠，俾将吏百姓祈祷。

大历二年正月，密诏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郭子仪率兵讨智光，许以便宜从事。时同、华路绝，上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付子仪，纵裂帛写诏置蜡丸中，遣家童间道达焉。子仪奉诏将出师，华州将士相顾携贰。智光大将李汉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仪。贬智光为澧州刺史，散官勋封如故。乃听将一百人随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将士官吏，一无所问。乃以兵部侍郎张仲光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使；又以大理卿敬括为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长春宫等使。是日，智光为帐下将斩首，并子元耀、元干等二人来献。丁卯，梟智光首于皇城之南街，二子腰斩以示众。判官监察御史邵贲、都虞候蒋罗汉并伏诛，余党各以亲疏准法定罪。命有司具仪奏告太清宫、太庙、七陵。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觐，次潼关，闻智光阻兵，驻所部将往御之。及智光死，忠臣进兵入华州大掠，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产财物殆尽，官吏至有著纸衣或数日不食者。

史臣曰：尝读《李陵传》，战败不能死，屈节降虏庭，君不得为忠臣，母不得为孝子，每长叹久之。炅收湟水败众，守南阳孤城，每蹈危机，竟效死节，料敌虽非其良将，事君不失为忠臣。茆浮躁无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瑱善军政，得

士心，庶几干城御侮者哉！始固名位，为裴茂巧言；终归朝廷，遭元振诬构。赐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致旧将立祠，门吏偷葬，出将入相，一至于斯，惜哉！智光狂悖，不足与论。

赞曰：鲁炅竭节，来瑱枉死。裴茂凶人，智光逆子。

卷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六十五

崔器 赵国珍 崔瓘 敬括 韦元甫
魏少游 卫伯玉 李承

崔器，深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礼，状貌丰硕，饮酒过斗。贞观中，拜驸马都尉，尚神尧馆陶公主。父肃然，平阴丞。

器有吏才，性介而少通，举明经，历官清谨。天宝六载，为万年尉，逾月拜监察御史。中丞宋浑为东畿采访使，引器为判官；浑坐赃流贬岭南，器亦随贬。十三年，量移京兆府司录，转都官员外郎，出为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没于贼，仍守奉先。居无何，属贼党同罗叛贼，长安守将安守忠、张通儒并亡匿。又渭上义兵起，一朝聚徒数万，器惧，所受贼文牒符敕，一时焚之，榜召义师，欲应渭上军。及渭上军破，贼将崔乾祐先镇蒲、同，使麾下骑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灵武。

器素与吕諲善，諲引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从肃宗至凤翔，加礼仪使。克复二京，为三司使。器草仪注，驾入

城，令陷贼官立于含元殿前，露头跣足，抚膺顿首请罪，以刀杖环卫，令扈从群官宰臣已下视之。及收东京，令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如西京之仪。器性阴刻乐祸，残忍寡恩，希旨奏陷贼官准律并合处死。肃宗将从其议。三司使、梁国公李岷执奏，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陈希烈、达奚珣斩于独柳树下。后萧华自相州贼中仕贼官归阙，奏云：“贼中仕官等重为安庆绪所驱，胁至相州，初闻广平王奉宣恩命，释放陈希烈已下，皆相顾曰：‘我等国家见待如此，悔恨何及。’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复摇。”肃宗曰：“朕几为崔器所误。”

吕誾骤荐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肿，月余疾亟，瞑目则见达奚珣，叩头曰：“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器答曰：“达奚大尹尝诉冤于我，我不之许。”如是三日而器卒。

赵国珍，样柯之苗裔也。天宝中，以军功累迁黔府都督，兼本管经略等使。时南蛮阁罗凤叛，宰臣杨国忠兼剑南节度，遥制其务，屡丧师徒。中书舍人张渐荐国珍有武略，习知南方地形，国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代宗践祚，特嘉之，召拜工部尚书。大历三年九月，以疾终，赠太子太傅。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闻，莅职清谨。累迁至澧州刺史，下车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居二年，风化大行，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有司以闻，优诏特加五阶，至银青光禄大夫，以甄能政。迁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

练观察处置使。瓘到官，政在简肃，恭守礼法。将吏自经时艰，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历五年四月，会月给粮储，兵马使臧玠与判官达奚覲忿争，覲曰：“今幸无事。”玠曰：“有事何逃？”厉色而去。是夜，玠遂构乱，犯州城，以杀达奚覲为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闻其事，悼惜久之。

敬括，河东人也。少以文词称。乡举进士，又应制登科，再迁右拾遗、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宝末，宰臣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括以例为果州刺史。累迁给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简淡，在职不务求名，因循而已。大历初，叛臣周智光伏诛，诏选循良为近辅，以括为同州刺史。岁余，入为御史大夫。迟重推诚于下，未尝以私害公，士颇称焉；而从容养望，不举纲纪，士亦以此少之。大历六年三月卒。

韦元甫，少修谨，敏于学行。初任滑州白马尉，以吏术知名。本道采访使韦涉深器之，奏充支使，与同幕判官员锡齐名。元甫精于简牍，锡详于讯覆，涉推诚待之，时谓“员推韦状。”元甫有器局，所莅有声，累迁苏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大历初，宰臣杜鸿渐首荐之，征为尚书右丞。会淮南节度使缺，鸿渐又荐堪当重寄，遂授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观察等使。在扬州三年，政尚不扰，事亦粗理。大历六年八月，以疾卒于位。

魏少游，钜鹿人也。早以吏干知名，历职至朔方水陆转运副使。肃宗幸灵武，杜鸿渐等奉迎，留少游知留后，备宫室扫除之事。少游以肃宗远离宫阙，初至边藩，故丰供具以悦之。将至灵武，少游整骑卒千余，干戈耀日，于灵武南界鸣沙县奉迎，备威仪振旅而入。肃宗至灵武，殿宇御幄，皆象宫闱，诸王、公主各设本院，饮食进御，穷其水陆。肃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为！”命有司稍去之。累迁卫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议率朝臣马以助军，少游与汉中郡王瑀沮其议，上知之，贬渠州长史。后为京兆尹，请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正员三品已上、诸王、驸马中期周已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县丞簿尉，敕从之。迁刑部侍郎。

大历二年四月，出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四年六月，封赵国公。贾明观者，本万年县捕贼小胥，事刘希暹，恃鱼朝恩之势，恣行凶忍，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诛，元载当权，纳明观奸谋，容之，特令江西效力。明观未出城，百姓万众聚于城外，皆怀砖石候之，期投击以快意。载闻之，特令所由吏拥百姓入城内，由是获免。在洪州二年，少游为观察使，承元载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游，到州，即日杖杀，识者以是减魏之名，多路之政。大历六年三月己未卒于官，赠太师。

少游居职，缘饰成务，有规检，善任人，果于集事。前后四领京尹，虽无赫赫之名，而齷齪廉谨，有足称者。

卫伯玉，有膂力，幼习艺。天宝中杖剑之安西，以边功

累迁至员外诸卫将军。肃宗即位，兴师靖难，伯玉激愤，思立功名，自安西归长安。初为神策军兵马使出镇。乾元二年十月，逆贼史思明遣伪将李归仁铁骑三千来犯，伯玉以数百骑于疆子坂击破之，积尸满野，虏马六百匹，归仁与其党东走。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转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献俘百余人至阙下，诏解缚而赦之，迁伯玉神策军节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领众西下图长安，史朝义率其党夜袭陕州。伯玉以兵逆击，大破贼于永宁。贼退，进位特进，封河东郡公。

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輿幸陕。以伯玉有干略，可当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等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封城阳郡王。大历初，丁母忧，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潜讽将吏不受诏，遂起复以本官为荆南节度等使，时议丑之。大历十一年二月入觐，以疾卒于京师。

李承，赵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远之孙，国子司业畚之第二子也。承幼孤，兄晔鞠养之。既长，事兄以孝闻。举明经高第，累至大理评事，充河南采访使郭纳判官。尹子奇围汴州，陷贼，拘承送洛阳。承在贼庭，密疏奸谋，多获闻达。两京克复，例贬抚州临川尉。数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监察御史。淮南节度使崔圆请留充判官，累迁检校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圆卒，历抚州、江州二刺史，课绩连最。迁检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征拜吏部郎中。寻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鹵，岁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时梁崇义纵恣倨慢，朝廷将加讨伐。李希烈揣知之，上

表数崇义过恶，请率先诛讨。上悦之，每对朝臣多称希烈忠诚。承自黜陟回，因奏之曰：“希烈将兵讨伐，必有微勋，但恐立功之后，纵恣跋扈，不稟朝宪，必劳王师问罪。”上初未之信。无几，希烈既平崇义，果有不顺之迹，上思承言，故骤加擢用。建中二年七月，拜同州刺史、河中尹、晋绛都防御观察使。九月，转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盐铁等使。希烈既破崇义，拥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虑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请单骑径行。既至，希烈处承于外馆，迫胁万态，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虏阖境所有而去，襄、汉为之空。承治之一年，颇得完复。

初，希烈虽归蔡州，留将校等于襄州守当时所掠得财帛什物等，后使襄、汉，往来不绝。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来许、蔡，厚结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等。及曾等谋杀希烈，以众归朝，多承首建谋也。累赐密诏褒美之。承寻改检校工部尚书，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建中四年七月，卒于位，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承少有雅望，至其从官，颇以贞廉才术见称于时。

史臣曰：自古酷吏滥刑，幸免者多矣，苟无强魂为崇，沮议者惑焉。器深文乐祸，居官令终，非达奚诉冤，无以显其阴责矣。国珍守黔溪，瓘修礼法，括推诚馭下，元甫为政宽简，少游规检集事，皆可称者。伯玉破敌立功，足为猛士，丁忧冒宠，终是武夫。承忠恧谋议，勤劳尽瘁，方之者鲜矣。

赞曰：崔器深文，达奚作崇。七子伊何？李承为最。

卷一百一十六

列传第六十六

肃宗代宗诸子肃宗十三子 代宗二十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卫王伣 彭王仪 兖王侗 洺王旻
郢王荣 襄王伣 杞王倓 召王偲 恭懿太子昭 定王侗
淮阳王僖 昭靖太子邈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连
韩王迥 简王遘 益王迺 隋王迅 荆王选 蜀王邈 忻
王造 韶王暉 嘉王运 端王遇 循王遒 恭王通 原王逵
雅王逸

肃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宫人孙氏生越王係，张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卫王伣，陈婕妤生彭王仪，韦妃生兖王侗，张美人生洺王旻，裴昭仪生襄王伣，段婕妤生杞王倓，崔妃生召王偲，张皇后生恭懿太子昭、定王侗，宫人生郢王荣、宋王僖。

越王係，本名僖，肃宗第二子也。天宝中，封南阳郡王，授特进。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赵王。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之兵溃于河北，史思明僭号于相州，王师未集，朝廷震骇。诏以李光弼握兵关东以代子仪。光弼请以亲贤统师，七月，诏曰：

握兵之要，古先为重；命帅之道，心膂攸凭。是知靖难夷凶，必资于金革；总戎授律，实仗于亲贤。盖将

底宁邦家，保息黎献者矣。朕以薄德，缵承鸿绪，往属元凶暴乱，中夏不宁。上凭宗社之灵，下藉熊罴之力，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顷以河朔残妖，尚稽天讨，蛇豕窃依于城堡，涂炭久被于齐暄，朕为人父母，宁忘闵念。虽好生息战，每冀其归降；而余孽昧恩，靡闻于悔祸。所以轩后亲征于獯鬻，周文致役于昆夷，古之用兵，盖非获已。赵王係幼稟异操，夙怀韬略，负东平之文学，蕴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爱敬以立身；志尚权谋，有经通之远智。知子者父，方有属于维城；择能而授，俾克申于戎律。且凶徒啸聚，颇历岁时，恶既贯盈，理当扑灭。君亲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龙豹之韬，永清梟獍之类。可充天下兵马元帅，仍令司空、兼侍中、蓟国公光弼副知节度行营事。应缘军司署置，所司准式。

九月，史思明陷洛阳，光弼以副元帅董兵守河阳，王不出京师。十月，下诏车驾亲征，谏官论奏乃止；王请行，不许。三年四月，改封越王。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寝疾弥留。皇后张氏与中官李辅国有隙，因皇太子监国，谋诛辅国，使人以肃宗命召太子入宫。皇后谓太子曰：“贼臣辅国，久典禁军，四方诏令，皆出其口。顷矫制命，逼徙圣皇。今圣体弥留，心怀快快，常忌吾与汝。又闻射生内侍程元振结托黄门，将图不轨，若不诛之，祸在顷刻。”太子泣而对曰：“此二人是陛下勋旧内臣，今圣躬不康，重以此事惊挠圣虑，情所难任。若决行此命，当出外徐图之。”后知太子难与共事，乃召係谓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图平祸难。”复以除辅国谋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係曰：“能。”后令内谒者监段恒俊与越王

谋，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辅国。元振握兵于凌霄门候之，太子既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此事。圣恙危笃，吾岂惧死不赴召乎？”元振曰：“为社稷计，行则祸及矣。”遂以兵护太子匿于飞龙厩。丙寅夜，元振、辅国勒兵于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谋内侍朱光辉、段恒俊等百余人。禁系幽皇后于别殿，侍者十数人随之。是日，皇后、越王俱为辅国所害。

係子：建、遘、逾。建，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授殿中监同正员；遘封兴道郡王，授殿中监同正员；逾封齐国公，光禄卿同正员。

承天皇帝倓，肃宗第三子也。天宝中，封建宁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员。英毅有才略，善射。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兵扈从。车驾渡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谕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违离左右，俟吾见上奏闻。”倓于行宫谓太子曰：“逆胡犯顺，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夫有国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从至尊入蜀，则散关已东，非皇家所有，何以维属人情？殿下宜购募豪杰，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不下十万人，光弼、子仪，全军河朔，谋为兴复，计之上也。”广平王亦赞成之，于是令李辅国奏闻。玄宗欣然听纳，乃分从官、士卒以遣之。时败卒胆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战。倓自选骁骑数百卫从，每苍黄颠沛之际，血战在前。太子或过时不得食，倓涕泗不自胜，上尤怜之，军士属目归于倓。至灵武，太子即帝位。广平既为元子，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侍臣曰：“广

平王冢嗣，有君人之量。”上曰：“广平地当储贰，何假更为元帅？”左右曰：“广平今未册立，艰难时人尤属望于元帅。况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之元帅，抚军也，广平为宜。”遂以广平为元帅，倓典亲军，李辅国为元帅府司马。

时张良娣有宠，倓性忠谏，因侍上屡言良娣颇自恣，辅国连结内外，欲倾动皇嗣。自是，日为良娣、辅国所构，云“建宁恨不得兵权，颇畜异志。”肃宗怒，赐倓死。既而省悟，悔之。

明年冬，广平王收复两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献捷。泌与上有东宫之旧，从容语及建宁事，肃宗改容谓泌曰：“倓于艰难时实得气力，无故为下人之所间，欲图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计，割爱而为之所也。”泌对曰：“尔时臣在河西，岂不知其故。广平兄弟，天伦笃睦，至今广平言及建宁，则呜咽不已。陛下之言，出于谗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无如之何！”泌因奏曰：“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运祚，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时广平王立大功，亦为张皇后所忌，潜构流言，泌因事讽动之。

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宁之冤，追赠齐王。大历三年五月，诏曰：“故齐王倓，承天祚之庆，保鸿名之光。降志尊贤，高才好学，艺文博洽，智略宏通。断必知来，谋皆先事，识无不达，理至逾精。乃者寇盗横流，銓輿南幸。先圣以宸扆之恋，将侍君亲；惟王以宗庙之重，誓宁家国。克协朕志，载符天时，立辨群议之非，同献五原之计。中兴之盛，实藉奇功。景命不融，早从厚窆，天伦之爱，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东海，顷加表饰，未极哀荣。夫以参旧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业，而存未峻其等，歿未尊其称，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身，纘膺大宝，不及让王之礼，莫申太弟之嗣，所怀靡殫，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宠锡攸宜。敬用追谥曰承天皇帝，与兴信公主第十四女张氏冥婚，谥曰恭顺皇后。有司准式，择日册命，改葬于顺陵，仍祔于奉天皇帝庙，同殿异室焉。”

卫王伾，肃宗第四子。天宝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监同正员。早薨。宝应元年五月，追赠卫王。

彭王仪，肃宗第五子。天宝中，封新城郡王，授鸿胪卿同正员。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再陷河洛，关东用兵，人情震惧，群臣请以亲王遥统兵柄。三年四月诏曰：

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内封子弟，外建藩维。故周称百代，抑闻麟趾之美；汉命六官，亦树犬牙之制。历考前载，率由旧章。朕以薄德，纘承鸿绪，属豺狼未殄，

金革犹虞。赖文武羣臣，协心同德，庶克清于玄祲，期永保于皇图。且授钺分符，义已先于用武；又维城作翰，道方弘于建亲。咨尔分阃之崇，成予磐石之固。彭王仅等，银潢毓庆，璿萼分辉，忠孝稟于天成，文武称其备用。今三秦之地，万国来庭，诚宜列皇子以建封，崇懿藩而制胜，是资固本，委以临戎。彭王仅可充河西节度大使，兖王侗可充北庭节度大使，泾王侔可充陇右节度大使，杞王倓可充陕西节度大使，兴王侑可充凤翔节度大使。

仅，是岁薨。子镇，授太仆卿同正员，封常山郡王。

兖王侗，肃宗第六子。母韦妃，刑部尚书坚之妹。肃宗在东宫，选为太子妃，生侗及永和公主。坚后为李林甫诬构被诛，太子惧，奏请与妃离异，于别宫安置，侗，天宝中封颖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员。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兖王。乾元三年，领北庭节度大使。宝应元年薨。

泾王侔，肃宗第七子。天宝中，封东阳郡王，授光禄卿同正员。至德二载十二月，进封泾王。乾元三年，领陇右节度大使。兴元元年薨。

郢王荣，肃宗第八子。天宝中，封灵昌郡王。早世。宝应元年五月，追赠郢王。

襄王伣，肃宗第九子。至德二载十二月，封襄王。贞元

七年正月薨。

杞王倓，肃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贞元六年六月赠为昭仪。倓，至德二载封，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肃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载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伾，肃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载封兴王。上元元年六月薨。伾，皇后张氏所生，上尤钟爱。后屡危太子，欲以兴王为储贰，会薨而止。七月丁亥，诏曰：

厚礼所以饰终，易名所以表行。况情钟天属，宠及褒封，载畴加等之美，式备元储之赠，永怀轸念，有恻彝章。第十二子故兴王伾，毓庆璿源，分华若木，天资纯孝，神假聪明。河间聚书，幼闻乐善之旨；延陵听乐，早得知音之妙。顷以暂婴沉痾，殆积旬时，而资敬益彰，颖悟逾爽。爱亲之恋，言不间于斯须；告诀之辞，事先符于梦寐。顾惟至性，实切深哀。将胙土析珪，载崇藩翰，闻《诗》对《易》，爰就琢磨。方冀成立，岂期天丧。瑶英始茂，遽摧于当春；隙驷俄迁，忽沉于厚夜。兴言痛悼，闵惜良深。宜贲宠于青宫，俾哀荣于玄窆。可赠太子，谥曰恭懿。应缘丧葬，所司准式，仍令京兆尹刘晏充监护使。

诏宰臣李揆持节册命。十一月，葬于高阳原。其哀册曰：

维上元元年，太岁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

申，皇第十二子、持节凤翔等四州节度观察大使兴王伾，薨于中京内邸，殓于寝之西阶。粤八月丁亥，册赠皇太子，庙号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诏葬于长安之高阳原，礼也。燕隧开封，龙輶进轍，陈祖载而就位，俨涂刍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凶景，悯璿萼之罹霜，瞻龙綍而增思，怀雁池而永伤。考谥惟古，褒崇有式。爰诏史司，恭宣懿德。其辞曰：

惟天祚唐，累叶重光，中兴宸景，再纽乾纲。本枝建国，磐石疏疆，克开龙胤，实曰贤王。骊源孕彩，日于腾芳，深仁广孝，蕴艺含章。秀发童年，惠彰龀齿，蹈礼知方，承尊叶旨。对日流辩，占凤擅美，鲁、卫后尘，间、平绝轨。胡孽初构，王师未班，爰从襁褓，载历险艰。爰备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训，动不违颜。礼及佩觿，朝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坛受帅。玉质金声，文经武纬，乐善为宝，崇儒是贵。濬哲外朗，温文内深，阅书成诵，观乐表音。《五经》在口，六律谐心，才优艺洽，绝古超今。蛇豕犹梗，寰区未乂。涤虑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荤血，心依定惠。庶福邦家，俾清凶秽。雾露婴疾，聪明害神，沉痾始遘，弥旷盈旬。止虑无扰，发言有伦，在膏方亟，问膳逾勤。云物告征，星辰变象，楚药无救，秦医莫仗。灵仪窅而上宾，徽音邈其长往。违旧邸于青社，即幽陵于黄壤。呜呼哀哉！魂气夺兮去何之，精灵存兮孝有思。念君亲之永隔，托梦寐而来辞。延桂宫而震悼，贯椒壶而缠悲。旌遗芳于碣馆，贲新命于储闈。呜呼哀哉！先远戒候，占龟献吉。指鹑野而西临，背凤城

而右出。天惨惨而苦雾，山苍苍而曠日。望驰道而长辞，赴幽涂而永毕。呜呼哀哉！生为宠王兮宸爱所钟，歿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筌于洞府，阅银槎于泉宫。金石谁固，人生有终，简册攸记兮德音无穷。敢直词于篆美，庶永代而成风。呜呼哀哉！

召薨时年八岁。既薨之夕，肃宗、张后俱梦召有如平昔，拜辞流涕而去。帝方寝疾，追念过深，故特以储闈之赠宠之。上疾累月方平。

定王侗，肃宗第十三子。亦张后所生，召之母弟。至德二载，封定王。宝应初薨，时年甚幼。

宋王僖，肃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阳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太子，独孤皇后生韩王迥；余十七王，旧史不载母氏所出。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宝应元年，封郑王。大历初，代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王好读书，以儒行闻。大历九年薨，废朝三日，由是罢元帅之职。上惜其才早夭，册赠昭靖太子，葬于万年县界。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历九年冬，田承嗣谋乱河朔，时

郑王居长，典兵师，不幸薨落，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议请封亲王，分领戎师，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诏曰：

虞、夏之制，诸子疏封；汉、魏以还，十连授律。是用锡珪班瑞，盘石开疆，信通邑之纪纲，为中都之屏翰。然则旌钺之寄，推择攸难，因亲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第六子连、第七子迥、第八子遘、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暹、第十五子运、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遒、第十八子通、第十九子逵、第二十子逸等，并敏茂纯懿，稟于衷诚，温良孝恭，形于进对，动皆合义，居必有常。可以理众靖人，抚封宣化，而总列城之赋，缮分阃之谋，克勤公家，允辅王室。今则均茅社之宠，盛槐庭之仪，授钺登车，嗣兹朝典，维城之固，尔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岭南节度支度营田、五府经略观察处置等大使；逾可封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节度大使；连可封恩王；韩王迥可汴、宋等节度观察处置等大使；遘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运可封嘉王，遇可封端王，遒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逵可封原王，逸可封雅王；仍并可封开府仪同三司。

是时，皇子胜衣者尽加王爵，不出阁。德宗朝，述为诸王之长。时分命中使周行天下，求访沈太后，诏以睦王为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书乔琳副之。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历十年，封郴王，领渭北鄜坊节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连，代宗第六子。大历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韩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宠，既生而受封，虽冲幼，恩在郑王之亚。宝应元年，封韩王。贞元十二年薨，时年四十七。

简王遘，代宗第八子。大历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简王。元和四年薨。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历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历十年封，兴元元年薨。

荆王选，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荆王，赠开府仪同三司。

蜀王邕，代宗第十二子。大历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历十年封，仍领昭义军节度观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暉，代宗第十四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二年薨。

嘉王运，代宗第十五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第十六子。大历十年封，贞元七年薨。

循王遒，代宗第十七子。大历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历十年封。

原王逵，代宗第十九子。大历十年封。大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艳妻破国，孽子败宗。前代英杰之君，率不免于斯累者，何也？良以爱恶不由于义断，毁誉遽逐于情移。虽申生孝己之仁，卒不能回君父之爱，悲哉！孝宣皇帝当屯剥之运，收忠义之心，忍行爱子之刑，终宥奸阍之罪，大雅君子，为之痛心。张后卒以凶终，固其宜矣。

赞曰：床蓐之爱，人情易惑。以义制情，哲王令德。李侯悟主，韵谐金石。褒谥建宁，良堪太息。

卷一百一十七

列传第六十七

严武 郭英父 崔宁弟宽 从孙蠡 蠡子莒
从孙黯 严震 严砺

严武，中书侍郎挺之子也。神气隽爽，敏于闻见。幼有成人之风，读书不究精义，涉猎而已。弱冠以门荫策名，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迁侍御史。至德初，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武杖节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颇自矜大。出为绵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

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圣山陵，以武为桥道使。无何，罢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与宰臣元载深相结托，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为方面，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广德二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十月，取盐川城，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

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琯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傲，见琯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终，时年四十。

郭英乂，先朝陇右节度使、左羽林军将军知运之季子也。少以父业，习知武艺，策名河、陇间，以军功累迁诸卫员外将军。至德初，肃宗兴师朔野，英乂以将门子特见任用，迁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既收二京，征还阙下，掌禁兵。迁羽林军大将军，加特进。以家艰去职。

朝廷方讨史思明，选任将帅，乃起英乂为陕州刺史，充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寻加御史大夫，兼神策军节度。代宗即位，加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陕统诸军讨贼洛阳，留英乂在陕为后殿。东都平，以英乂权为东都留守。既至东都，不能禁暴，纵麾下兵与朔方、回纥之众大掠都城，延及郑、汝等州，比屋荡尽。广德元年，策勋加实封二百户，征拜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骄，于京城创起甲第，穷极奢靡。与宰臣元载交结，以久其权。

会剑南节度使严武卒，载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轨，无所忌惮。玄宗幸蜀时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輿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后视事。英乂以观地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以军政苛酷，无敢发言。又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

之。又以西山兵马使崔旰得众心，屡抑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千余众袭成都，英父出军拒之，其众皆叛，反攻英父。英父奔于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斩英父首以送旰，并屠其妻子焉。

崔宁，卫州人，本名旰。虽儒家子，喜纵横之术。卫州刺史茹璋授旰符离令，既罢，久不调，遂客游剑南，从军为步卒，事鲜于仲通。又随李宓讨云南，宓战败，旰归成都。行军司马崔论见旰，悦其状貌，又以其宗姓厚遇，荐为衙将。历事崔圆、裴冕。冕遭流谤，朝廷将遣使推按，旰部下截耳称冤，中使奏之。旰亦赴京师，授司戈，历司阶、折冲郎将军等官。

宝应初，蜀中乱，山贼拥绝县道，代宗忧之。严武荐旰为利州刺史，既至，山贼遁散，由是知名。严武为剑南节度，赴镇过利州，心欲辟旰为部将，以利非属部，旰难辄去，俾旰筹之。旰曰：“节度使张献诚见忌，且又好利，诚能重赂之，旰可以从大夫矣。”武至剑南，遗献诚奇锦珍贝，价兼百金，献诚大悦。武乃遗献诚书求旰，献诚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剑南，武奏为汉州刺史。久之，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始次贼城，周围皆石砾，攻具无所设。唯东南隅环丈之地，壤土可穴，谍知之以告。旰昼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番众相语曰：“崔旰，神兵也。”将更前进，以粮尽还师。武大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夸士众，赏赉过厚。

永泰元年五月，严武卒，杜济为西川行军司马，权知军府事。时郭英干为都知兵马使，郭嘉琳为都虞候，皆请英干兄英父为节度使。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与军众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二奏俱至京师，会朝廷已除英父，旰使因见英父陈其事。英父至成都，数日，诬杀王崇俊，又召旰还成都。英父减将健粮赐，人心怨怒。旰在西山闻之，大恐，乃托备吐蕃，未赴成都。英父怒，出兵声言助旰讨吐蕃，其实袭之也。旰家在汉州，英父迁之成都，通其妾媵。旰知之，转入深山。英父自率师攻旰，值天大寒，雪深数尺，英父士马冻死者数百人，众心离叛。旰遂出兵拒敌，英父与之接战，英父军大败而还，收余兵才千人，归成都，将卒因多逃散。

初，天宝中，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尝建一使院，院宇甚华丽。及玄宗幸蜀，尝居之，因为道观，兼写玄宗真容，置之正室。英父因入观行香，悦其竹树，遂奏请以仲通旧院为军营，乃移去真容自居之。旰闻之，谓将士曰：“英父反矣！不然，何得除毁玄宗真容而自居之？”乃率兵攻成都。英父出兵于城西门，令柏茂琳为前军，郭英干为左军，郭嘉琳为后军，与旰战。茂琳等军累败，军人多投旰。旰令降将统兵与英父转战，大败之。兵至子城，英父单骑奔简州，为普州刺史韩澄所杀。时邛、剑所在起兵相攻，剑南大乱。

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黄门侍郎平章事杜鸿渐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鸿渐出骆谷，有谋者曰：“相公驻车阆州，遥制剑南，数移牒述英父过失，言旰有方略；旰腹心摄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令旰及将校不疑怨。然后与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及诸贼帅合议，数

出兵攻盱。既数道连兵，未经一年，兵势减耗，盱穷，必束身归朝。此上策也。”鸿渐畏懦，计疑未决。会盱使至，卑辞厚礼，送缁锦数千匹。鸿渐贪其利，遂至成都，日与判官杜亚、杨炎将吏等高会纵观，军州政事悉委盱，乃连表闻荐。

先时，张献诚数与盱战，献诚屡败，旌节皆为盱所夺。朝廷因鸿渐之请，加成都尹，兼西山防御使、西川节度行军司马，仍赐名曰宁。大历二年，鸿渐归朝，遂授宁西川节度使。恃地险人富，乃厚敛财货，结权贵，令弟宽留京师。元载及诸子有所欲，宽恣与之，故宽骤历御史知杂事、御史中丞。宽兄审亦任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宁在蜀十余年，地险兵强，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所淫污，朝廷患之而不能诘。累加尚书左仆射。

大历十四年入朝，迁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寻代乔琳为御史大夫、平章事。宁以为选择御史当出大夫，不谋及宰相，乃奏请以李衡、于结等数人为御史。杨炎大怒，其状遂寝。炎又数谗毁刘晏，宁又求解之。宁既厚结元载已久，杨炎又出自载门，宁初附炎，炎因此大怒。

其年十月，南蛮大下，与吐蕃三道合进。一出茂州，过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过方维、白坝。一出黎坝、雅，过邛、郫。戎酋诫其众曰：“吾要蜀川为东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平岁赋一缣而已。”是蛮之入，连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属宁在朝，军中无帅，德宗促宁还镇。炎惧宁怨己，入蜀难制，谓德宗曰：“蜀川天下奥壤，自宁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宁来朝，尚有全师守蜀。货利之厚，适中奉给，贡赋所入，与无地同。始宁与诸将等夷，独因叛乱

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虽归之，必无功，是徒遣也；若有功，义不可夺。则西川之奥，败固失之，胜亦非国家所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从？”炎曰：“请无归宁。今朱泚所部范阳劲兵，戍在近甸，促令与禁兵杂往，举无不捷。因是役得置亲兵内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换授他帅，以收其权，得千里肥饶之地，是因小祸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宁不行。乃发禁兵四千、范阳兵五千，赴援东川。出军自江油趣白坝，与山南兵合击，蛮兵败走。范阳军又击破于七盘，遂拔新城，戎、蛮大败。凡斩馘六千，生擒六百，伤者殆半，饥寒陨于崖谷者八九万。

宁遂罢西川节度使，制授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托以重臣绥靖北边，但令居鄜州。虽以宁为节度，每道皆置留后，自得奏事，炎悉讽令伺宁过犯。杜希全为灵州，王翊为振武，李建徽为鄜州，及戴休颜、杜从政、吕希倩等，皆炎署置也。宁巡边至夏州，刺史吕希倩与宁同力招抚党项，归降者甚多。炎恶之，因奏希倩抚绥之功，才堪委任。召归朝，除右仆射知省事，以神武将军时常春代之。

朱泚之乱，上卒迫行幸，百僚诸王鲜有知者。宁后数日自贼中来，上初喜甚。宁私谓所亲曰：“圣上聪明英迈，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杞闻之，潜与王翊图议陷之。初，泾原兵作乱之夕，宁与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门而西，数下马便溺，每下辄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惧贼兵追及，翊乃大声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顾望。”至奉天，翊

具以事闻。会朱泚行反间，伪除柳浑宰相，署宁中书令。宁朔方掌书记康湛时为整屋尉，翊逼湛作宁遣朱泚书，使宁无以自辩，翊遂献之。杞因诬奏曰：“崔宁初无葵藿向日之心，闻于城中与朱泚坚为盟约，所以后于百辟。今事果验。使凶渠外逼，奸臣内谋，则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歔曰：“臣备位宰相，危不能持，颠不能扶，宜当万死，伏待斧钺。”上命左右扶起之。既还，俄有中人引宁于幕后，二力士自后缢杀之，时年六十一。初，将诛宁，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寻命翰林学士陆贽草诛宁制；贽求宁与泚书，将以状生之。复乱言云，其书已失。宁既得罪，籍没其家，中外称其冤，乃赦其家，归其资产。贞元十二年六月，宁故将、夏、绥、银节度使韩潭奏请以新加礼部尚书恩制以雪宁之罪。诏从之，任其家收葬。

初，宁入朝，留弟宽守成都。泸州杨子琳乘间以精骑数千突入成都，据城守之。宽屡战力屈，子琳威声颇盛。宁妾任氏魁伟果干，乃出其家财十万募勇士，信宿间得千人，设队伍将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惧，城内粮尽，乃拔城自溃。子琳素有妖术，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遁。

宁季弟密，密子绘，父子皆以文雅称，历使府从事。绘生四子：蠡、黯、确、颜，皆以进士擢第。

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宝历中，入朝监察御史。大和初，为侍御史，三迁户部郎中，出为汝州刺史。开成初，以司勋郎中征，寻以本官知制诰。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权知礼部贡举。四年，拜礼部侍郎，转户部。上

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诏曰：“朕以郊庙之礼，严奉祖宗，备物尽诚，庶几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谓终身之忧。而近代以来，归依释、老，征二教以设食，会百辟以行香。将以有助圣灵，冥资福祚。有异皇王之术，颇乖教义之宗。昨得崔蠡奏论，遂遣讨寻本末，礼文令式，曾不该明，习俗因循，雅当整革。其两京、天下州府，以国忌日为寺观设斋焚香，从今已后，并宜停罢。”蠡寻为华州刺史、镇国军等使，再历方镇。子莒。

莒，字野夫。大中二年，擢进士第，累官至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乾符中，自尚书右丞迁吏部侍郎。莒美文词，善谈论，而驭事简率，铨管非所长。出为陕州观察使，以器韵自高，不屑细故，权移仆下。时河南寇盗蜂起，王仙芝乱汉南，朝纲不振，而莒自恃清贵，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诉旱，莒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乃笞之，吏民结怨。既而为军人所逐，饥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饮之。初为军人所俘，翦其髭发，拜而获免。以失守贬端州司马，复入为左散骑常侍，卒。

子居敬、居俭。居敬终尚书郎，居俭中兴终户部尚书。

黯，字直卿，大和二年，进士擢第。开成初，为青州从事。入为监察御史，奏郊庙祭器不虔，请敕有司。文宗谓宰臣曰：“宗庙之事，朕合亲奉其礼，但以千乘万骑，动费国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闻主者不虔，祭器劳敝，非事神蠲洁之义。卿宜严敕有司，道吾此意。”黯具条奏以闻。寻迁员外郎。会昌中，为谏议大夫。

确，字岳卿，颜，字希卿，位皆至尚书郎。

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人。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至德、乾元已后，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授州长史、王府谘议参军。东川节度判官韦收荐震才用于节度使严武，遂授合州长史。及严武移西川，署为押衙，改恒王府司马。严武以宗姓之故，军府之事多以委之，又历试卫尉、太常少卿。严武卒，乃罢归。东川节度使又奏为渝州刺史，以疾免。山南西道节度使又奏为凤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忧罢。起复本官，仍充兴、凤两州团练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为政清严，兴利除害，远近称美。建中初，司勋郎中韦桢为山、剑黜陟使，荐震理行为山南第一，特赐上下考，封郾国公。在凤州十四年，能政不渝。

建中三年，代贾耽为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及朱泚窃据京城，李怀光顿军咸阳，又与之连结。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赍白书诱震同叛，震集众斩庭光等。时李怀光连贼，德宗欲移幸山南。震既闻顺动，遣吏驰表往奉天迎驾，仍令大将张用诚领兵五千至整屋已东迎护，上闻之喜。既而用诚为贼所诱，欲谋背逆，朝廷忧之。会震又遭牙将马勋奉表迎候，上临轩召勋与之语，勋对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使符召用诚，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上喜曰：“卿何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帝勉劳之。勋既得震符，乃请壮丁五人偕行。既出骆谷，用诚以勋未知其谋，乃以数百骑迎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先聚草发火于驿外，军士争附火。勋乃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惧起走，壮士自背束手而擒之。不虞用

诚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出声即死！”勋即其营，军士已被甲执兵矣。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弃之，欲从用诚反逆，有何利也？但灭汝族耳！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欲何为乎？”众皆誓服。于是缚用诚送州，震杖杀之，拔其副将，使率其众迎驾。勋以药封首驰赴行在，愆约半日，上颇忧之，及勋至，上喜动颜色。翌日，车驾发奉天，及入骆谷，李怀光遣数百骑来袭，赖山南兵击之而退，舆驾无警急之患。寻加震检校户部尚书，赐实封二百户。

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贫，粮食难给，宰臣议请幸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声援。如幸西川，则晟未见收复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议未决，李晟表至，请车驾驻蹕梁、洋，以图收复，群议乃止。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稻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自安、史之后，多为山贼剽掠，户口流散大半。洎六师驻蹕，震设法劝课，鸠聚财赋，以给行在，民不至烦，供亿无阙。其年六月，收复京城，车驾将还京师，进位检校尚书左仆射。诏曰：“朕遭罹寇难，播越梁、岷，蒸庶烦于供亿，武旅勤于扞卫。凡百执事，各奉厥司，眷于是邦，复我兴运，宜加崇大，以示将来。宜改梁州为兴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郑县升为赤，诸县升为畿。见任州县官，考满日放选，百姓给复一年。洋州宜升为望，见任州县官，考满减两选。山南西道将士，并与甄叙。”以震为兴元尹，赐实封二百户。

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震入朝陪祭。十一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贞元十五年六月卒，时年七十六，废朝三日，册赠太保，赙布帛米粟有差。及丧将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吊哭。

严砺，震之宗人也。性轻躁，多奸谋，以便佞在军，历职至山南东道节度都虞候、兴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贞元十五年，严震卒，以砺权留府事，兼遗表荐砺才堪委任。七月，超授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诏下，谏官御史以为除拜不当。是日，谏议、给事、补阙，拾遗并归门下省共议：砺资历甚浅，人望素轻，遽领节旄，恐非允当。既兼杂话，发论喧然。拾遗李繁独奏云：“昨除拜严砺，众以为不当，谏议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论，未见听允。’给事中许孟容曰：‘诚如此，不旷职矣。’”又云：“李元素、陈京、王舒并见拯及孟容言议。”上遣三司使诘之。拯状云：“实于众中言曾论奏，不言三度。”繁证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拯实言两度。”拯请依众状。翌日，贬拯万州刺史，李繁播州参军，并同正。砺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素恶凤州刺史马勋，诬奏贬贺州司户。纵情肆志，皆此类也。

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后，御史元稹奉使两川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诏征其赃，以死恕其罪。

史臣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缙崔宁，除严砺，时君之政可知矣，辅相之才可见矣！武不稟父风，有违母诲，凡为人子者，得不戒哉！虽有周、孔之才，

不足称也，况狂夫乎！英父失政，其死也宜哉。严震立功，其道也显矣。

赞曰：英父失政，崔宁发身。武为士子，震作纯臣。

卷一百一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

元载 王昂 李少良 郇谟附 王缙 杨炎 黎
干 刘忠翼附 庾准

元载，凤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州。载母携载适景昇，冒姓元氏。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家贫，徒步随乡赋，累上不升第。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载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监察御史韦谔充使监选黔中，引载为判官，载名稍著，迁大理评事。东都留守苗晋卿又引为判官，迁大理司直。

肃宗即位，急于军务，诸道廉使随才擢用。时载避地江左，苏州刺史、江东采访使李希言表载为副，拜祠部员外郎，迁洪州刺史。两京平，入为度支郎中。载智性敏悟，善奏对，肃宗嘉之，委以国计，俾充使江、淮，都领漕挽之任，寻加御史中丞。数月征入，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既至朝廷，会肃宗寝疾。载与幸臣李辅国善。辅国妻元氏，载之诸宗，因是相昵狎。时辅国权倾海内，举无违者，会选京尹，辅国乃以载兼京兆尹。载意属国柄，诣辅国恳辞京尹，辅

国识其意，然之。翌日拜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转运使如故。旬日，肃宗晏驾，代宗即位，辅国势愈重，称载于上前。载能伺上意，颇承恩遇，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许昌县子。载以度支转运使职务繁碎，负荷且重，虑伤名，阻大位，素与刘晏相友善，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荐晏自代，载自加营田使。李辅国罢职，又加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广德元年，与宰臣刘晏、裴遵庆同扈从至陕。及舆驾还宫，遵庆皆罢所任，载恩宠弥盛。辅国死，载复结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狠戾自专，载出朝谒，纵子伯和等游于外，上封人顾繇奏之，上方任载以政，反罪繇而已。

内侍鱼朝恩负恃权宠，不与载协，载常惮之。大历四年冬，乘间密奏朝恩专权不轨，请除之。朝恩骄横，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闻载奏，适会于心。载遂结北军大将同谋，以防万虑。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载兼判度支，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听妇言。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与王缙同列，缙方务聚财，遂睦于载，二人相得甚欢，日益纵横。

代宗尽察其迹，以载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载尝独见，上诫之，不悛。

初，扈驾自陕还，与缙上表，请以河中府为中都，秋杪行幸，春首还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纳之，遣条奏以闻。自鱼朝恩就诛，志颇盈满，遂抗表请建中都，文多不载。大略以关辅、河东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师，创置精兵五万，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辞多开合。自以为表入事行，潜遣所由吏于河中经营。

节度寄理于泾州。大历八年，蕃戎入邠宁之后，朝议以为三辅已西，元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为守。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之要害，指画于上前曰：“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黍稷不艺，而有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书覆至，已逾月矣。今运筑并作，不二旬可毕。移子仪大军居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兼图其地形以献。载密使人逾陇山，入原州，量井泉，计徒庸，车乘畚锸之器皆具。检校左仆射田神功沮之曰：“夫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听误矣。”上迟疑不决，会载得罪乃止。

初，六年，载条奏应缘别敕授文武六品以下，敕出后望

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团奏，不得检勘，从之。时功状奏拟，结衔多谬，载欲权归于己，虑有司驳正。会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载丑迹闻，载知之，奏于上前，少良等数人悉毙于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议载之短。门庭之内，非其党与不接，平素交友，涉于道义者悉疏弃之。

代宗宽仁明恕，审其所由，凡累年，载长恶不悛，众怒上闻。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后，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各留系本所，并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及载男仲武、季能并收禁，命吏部尚书刘晏讯鞠。晏以载受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请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傒、礼部侍郎常袞、谏议大夫杜亚同推究其状。辩罪问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是日，宦官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与载同恶，先载于禁中杖杀之。敕曰：“任直去邪，悬于帝典；奖善惩恶，急于时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性颇奸回，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钧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挟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阴托妖巫，夜行解祷，用图非望，庶逞典章。纳受赃私，贸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提防，恣其凌虐。行僻辞矫，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无因自达，赏罚差谬，罔不由兹。顷以君臣之间，重于去就，冀其迁善，掩而不言。曾无悔非，弥益凶戾，年序滋远，衅恶贯盈。将肃政于朝班，俾申明于宪纲，宜赐自尽。朕涉道犹浅，知人不明，理绩未彰，遗阙斯众，致兹刑辟，悯愧良深。俛俯行之，务申沮劝，凡在中外，悉朕怀焉。”又制曰：“门下侍郎、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缙，附会奸邪，阿谀谗佞。据兹犯状，罪至难容，矜以耄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贷以岳牧之秩。可使持节括州诸军事，守括州刺史，宜即赴任。於戏！朕恭己南面，推诚股肱，敷求哲人，将弼予理。昧于任使，过在朕躬，无旷厥官，各慎厥职。”初，晏等承旨，缙亦处极法，晏谓涵曰：“重刑再覆，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岂得不覆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涵等咸听命。及晏等覆奏，上乃减缙罪从轻。

载长子伯和，先是贬在扬州兵曹参军，载得罪，命中使驰传于扬州赐死。次子仲武，祠部员外郎，次子季能，秘书省校书郎，并载妻王氏并赐死。女资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王氏，开元中河西节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凶戾闻，恣其子伯和等为虐。伯和恃父威势，唯以聚敛财货，征求音乐为事。

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外方珍异，皆集其门，资货不可胜计，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轻浮之士，奔其门者，如恐不及。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兄弟各贮妓妾于室，倡优偎褻之戏，天伦同观，略无愧耻。及得罪，行路无嗟惜者。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及阴阳人李季连，以载之故，皆处极法。遣中官于万年县界黄台乡毁载祖及父母坟墓，斫棺弃柩，及私庙木主；并载大宁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以载籍没钟乳五百两分赐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

王昂者，出自戎旅，以军功累迁河中尹，充河中节度使。贪纵不法，务于聚敛，以货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改殿中少监。元载秉政，与载深相结托。大历

五年六月，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使，代卫伯玉。昂既行，伯玉讽大将杨鏐等拒昂，乞留伯玉，诏许之。昂复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专事奢靡，广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虽公务有程，昂耽徇私宴，连日不视曹事。性贪吝，无愧苟得，乃鬻公廨园菜，收其钱以润屋，甚为时论所丑。元载诛，贬连州刺史，遣中使监至万州，过硤江，坠江而卒。

李少良者，以吏用，早从使幕，因职迁殿中侍御史。罢，游京师，干谒权贵。时元载专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纵横，货贿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见用，乘众怒以抗疏上闻。留少良于禁内客省，少良友人韦颂因至禁门访少良，少良漏其言；颂不慎密，遂为载备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诏下御史台讯鞠。是时御史大夫缺，载以张延赏为之，属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议，制使陆珽同伏罪。初，韦颂及珽俱与少良友善，与载子弟亲党款狎。颂得少良微旨，漏于载所亲，遂达于载。载密召珽问之，珽具白其状及禁中语。载得之，奏于上前，上大怒，并付京兆府决杀。珽，国子司业善经之子也，少传父业，颇通经史，性浮躁而疏，故及于累。

大历中，元载弄权自恣，人皆恶之。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有三十字请献于上。若无堪，便以竹筐贮尸，弃之于野。”京兆府以闻。上既召见，赐衣，馆于禁内客省。其献三十字，各论一事。其要者：“团”字、“监”字。团者，请罢诸州团练使；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殿中御史杨护职居左巡，郇谟哭市，护不闻奏，上以为蔽匿，贬连州桂阳县丞员外置。元

载当承宠得志，每改张朝政，出于载手，中外共怒，当时归咎于载，故少良封事于前，郇谟哭市于后。凡百有位，宜为明诫。

王缙，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学，与兄维早以文翰著名。缙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举，累授侍御史、武部员外。禄山之乱，选为太原少尹，与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谋略，众所推先，加宪部侍郎，兼本官。时兄维陷贼，受伪署，贼平，维付吏议，缙请以己官赎维之罪，特为减等。

缙寻入拜国子祭酒，改凤翔尹、秦陇州防御使，历工部侍郎、左散骑常侍。撰《玄宗哀册文》，时称为工。改兵部侍郎。属平殄史朝义，河朔未安，诏缙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称旨。广德二年，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其年，河南副元帅李光弼薨于徐州，以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缙恳让侍中，从之，加上柱国，兼东都留守。岁余，迁河南副元帅，请减军资钱四十万贯修东都殿宇。大历三年，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死，以缙领幽州、卢龙节度。缙赴镇而还，委政于燕将朱希彩。又属河东节度辛云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营田观察等使。缙又让河南副元帅、东都留守，从之。太原旧将王无纵、张奉璋等恃功，且以缙儒者易之，每事多违约束。缙一朝悉召斩之，将校股票。

二岁，罢河东归朝，授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元载用事，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傲忽。载所不悦，心虽希载旨，然以言辞凌诟，无所忌惮。时京兆尹

黎干者，戎州人也，数论事，载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干尝白事于缙，缙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礼！”其慢而侮人，率如此类。

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缙晚年尤甚。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含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载、杜鸿渐与缙喜饭僧徒。代宗尝问以福业报应事，载等因而启奏，代宗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焉，度支具廩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僧之徒侣，虽有赃奸畜乱，败戮相继，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见缙等施财立寺，穷极瑰丽，每对扬启沃，必以业果为证。以为国家庆祚灵长，皆福报所资，业力已定，虽小有患难，不足道也。故禄山、思明毒乱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将乱而死；西戎犯阙，未击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征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业报，则人事弃而不修，故大历刑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

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

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而识者嗤其不典，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

李氏，初为左丞韦济妻，济卒，奔缙。缙嬖之，冒称为妻，实妾也。又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贪猥之迹如市贾焉。元载得罪，缙连坐贬括州刺史，移处州刺史。大历十四年，除太子宾客，留司东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曾祖大宝，武德初为龙门令，刘武周陷晋、绛，对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赠全节侯。祖哲，以孝行有异，旌其门闾。父播，登进士第，隐居不仕，玄宗征为谏议大夫，弃官就养，亦以孝行祯祥，表其门闾。肃宗就加散骑常侍，赐号玄靖先生，名在《逸人传》。

炎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汧、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神乌令李大简尝因醉辱炎，至是与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铁棒挝之二百，流血被地，几死。节度使吕崇贲爱其才，不之责。后副元帅李光弼奏为判官，不应，征拜起居舍人，辞禄就养岐下。丁忧，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门闾。孝著三代，门树六阙，古未有也。服阕久之，起为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袞并掌纶诰，袞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已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

炎乐贤下士，以汲引为己任，人士归之。尝为《李楷洛碑》，辞甚工，文士莫不成诵之。迁吏部侍郎，修国史。元载

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刘单；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贬，又引炎。载亲重炎，无与为比。载败，坐贬道州司马。德宗即位，议用宰相，崔祐甫荐炎有文学器用，上亦自闻其名，拜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天下翕然，望为贤相。

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无失遗。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书，领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给其间，连结根固不可动。及炎作相，顿首于上前，论之曰：“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诏曰：“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以为难，中外称之。

初定令式，国家有租赋庸调之法。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

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鉷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臭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吏因其苛，蚕食千人。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炎因奏对，恳言其弊，乃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饶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

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善而行之，诏谕中外。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炎救时之弊，颇有嘉声。莅事数月，属崔祐甫疾病，多不视事，乔琳罢免，炎遂独当国政。祐甫之所制作，炎隳之。初减薄护作元陵功优，人心始不悦。又专意报恩复仇。道州录事参军王沼有微恩于炎，举沼为监察御史。感元载恩，专务行载旧事以报之。初，载得罪，左仆射刘晏讯劾之，元载诛，炎亦坐贬，故深怨晏。晏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转运、租庸、青苗、盐铁使，炎作相数月，欲贬晏，先罢其使，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又献议开丰州陵阳渠，发京畿人夫于西城就役，闾里骚扰，事竟无成。

初，大历末，元载议请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冲要，事未行而载诛。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请城原州，先牒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令为之具。秀实报曰：“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炎怒，征秀实为司农卿。以邠宁别驾李怀光居前督作，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宁各统兵万人以翼后。三月，诏下泾州为具。泾军怒而言曰：“吾曹为国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治于邠，才置农桑，地著之安；

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践，才立城垒；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置此乎！”李怀光监朔方军，法令严峻，频杀大将。泾州裨将刘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否则朱泚。于是以朱泚代怀光，文喜又不奉诏。泾有劲兵二万，闭城拒守，令其子入质吐蕃以求援。时方炎旱，人情骚动，群臣皆请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减服御以给军人，城中军士当受春服，赐与如故。命朱泚、李怀光等军攻之，乃筑垒环之。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文喜首，传之阙下。苟非海宾效顺，必生边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帅，泾帅结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

炎既构刘晏之罪贬官，司农卿庾淮与晏有隙，乃用淮为荆南节度使，讽令诬晏以忠州叛，杀之，妻子徙岭表，朝野为之侧目。李正己上表请杀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惧，乃遣腹心分往诸道：裴冀，东都、河阳、魏博；孙成，泽潞、磁邢、幽州；卢东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声言宣慰，而意实说谤。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皇后，上自恶之，非他过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乃使中人复炎辞于正己，还报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诛炎矣，待事而发。乃擢用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炎转中书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无文学，仪貌寝陋，炎恶而忽之，每托疾息于他阁，多不会食，杞亦衔恨之。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以平奏报，开元初废其职，杞请复之，炎固以为不可。杞益怒，又密启中书主书过，逐之。炎怒曰：“主书，吾局吏也，有过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

属梁崇义叛换，德宗欲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诸军讨之。炎谏曰：“希烈始与李忠臣为子，亲任无双，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岂可信也！居常无尺寸功，犹强不奉法，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驭之？”初，炎之南来，途经襄、汉，固劝崇义入朝，崇义不能从，已怀反侧。寻又使其党李舟使驰说，崇义固而拒命，遂图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然后别图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业许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统诸军。

会德宗尝访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卢杞荐张镒、严郢，而炎举崔昭、赵惠伯。上以炎论议疏阔，遂罢炎相，为左仆射。后数日中谢，对于延英，及出，驰归，不至中书，卢杞自是益怒焉。杞寻引严郢为御史大夫。初，郢为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讽御史张著弹郢，郢罢兼御史中丞。炎又夙闻源休与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为京兆尹，令伺郢过。休莅官后，与郢友善，炎大怒。张光晟方谋议杀回纥酋帅，炎乃以休为入回纥使，休几为虜所杀。郢寻坐以度田不实，改为大理卿，时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所欲，又知郢与炎有隙，故引荐之。

炎子弘业不肖，多犯禁，受贿请托，郢按之，兼得其他过。初，炎将立家庙，先有私第在东都，令河南尹赵惠伯货之，惠伯为炎市为官廨。时惠伯自河中尹、都团练观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诘案。御史以炎为宰相，抑吏货市私第，贵估其宅，贱入其币，计以为赃。杞召大理正田晋评罪，晋曰：“宰臣于庶官，比之监临，官市贾有羡利，计其利以乞

取论罪，当夺官。”杞怒，谪晋衡州司马。更召他吏绳之，曰：“监主自盗，罪绞。”开元中，萧嵩将于曲江南立私庙，寻以玄宗临幸之所，恐置庙非便，乃罢之。至是，炎以其地为庙，有飞语者云：“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语闻，上愈怒。及台司上具狱，诏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诏曰：“尚书左仆射杨炎，托以文艺，累登清贯。虽谪居荒服，而虚称犹存。朕初临万邦，思弘大化，务擢非次，招纳时髦。拔自郡佐，登于鼎司，独委心膂，信任无疑。而乃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加以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但以朕于将相，义切始终，顾全大体，特有弘贷，俾从远谪，以肃具僚。可崖州司马同正，仍驰驿发遣。”去崖州百里赐死，年五十五。

炎早有文章，亦励志节，及为中书舍人，附会元载，时议已薄之。后坐载贬官，愤恚益甚，归而得政，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惠伯亦坐炎贬费州多田尉，寻亦杀之。

黎干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纬数术进，待诏翰林，累官至谏议大夫。寻迁京兆尹，以严肃为理，人颇便之，而因缘附会，与时上下。大历二年，改刑部侍郎。鱼朝恩伏诛，坐交通出为桂州刺史、本管观察使。至江陵，丁母忧。久之，会京兆尹缺，人颇思干。八年，复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干自以得志，无心为理，贪暴益甚，徇于财色。十三年，除兵

部侍郎。性险，挟左道，结中贵，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时中官刘忠翼宠任方盛，干结之素厚，尝通其奸谋。及德宗初即位，干犹以诡道求进，密居輿中诣忠翼第。事发，诏曰：“兵部侍郎黎干，害若豺狼，特进刘忠翼，掩义隐贼，并除名长流。”即行，市里儿童数千人噪聚，怀瓦砾投击之，捕贼尉不能止，遂皆赐死于蓝田驿。

忠翼，宦官也，本名清潭，与董秀皆有宠于代宗。天宪在口，势回日月，贪饕纳贿，货产巨万。大历中，德宗居东宫，干及清潭尝有奸谋动摇。及是，积前罪以诛之。

庾准，常州人。父光先，天宝中，文部侍郎。准以门荫入仕，昵于宰相王缙，缙骤引至职方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准素寡文学，以柔媚自进，既非儒流，甚为时论所薄。寻改御史中丞，迁尚书左丞。缙得罪，出为汝州刺史。复入为司农卿，与杨炎厚善。炎欲杀刘晏，知准与晏有隙，乃用为荆南节度。准乃上言得晏与朱泚书，且有怨望，又召补州兵以拒命。于是先杀晏，然后下诏赐自尽，海内冤之。炎以杀晏征准为尚书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时年五十一。赠工部尚书。

史臣曰：仲尼云：富与贵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复处。反乎是道者小人。载谄辅国以进身，弄时权而固位，众怒难犯，长恶不悛，家亡而诛及妻儿，身死而殃及祖祢。缙附会奸邪，以至颠覆。炎隳崔祐甫之规，怒段秀实之直，酬恩报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其德，或承之

羞”，大《易》之义也。富贵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观庾准之俭，遭王缙之复，徇杨炎之意，曲致刘晏之冤。积恶而获令终者，其在余殃乎！

赞曰：载、缙、炎、准，交相附会。《左传》有言，贪人败类。

卷一百一十九

列传第六十九

杨绾 崔祐甫子植 植再从兄倭 常袞

杨绾，字公权，华州华阴人也。祖温玉，则天朝为户部侍郎、国子祭酒。父侃，开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称。绾生聪惠，年四岁，处群从之中，敏识过人。尝夜宴亲宾，各举坐中物以四声呼之，诸宾未言，绾应声指铁灯树曰：“灯盏柄曲。”众咸异之。及长，好学不倦，博通经史，九流七略，无不该览，尤工文辞，藻思清赡。而宗尚玄理，沉静寡欲，常独处一室，左右经书，凝尘满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属文，耻于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见。早孤家贫，养母以孝闻，甘旨或阙，忧见于色。亲友讽令干禄，举进士。调补太子正字。天宝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时登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

天宝末，安禄山反，肃宗即位于灵武。绾自贼中冒难，披

榛求食，以赴行在。时朝廷方急贤，及绾至，众心咸悦，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历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掌诰如故。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谓之“阁老”，公廨杂料，归阁老者五之四。绾以为品秩同列，给受宜均，悉平分之，甚为时论归美。再迁礼部侍郎，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

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体忠信之资，履谦恭之操，藏器则未尝自伐，虚心而所应必诚。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自叔叶浇诈，兹道浸微，争尚文辞，互相矜炫。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赵壹虚诞，终取槟于乡间。自时厥后，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备载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郑、卫，盖有由也。

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黜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欲其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譬之于水，其流已浊，若不澄本，何当复清。方今圣德御天，再宁寰宇，四海之内，颀颀向化，皆延颈

举踵，思圣朝之理也。不以此时而理之，则太平之政又乖矣。

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自古哲后，皆侧席待贤；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间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刺史当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其通者送名于省。自县至省，不得令举人辄自陈牒。比来有到状保辩识牒等，一切并停。其所习经，取《左传》、《公羊》、《穀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试日，差诸司有儒学者对问，每经问义十条，问毕对策三道。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其经义并策全通为上第，望付吏部便与官；其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其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明经、进士并停。其国子监举人，亦请准此。如有行业不著，所由妄相推荐，请量加贬黜。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事若施行，即别立条例。

诏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给、舍同议奏闻。给事中李廙、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奏议状与绾同。尚书左丞至议曰：

谨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

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且夫谥号述行，美极人文，人文兴则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以观行，则及辞也。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至乎修《春秋》，则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不亦明乎！间者礼部取人，有乖斯义。《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凌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

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于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夫以蜗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四人之业，士最关于风化。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且夏有天下四百载，禹之道丧而殷始兴焉；殷有天

下六百祀，汤之法弃而周始兴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废而秦始并焉。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化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西京始振经术之学，东都终持名节之行。至有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孤立，母后专政，而社稷不隕，终彼四百，岂非兴学行道、扇化于乡里哉？厥后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术异，苟济一时。自魏至隋，仅四百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焘亭育，合德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踪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杨綰所奏，实为正论。

然自典午覆败，中原版荡，戎狄乱华，衣冠迁徙，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圣朝一平区宇，尚复因循，版图则张，闾井未设，士居乡士，百无一二，累缘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之数百年之外，而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乡举里选，犹恐取士之未尽也，请兼广学校，以弘训诱。今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兵革一动，生徒流离，儒臣师氏，禄廩无向。贡士不称行实，胄子何尝讲习，独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第，谓弘奖擢，不其谬欤？只足长浮薄之风，启侥幸之路矣。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厚其禄秩，选通儒硕生，间居其职。十道大郡，量置太学馆，今博士出外，兼领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

夕见其利。如此则青青不复兴刺，扰犹由其归本矣。人伦之始，王化之先，不是过也。

李廌等议与绾协，文多不载。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其今岁举人，望且许应旧举，来岁奉诏，仍敕礼部即具条例奏闻。代宗以废进士科问翰林学士，对曰：“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乃诏孝廉与旧举兼行。绾又奏岁贡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实状，童子越众，不在常科，同之岁贡，恐长侥倖之路。诏停之。再迁吏部侍郎，历典举选，精核人物，以公平称。

时元载秉政，公卿多附之，绾孤立中道，清贞自守，未尝私谒。载以绾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实疏忌。会鱼朝恩死，载以朝恩尝判国子监事，尘污太学，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为国子祭酒，实欲以散地处之。载贪冒日甚，天下清议，亦归于绾，上深知之，以载久在枢衡，未即罢遣。仍迁绾为太常卿，充礼仪使，以郊庙礼久废，藉绾振起之也，亦以观其效用。是年三月，载伏诛，上乃拜绾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绾久积公辅之望，及诏出，朝野相贺。绾累表恳让，上属意稍重，绾不敢辞。

绾素以德行著闻，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拆。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以承恩，每出入驺驭百余，亦即日减损车骑，唯留十骑而已。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其

镇俗移风若此。

绾有宿痼疾，居职旬日，中凤，优诏令就中书省摄养，每引见延英殿，特许扶入。时厘革旧弊，唯绾是瞻，恩遇莫二。绾累抗疏辞位，频诏敦勉不许。及绾疾亟，上日发中使就第存问，尚书御医，旦夕在侧，上闻其有间，喜见容色。数日而薨，中使在门，驰奏于上，代宗震悼久之，辍朝三日。诏曰：

王者之于大臣也，存则寄其腹心，均于肢体，参于军国之重，叙以阴阳之和；歿则谄其事功，加之命数，告于宗庙之祭，襚以绂冕之章，则九原可归，百辟知劝。故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杨绾，性合元和，身齐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宽柔敬恭，协于九德；文行忠信，弘于四教。内无耳目之役，以孝悌传于家；外无车服之容，以贞实形于代。西掖专宥密之地，南宫领选举之源。以儒术首于国庠，以礼度掌于高庙，简廉其质，条职同体。顷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净之辅，庶谐至理之期。道风既穆于朝班，俭德已行于海内。虽贤人之业，冀于可久；而夫子之命，未如之何。方有凭依，遽此沦谢，屏予之叹，震悼良深。所怀莫从，长想何及。况历官有素丝之节，居家无匹帛之余，故饰以华袞，增其法赉，备膺典策，载赉朝经。可赠司徒。

又诏文武百僚临于其第，遣内常侍吴承倩会吊，赠绢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顾谓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

何夺我杨绾之速也！俯及大敛，与卿等悲悼同之。”宰辅赙赠恩遇哀荣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谥曰：“文贞”。诏曰：“褒德劝善，《春秋》之旧章；考行易名，礼经之通典。垂范作则，存乎格言。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徒杨绾，履道居贞，含和毓德，行为人纪，文合典谟。清而晦名，无自伐之善；约以师俭，有不矜之谦。方册直书，秩宗相礼，辞称良史，学茂醇儒。委在枢衡，掌兹密命，弥契沃心之道，累陈造膝之诚。将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运，遽轸藏舟之叹，未展济川之才。素业久而弥彰，清风歿而可尚。自古饰终之义，皆锡以美名。谥法曰：‘忠信爱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简。’宜谥曰文简。”比部郎中苏端，性疏狂，嫉其贤，乃肆毁黜，异同其议。上怒，贬端为广州员外司马。

绾俭薄自乐，未尝留意家产，口不问生计，累任清要，无宅一区，所得俸禄，随月分给亲故。清识过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经》奥义，先儒未悟者，绾一览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释道二教，尝著《王开先生传》以见意，文多不载。凡所知友，皆一时名流。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务干者，见绾言必玄远，不敢发辞，内愧而退。大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争趋其门，至有数千里来者。以清德坐镇雅俗，时比之杨震、邴吉、山涛、谢安之俦也。

崔祐甫，字贻孙。祖暉，怀州长史。父沔，黄门侍郎，谥曰孝公。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祐甫举进士，历寿安

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于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窶。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拜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后。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省事，數為宰相常袞所侵，祐甫不從；袞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袞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為害，以為禎祥。詔遣中使以示于朝，袞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賀。”中使征其狀，祐甫上奏言：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鼠之為物，昼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于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滂至，紛紜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

代宗深嘉之。袞益惡祐甫。

代宗初崩，發哀于西宮，袞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音，而袞輒哀恸涕泗，或中墀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悅。及袞與禮司議群臣喪服，曰：

“案《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国家太宗崩，遗诏亦三十六日，而群臣延之，既葬而除，约四月也。高宗崩，服绝轻重，如汉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肃宗崩，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且当时遗诏虽曰：‘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在朝群臣实服二十七日而除，则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执曰：“伏准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后出临，三日皆释服’，则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执事，谁非吏职？则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当三日也。”袞曰：“案贺循注义，吏者，谓官长所署，则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祐甫曰：“《左传》云：‘委之三吏。’则三公也。史称循吏、良吏者，岂胥徒欤？”袞曰：“礼，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荣受殊宠，故宜异数。今与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于尔安乎？”祐甫曰：“若遗诏何？诏旨可改，孰不可？”袞坚诤不服，而声色甚厉，不为礼节。又袞方哭于钩陈之前，而袞从吏或扶之，祐甫指示于众曰：“臣哭于君前，有扶礼乎？”袞闻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变礼，轻议国典，请谪为潮州刺史。内议太重，改为河南少尹。

初，肃宗时天下事殷，而宰相不减三四员，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诏旨出入，非大事不欲历抵诸第，许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进，遂为故事。是时，中书令郭子仪、检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当署制敕，至于密勿之议，则莫得闻。时德宗践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际，袞循旧事，代署二人之名进。贬祐甫敕出，子仪及泚皆表明祐甫不当贬谪，上曰：“向言可谪，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实未尝有可

谪之言，德宗大骇，谓袞诬罔。是日，百僚直经序立于月华门，立贬袞为河南少尹，以祐甫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两换其职。祐甫出至昭应县，征还。寻转中书侍郎，修国史，仍平章事。

上初即位，庶务皆委宰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战伐，启奏填委，故官赏紊杂。及永泰之后，四方既定，而元载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贿成。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辈用事，势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倩、荣。四方赍货贿求官者，道路相属，靡不称遂而去，于是纲纪大坏。及元载败，杨綰寻卒，常袞当国，杜绝其门，四方奏请，莫有过者，虽权势与匹夫等。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虽贿赂稍绝，然无所甄异，故贤愚同滞。及祐甫代袞，荐延推举，无复疑滞，日除十数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凡八百员，多称允当。上尝谓曰：“有人谤卿所除拟官，多涉亲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频奉圣旨，令臣进拟庶官，进拟必须谙其才行。臣若与其相识，方可粗谙，若素不知闻，何由知其言行？获谤之由，实在于此。”上以为然。

神策军使王驾鹤掌禁兵十余年，权倾中外，德宗初登极，将令白琇珪代之，惧其生变。祐甫召驾鹤与语，留连之，琇珪已赴军视事矣。时李正己畏惧德宗威德，乃表献钱三十万贯。上欲纳其奏，虑正己未可诚信，以计逗留止之，未有其辞，延问宰相。祐甫对曰：“正己奸诈，诚如圣虑。臣请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将士，因正己所献钱锡赉诸军人，且使深荷圣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财货。”上悦，从之，正己大惭，而心畏服焉。祐甫谋猷启沃，多所弘益，天下以为可复贞观、

开元之太平也。

至冬被疾，肩輿入中书，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决。薨时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废朝三日，册赠太傅，赙布帛米粟有差，谥曰文贞。无子，遗命犹子植为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门下侍郎未尝有赠三师者，德宗以祐甫謇謇有大臣节，故特宠异之。朱泚之乱，祐甫妻王氏陷于贼中，泚以尝与祐甫同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缁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还京，具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植字公修，祐甫弟庐江令婴甫子。植既为相，上言出继伯父胤，推恩不及于父，诏赠婴甫吏部侍郎。植潜心经史，尤精《易象》。累历清要，为给事中，时称举职。时皇甫镈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植封还敕书，极谏而止。镈复奏诸州府盐院两税、榷酒、盐利、匹段等加估定数，及近年天下所纳盐酒利抬估者一切征收，诏皆可之。植抗疏论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谕之，物议罪镈而美植。寻除御史中丞，入阁弹事，颇振纲纪。

长庆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尝谓侍臣曰：“国家贞观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升平。及神龙、景龙之间，继有内难，玄宗平定，兴复不易，而声明最盛，历年长久，何道而然？”植对曰：“前代创业之君，多起自人间，知百姓疾苦。初承丕业，皆能厉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圣之资，同符尧、舜之道，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晏。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圣贤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

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欲，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奸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尝问先臣祐甫开元、天宝治乱之殊，先臣具陈本末。臣在童丱，即闻其说，信知古人以韦、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虚心理道，亦望以《无逸》为元龟，则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对。

他日，复谓宰臣曰：“前史称汉文帝惜十家之产而罢露台。又云身衣弋绋，履革舄，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何太俭也！信有此乎？”植对曰：“良史所记，必非妄言。汉兴，承亡秦残酷之后，项氏战争之余，海内凋弊，生人力竭。汉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艰难，是以即位之后，躬行俭约。继以景帝，犹遵此风。由是海内黔首，咸乐其生，家给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师征伐，威行四方，钱至贯朽，谷至红腐。上务侈靡，资用复竭，末年税及舟车六畜，人不聊生，户口减半，乃下哀痛之诏，封丞相为富人侯。皆汉史明征，用为事实。且耕蚕之劝，出自人力，用既无度，何由以至富强！据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无比，固当因文帝俭约之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为难耳。”

宪宗皇帝削平群盗，河朔三镇复入提封。长庆初，幽州节度使刘总表以幽、蓟七州上献，请朝廷命帅。总仍惧部将构乱，乃籍其豪锐者先送京师。时朱克融在籍中。植与同列

杜元颖素不知兵，且无远虑。克融等在京羁旅穷饿，日诣中书乞官，殊不介意。及张弘靖赴镇，令克融等从还。不数月，克融囚弘靖，害宾佐，结王廷凑，国家复失河朔，职植兄弟之由。乃罢知政事，守刑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植虽器量谨厚，而无开物成务之才，及丧师异方，天下尤其失策。

倭，字德长。祖涛，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涛生仪甫，终大理丞，即倭之父。以门荫由太庙斋郎调授太平、东阳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为宾佐，坐事沉废。久之，复以选授宣州录事参军。观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倭辞而不受。李巽镇江西，奏为副使，得监察里行，又从巽领使，为河阴院盐铁留后。入为侍御史，寻改膳部员外，充转运判官。入为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两税使，赐金紫。迁苏州刺史，理行为第一。转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湖南旧法，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相恤。倭至，谓属吏曰：“此非人情也，无宜闭粜，重困于民也。”自是商贾通流。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

时倭再从弟植为宰相，倭性刚褊，恃其权宠，与夺任情。时朝廷以王承元归国，命田弘正移帅镇州。弘正之行，以魏卒二千为帐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为变扰，累表请留魏卒为纲纪，其粮赐请度支岁给。穆宗下宰臣议，倭固言魏、镇各有镇兵，朝廷无例支給，恐为事例，不可听从。弘正不获已，遣魏卒还藩，不数日而镇州乱，弘正遇害。穆宗失德，倭党方盛，人不敢纠其罪。罢领度支，检校礼部尚书，出为凤翔节度等使。不期岁，召为河南尹，时年七十，抗

疏致仕，诏以户部尚书归第。明年暴卒，辍朝一日，赠太子少保，谥曰肃。倭居官清严，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僚属不以礼节，恃己之廉，见脏污者如仇焉。

子岩，登进士第，辟襄阳掌书记、监察御史，方雅有父风。

常袞，京兆人也。父无为，三原县丞，以袞累赠仆射。袞，天宝末举进士，历太子正字，累授补阙、起居郎。宝应二年，选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中、知制诰，依前翰林学士。永泰元年，迁中书舍人。袞文章俊拔，当时推重，与杨炎同为舍人，对称为常、杨。性清直孤洁，不妄交游。内侍鱼朝恩恃权宠，兼领国子监事，袞上疏以为不可。时朝廷多事，西北边虏，连为寇盗，袞累上章陈其利害，代宗甚顾遇之，加集贤院学士。大历元年，迁礼部侍郎，仍为学士。时中官刘忠翼权倾内外，泾原节度马璘又累著功勋，恩宠莫二，各有亲戚干贡部及求为两馆生，袞皆执理，人皆畏之。

元载之得罪，令袞与刘晏、李涵等鞠之，狱竟，拜袞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宫使，崇文、弘文馆大学士，与杨绾同掌枢务。代宗尤信重绾。绾弘通多可，袞颇务苛细，求清俭之称，与绾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绾与袞奏请加之。时韩滉判度支，袞与滉各骋私怀，所加俸料，厚薄由己。时少列各定月俸为三十五千，滉怒司业张参，唯止给三十千；袞恶少詹事赵杞，遂给二十五千。太子洗马，实司经局长官，文学为之贰。袞有亲戚任文学者给十二千，而给洗马十千。其轻重任情，不通时政，多如此类。

无几，杨绾卒，袞独当政。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饌可食十数人，袞特请罢之，迄今便为故事。又将故让堂封，同列以为不可而止。议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时到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袞又塞绝其门，以示尊大，不相往来。既惩元载为政时公道梗涩，贿赂朋党大行，不以财势者无因入仕。袞一切杜绝之。中外百司奏请，皆执不与，权与匹夫等，尤排摈非文辞登科第者。虽窒卖官之路，政事大致壅滞。

代宗既素重杨绾，欲以政事委之。绾寻卒，袞与绾志尚素异，嫉而怒之。有司议谥绾为文贞，袞微讽比部郎中苏端令驳之，毁绾过甚，端坐黜官。时既无中书侍郎，舍人崔祐甫领省事，袞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得总中书省，遂管综中书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竞。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选事，所拟官又多驳下。时袞散官尚朝议，又无封爵，郭子仪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河内郡公。及代宗崩，与祐甫争论丧服轻重，代相署奏。初换祐甫河南少尹，再贬为潮州刺史。杨炎入相，素与袞善，建中元年，迁福建观察使。四年正月卒，时年五十五。久之。赠左仆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为邦百年，即可胜残去杀，杨绾入相数日，遽致移风易俗。周、召、伊、傅，萧、张、房、杜，历代为相之显者，蔑闻斯道也。尝读诸集，赏善多溢美，书罪多溢悲；如杨绾拜相之麻，赠官之制，改谥之诏，则当时秉笔者

无愧色矣。昔赵文子荐士七十，古为美谈；崔祐甫除吏八百，人无间言。开物成务之才，灭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权余旬日而薨，貽孙未期年而逝，遂古已来，理世少而乱世多，其义在兹矣。常袞之辈，不足云尔。

赞曰：公权儒道，貽孙相才。命乎不永，时哉可哀。

卷一百二十

列传第七十

郭子仪子曜 晞 暧 曙 晤 映 晞子钢 暧子
钊 钏 钊子仲文 族弟幼明 子昕

郭子仪，华州郑县人。父敬之，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以子仪贵，赠太保，追封祁国公。子仪长六尺余，体貌秀杰，始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累历诸军使。天宝八载，于木刺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仍改横塞为天德军，子仪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

十四载，安禄山反。十一月，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子仪以本军东讨。遂举兵出单于府，收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传首阙下。禄山遣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河曲，子仪击败之，进收云中马邑，开东陉，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载正月，贼将蔡希德陷常山郡，执颜杲卿，河北郡县皆为贼守。二月，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师下

井陘，拔常山郡，破贼于九门，南攻赵郡，生擒贼四千，皆舍之，斩伪太守郭献璆，获兵仗数万。师还常山，贼将史思明以数万人踵其后，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仪选骁骑五百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贼疲乃退，我军乘之，又败于沙河。禄山闻思明败，乃以精兵益之。我军至恒阳，贼亦随至。子仪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贼人不及息。数日，光弼议曰：“贼怠矣，可以战。”六月，子仪、光弼率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阵于嘉山，贼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结阵而至，一战败之，斩馘四万级，主擒五千人，获马五千匹，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守者以迎王师。子仪将北图范阳，军声大振。

是月，哥舒翰为贼所败，潼关不守，玄宗幸蜀，肃宗幸灵武，子仪副使杜鸿渐为朔方留后，奏迎车驾。七月，肃宗即位，以贼据两京，方谋收复，诏子仪班师。八月，子仪与李光弼率步骑五万至自河北。时朝廷初立，兵众寡弱，虽得牧马，军容缺然。及子仪、光弼全师赴行在，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民有望焉。诏以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肃宗大阅六军，南趋关辅，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请兵万人，自为统帅以讨贼，帝素重琯，许之。兵及陈涛，为贼所败，丧师殆尽。方事讨除，而军半殪，唯倚朔方军为根本。十一月，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子仪与回纥首领葛逻支往击败之，斩获数万，河曲平定。

贼将崔乾祐守潼关。二年三月，子仪大破贼于潼关，崔乾祐退保蒲津。时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锋等，陷贼在蒲州，四人密谋俟王师至，则为内应。及子仪攻蒲州，赵复等斩贼守陴者，开门纳子仪。乾祐与麾下数千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伪降，乾祐兵入将半，下悬门击之，乾祐未入，遂得脱身东走。子仪遂收陕郡永丰仓。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抄。

是月，安禄山死，朝廷欲图大举，诏子仪还凤翔。四月，进位司空，充关内、河东副元帅。五月，诏子仪帅师趋京城。师于潏水之西，与贼将安太清、安守忠战，王师不利，其众大溃，尽委兵仗于清渠之上。子仪收合余众，保武功，诣阙请罪，乞降官资，乃降为左仆射，余如故。九月，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相得甚好。子仪奉元帅为中军，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王师结阵横亘三十里，贼众十万陈于北。归仁先薄我军，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突，擒贼十余骑乃定。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贼军大溃，自午至酉，斩首六万级。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归仁等败，是夜奔陕郡。翌日，广平王入京师，老幼百万，夹道欢叫，涕泣而言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广平王休士三日，率师东趋。肃宗在凤翔闻捷，群臣称贺，帝以宗庙被焚，悲咽不自胜，臣僚无不感泣。

十月，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余来赴陕州，与张通儒同抗官军。贼闻官军至，悉其众屯于陕西，负山为阵。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遇贼潜师于山中，与斗过期，

大军稍却。贼分兵三千人，绝我归路，众心大摇，子仪麾回纥令进，尽杀之。师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十余箭，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僵尸遍山泽。严庄、张通儒走归洛阳，遂与安庆绪渡河保相州。子仪奉广平王入东都，陈兵于天津桥南，士庶欢呼于路。伪侍中陈希烈、伪中书令张垪等三百余人素服请罪，王慰抚遣之。是时，河东、河西、河南贼所盗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寻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灊上，肃宗劳之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子仪顿首感谢。十二月，还东都，命子仪经营北讨。乾元元年七月，破贼河上，擒伪将安守忠以献，遂朝京师，敕百僚班迎于长乐驿，帝御望春楼待之，进位中书令。九月，奉诏大举，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北庭行营节度李嗣业、襄邓节度使鲁炅、荆南节度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滑濮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等九节度之师讨安庆绪。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十月，子仪自杏园渡河，围卫州。安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众来援，分为三军。子仪阵以待之，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诫之曰：“俟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迫之。”既战，子仪伪遁，贼果乘之，及垒门，遽闻鼓噪，俄而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震骇，子仪整众追之，贼众大败。是役也，获伪郑王安庆和以献，遂收卫州。进军趋邺，与贼再战于愁思冈，贼军又败，乃连营围之。庆绪遣薛嵩以所乘马十匹求救于史思明，且言禅代。十二月，思明遣将李归仁率众赴之，营于滏阳。

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阳精卒复陷魏州，乃伪称燕王。王师虽众，军无统帅，进退无所承禀，自冬徂春，竟未破贼，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尽，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众自魏州来。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前军遇贼于邺南，与之接战，夷伤相半，鲁炅中流矢。子仪为后阵，未及合战，大风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辩物色。我师溃而南，贼军溃而北，委弃兵仗輜重，累积于路。诸军各还本镇。子仪以朔方军保河阳，断浮桥，有诏令留守东都。三月，以子仪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

中官鱼朝恩素害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寻召还京师。天子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副之，委以陕东军事，代子仪之任。子仪虽失兵柄，乃思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复虑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仪邠宁、鄜坊两镇节度使，仍留京师。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大功，今残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肃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取邠宁、朔方、大同、横野，径抵范阳。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败于邙山，河阳失守，鱼朝恩退保陕州。三年二月，河中军乱，杀其帅李国贞。时太原节度邓景山亦为部下所杀，恐其合从连贼，朝廷忧之。后辈帅臣未能弹压，势不获已，遂用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三月，子仪辞赴镇，肃

宗不豫，群臣莫有见者。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卧内，谓子仪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子仪呜咽流涕。赐御马、银器、杂彩，别赐绢四万疋、布五万端以赏军。子仪至绛，擒其杀国贞贼首王元振数十人诛之。太原辛云京闻子仪诛元振，亦诛害景山者，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四月，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罢副元帅，加实封七百户，充肃宗山陵使。子仪既谢恩，上表进肃宗所赐前后诏敕，因自陈诉曰：

臣德薄蝉翼，命轻鸿毛，累蒙国恩，猥厕朝列。会天地震荡，中原血战，臣北自灵武，册先皇帝，乃举兵而南，大搜于岐阳。先帝忧勤宗社，托臣以家国，俾副陛下扫两京之妖祲。陛下雄图丕断，再造区宇，自后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内调鼎饪，是以常许国家之死，实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浅，言多诋直，虑此招谤，上渎冕旒。陛下居高听卑，察臣不贰，皇天后土，察臣无私。伏以器忌满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贤路？自受恩塞下，制敌行间，东西十年，前后百战。天寒剑折，溅血沾衣；野宿魂惊，饮冰伤骨。跋涉难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奖，念及勤劳，贻臣诏书一千余首，圣旨微婉，慰谕绸缪，彰微臣一时之功，成子孙万代之宝。自灵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东、凤翔、两京、绛州，臣所经行，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昧死上进，庶烦听览。

诏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

公勿以为虑。”代宗以子仪顷同患难，收复两京，礼之逾厚。时史朝义尚据洛阳，元帅雍王率师进讨，代宗欲以子仪副之，而鱼朝恩、程元振乱政，杀裴茂、来瑱，子仪既为所间，其事遂寝，乃留京师。

俄而梁崇义据襄阳叛，仆固怀恩阻兵于汾州，引回纥、吐蕃之众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泾州，虜刺史高晖，晖遂与蕃军为乡导，引贼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济渭而南，缘山而东。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日将逆战于鰲屋，自辰至酉，杀蕃军数千，然其徒多殒。贼将逼京师，君上计无所出，遽诏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子仪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征还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诏，部下唯二十骑，强取民家畜产以助军。至咸阳，蕃军已过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陕州。子仪闻上避狄，雪涕还京，至则车驾已发。射生将王献忠从驾，沿路遂以四百骑叛，仍逼丰王已下十王欲投于贼。子仪入开远门，遇之，诘丰王等所向，遂护送行在。子仪以三千骑傍南山，至商州，得武关防兵及六军散卒四千人，招辑亡逸，其军渐振。蕃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礼子广武王承宏，立帝号，假署百官。子仪遣六军兵马使张知节、乌崇福、羽林军使长孙全绪等将兵万人为前锋，营于韩公堆，盛张旗帜，鼓鞞震山谷。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以为内应，一日，齐击鼓于朱雀街，蕃军惶骇而去。大将李忠义先屯兵苑中，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仪以大军续进，至浐西。射生将王抚自署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扰乱京城，子仪召抚杀之。诏子仪权京城留守。

自西蕃入寇，车驾东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谏官屡论之。

元振惧，又以子仪复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诏有日。子仪闻之，因兵部侍郎张重光宣慰回，附章论奏曰：

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探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其后或处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书，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炀帝南迁，河、洛丘墟，兵戈乱起。高祖唱义，亦先入关，惟能翦灭奸雄，底定区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居东洛。间者羯胡构乱，九服分崩，河北、河南，尽从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众，庆绪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师，朝义就戮。岂唯天道助顺，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饰说。

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斯盖关于委任失所，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站噪，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

万乘之牲飨，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狭陋，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场。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计，生天下之心。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

且圣旨所虑，岂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虚，恐粮食不充，国用有阙，以臣所见，深谓不然。昔卫文公小国之君，诸侯之主耳，遭懿公为狄所灭，始庐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复旧业，享无疆之休。况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鳢之直，薄征驰力，恤隐迨鰥，委诸相以简贤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无极矣。愿时迈顺动，回銮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庙以修荐享，谒陵寝以崇孝思，臣虽陨越，死无所恨。

代宗省表，垂泣谓左右曰：“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十一月，车驾自陕还宫，子仪伏地请罪，帝驻车劳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乃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是时，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方顿军汾州，掠并、汾诸县以为己邑。乃以子仪兼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观察使，出镇河中。蕃戎既退，仆固怀恩部下离散。是月，怀恩子瑒主兵榆次，为帐下将张惟岳所杀，传首京师。惟岳以瑒之众归于子仪，怀恩惧，弃其母而走灵州。明年九月，以子仪守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已东通和蕃及朔方招抚观察使，其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如故。子仪以怀恩未诛，不宜让

使，坚辞太尉，曰：“太尉职雄任重，窃忧非据，辄敢上闻。伏奉诏书，未允诚恳。臣畴昔之分，早知止足，今兹累请，窃惧满盈。义实由衷，事非矫饰，志之所至，敢不尽言。自兵乱已来，纪纲浸坏，时多躁竞，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赏厚，实繁有众，不可殚论。臣每见之，深以为念。昔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黶为汰，不敢违也。臣诚薄劣，窃慕古人，务欲以身率先，大变浮俗，是用勤勤恳恳，愿罢此官，庶礼让兴行，由臣而致也。臣位为上相，爵为真王，参启沃之谋，受腹心之寄，恩荣已极，功业已成，寻合乞骸，保全余齿。但以冠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宁处。苟西戎即叙，怀恩就擒，畴昔官爵，誓无所受，必当追踪范蠡，继迹留侯。臣之鄙怀，切在于此。”优诏不许。子仪见上，感泣恳让，乃止。

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对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尝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虜寇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若迫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子仪自泾阳入朝，帝御安福门待之，命子仪楼上行朝见之礼，宴赐隆厚。

十一月，以子仪为尚书令，上表恳辞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时扰攘，猥蒙驱策，内参朝政，外总兵权。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纠遯群慝，功微赏厚，任重恩深，覆餗之忧，实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辞太尉，乞保余年，殊私曲临，遂见矜许。窃谓陛下已知其愿，深察其心，岂意未历旬时，复延宠命。以臣褊浅，又寡智谋，安可谬职南宫，当兹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尝践此官，累圣相承，旷而不置。皇太子为雍王之日，陛下以其总兵薄伐，平定关东，饮至策勋，再有斯授。岂臣末职，敢乱大伦？德薄位尊，难逃天子之责；负乘致寇，复速神明之诛。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诏不允。翌日，敕所司令子仪于尚书省视事。诏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骑执戟翼从，自朝堂至省，赐教坊乐。子仪不受，复上表曰：

臣伏以尚书令，武德之际，太宗为之，昨沥恳上陈，请罢斯职；而陛下未垂亮察，务欲褒崇，区区微诚，益用惶惧。何则？太宗立极之主，圣德在人，自后因废此官，永代作则。陛下守文继体，固当奉而行之，岂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贻万方之非。臣虽至愚，安敢轻受？况久经兵乱，僭赏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数四，朱紫同色，清浊不分，“烂羊”之谣，复闻圣代。臣顷观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犹存，未敢轻议。今元凶沮败，计日成擒，中外无虞，妖氛渐息。此陛下作法之际，审官之时，固合始于老臣，化及班列。岂可轻为此举，以乱国章？国章乱于上，则庶政隳于下，海内之政皆乱，则国家又安得永代而无患哉！陛下苟能从臣

之言，俯察诚请，彼贪荣冒进者，亦将各让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业，可得而复也。臣诚蒙鄙，识昧古今，志之所切，实在于此。

手诏答曰：“优崇之命，所以报功；总领之司，期于赋政。卿入居台铉，出统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难，靖群氛于海表，凝庶绩于天阶。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简，人难其易，尔易其难。所以命掌六联，首兹百辟，顾循时议，金谓允谐。而屡拜封章，恳怀让揖，守淳素之道，语政理之源，无待礼成，曲从德让。宜宣示于外，编之史册。”遣内侍鱼朝恩传诏，赐美人卢氏等六人、从者八人，并车服、帷帐、床蓐、珍玩之具。

时蕃虏屡寇京畿，倚蒲、陕为内地，常以重兵镇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仪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出镇河中。八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刺，山贼任敷、郑庭、郝德、刘开元等三十余万南下，先发数万人掠同州，期自华阴趋蓝田，以扼南路，怀恩率重兵继其后。回纥、吐蕃自泾、邠、凤翔数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师震恐，天子下诏亲征，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陂屋，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鱼朝恩括士庶私马，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窬穴而遁去，人情危迫。

是时，急召子仪自河中至，屯于泾阳，而虏骑已合。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虏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高升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率

甲骑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后，虜见而问：“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之曰：“皇帝万岁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年远涉万里，翦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忽弃旧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谓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虜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虜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虜初疑，持满注矢以待之。子仪以数十骑徐出，免胄而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罗锦，欢言如初。子仪说回纥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国，无负而至，是无亲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马满野，长数百里，是谓天赐，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举，与我继好而凯旋，不亦善乎！”会怀恩暴死于鸣沙，群虜无所统摄，遂许诺，乃遣首领石野那等入朝。子仪遣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会军。吐蕃知其谋，是夜奔退。回纥与元光追之，子仪大军继其后，大破吐蕃十余万于灵武台西原，斩首五万，生擒万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获牛羊驼马，三百里内不绝。子仪自泾阳入朝，加实封二百户，还镇河中。

大历元年十二月，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杀监军张志斌谋叛，帝以同、华路阻，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往河中，令

子仪起军付之。纵请为蜡书，令家僮间道赐子仪。奉诏大阅军戎，将发，同华将吏闻军起，乃斩智光父子，传首京师。二年二月，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干、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恩出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九月，吐蕃寇泾州，诏子仪以步骑三万自河中移屯泾阳。十月，蕃军退至灵州，邀击败之，斩馘二万。十二月，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还河中。八月，吐蕃寇灵武。九月，诏子仪率师五万自河中移镇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于灵武。十月，子仪入朝，还镇河中。时议以西蕃侵寇，京师不安，马璘虽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仪兼邠宁庆节度，自河中移镇邠州，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八年十月，吐蕃寇泾州，子仪遣先锋兵马使浑瑊逆战于宜禄，不利。会马璘设伏于潘源，与瑊合击，大破蕃军，俘斩数万计。回纥赤心卖马一万匹，有司以国计不充，请市千匹。子仪以回纥前后立功，不宜阻意，请自纳一年奉物，充回纥马价，虽诏旨不允，内外称之。九年，入朝，代宗召对延英。语及西蕃弃斥，苦战不暇，言发涕零。既退，复上封论备吐蕃利害，曰：

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

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又得马磷牒，贼拟涉渭而南。臣若坚壁，恐犯畿甸；若过畿内，则国人大恐，诸道易摇。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众，外畏内惧，将何以安？

臣伏以陛下横制胜之术，力非不足，但虑简练未精，进退未一，时淹师老，地阔势分。愿陛下更询谏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镇数千，大镇数万，空耗月饷，曾不习战。臣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止足不诚，神明所鉴。

诏曰：“卿忧深虚远，殊沃朕心，始终倚赖，未可执辞也。”

德宗即位，诏还朝，摄冢宰，充山陵使，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增实封通计二千户，给一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草料，所领诸使副元帅并罢。诸子弟女婿拜官者十余人。建中二年夏，子仪病甚，德宗令舒王谊传诏省问。及门，郭氏子弟迎拜于外，王不答拜；子仪卧不能兴，以手叩头谢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时年八十五，德宗闻之震悼，废朝

五日，诏曰：

天地以四时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辅，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调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釐庶绩，镇抚四夷，体元和之气，根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处高而更安。尚父比吕望之名，为师增周公之位，盛业可久，歿而弥光。故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汾阳郡王、尚父子仪，天降人杰，生知王佐，训师如子，料敌若神。昔天宝多难，羯胡作祸，咸秦失险，河洛为戎。公能扶翼肃宗，载造区夏。于国有患，劳其戡定；于边有寇，藉其驱除。安社稷必在于绛侯，定羌戎无逾于充国。绛台绥四散之众，泾阳降十万之虏。勋高今古，名警夷狄，而劳乎征镇，二纪于兹。

顷以春秋既高，疆场多事，罢彼旌钺，宠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万里，忠贞悬于日月，宠遇冠于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号，期寿考之永，养勋贤之德。膏肓生疾，药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坏。虽赠礼加等，辍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议追崇，名位斯极，而尊为尚父，官协太师，虽爵秩则同，而体望尤重。敛以衮冕，旌我元臣。圣祖园陵，所宜陪葬，式墓表文终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勋。千载如存，九原可作，册命之礼，有司备焉。可赠太师，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备礼册命，赠绢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麦三千石。

旧令一品坟高丈八，而诏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吊哭。凶丧所须，并令官给。及葬，上御安福门临哭送之，百僚陪位陨泣，赐谥曰忠武，配飨代宗庙庭。

子曜、盱、晞、咄、晤、暖、曙、映等八人，婿七人，皆朝廷重官。诸孙数十人，每群孙问安，不尽辨，颔之而已。参佐官吏六十余人，后位至将相，升朝秩贵位，勒其姓名于石，今在河中府。人士荣之。

史臣裴埴曰：汾阳事上诚荅，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前后遭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譖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代宗幸陕时，令以数十骑觐贼，及在泾阳，又陷于胡虏重围之中，皆以身许国，未尝以危亡易虑，亦遇天幸，竟免患难。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无礼，子仪尝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李灵曜据汴州，公私财赋一皆遏绝，独子仪封币经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卫送。其为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羨溢，不可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唯以谗怒，诬奏判官户部郎中张谭杖杀之，物议为薄。

曜，子仪长子。性孝友廉谨。子仪出征于外，留曜治家，

少长千人，皆得其所。诸弟争饰池馆，盛其车服，曜以俭朴自处。累迁至太子宾客。建中初，子仪罢兵柄，乃遍加诸子官，以曜为太子少保。子仪薨，曜遵遗命，四朝所赐名马珍玩，悉皆上献，德宗复赐之，曜乃散诸昆弟。子仪薨后，杨炎、卢杞相次秉政，奸谄用事，尤忌勋族。子仪之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有人告讦细过，相次贬黜。曜家大恐，赖宰相张镒力为庇护。奸人幸其危惧，多论夺田宅奴婢，曜不敢诉。德宗微知之，诏曰：“尚父子仪，有大勋力，保义皇家，尝誓以山河，琢之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时与人为市，以子仪身歿，名被诬构，欲论夺之，有司无得为理。”诏下方已。曜居丧得礼，若儒家子，服未阕寝疾，或劝其茹葱薤，曜竟不属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赠太子太傅。

晞，子仪第三子。少善骑射，常从父征伐。初以战功授左赞善大夫，从广平王收复两京，晞力战于香积寺、陕西，皆出奇兵克捷，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后河中军乱，杀节度使李国贞、荔非元礼于绛，诏以子仪为河东关内副元帅，镇绛州，时四方扰叛，多逐戎帅，子仪至绛，诛其元恶，其党颇不自安，欲谋翻变。晞知其谋，选亲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日，叛将竟不敢发，以功拜殿中监。广德二年，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领朔方军以援邠州，与马磷合势，大破蕃军。其年冬，怀恩诱虜再寇邠州，阵于泾北，子仪令晞率步卒五千、骑军五百，出西南掩击之。晞以兵寡不敌，持而不战，及至晡晚，乘其半济而击之，大破獯虏，斩首五千级。是时连战皆捷，诏

加御史大夫，子仪固让不受。永泰二年，检校左散骑常侍。大历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丁母忧；服除，加检校工部尚书，判秘书省事。建中二年，丁父丧，持服京城。朱泚构逆，遣人就第问讯，欲令掌兵，晞佯瘖，噤口不言，泚以兵胁之，晞终不语，贼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潜奔奉天，仅而获免。

初，晞兄曜袭父代国公，实封二千户，及曜卒，诏曰：“故尚父、太尉、中书令、汾阳王，功格上玄，道光下土，积其善庆，垂裕无穷。虽嫡长云殂，支宗斯盛，汾阳旧邑，盖有丕承。其男前左散骑带侍、驸马都尉、食实封五百户暖，夙禀义方，居忠履孝，俪崇银榜，摅美金章，继抚先封，允宜听复。暖兄检校工部尚书、守太子宾客、赵国公晞，并弟右金吾将军、祁国公、食实封二百五十户曙，太子左谕德映等，并休有令名，保其先业，宣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诚。其实封二千户，宜准式减半，余可分袭。暖可袭代国公，仍通前袭三百户；晞可二百五十户；曙可五十户，通前三百七十户；映可二百三十五户。”寻又诏尚父子仪男晞、暖、映、曙四人所袭实封，各减五十户，以赐郭曜男铎、郭晤男镡，各袭一百户。

晞至行在，复检校工部尚书、太子詹事；从驾还京，改太子宾客。晞子钢为期方节度使杜希全宾佐，希全以钢摄丰州刺史。晞以钢幼弱，恐不任边职，贞元七年，晞上章请罢钢官。德宗遣中使召之，钢疑以他事见摄，乃单骑走入吐蕃。蕃将见钢独叛，不纳，置之筏上，流入黄河令归，杜希全得之，送赴京师，赐钢自尽，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复授太子

宾答。贞元十年卒，赠兵部尚书。晞次子钧。钧子承嘏别有传。

暖，子仪第六子。年十余岁，尚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时升平年亦与暖相类。大历中，恩宠冠于戚里，岁时锡赉珍玩，不可胜纪。大历十三年，有诏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硖，以妨民溉田。升平有脂粉硖两轮，郭子仪私硖两轮，所司未敢毁彻。公主见代宗诉之，帝谓公主曰：“吾行此诏，盖为苍生，尔岂不识我意耶？可为众率先。”公主即日命毁。由是势门碾硖八十所，皆毁之。暖检校左散骑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乱，不知车驾幸奉天，为贼所逼，欲授伪官，暖辞以居丧被疾。既而与兄晞、弟曙及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并释前咎，待之如初，复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从驾至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员。

贞元中，帝为皇孙广陵郡王纳暖女为妃。暖，贞元十六年七月卒，赠尚书左仆射。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赠虢国大长公主，谥曰懿。广陵王即位，为宪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尊郭妃为皇太后，诏曰：“追远饰终，先王令典。况积仁累义，事已显于身前；祥会庆传，福遂流于天下。式光盛德，爰举徽章，尊尊亲亲，于是乎在。皇太后父赠尚书左仆射暖，克荷崇构，有劳王家，孝友本于生知，英华发于事任，实修一德，历仕三朝。建中末年，属有大难，毕力扈驾，忘躯即戎，忠贞之节，国史明备。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启涂山之祚。肆予小子，获纘大业，未展定申之命，敢缘褒纪之恩，俾继维师，用光缙礼。可赠太傅。”暖子钊、钏、钶。

曙，代宗朝累历司农卿，居父忧。建中三年冬，舒王谊为淮西、山南诸大元帅，以曙检校左庶子，为元帅府都押牙。京城乱，从幸山南，转太府卿。随驾还京，拜左金吾卫大将军。贞元末卒。

钊，伟姿仪，身長七尺，方口丰下，沉默寡言。母升平长公主。代宗朝，钊为外孙，恩宠逾等，起家为太常寺奉礼郎。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检校工部尚书，兼邠州刺史，充邠宁节度使。数岁，检校户部尚书，入为司农卿。钊，大勋之后，姻联戚里，而谦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临民，无骄怠之色，无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宪宗寝疾弥旬，诸中贵人秉权者欲议废立，纷纷未定。穆宗在东宫，心甚忧之，遣人问计于钊，钊曰：“殿下身为皇太子，但旦夕视膳，谨守以俟，又何虑乎！”迄今称钊得元舅之体。

穆宗即位，册皇太后南内，推崇外氏，以钊兼司农卿。未几，检校户部尚书，充河阳三城怀节度使。岁中，换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钊历践藩镇，以汾阳胄胤，材能选用，不独凭椒房之势，所莅简约不挠，其俗自理。敬宗即位，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征钊为兵部尚书，兼检校尚书左仆射。明年，出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蛮陷夔州，遂寇西川，杜元颖失于控御，蛮军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帅，乃以钊兼领西川节度。蛮军已寇梓州，诸道援军未至，川军寡弱，不可令战。钊致书于蛮首领箠巖，责以侵寇之意，箠巖曰：“杜元颖不守疆场，屡侵吾圉，以是修报也。”与钊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

剑南西川节度使。与南诏立约，疆陲不扰。以疾求代。四年，入为太常卿、检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诏赠司徒。子仲文、仲辞。

钊，母升平长公主，大历、贞元之间，恩礼冠诸主。顺宗在东宫，以女德阳郡主尚钊，时钊与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为德宗之所钟爱，故钊之贵宠，焜耀一时。顺宗即位，改封德阳为汉阳公主。钊累官至卫尉卿、驸马都尉，改殿中监。穆宗即位，钊为叔舅，改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城南有汾阳王别墅，林泉之致，莫之与比，穆宗常游幸之，置酒极欢而罢，赐钊甚厚。俄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充闲厩宫苑使。从容贵位三十余年，而椒房之宠，国舅之恩，近代已来，无有其比。而钊恭逊虔恪，不以富贵骄人，士无贤不肖，接之以礼，由是中外称之。长庆二年十月卒，赠尚书左仆射，仍以其弟钊代钊为太子詹事，充闲厩宫苑使。

仲文，大和末为殿中少监。开成初，诏仲文袭父太原郡公，制上，给事中封敕奏曰：“伏准制书，赠司徒郭钊嫡男仲文袭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访知郭钊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孙，有男仲辞，已选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称嫡子。若仲文承嫡，即沈氏须黜居别室，仲辞不合配尚贵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仪之孙，太皇太后之侄，戚里勋门，无与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夺宗之配，实玷风教。且仲文、仲辞既非同出，袭封尚主，不可并行。伏请付台勘当。”诏曰：“以万年县尉仲辞袭封。”仲文落下，以太皇太后侄，不之罪。寻以仲辞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中少监、驸马都尉，袭封太

原郡公，尚饶阳公主。又仲辞兄詹事府丞仲恭，为银青光禄大夫，尚金堂公主。

幼明，尚父子仪之母弟也。性谨愿无过，不工武艺，喜宾答饮宴，居家御众，皆得其欢心。以子仪勋业，累历大卿监，大历八年卒，赠太子太傅。

子昕，肃宗末为四镇留后。自关、陇陷蕃，为虏所隔，其四镇、北庭使额，李嗣业、荔非元礼皆遥领之。昕阻隔十五年，建中二年，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俱遣使于朝，德宗嘉之。诏曰：“四镇、二庭，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次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其将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资。”

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赐姓名。时昕使自回纥历诸蕃部，方达于朝。又有袁光庭者，为伊州刺史，陇右诸郡皆陷，光庭坚守伊州，吐蕃攻之累年，兵尽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使知之，赠工部尚书。

史臣曰：天宝之季，盗起幽陵，万乘播迁，两都覆没。天祚土德，实生汾阳。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恳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讎，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自秦、汉已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而晞、暧于襁

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难奉天，可谓忠孝之门有嗣矣。

赞曰：猗欤汾阳，功扶昊苍。秉仁蹈义，铁心石肠。四朝静乱，五福其昌。为臣之节，敢告忠良。

卷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七十一

仆固怀恩 梁崇义 李怀光

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之曾孙，语讹谓之仆固。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落来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于夏州，别为蕃州以御边，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怀恩，世袭都督。天宝中，加左领军大将军同正员、特进。历事节度王忠嗣、安思顺，皆以善格斗，达诸蕃情，有统御材，委之心腹。及安禄山反，从郭子仪讨高秀岩于云中，破之，又败薛忠义于背度山下，抗贼七千骑，生擒忠义男，袭下马邑郡。十五载，进军与李光弼合势，及史思明战于常山、赵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怀恩功居多。

肃宗即位于灵武，怀恩从郭子仪赴行在所。时同罗部落自西京叛贼，北寇朔方，子仪与怀恩击之。怀恩子玢领徒击贼，兵败而降，寻又自拔而归，怀恩叱而斩之。将士慑骇，无不一当百，遂破同罗千余骑于河上，尽收其器械、驼马。肃宗虽仗朔方之众，将假蕃兵以张形势，乃遣怀恩与燉煌王承寀使于回纥，请兵结好。回纥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请公主，

遣首领随怀恩入朝。二年正月，又从子仪下冯翊、河东二郡。走伪将崔乾祐，又袭破潼关。贼将安守忠、李归仁自京率众来援，苦战二日，官军败绩。怀恩退至渭水，无舟楫，抱马以渡，存者仅半，乃奔归子仪于河东，整其余众。四月，子仪赴凤翔，李归仁以劲卒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窘急，使怀恩及王升、陈回光、浑释之、李国贞等五将伙兵于白渠留运桥以待之，贼至伏发，归仁大败而走。又从子仪战于清渠，不利，归于凤翔。及回纥使叶护帝得数千骑来赴国难，南蛮、大食之卒相继而至。肃宗乃遣广平王为元帅，以子仪为副，而怀恩领回纥兵从之泮水。贼伏兵于营东，怀恩引回纥驰杀之，匹马不归，贼乃大溃。日暮，怀恩谓王曰：“贼必弃城走矣，请以二百骑马追之，缚取李归仁、田乾真、安守忠、张通儒。”王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后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天下骁贼也，骤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不取？若使得众，复为我患，虽悔无及。夫战尚速，何明日为？”王固止之，令还营。怀恩又固请，往而复反，一夕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等果逃。又从王大破贼于陕西之新店，收两京，皆立殊功。以前后功加开府仪同三司、鸿胪卿同正员、同节度副使，十二月，封丰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乾元元年九月，遣九节度击安庆绪于相州。从郭子仪领朔方行营，破安太清，下怀、卫二州，围相州，战愁思岗。凡经五月，常为先锋，坚敌大阵，必经其战，勇冠三军。寻充都知兵马使。及李光弼代子仪，怀恩又副之。乾元二年，进封大宁郡王，迁御史大夫、朔方行营节度。又从李光弼守河阳，破周又，擒徐璜玉、安太清，拔怀州，皆摧锋陷敌，功

冠诸将。其男瑒又以开府仪同三司从将兵于其军，每深入虏阵，以勇敢闻，军中号为“斗将”。

怀恩为人雄毅寡言，应对舒缓，而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郭子仪为帅，以宽厚容众，素重怀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恃功怙将，多为不法，子仪每事优容之，行师用兵，倚以辑事。而光弼持法严肃，法不贷下，怀恩心惮而颇不叶。上元二年，从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不利。肃宗以怀恩功高，恩顾特异诸将，至冬，加工部尚书，敕李辅国及常参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宠之。

代宗即位，拜陇右节度，未行，改朔方行营节度，以副郭子仪。其秋，上使中官刘清潭请兵于回纥登里可汗，登里已为史朝义诱之倾国入塞，众号十万，关中骚扰，上使殿中监药子昂驰于塞上劳之，遇于忻州。先是，肃宗以宁国公主下嫁于毗伽阙可汗，毗伽阙可汗又以少子请婚，肃宗以怀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少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怀恩女为可敦。至是，可汗请与怀恩及怀恩之母相见，诏从之。怀恩嫌疑不敢，上因赐铁券，手诏以遣之，即令其母便发。怀恩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可汗大悦，遂许助讨朝义，于是进兵，历太原，汾、晋，营于陕州以俟期。十月，诏天下兵马元帅雍王为中军先锋，以怀恩为副，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河东、朔方节度行营及镇西、回纥兵马赴陕州，并令诸道节度一时齐进。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观军容使鱼朝恩、陕州节度郭英晞为后殿，自渑池入；陈郑节度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副元帅、雍王留陕州。怀恩等师至黄水，贼徒数万，坚栅自固。怀恩阵于西原上，广张旗帜以当之，命

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南山出于东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拔，贼死者数万。朝义领铁骑十万来救，阵于昭觉寺，贼皆殊死决战，短兵既接，相杀甚众。官军骤击之，贼阵而不动。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弓弩乱发，多中贼而死，阵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进，单骑奔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之中，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朝义大败，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万二千人。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党又败，人马蹂践，填于尚书谷，朝义轻骑而走。怀恩乃进收东京及河阳城，封其府库，伪中书令许叔冀、王伾等，承制释之，悉皆安堵。

怀恩留回纥可汗营于河阳，乃使其子右厢兵马使瑒、北庭朔方兵马使高辅成以步军万余众乘胜逐北。怀恩常压贼而行，至于郑州，再战皆捷；进至汴州，伪节度张献诚开门降；又拔滑州，追破朝义于卫州。伪睢阳节度田承嗣、李进超、李达卢等兵马四万余众，又与朝义合，据河来拒。瑒连盘济师，登岸薄之，贼党悉奔，长驱至昌县东。朝义率魏州兵马来战，又败走，达卢来降，贼徒震骇。于是相州伪节度薛嵩以相、卫州、洺、邢、赵降于李抱玉、高辅成、尚文愬；伪恒阳节度李宝臣以深、恒、定、易四州降于河东节度辛云京。朝义至贝州，又与伪大将薛忠义两节度合。瑒至临清，惧贼气盛，驻军以俟变。朝义领众三万并攻具来攻，瑒令高彦崇、浑日进、李光逸等设三伏以待之，贼半渡，伏发，合击而走之。其时回纥又至，官军益振，瑒卷甲驰之，大战于下博县东南。贼背水而阵，大军冲击而崩之，积尸拥流而下。朝义又走莫州。于是河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廷玉、兖郛节

度使辛云京会师于下博，进军莫州城下。朝义与田承嗣频出挑战，大败而旋，临阵杀其伪尚书敬荣。朝义惧，自分万余众投归义县，留承嗣守城。于是淄青节度侯希逸继诸将同为攻守，凡月余日。瑒与高彦崇、侯杀逸、薛兼训等以众三万追及朝义于归义县，交锋而贼溃。属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送降款，瑒顿兵于其境，遣怀仙分兵追蹙。二年三月，朝义至平州石城县温泉栅，穷蹙，走入长林自缢，怀仙使妻弟徐有济传其首以献。又降田承嗣之军，河北悉平，怀恩乃与诸将班师。

先是，去冬郭子仪以怀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让位于怀恩，遂授河北副元帅、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仍加实封四百户，通前一千户。春，又加太子少师，充朔方都知兵马使、同节度副大使，食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所，仍与一子五品官。高辅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加实封三百户，仍与一子五品官。高彦崇太子宾客，仍旧朔方右厢兵马使，实封二百户，庄宅各赐一所，与一子五品官。

遂诏怀恩统可汗还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与回纥可汗会，出太原之北。怀恩初至太原，辛云京以可汗是其子婿，疑其召戎，闭关不报，且惧可汗相袭，不敢犒军；及还，亦如之。怀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战，无役不从，一举灭史朝义，复燕、赵、韩、魏之地，自以为功无以让。至是，又为云京所拒，怀恩怒，上表列其状，顿军汾州。会中官骆奉先使于云京，云京言怀恩与可汗为约，逆状已露，乃与奉先厚结欢。奉先回至怀恩所，其母数让奉先曰：“尔等与我儿约

为兄弟，今又亲云京，何两面乎？虽然，前事勿论，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怀恩起舞，奉先赠缠头彩。怀恩将酬其贶，奉先遽告发，怀恩曰：“明日端午，请宿为令节。”奉先固辞，怀恩苦邀之，命藏其马。中夕谓其从者曰：“向者责吾，又收吾马，是将害我也。”奉先惧，遂逾垣而走。怀恩惊，遽令追还其马。奉先使回，奏其反状。怀恩累奏请诛云京、奉先，上以云京有功，手诏和解之，怀恩遂有贰于我。至七月，改元广德，册勋拜太保，仍与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并阶，仍加实封五百户。仆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实封一百户。仍赐铁券，以名藏太庙，画像于凌烟阁。寻以瑒为御史大夫、朔方行营节度。

怀恩以寇难已来，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再收两京，皆导引回纥，摧灭强敌，而为人媒孽，蓄性犷戾，快快不已。乃上书自叙功伐，曰：

广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朔方节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帅、上柱国、大宁郡王臣怀恩，刺肝沥血，谨顿首顿首上书宝应圣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边塞，爰自祖父，早沐国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驱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场，叨承先帝报功，时年已授特进。洎乎禄山作乱，大振王师，臣累任偏裨，决死靖难，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灵，仗皇天之威神，灭狂胡之丑类。无何，思明继逆，又据东周，宸极不安，海内腾沸。臣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权，誓雪国仇，以匡时难。阖门忠烈，咸愿杀身，野战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于阵敌，子侄没于军前，九

族之亲，十不存一，纵有在者，疮痍遍身。况陛下潜龙之时，亲统师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诚。大行皇帝未捐宫馆之时，臣频立微效，累沾官赏，遂被辅国等谗害，几至破家，便夺兵权，逾年宿卫。臣虽内省无疚，终惧谗佞倾危，以日继时，命悬秋叶，至将归骨泉壤，永谢明时。幸遇陛下龙跃天衢，继缵鸿业，知臣负谤，察臣丹心，遂开独见之明，杜绝众多之口，特拔臣于汧、陇，再任臣于朔方。诚谓游魂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弩蹇之力，效锥刀之功，上答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马之志。

去年秋末，回纥伏羲而来，士庶不知，悉皆惊骇。陛下以臣与其姻娅，令至太原祇迎，一切事宜，许臣逐便处置。遂与可汗计议，分道用兵，克复洛阳，平荡幽、蓟，惟有神策兵马，顿军独住陈留。可汗时在洛阳，即被朝恩猜阻，要为流议，已失蕃情。臣自平贼却回，天恩又令饯送，臣遂罄竭家产，为国周旋，发遣外蕃，贵图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云京共生异见，妄作加诸，闭城不出祇迎，仍令潜行窃盗。蕃夷怨怒，早欲相仇，臣遂弥缝，方得出界。及其祖饯事了，回至太原，臣忝迹鼎司，又承重寄，奉先、云京曾无礼数，闭关不出相看。臣遂过汾州，休息士马，凡经数日，不遣一介知闻。自以行事乘疏，恐臣先有论奏，遂乃构其谤黷，妄起异端，扇动军城，以为设备。又臣从潞府过日，见抱玉只迎回纥，庶事用心，悬称家资罄于公用，又与臣马兼银器四事，臣于回纥处得绢，便与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赠。今被

抱玉共相组织，将此往来之贶，便为结托之私，贵在厚诬，务相倾夺。陛下不垂明察，采听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谗邪之党。臣实不欺天地，不负神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

往年同罗背叛，河曲骚然，经略数军，兵围不解。臣不顾老母，走投灵州，先帝嘉臣忠诚，遂遣征兵讨叛，使得河曲清泰，贼徒奔亡。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一也。臣男玢尝被同罗虏将，盖亦制不由己，旋即弃逆归顺，却来投臣，臣斩之以令士众。且臣不爱骨肉之重，而徇忠义之诚，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远蕃，为国和亲，合从讨难，致使贼徒殄灭。寰宇清平。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顾危亡，身先行阵，父子效命，志宁邦家。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帅之权，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之抚绥，悉安反侧，州县既定，赋税以时。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五也。臣叶和回纥，戡定凶徒，天下削平，蕃夷归国，使其永为邻好。义著急难，万姓安宁，干戈止息，二圣山陵事毕，陛下忠孝两全。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六也。臣既负六罪，诚合万诛，延颈辕门，以待斧钺。过此以往，更无他违。陛下若以此诛臣，何异伍子胥存吴，卒浮尸于江上，大夫种霸越，终赐剑于稽山。唯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复何评哉！

且葵藿尚解仰阳，犬马犹能恋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轻，夙夜思奉天颜，岂暂心离魏阙，诚恐以忠获罪，龟镜不遥。顷者来瑱受诛，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义，从

此生疑，况来瑱功业素高，人多所忌，不审圣衷独断，复为奸臣弄权？臣欲入朝，恐罹斯祸，诸道节度使皆惧，非臣独敢如此。近闻追诏数人，并皆不至，实畏中官谗口，又惧陛下损伤，岂唯是臣不忠，只为回邪在侧。且臣前后所奏骆奉先词情，非不摭实，陛下竟无处置，宠用弥深。皆由同类相从，致蒙蔽圣聪，人皆惧死，谁复敢言！臣义切君臣，志忧社稷，若无极谏，有负圣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镬。况今西有犬戎背乱，东有吴、越不庭，均、房群盗纵横，鄜、坊稽胡草扰。陛下不思外御，而乃内忌忠良，何以混一车书，而使梯航纳贄？天下至大，岂可暂轻。

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对之时，陛下皆云与驃骑商量，曾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数月，不放归还，远近之心，转加疑阻。且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是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却信嫉妒谤词，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毁黜。弓藏鸟尽，兔死犬烹，臣昔谓非，今方知实。且臣息军汾上，关键大开，收马放羊，曾无守备，分兵数郡，贵免般粮，劝课农桑，务安黎庶，有何状迹，而涉异端。陛下必信矫词，何殊指鹿为马？陛下倘斥逐邪佞，亲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陈政化，使君臣无二，天下归心，则窥边之戎，不足为患，梗命之寇，将复何忧，偃武修文，其则不远。陛下若不纳愚恳，且贵因循，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忠言利行，良药愈病，伏惟陛下图之。

臣今戎事已安，粮储且继，深愿一至阙下，披露心

肝，再睹圣颜，万死无恨。臣欲公然进发，虑恐将士留连。臣今便托巡晋、绛等州，于彼迁延且住，谨遣押衙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张休臧先进书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览臣此书，知臣诚恳，特垂圣断，勿议近臣，待臣如初，浮谤不入，臣当死节王命，誓酬国恩。仍请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臣即便与同行，冀获蹈舞轩陛。鄙臣愚虑，不顾死亡，轻触天威，战汗无地。

九月，上以回纥近塞，怀恩又与辛云京有隙，上欲其悔过，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诏黄门侍郎裴遵庆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庆即至，怀恩抱其足号泣而诉，遵庆因宣圣恩优厚，讽令入朝，怀恩许诺。副将范志诚说之曰：“公以谗言交构，有功高不赏之惧，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测之朝？公不见来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见容，二臣以走、诛。”怀恩然之。明日，又以惧死为辞，许令一子入朝，志诚又不可。遵庆复命。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纥使还，怀恩与可汗往来，恐泄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众攻云京，云京出战，瑒大败而旋，进围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尚书右丞颜真卿请奉诏召怀恩，上因以真卿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请行者，时也；今方受命，事无益矣。”上问其故，对曰：“怀恩阻兵，是其反侧明矣。顷陛下避狄于陕郊，臣方责以《春秋》之义，云寡君蒙尘于郊，敢不恭问官守。当是时也，怀恩来朝，以助讨贼，则其辞顺。今陛下攘去犬戎，即宫京邑，怀恩进不勤王，退不释众，其辞曲，必不来矣。且明怀恩反者，独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怀恩将士，皆子仪部曲，恩信结其心，

陛下何不以子仪代之，喻以逆顺祸福，必相率而归耳。”上从之。子仪至河中，仆固瑒已为朔方兵马使张惟岳等四人斩其首，献于阙下。怀恩闻之，率麾下数百骑，弃其母，渡河北走灵武。余众闻子仪到，束甲来奔，归者数万。怀恩至灵武，啸聚亡命，其众复振。上念其勋旧，不欲罪功臣，厚抚其家，怀恩终不从。其母月余日竟以寿终。又遥授太师、兼中书令、大宁王，余并停。

是秋为乡导，诱吐蕃十万入寇泾、邠州，祭来瑱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仪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征天下兵以防之。怀恩又纠合诸蕃，众号二十万，南犯京师：遣吐蕃之众自北道先寇醴泉、奉天，任敷、郑庭、郝德自东道寇奉先、同州，羌、浑、奴刺之众自西道寇鞏屋、凤翔。朝廷大骇，诏遣郭子仪屯泾阳，浑瑊、白元光屯奉天，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中渭桥，董秦屯东渭桥，骆奉先、李日越屯鞏屋，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亲率六军，令鱼朝恩屯苑中，下诏亲征。怀恩领回纥及朔方之众继进，行至鸣沙县，遇疾异归。九月九日，死于灵武，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张韶代领其众，为徐璜玉所杀；璜玉领其众，又为范志诚所杀，志诚领其众。回纥进寇泾阳，诸军坚壁不战。吐蕃相持二十余日，又闻怀恩死，与回纥争长，自相疑贰，莫敢先进，遂大掠居人，焚烧舍宇，驱男女数万而去，所过践禾谷殆尽。回纥乃诣子仪降，请击吐蕃以自效。子仪分兵随之，大破吐蕃于泾州界。任敷又败走，羌、浑又多降于李抱玉。

怀恩逆命三年，再犯顺，连诸蕃之众，为国大患，士不

解甲，粮尽馈军，适幸天亡，而上为之隐恶，前后下制，未尝言其反。及怀恩死，群臣以闻，上为之悯默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其宽仁如此。闰十月，怀恩侄名臣领千余骑来降。

梁崇义，长安人。以升斗给役于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钩。后为羽林射生，从来瑱于襄阳。沉默寡言，众悦之，累迁为偏裨。瑱朝京师，分使诸将戍福昌、南阳。来瑱被诛，戍者皆溃归。崇义时在南阳，统归师径入襄州，与同列李昭、薛南阳相让为长，不决。诸将请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义为帅。宝应二年三月，崇义杀昭与南阳，以胁众心，朝廷因授其节度焉。以襄州荐履兵祸，屈法含容，姑务息人也。历御史中丞、大夫、尚书。遂与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宝臣为辅车之势，奄有襄、汉七州之地，带甲二万，连结根固，未尝朝觐，然于群凶，地最褊，兵最少，法令最理，礼貌最恭。其地跨东南之冲，数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所亲尝劝其来朝，崇义曰：“吾本帅来公有大勋庸，当上元中以阍竖谗黜，逡巡稽召，及代宗嗣位，不俟驾行，旋见诛族。今吾衅盈而事久，若之何见上。”

建中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数请兴师讨崇义，崇义惧，军旅之事加严焉。流人郭晞告其为变，崇义闻之，请罪晞，坐决杖配流，命金部员外郎李舟谕旨以安之。初，刘文喜作难，舟尝入其城说利害，文喜拘之，会帐下杀文喜而降。四方反侧者闻之，谓舟必能覆军杀将，是以皆恶。及舟至，又劝其入觐，言颇切直，崇义益不悦。二年春，发五使宣谕诸道，而

舟复如荆、襄，崇义虑有变，拒境不纳，上言“军中疑惧，请换他使”。由是益不安，凶谋日深，宾僚或有忠言沮劝，多遭伤害。

时群凶方自疑阻，朝廷将仗大信，欲来而安之，以示天下。仍加崇义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赏，且赐铁券誓之，兼授其裨将蔺皋为邓州刺史，遣御史张著赍手诏征之。崇义益恐怖，使持满而受命。蔺皋奉诏书，又不敢发，驰诣崇义请命，崇义益疑惧，对著号哭，不受诏。由是征四方兵，使希烈统击之。崇义乃发兵攻江陵，以通黔、岭，及四望，大败而归，遂屯襄、邓。希烈先发千余人守临汉，崇义屠之，无遗噍。既而希烈统大军缘汉而上，崇义使将翟晖、杜少诚迎战于蛮水，希烈大破之；复合于涑口，又破之。二将求降，希烈受之，使统本兵入襄阳号令，以安百姓。崇义领亲兵老小闭壁，将守者斩关争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义与其妻投井而死，传首阙下。其亲戚希烈皆戮之，选其尝从临汉之役者三千人，悉斩之。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赐姓氏，更名嘉庆。怀光少从军，以武艺壮勇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礼之益厚。上元中，累迁试太仆、太常卿，主右衙兵将，积功劳至开府仪同三司，为朔方军都虞候。永泰初，实封三百户。大历六年，兼御史中丞，间一年，兼御史大夫，加为军都虞候。性清勤严猛，而敢诛杀，虽亲戚犯法，皆不挠避。子仪性宽厚，不亲军事，纪纲任怀光，军中尤畏之，亦称为理。十二年，以母忧罢职。明年，起

复本官，仍兼邠、宁、庆三州都将。德宗即位，罢子仪节度副元帅，以其所部分隶诸将，遂以怀光起复检校刑部尚书，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宁庆晋降慈隰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诸蕃部落等使。先是，怀光频岁率师城长武以处军士，城据原首，临泾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为西边要防矣。建中初，泾原四镇节度使段秀实为宰相杨炎所恶，征为司农卿。上将复城原州，乃以怀光兼泾州刺史、泾原四镇北庭节度使。时怀光挟私怨，亲诛杀朔方旧将温儒雅等数人，泾州军士咸畏之。刘文喜因众不欲，遂以城叛。诏朱泚与怀光将兵讨平之，加检校太子少师。二年，迁检校左仆射，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盐池押诸蕃部落六城水运使，实封四百户。邠宁节度等使如故。

时马燧、李抱真诸军同讨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皆反，连兵救悦。三年，诏遣怀光统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同讨田悦。怀光勇而无谋，至魏城之日，营垒未设，因与滔等大战于愜山，为滔等所败。复为悦决水以灌之，诸军不利，因与燧等退军于魏县。寻加同平章事，益实封二百户。自是与滔等相持不战。明年十月，泾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既僭大号，遣中使驰告河北诸帅，怀光率军奔命。时属泥淖，怀光奋厉军士，道自蒲津渡河，败泚骑兵于醴泉，直赴奉天。前数日，先遣裨将张韶持表封蜡丸随贼攻城，乘间逾堑，呼城上人曰：“朔方军使也。”乃以绳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数十矢。时上在重围中，守拒益急，既知怀光军至，令张韶号令于城上，人心乃安。怀光又败泚兵于鲁店，泚乃解兵还走入城。

怀光性粗厉疏悻，缘道数言卢杞、赵赞，白志贞等奸佞，

且曰：“天下之乱，皆此辈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杞等微知之，惧甚，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收复京师，不可许至奉天，德宗从之。怀光屯军咸阳，数上表暴扬杞等罪恶，上不得已为贬杞、赵赞、白志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杀之。怀光既不敢进军，迁延自疑，因谋为乱。初，诏遣崔汉衡使于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尚结赞曰：“蕃法，进军以统兵大臣为信。今奉制书，无怀光名署，故不敢前。”上闻之，遣翰林学士陆贽诣怀光议用蕃军，怀光坚执言不可者三，不肯署制，词慢，且谓贽曰：“尔何所能？”兴元元年二月，诏加太尉，兼赐铁券，遣李升及中使邓鸣鹤赉券喻旨。怀光怒甚，投券于地曰：“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词气益悖，众为之惧。时怀光部将韩游瑰掌兵在奉天，怀光乃与游瑰书，约令为变，游瑰密奏之。翌日，怀光又使趣之，游瑰复奏闻。数日，怀光又使趣游瑰，为门者所捕。怀光且宣言曰：“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当须引避。”由是上遽幸梁州。时李晟已移军东渭桥，怀光复劫李建徽、杨惠元等军，移于好畤，其下颇多携贰。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怀光虏劫无所得，益疑惧不自安，居二旬，乃驱兵分为部队，掠泾阳、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将孟涉、段威勇自三原拥兵三千余人奔归李晟，怀光不能遏。韩游瑰杀怀光留后张昕，以邠州从顺。戴休颜自奉天令于军曰：“怀光已反。”乃令城守驰表以闻。上于是授游瑰、休颜节度使。乃除怀光太子太保，罢其余官，其所管委本军择一人功高望崇者统之，皆不奉诏。四月，怀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绛等州，按兵观望。

李晟既收复京师，上遣给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诏征之，怀光素服受命。巢父乃宣言于众：“太尉军中谁可领军事者？”怀光左右皆胡虏，因发怒，乱持兵杀巢父及守盈，自是缮兵益修守拒。上还京师，以侍中浑瑊为河中节度副元帅，将兵讨怀光。瑊复破同州，屯军不进，数为怀光所败。时仍岁旱蝗，京师初复，经费不给，言事者多请赦怀光。时河东节度使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帅，与瑊及镇国军节度骆元光、邠字节度韩游瓌、鄜坊节度唐朝臣会兵同讨怀光。燧率军拔绛州，至宝鼎，虑怀光西走，唐突京邑，乃舍军朝京师。既还，与瑊先自河东而降其骁将尉珪、徐庭光，统诸军以围河中。贞元元年秋，朔方部将牛名俊斩怀光首以降燧，其子堆刃其弟数人，乃自杀。怀光死时年五十七。寻诏以男一人为嗣，赐庄宅各一所，仍还怀光尸首，任其收葬，妻子并徙澧州。五年，又诏曰：

怀旧念功，仁之大也；兴灭继绝，义之弘也。昔蔡叔圯族，周公封其子于东土；韩信干纪，汉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详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训，皆以刑佐德，俾人向方，则斧钺之诛，甲兵之伐，盖不得已而用也。曩岁盗臣窃发，国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指期薄伐，将振昆阳之旅，以兴涿鹿之功，征师未达于诸侯，卫士且疲于七萃。而李怀光三军夙驾，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众。议功方始，守节靡终，潜构祸胎，拒违朝命，弃同即异，舍顺效逆。为臣至此，在法必诛，犹示绥怀，庶其牵复。而梟音益厉，豨突莫迁，大戮所加，曾无噍类。

虽自貽伊戚，与众弃之，而言念尔劳，何嗟及矣！以其前效犹在，孤魂无归，怀之恹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陈大惠，冀以化成，保合太和，期于刑措。宜以怀光外孙燕八八赐姓李氏，名承绪，授左卫率府胄曹参军，承怀光之后。仍赐钱一千贯，任于怀光墓侧置立庄园，侍养怀光妻王氏，并备四时享奠之礼。呜呼！朕实不德，临于兆人，泣辜宥罪，素诚所志。尔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绍乃考之建国庸，无若尔父之违王命。

初，怀光授首，其子瑄、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舍其死。及是又思怀光旧勋，哀其绝后，乃命承绪继之。

史臣曰：仆固怀恩、李怀光，咸以勇力，有劳王家，为臣不终，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云京、骆奉先、卢杞、白志贞辈，致彼二逆，貽忧时君，亦可谓国之谗贼矣。梁崇义既无令始，又无善终，与妻投泉，何塞其咎。

赞曰：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怀恩、怀光，凶终一致。崇义多奸，国家所弃。迷而亡归，自速其毙。

卷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七十二

张献诚弟献恭 献甫 献恭子煦 路嗣恭子恕
曲环 崔汉衡 杨朝晟 樊泽 李叔明
裴胄

张献诚，陕州平陆人，幽州节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守珪之子也。天宝末，陷逆贼安禄山，受伪官；连陷史思明，为思明守汴州，统逆兵数万。宝应元年冬，东都平，史朝义逃归汴州，献诚不纳，举州及所统兵归国，诏拜汴州刺史，充汴州节度使。逾年来朝，代宗宠赐甚厚。三迁检校工部尚书，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观察使。广德二年十月，擒南山贼帅高玉以献。永泰二年正月，献名马二、丝绢杂货共十万匹。是月，兼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使，封邓国公。西川崔旰杀郭英义，献诚率众战于梓州，为旰所败，献诚仅以身免。大历二年四月，献诚以疾上表乞归私第，仍荐堂弟试太常卿兼右羽林将军献恭以自代。诏许之，以献诚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八月，献诚以疾抗疏辞官，无几，卒于私第。

献恭，守珪之弟守瑜子。累以军功官至试太常卿，兼右羽林将军，代献诚为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大历十二年七月，献恭破吐蕃万余众于岷州。建中二年正月，加检校兵部尚书，为东都留守。三年正月，为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经略招讨使。四年七月，与浑瑊、卢

杞、司农卿段秀实与吐蕃尚结赞筑坛于京城之西会盟，如清水之仪。兴元元年六月，转检校吏部尚书，仍与一子正员官。卢杞移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论其不可。献恭因入对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当，臣恐烦圣听，不敢缕陈其事。”德宗不悟，献恭复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优异。”德宗顾谓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对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奈士庶失望何！”献恭守正不挠也如此。

献甫，守珪弟左武卫将军、赠户部尚书守琦之子。献甫少随诸兄从军，初为偏裨，以军功累授试光禄卿、殿中监、河中节度副元帅都知兵马使，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建中初，从节度使贾耽征梁崇义于襄、汉，以功加太子詹事。及幸奉天、兴元，献甫首至，从浑瑊征讨有功，及复京邑，入为金吾将军。时李怀光未平，吐蕃侵扰西边，献甫领禁军出镇咸阳，凡累年，军民悦之。贞元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兼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观察使。乃于彭原置义仓，方渠、马岭等县选险要之地以为烽堡。又上疏请复盐州及洪门、洛原等镇，各置兵防以备蕃寇，朝廷从之。贞元四年九月，吐蕃将尚志董星、论莽罗等寇宁州，献甫率众御之，斩首百余级，吐蕃遁边城。贞元十二年，加检校左仆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废朝三日，赠司空，赠物有差。

献恭子煦，尝随献甫征讨，积战功累迁至夏州节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军逐出节度使李进贤而屠其家，杀判官严澈。宪宗怒，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许以便宜击断。九年正月，赐绢三万匹以助军资。河东节度使王锬遣兵五千会煦于善羊栅，诏煦入振武，诛作乱苏国珍等二百五十

三人乃定。是岁十二月卒，赠太子太保。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剑客，历仕郡县，有能名，累至神乌令，考绩上上，为天下最，以其能，赐名嗣恭。历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副使，知朔方节度营田押诸蕃部落等使，嗣恭披荆棘以守之。大将御史中丞孙守亮握重兵，倔强不受制，嗣恭称疾召至，因杀之，威信大行。永泰三年，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大历六年七月，为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财赋。贾明观者，事北军都虞候刘希暹，鱼朝恩诛，希暹从坐，明观积恶犯众怒。时宰相元载受赂，遣江南效力，魏少游承载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杀，识者称之。大历八年，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反，五岭骚扰，诏加嗣恭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使分其务：瑶主大军，当其冲；冕自间道轻入，招集义勇，得八千人，以挠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诡计，出其不意，遂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筑为京观。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五岭削平。拜检校兵部尚书，知省事。

嗣恭起于郡县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为理著称。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代宗心甚衔之，故嗣恭虽有平方面功，止转检校兵部尚书，无所酬劳。及德宗即位，杨炎受其货，始叙前功，除兵部尚书、东都留守。寻加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及东都畿观察使。征至京师卒，时年七十一，废朝一日，赠左仆射。

子恕，字体仁。初，岭南衙将哥舒晃反，诏嗣恭自江西致讨，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得以军前便宜从事。俄而降者继路，于是擢降将伊慎，推心用之。贼平，恕功居多，年才三十，为怀州刺史。久之，转京兆少尹、监门卫大将军、兼御史中丞、教练招讨等使。其后为鄜坊观察使、太子詹事。坐事贬吉州刺史，迁太子宾客。以右散骑常侍致仕卒，年七十三，赠洪州都督。恕私第有佳林园，自贞元初李纾、包佶辈迄于元和末，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从之游，高歌纵酒，不屑外虑，未尝问家事，人亦以和易称之。

曲环，陕州安邑人也。父彬，为南使正监，因家于陇右，以环故累赠兵部尚书。环少读兵书，尤以勇敢骑射闻。天宝中，从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黄河九曲、洪济等城，累授果毅别将。安禄山反，从襄阳节度鲁灵守邓州，拒贼将武令珣，战数十合，环功居多，赵授左清道率。又从李抱玉守河阳南城，寻将兵守泽州，破贼骁将安晓，敕特拜羽林将军。又将别部兵合诸军同讨史朝义，平河北，累转金吾大将军，并同正员，随李抱玉移军京西。大历中，领兵陇州，频破吐蕃，加特进、太常卿。上初嗣位，吐蕃大寇剑南，诏环以邠、陇兵五千驰往，大破戎虏，收七盘城、威武军及维、茂二州，西戎奔遁。环大振功名而还，加太子宾客，赐以名马。与诸将讨泾州叛将刘文喜，平之，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陇两军都知兵马使。时李纳拥兵侵逼徐州，令环与刘玄佐同救援，累破李纳叛党，环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月，加检校左常侍，充邠、陇行营节度使。

李希烈侵陷汴州，环与诸军守固宁陵、陈州，大破希烈军于陈州城下，杀逆党三万五千人，擒其骁将翟晖以献，希烈因遁归蔡州。环以功加检校工部尚书，兼陈州刺史。希烈平，加环兼许州刺史、陈许等州节度观察，加实封三百户。陈、蔡二州以希烈扰乱，遭剽劫颇甚，人多逃窜他邑以避祸。环勤身恭俭，赋税均平，政令宽简，不三二岁，襁负而归者相属，训农理戎，兵食皆丰羨。十二年，加检校左仆射。卒时年七十四，废朝一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

崔汉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宽博，善与人交。释褐，授沂州费令。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奏署掌记，累迁殿中侍御史。大历六年，拜检校礼部员外郎，为和吐蕃副使；还，迁右司郎中，改万年令。建中三年，为殿中少监、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与吐蕃使区颊赞至自蕃中。时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以常覆败于剑南，思刷其耻，不肯约和。其次相尚结赞有材略，因言于赞普，请定界明约，以息边人，赞普然之，竟以结赞代结息为大相，约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戊申，以汉衡为鸿胪卿。四年，吐蕃朝贡，加检校工部尚书，复使吐蕃。兴元初，上居奉天，吐蕃遣帅佐浑瑊败朱泚兵于武功，以功转检校兵部尚书、兼秘书监、西京留守。无几，真拜兵部尚书，为东都、淄青、魏博赈给宣慰使。明年，为幽州宣慰使，所至皆称职。贞元三年，副侍中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吐蕃背约，瑊仅免，时无备预，在会免者什无一二，士卒死者以千数。汉衡与同陷者并至河州，结赞令召之，以频使于蕃，结赞素信重，与孟日华、中官刘延邕俱至石门，而

遣五骑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检校吏部尚书、晋慈隰观察使，寻加都防御使。十一年四月卒。

杨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为步军先锋，尝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从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斩获生擒居多，授骠骑大将军，稍为右先锋兵马使。后李纳寇徐州，从唐朝臣征讨，尝冠军锋，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

上在奉天，李怀光自山东赴难，以朝晟为左厢兵马使，将千余人下咸阳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实封一百五十户。及怀光反于河中，朝晟被胁在军。上幸梁、洋，韩游瑰退于邠、宁。怀光以尝在邠、宁，迫制如属城，以贼党张昕在邠州总后务。昕惧难作，乃大索军资，征卒乘，约明潜发，归于怀光。朝晟父怀宾为游瑰将，因夜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游瑰即日使怀宾奉表闻奏，上召劳问，授兼御史中丞，正除游瑰邠宁节度使。间谍至河中，朝晟闻其事。泣告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合诛戮，不可主兵矣。”怀光遂縶之。及诸军进围河中，韩游瑰营于长春宫，怀宾身当战伐。及怀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帅浑瑊特原朝晟，遂为游瑰都虞侯。时父子同军，皆为开府宾客、御史中丞，荣于军中。

后诏征游瑰宿卫，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邠宁庆节度观察使，代韩游瑰。初，游瑰以吐蕃犯塞，自将兵戍宁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轻骑潜遁归阙。其将卒素骄怠，畏张献甫之严，因游瑰夜出，衙内千余人遂叛掠，且因监军杨明义邀奏出奔将范希朝为节度。朝晟

时为都虞候，初逃于郊，翌日乃来，给其众曰：“所请甚愜，我来贺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诸将谋诛首恶者。乙卯，朝晟率诸将经数日以告曰：“前请者不获，张尚书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当死，吾不能尽杀，各言戎首以归罪焉，余无所问。”于是众中唱二百余人，斩之乃定。上擢希朝为宁州刺史，以副献甫。献甫入奏朝晟功，加御史大夫。

九年，城盐州，征兵以护外境，朝晟分统土马镇木波。献甫卒，诏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忧，起复左金吾大将军同正、邠州刺史，大夫如故。十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所须几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烦外助。”复问：“前筑盐州，凡兴师七万，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盐州之役，诸军蕃戎尽知之。今臣境迫虏，若大兴兵，即蕃戎来寇，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今请密发军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毕。”蕃人始乘障，数日而退。初，军次方渠，无水，师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令筑防环之，遂为停泉，军人仰饮以足，图其事上闻，诏置祠焉。十五年二月，免丧，加检校工部尚书。是夏，以防秋移军宁州，遭疾，来年正月卒。

樊泽，字安时，河中也。父咏，开元中举草泽，授试大理评事，累赠兵部尚书。泽长于河朔，相卫节度薛嵩奏为磁州司仓、尧山县令。建中元年，举贤良对策，礼部侍郎于邵厚遇之。与杨炎善，荐为补阙，历都官员外郎。泽好读兵书，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蕃中

用事宰相尚结赞深礼之。寻从凤翔节度张镒与吐蕃会盟于清水，迁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节度行军司马。时李希烈背叛，诏以普王为行军元帅，征泽为谏议大夫、元帅行军右司马。属驾幸奉天，普王不行，泽改右庶子、兼中丞，复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寻代贾耽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

泽有武艺，每与诸将射猎，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贼众畏焉。频与李希烈凶党接战，前后擒降其骁将张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诚、薛翼等，收唐、随二州。希烈既平，泽丁母忧，起复右卫大将军同正，余如故。三年，代张伯仪为荆南节度观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岁，加检校礼部尚书，会襄州节度曹王皋卒于镇，军中剽劫扰乱，以泽威惠素著于襄、汉，复代曹王皋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卒年五十，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其日将宴百官，废朝，改取他日。

李叔明，字晋卿，阆州新政人。本姓鲜于氏，代为豪族。兄仲通，天宝末为京兆尹、剑南节度使。兄弟并涉学，轻财好施。叔明初为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判官。乾元后为司勋员外郎，副汉中王瑀使回纥，回纥接礼稍倨，叔明离位责之曰：“大国通好，贤王奉使，可汗于大唐子婿，岂可恃微功而傲乎！唐法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复命，迁司门郎中。后为京兆少尹，无几，以疾辞，除右庶子，出为邛州刺史。寻拜东川节度、遂州刺史，后移镇梓州，检校户部尚书。时东川兵荒之后，凋残颇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抚旷庶，夷落获安。大

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叔明少孤，养子于外族，遂冒姓焉，请复之”。诏从焉。叔明初不知其从外氏姓，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仍置严氏子于法。及驾幸奉天，其子升翊从。叔明每私疏诫励，见危临难，当誓以死。升奉父严训，果著勋效，识者嘉之。叔明既朝京师，以本官兼右仆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谥曰襄。叔明总戎年深，积聚财货，子孙骄淫，歿才数年，遗业荡尽。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东闻喜人，今代葬河南。伯父宽，户部尚书，有名于开元、天宝间。胄明经及第，解褐补太仆寺主簿。属二京陷覆，沦避他州。贼平，授秘书省正字，累转秘书郎。陈少游陈郑节度留后，奏胄试大理司直。少游罢，陇右节度李抱玉奏授监察御史，不得意，归免。陈少游为宣歙观察，复辟在幕府，抱玉怒，奏贬桐庐尉。浙西观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虚心下士，幕府盛选才彦。观察判官许鸿谦有学识，栖筠常异席，事多咨之；崔造辈皆所荐引，一见胄，深重之，荐于栖筠，奏授大理评事、观察支度使。代宗以元载隳紊朝纲，征栖筠入朝，内制授御史大夫，方将大用，载怙权，栖筠居顾问刺举之职，与不平。及栖筠卒，胄护栖筠丧归洛阳，众论危之，胄坦然行心，无所顾望。淮南节度陈少游奏检校主客员外、兼侍御史、观察判官。寻为行军司马，迁宣州刺史。

杨炎初作相，锐意为元载报仇，凡其枝党无漏。适会胄部人积胄官时服杂俸钱为赃者，炎命酷吏员寓深按其事，贬汀州司马。寻征为少府少监，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

国子司业。迁湖南观察都团练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观察使李兼罢省南昌军千余人，收其资粮，分为月进，胄至，奏其本末，罢之。会荆南节度樊泽移镇襄阳，宰相方议其人，上首命胄代泽，仍兼御史大夫。

胄简俭恒一，时诸道节度观察使竞剥下厚敛，制奇锦异绫，以进奉为名。又贵人宣命，必竭公藏以买其欢。胄待之有节，皆不盈数金，常赋之外无横敛，宴劳礼止三爵，未尝酩酊乐。时武臣多厮养畜宾介，微失则奏流死，胄以书生始，奏贬书记梁易从，君子薄其进退宾客不以礼，物议薄之。贞元十九年十月卒，时年七十五，赠右仆射，谥曰成。

史臣曰：三献军谋臣节，克绍家风。路嗣恭从微至著，执法简廉。环理兵劝农，独彰善政。汉衡诚恇奉职。朝晟忠孝权谋。泽威惠荆、襄。叔明见危誓死，立政惠民。胄抱义危行，守政奉公。皆贤帅矣。然嗣恭聚财，为功名之瑕玷；叔明聚财，致子孙之骄淫。财之污人，诚可诫也。

赞曰：张、路、曲、崔、樊、杨、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贤帅之才。

卷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七十三

刘晏 第五琦 班宏 王绍 李巽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年七岁，举神童，授秘书

省正字。累授夏县令，有能名。历殿中侍御史，迁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寻迁河南尹。时史朝义盗据东都，寄理长水。入为京兆尹，顷之，加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府事于司录张群、杜亚，综大体，议论号为称职。无何，为酷吏敬羽所构，贬通州刺史。复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判度支。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晏举真卿自代为户部，乃加国子祭酒。宝应二年，迁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坐与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罢相，为太子宾客。寻授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如故。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畿县百姓乃授穗以供之。晏受命后，以转运为己任，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书遗元载曰：

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硖石、少华，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宾于东朝，犹有官谤，相公终始故旧，不信流言，贾谊复召宣室，弘羊重兴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驱马陕郊，见三门渠津遗迹。到河阴、巩、洛，见宇文恺置梁公堰，分黄河水入通济渠；大夫李杰新堤故事，饰像河庙，凜然如生。涉荣郊、浚泽，遥瞻淮甸，步步探讨，知昔人用心，则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瀟、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卦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相公匡戴明主，为富人侯，此今

之切务，不可失也。使仆湔洗瑕秽，率罄愚懦，当凭经义，请护河堤，冥勤在官，不辞水死。

然运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为计相，共五年矣。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顿减徭赋，歌舞皇泽，其利一也。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厘，从此滋多。受命之日，引海陵之仓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其利二也。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军志曰：“先声后实，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也。

所可疑者，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舆必说轭，栈车挽漕，亦不易求。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则毁淤，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自然安流，阳侯、宓妃，不复太息。顷因寇难，总不掏拓，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汴，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东垣、底柱，浍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藪，豺狼狺狺，舟行所经，寇亦能往，其病三也。东自淮阴，西临蒲坂，亘三千里，屯

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毕其虑奔走之，惟中书详其利病裁成之。

晏累年已来，事缺名毁，圣慈含育，特赐生全。月余家居，遽即临遣，恩荣感切，思殒百身。见一水不通，愿荷锺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

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

又至德初，为国用不足，令第五琦于诸道榷盐以助军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无遗利。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累迁吏部尚书。大历四年六月，与右仆射裴遵庆同赴本曹视事，敕尚食增置储供，许内侍鱼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诣省送上。八年，知三铨选事。十二年三月，诛宰臣元载，晏奉诏讯鞫。晏以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请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傒、礼部侍郎常袞、谏议大夫杜亚同推，载皆款伏。初，晏承旨，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亦处极法，晏谓涵等曰：重刑再覆，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涵等从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减缙罪从轻。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十三年十二月，为尚书左仆射。时宰臣常袞专政，以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虑公望日崇，上心有属。窃忌之，乃奏晏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外示崇

重，内实去其权。及奏上，以晏使务方理，代其任者难其人，使务、知三铨并如故。李灵曜之乱也，河南节帅所据，多不奉法令，征赋亦随之；州县虽益减，晏以羨余相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其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当时权势，或以亲戚为托，晏亦应之，俸给之多少，命官之迟速，必如其志，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虽寝兴宴语，而无欺诒，四方动静，莫不先知，事有可贺者，必先上章奏。江淮茶、橘，晏与本道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断道，禁前发者，晏厚以财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为藩镇所便。

晏理家以俭约称，而重交敦旧，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士，故人多称之。善训诸子，咸有学艺。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要官重职，颇出其门。既有材力，视事敏速，乘机无滞，然多任数，挟权贵，固恩泽，有口者必利啖之。当大历时，事贵因循，军国之用，皆仰于晏，未尝检辖。

德宗嗣位，言事者称转运可罢多矣。初，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书，各恃权使气，两不相得。炎坐元载贬，晏快之，昌言于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与元载隙憾，时人言载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将为载复仇，又时人风言代宗

宠独孤妃而又爱其子韩王迥，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炎因对扬流涕奏言：“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崔祐甫奏言：“此事暧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朱泚、崔宁又从傍与祐甫救解之，宁言颇切，炎大怒，故斥宁令出镇郾坊以摧挫之。遂罢晏转运等使，寻贬为忠州刺史。炎欲诬构其罪，知庾准与晏素有隙，举为荆南节度，以伺晏动静。准乃奏晏与朱泚书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证成其事，上以为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诛，使回奏报，诬晏以忠州谋叛，下诏暴言其罪，时年六十六，天下冤之。家属徙岭表，连累者数十人。贞元五年，上悟，方录晏子执经，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经，秘书郎。执经上请削官赠父，特追赠郑州刺史。

第五琦，京兆长安人。少孤，事兄华，敬顺过人。及长，有吏才，以富国强兵之术自任。天宝初，事韦坚，坚败贬官。累至须江丞，时太守贺兰进明甚重之。会安禄山反，进明迁北海郡太守，奏琦为录事参军。禄山已陷河间、信都等五郡，进明未有战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收地不得，即斩进明之首。”进明惶惧，莫知所出，琦乃劝令厚以财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战，遂收所陷之郡。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谒见，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须，臣能使赏给之资，不劳圣虑。”玄宗大喜，即日拜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寻拜殿中侍御史。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促办应卒，事无违阙。

迁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于是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采。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丞，专判度支，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

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既而谷价腾贵，饿殍死亡，枕藉道路，又盗铸争起，中外皆以琦变法之弊，封奏日闻。乾元二年十月，贬忠州长史，既在道，有告琦受人黄金二百两者，遣御史刘期光追按之。琦对曰：二百两金十三斤重，忝为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凭，即请准法科罪。”期光以为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请除名，配流夷州，驰驿发遣，仍差纲领送至彼。宝应初，起为朗州刺史，甚有能政，入迁太子宾客。属吐蕃寇陷京师，代宗幸陕，关内副元帅郭子仪请琦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充关内元帅副使。未几，改京兆尹。车驾克复，专判度支，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使。累封扶风郡公。又加京兆尹，改户部侍郎，判度支。前后领财赋十余年。鱼朝恩伏诛，琦坐与款狎，出为处州刺史，历饶、湖二州。入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司。上以其材，将复任用，召还京师，信宿而卒，年七十，赠太子少保。

子峰，峰妇郑氏女，皆以孝著，旌表其门。

班宏，卫州汲人也。祖思简，春官员外郎。父景倩，秘书监。宏少举进士，授右司御胄曹，后为薛景先凤翔掌书记，又为高适剑南观察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摄监察御史。时青城山有妖贼张安居以左道惑众，事觉，多诬引大将，冀以缓死，宏验理而速杀之，人心乃安。既而郭英义代适，以厌人望，奏署秘书郎，兼雒令，以疾免。大历三年，迁起居舍人，寻兼理匭使，四迁至给事中。时李宝臣卒于其位，子惟岳匿丧求位，上遣宏使成德问疾，且喻之。惟岳厚赂宏，皆不受，还报合旨，迁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时右仆射崔宁考兵部侍郎刘乃上下，宏驳曰：“夷荒靖难，专在节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宣美之名，则下开趋竞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党。”因削去之。乃知而谢曰：“乃虽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寻除吏部侍郎，为汪蕡会盟使李揆之副。

贞元初，仍岁旱蝗，上以赋调为急，改户部侍郎，为度支使韩滉之副。迁尚书，复副窦参。参初为大理司直，宏已为刑部侍郎，及参为相，领度支，上以宏久司国计，因令副之。且曰：“朕藉参宰相以临远，众务悉委于卿，勿以辞也。”参以先贵，常私解悦之曰：“参后来，一朝居尚书之上，甚不自安，一年之后，当归此使。”宏心喜，岁余，参绝不复言。宏性刚愎，为人间之，且怒食言，公事多异。扬子院，盐铁转运委藏也，宏以御史中丞徐粲主之，既不理，且以贿闻，参欲代之，宏执不可。参又选诸院吏，未尝访宏，乃疏参所用者过恶以闻，事辄留中。无何，参以使劳加吏部尚书，而宏进封萧国公，怨参以虚号宠之，间恶愈甚。每奉诏营建，宏必极壮丽，亲程课役，又厚结权幸以倾参。

张滂先善于宏，宏荐为司农少卿，及参欲以滂分掌江淮盐铁，询之于宏，宏以滂嫉恶，虑以法绳徐粲，因曰：“滂强戾难制，不可用。”滂知之。八年三月，参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遂以宏专判，而参不欲使各悉归于宏，问计京兆尹薛珏，珏曰：“二子交恶，而滂刚决，若分盐铁转运于滂，必能制宏。”参乃荐滂为户部侍郎、盐铁使、判转运，尚隶于宏以悦之。江淮两税，悉宏主之，置巡院，然令宏、滂共择其官。滂请盐铁旧簿书于宏，宏不与之。每署院官，宏、滂更相是非，莫有用者。滂乃奏曰：“班宏与臣相戾，巡院多阙官。臣掌财赋，国家大计，职不修，无所逃罪。今宏若此，何以辑事？”遂令分掌之。无几，宏言于宰相赵憬，陆贽曰：“宏职转运，年运江淮米五十万斛，前年增七十万斛，以实太仓，幸无过。今职移于人，不知何谓？”滂时在侧，忿然曰：“尚书失言甚矣！若运务毕举，朝廷固不夺之，盖由丧公钱、纵奸吏故也。且凡为度支胥吏，不一岁，资累巨万，僮马第宅，僭于王公，非盗官财，何以致是？道呼喧喧，无不知之，圣上故令滂分掌。公向所言，无乃归怨于上乎。”宏默然不对。是日，宏称疾于第，滂往问之，宏不见，憬、贽乃以宏、滂之言上闻。由是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所分。滂至扬州按徐粲，逮仆妾子侄，得赃巨万，乃徙岭表。故参得罪，宏颇有力焉。勤恪官署，晨入夕归，下吏劳而宋尝厌苦，清白勤干，称之于时。贞元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三，废朝，加赠，谥曰敬。

王绍，本家于太原，今为京兆万年人。旧名与宪宗同，永

贞年改焉。少时，颜真卿器重之，因绍旧名，字之曰德素，奏授武康尉。萧复为常州刺史，辟为从事；包佶领租庸盐铁，亦以绍为判官。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特移运路自颖入汴。绍奉佶表诣阙，属德宗西幸，绍乃督缘路轻货，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亲劳之，谓绍曰：“六军未有春服，我犹衣裘。”绍俯伏流涕，奏曰：“包佶令臣间道进奉数约五十万。”上曰：道路回远，经费悬急，卿之所奏，岂可望耶？”后五日而所督继至，上深赖焉。

贞元中，为仓部员外郎。时属兵革旱蝗之后，令户部收阙官俸，兼税茶及诸色无名之钱，以为水旱之备。绍自拜仓部，便准诏主判，及迁户部、兵部郎中，皆独司其务。擢拜户部侍郎，寻判度支。后二年，迁户部尚书。德宗临驭岁久，机务不由台司，自窦参、陆贽已后，宰臣备位而已。德宗以绍谨密，恩遇特异，凡主重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访决。绍未赏泄漏，亦不矜衒。顺宗即位，王叔文始夺其权，拜兵部尚书，寻除检校吏部尚书、东都留守。元和初，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复以濠、泗二州隶焉。时承张愔之后，兵骄难治，绍修辑军政，人甚安之。六年，征拜兵部尚书，兼判户部事。九年卒，年七十二，赠左仆射，谥曰敬。

李巽，字令叔，赵郡人。少苦心为学，以明经调补华州参军，拔萃登科，授鄠县尉。周历台省，由左司郎中出为常州刺史。逾年，召为给事中，出为湖南观察使，锐于为理。五年，改江西观察使，加检校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巽持下

以法，吏不敢欺，而动必察之。顺宗即位，入为兵部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盐铁转运使，以巽干治，奏为副使。佑辞重位，巽遂专领度支盐铁使。榷筦之法，号为难重，唯大历中仆射刘晏雅得其术，赋入丰羨。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岁，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贯。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阴，久不盈其数，唯巽三年登焉。迁兵部尚书，明年改吏部尚书，使任如故。

巽精于吏职，盖性使然也。虽在私家，亦置案牘簿书，勾检如公署焉。人吏有过，丝毫不所贷，虽在千里外，其恐栗如在巽前。初，程异附王叔文贬窜，巽知其吏才明辩，奏而用之，宪宗不违其请。异勾检簿籍，又精于巽，故课最加衍，亦异之助焉。巽为吏部尚书，卧疾，郎官相率省问，巽初不言其病，与之考校程课，商略功利，至其夕而卒。然性强很狡恶，忌刻颇甚，乘德宗之怒，谋杀窦参，物论冤之。初，参为宰相，不悦于巽，自左司郎中出为常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数月，参贬郴州司马。久之，巽自给事中为湖南观察使，郴即属郡也。宣武军节度使刘士宁以擅袭父任，物议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参之贬，士宁尝以绢数千匹赂参，巽在湖南具奏其事，言参与藩镇交通，德宗怒，遂赐参死，议者冤之。巽廉察江西，徇喜怒之情，而无罪被戮者多矣。元和四年四月卒，时年七十一，赠尚书左仆射。

史臣曰：历代操利柄为国计者，莫不损下益上，危人自安，变法以弄权，敛怨以构祸，皆有之矣。如刘晏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或问曰：郑子

产吏不能欺，宓子贱吏不忍欺，西门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贤人也，吏皆怀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远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盖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歿，故吏二十余年继掌财赋，不其是哉！《史记·货殖》云：“平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晏治天下，无甚贵甚贱之物，泛言治国者，其可及乎！举真卿才，忠也，减王缙罪，正也，忠正之道，复出于人，呜呼！本秀于林，风必摧之，常袞见忌于前，杨炎致冤于后，可为长叹息矣！时讥有口者以利啖之，苟不塞谗口，何以持重权？即无以展其才，济其国矣。是其术也，又何讥焉。第五琦促办应卒，民不加赋，而国丰饶，亦庶几矣。然铸钱变法，物贵身危，其何陋哉！凡利国者，农商之外，不可为也。宏、滂争权树党，皆非令人。绍之谨密干事，巽之皦察精辨，亦足可称。

赞曰：丰财忠良，晏道为长。琦、宏、滂、巽，咸以利彰。

卷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七十四

薛嵩弟嶧 嵩子平 嵩族子雄 令狐彰子建运通

田神功弟神玉 侯希逸 李正己子纳 纳子

师古 师道 宗人洵附

薛嵩，绛州万泉人。祖仁贵，高宗朝名将，封平阳郡公。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嵩少以门荫，落拓不事家产，

有膂力，善骑射，不知书。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质逆徒。广德元年，东都平，时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遣仆固怀恩东收河朔。嵩为贼守相州，闻贼朝义兵溃，王师至，嵩惶惑迎拜于怀恩马前，怀恩释之，令守旧职。时怀恩二心已萌。怀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张忠志、李怀仙分理河北道；诏遂以嵩为相州刺史，充相、卫、洺、邢等州节度观察使，承嗣镇魏州，忠志镇恒州，怀仙镇幽州，各据数州之地。时多事之后，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职，数年间，管内粗理，累迁检校右仆射。大历八年正月卒。诏遣弟嶠知留后，累加嶠太子少师。大历十年正月丁酉，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盗所将兵逐嶠，举众归田承嗣以叛。嶠奔于洺州，上表乞入朝，许之。至京，素服于银台门待罪，诏释之。

嵩子平，年十二，为磁州刺史。嵩卒，军吏欲用河北故事，胁平知留后务，平伪许之，让于叔父嶠，一夕以丧归。及免丧，累授右卫将军，在南衙凡三十年。宰相杜黄裳深器之，荐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龙武大将军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郑滑节度观察等使，累有战功。滑州城西距黄河二里，每岁常为水患。平询访得古河道，接卫州黎阳县界。平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同上闻，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决旧河以分水势，滑人遂无水患。居镇六年，入为左金吾大将军。未几，复为郑滑节度观察使。及平李师道，朝廷以东平十二州析为三道，以淄、青、齐、登、莱五州为平卢军，以平为节度、观察等使，仍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长庆元年，幽镇叛，杜叔良统横海全军讨伐不胜，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棣州为贼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师援棣州，平即遣将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数月，刺史王稷馈给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溃而归。仍推突将马狼儿为帅，行及青城镇，劫镇将李自劝，并其众；次至博昌镇，复劫其镇兵，共得七千余人，径逼青州城。城中兵士不敌，平悉府库并家财募二千精卒，逆击之，仍先以骑兵掩其家属辎重，贼众惶惑反顾，因大败。狼儿与其同恶十数辈脱身窜匿，余党降，稍后者斩于鞠场。明日，狼儿亦就擒戮，胁从者放归田里。诏加右仆射，进封魏国公，由是远近畏伏平之威略。

在镇六周岁，兵甲完利，井赋均一。至是入觐，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时人以为近日节制，罕有其比。宝历元年，归朝，进加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逾月，复检校司空，兼河中绛隰节度观察等使。大和二年，复以晋州、慈州隶河中，益兵三千人，加平检校司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年卒，册赠太傅。嵩族子雄，初为嵩属吏，知卫州事，嵩歿，特诏授卫州刺史。魏博节度田承嗣诱为乱，雄不从，承嗣遣刺客盗杀之。

令狐彰，京兆富平人也。远祖自燉煌徙家焉，代有冠冕。父灊，天宝中任邓州录事参军，以清白闻，本道采访使宋鼎引为判官。初任范阳县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满，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长范阳。倜傥有胆气，涉猎书传，粗知文义，善弓矢，乃策名从军，事安禄山。天宝中，以军功累迁

至左卫员外郎将。

安禄山叛逆，以本官随贼党张通儒赴京师，通儒伪署为城内左街使。王师收复二京，随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贼史思明，伪署为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统数千兵戍滑台。彰感激忠义，思立名节，乃潜谋归顺。会中官杨万定监滑州军，彰遂募勇士善于水者，俾乘夜涉河，达表奏于万定，请以所管贼一将兵马及州县归顺，万定以闻。自禄山构逆，为贼守者，未有举州向化，肃宗得彰表，大悦，赐书慰劳。时彰移镇杏园渡，遂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亲薛岌统精卒围杏园攻之。彰乃明示三军，晓以逆顺，众心感附，咸悉力为用。与贼兵战，大破之，溃围而出，遂以麾下将士数百人随万定入朝。肃宗深奖之，礼甚优厚，赐甲第一区、名马数匹，并帷帐什器颇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毫魏博等六州节度，仍加银青光禄大夫，镇滑州，委平残寇。及史朝义灭，迁御史大夫，封霍国公，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未几，检校右仆射，余并如故。

彰在职，风化大行。滑州疮痍未复，城邑为墟，彰以身励下，一志农战，内检军戎，外牧黎庶，法令严酷，人不敢犯。数年间，田畴大辟，库藏充积，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时犬戎犯边，征兵防秋。彰遣属吏部统营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余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赍粮，所过州县，路次供拟，皆让而不受，经闾里不犯秋毫，识者称之。然性识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辄至毙踣，此其短也。临终，手疏辞表，诫子以忠孝守节，又举能自代。表曰：

臣自事陛下，得备藩守，受恩则重，效节未终，长

辞圣朝，痛入心骨，臣诚哀恳，顿首顿首。臣受性刚拙，亦能包含。顷因鱼朝恩将掠亳州，遂与臣结怨，当其纵暴，臣不敢入朝，专听天诛，即欲奔谒。及鱼朝恩死，即臣属疾苦，又遭家艰，力微眼暗，行动须人，拜舞不能，数月有阙。欲请替辞退，即日望稍瘳，冀得康强，荣归朝觐。自冬末旧疾益重，疮肿又生，气息奄奄，遂期殒歿。不遂一朝天阙，一拜龙颜，臣礼不终，忠诚莫展，臣之大罪，下惭先代，仰愧圣朝。臣竭诚事上，誓立大节，天地神明，实知臣心。心不遂行，言发自痛。当使仓粮钱绢羊马牛畜一切已上，并先有部署；三军兵士，州县官吏等，各恭旧职，祇待圣恩。臣伏见吏部尚书刘晏及工部尚书李勉，知识忠贞，堪委大事，伏愿陛下速令检校，上副圣心。臣男建等，性不为非，行亦近道，今勒归东都私第，使他年为臣报国，下慰幽魂。临歿昏乱，伏表哀咽。上览表，嗟悼久之。特下诏褒美曰：

中卫社稷，外修疆事，合于一体，以靖庶邦，其在有终，谓之不朽。观前代文武通贤，有匡时戡难，迫于大化，不忘时君，未尝不嘉尚而流叹也。今有忠烈之臣彰，刚直形外，纯和积中，本于孝敬，辅以才略，统制藩阃，服劳王家。往以母老，躬于就养，岂不恋阙，以兹旷年。及苴麻在艰，优谕权夺，踊绝伤足，泪尽丧明，入觐之期，良愿莫遂。想其风采，久軫顾怀，遽见沦没，用深追悼。嗟乎！方疾之时，以情自疏，无所有隐，见之于词。复节守常，条上军簿，请择良帅，命于中朝。乃令遗胤，爰归东洛，教忠以报国，约礼以居丧。古人所

谓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夫岂远哉！节概诚亮，高绝无邻，喟然感伤，鉴寐增恻。有以见东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垂范，宣付史馆，式昭名臣。子建、运、通。

建，大历四年十二月，彰遣入朝，特加兼御史中丞，归滑州。及彰卒，滑三军逼夺情礼，建守死不从，举家归京师。服阕，累转至右龙虎军使。德宗以泾原兵乱，出幸奉天，建方教射于军中，遂以四百人随驾为后殿。至奏天，以建为行在中军鼓角使。幸梁州，转行在右厢兵马使、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兴元元年六月，加检校左散骑常侍、行在都知兵马使、左神武大将军。建妻李氏，恒帅宝臣女也，建恶，将弃之，乃诬与傭教生邢士伦奸通。建召士伦榜杀之，因逐其妻。士伦母闻，不胜其痛，卒。李氏奏请按劾，诏令三司诘之。李氏及奴婢款证，被诬颇明白，建方自首伏。建会赦免坐。德宗诏曰：“子育黎元，未能禁暴，在予之责，用軫于怀。宜辍常膳五百千文，充葬士伦母子。其父既衰耄，至无所归，良深矜念，委京兆尹厚加存恤。”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为右领军大将军。五年三月，以专杀不辜，德宗念旧勋，特容贷之；复陈诉，词甚虚罔，遂贬旋州别驾同正，卒于贬所。贞元六年九月，赠右领军大将军。十年，赠扬州大都督。

运为东都留守将，逐贼出郊，其日有劫转运绢于道者，杜亚以运豪家子，意其为之，乃令判官穆员及从事张弘靖同鞠其事。员与弘靖皆以运职在牙门，必不为盗，抗请不按。亚不听，而怒斥逐员等，令亲事将武金鞠之。金笞箠运从者十余人，一人笞死，九人不胜拷掠自诬，竟无赃状。亚具以闻，

请流运于岭表。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员外崔从质、大理司直卢士瞻三司覆按运狱，既竟，明运迹非行盗，以曾捕掠人于家，配流归州。武金肆虐作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后岁余，齐抗捕得劫转运绢贼郭鹄、朱瞿昙等七人及赃绢，诏令杜亚与留台同劾之，皆首伏。然终不原运，运死于归州，众冤之。

通，元和中，宰相李吉甫奏曰：“臣伏见代宗朝滑州节度使令狐彰临终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诸子随表归阙。代宗以彰遗表宣示百僚，当时在位者闻之，无不感叹。今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时河朔诸镇，付子传孙，无不燠灼数代；唯彰忠义感激，奉国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归于先帝。贞元中，长子建坐事死于施州，幼子运亦无罪流于归州，欲使忠义之人，何所激劝？今通幸存，得遇明圣，伏乞陛下召之与语，如堪用，望垂奖录。”宪宗念彰之忠，即授通赞善大夫，出为宿州刺史。时讨淮、蔡，用为泗州刺史。岁中改寿州团练使、检校御史中丞。每与贼战，必虚张虏获，得贼数人，即为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如有败衄，即不敢上闻。后为贼所攻，境上城栅并陷，通走固州城，闭壁不出。宪宗遣李文通往宣慰，度其将至，遂令代通，贬为昭州司户，移抚州司马。十四年，征为右卫将军，制下，给事中崔植封还制书，言通前刺寿州失律，不宜遽加奖任。宪宗令宰相宣喻门下，言通父有功于国，不宜逐弃其子，制命方行。岁余，出为淄州刺史。长庆初，入为左卫大将军，卒。

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胥，会

河朔兵兴，从事幽、蓟。上元元年，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胪卿，于郑州破贼四千余众，生擒逆贼大将四人，牛马器械不可胜数。寻为邓景山所引，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贼刘展，送于阙下。以擒展功，累迁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节度使。大历三年三月，朝京师，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彩一万匹。时郭子仪入朝，请宴宰臣等于私第，神功效其请，亦以许之。寻加检校右仆射，赴尚书省视事，特诏宰臣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宠之。神功忠朴干勇，当时所称。八年冬，复觐阙廷，遽疾，信宿而终。上悼惜，为之彻乐，废朝三日；赠司徒，赙绢一千匹、布五百端；特许百官吊丧，赐屏风茵褥于灵座，并赐千僧斋以追福，至德已来，将帅不兼三事者，哀荣无比。

弟神玉，自曹州刺史权汴州留后。大历十年正月，加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为汴州刺史，知汴州节度观察留后事并河阳、泽潞等兵马，直据淇门，会李承昭讨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卒，诏滑州李勉代之。

侯希逸，平卢人也。少习武艺。天宝末，安禄山反，署其腹心徐归道为平卢节度。希逸时为平卢裨将，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归道，使以闻，诏以玄志为平卢节度使。乾元元年冬，玄志病卒，军人共推立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授节度使。既数为贼所迫，希逸率励将士，累破贼徒向润客、李怀仙等。既淹岁月，且无救援，又为奚虜所侵，希逸拔其军二万余人，且行且战，遂达于青州。会田神功、能元皓于

兖州，青州遂陷于希逸，诏就加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迄今，淄青节度皆带平卢之名也。

希逸初领淄青，甚著声称，理兵务农，远近美之。宝应元年，与诸节度同讨袭史朝义，平之，加检校工部尚书，赐实封，图形凌烟阁。以私艰去职。大历十一年九月，起复检校尚书右仆射、上柱国，封淮阳郡王。后渐纵恣，政事怠惰，尤崇奉释教，且好畋游，兴功创寺宇，军州苦之。永泰元年，因与巫者夜宿于城外，军士乃闭之不纳。希逸奔归朝廷，拜检校右仆射，久之，加知省事，迁司空。诏出而卒，废朝三日，赠太保。

李正己，高丽人也。本名怀玉，生于平卢。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会有敕遣使来存问，怀玉恐玄志子为节度，遂杀之，与军人共推立侯希逸为军帅。希逸母即怀玉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冲将军，骁健有勇力。宝应中，众军讨史朝义，至郑州。回纥方强暴恣横，诸节度皆下之，正己时为军候，独欲以气吞之。因与其角逐，众军聚观，约曰：“后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领而批其背，回纥尿液俱下，众军呼笑，虏惭，由是不敢为暴。

节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为兵马使。正己沉毅得众心，希逸因事解其职，军中皆言其非罪，不当废。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赐今名。寻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封饶阳郡王。大历十一年十月，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三年，请

入属籍，从之。为政严酷，所在不敢偶语。初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等州之地，与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宝臣、梁崇义更相影响。大历中，薛嵩死，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共攻其地，得者为己邑，正己复得曹、濮、徐、兖、郓，共十有五州，内视同列，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法令齐一，赋税均轻，最称强大。尝攻田承嗣，威震邻辞。历检校司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加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

后自青州徙居郓州，使子纳及腹心之将分理其地。建中后，畏惧朝廷，多不自安。闻将筑汴州，乃移兵屯济阴，昼夜教习为备。河南骚然，天下为忧，羽檄驰走，征兵以益备。又于徐州增兵，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未几，发疽卒，时年四十九。子纳擅总兵政，秘之数月，乃发丧。纳阻兵，兴元元年四月，归顺，方赠正己太尉。

纳少时，正己遣将兵备秋，代宗召见，嘉之，自奉礼郎超拜殿中丞、兼侍御史，赐紫金鱼袋。历检校仓部郎中，兼总父兵，奏署淄州刺史。正己将兵击田承嗣，奏署节度观察留后。寻迁青州刺史，又奏署行军司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兖沂海留后，又加御史大夫。

建中初，正己、田悦、梁崇义、张惟岳皆反。二年，正己卒，纳秘丧，统父众，仍复为乱。比会悦于濮阳，遣大将卫俊将兵一千救悦，为河东节度使马燧败于洹水，杀伤殆尽。诏诸军诛之，纳从叔父洧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棣州李长卿，皆以州归顺。纳以彭城险阨，又怒洧背宗，乃悉兵围之。诏宣武军节度刘洽与诸军救之，大败纳兵于城下。后将

兵于濮阳，洽攻破其城外。纳自城上见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说以其弟经、男成务朝京师，请因洽从顺。会中使宋凤朝见之，谓纳计蹙，欲诛破之以为己功，奏请无舍，上乃械说等系禁中。纳遂归郢州，复与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悦合谋皆反，伪称齐王，建置百官。及兴元之降罪己诏，纳乃效顺，诏加检校工部尚书、平卢军节度、淄青等州观察使。无几，检校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希烈围陈州，纳遣兵与诸军奋击，大破之，因解围。加检校司空，封五百户。贞元初，升郢州为大都督府，改授长史。年三十四，薨于位，废朝三日，赠赙有差。

子师古，累奏至青州刺史。贞元八年，纳死，军中以师古代其位而上请，朝廷因而授之。起复右金吾大将军同正、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成德军节度王武俊率师次于德、棣二州，将取蛤蜊及三汊城。棣州之盐池与蛤蜊岁出盐数十万斛，棣州之隶淄青也，其刺史李长卿以城入朱滔，而蛤蜊为纳所据，因城而戍之，以专盐利。其后武俊以败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隶之，蛤蜊犹为纳戍。纳初于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谓之三汊，交田绪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为武俊患。及纳卒，师古继之。武俊以其年弱初条，旧将多死，心颇易之，乃率众兵以取蛤蜊、三汊为名，其实欲窥纳之境。师古令棣州降将赵镐拒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将兵先济于滴河，会士清营中火起，军惊，恶之，未进。德宗遣使谕旨，武俊即罢还。师古毁三汊口城，从诏旨。师古虽外奉朝命，而尝畜侵軼之谋，招集亡命，必厚养之，其得罪于朝而逃诣师古者，因即用之。其有任使于外者，

皆留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族其家，众畏死而不敢异图。

贞元十年五月，师古服阕，加检校礼部尚书。十二年正月，检校尚书右仆射。十一月，师古丁母忧，起复左金吾上将军同正。十五年正月，师古、杜佑、李栾妾媵并为国夫人。十六年六月，与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制加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德宗遗诏下，告哀使未至，义成军节度使李元素以与师古邻道，录遗诏报师古，以示无外。师古遂集将士，引元素使者谓曰：师古近得邸吏状，具承圣躬万福。李元素岂欲反，乃忽伪录遗诏以寄。师古三代受国恩，位兼将相，见贼不可以不讨。”遂杖元素使者，遽出兵以讨元素为名，冀因国丧以侵州县。俄闻顺宗即位，师古乃罢兵。后累官至检校司徒、兼侍中。卒赠太傅。

师道，师古异母弟。其母张忠志女。师道时知密州事，师古死，其奴不发丧，潜使迎师道于密而奉之。朝命久未至，师道谋于将吏，或欲加兵于四境，其判官高沐固止之。乃请进两税，守盐法，申官员，遣判官崔承宠、孔目官林英相继奏事。时杜黄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计分削之，宪宗以蜀川方扰，不能加兵于师道。元和元年七月，遂命建王审邽领节度，授师道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权知郢州事，弃淄青节度留后。十月，加检校工部尚书，兼郢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自正己至师道，窃有郢、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己，皆用严法制之。

大将持兵镇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五年七月，检校尚书右仆射。

十年，王师讨蔡州，师道使贼烧河阴仓，断建陵桥。初，师道置留邸于河南府，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辨。因吴元济北犯汝、郑，郊畿多警，防御兵尽戍伊阙，师道潜以兵数百人内其邸，谋焚宫阙而肆杀掠。既烹牛飧众矣，明日将出，会有小将杨进、李再兴者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追伊阙兵围之，半日不敢进攻。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一人而后进，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贼众突出杀人，围兵奔骇，贼得结伍中衢，内其妻子于囊橐中，以甲冑殿而行，防御兵不敢追。贼出长夏门，转掠郊墅，东济伊水，入嵩山。元膺诫境上兵重购以捕之。数月，有山棚鬻鹿于市，贼遇而夺之，山棚走而征其党，或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穷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圆静，年八十余，尝为史思明将，伟悍过人。初执之，使巨力者奋锤，不能折脰。圆静骂曰：“鼠子，折人脚犹不能，敢称健儿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乃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数十人。留守御将二人、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三人，皆潜受其职署，而为之耳目，自始谋及将败，无知者。初，师道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凡十所处，欲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之，以属圆静，以师道钱千万伪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人作乱。及穷按之，嘉珍、门察，乃贼武元衡者，元膺具状以闻。及诛吴元济，师道恐惧，上表乞听朝旨，请割三州并遣长子入侍宿卫，诏许之。

师道识暗，政事皆决于群婢。婢有号蒲大姊、袁七娘者，为谋主，乃言曰：“自先司徒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一日无苦而割之耶！今境内兵士数十万人，不献三州，不过发兵相加，可以力战，战不胜，乃议割地，未晚也。”师道从之而止，表言军情不叶，乃诏诸军讨伐。十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李愿遣将王智兴击破师道之众九千，斩首二千余级，获牛马四千，遂至平阴。十一年十一月，加师道司空，仍遣给事中柳公绰往宣慰，且观所为，欲宽容之。师道苟以逊顺为辞，长恶不悛。十三年七月，沧州节度使郑权破淄青贼于齐州福城县，斩首五百余级。十月，徐州节度使李愬、兵马使李祐于兖州鱼台县破贼三千余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本军自阳刘渡河，距郢州九十里下营，再接战，破贼三万余众，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胜纪。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于濮阳县界破贼，收斗门城、杜庄栅。田弘正复于故东阿县界破贼五万。诸军四合，累下城栅。

师道使刘悟将兵当魏博军，既败，数令促战。师未进，乃使奴召悟计事。悟知其来杀己，乃称病不出，召将吏谋曰：“魏博兵强，乘胜出战，必败吾师，不出则死。今天子所诛，司空一人而已。悟与公等皆被驱逐就死地，何如转祸为福，杀其来使，以兵趣郢州，立大功以求富贵。”众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斩之，遂赉师道追牒，以兵趣郢州。及夜，至门，示以师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继进，至球场，因围其内城，以火攻之，擒师道而斩其首，送于魏博军，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弘正献于京师，天子命左右军如受觶仪，先献于太庙郊社，宪宗御兴安门受之，百僚称贺。

初，东军诸道行营节度擒逆贼将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诏曰：“附丽凶党，拒抗王师，国有常刑，悉合诛戮。朕以久居污俗，皆被胁从，况讨伐已来，时日不几，纵怀转祸之计，未有效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杀。况三军百姓，孰非吾人，诏令颁行，罪止师道。方欲拯于涂炭，是用活其性命，诚为屈法，庶使知恩。并宜特从释放，仍令却递送至魏博及义成行营，各委节度收管驱使。如父母血属犹在贼中，或羸老疾病切归还者，仍量事优当放去，务相全贷，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营，贼觇知传告，叛徒皆感朝恩，由是刘悟得行其谋焉。

师道妻魏氏及小男并配掖庭。堂弟师贤、师智配流春州，侄弘巽配流雷州。诏分其十二州为三节度，俾马总、薛平、王遂分镇焉。仍命宰臣崔群撰碑以纪其绩。国家自天宝末安禄山首乱两河，至宝应元年王师平史朝义，其将薛嵩、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等受伪命分领州郡，朝廷厌兵，因仆固怀恩请，就加官爵。及侯希逸为军人逐出，正己又据齐、鲁之地，既而递相胶固，联结婚好，职责不入，法令不加，率以为常。仍皆署其子为副大使，父死子立，则以三军之请闻，亦有大将所杀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后，迄至于贞元，朝廷多务优容，每闻擅袭，因而授之，以故六十余年，两河号为反侧之俗。宪宗知人善任，削平乱迹，两河复为王土焉。师道妻魏氏，元和十五年出家为尼。

洧，正己从父兄也。正己用为徐州刺史。正己死，子纳犯宋州，洧以其州归顺，加御史大夫，封潮阳郡王，食实封二百户，充招谕使。初，洧遣摄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师，令口

奏并白宰相：“徐州恐不能独当贼，若得徐、海、沂三州节度都团练使，即必立功。况海、沂两州，亦并为贼纳所据，非国家州县。其刺史王涉、马万通等，洵并素与之约，若有诏命，冀必成功。”程乍自外到阙，以为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张镒，镒言于卢杞。杞怒程不先白己，故洵所请不行，杞妨公害私，皆此类也。及李纳遣沂都团练观察使，寻加密州。时海、密州皆为贼所据，不受洵命。旋加洵检校户部尚书。未几，疽发背，稍平，乃大具糜饼，饭僧于市，洵乘平肩舆自临其场，市人欢呼，洵惊，疽溃于背而卒，赠左仆射。

史臣曰：自安、史乱离，河朔割据，虽外尊朝旨，而内蓄奸谋。薛嵩祖父，国之名将，及身濡足贼廷，既沐国恩，尚存家法，守土奉职，终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余庆。彰居丧循礼，有士子之风；驭众权谋，著将军之业。中外善政，终始令名，成功不居，告老致仕，方之者鲜矣。背逆归国，治兵牧民，上表推诚，举贤代己，时称能善始善终者也。建志禀遗训，克全令名，不能终保功业，惜哉！神功忠勇，竟著勋名；希逸荒狂，自失茅土。师道祖父弟兄，盗据青、郛，得计则潜图凶逆，失势则伪奉朝旨，向背任情，数十年矣。或问曰：师古之前，三帅而不灭；师道继立，数年而亡者，何哉？答曰：纳与师古，自运奸谋，躬临戎事；朝廷任卢杞，以私妨公，致怀光变忠为逆，李纳父子，宜其苟延。洎宪宗当朝，裴度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师道外任诸奴，内听群婢，军民携贰，家族灭亡，不亦宜乎！假息数年，犹为多矣，何所疑焉？

赞曰：田神功勇能立勋，令狐彰死不失节。薛平振家世以显扬，师道任臧获而亡灭。

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七十五

张镒 冯河清附 刘从一 萧复 柳浑

张镒，苏州人，朔方节度使齐丘之子也。以门荫授左卫兵曹参军。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以尝伏事齐丘，辟镒为判官。授大理评事，迁殿中侍御史。乾元初，华原令卢枏以公事呵责邑人内侍齐令诜，令诜衔之，构诬。外发镒按验，枏当降官，及下有司，枏当杖死。镒具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枏，枏必免死，镒必坐贬。若以私则镒负于当官，贬则以太夫人为忧，敢问所安？”母曰：尔无累于道，吾所安也。”遂执奏正罪，枏获配流，镒贬抚州司户。量移晋陵令，未之官，洪吉观察张镐辟为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迁屯田员外郎，转祠部、右司二员外。母忧居丧有闻，免丧，除司勋员外。交游不杂，与杨綰、崔祐甫相善。大历五年，除濠州刺史，为政清静，州事大理。乃招经术之士，讲训生徒，比去郡，升明经者四十余人。撰《三礼图》九卷、《五经微旨》十四卷、《孟子音义》三卷。李灵曜反于汴州，镒训练乡兵，严守御之备，诏书褒异，加侍御史、沿淮镇守使。寻迁寿州刺史，使如故。德宗即位，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征拜吏部侍郎，寻除河中晋绛都防御观察使。到

官数日，改汴滑节度观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疾辞，逗留于中路，征入，养疾私第。未几，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学士，修国史。

建中三年正月，太仆卿赵纵为奴当千发其阴事，纵下御史台，贬循州司马，留当千于内侍省。镒上疏论之曰：

伏见赵纵为奴所告下狱，人皆震惧，未测圣情。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自有他人论之，岂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后，奴告主者皆不受，尽今斩决。”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乱之渐不生。为国之经，百代难改，欲全其事体，实在防微。顷者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贱之辈，悖慢成风，主反畏之，动遭诬告，充溢府县，莫能断决。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诏曰：准斗竞律，诸奴婢告主，非谋叛已上者，同自首法，并准律处分。”自此奴婢复顺，狱诉稍息。今赵纵非叛逆，奴实奸凶，奴在禁中，纵独下狱，考之于法，或恐未正。将帅之功，莫大于子仪；人臣之位，莫大于尚父。殁身未几，坟土仅乾，两媼先已当辜，赵纵今又下狱。设令纵实抵法，所告非奴，才经数月，连罪三媼。录勋念旧，犹或可容，况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诛群贼，大用武臣，虽见宠于当时，恐息望于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诏始行，一朝偕违，不与众守，于教化恐失，于刑法恐烦，所益悉无，所伤至广。臣非私赵纵，非恶此奴，叨居股肱，职在匡弼，斯是大体，敢不极言。伏乞圣慈，纳臣

愚戆。

上深纳之，纵于是左贬而已，当千杖杀之。镒乃令召子仪家僮数百人，以死奴示之。

卢杞忌镒名重道直，无以陷之，以方用兵西边，杞乃伪请行，上固以不可，因荐镒以中书侍郎为凤翔陇右节度使代朱泚，与吐蕃相尚结赞等盟于清水。将盟，镒与结赞约各以二千人赴坛所，执兵者半之，列于坛外二百步；散从者半之，分立坛下。镒与宾佐齐映、齐抗及盟官崔汉衡、樊泽、常鲁、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结赞与其本国将相论悉颊藏、论臧热、论利阬、斯官者、论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坛为盟。初，约汉以牛，蕃以马为牲，镒耻与之盟，将杀其礼，乃请结赞曰：“汉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今请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结赞许诺。时塞外无豕，结赞请以羝羊，镒出犬、白羊，乃坎于坛北刑之，杂血一器而歃，盟文曰：

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卜年惟永，恢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以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因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其间或因小忿，弃惠为仇，封疆骚然，靡有宁岁。皇帝践阼，愍兹黎元，乃释俘囚，悉归蕃落。二国展礼，同兹协和，行人往复，累布成命。是必诈谋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犹以两国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结盟，今请用之。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箜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

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所有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杂置并筑城堡耕种。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斋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昭临，无得愆坠。其盟文藏于郊庙，副在有司，二国之诚，其永保之。

结赞亦出盟文，不加于坎，但埋牲而已。盟毕，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誓毕，复升坛饮酒。献酬之礼，各用其物，以将厚意而归。

德宗将幸奉天，镒窃知之，将迎銮驾，具财货服用献行在。李楚琳者，尝事朱泚，得其心。军司马齐映等密谋曰：“楚琳不去，必为乱。”乃遣楚琳屯于陇州。楚琳知其谋，乃托故不时发。镒始以迎驾心忧惑，以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镒修饰边幅，不为军士所悦。是夜，楚琳遂与其党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乱。镒夜缒而走，判官齐映自水窦出，齐抗为佣兵负荷而逃，皆获免。镒出凤翔三十里，及二子皆为候骑所得，楚琳俱杀之；判官王沼、张元度、柳遇、李淑被杀。寻赠太子太傅，葬事官给。

冯河清者，京兆人也。初以武艺从军，隶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战功授左卫大将军同正；隶泾原节度马璘，频以偏师御吐蕃，甚有杀获之功。历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马使。建中四年，节度使姚令言奉诏率兵赴关东，以河清知

兵马留后，判官、殿中侍御史姚况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师，所统兵叛，上幸奉天，河清与况闻之，乃集三军大哭，因共激励将吏，誓敦诚节，众颇义之。即时发甲仗、器械、车百余辆，连夜送行在所。时驾初迁幸，六军虽集，苍黄之际，都无戎器，及泾州甲仗至，军士大振，特诏褒其诚效，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姚况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俄加河清检校工部尚书。贼泚及姚令言累遣间谍招诱，河清辄拘而戮焉。及驾幸梁州，其将田希鉴潜通泚，使结凶党害河清。寻赠尚书左仆射，葬事官给。兴元元年，赠太子少傅。

刘从一，中书侍郎林甫之玄孙也。祖令植，礼部侍郎。父孺之，京兆府少尹。从一少举进士，大历中宏词，授秘书省校书郎，以调中第，补渭南尉，雅为常袞所推重。及袞为相，迁监察御史。居无何，丁母忧。服除，宰相卢杞荐之，超迁侍御史。居数月，以亲避除刑部员外郎。建中末，普王之为元帅也，迁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为元帅判官。德宗居奉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从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书侍郎、平章事。岁中，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史。上遇之甚厚，以容身远罪而已，不能有所匡辅。无几，以疾请告，至是，病甚辞位，章疏六上，乃许，除户部尚书。寻卒，年四十四，辍朝三日，赠太子太傅。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为右相，祥道即从一曾伯祖也。令植从父兄齐贤，弘道初为侍中。自祥道至从一，刘氏凡三相。

萧复，字履初，太子太师嵩之孙，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仆卿、驸马都尉。少秉清操，其群从兄弟，竞饰舆马，以侈靡相尚，复衣浣濯之衣，独居一室，习学不倦，非词人儒士不与之游。伯华每叹异之。以主荫，初为宫门郎，累至太子仆。

广德中，连岁不稔，谷价翔贵，家贫，将鬻昭应别业。时宰相王缙闻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竑诱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职，如以别业奉家兄，当以要地处矣。”复对曰：“仆以家贫而鬻旧业，将以拯济孀幼耳，倘以易美职于身，令门内冻馁，非鄙夫之心也。”缙憾之，乃罢复官。沉废数年，复处之自若。后累至尚书郎。大历十四年，自常州刺史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及为同州刺史，州人阻饥，有京畿观察使储廩在境内，复辄以赈贷，为有司所劾，削阶。朋友唁之，复怡然曰：“苟利于人，敢惮薄罚。”寻为兵部侍郎。建中末，普王为襄汉元帅，以复为户部尚书、统军长史，以复父名衡，特诏避之，未行。扈驾奉天，拜吏部尚书、平章事。复尝奏曰：“宦者自艰难已来，初为监军，自尔恩幸过重。此辈只合委宫掖之寄，不可参兵机政事之权。”上不悦，又请别对，奏云：“陛下临御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杞秉政，悞渎皇猷，以致今日。今虽危急，伏愿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当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旷职。”卢杞奏对于上前，阿谀顺旨，复正色曰：“杞之词不正。”德宗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颇轻朕。”遂令往江南宣抚。

先时，淮南节度陈少游首称臣于李希烈，凤翔将李楚琳杀节度使张镒以应朱泚，镒判官韦皋先知陇州留后，首杀鹵

叛卒数百人，不应楚琳。复江南使回，与宰相同对讫，复独留，奏曰：“陛下自返宫阙，勋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惩恶，未有区分。陈少游将相之寄最崇，首败臣节；韦皋名宦最卑，特建忠义。请令韦皋代少游，则天下明然知逆顺之理。”上许之。复出，宰相李勉、卢翰、刘从一方同归中书，中使马钦绪至，揖从一，附耳语而退，诸相各归阁。从一诣复曰：“适钦绪宣旨，令与公商量朝来所奏便进，勿令李勉、卢翰知。”复曰：“适来奏对，亦闻斯旨，然未谕圣心，已面陈述，上意尚尔，复未敢言其事。”复又曰：“唐、虞有金曰之论，朝廷有事，尚合与公卿同议。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独避此之一节？且与公行之无爽，但恐浸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于从一。从一奏之，上浸不悦。复累表辞疾，请罢知政事，从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郾国公主亲累，检校左庶子，于饶州安置。四年，终于饶州，时年五十七。

复门望高华，志砺名节，与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辅，临事不苟，颇为同列所嫉，以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为族子所累，晏然屏退，口未尝言。

郾国公主者，肃宗之女也，出降驸马萧升，升于复为从兄弟，升早卒。贞元中，蜀州别驾萧鼎、商州丰阳令韦恪、前彭州司马李万、太子詹事李升等出入主第，秽声流闻。德宗怒，幽主于别第，李万决杀，升贬岭南，萧鼎、韦恪决四十，长流岭表。又言公主行厌祷，其子位为祷文，位弟佩、儒、偲及异父兄驸马都尉裴液，并长流端州。公主女为皇太子妃，即顺宗也。太子惧，亦请与妃离婚。六年，郾国薨，位兄弟及

液诏还京师。液父徽，初尚郃国；徽卒，降萧升。

柳浑，字夷旷，襄州人，其先自河东徙焉。六代祖憺，梁仆射。浑少孤，父庆休，官至渤海丞，而志学栖贫。天宝初，举进士，补单父尉。至德中，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马。未至，召拜监察御史。台中执法之地，动限仪矩，浑性放旷，不甚检束，僚长拘局，忿其疏纵。浑不乐，乞外任，执政惜其才，奏为左补阙。明年，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

大历初，魏少游镇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检校司封郎中。州理有开元寺僧与徒夜饮，醉而延火，归罪于守门瘠奴，军候亦受财，同上其状，少游信焉。人知奴冤，莫肯言。浑与崔祐甫遽入白，少游惊问，醉僧首伏。既而谢曰：“微二君子，几成老夫暗劣矣。”自此以公正闻。及路嗣恭领镇，复以为都团练副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荐为谏议大夫、浙江东西黜陟使，累迁尚书左丞。及驾在奉天，微服徒行，遁终南山谷，逾旬方达行在。扈从至梁州，改左散骑常侍。初，浑之归行在，贼泚籍其名甚，愿以致之，犹疑匿在闾里，乃加宰相。及克复，浑尚名载，乃上言：“顷为狂贼点移，臣实耻称旧名，矧字或带戈，时当偃武，请改名浑。”

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县伯。三年正月，加同平章事，仍判门下省，时上命玉工为带，坠坏一铤，乃私市以补；及献，上指曰：“此何不相类？”工人伏罪，上命决死。诏至中书，浑执曰：“陛下若便杀则已，若下有司，即须议讞。

且方春行刑，容臣条奏定罪。”以误伤乘舆器服，杖六十，余工释放，诏从之。复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亦可惩劝。”上可其奏。

先时，韩滉自浙西入觐，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日昃，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过不能暇，无敢枝梧者。浑虽滉所引，心恶其专政，正色让之曰：“先相公以狷察为相，不满岁而罢；今相公撈吏于省中至死，且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专立威福，岂尊主卑臣之礼！”滉感悟愧悔，为霁威焉。及白志贞除浙西观察使，浑奏曰：“志贞一末吏俭人，纵称廉谨，不当顿居重职。”适遇浑以疾称告，即日诏下。疾间，因乞骸骨，优诏不许。其判门下，主吏白当过官，浑愀然曰：“列官分职，复更挠之，非礼法也。千里辞家，以干微禄，邑主辞办，岂虑无能，矧旌善进贤，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拟，无退量者。

及浑瑊与吐蕃会盟之日，上御便殿谓宰相曰：“和戎息师，国之大计，今日将士与卿同欢。”马燧前贺曰：“今之一盟，百年内更无蕃寇。”浑曰：“五帝无诘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岂又行于夷狄！人面兽心，难以信结，今日盟约，臣窃忧之。”李晟继言曰：“臣生长边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未达边事；大臣智略，果亦有斯言乎！”皆顿首俯伏，遽令归中书。其夜三更，邠宁节

度韩游瑰飞驿叩苑门，奏盟会不成，将校覆没，兵临近镇，上惊叹，即递其表以示浑。诘旦，临轩慰勉浑曰：“卿文儒之士，而万里知军戎之情。”自此骤加礼异。时张延常与浑同列，延赏怙权矜己，而嫉浑守正，俾其所厚谓浑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相公，柳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也。”自是为其所挤，寻除常侍，罢知政事。贞元五年二月，以疾终，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

浑母兄识，笃意文章，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亚。其练理创端，往往诣极，当时作者，咸伏其简技，而趣尚辨博。浑亦善为文，然趋时向功，非沉思之所及。浑警辩，好谐谑放达，与人交，豁然无隐。性节俭，不治产业，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罢相数日，则命亲族寻胜，宴醉方归，陶陶然忘其黜免。时李勉、卢翰皆退罢居第，相谓曰：“吾辈方柳宜城，悉为拘俗之人也。”

史臣曰：张镒、萧复、柳浑，节行才能讷谏亮直，皆足相明主，平泰阶，而卢杞忌之于前，延赏排之于后，管仲有言：“任君子，使小人间之，害霸也。”德宗黜贤相，位奸臣，致朱泚、怀光之乱，是失其人也，岂尤其时哉！河清殁于王事，乃显忠贞；从一举自奸人，固宜循默。

赞曰：得人则兴，失人则亡。镒、复、浑去，宗社其殃。

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七十六

李揆 李涵 陈少游 卢杞 裴諝

李揆字端卿，陇西成纪人，而家于郑州，代为冠族。秦府学士、给事中玄道玄孙，秘书监、赠吏部尚书成裕之子。少聪敏好学，善属文。开元末，举进士，补陈留尉，献书阙下，诏中书试文章，擢拜右拾遗。改右补阙，起居郎，知宗子表疏。迁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并知制诰。扈从剑南，拜中书舍人。

乾元初，兼礼部侍郎。揆尝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未知艺不至者，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词，深昧求贤之意也。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盗寻检。”由是数月之间，美声上闻，未及毕事，迁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

揆美风仪，善奏对，每有敷陈，皆符献替。肃宗赏叹之，尝谓揆曰：“卿门地、人物、文章，皆当代所推。”故时人称为三绝。其为舍人也，宗室请加张皇后“翊圣”之号，肃宗召揆问之，对曰：“臣观往古后妃，终则有谥。生加尊号，未之前闻。景龙失政，韦氏专恣，加号翊圣，今若加皇后之号，与韦氏同。陛下明圣，动遵典礼，岂可踪景龙故事哉！”肃宗

惊曰：“凡才几误我家事。”遂止。时代宗自广平王改封成王，张皇后有子数岁，阴有夺宗之议。揆因对见，肃宗从容曰：“成王嫡长有功，今当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贺曰：“陛下言及于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胜大庆。”肃宗喜曰：“朕计决矣。”自此颇承恩遇，遂蒙大用。

时京师多盗贼，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李辅国方恣横，上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以备巡检。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统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遂制罢羽林之请。

揆在相位，决事献替，虽甚博辨，性锐于名利，深为物议所非。又其兄皆自有时名，滞于冗官，竟不引进。同列吕缙，地望虽悬，政事在揆之右，罢相，自宾客为荆南节度，声问甚美。惧其重入，遂密令直省至缙管内构求缙过失。缙密疏自陈，乃贬揆莱州长史同正员，其制旨曰：“扇湖南之八州，沮江陵之节制。”揆既黜官，数日，其兄皆改授为司门员外郎。后累年，揆量移歙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晋卿累荐元载为重官。揆自恃门望，以载地寒，意甚轻易，不纳，而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载衔恨颇深。及载登相位，因揆当徙职，遂奏为试秘书监，江淮养疾。既无禄俸，家复贫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给。萍寄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薄，则又移居，故其迁徙者，盖十余州焉。元载以罪诛，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为卢杞所恶。德宗在山南，令充入蕃会盟使，加左仆射。行至凤州，以疾卒，兴元元年四月也，年七十四。赠

司空，丧事官给。

李涵，高平王道立曾孙。父少康，宋州刺史。涵简素恭慎，有名宗室，累授赞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节度郭子仪奏为关内盐池判官。肃宗北幸平凉，未有所适。涵与朔方留后杜鸿渐，草笺具朔方兵马招集之势，军资仓储库物之数，咸推涵宗枝之英，纯厚忠信，乃令涵奉笺至平凉谒见。涵敷奏明辩，动合事机，肃宗大悦，除右司员外郎，累至司封郎中、宗正少卿。

宝应元年，初平河朔，代宗以涵忠谨洽闻，迁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会丁母忧，起复本官而行，每州县邮驿，公事之外，未尝启口，疏饭饮水，席地而息。使还，请罢官终丧制，代宗以其毁瘠，许之。服阕，除给事中，迁尚书左丞。以幽州之乱，充河朔宣慰使。大历六年正月，为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十一年，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李栖筠歿，代之。德宗即位，以涵和易，无刳割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吕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讳，恐乖礼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实太平之道。”除渭司门员外郎。寻有人言：“涵昔为宗正少卿，此时无言，今为少傅，妄有奏议。”诏曰：“吕渭僭陈章奏，为其本使薄诉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晋有词曹之讳，叹其忠于所事，亦谓确以上闻。乃加殊恩，俾膺厚赏。近闻所陈“少”字，往岁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岂得谬当朝典，更厕周行，宜佐遐藩，用诫薄俗。可歙州司马同正。”由

是改涵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仍充山陵副使。无几，以右仆射致仕。兴元元年九月卒，追赠太子太保。

陈少游，博州人也。祖俨，安西副都护。父庆，右武卫兵曹参军，以少游累赠工部尚书。少游幼聪辩，初习《庄》、《列》、《老子》，为崇玄馆学生，众推引讲经。时同列有私习经义者，期升坐日相问难。及会，少游摄齐升坐，音韵清辩，观者属目。所引文句，悉兼他义，诸生不能对，甚为大学士陈希烈所叹赏，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擢第，补渝州南平令，理甚有声。至德中，河东节度王思礼奏为参谋，累授大理司直、监察殿中侍御史、节度判官。宝应元年，入为金部员外郎。寻授侍御史、迴纥粮料使，改检校职方员外郎。充使检校郎官，自少游始也。明年，仆固怀恩奏为河北副元帅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迁晋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未视事，又历晋、郑二州刺史。少游为理，长于权变，时推于济，然厚敛财货，交结权幸，以是频获迁擢。无几，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表为副使、御史中丞、陈郑二州留后。

永泰二年，抱玉又奏为陇右行军司马，拜检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少游以岭徼遐远，欲规求近郡。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乃宿于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秀曰：“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少游曰：“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余常须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

献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受纳，余到官续送。免贵人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始望，欣愜颇甚，因与之厚相结。少游言讫，泣曰：“南方炎瘴，深愴违辞，但恐不生还再睹颜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官，请从容旬日，冀竭蹇分。”时少游又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

大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八年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仍加银青光禄大夫，封颖川县开国子。所在悉心绥辑，而多以任数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职，人亦获安。及朝廷多事。奏请本道两税钱千增二百。因诏诸道悉如淮南，盐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游十余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以故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多赂遗权贵，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结元载，每年馈金帛约十万贯，又多纳赂于用事中官骆奉先、刘清潭、吴承倩等，由是美声达于中禁。后见元载在相位年深，以过犯渐见疑忌，少游亦稍疏之。无何，载子伯和贬官扬州，少游外与之交结，而阴使人伺其过失，密以上闻。代宗以为忠，待之益厚。

上即位，累加检校礼部、兵部尚书。建中三年，李纳反叛，少游以师收徐、海等州，寻弃之，退军盱眙。又加检校左仆射，赐实封三百户。其年，就加同平章事。关播尝为少游宾僚，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使府，故骤加其官秩。

四年十月，驾幸奉天，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在扬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报少游，佶时所总赋税钱帛约八百万贯在焉，少游意以为贼据京师，未即收复，遂胁取其财物。先

使判官崔颀就佶强索其纳给文历，并请供二百万贯钱物以助军费，佶答曰：“所用财帛，须承敕命。”未与之。颀勃然曰：“中丞若得，为刘长卿；不尔，为崔众矣。”长卿尝任租庸使，为吴仲孺所困，崔众供军吝财，为光弼所杀，故颀言及之，佶大惧，不敢固护，财帛将转输入京师者，悉为少游夺之。佶自谒，少游止焉，长揖而遣，既惧祸，奔往白沙。少游又遣判官房孺复召之，佶愈惧，托以巡检，因急棹过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复为韩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御财货，令高越、元甫将焉，少游尽夺之。随佶渡江者，又为韩滉所留，佶但领胥吏往江、鄂等州。佶于弹丸中置表，以少游胁取财帛事。会少游使继至，上问曰：“少游取包佶财帛，有之乎？”对曰：“臣发扬州后，非所知也。”上曰：“少游国之守臣，或防他盗，供费军旅，收亦何伤。”时方隅阻绝，国命未振，远近闻之大惊，咸以圣情达于变通，明见万里。少游后闻之，乃安。

及李希烈陷汴州，声言欲袭江淮。少游惧，乃使参谋温述由寿州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寻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少游又遣巡官赵诩于郢州结李纳。其年，希烈僭号，遣其将杨丰赍伪赦书赴扬州，至寿州，为刺史张建封候骑所得，建封对中使二人及少游判官许子瑞廷责丰而斩之。希烈闻之大怒，即署其大将杜少诚为伪仆射、淮南节度，令先平寿州，后取广陵。建封于霍丘坚栅，严加守禁，少诚竟不能进。后包佶入朝，具奏少游夺财赋事状，少游大惧，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财货，皆是供军急用，今请据数却纳。既而州府残破，无以上填，乃与腹心孔目官等设法重税管内百

姓以供之。无何，刘洽收汴州，得希烈伪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惶发疾，数日而卒，年六十一，赠太尉，赙布帛，葬祭如常仪。

卢憇，幽州范阳人也，贞观中工部侍郎义恭玄孙也。父子骞，颍王府谘议参军，以憇赠秘书少监。憇少以门荫入仕，在职以干局称。累授阆州录事参军、监察殿中御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杨炎遇之颇厚，召入左司郎中、京兆少尹，迁大尹。憇无术学，善事权要，为政苛躁。卢杞甚恶之，讽有司弹奏，坐贬抚州司马同正，改饶州刺史，迁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贞元二年七月，以疾终。

裴谔，字士明，河南洛阳人。父宽，礼部尚书，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谔少举明经，补河南府参军，通达简率，不好苛细。积官至京兆仓曹，丁父丧，居东都。是时，安禄山盗陷二京，东都收复，迁太子司议郎。无几，虢王巨奏署侍御史、襄邓营田判官，丁母忧。东都复为史思明所陷，谔藏匿山谷。思明尝为谔父将校，怀旧恩，又素慕谔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骑数十迹逐得谔。思明见之，甚喜，呼为郎君，不名，伪授御史中丞，主击断。时思明残杀宗室，谔阴缓之，全活者数百人。又尝疏贼短长以闻，事泄，思明大怒詈骂，仅而免死。贼平，除太子中允，迁考功郎中，数召见言事。

代宗居陕，谔步怀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见而谓之曰：“疾风知劲草，果信矣。”将以为御史中丞，为无载所排，为河东道租庸盐铁等使。时关辅大旱，谔入计，代宗召见便

殿，问诘：“榷酤之利，一岁出入几何？”诘久之不对。上复问之，对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对曰：“臣自河东来，其间所历三百里，见农人愁叹，谷菽未种。诚谓陛下轸念，先问人之疾苦，而乃责臣以利。孟子曰：理国者，仁义而已，何以利为？由是未敢即对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闻此。”拜左司郎中。上时访以事，执政者忌之，出为虔州刺史，历饶、庐、亳三州刺史。入为右金吾将军。

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时十月禁屠杀，以甫近山陵，禁益严。尚父、汾阳王郭子仪隶人杀羊以入，门者觉之，诘列奏状，上以为不畏强御，累遣宣谕。或谓诘曰：“郭公有社稷功，岂不为盖之？”诘笑曰：“非尔所解。且郭公威权太盛，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今发其细过，以明不弄权耳。吾上以尽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时于朝堂别置三司以决庶狱，辩争者辄击登闻鼓，诘上疏曰：“夫谏鼓谤木之设，所以达幽枉，延直言。今轻猾之人，援桴鸣鼓，始动天听，竟因纤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归有司。诘以法吏舞文，多挟宿怨，因献《狱官箴》以讽。无何，坐所善僧抵法，贬阆州司马。征为右庶子，改千牛上将军。会吐蕃入寇，寻拜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为吐蕃使，不行。无几，转太子宾客、兵部侍郎、河南尹、东都副留守。

诘自河南凡五代为官，入视事，未尝当正处，不鞠认于赃罪，以宽厚和易为理。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终，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

史臣曰：李揆发言沃心，幸遇明主；蔽贤固位，终非令

人。少游逐势利随时，卢杞事权要巧宦，察言观行，皆无可称。涵节行著闻，谄和易为理，庶几近仁也。

赞曰：李、陈、卢杞，言行非真。涵、谄和易，庶乎近仁。

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七十七

姚令言 张光晟 源休 乔琳 张涉
蒋镇 洪经纶 彭偃

姚令言，河中也。少应募，起于卒伍，隶泾原节度马璘。以战功累授金吾大将军同正，为衙前兵马使，改试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孟晔为泾原节度留后，自以文吏进身，不乐军旅，频表荐令言谨肃，堪任将帅。晔寻归朝廷，遂拜令言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诏哥舒曜率师攻之，营于襄城。希烈兵数万围襄城，势甚危急。十月，诏令言率本镇兵五万赴援。泾师离镇，多携子弟而来，望至京师以获厚赏，及师上路，一无所赐。时诏京兆尹王翊犒军士，唯粝食菜啖而已，军士覆而不顾，皆愤怒，扬言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革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行次浚水，乃返戈，大呼鼓噪而还。令言曰：“比约东都有厚赏，儿郎勿

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图也。”众不听，以戈环令言请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内库出缯彩二十车驰赐之，军声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狈走窜，乱兵呼曰：“勿走，不税汝间架矣！”德宗令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往抚劳之，才出内门，贼已斩关，阵于丹凤楼下。是日，德宗仓卒出幸，贼纵入府库辇运，极力而止。

时太尉朱泚罢镇居晋昌里第，是夜，叛卒谋曰：“朱太尉久囚于宅，若迎为主，大事济矣。”泚尝节制泾州，众知其失权，废居快快，又幸泚宽和，乃请令言率骑迎泚于晋昌里。泚初迟疑，以食饲之，徐观众意，既而诸校齐至，乃自第张炬火入居含元殿。既僭号，乃以令言为侍中，与源休同知贼政事。既以身先逆乱，颇尽心于贼，害宗室，围奉天，皆令言为首帅也。群凶宴乐，既醉，令言与源休论功，令言自此萧何，源休曰：“帷幄之谋，成秦之业，无出予之右者。吾比萧何无让，子当曹参可矣。”时朝士在贼廷者，闻之皆笑，谓源休为火迫酈侯。朱泚败，令言与张廷芝尚有众万人，从泚将入吐蕃。至泾州，欲投田希鉴，希鉴伪致礼诱之，与泚俱斩首来献。

张光晟，京兆陂屋人，起于行间。天宝末，哥舒翰兵败潼关，大将王思礼所乘马中流矢而毙，光晟时在骑卒之中，因下，以马授思礼。思礼问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礼阴记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无何，思礼为河东节度使，其偏将辛云京为代州刺史，屡为将校譖毁，思礼怒焉。云京惶惧，不知所出。光晟时隶云京麾下，因间进曰：“光晟索有德于王司空，

比不言者，耻以旧恩受赏。今使君忧迫，光晟请奉命一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云京然其计，即令之太原。乃谒思礼，未及言旧，思礼识之，遽曰：“尔岂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也！”光晟遂陈潼关之事，思礼大喜，因执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结为兄弟。光晟遂述云京之屈，思礼曰：“云京比涉谤言，过亦不细，今为故人，特舍之矣。”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赉田宅、缣帛甚厚，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云京为河东节度使，又奏光晟为代州刺史。

大历末，迁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密谓之曰：“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光晟既受命，至镇，威令甚行。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囊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赉军士。后回纥遣使来诉，上不欲甚阻蕃情，征拜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又降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负才快快不得志。

贼泚僭逆，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及泚众频败，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营于九曲，去东渭桥凡十余里。光晟潜使于李晟，有归顺之意。晟进兵入苑，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弃，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因率众回降于晟。晟以其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诟之曰：“吾不能与反虜同席！”拂

衣还营。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

源休，相州临漳人，京兆尹光舆之子也。休以干局，累授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迁虞部员外郎。出潭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迁给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离，妻族上诉，下御史台验理，休迟留不答款状，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

建中初，杨炎执政，以京兆尹严郢威名稍著，心欲倾之。郢，即王翊甥婿也。休与王氏离绝之时，炎风闻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为京兆少尹，俾令伺郢过失。休既职久，与郢亲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回纥。休至振武，军使张光晟已杀回纥突董等，上初欲遂绝其使，令休还，待命于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归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尸。突董者，即武义可汗之叔父也。尸既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彩服车马来迎。其宰相颉于思迦坐大帐，立休等于帐外雪中，诘杀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与张光晟忿斗而死，非天子命也。”又问：“使者背唐国，负罪当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于我杀之也？”凡将杀者数矣，言颇悖慢，乃引去，供饷甚薄，留之五十余日，乃得还。可汗使谓休曰：“我国人皆欲杀汝，唯我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吾又杀汝，犹以血洗血，污益甚尔。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疋，当速归之。”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休竟不得见其可汗。寻遣赤心等归，与之帛十万疋、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休履危而还，宰相卢杞又恐复命之日

以口辩结恩，将至太原，遽奏为光禄卿。休以其远使赏薄，居常怨望。

会泾原兵叛，立朱泚为主。初但称太尉，朝官谒泚者，悉劝奏迎銮驾，既不合泚意而退。及休至，遂屏人移时，言多悖逆，盛陈成败，称述符命，劝令僭号。泚悦其言，以休为宰相，判度支。休遂为谋主，至于兵食军资，迁除补拟，内外咨谋，一禀休画。故时人云：“源休之逆，甚于朱泚。”朝廷大臣之奔窜不获者，多为休所诱致，以至戮辱，职休而为，盖非一焉。又劝泚锄翦宗室，以绝人望，命万年县贼曹尉杨偁专其断决，诸王子孙遇害不可胜数。泚败走，休随至宁州。泚死，休走凤翔，为其部曲所杀，传首来献。休三子并斩于东市，籍没其家。

乔琳，太原人。少孤贫志学，以文词称。天宝初，举进士，补成武尉，累授兴平尉。朔方节度郭子仪辟为掌书记，寻拜监察御史。琳倜傥疏诞，好谈谐，侮谗僚列，颇无礼检。同院御史毕耀初与琳嘲诮往复，因成衅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诉，坐贬巴州员外司户。遂起为南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节度张献诚行军司马。使罢，为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判官。改检校驾部郎中、果绵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为大理少卿、国子祭酒。出为怀州刺史。琳素与张涉友善，上在春宫，涉尝为侍读。及嗣位，多以政事询访于涉，盛称琳识度材略，堪备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顾问，对答失次，论奏不合时。幸居相位，凡八十余日，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寻加迎皇太后副使。

朱泚之乱，扈从至奉天，转吏部尚书，迁太子少师。再幸梁、洋，琳从至盩厔，托以马乏迟留，上以琳旧老，心敬重之，慰谕颇至，以御马一匹给焉。又恳辞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顿，上怅然，赐之所执策曰：“勉为良图，与卿决矣。”后数日，乃削发为僧，止仙游寺。贼泚闻之，遂令数十骑追至京城，俾为伪吏部尚书。令源休被公服，馈肉食，琳虽辞让，而僧言求施。琳掌贼中吏部，选人前请曰：“所注某官不稳便。”琳谓之曰：“足下谓此选竟稳便乎？”及官军收京师，当处极刑，时琳已七十余，李晟悯其衰老，表请减死。上以其累经重任，顿亏臣节，自受逆命，颇闻讥谐悖慢之言，背义负恩，固不可舍，命斩之。临刑叹曰：“乔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岂非命欤！”

张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国学为诸生讲说，稍迁国子博士，亦能为文，尝请有司日试万言，时呼张万言。德宗在春宫，受经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访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诏居翰林，恩礼甚厚，亲重莫比。自博士迁散骑常侍。上方属意宰辅，唯贤是择，故求人于不次之地。涉举怀州刺史乔琳为相，上授之不疑，天下闻之者皆愕然。数月，琳以不称职罢，上由是疏涉。俄受前湖南都团练使辛京杲赃事发，诏曰：“尊师之道，礼有所加；议故之法，恩有所掩。张涉贿赂交通，颇骇时听，常所亲重，良深叹惜。宜放归田里。”

蒋镇，常州义兴人，尚书左丞洌之子也。与兄炼并以文

学进。天宝末举贤良，累授左拾遗、司封员外郎，转谏议大夫。时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上言：“河中盐池生瑞盐，实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为患，不宜生瑞，命镇驰驿检行之。镇奏与滉同，仍上表贺，请宣付史馆，并请置神祠，锡其嘉号宝应灵庆池。地霖潦弥月，坏居人庐舍非一，盐池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韩滉虑盐户减税，诈奏雨不坏池，池生瑞盐，镇庇之饰诈，识者丑之。转给事中、工部侍郎，以简俭称于时。

其妹婿源溥，即休之弟也，以姻媾之故，与休交好。泾师之叛，镇潜窜，夜至鄠县西，马蹶堕沟涧中，伤足不能进。时史炼已与源休相率受贼伪官。镇仆人有逃归投炼，云镇病足在鄠。炼与源休闻之大喜，遂言于贼泚。泚素慕镇清名，即令骑二百求之鄠县西。明日，拥镇而至，署为伪宰相。既知不免，每忧沮，常怀刃将自裁，多为兄炼所救而罢。数日后，复谋窜匿，竟以性懦弱怯，计终不果。然源休与泚频议，欲逼胁潜藏衣冠，大加杀戮，镇辄力争救，获全者甚众。至是，与兄炼等并授伪职，斩于东市西北街。

初镇父洌，叔涣，当禄山、思明之乱，并授伪职，然以家风修整，为士大夫所称。镇兄弟亦以教义礼法为己任，而贪禄爱死，节隳身戮，为天下笑。

洪经纶，建中初为黜陟使。至东都，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人，令归农田。田悦伪顺命，即依符罢之；而大集所罢兵士，激怒之曰：“尔等在军旅，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

遂大哭。悦乃尽出家财衣服厚给之，各令还其部伍，自此人坚叛心，由是罢职。及朱泚反，伪授太常少卿。

彭偃，少负俊才，锐于进取，为当涂者所抑，形于言色。大历末，为都官员外郎。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其东川寺观，请定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余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德宗曰：“叔明此奏，可为天下通制，不唯剑南一道。”下尚书集议。偃献议曰：

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不因，循常守固者为下。故非有独见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为万代法，若不革旧风，令归正道者，非也。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唯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后汉，至于陈、隋，僧之废灭，其亦数乎！或至坑杀，殆无遗余。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净无为，若以色见，即是邪法，开示悟入，唯有一门，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在于王者，已无用矣，况是苟避征徭，于杀盗淫秽，无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诋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无益于国，不能息奸。既不变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难致远耳。

臣闻天生蒸人，必将有职，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旰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其年过五十者，请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欲已衰，纵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检其情性哉！臣以为此令既行，僧道规避还俗者固已太半。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则道、释二教益重明矣。

议者是之，上颇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

偃以才地当掌文诰，以躁求为时论所抑，郁郁不得志。泾师之乱，从驾不及，匿于田家，为贼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伪署中书舍人，僭号辞令，皆偃为之。贼败，与伪中丞崔宣、贼将杜如江、吴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斩于安国寺前。

史臣曰：肇分阴阳，爰有生死，修短二事，贤愚一途。故君子遇夷险之机，不易其节；小人昧逆顺之道，而陷于刑。鸿

毛泰山，斯为至论。令言远总师徒，首为叛逆；光晟初当委任，危输款诚；源休虽曰士流，甚于元恶；乔琳巧辞真主，俯就伪官；蒋镇贪禄隳节，皆曰小人。经纶之徒，不足言尔。

赞曰：时争逆顺，命系死生。君子守节，小人正刑。

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七十八

段秀实子伯伦 颜真卿子頵 硕 曾孙弘式

段秀实，字成公，陇州汧阳人也。祖达，左卫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马，以秀实赠扬州大都督。秀实性至孝，六岁，母疾，水浆不入口七日，疾有间，然后饮食。及长，沉厚有断。

天宝四载，安西节度马灵察署为别将，从讨护蜜有功，授安西府别将。七载，高仙芝代灵察，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仙芝大衄，军士相失。夜中闻都将李嗣业之声，因大呼责之曰：“军败而求免，非丈夫也。”嗣业甚惭，遂与秀实收合散卒，复得成军。师还，嗣业请于仙芝，以秀实为判官，授斥候府果毅。十二载，封常清代仙芝，讨大勃律，师次贺萨劳城，一战而胜。常清逐之，秀实进曰：“贼兵羸，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遂歼其伏，改绥德府折冲。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宰潜怀异图。秀实谓嗣业曰：“岂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说，岂明公之意耶？”嗣业遂见宰，请发兵，从之。乃出步骑五千，令嗣业统赴朔方，

以秀实为援，累有战功。而秀实父歿，哀毁过礼。嗣业既授节制，思秀实如失左右手，表请起复，为义王友，充节度判官。

安庆绪奔邺，嗣业与诸军围之，安西辎重委于河内。乃奏秀实为怀州长史，知军州，加节度留后。诸军进战于愁思冈，嗣业为流矢所中，卒于军，众推安西兵马使荔非元礼代之。秀实闻嗣业之丧，乃遗先锋将白孝德书，令发卒护嗣业丧送河内。秀实率将吏哭待于境，倾私财以奉葬事。元礼多其义，奏试光禄少卿，依前节度判官。

邙山之败，军徙翼城，元礼为麾下所杀，将佐亦多遇害，而秀实独以智全。众推白孝德为节度使，人心稍定。又迁试光禄卿，为孝德判官。孝德改镇邠宁，奏秀实试太常卿、支度营田二副使。大军西迁，所过掠夺。又以邠宁乏食，难于馈运，乃请军于奉天。是时公廩亦竭，县吏忧恐多逃匿，群行剽盗，孝德不能禁。秀实私曰：“使我为军候，当不如此。”军司马言之，遂以秀实为都虞候，权知奉天行营事，号令严一，军府安泰，代宗闻而嗟赏久之。兵还于邠宁，复为都虞候，寻拜泾州刺史。

大历元年，马璘奏加开府仪同三司。军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盗者，璘欲免之，秀实曰：“将有私爱，则法令不一，虽韩、白复主，亦不能为理。”璘善其议，竟使杀之。璘决事有不合理者，必固争之，得璘引过乃已。璘城泾州，秀实掌留后，归还，加御史中丞。璘既奉诏徙镇泾州，其士众尝自四镇、北庭赴难中原，侨居骤移，颇积劳怨。刀斧将王童之因人心动摇，导以为乱。或告其事，且曰：“候严，警鼓为约

矣。”秀实乃召鼓人，阳怒失节，且戒之曰：“每更筹尽，必来报。”每白之，辄延数刻，四更毕而曙。既差互，童之乱不能作。明日，告者复曰：“今夜将焚草场，期救火者同作乱。”秀实使严加警备。夜半火发，乃使令于军中曰：“救火者斩。”童之居外营，请入救火，不许。明日斩之，捕杀其党凡十余人以徇，曰：“敢后徙者族！”于是迁泾州。既至其理所，人烟复绝，且无廩食。朝廷忧之，遂诏璘遥管郑、颖二州，以贍泾原军，俾秀实为留后，二州甚理。璘思其绩用，又奏行军司马，兼都知兵马使。

八年，吐蕃来寇，战于盐仓，我军不利。璘为寇戎所隔，逮暮未还，败将溃兵争道而入。时都将焦令谏与诸将四五辈狼狈而至，秀实召让之曰：“兵法：失将，麾下当斩。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谏等恐惧，下拜数十。秀实乃悉驱城中士卒未出战者，使骁将统之，东依古原，列奇兵示贼将战，且以收合败亡。蕃众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获归。十一年，璘疾甚，不能视事，请秀实摄节度副使兼左厢兵马使。秀实乃以十将张羽飞为招召将，分兵按甲，以备非常。璘卒，而军中行哭赴丧事于内，李汉惠接宾客于外，非其亲不得居丧侧，族谈离立者捕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干、裨将崔珍张景华谋作乱，秀实乃送廷干于京师，徙珍及景华外镇，军中遂定，不戮一人。寻拜秀实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颖节度使。三四年间，吐蕃不敢犯塞，清约率易，远近称之。非公会，不听乐饮酒，私室无妓媵，无赢财，退公之后，端居静虑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张掖郡王。

建中元年，宰相杨炎欲行元载旧志，筑原州城，开陵阳渠，诏中使上闻，仍问秀实可否之状。秀实以为方春不可兴土功，请俟农隙。炎以其沮己之谋，遂除司农卿，以邠宁节度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以事西拓。无何，刘文喜叛，亦不果城。

四年，朱泚盗据宫阙，源休教泚伪迎銮驾，阴济逆志。泚乃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时苍黄之中，未有武备。泚以秀实尝为泾原节度，颇得士心，后罢兵权，以为蓄愤且久，必肯同恶，乃召与谋议。秀实初诈从之，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泚，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遂皆许诺。及韩旻追驾，秀实以为宗社之危，期于顷刻，乃使人走谕灵岳，窃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骆驿得符，军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回。秀实谓海宾等曰：“旻之来，吾党无遗类矣！我当直搏杀泚，不得则死，终不能向此贼称臣。”乃与海宾约，事急为继，而令明礼应于外。明日，泚召秀实议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实戎服，与泚并膝，语至僭位，秀实勃然而起，执休腕夺其象笏，奋跃而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我岂逐汝反耶！”遂击之。泚举臂自捍，才中其颞，流血匍匐而走。凶徒愕然，初不敢动；而海宾等不至，秀实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凶党群至，遂遇害焉。海宾、明礼、灵岳相次被杀。德宗在奉天闻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垂涕久之。

初，秀实见禁兵寡少，不足以备非常，乃上疏曰：“臣闻天子曰万乘，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盖以大制小，以

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义，在于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虏，内有梗命之臣，窃观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则犬彘马牛悉能为敌。伏愿少留圣虑，冀裨万一。”及泾原兵作乱，召神策六军，遂无一人至者。秀实守节不二，竟殁于贼，其明略义烈如此。

兴元元年二月，诏曰：“见危致命之谓忠，临义有勇之谓烈。惟尔克励臣节，不憚杀身；惟予式嘉乃勋，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遘兹殷忧，变起都邑。惟尔卿士，嗷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渑共混。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礼部尚书、兼司农卿、上柱国、张掖郡王段秀实，操行岳立，忠厚精至，义形于色，勇必有仁。顷者尝镇泾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训，咨尔以诚。贼泚藏奸，欺尔以诈。守人臣之大节，见元恶之深情，端委国门，挺身白刃。誓碎凶渠之首，以敌君父之仇，视死如归，履虎致咥。噫，天未悔祸，事乖垂成，雄风壮图，振骇群盗。昔王蠋守死以全节，周颙正色而抗词，惟我信臣，无愧前哲。声震寰宇，义冠古今，足以激励人伦，光昭史册。不有殊等之赏，孰表非常之功。爰议畴庸，特超检限，著之甲令，树此风声。可赠太尉，谥曰忠烈，宣付史官，仍赐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区。长子与三品正员官，诸子并与五品正员官。仍废朝三日，收京城之后，以礼葬祭，旌表门闾。朕承天子人，临驭亿兆，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况诚信不达，屡致寇戎，使抱义之臣，陷于凶逆。有临危致命，殁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权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酬报之典，岂限常伦。并委所司访其事迹，续具条奏，当加褒

异，锡其井赋。图形云阁，书功鼎彝，以彰我有服节死义之臣，传于不朽。”德宗还京，又诏曰：“赠太尉秀实，授乎贞烈，激其颓风，苍黄之中，密蕴雄断。将纾国难，诡收寇兵，挠其凶谋，果集吾事。挺身径进，奋击渠魁，英名凜然，振迈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门闾，缘葬所须，一切官给。仍于墓所官为立碑，以扬徽烈。”自贞元后累朝凡赦书节文褒奖忠烈，必以秀实为首。

其子伯伦。累官至太子詹事。大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赠太尉秀实，准前后制敕令所司置庙立碑，今营造已毕，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升祔礼。”诏曰：“秀实忠卫宗社，功配庙食，义风所激，千载凜然。间代勋力，须异等夷，宜赐绫绢五百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给卤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检校。”寻加伯伦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殿中监。大和四年十一月，迁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检校工部尚书，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使，入为太仆卿，卒。宰臣李石奏曰：“伯伦，秀实之子。自古殁身以卫社稷者，无如秀实之贤。”文宗悯然曰：“伯伦宜加赠。”仍辍朝一日，以礼忠臣之嗣。

颜真卿，字清臣，琅邪临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齐黄门侍郎。真卿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开元中，举进士，登甲科。事亲以孝闻。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车试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立辩之。天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之为“御史雨”。又充河东朔方试覆屯交兵使。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

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东都畿采访判官，转侍御史、武部员外郎。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

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廩实，乃阳会文士，泛舟外池，饮酒赋诗。或谗于禄山，禄山亦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无几，禄山果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乃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之。玄宗初闻禄山之变，叹曰：“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得平来，大喜，顾左右曰：“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禄山初尚移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军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张献直为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万人，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简阅，以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为将。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憺、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以三首遣段子光来徇河北。真卿恐摇人心，乃许谓诸将曰：“我识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斩子光，密藏三首。异日，乃取三首冠饰，草续支体，棺敛祭殡，为位恸哭，人心益附。禄山遣其将李饮凑、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门。真卿从父兄常出太守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谋杀凑、邈，擒千年送京师。土门既开，十七郡同日归顺，共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余万，横绝燕、赵。诏加真卿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与郡人来乞师，谓真卿曰：“闻公义烈，首唱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今清河，实公之西邻也，仆幸寓家，得其虚实，知可为长者用。今计其蓄积，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公因而抚之，腹心辅车之郡，其他小城，运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谁敢不

从。”真卿借兵千人。萼将去，真卿谓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将出邠口，为贼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斩袁知泰，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分兵开邠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邠、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万之众徇洛阳，分兵而制其冲。计王师亦不下十万，公当坚壁，无与挑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将李择交、副将平原县令范东馥、神将和琳、徐浩等进兵，与清河四千人合势，而博平以千人来，三郡之师屯于博平，去堂邑县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万人来拒战，贼大败，斩首万余级。肃宗幸灵武，授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禄山乘虚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诸郡，饶阳、河间、景城、东安相次陷没，独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荡，不可复振。

至德元年十月，弃郡渡河，历江淮、荆襄。二年四月，朝于凤翔，授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谏议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肃，真卿劾之；贬漪为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马。元帥广平王领朔方蕃汉兵号二十万来收长安，出辞之日，百僚致谒于朝堂。百僚拜，答拜，辞亦如之。王当阙不乘马，步出木马门而后乘。管崇嗣为王都虞候，先王上马，真卿进状弹之。肃宗曰：“朕儿子每出，谆谆教诫之，故不敢失礼。崇嗣老将，有足疾，姑欲优容之，卿勿复言。”乃以奏状还真卿。虽天子蒙尘，典法不废。洎銮舆将复宫阙，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陈告宗庙之礼，有司署祝文，称“嗣皇帝”。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

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劳，以为名儒深达礼体。时太庙为贼所毁，真卿奏曰：“春秋时，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既为盗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竟不能从。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出为同州刺史，转蒲州刺史。为御史唐旻所构，贬饶州刺史。旋拜升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使，征为刑部尚书。李辅国矫诏迁玄宗居西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请问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

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迁户部侍郎，除荆南节度使，未行而罢，除尚书左丞。车驾自陕将还，真卿请皇帝先谒五陵、九庙而后还宫。宰相元载谓真卿曰：“公所见虽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岂堪相公再破除耶！”载深衔之。旋改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累进封鲁郡公。时元载引用私党，惧朝臣论奏其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上疏曰：

御史中丞李进等传宰相语，称奉进止：“缘诸司官奏事颇多，朕不憚省览，但所奏多挟谗毁；自今论事者，诸司官皆须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后奏闻者。”臣自闻此语已来，朝野嚣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则？诸司长官皆达官也，言皆专达于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以明四目、达四聪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聪明，则天下何述焉。《诗》云：“营营青蝇，止于棘。谗言罔极，交乱四国。”以其能变白为黑，变黑为白也。诗人深恶之，故曰：“取彼谗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则夏之伯明、楚之无极、汉之江充，皆谗人也，孰不恶之？陛下恶之，深得君人之体矣。陛下何不深回听察，其言虚诬者，则谗人也，因诛殛之；其言不虚者，则正人也，因奖励之。陛下舍此不为，使众人皆谓陛下不能明察，倦于听览，以此为辞，拒其谏诤，臣窃为陛下痛惜之。

臣闻太宗勤于听览，庶政以理，故著《司门式》云：“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许关碍。”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马二匹，须有乘骑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宝已后，李林甫威权日盛，群臣不先谄宰相辄奏事者，仍托以他故中伤，犹不敢明约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阉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达，所以渐致潼关之祸，皆权臣误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蔽，尽萃于圣躬，岂陛下招致之乎？盖其所从来者渐矣。自艰难之初，百姓尚未凋毙，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属李辅国用权，宰相专政，递相姑息，莫肯直言。大开三司，不安反侧，逆贼散落，将士北走党项，合集土贼，至今为患。伪将更相惊恐，因思明危惧，扇动却反。又今相州败散，东都陷没，先帝由此忧勤，至于损寿，臣每思之，痛切心骨。

今天下兵戈未戢，疮痍未平，陛下岂得不日闻谏言以广视听，而欲顿隔忠谏之路乎！臣窃闻陛下在陕州时，奏事者不限贵贱，务广闻见，乃尧、舜之事也。凡百臣

庶，以为太宗之理，可翘足而待也。臣又闻君子难进易退，由此言之，朝廷开不讳之路，犹恐不言，况怀厌怠，令宰相宣进止，使御史台作条目，不令直进。从此人人不敢奏事，则陛下闻见，只在三数人耳。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后见无人奏事，必谓朝廷无事可论，岂知惧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凡百臣庶，以为危殆之期，又翘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纵悔之无及矣！臣实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孤负陛下，无任恳迫之至。

其激切如此。于是中人争写内本布于外。

后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载坐以诽谤，贬硤州别驾、抚州湖州刺史。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乃上议请取初谥为定。袁傒以谄言排之，遂罢。杨炎为相，恶之，改太子少傅，礼仪使如旧，外示崇宠，实去其权也。

卢杞专权，忌之，改太子太师，罢礼仪使，谕于真卿曰：“方面之任，何处为便？”真卿候杞于中书曰：“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窜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传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会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上从之，朝廷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请留。又遣逆于路，不及。

初见希烈，欲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露刃争前迫真卿，

将食其肉。诸将从绕慢骂，举刃以拟之，真卿不动。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众，众退，乃揖真卿就馆舍。因逼为章表，令雪己，愿罢兵马。累遣真卿兄子岷与从吏凡数辈继来京师。上皆不报。每于诸子书，令严奉家庙，恤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党，召真卿坐，使观倡优斥黜朝政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惭，亦呵止。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使在坐，目真卿谓希烈曰：“闻太师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号，而太师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师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生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诸贼不敢复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于庭，曰“坑颜”，真卿怡然不介意。后张伯仪败绩于安州，希烈令贲伯仪旌节首级夸示真卿，真卿恸哭投地。后其大将周曾等谋袭汝州，因回兵杀希烈，奉真卿为节度。事泄，希烈杀曾等，遂送真卿于龙兴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遗表，自为墓志、祭文，常指寝室西壁下云：“吾殡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伪号，使人问仪于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覲礼耳。”

兴元元年，王师复振，逆贼虑变起蔡州，乃遣其将辛景臻、安华至真卿所，积柴庭中，沃之以油，且传逆词曰：“不能屈节，当自烧。”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复告希烈。德宗复宫阙，希烈弟希倩在朱泚党中，例伏诛。希烈闻之怒。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阉奴与景臻等杀真卿。先曰：“有敕。”真卿拜，奴曰：“宜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

罪当死，然不知使人何日从长安来？”奴曰：“从大梁来。”真卿骂曰：“乃逆贼耳，何敕耶！”遂缢杀之，年七十七。

及淮、泗平，贞元元年，陈仙奇使护送真卿丧归京师。德宗痛悼异常。废朝五日，谥曰文忠。复下诏曰：“君臣之义，生录其功，殁厚其礼，况才优匡国，忠至灭身。朕自兴叹，劳于寤寐。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公颜真卿，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属贼臣扰乱，委以存谕，拘助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朕致貽斯祸，惭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尔嗣。可赠司徒，仍赐布帛五百端。男顼、硕等丧制终，所司奏超授官秩。”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书节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员官，故顼得录用。文宗诏曰：“朕每览国史，见忠烈之臣，未尝不嗟叹久之，思有以报。如闻从览、弘式，实杲卿、真卿之孙。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续，谅协典彝。考绩已深于宦途者，命列于中台；官次未齿于搢绅者，俾佐于左辅。庶使天下再新义风。”以真卿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

史臣曰：每思先轸免胄，子路结缨，虽云其忠，未闻于道。如成公孝于家，能于军，忠于国，是武之英也；苟无杨炎弄权，若任之为将，遂展其才，岂有朱泚之祸焉！如清臣富于学，守其正，全其节，是文之杰也；苟无卢杞恶直，若任之为相，遂行其道，岂有希烈之叛焉！夫国得贤则安，失贤则危。德宗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噫，“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二君守道殁身，为时垂训，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赞曰：自古皆死，得正为顺。二公云亡，万代垂训。

卷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七十九

韩滉子皋 弟洄 张延赏子弘靖 弘靖子文规
次宗

韩滉，字太冲，太子少师休之子也。少贞介好学，以荫解褐左威卫骑曹参军，出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齐节度邓景山辟为判官，授监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马，以道路阻绝，因避地山南。采访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长史、彭王府谘议参军。邓景山移镇淮南，又表为宾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师。先是，滉兄法知制诰，草王玙拜官之词，不加虚美，玙颇衔之。及其秉政，诸使奏玙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玙免相，群议称其屈，累迁至祠部、孝功、吏部三员外郎。

滉公洁强直，明于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详究簿书，无遗纤隐。大历中，改吏部郎中、给事中。时盗杀富平令韦当，县吏捕获贼党，而名隶北军，监军鱼朝恩以有武材，请诏原其罪，滉密疏驳奏，贼遂伏辜。迁尚书右丞。五年，知兵部选。六年，改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后，所在军兴，赋税无度，帑藏给纳，多务因循。滉既掌司计，清勤检辖，不容奸妄，下吏及四方行纲过犯者，必痛绳之。又属大历五年已后，蕃戎罕侵，连岁丰稔，故滉能储积谷泉，帑

藏稍实。然苛克颇甚，覆治案牘，勾剥深文，人多咨怨。

大历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于奏畿县损田，滉执云干奏不实。乃命御史巡覆，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时渭南令刘藻曲附滉，言所部无损，白于府及户部。分巡御史赵计复检行，奏与藻合。代宗览奏，以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独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余顷。上谓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谓称职。”下有司讯鞫，藻、计皆伏罪，藻贬万州南浦员外尉，计贬丰州员外司户。滉弄权树党，皆此类也。俄改太常卿，议未息，又出为晋州刺史。数月，拜苏州刺史、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滉既移镇，安辑百姓，均其租税，未及逾年，境内称理。及建中年冬，泾师之乱，德宗出幸，河、汴骚然，滉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称为精劲。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择其锐卒，令裨将李长荣、王栖曜与宣武军节度刘玄佐犄角讨袭，解宁陵之围，复宋、汴之路，滉功居多。

然自关中多难，滉即于所部闭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马牛出境；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修坞壁，建业抵京岷，楼雉相属，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时滉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备预，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与江平，俾偏将丘洣督其役。洣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办，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多令毁废。明年正月，追李

长荣等戍军还，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增营垒，教习长兵。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陈少游时镇扬州，以甲士三千人临江大阅，滉亦以兵三千人临金山，与少游相应，楼船于江中，以金银缯彩互相聘贄。而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谨，加之以灾煌，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

兴元元年，就加检校吏部尚书。数月，又加检校右仆射。贞元元年七月，拜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使并如故。二年春，特封晋国公。其年十一月，来朝京师。时右丞元琇判度支，以关辅旱俭，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上以滉浙江东西节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转运使，欲令专督运务。琇以滉性刚愎，难与集事，乃条奏滉督运江南米至扬子，凡一十八里，扬子以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于琇。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切疾之，乃于江东监院收获见钱四十余万贯，令转送入关。滉不许，乃诬奏云：“运千钱至京师，费钱至万，于国有害。”请罢之。上以问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约与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运，费三百耳，岂至万乎？”上然之，遣中使赉手诏令运钱。滉坚执以为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遂逞宿怒，累诬奏琇，贬雷州司户。其责既重，举朝以为非罪，多窃议者。尚书左丞董晋谓宰臣刘滋、齐映曰：“元左丞忽有贬责，未知罪名，用刑一滥，谁不危惧？假有权臣骋志，相公何不奏请三司详断之。去年关辅用兵，时方蝗旱，琇总国计，夙夜忧勤，以贍给师旅，不增一赋，军国皆济，斯可谓之劳臣也。今见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摇，则有闻鸡起舞者矣。窃为相公痛惜之。”滋、映但

引过而已。给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诬以朋党，寝而不行。

时两河罢兵，中土宁乂，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浸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覲，上访问焉，初颇稟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滉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寝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废朝三日，赠太傅，赙布帛米粟有差。

滉，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结交，皆时之俊彦，非公直者不与之亲密。性持节俭，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处陋薄，才蔽风雨。弟洄常于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辈奉之，常恐失坠，所有摧圯，葺之则已，岂敢改作，以伤俭德。”自居重位，愈清俭嫉恶，弥缝阙漏，知无不为，家人资产，未尝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继乘马五匹，皆及敝帷。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议》各一卷。然以前辈早达，稍薄后进。晚岁至京师，丞郎卿佐，接之颇倨，众不能平。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伤于严急，

巡内婺州傍县有犯其令者，诛及邻伍，死者数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置极法，诛杀残忍，一判即剿数十人，且无虚日。虽令行禁止，而冤滥相寻。议者以滉统制一方，颇著勤绩，自幼立名贞廉，晚途政甚苛惨，身未达则饰情以进，得其志则本质遂彰。子群、皋。群，官至考功员外郎。

皋字仲闻，夙负令名，而器质重厚，有大臣之度。由云阳尉擢贤良科，拜右拾遗，转左补阙，累迁起居郎、考功员外郎。俄丁父艰，德宗遣中人就第慰问，仍宣令论讜滉之事业，皋号泣承命，立草数千言，德宗嘉之。及免丧，执政者拟考功郎中，御笔加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皆称职。改京兆尹，奏郑絳为仓曹，专掌钱谷。絳苛刻剥下为事，人皆咨怨。又劝皋搜索府中杂钱，折余百姓粟麦等三十万石进奉，以图恩宠。皋纳其计。寻奏絳为兴平县令。

及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畿内百姓，累经皋陈诉，以府中仓库虚竭，忧迫惶惑，不敢实奏。会唐安公主女出适右庶子李愬，内官中使于愬家往来，百姓遮道投状，内官继以事上闻。德宗下诏曰：“京邑为四方之则，长吏受亲人之寄，实系邦本，以分朕忧，苟非其才，是紊于理。正议大夫、守京兆尹、赐紫金鱼袋韩皋，比践清贯，颇闻谨恪，委之尹正，冀效公忠。乃者邦畿之间，粟麦不稔，朕念兹黎庶，方议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皋奏报失实，处理无方，致令闾井不安，嚣然上诉。及令覆视，皆涉虚词，壅蔽颇深，罔惑斯甚。宜加惩诫，以勗守官。可抚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

驰驿发遣。”。锋亦寻出为汀州司马。皋无几移杭州刺史，复拜尚书右丞。

皋恃前辈，颇以简倨自处。顺宗时，王叔文党盛，皋嫉之，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皋从弟晔，幸于叔文，以告之，因出为鄂州刺史、岳鄂蕲沔等州观察使。入为东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检校吏部尚书，兼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等使。以陈、许二州水潦之后，赐皋绫绢布葛十万端疋，以助军资宴赏。所理以简俭称。入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皋充大明宫使。十五年闰正月，充宪宗山陵礼仪使。三月，穆宗以师保之旧，加检校右仆射。十二月，以铨司考科目人失实，与刑部侍郎知选事李建勋一月俸料。长庆元年正月，正拜尚书右仆射。二年四月，转左仆射，赴尚书省上事，命中使宣赐酒馔，及宰臣百僚送上，皆如近式。其年，以本官东都留守，行及戏源驿暴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大和元年，谥曰贞。

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嵇生之为是曲也，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嗣，反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荆王彪；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躁

蹙，憺痛迫胁之旨，尽在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祸，所以托之神鬼也。”

洄以荫绪受任，刘晏判盐铁度支，辟为属吏，累官至谏议大夫、知制诰。与元载善，载诛，以累贬邵州司户同正员。建中元年二月，复谏议大夫。先以刘晏兼领度支，晏既罢黜，令天下钱谷各归尚书省。本司废职罢事，久无纲纪，徒收其名而莫综其任，国用出入，未有所统，故转洄户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监，岁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罢之。”复以“天下铜铁之冶，是曰山泽之利，当归于王者，非诸侯方岳所有。今诸道节度都团练使皆占之，非宜也，请总隶盐铁使”。皆从之。

洄与杨炎善，炎得罪，常不自安。无何，兄子皋抗疏理炎罪，德宗意洄令为之，寻贬蜀州刺史。兴元元年三月，入为兵部侍郎。六月，为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刘太真党于宰相卢杞得罪，以洄代太真为刑部侍郎，寻复兵部侍郎。贞元七年十一月，为国子祭酒。

张延赏，中书令嘉贞之子。幼孤，本名宝符，开元末，玄宗召见，赐名延赏，取“赏延于世”之义，特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博涉经史，达于政事，侍中、韩国公苗晋卿见而

奇之，以女妻焉。肃宗在凤翔，擢拜监察御史，赐绯鱼袋，转殿中侍御史。关内节度使王思礼请为从事，思礼领河东，又为太原少尹，兼行军司马、北都副留守。

代宗幸陕，除给事中，转御史中丞、中书舍人。大历二年，拜河南尹，充诸道营田副使。河洛久当兵冲，闾井丘墟，延赏勤身率下，政尚简约，疏导河渠，修筑宫庙，数年间流庸归附，邦畿复完，诏书褒美焉。时罢河南、淮西、山南副元帅，以其兵镇东都，延赏权知东都留守以领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潜以元载阴事闻，载党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台讯鞠，欲有所属。延赏不承其意，寻出为扬州刺史、淮南节度观察等使。属岁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赏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毙，适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于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庐室，已其逋债，而归者增于其旧。边江之瓜洲，舟航凑会，而县属江南，延赏奏请以江为界，人甚为便。寻以母忧去职，终制授检校礼部尚书、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观察使。

数年，改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寻就加吏部尚书。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将西山兵马使张朏以兵入成都为乱，延赏奔汉州鹿头，戍将叱于遂等讨之。其月，斩朏及同恶者，复归成都。先是兵革屡扰，自天宝末杨国忠用事南蛮，三蜀疲弊，属车驾迁幸；其后郭英乂淫崔宁之室，遂纵崔宁、杨琳交乱；及崔宁得志，复极侈靡，故蜀土残弊，荡然无制度。延赏薄赋约事，动遵法度，仅至庶富焉。建中末，驾在山南，延赏贡奉供亿，颇竭

忠力焉。驾在梁州，倚剑南蜀川为根本。

贞元元年，以宰相刘从一有疾，诏征延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凤翔节度使李晟不协，晟表论延赏过恶，德宗重违晟意，延赏至兴元，改授左仆射。初，大历末，吐蕃寇剑南，李晟领神策军戍之，及旋师，以成都官妓高氏归。延赏闻而大怒，即使将吏令追还焉。晟颇衔之，形于词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诏晟与延赏释憾，德宗注意于延赏，将用之。会浙西观察使韩滉来朝，尝有德于晟，因会宴说晟使释憾，遂同饮极欢，且请晟表荐为相，晟然之，于是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延赏当国用事，晟请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赏拒而不许。晟谓人曰：“武人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文士难犯，虽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内，今不许婚，衅未忘也，得无惧焉！”无几，延赏果谋罢晟兵权。初，吐蕃尚结赞兴兵入陇州，抵凤翔，无所虏掠，且曰：“召我来，何不持牛酒劳军？”徐乃引去，持是以间晟。晟令牙将王泌选锐兵三千设伏汧阳，大败吐蕃，结赞仅免，自是数遣使乞和。晟朝于京师，奏曰：“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又扶晟议，请调军食以继之，上意将帅生事邀功。会滉卒，延赏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给事中郑云逵代之。上不许，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举代己者。”于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书令，奉朝请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约以劫浑瑊。及册晟太尉，故事，临轩册拜三公，中书令读册，侍中奉礼，如阙，即以宰相摄之。延赏欲轻其礼，始令兵部尚书崔汉衡摄中书令读册，时议非之。

延赏奏议请省官员，曰：“为政之本，必先命官。旧制官

员繁而且费，州县残破，职此之由。臣在荆南、剑南，所管州县阙官员者，少不下十数年，吏部未尝补授，但令一官假摄，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员可减无疑也。请减官员，收其禄俸，资募战士，俾刘玄佐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稟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时抱真判官陈昱奏事京师，延赏俾昱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议减员之后，物议不平。延赏惧，量留其官，下诏曰：“诸州府停减及所留官，并合厘务。其中有先考满及充职掌，遇停减或恐公务有阙，宜委长吏于合停官中取考浅人清白于举者，留填阙官，差摄乞闻奏。但取才堪，不限资序。如当州官少，任以邻州官充。其州县诸色部送，准旧例以当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资产干了者差遣。”及减员人众，道路怨叹，日闻于上。侍中马燧奏减员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韦伦及常参官等各抗疏以减员招怨，并请复之；浙西观察使白志贞亦以疏论。时廷赏疾甚，在私第；李泌初为相，采于群情，由是官员悉复。

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废朝三日，赠太保，赠礼加等，谥曰成肃。

子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门荫授河南府参军，调补蓝田尉。东都留守杜亚辟为从事，奏改监察御史里行，转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留守将令狐运逐贼出郊，其日有劫转运绢于道者，亚以运豪家子，意其为之，乃令判官穆员及弘靖同鞠其事。员与弘靖皆以运职在牙门，必不为盗，坚请不

按。亚不听，遂以狱闻，仍斥员及弘靖出幕府，有诏令三司使杂治之，后果于河南界得贼。无何，德阳公主下嫁，治第将侵弘靖家庙。弘靖拜表陈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抚之，不令毁庙。又献赋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知东都选事；拜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陕州观察、河中节度使；拜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少阳死，其子元济擅主留务，宪宗怒，欲下诏诛之。弘靖请先命吊赠使，待其不恭，然后加兵，宪宗从其议。寻加中书侍郎平章事。盗杀宰相武光衡，京师索贼未得。时王承宗邸中有镇卒张晏辈数人，行止无状，人多意之，诏录付御史陈中师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说。弘靖疑其不直，骤于上前言之，宪宗不听，竟杀张晏辈。及田弘正入郛，按簿书，亦有杀元衡者，但事暧昧，互有所说，卒未得其实。又杀张晏后，宪宗欲遂伐承宗。弘靖以为戎事并兴，鲜有济者，不若併攻元济，待淮西平，然后悉师河朔。宪宗业已北讨，不为之止，然亦重违其言。弘靖知终不听用，遂自陈乞罢政事。俄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原节度使。行未及镇，果下诏诛承宗。弘靖以骤谏不行，宜用自效，大阅军实，请躬讨承宗。诏许出军，不许自往。俄而魏博、泽潞悉为承宗所败，有诏赏其前言。弘靖即间道发使慰喻承宗，承宗因亦款附。旋征拜吏部尚书，迁检校右仆射、宣武军节度使，时韩弘入觐之后也。弘靖用政宽缓，代弘之理。俄以刘总累求归阙，且请弘靖代己，制加检校司空平章事，充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之事。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刘总归朝，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蓟门馆，执韦雍、张宗厚辈数人，皆杀之。续有张彻者，自远使回，军人以其无过，不欲加害，将引置馆中。彻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骂军人，亦为乱兵所杀。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诣馆，请弘靖为帅，愿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卒不对。军人乃相谓曰：“相公无言，是不赦吾曹必矣，军中岂可一日无帅！”遂取朱洄为兵马留后。朝廷既除洄子克融为幽州节度使，乃贬弘靖为抚州刺史。未几，迁太子宾客、少保、少师。长庆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元和初，王承宗阻兵，刘总父济备陈征讨之术，请身先之。及出军，累拔城邑。总既继父，愿述先志，且欲尽更河朔旧风。长庆初，累表求入朝，兼请分割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州一道，请弘靖理之；瀛州为一道，卢士玫理之；平、蓟、妫、檀为一道，请薛平理之。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美爵禄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阳，宰臣崔植、杜元

颖又不为远大经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唯瀛、莫两州许置观察使，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时总所荐将校俱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朱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命悉还本军。克融辈虽得复归，皆深怀觖望，其后因为叛乱。初，总以平、蓟、妫、檀请薛平，于分裂之中尤为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后患，人到于今惜之。

子文规、景初、嗣庆、次宗。

文规，历拾遗、补阙、吏部员外郎。开成三年十一月，右丞韦温弹劾文规：长庆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规徘徊京师，不寻赴难，不宜坐污南宫，乃出为安州刺史。累迁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御观察使。

景初，历职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

嗣庆，位终河南少尹。

次宗最有文学，稽古履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于史氏，次宗尤称奉职。改礼部员外郎，以兄文规为韦温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坚辞省秩，改国子博士兼史馆修撰。出为舒州刺史，卒。

文规子彦远，大中初由左补阙为尚书祠部员外郎。景初子天保，嗣庆子彦修，次宗子曼容。延赏东都旧第在思顺里，亭馆之丽，甲于都城，子孙五代，无所加工，时号“三相张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则国富，将相和则国安，反是道焉，非得人者。滉杀元琇，奏瑞盐，逞幹运之能，非贞纯之士，刻下罔上，以为己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获免，余无可称。延赏以私害公，罢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陈其力矣；恶直丑正，挤柳浑相位，致贤者不进其才矣。象恭僞功，皆四凶之迹也，虽以荫继世，以才进身，蹈非道者，实小人哉！延赏历典名藩，皆称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饰情。皋迭处大僚，徒称旧德；弘靖轻傲边事，欺减军资；洄附元载、杨炎，继及累贬，俱非守正中立者也。《书》云：“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不其是欤！

赞曰：韩滉刻下，延赏害公。皋、洄继世，弘靖兴戎。

卷一百三十

列传第八十

王玙道士李国祯附 李泌子繁 顾况附 崔造
关播李元平附

王玙，少习礼学，博求祠祭仪注以干时。开元末，玄宗方尊道术，靡神不宗。玙抗疏引古今祀典，请置春坛，祀青帝于国东郊，玄宗甚然之，因迁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玙专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祐，近于巫覡，由是过承恩遇。肃宗即位，累迁太常卿，以祠祷每多赐赉。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绛等州节度使。中书令崔圆罢相，乃以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人物时望，素不为众所称，及当枢务，声问顿减。珣又奏置太一神坛于南郊之东，请上躬行祀事。肃宗尝不豫，太卜云：“崇在山川。”珣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传而行，上令中使监之，因缘为奸，所至干托长吏，以邀赂遗。一巫盛年而美，以恶少年数十自随，尤为蠹弊，与其徒宿于黄州传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鏑，不可启，震破锁而入，曳女巫阶下斩之，所从恶少年皆毙。闻其赃赂数十万，震籍以上闻，仍请赃钱代贫民租税，其中使发遣归京，肃宗不能诘。肃宗亲谒九宫神，殷勤于祠祷，皆珣所启也。岁余，罢知政事，为刑部尚书。上元二年，兼扬州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使。肃宗南郊礼毕，以珣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大历三年六月卒。

珣以祭祀妖妄致位将相，时以左道进者，往往有之。广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国祯以道术见，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灵迹。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并置扫洒宫户一百户。又于县之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并许之。时岁饥荒，人甚不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曰：

臣闻国以人为本，害其本则非国；神以人为主，虐其主则非神。故昔之圣王，所以极陈理道，明著祀典，将爱其人而慎用其财力，敬其神而虔恭于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赉而尽其力，然后神人以和，而国家可保也。一昨蠹贼作孽，水旱为灾，虽王畿皆遍，而

臣县最苦。此则神之不能御大灾明矣，又何力于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残弊之余，当凶荒之岁，丁壮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飞刍挽粟，令但供亿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

臣又闻天地之神，尊之极者，扫地可祭，精意可飨。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说，走南亩之客，杀东邻之牛，而后冀非妄之福。陛下虽欲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视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曷不卑宫室，恶饮食，恭己以遂万物之性哉！陛下今违神亨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从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庙之敬极矣，尚无一月三祭之礼；今此独为，则宗庙之灵，将等以亲疏，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无文，言甚不经，义无可取。若陛下特与大地建祖宗之庙，必上天贻向背之责，陛下又何以为词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龙之所居也。龙得水则神，无水则蝼蚁之匹也。故知水存则龙在，水竭则龙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久，龙安所存？陛下又崇饰祠宇，丰洁荐奠，为去龙之穴，破生人之产，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则两京及所都之处，皆建宫观祠庙，时设斋醮飨祀，国有彝典，官有常礼，盖无阙失，何劳神役灵？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礼，观前圣之轨躅，休咎丰凶，灾祥祸福，必主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

臣伏察此弊，颇知其由。盖以道士李国祯等动众则

得人，兴工则获利，祭祀则受胙，主执则弄权。是以鼓动禁中，荧惑天听，逾越险阻，负荷粢盛，以日系年，无时而息。曾不谓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灾孽并生。罔上害人，左道乱政，原情定罪，非杀而何！

臣昨受命之时，亲承圣旨，务存安辑，许逐权宜。诚愿沉邺县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兴两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三六之祭、洒扫之户，谨明宣旨，并以权宜停讫。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从善为心，嫉恶为务，蠲除不急，铲革烦苛，皆喧呼于庭，抃跃于路，所征粮糗，无不乐输。臣伏以国祚等并交结中贵，狡蠹成性，臣虽忘身许国，不俱谗构，终恐贿及豪右，复为奸恶。其国祚等见据状推勘，如获赃状，伏望许臣征收，便充当县邮馆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当为大地建立祖庙，臣并请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娲等，既先各有宫庙，望请并于本所依礼斋祭。

上从之。

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何弼之六代孙。今居京兆，吴房令承休之子。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杨国忠忌其才辩，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诏于蕲春郡安置，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天宝末，禄山构难，肃宗北巡，至灵武即位，遣使访召。会泌自嵩、颍

间冒难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谒见，陈古今成败之机，甚称旨，延致卧内，动皆顾问。泌称山人，固辞官秩，特以散官宠之，解褐拜银青光禄大夫，俾掌枢务。至于四言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权逾宰相，仍判元帅广平王军司马事。肃宗每谓曰：“卿当上皇天宝中，为朕师友，下判广平王行军，朕父子三人，资卿道义。”其见重如此。寻为中书令崔圆、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于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遂隐衡岳，绝粒栖神。

数年，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颇承恩遇。及元载辅政，恶其异己，因江南道观察都团练使魏少游奏求参佐，称泌有才，拜检校秘书少监，充江南西道判官，幸其出也。寻改为检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载诛，乃驰传入谒，上见悦之。又为宰相常袞所忌，出为楚州刺史。及谢恩，具陈恋阙，上素重之，留京数月。会澧州刺史阙，袞盛陈泌理行，以荆南凋瘵，遂辍泌理之。诏曰：“荆南都会，粤在澧阳，俾人归厚，惟贤是牧。以泌文可以代成风俗，政可以全活惸嫠。爰命颁条，期乎共理，地薄淮阳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可检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团练使。”重其礼而遣之。无几，改杭州刺史，以理称。

兴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贞元元年，除陕州长史，充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二年六月，泌奏：“虢州卢氏山冶，近出瑟瑟，请充献，禁人开采。”诏曰：“瑟瑟之宝，中土所无，今产于近甸，实为灵贶。朕不饰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风，用明躬俭之节。其出瑟瑟之处，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就加泌检校礼部尚书。时陈、许戍边卒三千自京西

逃归，至州境，泌潜师险隘，左右攻击，尽诛之。寻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初，张延赏大减官员，人情咨怨，泌请复之，以从人欲，因是奏罢兼试额内占阙等官，加百官俸料，随闲剧加置手力课，上从之，人人以为便。而窦参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内，月俸多少累等。泌又奏请罢拾遗、补阙，上虽不从，亦不授人，故谏司惟韩皋、归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廩钱，令登等寓食于中书舍人，故时戏云：“韩谏议虽分左右，归拾遗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至贞元五年，以前东都防御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韦绶为左补阙，监察御史梁肃右补阙。既复置，人心忻然。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郾国公主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

泌颇有说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游处，故为代所轻，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恶巫祝怪诞之士。初，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玃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襁衿，且无虚月。德宗在东宫，颇知其事，即位之后，罢集僧于内道场，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内廊坏，请修缮。而太卜云：“孟冬为魁冈，不利穿筑，请卜他月。”帝曰：“《春秋》之义，启塞从时，何魁冈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灵驾发引，上号送于承天门，见輶辌不当道，稍指午未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当道。”上号泣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

城奉天之说，上稍以时日禁忌为意，而雅闻泌长于鬼道，故自外征还，以至大用，时论不以为愆。及在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复引顾况辈轻薄之流，动为朝士戏侮，颇貽讥诮。年六十八薨，赠太子太傅，赠礼有加。泌放旷敏辩，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幸忌嫉，恒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有文集二十卷。

子繁，少聪警，有才名，无行义。泌为相，尝引荐夏县处士北平阳城为谏议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歿，户部尚书裴延龄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窃弄威权，举朝侧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尽疏其过恶，欲密论奏，以繁故人子，为可亲信，遂示其疏草，兼请繁缮写。繁既写，悉能记之，其夕乃径诣延龄，具述其事。延龄闻之，即时请对，尽以城章中欲论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为妄，不之省。泌与右补阙、翰林学士梁肃友善，尝命繁持所著文请肃润色。繁亦自有学术，肃待之甚厚，因许师事，日熟其门。及肃卒，繁乱其配，士君子无不叹骇，积年委弃。后起为太常博士，太常卿权德舆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异常，泌之故人为宰相，左右援拯，后得累居郡守，而力学不倦。罢随州刺史，归京师，久不承恩。

韦处厚入相，厚待之。宝历二年六月，敬宗降诞日，御三殿，特诏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陆旦与繁等三人抗浮图道士讲论。九月，除大理少卿，复加弘文馆学士。时谏官御史章疏相继，宰臣不得已，出为亳州刺史。州境尝有群贼，剽人庐舍，劫取货财，累政擒捕不获。繁潜设机谋，悉知贼之巢穴，出兵尽加诛斩。时议责繁以不先启闻廉使，涉于擅

兴之罪，朝廷遣监察御史舒元與按问。元與素与繁有隙，复以初官，锐于生事，乃尽反其狱辞，以为繁滥杀无辜，状奏，敕于京兆府赐死，时人冤之。其后元與被祸，人以为有报应焉。

初，泌流放江南，与柳浑、顾况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而浑先达，故泌复得入官于朝。

顾况者，苏州人。能为歌诗，性诙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然以嘲谑能文，人多狎之。柳浑辅政，以校书郎征。复遇李泌继入，自谓已知秉枢要。当得达官，久之方迁著作郎。况心不乐，求归于吴。而班列群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恶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调笑之言，为宪司所劾，贬饶州司户。有文集二十卷。其《赠柳宜城》辞句，率多戏剧，文体皆此类也。

子非熊，登进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诗名于时。

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学，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引为宾僚，累至左司员外郎。与刘晏善，及晏遭杨炎、庾准诬奏伏诛，造累贬信州长史。

朱泚之逆，造为建州刺史，闻难作，驰檄邻州，请齐举义兵，遂调发所部，得二千人，德宗闻而嘉之。及收京师，诏征造至蓝田，以舅源休明逆伏诛，上疏请罪，不敢即赴阙。上以为知礼，优诏慰勉，拜吏部郎中、给事中。贞元二年正月，与中书舍人齐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时京畿兵乱之后，仍

岁蝗旱，府无储积。德宗以造敢言，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

造久从事江外，嫉钱谷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其度支、盐铁，委尚书省本司判；其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乃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等事；户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诸道两税事；宰臣齐映判兵部承旨及杂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刘滋判吏部、礼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岁饥，浙江东西道入运米每年七十五万石，今更令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委两浙节度使韩滉运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其淮南濠寿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节度使杜亚运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诸道有盐铁处，依旧置巡院勾当；河阴见在米及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运在路钱物，委度支依前勾当，其未离本道者，分付观察使发遣，仍委中书门下年终类例诸道课最闻奏。造与元琇素厚，罢使之后，以盐铁之任委之。而韩滉方司转运，朝廷仰给其漕发。滉以司务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复以滉为江淮转运使，余如造所条奏。元琇以滉性刚难制，乃复奏江淮转运，其江南米自江至扬子凡十八里，请滉主之；扬子已北，琇主之。滉闻之怒，掎摭琇盐铁司事论奏。德宗不获已，罢琇判使，转尚书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师，德宗嘉其功，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物议亦以造所奏虽举旧典，然凶荒之岁，难为集事，乃罢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贬琇雷州司户。造初奏太锐，及琇改官，忧俱成疾，数月不能视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关播，字务元，卫州汲人也。天宝末，举进士。邓景山为淮南节度使，辟为从事，累授卫佐评事，迁右补阙。善言物理，尤精释氏之学。大历中，神策军使王驾鹤妻关氏以播与同宗，深遇之。元载恶其交往，出为河南府兵曹，摄职数县，皆有政能。陈少游领浙东、淮南，又辟为判官，历检校金部员外，摄滁州刺史。李灵曜阻兵，跋扈于梁汴。少游自总兵镇淮上，所在盗贼峰起。播调阅州兵，令其守备。又为政清净简惠，既无盗贼，人甚安之。杨绾、常袞知政事，荐播为都官员外郎。

德宗登极，湖南山洞中有王国良者，聚众为盗，令播往宣抚之。临行，召对于别殿，上问政理之要，播奏云：“为政之本，须求有道贤人，乃可得理。”上谓播云：“朕下诏求贤良，当躬新阅试，亦遣使臣黜陟，广加搜访闻荐，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傅理。”播奏曰：“下诏求贤，黜陟举荐，唯得求名文词之士，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其言，谓播曰：“卿且使去，回日当与卿论政事。”播又奏曰：“臣今奉诏招抚，国良不受命，臣请便宣恩命，语邻境速出兵翦除。”上曰：“卿言深合朕意。”使回，改兵部员外，迁河中少尹。

建中初，张镒为河中少尹。镒寻入相，二年七月，迁播给事中。旧例，诸司甲库，皆是胥吏掌知，为弊颇久，播始建议并以士人知之，至今称当。转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卢杞以播柔缓，冀其易制，骤称荐之。寻迁吏部侍郎，转刑部尚书、知删定。奏上元中，诏择古今名将十人于武成王庙配享，如文宣王庙之仪。播以“太公古称大贤，今其下称亚圣，于义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当时弟子，今所择名将，

年代不同，于义既乖，于事又失。臣请删去名将配享之仪及十哲之称。”从之。

建中三年十月，拜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时政事决在卢杞，播但敛衽取容而已。乏于知人之鉴，好大言虚诞者，播必悦而亲信之。有李元平、陶公达、张愁、刘承诚，皆言谈诡妄，夸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艺。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将相也，请阅试用之，上以为然，以元平为补阙。会淮西节度李希烈叛乱，上以汝州要镇，令选择刺史。播荐元平为汝州刺史，寻加检校吏部郎中、汝州别驾，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为希烈所擒，汝州陷贼，中外晒之。由是公达等未克任用。播与卢杞等从驾幸奉天，既而杞、白志贞等并贬黜，播尚知政事，中外嚣然，以为不可，遂罢相，改刑部尚书。大臣韦伦等泣于朝曰：“宰相不能谋猷翊赞，以至今日，而尚为尚书，可痛心也！”

贞元四年，回纥请和亲，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令播以本官加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持节充送咸安公主及册可汗使，奉使往来，皆清俭谨慎，蕃人悦之。使回，迁兵部尚书，固辞疾，请罢官，改太子少师致仕。播致仕之后，减去僮仆车骑，闭关守静，不萦外事，士君子重之。贞元十三年正月卒，时年七十九，废朝一日，赠太子太保。

李元平者，宗室子。始为湖南观察使萧复判官，试大理评事。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天下贤士大夫无可其意者，以是人多衔怒。关播奇重之，许以将帅。时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与贼接壤，刺史韦光裔懦弱不任职，播乃盛称元平，特

召见，超左补阙，不数日，擢为检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驾，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缮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应募，执役板筑，凡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伪将李克诚以数百骑突至其城，先应募执役者应于内，缚元平驰去。既见希烈，遗下污地。希烈见其无须眇小，戏谓克诚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将元平儿来？”因嫚骂曰：“盲宰相使汝当我，何待我浅耶！”伪署为御史中丞。播闻元平得用，仍欺于人曰：“李生功业济矣。”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无何，希烈用为宰相，或告其有二者，乃断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有人言在贼中微有谋虑，贷死流于珍州。会赦得归剡中，浙东观察使皇甫政表闻其到，以发上怒，复流贺州而死。

史臣曰：蒸尝禘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乱神，宣圣鄙而不语。凡云左道，固有旧章。玁假于鬼神，乃至将相，既处代天之位，爰滋乱政之源。国祲妖人疑众，妄恢其祀典；梁镇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泌见可进而知难退，足为高率智辩之士；居相位而谈鬼神，乃见狂妄浮薄之踪。《王制》云：“执左道以乱政，杀。”宁无畏乎！繁之丑行，弃于当时，竟陷非辜，谅由素履。造为臣得礼，莅事非能；播居位取容，举人败事。皆非国器，咸历台司，失人者亡，国其危矣。

赞曰：玁、泌、造、播，俱非相材。国祲左道，梁生直哉！

卷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八十一

李勉 李皋子象古 道古

李勉，字玄卿，郑王元懿曾孙也。父择言，为汉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历皆以严干闻。在汉州，张嘉贞为益州长史、判都督事，性简贵，待管内刺史礼隔，而引择言同榻，坐谈政理，时人荣之。勉幼勤经史，长而沉雅清峻，宗于虚玄，以近属陪位，累授开封尉。时升平日久，且汴州水陆所凑，邑居庞杂，号为难理，勉与联尉卢成轨等，并有擒奸擒伏之名。

至德初，从至灵武，拜监察御史。属朝廷右武，勋臣恃宠，多不知礼。大将管崇嗣于行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于有司，肃宗特原之，叹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迁司膳员外郎。时关东献俘百余，诏并处斩，囚有仰天叹者，勉过问之，对曰：“某被胁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恶未殄，遭点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逆也。”肃宗遽令奔骑宥释，由是归化日至。克复西京，累历清要，四迁至河南少尹。累为河东节度王思礼、朔方河东都统李国贞行军司马，寻迁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观察使。勉以故吏前密县尉王晔勤干，俾摄南郑令，俄有诏处死，勉问其故，乃为权幸所诬。勉询将吏曰：“上方藉牧宰为人父母，岂以谰言而杀不辜乎！”即停

诏拘晬，飞表上闻，晬遂获宥，而勉竟为执政所非，追入为大理少卿。谒见，面陈王晬无罪，政事条举，尽力吏也。肃宗嘉其守正，乃除太常少卿。王晬后以推择拜大理评事、龙门令，终有能名，时称知人。

肃宗将大用勉，会李辅国宠任，意欲勉降礼于己。勉不为之屈，竟为所抑，出历汾州、虢州刺史，改京兆尹、检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都畿观察使。寻兼河南尹，明年罢尹，以中丞归西台，又除江西观察使。贼帅陈庄连陷江西州县，偏将吕太一、武日升相继背叛，勉与诸道力战，悉攻平之。部人有父病，以盂道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陇，或以告，曰：“为父禳灾，亦可矜也。”舍之。大历二年，来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简肃。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仍知国子监事，恃宠含威，天宪在舌。前尹黎干写心候事，动必求媚，每朝恩入监，倾府人吏具数百人之饩以待之。及勉莅职旬月，朝恩入监，府吏先期有请，勉曰：“军容使判国子监事，勉候太学，军容宜厚具主礼。勉忝京尹，军容倘惠顾府廷，岂敢不具蔬饌。”朝恩闻而衔之，因不复至太学，勉亦寻受代。

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等阻洞力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勉至，遣将李观与容州刺史王翊并力招讨，悉斩之，五岭平。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人吏诣阙请立碑，代

宗许之。十年，拜工部尚书。及滑亳永平军节度令狐彰卒，遗表举勉自代，因除之。在镇八年，以旧德清重，不严而理，东诸侯虽暴桢者，亦宗敬之。

十一年，汴宋留后田神玉卒，诏加勉汴州刺史、汴宋节度使。未行，汴州将李灵曜阻兵，北结田承嗣，承嗣使侄悦将锐兵戍之。诏勉与李忠臣、马燧等攻讨，大破之，悦仅以身免。灵曜北走，勉骑将杜如江擒之以献，代宗褒赏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镇汴州，而勉仍旧镇。忠臣遇下贪虐，明年为麾下所逐，诏复加勉汴宋节度使，移理汴州，余并如故。德宗嗣位，加检校吏部尚书，寻加平章事。建中元年，检校左仆射，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余如故。四年，李希烈反，以他盗为名，悉众来寇汴州。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谓其将曰：“希烈凶逆残酷，若与较力，必多杀无辜，吾不忍也。”遂潜师溃围，南奔宋州。诏以司徒平章事征。既至朝廷，素服请罪，优诏复其位，勉引过备位而已。无何，卢杞自新州员外司马除澧州刺史，给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贬未塞责，停诏执表，遂授澧州别驾。他日，上谓勉曰：“众人皆言卢杞奸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状乎？”对曰：“天下皆知其奸邪，独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时人多其正直，然自是见疏。累表辞位，遂罢知政事，加太子太保。贞元四年卒，年七十二，上颇愍悼之，册赠太傅，赠物有差，丧葬官给。

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属诗，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禄俸皆遗亲党，身没而无私积。其在大官，礼贤下士，终始尽心。以名士李巡、张参为判官，卒于幕，三岁

之内，每遇宴饮，必设虚位于筵次，陈膳执酌，辞色悽惻，论者美之。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贬也。”议者曰：“不然。当贼烈之始乱，其慄悍阴祸，凶焰不可当，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罚。况勉应变非长，援军莫至，又其时关辅已俶扰矣，人心已动摇矣。以文吏之才，当虎狼之队，其全师奔宋，非量力之耻也。与其坐受丧败，不犹愈乎！”

李皋，字子兰，曹王明玄孙，嗣王戡之子。少补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一载嗣封，授都水使者，三迁至秘书少监，皆同正。多智数，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郑氏以孝闻。

上元初，京师旱，米斗直数千，死者甚多。皋度俸不足养，亟请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无几，摄行州事。岁俭，州有官粟数十万斛，皋欲行赈救，掾吏叩头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当死，安暇禀命！若杀我一身，活数千人命，利莫大焉。”于是开仓尽散之，以擅贷之罪，飞章自劾。天子闻而嘉之，答以优诏，就加少府监。皋行县，见一媪垂白而泣，哀而问之，对曰：“李氏之妇，有二子：钧、镠，宦游二十年不归，贫无以自给。”时钧为殿中侍御史，镠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艺登科，名重于时。皋曰：“‘入则孝，出则悌，行有余力，然后可以学文。’若二子者，岂可备于列位！”由是举奏，并除名勿齿。改处州别驾，行州事，以良政闻。征至京，未召见，因上书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谪官道州，知皋事直，及为相，复拜衡州。初，皋为御史覆讯，惧貽太妃忧，竟出则素服，入则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为潮州，诡

词谓迁，至是复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闻。

建中元年，迁湖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杲贪残，有将王国良镇邵州武冈县，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危惧，因人所苦，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联岁不能下。皋授命日，乃曰：“驱疲甿，诛反侧，非所以奉圣朝事。”遣使遗国良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谗嫉，救误死而已。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杀将军耶！将军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捧书，且忧且喜，遣使请降，亦未必决。皋即日赴县受降，中道有候骑驰告曰：“国良军中有变，言降是诈也。”皋曰：“非尔辈所知。”遂留麾下兵，单骑假称使者，径入国良垒中。国良召使者入，皋遂大叫军中曰：“有人识曹王否？只我是。国良何不速降？”一军愕眙不敢动。适有识者走至，传呼曰：“是”。国良匍匐叩头请罪。皋执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备，散仓库，给兵士，令复农桑。有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建中二年，丁母艰，奉丧至江陵。会梁崇义反，乃授起复左卫大将军，复还湖南，寻加散骑常侍。李希烈反，迁江西道节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将吏而令曰：“尝有功未申者，别为行；有策谋及器能堪佐军者，别为行。”有裨将伊慎、李伯潜、刘旻皆自占，皋察其词气，验其有功，悉补大将。擢王锬委之中军，以马彝、许孟容为宾佐。缮甲兵，具战舰，将军二万余。初，伊慎将江西兵从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惧皋任之，乃阴遣遗之锁甲，又诈为慎书往复，置遗于境。上闻，即遣中使斩慎，皋表请舍令自效。会与贼夹

江为阵，中使又至，皋乃勉令以功自赎，赐之以所乘马及器甲，令将锋而先，皋率军继之，责其有功，果大破贼，斩首数百级，慎方得免罪。贼树堡栅于蔡山，皋度峻险不可攻，乃声言西取蕲州，理战舰，分兵傍南涯，与舟师溯江而上。贼以老弱守栅，引军循江随战舰，南北与皋兵相直。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令步兵登舟，顺流东下，不日拔蔡山。贼还救，间一日方至，大破之，因进拔蕲州，降其将李良，又取黄州，斩首千余，兵益振，舒王为元帅，加皋前军兵马使。

德宗居奉天，淮南节度陈少游强取盐铁钱，其使包佶以财币溯江，次于蕲口。时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蕲、黄，将绝江道。皋遣伊慎将七千众御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栅，相去才四里，列鼓角中栅。少诚至，分兵围之，部队未严，声鼓而三栅齐出奋击，不为行阵，贼乱，少诚败走，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五百户。上至梁州，进献继至。皋以上蒙尘于外，不敢居城府，乃于西塞山上游大洲屯军，从近县为军市，商货毕至。加工部尚书。驾还京师，又遣伊慎、王锬将兵围安州，州城阻浞水为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刘戒虚将步骑八千来援。皋命李伯潜分师迎击于应山，获戒虚及大将二、裨将二十，斩首千余。面缚戒虚等之城下，乃使人说之，贼曰：“得大将及宾佐一二人为信，当降。”皋乃使王锬、马彝绳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随州，皋令伊慎击于厉乡，大破之，复平静、白雁等关。希烈惧，乃戢兵。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节度等使，江汉倚皋为固。未几，李思登以随州降。凡下州四、县十七，大小十余阵，未尝败衄。淮西既

平，请护丧祔东都，上遣中使吊，赠父右仆射，母曹国太妃。葬毕来朝，诏还镇，出东都以拜墓，观者荣之。

先，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十数，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

初平希烈，吴少诚杀陈仙奇，上以襄、邓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等使，割汝、随隶焉。练兵积粮，市回鹘马益骑兵，堂大败以教士，少诚惮之。性勤俭，知人疾苦，设监司，能参听下，持将吏短长，赏罚必信。所至常平物价，贵则出卖之，给将吏廪俸，豪家不得擅其利。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进入内中。每遗人物，常自秤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绝吏之私。

初，扶风马彝未知名，皋始辟之，卒以正直称。汉阳王张柬之有林园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皋将买之，彝敛衽而言曰：“张汉阳有中兴功，今遗业当百代保之，王纵欲之，奈何令其子孙自鬻焉！”皋谢曰：“主吏失词，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闻此言！”以改过迁善、知人任下为己任，故宾从将佐多至大官。贞元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废朝三日，赠右仆射，赠吊有差，谥曰成。子象古、道古、复古。

象古自衡州刺史为安南都护。元和十四年，为杨清所杀，妻子支党无噍类焉。杨清者，代为南方酋豪，属象古贪纵，人心不附，又恶清之强，自驩州刺史召为牙门将，郁郁不快。无

何，邕管黄家贼叛，诏象古发兵数道共讨之，象古命清领兵三千赴焉。清与其子志烈及所亲杜士交潜谋回戈，夜袭安南，数日城陷，象古故及于害。朝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为都护，且招谕之。赦清，以为琼州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纳，复约束部署，刑戮僭虐，人无聊生。仲武使人谕其酋豪，数月间，归附继至，约兵七千余人，收其城，斩清及其子志贞，籍没其家。志烈与士交败，保于长州之凿溪，寻以所部兵来降。

道古登进士第，迁司门员外郎。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门，角赌之际，每伪为不胜而厚偿之，故当时有虚名，而嗜利者悉与之狎。历利、随、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观察为鄂、岳、沔、蕲、安、黄团练观察使，时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绰在镇无功，议将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皋之子，皋尝以江汉兵遏希烈之乱，威惠至今在人，复用其子，必能继美。”宪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镇，倍道而行，以数骑径入安州城。时公绰殊未意道古至，惶骇而出，家财多为所夺。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罗城，乃进围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帅妇人登城而呼，悬门窃发，分出其众，道古之众惊乱，为虜所杀。初，李听守安州，未尝退衄。及道古至，诬奏听，移去之，乃自帅兵出穆陵。士卒骄惰，赐给多阙，其度支供军钱，道古半以奉权幸，半以没己，人皆怨怒，不肯力战。贼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后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

元和十三年，入为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贪暴闻，慎终得罪，乃荐山人柳泌以媚于上。后又为左金吾卫将军。宪宗季年颇信方士，锐于服食，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湜

方谀媚固宠，道古言柳泌有道术，铸得进之，待诏翰林。宪宗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穆宗在东宫，扼腕于其事，及居丧，皆窜逐诛之。铸既贬责，授道古循州司马，终以服丹药，欧血而卒。

史臣曰：李勉、李皋，稟性端庄，处身廉洁，临民莅事，动有美声，可谓宗臣之英也。若夫治军旅，御寇戎，谋必臧，战必胜，则又勉不及皋远矣。道古便佞，奸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类也。

赞曰：我宗之英，曰皋与勉，才虽不同，道岂相远。

卷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八十二

李抱玉 李抱真 王虔休 卢从史 李
芑 李澄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抱玉少长西州，好骑射，常从军幕，沉毅有谋，小心忠谨。

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为偏裨，屡建勋绩，由是知名。二年，自特进、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迁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持节郑州诸军事兼郑州刺史、摄御史中丞、郑陈颍亳四州节度。时史思明陷洛阳，光弼守河阳，贼兵锋方盛，光

弼谓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若何？”光弼曰：“过期而救不至，任弃城也。”贼帅周挚领安太清、徐黄玉等先次南城，将陷之，抱玉乃给之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众大喜，敛军以俟之。抱玉因得缮完设备，明日，坚壁请战。贼怒欺给，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攻，杀伤甚众，挚军退。光弼自将于中泚城，挚舍南城攻中泚，不胜，乃整军将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战，大败之。固河阳，复怀州，皆功居第一，迁泽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擢为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加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抱玉上言：“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

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诸军溃卒及村闻亡命相聚为盗，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盗颇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领兵为五谷使招讨，连月不捷，乃诏抱玉兼凤翔节度使讨之。抱玉探知贼帅行止之处，先分屯诸谷，乃设奇潜使轻锐数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贼帅高玉方与诸偷会，遽为锐卒数十人掩擒之，因大搜获偷党，悉斩之，余党不讨自溃，旬日内五谷平。以功迁司空，余并如故。

时吐蕃每岁犯境，上以岐阳国之西门，寄在抱玉，恩宠无比，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节度使、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判梁州事，连统三道节制，兼领凤翔、潞、梁三大府，秩处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恳让司空及山南西道节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书。上嘉其谦让，许之。抱玉凡镇凤翔十余年，虽无破虏之功，而禁暴安人，颇

为当时所称。大历十二年卒，上甚悼之，辍朝三日，赠太保。

李抱真，抱玉从父弟也。抱玉为泽潞节度使，甚器抱真，任以军事，累授汾州别驾。当是时，仆固怀恩反于汾州，抱真陷焉，乃脱身归京师。代宗以怀恩倚回纥，所将朔方兵又劲，忧甚，召见抱真问状，因奏曰：“郭子仪领朔方之众，人多思之。怀恩欺其众，曰‘子仪为朝恩所杀’，诈而用之。今复子仪之位，可不战而克。”其后怀恩子瑒为其下所杀，怀恩奔遁，多如抱真策，因是迁殿中少监。居顷之，为陈郑、泽潞节度留后，抱真因中谢言曰：“臣虽无可取，当今百姓劳逸，系在牧守，愿得一郡以自试。”上许之，改授泽州刺史，兼为泽潞节度副使。居二年，转怀州刺史，复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凡八年。抱玉卒，抱真仍领留后。抱真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则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于是举部内乡兵，得成卒二万，前既不廩费，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天下称昭义军步兵冠诸军。无几，复代李承昭为昭义军及磁邢节度观察留后，加散骑常侍。

德宗即位，拜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支度营田、泽潞磁邢观察使。建中二年，田悦以魏博反，乃悉兵围邢州及临洺益急，诏河东节度使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与燧败悦兵于双冈，斩悦将杨朝光，又击破悦于临洺，遂

解临洺及邢州之围，以功加检校兵部尚书。复与燧大破悦于洹水，悦以数百骑走归魏州。复与燧围魏州，又败悦于城下，以功加检校右仆射。时悦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联兵救悦，抱真与燧等退次魏县。上幸奉天，中使告问至，诸将皆仰天恸哭。李怀光席卷奔命，马燧、李芑各引兵归镇。朱泚既污宫阙，时李希烈陷大梁，李纳亦反郢州。无何，上幸梁州，李怀光又窃据河中。抱真独于扰攘倾溃之中，以山东三州外抗群贼，内辑军士，群贼深惮之。

兴元初，迁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时朱滔悉幽蓟军，借兵回纥，拥众五万，南向以应泚，攻围贝州。初，群贼附于希烈，希烈僭伪，有臣属群贼意，群心稍离。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诏，悉赦群贼，抱真乃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合从击朱滔，武俊许之。时两军尚相疑，抱真乃以数骑径入武俊营。其将去也，宾客皆止之，抱真遣军司马卢玄卿勒军部分曰：“仆今日此举，系天下安危。仆死不还，领军事以听朝命，亦唯子；奋励士马，东向雪仆之耻，亦唯子。”言讫而去。武俊设备甚严，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窃大位，朱滔攻围贝州，此辈皆欲陵驾吾属。足下既不能自振数贼之上，舍九叶天子而北面臣反虏乎？乃者圣上奉天下罪己之诏，可谓禹、汤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因退卧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公死敌矣。”遂与结为兄弟而别，约明日合战，遂击破朱滔于经城，以功加检校司空，实封五百户。贞元初，朝于京师，居顷之，还镇。

抱真沉断多智计，尝欲招致天下贤俊，闻人之善，必令

持货币数千里邀致之；至与语无可采者，渐退之。时天下无事，乃大起台榭，穿池沼以自娱。晚节又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者，为抱真练金丹，给抱真曰：“服之当升仙”遂署为宾僚。数谓参佐曰：“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复梦驾鹤冲天，寤而刻木鹤、衣道士衣以习乘之。凡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将死，不知人者数日矣。道士牛洞玄以猪肪谷漆下之，殆死。病少间，季长复曰：“垂上仙，何自弃也！”益服三千丸，顷之卒。初，抱真久疾，好机祥，或令厌胜，为巫祝所惑，请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让司空，复为检校左仆射。贞元十年卒，时年六十二，废朝三日，赠太保，赙以布帛米粟有差。

抱真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丧不发。营田副使卢会昌令抱真从甥元仲经潜与緘谋，其明日，将吏会集，仲经诈为抱真令曰：“吾疾甚，不能莅职，今令緘掌军事，诸军善佐之。”节度副使李说及诸将吏俯首，皆曰：“诺”。须臾，緘盛服而出，众皆拜之，緘乃悉府藏颁赏军士。卢会昌仍诈为抱真表，请以职事付緘。翌日，又令诸将连奏请緘领军。上已闻真疾卒，乃遣中使第五守进驰传观变，且令以军事属于大将王延贵。守进至潞州，緘诈言抱真疾病，请见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造中使，左右皆陈兵，甚严备。中使谓緘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歿，令以兵务属延贵，侍御宜归发丧行服也。”緘愕然，出谓诸将曰：“有诏不许緘掌事，诸公意若何？”将吏莫有对者。緘惧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钥归监军。是日，乃发丧，毕一哭。中使召延贵，以口诏令视事，趣遣緘赴东都。元仲经逃于外，延贵捕得杀之。既归罪仲经，卢

会昌得不坐。緘初谋乱，遣裨将陈荣诈以文书告成德节度使王武俊，求假财帛，武俊大怒曰：“吾与汝府公善者，冀恭王命，非同恶也。今闻已亡，孰诈令其子而不俟朝旨耶？何敢告我，况有求也！”乃囚陈荣而遣使让緘焉。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贵。少涉猎书籍，乡里间以信义畏慕之，尤好武艺。大历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为将。久之，泽潞节度李抱真闻名，厚以财帛招之，累授兵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统兵马与诸将征讨河北，其双冈、水寨营等阵，虔休攻战居多，擢为步军都虞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赐实封百户。洎抱真卒，裨将元仲经等议立抱真子緘，军中扰乱，虔休正色言于众曰：“军州是天子军州，将帅阙，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异意！”军中服从其言，由是竟免溃乱。朝廷知而嘉之，以邕王为昭义节度观察大使，授虔休潞州左司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后，仍赐名虔休。号令安抚。军州大理。二岁，迁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泽潞磁邢洺观察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废朝三日，赠左仆射，赙以布帛米粟。

虔休性恭勤，俭省节用，管内州仓庾皆积粮储，可支军人数岁。又尝撰《诞圣乐曲》以进，其表曰：

臣闻于师，夫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音以知声，审乐以知政，则理道备矣。清明广大，终始周旋，与天地同其和，与四时合其序，岂止于钟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见开元中天长节著于甲令，每于是日海县欢娱，称万寿之无疆，乐一人之有庆，故能追尧接舜，迈禹逾汤，自

周已后，不能议矣。臣窃以陛下降诞之辰，未有惟新之曲。虽太和已布于六气，而大乐未宣于八音，无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阙。愚臣不揆顽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窃抃，忘寝与食久矣。适遇有知音者，与臣论及乐章，探微蹟奥，穷理尽性，臣乃遣造《继天诞圣乐》一曲。大抵以宫为调，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为德，知五运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气而足成一岁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凯登庸于朝也。所冀《云门》、《咸池》，永传于律吕，空桑、孤竹，合荐于宫悬，不闻沾漉之声，长作中和之乐。可使九域之人，顿忘于肉味；四夷之俗，皆播于薰风。与唐惟休，终古尽善。臣不胜恳款屏营之至，谨昧死陈献以闻。其所造谱，谨同封进。先时，有太常乐工刘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今《中和乐》起此也。

卢从史，其先自元魏已来，冠冕颇盛。父虔，少孤，好学，举进士，历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秘书监。从史少矜力，习骑射，游泽、潞间，节度使李长荣用为大将。德宗中岁，每命节制，必令采访本军为其所归者。长荣卒，从史因军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义军节度使。渐狂恣不道，至夺部将妻妾，而辩给矫妄，从事孔戡等以言直不从引去。前年丁父忧，朝旨未议起复，属王士真卒，从史窃献诛承宗计，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诏下讨贼，兵出，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令军士潜怀贼号，又高其刍粟之价，售于度支，讽朝廷求宰相；且诬奏诸军与贼

通，兵不可进。上深患之。

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将神策兵与之对垒，从史往往过其营博戏。从史沓贪好得，承璀出宝带、奇玩以炫耀之，时其爱悦而遗焉，从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谋，因戒承璀伺其来博，揖语，幕下伏壮士，突起，持棒出帐后缚之，内车中，驰以赴阙。从者惊乱，斩十数人，余号令乃定，且宣谕密诏，追赴阙庭。都将乌重胤素怀忠顺，乃严戒其军，众不敢动。会夜，使疾驱，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五年四月，制曰：

邪以蓄众，自致覆车；奸以事君，所宜用钺。故楚人告变，韩信患释于事先；蜀土征灾，钟会祸生于部下。况害深楚、蜀，功匪钟、韩，构此厉阶，布于公议。怀私负德，合置于严科；屈法申恩，尚从于宽典。前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卢从史，擢自裨将，居于大藩，不思报国之诚，每设徇身之计。比丁家祸，曾无戚容，行弃人伦，孝亏大性。属常山称乱，朝制未行，固愿兴师，苟求复位。刻期效用，请以身先；指日投诚，誓云独致。示于怀抚，推以信诚。排众论以释其苴麻，决中心而授之铁钺，委以重任，命之专征。章奏所陈，事无违者；恩光是贷，予何爱焉。而乃冒利蓄奸，隳政败度，成师既出，保敌而交通；邪计以行，临戎而向背。诸侯尽力而不应，遗寇游魂而是托。臣节既丧，恩岂念于生成；台位于求，礼顿亏于忠敬。肆其丑行，炽以凶威，至于逼胁军中，潜施贼号；陵污麾下，实玷皇风。货以藩身，虐而用众，士庶怨而罔恤，将校劳而不图。稟于陶钧，行

事至此，视于天地，负我何多，且辜覆载之仁，宁追神鬼之责。况顷年上请，就食山东，及遣旋师，不时恭命，致动其众，凯生其心，赖刘济抗忠正之辞，使邪竖绝迟回之计。加以遍毁邻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万变，心无耻愧，事至满盈。朕念以始终，务于含贷，所期悔过，岂谓逾凶。而昭义军忠节夙彰，义声昭著，发其众怒，叶以一心，顾大恶而不容，幸全躯而自免，宜从大戮，以正彝章。尚以曾列方隅，尝经任使，惜君臣之体，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乡，以解人神之愤。可贬驩州司马。呜呼！奸由事验，自开弃绝之门；祸实己招，岂漏恢疏之网。凡百多士，宜谅朕怀。

子继宗等四人并贬岭外。

李芑，字茂初，赵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迁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山南东道观察支使。严武为京兆尹，举为长安尉。李勉为江西观察使，署奏秘书郎、兼监察御史，为判官。永泰初，转兼殿中侍御史。

时宣、饶二州人方清、陈庄聚众据山洞，西绝江路，劫商旅以为乱。芑乃请于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谋。李勉然其计，以闻，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阳、饶州之至德置池州焉。芑摄行州事，无几，乃兼侍御史。居无何，魏少游代勉为使，复署奏检校虞部员外郎，赐金紫，为都团练副使。顷之，摄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忧，免丧，永平军节度李勉署奏检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为判官，寻摄陈州刺史。岁中，即值李灵曜反于汴州，勉署芑兼亳州防御使，

练达军事，兵备甚肃；又开陈、颍运路，以通漕挽。

德宗嗣位，授检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阳三城镇遏使。抚劳备至，资廩善者，必先军士。间一年，为节度使路嗣恭之副，加检校左庶子、河阳三城怀州节度观察使，以东畿汜水等五县隶焉。时河南北连大兵，诏益以神策、汝、陕之师。芑进收新乡、共城，遂围卫州。明年，诏与河东节度马燧等诸军破田悦于洹水，以功加检校兵部尚书，累封开郡王，实封一百户。进围悦于魏州，将符璘以精骑五百夜降，芑开营以纳之。明日，归璘于招讨使。上居奉天，敛军还。

兴元初，检校右仆射，无何，以疾固让罢归。芑将请告，谓所亲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厌兵革，然则天下城垒坚厚矣，戈铤铦利矣，以力胜之，则有得失，其可尽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镇之戴翼时主，宜先退让，贪权持禄，吾所不取也。吾既疾病，岂能言而不践乎！”乃手疏乞罢。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废朝一日，赠太子太保。

李澄，辽东襄平人，隋蒲山公宽之后也，居京兆。父镐，清江太守，以澄赠工部尚书。澄以武艺为偏将，累除试将作监，隶于江淮都统李峘。建中初，以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隶于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为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归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伪署尚书令，兼滑州永平军节度使。

兴元元年春，澄密令亲信人卢融间道赍表达于奉天，上嘉之，乃以帛诏藏于蜡丸中，加澄刑部尚书，兼汴州刺史、汴

滑节度观察使。澄秘而未宣，乃集州兵严加训习。希烈颇疑之，乃令养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变。希烈苦攻宁陵，邀澄率其众至石柱。澄令纵火焚营，而伪遁，诱六百人因惊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斩之以告。希烈不能穷诘焉。无凡，希烈遣其将翟晖等寇陈州，久之未复。是岁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己，又会中官薛盈珍持节且至，加检校兵部尚书，封武威郡王，赐实封五百户。澄乃乘势力焚贼旌节，誓众归国。及十一月，希烈既失澄，又闻翟晖大败，由是奔归蔡州。澄遽率众将复汴州，屯于城北门，恇怯不敢进。及宣武军节度使刘洽师至城东门，贼将田怀珍开关以纳之。翌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据子城。澄乃舍于浚仪县，两军将士，日有忿竞，不自安。会郑州贼将孙液通款于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阳军节度使李芑遣其将雍颢攻郑州，颢所过纵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纳之。颢怒攻液，清以众助之，杀登城者数十人，颢方引退，又焚阳武而归。澄乃出赴郑州，朝廷特授清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宁。

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检校左仆射、义成军郑滑许等州节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废朝一日，赠司空，赙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骑常侍归崇敬充吊祭使，所缘丧葬，并勒官给。澄实以八月癸未终，克宁秘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视事。其行军司马马铉不许，克宁阴遣杀之，乃墨经而出，加卒于城门，将为不顺。刘洽出师屯于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谕切至，由是克宁不敢妄发，然道路绝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贾耽代澄，克宁护丧将归，乃悉索府中财货，以夜出城，军

人从而剽夺，及明殆尽。澄枢至京师，又赐克宁庄一所、钱千贯、粟麦二千石。澄初封陇西郡公，进武威郡王，每上疏连称二封，颇为时人所哂。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孙。任侍御史，时杜亚为东都留守，恶大将令狐运，会盗发洛城之北，运适与其部下畋于北郊，亚意其为盗，遂执讯之，逮系者四十余人。监察御史杨宁按其事，亚以为不直，密表陈之，宁遂得罪。亚将逞其宿怒，且以得贼为功，上表指明运为盗之状，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狱大宜审，奏请覆之，命元素就决，亚迎路以狱成告。元素验之五日，尽释其囚以还。亚大惊，且怒，亲追送，马上责之，元素不答。亚遂上疏，又诬元素。元素还奏，言未毕，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尽词。”上又曰：“且去”。元素复奏曰：“一出不得复见陛下，乞容尽词。”上意稍缓，元素尽言运冤状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辩之！”后数月，竟得其真贼，元素由是为时器重，迁给事中。时美官缺，必指元素。迁尚书右丞。数月，郑滑节度卢群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镇郑滑，就加检校工部尚书，在镇称理。

元和初，征拜御史大夫。自贞元中位缺，久难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耸听。及居位，一无修举，但规求作相。久之，浸不得志，见客必曰：“无以某官散相疏也。”见属官必先拜，脂韦在列，大失人情。李锜为乱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数月受代，入拜国子祭酒，寻迁太常卿，转户部尚书、判度支。

元素少孤，奉长姊友敬加于人，及其姊歿，沉悲遽疾，上疏恳辞，从之。数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

泉公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惑，听谗遂出之，给与非厚。妻族上诉，乃诏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云‘妻王氏，礼义殊乖，愿与离绝’。初谓素有丑行，不能显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处置。访闻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是中情不和，遂至于此。胁以王命，当日遣归，给送之间，又至单薄。不唯王氏受辱，实亦朝情悉惊。如此理家，合当惩戒。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五千贯。”元和五年卒，赠陕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义之行，有唐之良将也。且如农隙教潞人之射，数骑入武俊之营，非有奇谋，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为药所误。王虔休不党僭命，有足可嘉；卢从史动多怀奸，自贻伊戚。芄则老也知足，澄则过而改图。元素为御史时，执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短。因缘七出，益露丑声，善少恶多，又何足算。

赞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将。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怀奸谋，芄将禄让。澄迷却行，素贪一响。吾谁与欺，岂如忠谅。

卷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八十三

李晟子愿 愬 昕 宪 凭 恕 基 王伋附

李晟，字良器，陇右临洮人。祖思恭，父钦，代居陇右为裨将。晟生数岁而孤，事母孝谨，性雄烈，有才，善骑射。年十八从军，身長六尺，勇敢绝伦。时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击吐蕃，有骁将乘城拒斗，颇伤士卒，忠嗣募军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发而毙，三军皆大呼，忠嗣厚赏之，因抚其背曰：“此万人敌也。”凤翔节度使高升雅闻其名，召补列将。尝击叠州叛羌于高当川，又击宕州连狂羌于罕山，皆破之，累迁左羽林大将军同正。广德初，凤翔节度使孙志直署晟总游兵，击破党项羌高玉等，以功授特进、试光禄卿，转试太常卿。大历初，李抱玉镇凤翔，署晟为右军都将。四年，吐蕃围灵州，抱玉遣晟将兵五千以击吐蕃，晟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乃请将兵千人疾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钟而还，吐蕃因解灵州之围而去。拜开府仪同三司。无几，兼左金吾卫大将军、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并总游兵。无何，节度使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兵败，晟率所部横击之，拔璘出乱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礼，令朝京师，代宗留居宿卫，为右神策都将。德宗即位，吐蕃寇剑南，时节度使崔宁朝京师，三川震恐，乃诏晟将神策兵救之，授太子宾客。晟乃逾漏天，拔

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虏乃引退，因留成都数月而还。

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将兵围临洺、邢州，诏以晟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合兵救临洺。寻加兼御史中丞。河东、昭义军攻杨朝光于临洺南，晟与河东骑将李自良、李奉国击悦于双冈，悦兵却，遂斩朝光。战于临洺，诸军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济，横击悦军，王师复振，击悦，大破之。三年正月，复以诸道军击败悦军于洹水，遂进攻魏州，以功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实封百户。无几，兼魏府左司马。时朱滔、王武俊联兵在深、赵，怒朝廷赏功薄，田悦知其可间，遣使求援，滔与武俊应之，遂以兵围康日知于赵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邢州，马燧大怒，欲班师。晟谓燧曰：“初奉诏进讨，三帅齐进。李尚书以邢州与赵州接壤，分兵守之，诚未为害，其精卒锐将皆在于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释然谢晟，燧乃自造抱真垒，与之交欢如初。

王武俊攻赵州，晟乃献状请解赵州之围，欲引兵赴定州与张孝忠合势，欲图范阳，德宗壮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军将军莫仁擢、赵光铎、杜季泚皆隶焉。晟自魏州引军而北，径趋赵州，武俊闻之，解围而去。晟留赵州三日，与孝忠兵合，北略恒州，围朱滔将郑景济于清苑，决水以灌之。田悦、王武俊皆遣兵来救，战于白楼。贼犯义武军，稍却，晟引步骑击破之，晟所乘马连中流矢。逾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惧，乃悉收魏博之众而来，复围晟军。晟内围景济，外与滔等拒战，日数合，自正月至于五月。会晟病甚，不知人者

数焉。军吏合谋，乃以马舆还定州，贼不敢逼。晟疾间，复将进师，会京城变起，德宗在奉天，诏晟赴难。晟承诏泣下，即日欲赴关辅。义武军间于朱滔、王武俊，倚晟为轻重，不欲晟去，数谋沮止晟军。晟谓将吏曰：“天子播越于外，人臣当百舍一息，死而后已。张义武欲沮吾行，吾当以爱子为质，选良马以啖其意。”乃留子凭以为婚。义武军有大将为孝忠委信者谒晟，晟乃解玉带以遗之，因曰：“吾欲西行，愿以为别。”陈赴难之意，受带者果德晟，乃谏孝忠勿止晟。晟得引军逾飞狐，师次代州，诏加晟检校工部尚书、神策行营节度使，实封二百户。晟军令严肃，所过樵采无犯。自河中由蒲津而军渭北，壁东渭桥以逼泚。时刘德信将子弟军救襄城，败于扈涧，闻难，率余军先次渭南，与晟合军。军无统一，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军，乃数其罪斩之。晟以数骑驰入德信军，抚劳其众，无敢动者。既并德信军，军益振。

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亦自河北赴难，军于咸阳，不欲晟独当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请与晟兵合，乃诏晟移军合怀光军。晟奉诏引军至陈涛斜，军垒未成，贼兵遽至，晟乃出阵，且言于怀光曰：“贼坚保宫苑，攻之未必克；今离其窟穴，敢出索战，此殆天以贼赐明公也！”怀光恐晟立功，乃曰：“召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讵可战耶？不如蓄锐养威，俟时而举。”晟知其意，遂收军入垒，时兴元元年正月也。每将合战，必自异，衣锦裘、绣帽前行，亲自指导。怀光望见恶之，乃谓晟曰：“将帅当持重，岂宜自表饰以啖贼也！”晟曰：“晟久在泾原，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识以夺其心耳。”怀光益不悦，阴有异志，迁延不进。晟因人说怀光曰：“寇贼窃据京

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庙略，属在明公。公宜观兵速进，晟愿以所部得奉严令，为公前驱，虽死不悔。”怀光益拒之。晟兵军于朔方军北，每晟与怀光同至城下，怀光军辄虏驱牛马，百姓苦之；晟军无所犯。怀光军恶其独善，乃分所获与之，晟军不敢受。

久之，怀光将谋沮晟军，计未有所出。时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怀光奏曰：“贼寇未平，军中给赐，咸宜均一。今神策独厚，诸军皆以为言，臣无以止之，惟陛下载处。”怀光计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己军，以挠破之。德宗忧之，欲以诸军同神策，则财赋不给，无可奈何，乃遣翰林学士陆贽往怀光军宣谕，仍令怀光与晟参议所宜以闻。贽、晟俱会于怀光军，怀光言曰：“军士禀赐不均，何以令战？”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弛张号令，皆得专之。晟当将一军，唯公所指，以效死命。至于增损衣食，公当裁之。”怀光默然，无以难晟，又不欲侵刻神策军发于自己，乃止。

怀光屯咸阳，坚壁八十余日，不肯出军，德宗忧之，屡降中使，促以收复之期。怀光托以卒疲，更请休息，以伺其便，然阴与朱泚交通，其迹渐露。晟惧为所并，乃密疏请移军东渭桥，以分贼势。上初未之许。晟以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所备。蜀、汉之路，不可壅也，请以裨将赵光铤为洋州刺史，唐良臣为利州刺史，晟子婿张戣为剑州刺史，各将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纳之，未果行。无何，吐蕃请以兵佐诛泚，上欲亲总六师，移幸咸阳，以促诸军进讨。怀光闻之大骇，疑上夺其军，谋乱益急。时郾坊节度李建徽、神策将杨惠元及晟，并与怀光联营，晟以事迫，会有中使过晟军，晟

乃宣令云：“奉诏徙屯渭桥。”乃结阵而行，至渭桥。不数日，怀光果劫建徽、惠元而并其兵，建徽遁免，惠元为怀光所害。是日，车驾幸梁州。时变生仓卒，百官扈从者十二三，骆谷道路险阻，储供无素，从官乏食，上叹曰：“早从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将张少弘自行在传口诏授晟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安众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长安宗庙所在，为天下本，若皆执羁勒，谁复京师？”乃浚城隍，缮兵甲，以图收复。晟以孤军独当强寇，恐为二贼之所并，乃卑词厚币，伪致诚于怀光，外示推崇，内为之备。时刍粟未集，乃令检校户部郎中张彧假京兆少尹，择官吏以赋渭北畿县。不旬日，刍粮皆足，晟乃大陈三军，令之曰：“国家多难，乱逆继兴，属车驾西幸，关中无主。予代受国恩，见危死节，臣子之分，况当此时，不能诛灭凶渠，以取富贵，非人豪也。渭桥横跨大川，断贼首尾，吾与公等戮力勤王，择利而进，兴复大业，建不世之功，能从我乎？”三军无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歔流涕。

是时，朱泚盗据京城，怀光图为反噬，河朔僭伪者三，李纳虎视于河南，希烈鸱张于汴、郑。晟内无货财，外无转输，以孤军而抗剧贼，而锐气不衰，徒以忠义感于人心，故英豪归向。戴休颜率奉天之众，韩游瑰治邠宁之师，骆元光以华州之兵守潼关，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盘，皆禀晟节度，晟军大振。怀光以休颜、游瑰从晟，益惧。晟又致书于怀光，谕以祸福，令破贼迎銮，以掩前过。怀光卒不悟，军众渐多离散，糗粮且竭，虏剽无所得，惧为晟所袭。三月，怀光自三原、富平东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冯翊入据河中。怀光将

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将，恶怀光之不臣，既至富平，结阵于军中，外向大呼而去，怀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数千人归晟，乃陈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检校工部尚书，威勇兼御史大夫。

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骆谷，谓浑瑊曰：“渭桥在贼腹内，兵势悬隔，李晟可办事乎？”瑊对曰：“李晟秉义执志，临事不可夺，以臣计之，破贼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浑瑊步将上官望自间道怀诏书加晟检校右仆射，兼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益实封三百户，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招讨使。晟承诏流涕。时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请驻蹕梁汉，系亿兆之心，图翦灭之势。若规小舍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武士谋臣无所施矣。”四月，有诏加晟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时京兆府司录李敬仲自京城来，谏议大夫郑云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张彧为副使，郑云逵为行军司马，李敬仲为节度判官，俾同主军画。又请以怀光旧将唐良臣保潼关，以河中节度授之；戴休颜守奉天，请以鄜坊节度授之；上皆从之。渭桥旧有粟十余万斛，度支先馈怀光军欲尽，晟又奏曰：“近畿虽乘兵乱，犹可赋敛，傥寇贼未灭，宿兵旷时，人废耕桑，又无储蓄，非防微制胜之术也。”上纳之。晟乃于畿甸率聚征赋，吏民乐输，守御益固，由是军不乏食。

神策军家族多陷于泚，晟家亦百口在贼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无忌之婿诣晟军，且曰：“公家无恙，城中有书闻。”晟曰：“尔敢与贼为间！”遽命斩之。时转输不至，盛夏军士或

衣裘褐，晟亦同劳苦，每以大义奋激士心，卒无离叛者。会将吏数辈自贼中逃来，言泚众携离可灭之状，士心益奋。先是，贼将姚令言及伪中丞崔宣咸使谍覘我军，为逻骑所得，拘送于晟，晟解缚，食而遣之，诫之曰：“尔报崔宣，善为贼守，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贼也！”

五月三日，晟引军抵通化门，耀武而还，贼不敢出。晨集将佐，图兵所向，诸将曰：“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后北清宫阙。”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狭，间以居人，若贼设伏格斗，百姓器溃，非计也。且贼重兵坚甲，皆在苑中，若自苑击其心腹，彼将图走不暇，如此则宫阙保安，市不易肆，计之上也。”诸将曰：“善”。乃移书浑瑊、骆元光、尚可孤，克期进军于城下。

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东渭桥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以薄京城。晟临高指麾，令设壕栅以候贼军。俄而贼众大至，贼骁将张庭芝、李希倩逼栅求战，晟谓诸将曰：“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勒吴诜、康英俊、史万顷、孟涉等纵兵击之。时华州营在北，兵少，贼并力攻之，晟遣李演、孟华以精卒救之。中军鼓噪，演力战，大破之，乘胜入光泰门；再战，又败之，僵尸蔽地，余众走入白华，夜闻恸哭之声。

翌日，将复出师，诸将请待西军至，则左右夹攻。晟曰：“贼既伤败，须乘胜扑灭，若俟其有备，岂王师之利耶！如待西军，恐失机便。”二十八日，晟大集诸将骆元光、尚可孤，兵马使吴诜、王佖，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万顷，神策将孟涉、康英俊，华州将郭审金、权文成，商州将彭元俊等，号令誓师毕，陈兵于光泰门外。乃使王佖、李演率骑军，史万

顷领步卒，直抵苑墙麋村。最先是夜使人开苑墙二百余步，至是贼已树木栅之，贼倚栅拒战。晟叱军士曰：“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万顷惧，先登，拔栅而入，王佖骑军继进，贼即奔溃，获贼将段诚谏，大军分道并入，鼓噪雷动。姚令言、张庭芝、李希倩犹力捍官军，晟令决胜军使唐良臣、兵马使赵光铤、杨万荣、孟日华等步骑齐进，贼军阵成而屡北。战十余合，乘胜驱蹙，至于白华。忽有贼骑千余出于官军之背，晟以麾下百余骑驰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闻之惊溃，官军追斩，不可胜计。朱泚、姚令言、张庭芝尚有众万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余凶党相率来降。是日，晟军入京城，勒兵屯于含元殿前，晟舍于右金吾仗，仍号令诸军曰“晟实不武，上凭睿算，下赖士心，幸得歼厥凶渠，肃清宫禁，皆三军之力也。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则非伐罪吊人之义也。晟与公等各有家室，离别数年，今已成功，相见非晚，五日内不得辄通家信，违命者斩。”乃遣京兆尹李齐运、摄长安令陈元众、摄万年令韦上伋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毫无所犯。尚可孤军人有擅取贼马者，晟大将高明曜虏贼女妓一人，司马伾取贼马二匹，晟皆立斩之，莫敢忤视。士庶无不感悦，咸歔歔流涕，远坊居人，亦有经宿方知者。二十九日，令孟涉屯于白华，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晟自屯于安国寺。是日，斩贼将李希倩等八人，徇于市。

六月四日，晟破贼露布至梁州，上览之感泣，群臣无不陨涕，因上寿称万岁，奏曰：“李晟虔奉圣谟，荡涤凶丑。然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惊宗庙，不易市

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百官拜贺而退。是日，晟斩伪相李忠臣、张光晟、蒋镇、乔琳、洪经纶、崔宣等，又表守臣节不屈于贼者程镇之、刘乃、蒋沆、赵晔、薛岌等。

晟初屯渭桥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宾介或劝曰：“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当死节，垂象玄远，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谓参佐曰：“前者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军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尝闻五纬盈缩无准，晟惧复来守岁，则我军不战而自溃。”参佐叹服，皆曰：“非所及也。”寻拜晟司徒，兼中书令，实封一千户。

晟综理以备百司，令大将吴诜将兵三千至宝鸡清道，晟又请至凤翔迎扈，不许。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兴元，浑瑊、韩游瓌、戴休颜以其兵扈从，晟与骆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时元从禁军及山南、陇州、凤翔之众，步骑凡十余万，旌旗连亘数十里，倾城士庶，夹道欢呼。晟以戎服谒见于三桥，上驻马劳之。晟再拜稽首，初贺元恶殄灭，宗庙再清，宫闱咸肃，抃舞感涕，跪而言曰：“臣忝备爪牙之任，不能早诛妖逆，至銮舆再托。及师于城隅，累月方殄贼寇，皆臣庸懦不任职之责，敢请死罪。”伏于路左。上为之掩涕，命给事中齐映宣旨，令左右起晟于马前。是月，御殿大赦，赠晟父钦太子太保，母王氏赠代国夫人，赐永崇里第及泾阳上田、延平门之林园、女乐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帐酒饌，赐教坊乐具，鼓吹迎导，宰臣节将送之，京师以为荣观。上思晟勋

力，制纪功碑，俾皇太子书之，刊石立于东渭桥，与天地悠久，又令太子书碑词以赐晟。

晟以泾州倚边，屡害戎帅，数为乱阶，乃上书请理不用命者，兼备耕以积粟，攘却西蕃，上皆从之。诏以晟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仍充陇右泾原节度，兼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凤翔军乱，杀其帅张镒，立小将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请以楚琳俱往凤翔，将诛之，上以初复京师，方安反侧，不许。八月，晟至凤翔，理杀张镒之罪，斩王斌等十余人。初，朱泚乱时，泾州亦杀其帅冯河清，立别将田希鉴，方属播迁，不遑讨伐，以泾帅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祸，皆起泾州，且其地逼西戎，易为反覆。希鉴凶徒，将校骄逆，若不惩革，终为后患。”从之。晟至凤翔，托以巡边，至泾州，希鉴迎谒，于坐执而诛之，并诛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余人，具事以闻。上曰：“泾州乱逆泉薮，非晟莫能理之。”还镇，表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转东徙，自弃之耳。且土无丝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岂有已乎！”乃倾家财以赏降者，以怀来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于坐，衣以锦袍、金带以宠异之。蕃人皆相指目，荣羨息曩。

蕃相尚结赞颇多诈谋，尤恶晟，乃相与议云：“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乃行反间，遣使因马燧以请和，既和，即请盟，复因盟以虜瑊，因以卖燧。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结赞之计，乃大兴兵入陇州，抵凤

翔，无所虏掠，且曰：“召我来，何不以牛酒犒劳？”徐乃引去，持是间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将王佖选锐兵三千，设伏于汧阳，诫之曰：“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节度，果遇结赞。及出奋击，贼皆披靡，佖军不识结赞，故结赞仅而获免。十月，晟出师袭吐蕃摧沙堡，拔之，斩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结赞数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师，奏曰：“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又扶晟议，请调军食以给晟，命将击之。上方厌兵，疑将帅生事邀功。会滉卒，张延赏秉政，与晟有隙，屡于上前间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赏欲用刘玄佐、李抱真，委以西北边事，俾立功以压晟，德宗竟纳延赏之言，罢晟兵柄。三年三月，册拜晟为太尉、中书令，奉朝请而已。其年闰五月，浑瑊与尚结赞同盟于平凉，果为蕃兵所劫，瑊单马仅免，将吏皆陷。六月，罢河东节度使马燧为司徒，尽中尚结赞之谋。

晟既罢兵权，朝谒之外，罕所过从。有通王府长史丁琼者，亦为张延赏所排，心怀怨望，乃求见晟言事，且曰：“太尉功业至大，犹罢兵权，自古功高，无有保全者。国家倘有变故，琼愿备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图之。”晟怒曰：“尔安得不祥之言！”遽执琼以闻。四年三月，诏为晟立五庙，以晟高祖芝赠陇州刺史，曾祖嵩赠泽州刺史，祖思恭赠幽州大都督。庙成，官给牲牢、祭器、床帐，礼官相仪以祔焉。

五年九月，晟与侍中马燧见于延英殿，上嘉其勋力，诏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荡涤，扫隋季之荒屯，体元御极，

作人父母；则亦有熊黑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经纶，参翊缔构，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贞，王业既成，太阶既平；乃图厥容，列于斯阁，懋昭绩效，式表仪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来裔，君臣之义，厚莫重焉。贞元己巳岁秋九月，我行西宫，瞻宏阁崇构，见老臣遗像，颀然肃然，和敬在色，想云龙之叶应，感致来之艰难。睹往思今，取类非远。且功与时并，才为代生，苟蕴其才，遇其时，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则桓彦范等著其辅戴之绩；在玄宗，则刘幽求等申翼奉之勋；在肃宗，则郭子仪扫殄氛祲；今则李晟等保宁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复宗社。订之前烈，夫岂多谢，阙而未录，孰谓旌贤。况念功纪德，文祖所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后，各图其像于旧臣之次，仍令皇太子书朕是命，纪于壁焉。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后来者尚揖清颜，知元勋之不朽。”复命皇太子书其文以赐晟，晟刻石于门左。

初，晟在凤翔，谓宾介曰：“魏征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对曰：“此搢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行军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备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叔度惭而退。故晟为相，每当上所顾问，必极言匪躬。尽大臣之节。性沉默，未尝泄于所亲。临下明察，每理军，必曰某有劳，某能其事，虽厮养小善，必记姓名。尤恶下为朋党相构，好善嫉恶，出于天性。尝有恩者，厚报之。初，谭元澄为岚州刺史，尝有恩于晟，后坐贬于岳州；比晟

贵，上疏理之，诏赠元澄宁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抚待勤至，皆为成就宦学，人皆义之。理家以严称，诸子侄非晟昏不得谒见，言不及公事，视王氏甥如己子。尝正岁，崔氏女归省，未及阶，晟却之曰：“尔有家，况姑在堂，妇当奉酒醴供馈，以待宾客。”遂不视而遣还家，其达礼敦教如此。贞元九年八月薨，时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废朝五日，令百官就第临吊，命京兆尹李充监护丧事，官给葬具，赙赠加等。比大敛，上手书致意，送柩前，曰：

皇帝遣宫闈令第五守进致旨于故太尉、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之灵曰：“天祚我邦，是生才杰，稟阴阳之粹气，实山岳之降灵。弘济患难，保佐王室；扫荡氛祲，廓清上京。忠诚感于人神，功业施于社稷，匡时定乱，实赖元勋。洎领上台，克谐中外，訏谟帝道，叶赞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迨，情所亲重，义无间然。方期与国同休，永为邦翰。比婴疾恙，虽历旬时，日冀痊愈，重期相见，弼予在位，终致和平。岂图药餌无征，奄至薨逝，丧我贤哲，亏我股肱，天不慙遗，痛惜何极，呜呼！大厦方构，旋失栋梁；巨川未济，遂亡舟楫。君臣之义，追恻益深，循省遗章，倍增感切。卿一门胤嗣，朕必终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教训，朕之志义，岂忘平生？纵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见朕深心，今卿与朕长乖，方冀知朕诚志。无以为念，发言涕零，是用躬述数行，贵写所怀得尽。临纸遣使，不能饰词，魂而有知，当体朕意。

册赠太师，谥曰忠武。晟薨后，城盐州，复盐池，上赐

宰臣新盐，惻然思晟，乃令致盐于灵座。又时遣中使至晟第存抚诸子，教戒备至，闻愿等有一善，上喜形于色。眷遇始终，无与晟比。

元和四年，诏曰：“夫能定社稷，济生人，存不朽之名，垂可久之业者，必报以殊常之宠，待以亲比之恩，与国无穷，时惟茂典。故奉天定难功臣、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赠太师李晟，间代英贤，自天忠义，迈济时之宏算，抱经武之长材，贯以至诚，协于一德，尝遭屯难之际，实著戡定之功。鲸鲵既歼，宫庙斯复，眷兹勋伐，则既褒崇。永言天步之夷，载怀邦杰之力，思加崇于往烈，爰协比于后昆，睦以宗亲，将予厚意。其家宜令编附属籍。晟配飨德宗庙庭。”

晟十五子：侗、伷、偕，无禄早世；次愿、聪、总、愁、凭、恕、宪、懋、懿、听、恭、愍、聪、总官卑而卒，而愿、懋、听最知名。

愿，幼谦谨寡过，晟立大勋，诸子犹无官，宰相奏陈，德宗即日召愿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上柱国。旧制，勋至上柱国，赐门戟，即令赐愿，乃与父并列荣戟于门。九年，丁父忧。十二年，服闋，德宗召见愿等于延英，惘然久之曰：“朕在宫中，常念卿等，追怀勋德，何日忘之。又闻卿等居丧得礼，朕甚嘉之。”各赐衣一袭、绢三千匹。愿依前授太子宾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寻转左卫大将军。元和元年八月，检校礼部尚书，兼夏州刺史、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威令简肃，甚得绥怀之术。客有亡马者，以状告愿，愿以状榜于路，悬金以购之。不三日，所亡马系之榜下，仍置书一缄曰：“马

逸及群，不时告，罪当死，敢以良马一匹赎罪，并亡马谨纳于路。”愿付客亡马而纵其良马。境内严肃，多如此类。转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到镇，以青、郛不恭，奉命讨伐，屠城下邑，捷奏屡闻。无何，有疾，以其弟愬代为徐帅，入为刑部尚书。疾愈，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然自是颇怠于为理，无复素志，声色之外，全不介怀。

长庆二年二月，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先是，张弘靖为汴帅，以厚赏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门内数百口，仰给官司，不恤军政，赏赉不及弘靖时，而以威刑驭下。又令妻弟窦缓将亲兵，缓亦骄傲黷货，以是群情聚怨。是岁七月四日夜，牙将李臣则、薛志忠、秦邻等三人宿直，突入窦缓帐中，斩缓首以徇。愿闻有变，与左右数人露发而走，登子城北楼，悬缢而下，由水窦而出。比晓，行十数里，遇野人驱驴，夺而乘之，得至郑州。愿妻窦氏死于乱兵之手，子三人匿而获免，仆妾为军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将李齐为留后，以邀旄钺，月余，方诛之。愿坐贬随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勋，终不加罪，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长庆四年六月，复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结托权幸，厚行赂遗，赋入随尽，军府萧然，赖遽疾终，不尔，蒲人必有更变。宝应元年六月卒，赠司徒。

愬以父荫起家，授太常寺协律郎，迁卫尉少卿。愬早丧所出，保养于晋国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缞，号哭不忍，晟感之，因许服缞。既练，丁父忧，愬与仲弟宪庐于墓侧，德宗不许，诏令归第。居一宿，徒跣复往，上知

不可夺，遂许终制。服阕，授右庶子，转少府监、左庶子。出为坊、晋二州刺史。以理行殊异，加金紫光禄大夫。复为庶子，累迁至太子詹事，宫苑闲廊使。

愬有筹略，善骑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讨蔡州吴元济。七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败，又命袁滋为帅，滋亦无功。愬抗表自陈，愿于军前自效。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随、唐、邓节度使。兵士摧败之余，气势伤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肃军阵，不齐部伍。或以不肃为言，愬曰：“贼方安袁尚书之宽易，吾不欲使其改备。”乃给告三军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军众信而乐之。愬又散其优乐，未尝宴乐，士卒伤痍者，亲自抚之。贼以尝败高、袁二帅，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惮者，不甚增其备。愬沉勇长算，推诚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势，出贼不意。居半岁，知人可用，乃谋袭蔡，表请济师。诏河中、鄜坊骑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缉器械，阴计戎事。尝获贼将丁士良，召入与语，辞气不挠，愬异之，因释其缚，置为捉生将。士良感之，乃曰：“贼将吴秀琳总众数千，不可遽破者，用陈光洽之谋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从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吴秀琳以文成栅兵三千降。愬乃径徙之新兴栅，遂以秀琳之众攻吴房县，收其外城。初，将攻吴房，军吏曰：“往亡日，请避之。”愬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及战，胜捷而归。贼以骁骑五百追愬，愬下马据胡床，令众悉力赴战，射杀贼将孙忠宪，乃退。或劝愬遂拔吴房，愬曰：“取之则合势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

初，吴秀琳之降，愬单骑至栅下与之语，亲释其缚，署为衙将。秀琳感恩，期于效报，谓愬曰：“若欲破贼，须得李祐，某无能为也。”祐者，贼之骑将，有胆略，守兴桥栅，常侮易官军，去来不可备。愬召其将史用诚诫之曰：“今祐以众获麦于张柴，尔可以三百骑伏旁林中，又使摇旆于前，示将焚麦者。祐素易我军，必轻而来逐，尔以轻骑搏之，必获祐。”用诚等如其料，果擒祐而还。官军常苦祐，皆请杀之，愬不听，解缚而客礼之。愬乘间常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而语，或至夜分。忠义，亦降将也，本名宪，愬致之。军中多谏愬，愬益宠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为突将，愬自教习之。愬将袭元济，会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沟塍溃溢，不可出师。军吏咸以不杀祐为言，简翰日至，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愬无以止之，乃持祐泣曰：“岂天意不欲平此贼，何尔一身见夺于众口！”愬又虑诸军先以谤闻，则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师，先表请释，且言：“必杀祐，则无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诏释以还愬，乃署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略无猜闲。又改为六院兵马使。旧军令，有舍贼谍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

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冠诸军，贼悉以精卒抗光颜。由是愬乘其无备，十月，将袭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郑澥告师期于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愬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栅，众请所向，愬曰：“东六十里止。”至贼境，曰张柴寨，尽杀其戍卒，令军士少息，缮羁勒甲冑，发刃彀弓，复建旆而出。是日，阴晦雨雪，大风裂旗旆，马栗而不能跃，士卒苦寒，抱

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泽梁迳险夷，张柴已东，师人未尝蹈其境，皆谓投身不测。初至张柴，诸将请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诸将失色。监军使哭而言曰：“果落李愬计中！”愬不听，促令进军，皆谓必不生还，然已从愬之令，无敢为身计者。愬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其夜冻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断朗山路。自张柴行七十里，比至悬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击之，以杂其声。贼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坎墉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登其门，留击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济外宅。蔡吏告元济曰：“城已陷矣。”元济曰：“是洄曲子弟归求寒衣耳。”俄闻愬军号令将士云：“常侍传语。”乃曰：“何常侍得至于此？”遂驱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进诚以兵环而攻之。愬计元济犹望董重质来救，乃令访重质家安恤之，使其家人持书召重质。重质单骑而归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礼待之。田进诚焚子城南门，元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乃槛送京师。其申、光二州及诸镇兵尚二万余人，相次来降。

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其为元济执事帐下厨廐之间者，皆复其职，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场以待裴度。翌日，度至，愬具橐鞬候度马首。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礼受愬迎谒，众皆耸观。明日，愬军还于文成栅。十一月，诏以愬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等使、上柱国，封凉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五百户，一子五品正员。

宪宗有意复陇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凤翔陇右节度使，仍诏路由阙下。愬未发，属李师道再叛，诏田弘正、义成、宣武等军讨之，乃移愬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换岐、徐二镇，旬日间再践父兄之任。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时蔡将董重质贬春州司户，愬上表请恕重质赐之，堪于军前驱使，即诏征还送武宁军，愬乃署为牙将。愬破贼金乡，凡十一战，擒贼将五十，俘斩万计。淄青平，将有事燕、赵。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使，仍赐兴宁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镇州。愬至潞州，四月，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使。长庆元年，幽、镇复乱，愬闻之，素服以令三军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圣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爱人，使理镇、冀。且田公出于魏，抚师七年，一旦镇人不道，敢兹残害，以魏为无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报？”众皆恸哭。又以玉带、宝剑与牛元翼，遣使谓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剑立大勋，吾又以此剑平蔡寇，今镇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剑及带令于军中，报之曰：“愿以众从，竭其死力”。方有制置，会疾作，不能治军，人违纪律，功遂无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归东都。是年十月，卒于洛阳，时年四十九。穆宗闻之震悼，赙赠加等，赠太尉。

始，晟克复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复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勋，虽昆仲皆领兵符，而功业不侔于愬，近代无以比伦。加以行己有常，俭不违礼，弟兄席父勋宠，率以仆马第宅相矜，唯愬六迁大镇，所处先人旧宅一院而已。晚岁忽

于取士，辟请不得其人，至使吏缘为奸，军政不肃，物论稍减，惜哉！

听七岁，以荫授太常寺协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为致敬，听令鞭之见血，父晟奇之。后随吐突承璀讨王承宗，为神策行营兵马使。时昭义卢从史持两端，无心讨贼，承璀用听计，擒从史以献。转左骁卫将军、兼御史中丞。出为安州刺史，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讨吴元济，军中动静，悉用听谋，军声遂振。元和中，讨李师道，听为楚州刺史，统淮南之师。郢人素易淮军，听潜训练，出其不意，趋海州，据险要，破沐阳兵，降朐山戍，怀仁、东海两城望风乞降，山东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夏绥银宥节度使。十五年六月，改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就加检校工部尚书。

初，听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宗在东宫，令近侍讽听献之，听以职总亲军，不敢从。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廷，太原与二镇接境，方议易帅，宰臣进拟，上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长庆二年二月，授检校兵部尚书、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代裴度。四年七月，转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大和二年，讨李同捷。时魏博行营将丁志沼潜结沧、镇，擅回戈攻其帅史宪诚。诏听帅师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镇州，为王庭凑所杀，听遂凯旋，以功封凉国公，授一子五品官。王庭凑再违朝旨，诏听以全师屯贝州。路由魏州，史宪诚惧听见袭，衷甲郊迎，候吏密白听，乃令兵士匿刀囊弓，休于野外，魏人遂安。后宪

诚欲入觐，竭其府库，魏人怨之，杀宪诚，衙军立其大将何进滔。诏听兼领魏博节度使，将兵北渡，魏人不纳听，乘城拒守，乃屯兵馆陶。魏兵遽袭，听不为备，其军大败，无复部伍，昼夜奔走，仅而获免，丧师过半，輜车兵仗并皆委弃。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弹之曰：

臣闻赏罚不立，无以示天下；是非一贯，莫能建大中。窃见义成军节度使李听，昨者资其承藉，委以统戎，俾代宪诚，付之雄镇。总二万虎貔之旅，位极宠荣；兼两藩节制之权，心无报效。况陛下授以神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克日先定。而听拥旄观望，按甲迁延，荧惑人心，逗挠军政。遂使宪诚陷于屠戮，乱众肆其奸凶，失六郡于垂成，固危巢于已覆。委贝州而不守，烧劫无遗；望浅口而疾驱，狼狈就道。自图苟免，不吝苞羞，蔑弃朝章，有同儿戏。魏州之乱，职听之由，论其负恩，万死犹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斩于关门；高霞寓唐邓破伤，投诸遐裔；浑瑊节制易定，将战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进而凶渠尚在。或亲当矢石，或躬历艰危，势屈贼锋，竟申朝典，未曾贷法，必震皇威。今李听罪状夙闻，中外愤惋，比之常清等辈，万万过之。若陛下犹示含弘，不置极法，臣等恐宪章坠地，天下寒心。伏请付法。

上不之罪，罢兵柄，为太子少师。

听颇赂遗权幸以为援，居无何，复检校司徒，起为邠宁节度使。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坏，听曰：“帅臣凿凶门而出，岂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无变

异。大和六年，转武宁军节度使。时听有苍头为徐州将，不欲听至，听先使亲吏慰劳徐人，为苍头所杀。听不敢进，固以疾辞，用为太子太保。七年，出守凤翔，时人荣之。九年，改陈许节度，未至镇，复除太子太保分司。开成元年，出为河中尹、河中晋慈隰节度使。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岁十月卒，时年六十一，赠司徒。

听十领节旌，所不至者三镇。莅官苛细，好将迎遗赂，故急于聚敛，穷极侈欲。位至一品，竟终牖下，非西平之遗德，焉能及此乎！

宪，晟第五子。晟十子，宪、慆最仁孝。及长，好儒术，以礼法修整，起家太原府参军、醴泉县尉。于岷镇襄阳，辟为从事。时吴少诚据淮西，独惮岷之威，当时咸以宪谋画致之。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宪为从事，授卫州刺史，迁绛州，所至以理行称。入为宗正少卿，迁光禄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回鹘，命金吾大将军胡证充送公主使，命宪副之。使还，献《入蕃道里记》，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太府卿。出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大和二年，转岭南节度使。宪虽勋伐之家，然累历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绩流闻。性本明恕，尤精律学，屡详决冤狱，活无罪者数百人。以能入官，官无败事，士君子多之。大和三年八月卒，时年五十六。

凭累历诸卫大将军，恕太子洗马，并以荫授官，累迁至少卿监。基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奢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基为定州司法参军。

王侁，晟之甥。雄武善骑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师，侁无役不从。朱泚之乱，晟攻贼于光泰门，贼锋尚劲，侁与兵马使李演逾苑墙血战，败贼前锋，诸军方振，论功为神策将。吐蕃之寇泾原，侁伏卒击尚结赞，几获，由是深为吐蕃所畏。晟视侁恩宠与愿、慤不殊，给与过之。晟既为张延赏媒孽罢兵权，亦不用侁为将帅，入为左卫上将军。元和中，愿、慤兄弟在方镇，侁检校工部尚书、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灵盐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于河壩，先贮材木，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侁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围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边上至今为恨。长庆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器伟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将帅之风，见义能勇，听受不疑，忠于事君，长于应变，诚一代之贤将也。观恒山之役，立谈释二帅之憾；泾师之乱，号哭赴奉天之危，可不为忠义乎！对白华之进军，知平凉之必诈，沮星变之议，移渭桥之军，可不为应变乎！解带结孝忠之心，请婚释延赏之怨，嫉恶有楚琳之请，惩乱行希鉴之诛，可不为明于决断乎！而德宗皇帝听断不明，无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谗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权，丁琮之言，诚堪太息。虽龊龊刻渭桥之石，区区赐烟阁之铭，亦何心哉！作善遗庆，诸子俱才，元和平贼之功，听、慤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终，道家所忌之谈，李氏以善胜矣。

赞曰：桓桓太师，义勇天资。运钟祸乱，力拯颠危。慤事章武，诛蔡平齐。凌烟画图，父子为宜。

卷一百三十四

列传八十四

马燧子畅 燧兄炫 浑瑊子镐 铔

马燧，字洵美，汝州郾城人，其先自右扶风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钤卫仓曹。父季龙，尝举明《孙》、《吴》，倜傥善兵法，官至岚州刺史、幽州经略军使。燧少时，尝与诸兄读书，乃辍卷叹曰：“天下将有事矣，丈夫当建功于代，以济四海，安能矻矻为一儒哉！”燧姿度魁异，长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略，该涉群书，尤善兵法。

安禄山反，俾光禄卿贾循守范阳。燧说循曰：“禄山负恩首乱，虽陷洛城，必当夷灭。公盍建不代之功，诛其逆将向润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禄山西不能入关，则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虽善之，计不时决，事泄，禄山果遣韩朝阳来召循。朝阳至范阳，与循语，阴伏壮士以弓弦缢杀之。燧脱身走西山，隐者徐遇匿之。逾月，间行归平原。平原不守，复走魏郡。

宝应中，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奏赵城尉。是时回纥大军还国，恃复东都之功，倔强恣睢，所过或虏掠廩粟，供饬小不如意，恣行杀害。抱玉具供办，宾介皆惮不敢行，燧自赞请主邮驿。比回纥至，则先赂其渠帅，与明要约，回纥乃授燧旗帜为识，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给左右厮役，小违令，辄杀之。回纥相顾失色，虏涉其境，无敢暴掠。抱玉益

奇之。燧因说抱玉曰：“属者与回纥言，燧得其情。今仆固怀恩恃功树党，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于怀恩，其子瑒佻勇不义。以燧度之，将必窥太原西山以为乱，公宜深备之。”无何，怀恩果与太原都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其帅辛云京觉之，斩竭诚，固城自守，怀恩遣其子瑒率兵围之。初，回纥北归，遣其将安恪、石常庭将兵数百及诱募附丽者复数千人以守河阳，东都所虏掠重货，悉积河阳。是时，怀恩遗薛嵩自相、卫馈粮以绝河津。抱玉令燧诣薛嵩说之，嵩乃绝怀恩从顺。署秦左武卫兵曹。历太子通事舍人，迁著作郎、营田判官。无几，迁秘书少监、兼殿中侍御史，为节度判官、承务郎，迁郑州刺史。燧乃劝课农田，总其户籍，岁一税之，州人以为便。大历四年，改怀州刺史。乘乱兵之后，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务修教化，将吏有父母者，燧辄造之施敬，收葬暴骨，去其烦苛。至秋，界中生穠谷，人颇赖之。

抱玉移镇凤翔，以汧阳被边，署奏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广二百余步，上连峻山，山与吐蕃相直，虏每入寇，皆出于此。燧乃按行险易，立石种树以塞之，下置二门，设篱橹，八日而功毕。会抱玉入觐，与燧俱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见，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御水陆运使。

大历十年，河阳三城兵乱，逐镇将常休明，以燧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河阳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将李灵耀反，因据州城，绝运路，以邀节制。代宗务姑息人，因授灵耀汴、宋等八州节度留后。灵耀不受命。乃潜结魏博；田

承嗣乃遣兄子悦将兵援灵耀，破永平军将刘洽。诏燧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合军讨灵耀。忠臣惧贼，焚庐舍西走。燧劝其还兵，请为前锋，击破田悦，进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引军行汴北，又败灵耀将张清于西梁固。灵耀选锐兵八千，号为“饿狼军”；燧独引军击破之，进至浚仪。是时，河阳兵冠诸军。承嗣又遣悦将兵二万救灵耀，破永平军将杜如江，略曹州，又败李正己游军，击走刘洽、长孙全绪等军，乘胜去汴州一舍，方阵而进。忠臣会宋州、淮南、浙西兵，与战不利，请救于燧，燧引四千人作为奇兵击破之，田悦匹马遁去。灵耀知悦败，明日以百骑夜走，汴州悉降，燧让功于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军退舍于板桥。忠臣入城，果专其功，因会击杀宋州刺史李僧惠。燧还河阳。

大历十四年六月，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留后，寻为节度使。太原承前政鲍防百井败军之后，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居一年，陈兵三万，开广场以习战阵，教其进退坐作之势。

建中二年六月，朝于京师，加检校兵部尚书，令还太原。初，田悦新代承嗣统兵，恐人不附己，诈效诚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备之。其年，悦果与淄青、恒冀通谋，自将兵三万围邢州，次临洺，筑重城，绝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州将李洪、临洺将张仵，皆坚守不拔。昭义军告急，乃诏燧将步骑二万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行营兵马使李晟合军救

临洺。燧军出邺口，兵未过险，乃遣持书喻悦，且示之好，悦谓燧畏之。十一月，师次邯郸，悦遣使至，燧皆斩之以徇；遣兵击破其支军，射杀其将成炫之。悦自攻临洺，遣大将杨朝光将兵万人，于临洺南双冈东西列二栅以御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进军，营于二栅之中。其夜，东栅走归悦。明日，燧进军营明山，取其弃栅以置輜重。悦谓将吏曰：“朝光坚栅不下万人，假令燧等尽锐攻之，比数日，计不能下，杀伤必甚。吾此必拔临洺，赏劳军士而与之战，必胜之术也。”悦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军攻朝光，田悦将万余人救之。燧乃令大将李自良、李奉国将骑兵合神策军于双冈御之，令曰：“令悦得过，当斩尔！”自良等击却悦。燧乃令推火车以焚其栅，斩朝光及大将卢子昌，斩首五千余级，生虏八百余人。居五日，进军至临洺，田悦悉军战。燧自将锐兵扼其冲口，凡百余合，士皆决死，悦兵大败，斩首万余级，生虏九百人，得谷三十万斛，器甲称是。悦收败兵夜遁，邢州围亦解。以功加右仆射。先战，燧誓军中，战胜请以家财行赏，既胜，尽出其私财以颁将士。德宗嘉之，诏度支出钱五万贯行赏，还燧家财。寻加魏博招讨使。

三年正月，田悦求救于淄青、恒冀，李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救悦，李惟岳亦遣兵三千赴援。悦收合散卒二万余人，壁于洹水，淄青军其东，恒冀军其西，首尾相应。燧率诸军进屯于邺，奏请益河阳兵，诏河阳节度使李芑将兵会之。军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长桥，筑月城以为固，军不得渡。燧乃于下流以车数百乘，维以铁锁，锁绝中流，实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浅，诸军毕渡。是时军粮少，悦深壁不战，欲

老燧军。燧令诸军持十日粮，进次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抱真与李芑问：“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今田悦与淄青、恒三军为首尾，计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军击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悦且来救，是前后受敌也。兵法所谓攻其必救，彼固当战也，燧为诸军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桥道逾洹水，日挑战，悦不敢出。恒州兵以军少，惧为燧所并，引军合于悦。悦谓燧明日复挑战，乃伏兵万人，欲邀燧。燧乃令诸军半夜皆食，先鸡鸣时击鼓吹角，潜师傍洹水径趋魏州，令曰：“闻贼至，则止为阵。”又令百骑吹鼓角，皆留于后，仍抱薪持火，待军毕发，止鼓角匿其旁，伺悦军毕渡，焚其桥。军行十数里，悦乃率淄青、恒州步骑四万余人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乃坐，申令无动，命前除草斩榛棘广百步以为阵；燧出阵，募勇力得五千余人，分为前列，以俟贼至。比悦军至，则火止气乏，力少衰，乃纵兵击之，悦军大败。时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河东军既胜，诸军还斗，合击又大破之。迫洹水，悦军走桥，桥已焚矣。悦军乱，赴水，斩首二万余级，杀大将孙晋卿、安墨啜，生获三千余人，溺死者不可胜纪。淄青军殆尽，死者相枕藉三十余里。悦收败卒千余人走魏州，至门，州将李长春闭门不纳。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纳悦。悦既入，杀长春，婴城自守。数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悦兄昂以洺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遣符璘、李瑶将五百骑送淄青兵还镇，璘、瑶因来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城南流，燧令塞其领口，河流绝，城中益恐。悦乃遣许士则、侯臧徒步间行说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时王武俊已杀李惟岳，传

首京师，授武俊恒冀观察都防御使；时武俊同列张孝忠已为易定节度使，武俊独为防御使，又割赵、深二州为一镇，以康日知为观察使，甚为怨望，且素轻孝忠，耻名在下。时朱滔讨李惟岳，拔深州，求隶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谋救悦。悦恃燕、赵之援，又出兵二万背城而阵，燧复与诸军击破之。五月，加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联兵五万来救悦，至于城下。诸帅议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军步骑万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怀光亦至。怀光勇而无谋，军至之日，未休息，坚请与滔等战，王师不利。悦等决水灌燧等军，燧兵屈粮少，七月，燧与诸军退次魏县。是月，诏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魏、博、贝四州节度、观察、招讨等使。田悦、朱滔、王武俊军亦至魏县，与官军隔河对垒。十一月，三盗于魏县军中递相推奖王号：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遣使于李纳，纳称齐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为天下兵马元帅、太尉、建兴王，皆伪署官号，如国初行台之制，而名目颇有妖僻者，然未敢伪称年号。而五盗合从图倾社稷，两河鼎沸，寇盗横行；燧等虽志在勤王，竟莫能驱攘患难。

四年十月，泾师犯关，帝幸奉天，燧引军还太原。议者云：“燧若乘田悦洹水之败，并力攻之，时城中败卒无三二千人，皆夷伤未起，日夕俟降；燧与抱真不和，迁延于击贼，乃致三盗连结，至今为梗，职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汇及大将之子与俱来，壁于中渭桥。及帝幸梁州，权、汇领兵还镇。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面平易受敌，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

架汾而注城之东，渚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寻兼保宁军节度使。

兴元元年正月，加检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还京，加燧奉诚军及晋、绛、慈、隰节度并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令与侍中浑瑊、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同讨河中。初，李怀光据河中，燧遣使招谕之，怀光妹婿要廷珍守晋州，衙将毛朝敷守隰州，郑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县还镇，虽去伪号，而攻围赵州不解，康日知寤蹙，欲弃赵州，燧奏曰：“可诏武俊与抱真同击朱滔，以深、赵隶武俊，请改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晋、慈、隰节度使。燧乃表让三州于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常。上嘉而许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库而归之，日知喜且过望。

九月十五日，燧帅步骑二万次于绛，分兵收夏县，略稷山，攻龙门，降其将冯万兴、任象玉。燧以兵攻绛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伪刺史王克同与大将达奚小进弃城走，降其众四千人。又遣大将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闻喜、夏县、万泉、虞乡、永乐、猗氏六县，降其将辛旆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斩之以徇。

贞元元年，军次宝鼎，败贼骑兵于陶城，前锋将李黯追击之，射杀贼将徐博文，斩首万余级，获马五百匹。是岁，天下蝗旱，物价腾踊，军乏粮饷，而京师言事多请舍怀光，上意未决。燧以怀光逆节尤甚，河中密迩京邑，反覆不可保信，舍之无以示天下，虑上为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舍军以数百骑朝于京师。比召见，燧曰：“臣虽不武，得与

粮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许之。

七月，燧因朝京师，乃与浑瑊、骆元光、韩游瓌合军，次于长春宫。怀光将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宫城，御备甚严。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自固，攻之旷日持久，所伤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惮燧威名，则拜于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谓之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复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将士，禄山以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勋力，背君上，为族灭之计耶！从吾，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又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不远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下。先一日，贼焦篱堡守将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东道既绝，乃率众出降。燧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服，众大呼曰：“吾辈复得为王人矣！”浑瑊由是服燧，私谓参佐曰：“予尝谓马公用兵与予不相远，但惊怪累败田悦；今观其行兵料敌，吾不迨远矣！”八月，燧移军于焦篱堡。其夜，贼太原堡守将吴罔弃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诸军济河，兵凡八万，阵于城下。是日，贼将牛名俊斩怀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犹一万六千人，斩贼将阎晏、孟宝、张清、吴罔等七人以徇，为怀光胁虏者皆舍之。

燧自朝京师还行营，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诏书褒美，迁光禄大夫，兼侍中，仍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宴赐毕，还太原。是行也，德宗赐燧《宸宸》、《台衡》二铭。序曰：

朕每览上古之书，用及唐、虞之际，君臣相得，圣贤同时，日夕孜孜，讲论至道，或陈其鉴诫，或讽以咏歌，焕乎典谟，百代是式，有以见启沃之道，理化之端，

意甚慕之，而未能迨也。顷灵监节度使杜希全著书上献，多所规谏，聊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东等道副元帅、司徒燧固请勒石，貽厥后人。朕以文既非工，义又非备，垂诸来裔，良所慙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后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欤。

《宸宸铭》曰：

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驰，利害纠纷。无主乃乱，树之以君，九域茫茫，万情云云。目不备睹，耳难遍闻，睹之闻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远莫亲，理行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维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诚其意。罔从尔欲，罔载尔伪，体道崇德，本仁率义。必信若寒暑，无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虑一致。任人之术，各当其器，舍短从长，理无求备。事多总集，众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贰。以天下之目为鉴，我鉴斯明；以天下之心为谋，我谋则智。求贤惟广，辩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诚。顺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谀，全度忠贞。先人立言，为代作程，谔谔者昌，唯唯者倾，系以兴亡，曷云其轻。承天子人，夫岂不贵？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馭朽为戒，纳隍为志，神将害盈，天匪假易。四海为家，夫岂不富？伊昔哲王，勤俭固陋。土阶罔饰，露台罢构，远奇伎淫巧，放珍禽怪兽。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顺人之情，欲诚必著，清己之虑，心无亿诈，事必忠恕。凡将有为，靡不三思，喜怒以节，动静以时。毫厘或差，祸害亦随，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长，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厉阶斯起。垂旒蔽聪，黜

纁塞耳，含弘光大，是亦为美。覆之如天，爱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图，寇戎荐兴，德化未孚。大业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谟，作诚斯言，置于坐隅。

《台衡铭》曰：

天列台星，垂象于人，圣人则天，亦建辅臣。以翼以弼，为衡为钧，如耳目应心，如股肱运身，是则同体，孰云非亲？阴阳相推，四序成岁，君臣相得，万邦作乂。感同风云，合若符契，以道匡救，尽规献替，木必从绳，金其用砺。帝者之盛，时惟陶唐，乃闻畴咨，仄陋明扬。洎乎有虞，二八腾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汤。载生姜牙，谅彼武王。道无不行，谋无不臧，君圣臣贤，运泰时康。汉高既兴，萧、曹亦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铲灭群凶，砥平四方。惟卫及英，启辟封疆；曰房与杜，振理维纲；亦有魏徵，忠謇昂昂。伟兹众材，为栋为梁，荡荡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废兴，系于时主，主之得失，资于台辅。经之以文，纬之以武，出为方、伯，入作申、甫，绝维载张，阙袞斯补。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难周。传说板筑，夷吾射钩，任之不疑，千载垂休，体于至公，何鄙何讎。追惟哲主，必赖良弼，矧予不德，暗于理术。师旅繁起，政刑多失，遘兹艰屯，夙夜祗栗。翊我戴我，实惟勋贤，内熙庶绩，外总十连，威武载扬，谋猷日宣。长城压境，巨舰济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颠。予嘉尔诚，尔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终如始，功藏鼎彝，道冠图史。无俾伊、傅，

克专厥美，作鉴勒铭，永世是纪。

燧至太原，乃勒二铭于起义堂西偏，帝为题额，其崇宠如此。

二年冬，吐蕃大将尚结赞陷盐、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结赞大军屯于鸣沙，自冬及春，羊马多死，粮饷不继。德宗以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令与华帅骆元光、邠帅韩游瑰及凤翔诸镇之师会于河西进讨。燧出师，次石州。结赞闻之惧，遣使请和，仍约盟会，上皆不许。又遣其大将论颊热厚礼卑辞申情于燧请和，燧频表论奏，上坚不许。三年正月，燧军还太原。四月，燧与论颊热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请许其盟，上然之。燧既入朝，结赞遽自鸣沙还蕃。是岁闰五月十五日，侍中浑瑊与蕃相尚结赞盟于平凉，为蕃军所劫，狼狽仅免，陷将吏六十余员，由燧之谬谋也，坐是夺兵权。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赐妓乐，奉朝请而已。

五年九月，燧与太尉李晟召见于廷英殿，上嘉其有大勋力，皆图形凌烟阁，列于元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对于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谒；是日，燧以冬首入朝，敕许不拜而坐。时太尉晟初薨，帝谓燧曰：“常时卿与太尉晟同来，今独见卿，不觉悲恻。”上歔歔久之。燧既退，足疾，仆于地，上亲掖起之，送及于陛，燧顿首泣谢。累上表乞骸，陈让侍中，优诏不许。贞元十一年八月薨，时年七十。先是，司天频奏荧惑太白犯太微上将，间一月而燧薨。废朝四日，诏京兆尹韩皋监护丧事，嗣吴王献为吊祭赠赙使，册赠太尉，谥曰庄武。子汇、畅。

畅以父荫累迁至鸿胪少卿，留京师。建中三年，燧讨田

悦于山东，时岁旱，京师括率商户，人心甚摇。凤翔留镇幽州兵，多离散入南山为盗。殿中丞李云端与其党袁封、单超俊、李诚信、冀信等与畅善，因饮食聚会，言时事将危；畅乃遣家人温靖与父书，具陈利害，可班师还镇。燧怒，执靖具奏其状，令兄炫执畅请罪。德宗以燧方讨贼，不竟其事，诛云端等十一人，敕炫就第杖畅三十，上于是罢括率之令。燧货货甲天下，燧既卒，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杨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初为汇妻所诉，析其产，中贵又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吝；晚年财产并尽，身歿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畅终少府监，赠工部尚书。

子继祖，以祖荫，四岁为太子舍人，累迁至殿中少监，年三十七卒。

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学闻于时，隐居苏门山，不应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镇太原，辟为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历侍御史。常参谋议，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镇汴州，奏授节度判官、检校兵部郎中。转连州刺史，征拜吏部郎中，又出为阆州刺史，入为大理少卿。建中初，为润州刺史，黜陟使柳载以清白闻，征拜太子右庶子，迁左散骑常侍。弟燧为司徒，以亲比拜刑部侍郎，以疾辞，改兵部尚书致仕。贞元七年卒，时年七十九。

史臣曰：燧雄勇强力，常先计后战，又善誓师，将战，亲自号令，士无不慷慨感动，战皆决死，未尝折北，谋得兵胜，冠于一时。然力能擒田悦而不取，纳蕃帅之伪款而保其必盟；平凉之会，大臣几陷，关畿摇动，此谓才有余而心不至，议

者惜而恨之。

浑瑊，皋兰州人也，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高祖大俟利发浑阿贪支，贞观中为皋兰州刺史。曾祖元庆、祖大寿、父释之，皆代为皋兰都督。大寿，开元初历左领卫中郎将、太子仆同正。释之，少有武艺，从朔方军，积战功于边上，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广德中，与吐蕃战，没于灵武，年四十九。

瑊本名曰进，年十余岁即善骑射，随父战伐，破贺鲁部，下石保城，收龙驹岛，勇冠诸军，累授折冲果毅。后节度使安思顺遣瑊提偏师深入葛禄部，经狐媚磧，略特罗斯山，大破阿布思部；又与诸军城永清栅、天安军，迁中郎将。

安禄山构逆，瑊从李光弼出师河北，定诸郡邑。贼将有李立节者，素称骁勇，与瑊格斗，临阵斩之，迁右骁卫将军。既而肃宗即位于灵武，瑊统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军入寇，瑊击败之。从郭子仪收两京，讨安庆绪，破贼于新乡。改检校太仆卿，充武锋军使。又从仆固怀恩讨史朝义，前后数十战。朝义平，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赐实封二百户。

及怀恩谋乱，令子瑒与瑊率军围榆次，朔方将杀瑒，瑊率所部归郭子仪。会瑊父释之战死，又起复本官，为朔方行营左厢兵马使。从子仪讨吐蕃于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军还，盛秋于邠。会吐蕃大入寇，至奉天，瑊拒战于漠谷，大破蕃军，以功加太子宾客，复屯于奉天。华州周智光反，子仪奉诏讨之，令瑊领马步万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诏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军，子仪领之；子仪令瑊先率兵至邠州，便于

宜禄县防秋。岁余，加兼御史大夫。

大历七年，吐蕃大寇边，瑊与泾原节度使马磷会兵，大破蕃贼于黄菩原。自是，每年常戍于长武城，临盛秋。十一年，领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庆州方渠、怀安等镇，瑊击却之。十二年，子仪入朝，令瑊知邠宁庆三州兵马留后。十三年，回纥侵太原，破鲍防军，北归，颇为边患。以瑊为石岭关已南诸军都知兵马使，率兵犄角逐之，虏骑引退。其年八月，加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副都护、振武军使。十四年，郭子仪拜太尉，号尚父，分所管内别置三节度，以瑊兼单于大都护，充振武军、东受降城、镇北大都护府、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管内支度营田等使。其年，复以崔宁为朔方节度使，领子仪旧管，征瑊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左街使。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间谍诈为瑊书与希烈交通，瑊奏其状，上特保证之，仍赐瑊马一匹并鞍辔，锦彩二百匹。时以普王为荆襄等道兵马元帅讨李希烈，大开府幕，以瑊检校户部尚书、御史大夫，充中军都虞候。会泾师乱，德宗幸奉天，后三日，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为行在都虞候、检校兵部尚书、京畿渭北节度观察使。居数日，邠宁节度使韩游瑰与庆州刺史论惟明统兵三千，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朱泚。会谍报泚已出兵，帝遽令追游瑰兵，才至奉天，贼军果至。游瑰等战于城东，王师不利，遂乘胜奔突，将入，官军与贼隔门相持，自卯至午，杀伤颇甚。门内有草车数乘，瑊令推车塞门，焚之，以外御，乘火力战，贼方解去，然重围已合。贼大修攻具，以僧法坚为匠师，毁佛寺房宇以为梯橰。是

月，贼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昼夜矢石不绝，瑊随机应敌，仅能自固。

十一月，灵武节度使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难。将至，上议其所向，宰相卢杞、白志贞以漠谷路为便。瑊曰：“漠谷险隘，必为贼所邀，不若取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便取城东北鸡子堆下营，与城中犄角相应，且分贼势，朱泚必不更于陵寝往来。”瑊曰：“漠谷路近，若虑逆贼邀击，即出兵应接，若取乾陵路，恐惊陵寝。”瑊曰：“今朱泚围城，斩伐柏城，以夜继昼，惊动已多。今城中危急，伫望救军，唯希全等率先赴难，安危是赖，所系非轻，制置不宜差跌。但令希全等于鸡子堆下营，固守善地，贼泚可以计破也。”卢杞等曰：“陛下以顺讨逆，不可自惊陵寝。”白志贞从而赞之，上从杞议。希全等进至漠谷，果为贼军邀击，夺据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夹击，杀伤颇甚；城中出兵应援，亦为贼挫锐而退。希全等各归还本镇，贼攻城逾急，壕堑环之。旬日，复偏攻东北角，矢石乱入，昼夜如雨，城中死伤者甚众。重围救绝，刍粟俱尽，城中伺贼休息，辄遣人城外捃拾樵采以进御。人心危蹙，上与瑊对泣。贼泚北据乾陵，下瞰城内，身衣黄衣，蔽以翟扇，前后左右，皆朱紫阉官，宴赐拜舞，纷纭旁午。城中动息，贼俯窥之，慢辞戏侮，以为破在漏刻之顷，时令骑将环城招公卿、士庶，责以不识天命。十五日，贼造云桥成，阔数十丈，以巨轮为脚，推之使前，施湿毡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直指城东北隅，两旁构木为庐，冒以牛革，回环相属，负土运薪于其下，以填壕堑，矢石不能伤。城中恟惧，相顾失色。上召瑊勉谕之，

令赉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实封五百户已下者千余轴，募诸军突将敢死之士以当之；兼赐臧御笔一管，当战胜，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笔书其身，因命以位。仍谓臧曰：“朕便与卿别，更不用对来，纵有急切，令马承倩在卿处，但令附奏。”臧俯伏呜咽，上亦悲恻不自胜，抚臧背而遣之。前一日，臧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桥来路，先凿地道，下可深丈余，上积马粪，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蒸火，次一日复下柴薪夜烧之，平明，火焰高于城垒。是时，北风正急，贼乃随风推桥以薄城下，贼三千余人相继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馁，又少甲冑，臧但感激诚厉之。以饥弱之众，当剧贼之锋，虽力战应敌，人忧不济，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贼徒至地道所，桥脚偏陷，不能进。须臾，风回焰转，云桥焚为灰烬，贼焚死者数千，城中欢噪振地。时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沾沫，格斗不已，初不言疮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臧二子官，余授将校有差。贼又别造云桥，周以重铁，方就，而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魏县行营赴难，先遣兵马使张韶入奏。韶至奉天，与贼填堑者相杂，临城忽大呼，谓城上曰：“我李怀光使也，怀光自河北领大军至矣。”即绳引而登。城中得怀光表，欢声振动，贼众不之测，乃令昇韶巡于城上。翌日，怀光大军次醴泉，是夜，贼解围而去。

兴元元年正月，以臧为行在都知兵马使。二月，赐实封五百户。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时怀光叛逆，二贼连结，寇盗纵横，臧分布诸军，以为翼卫，才入谷口，而怀光追骑遽至，臧令侯仲庄以后军击败之。三月，加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州都督、灵盐丰夏等州、定远西城天德

军节度等使，仍充朔方邠宁振武等道兼永平军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上临轩授钺，用汉拜韩信故事。是月，瑊将诸军赴京畿，贼将韩旻、张廷芝、宋归朝等拒我师于武功，瑊与吐蕃将论莽罗之众大破贼于武亭川，斩首万余级。瑊便赴奉天应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东渭桥抵京城攻贼，瑊亦与韩游瓌、戴休颜西面诸军会合。晟破贼之日，瑊亦进收咸阳。寻闻朱泚、姚令言奔败，命诸军分道邀击，其众离溃，相率来降。选劲骑三千急追泚至泾州，贼将诛泚，传首来献。六月，加瑊侍中。论收京城之功，加实封李晟一千户，瑊八百户，韩游瓌、戴休颜四百户，骆元光、尚可孤五百户。七月，德宗还宫，以瑊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绛慈隰节度使，仍充河中同陕虢节度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咸宁郡王。九月，赐瑊大宁里甲第、女乐五人，入第之日，宰臣、节将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仪。以李怀光未平，又加朔方行营兵马副元帅，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会兵进讨。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检校司空，与一子五品正员官。是冬望，皇帝亲郊昊天上帝，瑊入朝陪祀毕，还镇河中。

三年，吐蕃入寇，至凤翔，为李晟邀击之，又袭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结赞入寇，陷我盐、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长驱犯京师，而畏瑊与李晟、马燧，欲阴计图之。乃卑词逊礼告马燧，请重立盟誓，则蕃军引去，德宗不许。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报结赞，言还我盐、夏，则许同盟。结赞谓翰曰：“清水之会，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轻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帅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时须请预盟。”

翰约盟于清水，且先归我盐、夏二州，结赞曰：“清水非吉地，请会盟于原州土梨树。”又请盟毕归二州。翰归，备奏其事，神策将马有麟奏曰：“土梨树地多险，恐蕃军隐伏不利，不如于平凉，其地坦平，且近泾州，就之为便。”乃定盟于平凉川。初，结赞请李观、杜希全预盟，欲执之，径犯京师。诏报之曰：“杜希全职在灵州，不可出境，李观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浑瑊充盟会使。”五月，瑊自咸阳入朝，诏授平凉盟会使，兵部尚书崔汉衡副之，司勋郎中郑叔矩为判官。瑊统兵二万，又诏华州节度使骆元光以本镇兵从瑊。闰月十五日，瑊与结赞会平凉。初，约以兵三千列于坛之东西，散手四百人至坛下，各遣游军相覘伺。是时，蕃军精骑数万列于坛西，蕃之游军贯穿我军之中。瑊将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才至坛所，为蕃军所执。结赞又谓瑊曰：“请侍中已下具衣冠剑珮。”瑊与监军宋凤朝、崔汉衡等入幕次，坦无他虑。结赞命伐鼓三通，其众呼噪而至。瑊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跨而奔驰，追骑云合，流矢雨集而不伤。会瑊将辛荣以数百人入据北阜，与贼血战，追骑方止，瑊仅得免，辛荣兵尽矢穷，力屈而降。宋凤朝、瑊判官郑弁，为追兵所杀；崔汉衡、中官俱文珍、刘延、李清朝，汉衡判官郑叔矩、瑊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将军扶余准、马宁、神策将孟日华、李至言、乐演明、范澄、马弁等六十余人，皆陷于贼。尚结赞至原州，列坐帐中，召陷蕃将吏让之，因怒瑊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许以泾州、灵州相报，竟食其言，负我深矣，举国同怨。本劫是盟，志在擒瑊。吾已为金枷待瑊，将献赞普；既已失之，虚致君等何为？”乃放俱文珍、马宁、马弁归朝。七月，瑊自奉天入朝，

素服待罪，诏释之而后见。俄而吐蕃入寇京畿，瑊镇奉天。十月，还河中。四年七月，加邠、宁、庆副元帅。十二年二月，加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诸使、副元帅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于镇。废朝五日，群臣于延英奉慰。诏赠太师，谥曰忠武，赙绢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石。及丧车将至，又为废朝。应缘丧事，所司准式支給，命京兆尹监护。葬日，赐绢五百匹。

瑊忠勤谨慎，功高不伐，在藩方岁时贡奉，必躬亲阅视；每有颁锡，虽居远地，如在帝前。位极将相，无忘谦抑，物论方之金日磾，故深为德宗委信，猜间不能入，君子多之。子炼、镐、钊。

镐，瑊第二子。性谦谨，多与士大夫游。历延、唐二州刺史，军政吏职，有可称者。及元和中，诸道出师讨王承宗，属义武军节度使任迪简病不能军，以镐藉父威名，足以镇定，乃以镐检校右散骑常侍，充义武军节度副使。九月六日，加检校工部尚书，代迪简为节度使。镐治兵练卒，颇有威望，然不能观衅养锐，以期必胜。镇、定相去九十里，元和十一年冬，镐率全师压贼境而军，距贼垒三十里。镐谋虑不周，但耀兵锋，无所控制，贼乃分兵潜入定州界焚烧驱掠。镐怒，进攻贼垒，交锋而败，师徒殆丧其半，余众还定州，乱不可遏，朝廷乃除陈楚代之。楚闻乱，驰入定州。镐为乱兵所劫，以至裸露。楚既整戢，于乱兵处率敛衣服还镐，方得归朝，坐贬韶州刺史。后代州刺史韩重华奏收得镐供军钱绢十余万贯匹，再贬循州刺史。岁余卒。

钊，瑊第三子，以父荫起家为诸卫参军，历诸卫将军。元

和初，出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坐赃贬袁州司户，宪宗思咸宁之勋，比例从轻。五年，征为袁王傅，复赐金紫，迁殿中监。开成初，宰相拟寿州刺史，文宗曰：“铄，勋臣子弟，岂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与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铄常历名郡，有政能。”乃从之。三年，入为右金吾卫大将军、知街事，历诸卫大将军，卒。

史臣曰：马司徒之方略，浑咸宁之忠荃，各奋节义，为时名臣。然元城之师，失策于田悦；平凉之会，几陷于吐蕃，此亦术有所不至也。缅思建中之乱，四海波腾，贼泚窃发之辰，宗祀不绝如线，苟非忠臣致命，化危为安，则李氏之宗社倾矣。

赞曰：北平之勋，排难解纷。咸宁蹈义，感慨匡君。再隆基构，克殄昏氛。回天捧日，实赖将军。

卷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八十五

卢杞子元辅 白志贞 裴延龄 韦渠牟

李齐运 李实 韦执谊 王叔文王伾附

程异 皇甫镈弟镛

卢杞，字子良，故相怀慎之孙。父奕，天宝末为东台御史中丞；洛城为安禄山所陷，奕守司而遇害。杞以门荫，解

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辟为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以病免。入补鸿胪丞，迁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至荆南，谒节度使卫伯玉，伯玉不悦。杞移病归京师，历刑部员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颇有口辩。出为虢州刺史。建中初，征为御史中丞。时尚父子仪病，百官造问，皆不屏姬侍。及闻杞至，子仪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子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及居纠弹顾问之地，论奏称旨，迁御史大夫。旬日，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譖，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杞闻恶之，譖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誓，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会朱滔、朱泚弟兄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离间滔，滔论奏，请杀之。廷玉既贬，殿中侍御史郑詹遣吏监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为诏旨，请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为，禀大夫命，并令按郢。”詹与张镒善，每伺杞昼眠，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寝佯熟，伺詹果来，方与镒语，杞遽至镒阁中，詹趋避杞，杞遽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时三司使方按詹、郢，

狱未具而奏杀詹，贬郢为驩州刺史。镒寻罢相，出镇凤翔。其阴祸贼物如此。李揆旧德，虑德宗复用，乃遣使西蕃，天下无不扼腕痛愤，然无敢言者。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承恩顾，为杞媒孽，贬饶州刺史。

初，上即位，擢崔祐甫为相，颇用道德宽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声蔼然，海内想望贞观之理；及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初，李希烈请讨梁崇义，崇义诛而希烈叛，尽据淮右、襄、邓之郡邑。恒州李宝臣死，其子惟岳邀节钺，遂与田悦缔结以抗王师，由是河北、河南连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廩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赞亦计无可施，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敕即下，京兆少尹韦祜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计僦质与借商，才二百万贯。德宗知下民流怨，诏皆罢之，然宿师在野，日须供馈。

明年六月，赵赞又请税间架、算除陌。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

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及十月，泾师犯阙，乱兵呼于市曰：“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是时人心悉怨，泾师乘间谋乱，奉天之奔播，职杞之由。故天下无贤不肖，视杞如仇。

德宗在奉天，为朱泚攻围，李怀光自魏县赴难。或谓王翊、赵赞曰：“怀光累叹愤，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刻薄军粮，乘舆播迁，三臣之罪也。今怀光勋业崇重，圣上必开襟布诚，询问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翊、赞白于杞，杞大骇惧，从容奏曰：“怀光勋业，宗社是赖。臣闻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举破贼；今若许其朝觐，则必赐宴，赐宴则留连，使贼得京城，则从容完备，恐难图之。不如使怀光乘胜进收京城，破竹之势，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诏怀光率众屯便桥，克期齐进。怀光大怒，遂谋异志，德宗方悟为杞所构。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白志贞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在贬所谓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

戮，唯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翰、从一不悦，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诏下，袁高执奏曰：“卢杞为政，极恣凶恶，三军将校，愿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仇。”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长史卢杞，外矫俭简，内藏奸邪，三年擅权，百揆失序，恶直丑正，乱国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蛮夷华夏同弃。伏惟故事，皆得上闻，自杞为相，要官大臣，动逾月不敢奏闻，百僚惴惴，常惧颠危。及京邑倾沦，皇舆播越，陛下炳然觉悟，出弃遐荒，制曰：‘忠谏壅于上闻，朝野为之侧目。’由是忠良激劝，内外欢欣；今复用为饶州刺史，众情失望，皆谓非宜。臣闻君之所以临万姓者，政也；万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倘加巨奸之宠，必失万姓之心，乞回圣慈，遽辍新命。”疏奏不答。谏官又论曰：“卢杞蒙蔽天听，隳紊朝典，致乱危国，职杞之由，可谓公私巨蠹，中外弃物。自闻再加擢用，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沥肝上闻，冒死不恐，冀回宸睇，用快群情；至今拳拳，未奉圣旨，物议腾沸，行路惊嗟。人之无良，一至于此。伏乞俯从众望，永弃奸臣。幸免诛夷，足明恩贷；特加荣宠，恐造祸阶。臣等忝列谏司，今陈狂瞽。”给事中袁高坚执不下，乃改授澧州别驾。翌日延英，上谓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对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勉曰：“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骑常侍李泌复对，上曰：“卢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窃议，以陛下同汉之桓、

灵；臣今亲承圣旨，乃知尧、舜之不迨也！”德宗大悦，慰勉之。杞寻卒于澧州。

子元辅，字子望，少以清行闻于时。进士擢第，授崇文馆校书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后，特恩拜左拾遗，再迁左司员外郎，历杭、常、绛三州刺史。以课最高，征为吏部郎中，迁给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复为兵部侍郎。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元辅简絜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大和三年八月卒，时年五十六。

白志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于胥吏，事节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动多计数，光弼深委信之，帐中之事，与琇珪参决。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后，用为司农少卿，迁太卿，在寺十余年。德宗尝召见与语，引为腹心，遂用为神策军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名志贞。善伺候上意，言无不从。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时尚父子仪婿端王傅吴仲孺家财巨万，以国家召募有急，惧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亦与其男官。是时豪家不肖子幸之，贫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师人心摇震，不保家室。时禁军募致，悉委志贞，两军应赴京师，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其人皆在市廛，及泾师犯阙，诏志贞以神策

军拒贼，无人至者，上无以御寇，乃图出幸。时令狐建以龙武军四百人从驾至奉天，仍以志贞为行在都知兵马使。闻李怀光至，恐暴扬其罪，乃与卢杞同沮怀光入朝，众议喧沸，言致播迁，卢杞、志贞之罪也。故与杞同贬，遇赦量移阆州别驾。贞元二年，迁果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谏官表疏论列，言志贞与卢杞罪均，未宜叙用，固执不许，凡旬日，方下其诏。贞元三年，迁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观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龄，河东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龄，乾元末为汜水县尉，遇东都陷贼，因寓居鄂州，缀缉裴驸所注《史记》之阙遗，自号小裴。后华州刺史董晋辟为防御判官；黜陟使荐其能，调授太常博士。卢杞为相，擢为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务，令延龄知东都度支院。及韩滉领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龄不待诏命，遽入集贤院视事。宰相延赏恶其轻率，出为昭应令，与京兆尹郑叔则论辨是非，攻讦叔则之短。时李泌为相，厚于叔则；中丞窦参恃恩宠，恶泌而佑延龄。叔则坐贬为永州刺史，延龄改著作郎。窦参寻作相，用为太府少卿，转司农少卿。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龄守本官，权领度支。自揣不通殖货之务，乃多设钩距，召度支老吏与谋，以求恩顾，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钱物，新陈相因，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有一库，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库：欠、负、耗、剩等库及季库、月库，纳诸色钱物。”上皆从之。且欲多张名目以惑上听，其实于钱物更无增加，唯虚费簿书、人

吏耳。

其年，迁户部侍郎、判度支，奏请令京兆府以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围送苑中。宰相陆贽、赵憬议，以为：“若市送百万围草，即一府百姓，自冬历夏，般载不了，百役供应，须悉停罢，又妨夺农务。请令府县量市三二万围，各贮侧近处，他时要即支用。”京西有污池卑湿处，时有芦苇生焉，亦不过数亩，延龄乃奏曰：“廊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夏中即须牧放。臣近寻访知长安、咸阳两县界有陂池数百顷，请以为内厰牧马之地；且去京城十数里，与苑厰中无别。”上初信之，言于宰相，对曰：“恐必无此。”上乃差官阅视，事皆虚妄，延龄既惭且怒。又诬奏李充为百姓妄请积年和市物价，特敕令折填，谓之“底折钱”。尝因奏对请积年钱泉以实帑藏，上曰：“若为可得钱物？”延龄奏曰：“开元、天宝中，天下户仅千万，百司公务殷繁，官员尚或有阙；自兵兴已来，户口减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领数司。伏请自今已后，内外百司官阙，未须补置，收其阙官禄俸，以实帑藏。”

后因对事，上谓延龄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楸，以年多之故，似有损蠹，欲换之未能。”对曰：“宗庙事至重，殿楸事至轻。况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本分钱何也？”对曰：“此是经义证据，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问臣，唯臣知之。准礼经，天下赋税当为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庙也。今陛下奉宗庙，虽至敬至严，至丰至厚，亦不能一分财物也。只如鸿胪礼宾、诸国蕃客，至于回纥马价，用一分钱物，尚有赢羨甚多。况陛下御膳宫厨皆极简俭，所用外分赐百官充俸

料、餧钱等，犹未能尽。据此而言，庖厨者之余，其数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数十殿亦不合疑虑，何况一楸。”上曰：“经义如此，人总不曾言之。”颌之而已。又因计料造神龙寺，须长五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可数千条，皆长八十尺。”上曰：“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奏曰：“臣闻贤材、珍宝、异物，皆在处常有，但遇圣君即出见。今此木生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

时陆贽秉政，上素所礼重，每于延英极论其诞妄，不可令掌财赋。德宗以为排摈，待延龄益厚。贽上书疏其失曰：

前岁秋首，班宏丧亡，特诏延龄继司邦赋。数日之内，遽衍功能，奏称，“勾获隐欺，计钱二十万贯，请贮别库以为羡余，供御所须，永无匱乏。”陛下欣然信纳，因谓委任得人。既赖盈余之财，稍弘心意之欲，兴作浸广，宣索渐多。延龄务实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阙，不敢辞难。勾获既是虚言，无以应命；供办皆承严约，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夺入献；追捕夫匠，迫胁就功。以敕索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为称，而不偿其佣。都城之中，列肆为之昼闭；兴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聚诅连郡，遮诉盈路，持纲者莫敢致诘，巡察者莫敢为言。时有讟而言之，翻谓党邪丑直。天子轂下，嚣声沸腾，四方观瞻，何所取则。伤心于止，敛怨于人，欺天陷君，远近危惧，此其罪之大者也。

总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纳货财，太府攸职。凡是

太府出纳，皆禀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凭案以勘覆，互相关键，用绝奸欺。其出纳之数，则每旬申闻；见在之数，则每月计奏。皆经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监临，旬旬相承，月月相继。明若指掌，端如贯珠，财货多少，无容隐漏。延龄务行邪谄，公肆诬欺，遂奏云“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收得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又百万有余，皆是文帐脱遗，并同已弃之物。今所收获，即是羨余，悉合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者。”其时特宣进止，并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韦少华抗疏上陈，殊不引伏，确称“每月申奏，皆是见在数中，请令推寻，足验奸诈。”两司既有论执，理须详辨是非，陛下纵其妄欺，不加按问。以在库之物为收获之功，以常赋之财为羨余之费，罔上无畏，示人不惭，此又罪之大者也。

国家府库，出纳有常，延龄险猾售奸，诡譎求媚，遂于左藏之内，分建六库之名，意在别贮赢余，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体，天下为家，国不足则取之于人，人不足则资之于国，在国为官物，在人为私财，何谓赢余，须别收贮？是必巧诈以变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财，舍此二途，其将安取？陛下方务崇信，不加检裁，姑务保持，曾无诘责。延龄谓能蔽惑，不复惧思，奸威既沮于四方，俭态复行于内府。由是蹂躏官属，倾倒货财，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羨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

夫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

财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自古及今，德义立而利用不丰，人庶安而财货不给，因以丧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盖谓此也。自古及今，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无令侵削兆人，为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宝历，志翦群凶，师旅繁兴，征求浸广，榷算侵剥，下无聊生。是以泾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昼犯阙，都邑眙庶，恬然不惊，反与贼众相从，比肩而入宫殿。虽蚩蚩之性，靡所不为，然亦由德泽未浹，而暴令驱之，以至于是也。于时内府之积，尚如丘山，竟资凶渠，以饵贪卒，此则陛下躬睹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货，夫何利之有焉！

车驾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围逼，一垒之内，万乘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匮。尝欲发一健步出规贼军，其人愚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裤，陛下为之求觅不致，竟闵默而遣之。又尝宫壶之中，服用有阙，圣旨方以戎事为急，不忍重烦于人，乃剥亲王饰带之金，卖以给直。是时行从将吏，赴难师徒，苍黄奔驰，咸未冬服，渐属凝沍，且无薪蒸，饥冻内攻，矢石外迫。昼则荷戈奋迅，夜则映堞呻吟，凌风飏，冒霜雪，逾四旬而众无携贰，卒能走强贼全危城者，陛下岂有严刑重赏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货，与众庶同其忧患，与士伍共其有

无，乃能使人捐躯命而扞寇仇，馁之不离，冻之不憾，临危而不易其守，见死而不去其君，所谓“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

及乎重围既解，诸路稍通，赋税渐臻，贡献继至，乃于行宫外庑之下，别置琼林、大盈之司。未赏功劳，遽私贿玩，甚沮惟新之望，颇携死义之心，于是舆诵兴讥，而军士始怨矣。财聚人散，不其然乎！旋属蠹贼内兴，翠华南狩，奉天所积财货，悉复殄于乱军。即迁岷、梁，日不暇给，独凭大顺，遂复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为资，以蓄义为富，人苟归附，何患蔑资？义苟修崇，何忧不富？岂在贮之内府，方为已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内者，诸侯之富也；藏于囷仓筐篋者，农夫、商贾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贵，海内之富，面猥行诸侯之弃德，守农商之鄙业哉！陛下若谓厚取可以恢武功，则建中之取既无成矣；若谓多积可以为己有，则建中之积又不在矣；若谓徇欲不足伤理化，则建中之失伤已甚矣；若谓敛怨不足致危亡，则建中之乱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祸，成中兴之功者，良以陛下有侧身修励之志，有罪己悔惧之辞，罢息诛求，敦尚节俭，涣发大号，与人更新；故灵祇感陛下之诚，臣庶感陛下之意，释憾回虑，化危为安。陛下亦当为宗庙社稷建不拔之永图，为子孙黎元立可久之休业，惩前事徇欲之失，复日新盛德之言；岂宜更纵俭邪，复行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

臣又窃虑陛下纳彼盗言，堕其奸计，以为搏噬拏攫，

怨集有司，积聚丰盈，利归君上，是又大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系于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长，而虞舜享浚哲之名；皇甫、聚、橘之嬖行，而周厉婴颠覆之祸。自古何尝有小人柄用，而灾患不及邦国者乎！譬犹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蛊以殃物，天下不归咎于蛊而归咎于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

臣伏虑陛下以延龄之进，独出宸衷，延龄之言，多顺圣旨，今若以罪置辟，则似为众所挤，故欲保持，用彰坚断。若然，陛下与人终始之意则美矣。其于改过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尽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风，奖之使言，犹惧不既，若又阻抑，谁当贡诚？或恐未亮斯言，请以一事为证。只如延龄凶妄，流布寰区，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舆台贱品，喧喧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几？陛下诚令亲信博采舆词，参较比来所闻，足鉴人间情伪。

臣以卑鄙，位当台衡，既极崇高，又承渥泽。岂不知观时附会，足保旧恩，随众沉浮，免贻厚责。谢病黜退，获知几之名；党奸苟容，无见嫉之患。何急自苦，独当豺狼，上违欢情，下饵谗口。良以内顾庸昧，一无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诚直，绸缪帷宸，一纪于兹，圣慈既以此见容，愚臣亦以此自负。从陛下历播迁之危，睹陛下致兴复之难，至今追思，犹为心悸；所以畏覆车而骇虑，惧毁室而悲鸣，盖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陈请，虽已频频，天听尚高，未垂谅察，辄申

愍款，以极愚诚。忧深故语烦，意恳故词切，以微臣自固之谋则过，于陛下虑患之计则忠。糜躯奉君，所不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为。愿回睿聪，为国熟虑，社稷是赖，岂唯微臣。

书奏，德宗不悦，待延龄益厚。时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钊，以事相关，皆证延龄矫妄。德宗罢陆贽知政事，为太子宾客；滂、充、钊悉罢职左迁。

十一年春暮，上数畋于苑中，时久旱，人情忧惓，延龄遽上疏曰：“陆贽、李充等失权，心怀怨望，今专大言于众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阙诸军粮草。’以激怒群情。”后数日，上又幸苑中，适会神策军人诉度支欠廐马刍草。上思延龄言，即时回驾，下诏斥逐贽、充、滂、钊等，朝廷中外惓恐。延龄方谋害在朝正直之士，会谏议大夫阳城等伏阁切谏，事遂且止。贽、充等虽已贬黜，延龄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张忠，捶掠楚痛，令为之词，云“前后隐没官钱五十余万贯，米麦称是，其钱物多结托权势，充妻常于犊车中将金宝缯帛遗陆贽妻。”忠不胜楚毒，并依延龄教抑之辞，具于款占。忠妻、母于光顺门投匭诉冤，诏御史台推问，一宿得其实状，事皆虚，乃释忠。延龄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钱谷，请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尝为陆贽所黜故也。及崔元勾覆钱谷，又无交涉。延龄既锐意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每奏对际，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尝闻。德宗颇知其诞妄，但以其敢言无隐，且欲访问外事，故断意用之。延龄恃之，谓必得宰相，尤好慢骂，毁诋朝臣，班行为之侧目。及卧病，载度支官物置于私家，亦

无敢言者。贞元十二年卒，时年六十九。延龄死，中外相贺，唯德宗悼惜不已，册赠太子少保。

韦渠牟，京兆万年人。六代祖范，魏西阳太守，后周封鄆城公。渠牟少慧悟，涉览经史。初为道士，后为僧。兴元中，韩滉镇浙西，奏授试秘书郎，累转四门博士。

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其讲耨有素，听之意动。数日，转秘书郎，奏诗七十韵，旬日，迁右补阙、内供奉，僚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对宰相，多使中贵人召渠牟于官次，同辈始注目矣。岁终，迁右谏议大夫。时延英对秉政赋之臣，昼漏率下二三刻为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语款狎，往往外闻。渠牟形神佻躁，无士君子器，志向不根道德，众雅知不能以正道开悟上意。

陆贽免相后，上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选择。然居深宫，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洎渠牟，皆权倾相府。延龄、李实，奸欺多端，甚伤国体；绍无所发明；而渠牟名素轻，颇张恩势以招趋向者，门庭填委。茅山处士崔苒征至阙下，郑随自山人再至补阙，冯伉自醴泉令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皆渠牟延荐之。上既偏有所听，浮薄率背本衒进，不复藏器蕴德，皆奔驰请谒，刳蹄甘辞以附渠牟。居无何，迁太府卿，赐金紫，又转太常卿。贞元十七年卒，时年

五十三，赠刑部尚书，仍谥曰忠。

李齐运者，蒋王恽之孙也。解褐宁王府东阁祭酒，七迁至监察御史。江淮都统李峘辟为幕府，累转工部郎中，为长安县令，职事修理。历京兆少尹、陕府长史。建中末，改河中尹、晋绛慈隰观察使。时李怀光自山东卷甲奔难，昼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齐运倾力犒设，军人皆悦。怀光既反，驱兵还保河中，齐运不能敌，弃城而走，除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时贼据京城，李晟军东渭桥，齐运扰攘之中，征募工役，版筑城垒，飞刍挽粟以应晟。收复之际，颇有力焉。

贞元中，蝗旱方炽，齐运无政术，乃以韩洄代之，改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闲廐宫苑使。改检校礼部尚书，兼殿中监。寻正拜礼部尚书，兼殿中监使如故。其后十余岁，宰臣内殿对后，齐运常次进，贡其计虑，以决群议。齐运无学术，不知大体，但甘言取信而已。荐李锜为浙西观察使，受贿数十万计。举李词为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赃犯，上以齐运故，不问而遣之。齐运被疾，岁余不能朝请，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决。未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贞元十二年卒，时年七十二，赠尚书左仆射。

李实者，道王元庆玄孙。以荫入仕，六转至潭州司马。洪州节度使、嗣曹王皋辟为判官，迁蕲州刺史。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复用为节度判官、检校太子宾客、员外郎。皋卒，新

帅未至，实知留后，刻薄军士衣食，军士怨叛，谋杀之，实夜缒城而出，归诣京师，用为司农少卿，加检校工部尚书、司农卿。

贞元十九年，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寻封嗣道王。自为京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二十年春夏旱，关中大歉，实为政猛暴，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因入对，德宗问人疾苦，实奏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为秦民艰苦之状云：“秦城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凡如此语有数十篇。实闻之怒，言辅端诽谤国政，德宗遽令决杀，当时言者曰：“譬诵箴谏，取其诙谐以托讽谏，优伶旧事也。设谤木，采刍蕘，本欲达下情，存讽议，辅端不可加罪。”德宗亦深悔，京师无不切齿以怒实。

故事，府官避台官。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播诘其从者，实怒，奏播为三原令，谢之日，庭诟之。陵轹公卿百执事，随其喜怒，诬奏迁逐者相继，朝士畏而恶之。又诬奏万年令李众，贬虔州司马，奏虞部员外郎房启代众，升黜如其意，怙势之色，警然在眉睫间。故事，吏部将奏科目，奥密，朝官不通书问，而实身诣选曹迫赵宗儒，且以势恐之。前岁，权德舆为礼部侍郎，实托私荐士，不能如意，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德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

二十一年，有诏蠲畿内逋租，实违诏征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罚，剥割陪敛，聚钱三十万贯，胥吏或犯者，即按

之。有乞丐丝发固死；无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杀之。京帅贵贱同苦其暴虐。顺宗在谅阴逾月，实毙人于府者十数，遂议逐之，乃贬通州长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实知之，由月营门自苑西出，人人相贺。后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

韦执谊者，京兆人。父洸，官卑。执谊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年才二十余。德宗尤宠异，相与唱和歌诗，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备顾问。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俄丁母忧，服阕，起为南宫郎。德宗时，召入禁中。

初，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蒨、常仲孺、吕洞等以尝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见，偕往贺之。或告执谊曰：“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信然之，因召对，奏曰：“韦成季等朋聚凯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当时莫测其由。

及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执谊为宰相，乃自朝议郎、吏部郎中、骑都尉赐绯鱼袋，授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仍赐金紫。叔文欲专国政，故令执谊为宰相于外，己自专于内。执谊既为叔文引用，不敢负情，然迫于公议，时时立异，密令人谢叔文曰：“不敢负约为异，欲共成

国家之事故也。”叔文诟怒，遂成仇怨；执谊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宪宗受内禅，王伾、王叔文徒党并逐，尚以执谊是宰相杜黄裳之婿，故数月后贬崖州司户。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命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贬，果往崖州，卒于贬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阴人也。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叔文曰：“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又因其党以进；藩镇侯伯，亦有阴行赂遗请交者。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阍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

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恂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叔文贱时，每言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叔文初入翰林，自苏州司功为起居郎，俄兼充度支、盐铁副使，以杜佑领使，其实成于叔文。数月，转尚书户部侍郎，领使、学士如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谓人曰：“叔文须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王伾为之论请，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内职。叔文始入内廷，阴构密命，机形不见，因腾口善恶进退之。人未窥其本，信为奇才。及司两使利柄，齿于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叔文在省署，不复举其职事，引其党与窃语，谋夺内官兵柄，乃以故将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希朝、韩泰已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无几，叔文母死。前一日，叔文置酒饌于翰林院，宴诸学士及内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中饮，叔文白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来尽心戮力为国家事，不避好恶难易者，欲以报圣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职，百谤斯至，谁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诸君开怀见察。”又曰：“羊士谔非毁叔文，欲杖杀之，而韦执谊懦不遂。叔文生

平不识刘辟，乃以韦皋意求领三川，辟排门相干，欲执叔文手，岂非凶人耶！叔文已令扫木场，将斩之，韦执谊苦执不可。每念失此两贼，令人不快。”又自陈判度支以来，兴利除害，以为己功。俱文珍随语折之，叔文无以对。

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顺宗既久疾未平，群臣中外请立太子，既而诏下立广陵王为太子，天下皆悦；叔文独有忧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歔泣下，人皆窃笑之。皇太子监国，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王伾，杭州人。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顺宗即位，迁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

伾鬬茸，不如叔文，唯招贿赂，无大志，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之所褻狎；而叔文颇任气自许，粗知书，好言事，顺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间。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来传授；王叔文主决断；韦执谊为文诰；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谋议唱和，采听外事。而伾与叔文及诸朋党之门，车马填凑，而伾门尤盛，珍玩赂遗，岁时不绝。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上。与叔文同贬开州司马。

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俭、吕温。叔文用事时，景俭居丧于东都；吕温使吐蕃，留半岁，叔文败方归。陆质为皇太子侍读，寻卒。

伾、叔文既逐，诏贬其党韩晔饶州司马，韩泰虔州司马，

陈谏台州司马，柳宗元永州司马，刘禹锡朗州司马，凌准连州司马，程异郴州司马，韦执谊崖州司马。

韩晔，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依附韦执谊，累迁尚书司封郎中。叔文败，贬池州刺史，寻改饶州司马，量移汀州刺史，又转永州卒。

陈谏至叔文败，已出为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马量移封州刺史，转通州卒。

凌准，贞元二十年自浙东观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文与准有旧，引用为翰林学士，转员外郎。坐叔文贬连州。准有史学，尚古文，撰《邠志》二卷。

韩泰，贞元中累迁至户部郎中，王叔文用为范希朝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泰最有筹画，能决阴事，深为伾、叔文之所重，坐贬，自虔州司马量移漳州刺史，迁郴州。

柳宗元、刘禹锡自有传。

程异，京兆长安人。尝侍父疾，乡里以孝悌称。明经及第，释褐扬州海陵主簿。登《开元礼》科，授华州郑县尉。精于吏职，剖判无滞。杜确刺同州，帅河中，皆从为宾佐。

贞元末，擢授监察御史，迁虞部员外郎，充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时王叔文用事，由逢放利者皆附之，异亦被引用。叔文败，坐贬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马。元和初，盐铁使李巽荐异晓达钱谷，请弃瑕录用，擢为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累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异自悔前非，厉己竭节，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入为太府少卿、太卿，转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充盐铁转运副使。

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羨入贡，至则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由是专领盐铁转运使、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九月，转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使如故。议者以异起钱谷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为不可。异自知叨据，以谦逊自牧，月余日，不敢知印秉笔。异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置巡边使，上问谁可使者，异请自行。议未决，无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赠左仆射，谥曰恭。异性廉约，歿官第，家无余财，人士多之。

皇甫镈，安定朝那人。祖邻几，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镈贞元初登进士第，登贤良文学制科，授监察御史。丁母忧，免丧，坐居丧时薄游，除詹事府司直。转吏部员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颇钤制奸吏。改吏部郎中，三迁司农卿、兼御史中丞，赐金紫，判度支，俄拜户部侍郎。时方讨淮西，切于馈运，镈勾剥严急，储供办集，益承宠遇，加兼御史大夫。

十三年，与盐铁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镈虽有吏才，素无公望，特以聚敛媚上，刻削希恩。诏书既下，物情骇异，至于贾贩无识，亦相嗤诮。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议上闻，宪宗怒而不听。度上疏乞罢知政事，因论之曰：

臣日昨于延英陈乞，伏奉圣旨，未遂愚衷。窃以上古明王圣帝，致理兴化，虽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尧、舜之道，则言稷、契、皋、夔；纪太宗、玄宗之德，则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辅弼而能独理天下者。况今天下，异于十年已前，方驱驾文武，廓

清寇乱，建升平之业，十已得八九。然华夏安否，系于朝廷，朝廷轻重，在于宰相。如臣驽钝，夙夜战兢，常以为上有圣君，下无贤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广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劳圣心，所以平贼安人，费力如此，实由臣辈不称所职。方期陛下博采物议，旁求人望，致之辅弼，责之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则殿庭班列，相与惊骇，次则街衢市肆，相与笑呼。伏计远近流闻，与京师无异。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则堂高，陛卑则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则天子不得尊矣。

伏以陛下睿哲文明，唯在所授，凡所阅视，洞达无遗。所以比来选任宰相，纵道不周物，才不济时，公望所归，皆有可取。况皇甫铈自掌财赋，唯事割剥，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自京北、京西城镇及百司并远近州府，应是仰给度支之处，无不苦口切齿，愿食其肉；犹赖臣等每加劝诫，或为奏论，庶事之中，抑令通济。比者淮西诸军粮料，所破五成钱，其实只与一成、两成，士卒怨怒，皆欲离叛。臣到行营，方且慰喻，直其迁延不进，供军渐难，俱能前行，必有优赏，以此约定，然后切勒供军官，且支九月一日两成已上钱，俱容努力，方将小安，不然必有溃散。今旧兵悉向淄青讨伐，忽闻此人入相，则必相与惊扰，以为更有前时之事，则无告诉之忧。虽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罢兵之后，经费钱数一千三十万贯，此事犹可。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程

异虽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处之烦剧，或亦得力，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实亦非宜。如皇甫镈，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图之。倘陛下纳臣恳款，速赐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则天下幸甚。伏闻李邕疾病，亦求入来，如浙西观察使，且与亦得。

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获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既未许，言又不听，如火烧心，若箭攒体。臣自无足惜，惜陛下今日事势。何者？淮西荡定，河北咸宁，承宗敛手削地，程权束身赴阙，韩弘舆疾讨贼，此岂京师气力能制其命，只是朝廷处置能服其心。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凡百君子，皆欲恸哭。况陛下任臣之意，岂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众士？所以昧死重封以闻，如不足观，臣当引领受责。陛下引一市肆商徒，与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损，陛下实有所伤，不胜愤懣惶恐之至。

时宪宗以世道渐平，欲肆意娱乐，池台馆宇，稍增崇饰，而异、镈探知上旨，数贡羨余，以备经构，故帝独排物议相之；见裴度疏，以为朋党，竟不省览。镈知公议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减内外官俸钱以贍国用；敕下，给事中崔祐封还诏书，其事方罢。时内出积年库物付度支估价，例皆陈朽，镈尽以善价买之，以给边军。罗縠缁彩，触风断裂，随手散坏，军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边军焚赐之意，镈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内库出者，臣以俸二千买之，坚韧

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诈也。”帝以为然，由是铸益无忌惮。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铸心嫉之，与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势挤出镇太原。崔群有公望，为搢绅所重，屡言时政之弊，铸恶之，因议宪宗尊号，乃奏曰：“昨群臣议上徽号，崔群于陛下惜‘孝德’两字。”宪宗怒，黜群为湖南观察使。又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叶为奸谋，荐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长生。中尉吐突承璀恩宠莫二，铸厚赂结其欢心，故及相位。

穆宗在东宫，备闻铸之奸邪，及居谅阴，听政之日，诏：“皇甫铸器本凡近，性惟险狭，行靡所顾，文无可观，虽早践朝伦，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计，属当军兴，以剥下为徇公，既鼓众怒；以矫迹为孤立，用塞人言。洎坐台司，益蠹时政，不知经国之大体，不虑安边之远图，三军多冻馁之忧，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虚诬，远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潜通奸人，罪在难舍。合加窜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宽典。”又诏曰：“山人柳泌辄怀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贵欲疑众，自知虚诞，仍便奔逃。僧大通医方不精，药术皆妄。既延祸衅，俱是奸邪，邦国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弃，宜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顿处死。”

柳泌本曰杨仁力，少习医术，言多诞妄。李道古奸回巧宦，与泌密谋求进，言之于皇甫铸，因征入禁中。自云能致灵药，言：“天台山多灵草，君仙所会，臣尝知之，而力不能致。愿为天台长吏，因以求之。”起徒步为台州刺史，仍赐金紫。谏官论奏曰：“列圣亦有好方士者，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宪宗曰：“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

何爱焉！”由是莫取有言者。裴潏以极言被黜。泌到天台，驱役吏民于山谷间，声言采药，鞭笞躁急。岁余一无所得，惧诈发获罪，举家入山谷。浙东观察使追捕，送于京师，潏与李道古恳保证之，必能可致灵药，乃待诏翰林院。宪宗服泌药，日益烦躁，喜怒不常，内官惧非罪见戮，遂为弑逆。大通自云寿一百五十岁，久得药力。又有田佐元者，凤翔虢人，自言有奇术，能变瓦砾为金，白衣授虢县令。初，柳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但灸灼之瘢痕浹身而已。潏卒于贬所。

潏弟镛，端士也。亦进士擢第，累历宣歙、凤翔使府从事，入为殿中侍御史，转比部员外郎、河南县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时潏为宰相，领度支，恩宠殊异。镛恶其太盛，每弟兄宴语，即极言之，潏颇不悦。乃求为分司，除右庶子。及潏获罪，朝廷素知镛有先见之明，不之罪，征为国子祭酒，改太子宾客、秘书监。开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镛能文，尤工诗什，乐道自怡，不屑世务，当时名士皆与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奸邪害正，自古有之；而矫诞无忌，妬贤伤善，未有如延龄、皇甫之甚也。臣每读陆丞相论延龄疏，未尝不泣下沾衿，其守正效忠，为宗社大计，非端士益友，安能感激犯难如此？异哉德宗之为人主也，忠良不用，谗慝是崇，乃至身播国屯，几将覆灭，尚独保延龄之是，不悟卢杞之非，悲

夫！执谊、叔文，乘时多僻，而欲斡运六合，斟酌万几；刘、柳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材睿断，翦削厉阶；洎逐群、度而相异、搏，盖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赞曰：贞元之风，好佞恶忠。龄、搏害善，为国蠹虫。裴、陆献替，嫉恶如风。天听匪谏，吾道斯穷。

卷一百三十六

列传第八十六

窦参从子申附 齐映 刘滋从兄赞附 卢迈
崔损 齐抗

窦参，字时中，工部尚书诞之玄孙。父审言，闻喜尉，以参贵赠吏部尚书。参习法令，通政术，性矜严，强直而果断。少以门荫，累官至万年尉。时同僚有直官曹者，将夕，闻亲疾，请参代之。会狱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将奏，参遽请曰：“彼以不及状谒，参实代之，宜当罪。”坐贬江夏尉，人多义之。

累迁奉先尉。县人曹芬，名隶北军，芬素凶暴，因醉殴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参捕理芬兄弟当死，众官皆请俟免丧，参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丧延罪，是杀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杀之，一县畏伏。转大理司直。按狱江淮，次扬州，节度使陈少游骄蹇，不郊迎，令军吏传问，参正辞让之，少游悔惧，促诣参，参不俟济江。还奏合旨。时婺州刺史邓珽坐赃八千贯，珽与执政有旧，以会赦，欲

免赃。诏百僚于尚书省杂议，多希执政意，参独坚执正之于法，竟征赃。明年，除监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马彝狱。时彝举属令赃罪至千贯，为得罪者之子因权幸诬奏彝，参竟白彝无罪。彝实能吏，后累佐曹王皋，以正直强干闻。

参转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杂事。无几，迁御史中丞，不避权贵，理狱以严称。数蒙召见，论天下事，又与执政多异同，上深器之，或参决大政。时宰颇忌之，多所排抑，亦无以伤参。然多率情坏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尝为司直，党其官，故给俸多于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恶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诸府尹之下，甚为有识所嗤。寻兼户部侍郎。时京师人家豕生两首四足，有司欲奏；参曰：“此为豕祸，安可上闻！”命弃之。是时，郊牛生犊有六足者，太仆卿周皓白宰相请奏，李泌亦戏答以遣之。

故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子正仪请袭封，参大署尚书省门曰：“陈少游位兼将相之崇，节变艰危之际，君上含垢，未能发明，愚子何心，辄求传袭。”正仪惧，不敢求封而去。时神策将军孟华有战功，为大将军所诬奏，称华谋反；有右龙武将军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为部曲诬告潜通吐蕃，皆当死，无以自白，参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属望。明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使。每宰相间日于延英召对，诸相皆出，参必居后久之，以度支为辞，实专大政。参无学术，但多引用亲党，使居要职，以为耳目，四方藩帅，皆畏惧之。李纳既惮参，馈遗毕至，外示敬参，实阴间之。上所亲信，多非毁参。窦申又与吴通玄通犯事觉，参任情好恶，恃权贪利，

不知纪极，终以此败。贬参郴州别驾，贞元八年四月也。

参至郴州，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千匹。湖南观察使李巽与参有隙，遂具以闻；又中使逢士宁使于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杀参。宰相陆贄曰：“竇参与臣无分，因事报怨，人之常情。然臣参宰衡，合存公体，以参罪犯，置之于死，恐用刑太过。”于是且止。寻又遣中使谓贄等曰：“卿等所奏，于大体虽好，然此人交结中外，其意难测，朕寻情状，其事灼然。又竇参在彼，与诸戎帅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进文书处分。”贄奏曰：“臣面承德音，幸奉密旨，皆以社稷为言，又知根寻已审，敢不上同忧愤，内绝狐疑，岂愿迟回，更贻念虑？但以参常经重任，斯谓大臣，进退之间，犹宜有礼，诛戮之际，不可无名。刘晏久掌货财，当时亦招怨讟，及加罪责，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为辞，众人亦为之怀愍。用刑暧昧，损累不轻，事例未遥，所宜重慎。竇参顷司钧轴，颇怙恩私，贪受货财，引纵亲党，此则朝廷同议，天下共传。至于潜怀异图，将起大恶，迹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新奉天颜，议加刑辟，但闻凶险之意，尚昧结构之由。况在众流，何由备悉，忽行峻罚，必谓冤诬，群情震惊，事亦非细。若不付外推鞠，则恐难定罪名，乞留睿聪，更少详度。竇参与臣，素亦无分，陛下固已明知，有何顾怀，辄欲营救？良以事关国体，义绝私嫌，所冀典刑不滥于清时，君道免亏于圣德。”乃再贬为驩州司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真如，隶郴州；其财物婢妾，传送京师。参时为左右中官深怒，谤沮不已，未至驩州，赐死于邕州武经镇，时年六十。

竇申者，参之族子。累迁至京兆少尹，转给事中。参特

爱之，每议除授，多访于申，申或泄之，以招权受赂。申所至，人目之为喜鹊。德宗颇闻其事，数诫参曰：“卿他日必为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议。”参曰：“臣无强子侄，申虽疏属，臣素亲之，不忍远出，请保无他犯。”帝曰：“卿虽自保，如众人何？”参固如前对。申亦不悛。

兵部侍郎陆贄与参有隙。吴通微弟兄与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顾遇，亦争宠不协。金吾大将军、嗣虢王则之与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与倾。贄考贡举，言贄考贡不实。吴通玄取宗室女为外妇，德宗知其毁贄，且令察视，具得其奸状，乃贬则之为昭州司马，吴通玄为泉州司马，窦申为道州司马。不旬日，贬参郴州别驾，即以陆贄为宰相。明年，窦参再贬驩州。德宗谓陆贄曰：“窦申、窦荣、李则之首末同恶，无所不至，又并细微，不比窦参，便宜商量处置，所有亲密，并发遣于远恶处。”贄奏曰：

窦参罪犯，诚合诛夷，圣德含弘，务全事体，特宽严宪，俯贷余生。始终之恩，实足感于庶品；仁煦之惠，不独幸于斯人。所议贬官，谨具别状。其窦申、窦荣、李则之等，即皆同恶，固亦难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从，首当居重，从合从轻。参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减降。又于党与之内，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区分，足彰沮劝。窦荣与参虽非近属，亦甚相亲，然于款密之中，都无邪僻之事。仍闻激愤，屡有直言，因此渐构猜嫌，晚年颇见疏忌。若论今者阴事，则尚未究端由，如据比来所行，应不至凶险，恐须差异，以表详明。臣等商量，窦荣更贬远官，窦申、则之并除名配流，庶允从轻之典，以

洽好生之恩。夫趋势附权，时俗常态，苟无高节出众，何能特立不群？窦参久尘钧衡，特承宠渥，君之所任，孰敢不从？或游于门庭，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骤与荐延，如此之徒，十常八九。若听流议，皆谓党私，自非甚与交亲，安可悉从贬累？况窦参罢黜，殆欲周星，应是私党近亲，当时并已连坐，人心久定，不可复摇。臣等商量，除与窦参阴谋邪事处，一切不问。

诏从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岭南。既赐参死，乃杖杀申，诸窦皆贬，荣得免死。

齐映，瀛州高阳人。父圯，试太常少卿，兼检校工部郎中。映登进士第，应博学宏辞，授河南府参军。滑亳节度使令狐彰辟为掌书记，累授监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遗表，因与谋后事，映说彰令上表请代，令子建归京师，彰皆从之，因妻以女。彰卒后兵乱，映脱身归东都，河阳三城使马燧辟为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卢杞为宰相，荐之，迁刑部员外郎，会张镒出镇凤翔，奏为判官。映口辩，颇更军事，数以论奏合旨，寻转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凤翔逼于贼泚。镒懦缓不晓兵家事，部将有李楚琳者，慁悍凶暴，军中畏之，乘间将谋乱。先数日，映与同列齐抗觉其谋，乃言于镒，请早图之。镒不从映言，乃示其宽大，召楚琳语之曰：“欲令公使于外。”楚琳恐，是夜作乱，乃杀镒以应泚；军中多为映指道，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

兴元初，从幸梁州，每过险，映常执辔。会御马遽骇，奔跳颇甚，帝惧伤映，令舍辔，映坚执久之，乃止。帝问其故，

曰：“马奔蹶，不过伤臣；如舍之，或犯清尘，虽臣万死，何以塞责？”上嘉奖无已。在梁州，拜给事中。映白晰长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还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马，至城邑州镇，俾映宣诏令，帝益亲信之。其年冬，转中书舍人。

贞元二年，以本官与左散骑常侍刘滋、给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谦和美言悦下，无所是非，政事多决于造。无几，造疾病，映当国政，乘间亦敢言事。时吐蕃数入寇，人情摇动，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狄乱华，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惧，谓陛下理装具糗粮，臣闻大福不再，奈何不与臣等熟计之？”因俯伏流涕，上亦为之感动。时给事中袁高忤旨，映连请为左丞、御史大夫。

映于东都举进士及宏词时，张延赏为河南尹、东都留守，厚映。及映为相，延赏罢相为左仆射，数画时事令映行之，及为所亲求官，映多不应。延赏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贬映夔州刺史，又转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观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掎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贞元十一年七月卒，时年四十八，赠礼部尚书。

刘滋，字公茂，左散骑常侍子玄之孙。父贲，开元初为左拾遗，父子仍代为史官。贲依刘向《说苑》撰《续说苑》一十卷以献，玄宗嘉之。滋少以门荫，调授太子正字，历涟水令。吏部侍郎杨綰荐滋堪为谏官，拜左补阙，改太常卿，复

为左补阙。辞官侍亲还东都，河南尹李廙署奏功曹参军。无几，丁母丧，服除，迁屯田员外郎，转司勋员外郎，判南曹，勤于吏职，孜孜奉法。迁司勋郎中，累拜给事中。从幸奉天，转太常少卿，掌礼仪。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蝗旱，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时称举职。

贞元二年，迁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无所启奏，但多谦退，廉谨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罢知政事。四年，复为吏部侍郎。六年，迁吏部尚书。窦参以宰相为吏部尚书，换刑部尚书。无何，御史台劾奏滋前在吏部选人渝滥，诏夺金紫阶。滋有经学，善持论，性廉洁刻苦，嫉恶，掌选多所发擿更代，诈伪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时年六十六，赠陕州大都督。

滋从兄赞，大历中左散骑常侍洄之子。少以资荫补吏，累授郾县丞，宰相杜鸿渐自剑南还朝，途出于郾，赞储供精办。鸿渐判官杨炎以赞名儒之子，荐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观察判官。杨炎作相，擢为歙州刺史，以勤于闻。有老妇人捃拾榛藁间，猛兽将噬之，幼女号呼搏兽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观察使韩滉表其异行，加金紫之服，再迁常州刺史。韩滉入相，分旧所统为三道，以赞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赞在宣州十余年。

赞祖子玄，开元朝一代名儒，父洄博涉经史，唯赞不知书，但以强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为天下沃饶，赞久为廉察，厚敛殖货，务贡奉以希恩。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骄人，人士鄙之。贞元十二年卒，时年七

十，赠吏部尚书。

卢迈，字子玄，范阳人。少以孝友谨厚称，深为叔舅崔祐甫所亲重。两经及第，历太子正字、蓝田尉。以书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贤校理。朝臣荐其文行，迁右补阙、侍御史、刑部吏部员外郎。迈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属蝗虫岁饥，恳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为司门郎中，迁右谏议大夫，累上表言时政得失。转给事中，属校定考课，迈固让、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绩，不敢当上考，时人重之。迁尚书右丞。

将作监元亘当摄太尉享昭德皇后庙，以私忌日不受誓诫，为御史劾奏，诏尚书省与礼官、法官集议。迈奏状曰：“臣按《礼记》，大夫士将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犹奉祭。又按唐礼，散斋有大功之丧，致斋有周亲丧，斋中疾病，即还家不奉祭事，皆无忌日不受誓诫之文。虽假宁令忌日给假一日，《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今亘以假宁常式，而违摄祭新命，酌其轻重，誓诫则祀事之严，校其礼式，忌日乃寻常之制，详求典据，事缘荐献，不宜以忌日为辞。”由是亘坐罚俸。

迈九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岁余，迁中书侍郎。时大政决在陆贽、赵憬，迈谨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爱恭俭。迈从父弟记，为剑南西川判官，卒于成都，归葬于洛阳，路由京师，迈奏请至城东哭于其柩，许之。近代宰臣多自以为崇重，三服之亲，或不过从而吊临；而迈独振薄俗，请临弟丧，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迈于政事堂中风，肩舆

而归，上表请罢官，不许，诏宰臣就第问疾。自是凡五上表，坚乞骸骨，诏曰：“卿操履贞方，器识淹茂，自居台辅，益见忠清。方藉谋猷，遽婴疾疹，岁月滋久，章表屡闻，陈请再三，撝谦难夺。且备养贤之礼，宜遂优闲之秩，告免之诚，虽为恳至，俯从来奏，良用怵然。”乃除太子宾客。贞元十四年卒，时年六十，赠太子太傅，赙以布帛。迈再娶无子，以从父弟子纪为嗣。

崔损，字至无，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损大历末进士擢第，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再授咸阳尉。外舅王翊为京兆尹，改大理评事，累迁兵部郎中。贞元十一年，迁右谏议大夫。会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憬卒，中书侍郎平章事卢迈风病请告，户部尚书裴延龄素与损善，乃荐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给事中赵宗儒同日知政事，并赐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颺望名德，损比无声实，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谨慎，每延英论事，未尝有言。十四年秋，转门下侍郎平章事。是岁，以昭陵旧宫为野火所焚，所司请修奉。“昭陵旧宫在山上，置来岁久，曾经野火烧蕪，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左侧。今属通年，欲议修置，缘供水稍远，百姓劳弊，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创，冀久远便人。又为移改旧制，恐礼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僚集议。”议者多云：“旧宫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迁移，只于山上重造，命损为八陵修奉使。于是献、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唯建陵仍旧，但修葺而已。所缘陵寝中床蓐帷幄一事

以上，帝亲自阅视，然后授损送于陵所。

损以久疾在家，赐绢二百匹以为医药。南北两省清要，损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加以过为恭逊，接见便僻，不止于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后，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数岁罪黜；损用此中上意，窃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议鄙其持禄取容，然怜而厚之。贞元十九年卒，赠太子太傅，赙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齐抗，字遐举，天宝中平阳太守浣之孙。父翱，一命卑官卒，以抗贵，累赠国子祭酒。抗少隐会稽剡中读书，为文长于笺奏。大历中，寿州刺史张镒辟为判官，明闲吏事，敏于文学，镒甚重之。建中初，镒为江西观察使，抗亦随在幕府。三年，镒自中书侍郎平章事出镇凤翔，奏抗为监察御史，仍为宾佐，幕中筹画，多出于抗。

德宗在奉天，镒为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户部员外郎。宰相萧复为江淮宣慰使，以抗为判官。德宗还京，大盗之后，天下旱蝗，国用尽竭。盐铁转运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授仓部郎中，条理江淮盐务。贞元初，为水陆运副使，督江淮漕运以给京师。迁谏议大夫。历处州刺史，转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入为给事中，又为河南尹，历秘书监、太常卿，代郑余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先是每年吏部选人试判，别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书门下复奏择官覆定，浸以为便。抗乃奏曰：“吏部尚书、

侍郎，已是朝廷精选，不宜别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讫，俾吏部侍郎自覆，一岁遂除考判官，盖抗所论奏也。故事，礼部侍郎掌贡举，其亲故即试于考功。谓之“别头举人”，抗亦奏罢之。寻奏省诸州府别驾、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双曹者，复省中书省驱使官及诸胥吏。寻加修国史。抗虽读书，无远智大略，凡为官，必求至精，未乃滋彰，物论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请罢，改太子宾客，竟不任朝谢。贞元二十年卒，时年六十五，赠户部尚书，又赐其家绢二百匹。

史臣曰：窦参朋党，不顾君上之诚，斯为悖矣。齐映曲贡希用甚谬，而爱君莅事，往往有长者之言。滋、迈家行修谨，临事可称，器虽龌龊，无废为君子矣。而损、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污台槐，盖时主之容易耳。

赞曰：物之同器，贵于弘通。窦阿齐佞，偏谤斯同。滋、迈之行，可以饰躬。康济蒸民，胡为厥中。

卷一百三十七

列传第八十七

徐浩 赵涓子博宣 卢南史附 刘太真 李
纾 邵说 于邵 崔元翰 于公异 吕
涓子温 恭 俭 让 郑云逵 李益 李贺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峤，官至洛州刺史。浩少举明经，工草隶，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调授鲁山主簿。说荐

为丽正殿校理，三迁右拾遗，仍为校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奏在幕府，改监察御史。丁父忧，服除，授京兆司录，以母忧去职。数年，调授河南司录，历河阳令，以善政称。拜太子司议郎，迁金部员外郎，历宪部郎中。安禄山反，出为襄阳太守、本郡防御使，赐以金紫之服。肃宗即位，召拜中书舍人，时天下事殷，诏令多出于浩。浩属词赡给，又工楷隶，肃宗悦其能，加兼尚书左丞。玄宗传位诰册，皆浩为之，参两宫文翰，宠遇罕与为比。除国子祭酒，坐事贬庐州长史。代宗征拜中书舍人、集贤殿学士，寻迁工部侍郎、岭南节度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坐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弹，坐贬明州别驾。

德宗即位，征拜彭王傅。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赠太子少师。初，浩以文雅称；及授广州，典选部，多积货财，又嬖其妾侯莫陈氏，颇干政事，为时论所贬。

赵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学。天宝初，举进士，补郾城尉，累授监察御史、右司员外郎。河南副元帅王缙奏充判官，授检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迁给事中、太常少卿，出为衢州刺史。

永泰初，涓为监察御史。时禁中失火，烧屋室数十间，火发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周历墻圉，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鞠明审，颇尽事情。既奏，代宗称赏焉。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与观察使韩滉不相得，滉奏

免涓官，德宗见其名，谓宰臣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拜尚书左丞。无何，知吏部选，扈从梁州。兴元元年卒，赠户部尚书。

子博宣，登进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陈许节度使曲环辟为从事，宾筵之间，多所忽略，环不能容。朝廷方讨淮、蔡，环诬奏博宣受吴少诚赂为反间，又妄说国家休咎，扇惑军情。时博宣权知舞阳县事，诏令环决杖四十，流于康州，人皆以为枉。

先是，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至郡，准例得厅吏一人，每月请纸笔钱，前后五年，计钱一千贯。南史以官闲冗，放吏归，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刺史姚骥劾奏南史，以为赃，又劾南史买铅烧黄丹。德宗遣监察御史郑楚相、刑部员外郎裴漈、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同往按鞫。将行，并召于延英，谓之曰：“卿等必须详审，无令漏罪衔冤。”三人将退，裴漈独留，奏曰：“臣按姚骥奏状，称南史取厅吏纸笔钱计赃六十余贯，虽于公法有违，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为甚，未知烧铅何如？”漈曰：“烧铅为丹，格令不禁。准天宝十三载敕，铅、铜、锡不许私家买卖货易，盖防私铸钱，本亦不言烧铅为丹。南史违敕买铅，不得无罪。伏以陛下自登宝位，及天宝、大历以来，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录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损耗州县，亦恐远处闻之，各怀忧惧。臣闻开元中张九龄为五岭按察使，有录事参军告九龄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评事往按。大历中，鄂岳观察使吴仲孺与转运使判官刘长卿纷竞，仲孺奏长卿犯赃二十万贯，时止差监察御史苗亓就推。今姚骥所奏事状无多，臣堪任此行，

即请独往，恐不须三司并行为使。”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乃复召楚相、正仪与灊俱坐，谓之曰：“朕懵于理道，处事未精，适见裴灊所奏，深协事宜，亦不用三人总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使宣付宰臣改敕。”德宗不务大体，以察为明，皆此类也。而博宣、南史坐诬枉摈逐，赖裴灊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后得召还。

刘太真，宣州人。涉学，善属文，少师事词人萧颖士。天宝末，举进士。大历中，为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掌书记，征拜起居郎。累历台阁，自中书舍人转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怯懦诡随。及转礼部侍郎，掌贡举，宰执姻族，方镇子弟，先收擢之。又常叙少游勋绩，拟之桓、文，大招物论。贞元五年，贬信州刺史，到州寻卒。

太真尤长于诗句，每出一篇，人皆讽诵。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制，即命朝臣毕和。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帝为诗，序曰：

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择三令节，锡兹宴赏，俾大夫、卿士得同欢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贵其终，咨尔群僚，颁朕不暇，乐而能节，职思其忧，咸若时则，庶乎理矣。因重阳之会，聊示所怀。早衣对庭燎，躬化勤意诚。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曲池絮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气澄，台殿秋光清。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永怀无荒诚，良士同斯情。

因诏曰：“卿等重阳会宴，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

中，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濛、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

初，朱泚、怀光之乱，关辅荐饥，贞元三年以后，仍岁丰稔，人始复生人之乐。德宗诏曰：“比者卿士内外，朝夕公务，今方隅无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每节宰相、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军各赐五百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二百贯，客省奏事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制。”

李纾，字仲舒，礼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学。天宝末，拜秘书省校书郎。大历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荐为左补阙，累迁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改中书舍人。寻自虢州刺史征拜礼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择为同州刺史，寻弃州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选事。李怀光诛，河东节度及诸军会河中，诏往宣劳节度，使还，敷奏合旨，拜礼部侍郎。

纾通达，善诙谐，好接后进，厚自奉养，鲜华舆马，以放达蕴藉称。虽为大官，而佚游佐宴，不尝自忘。尝议享武成王不当视文宣庙，奏云：“准开元十九年敕，置齐太公庙，以张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献官。又按《开元礼》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齐太公、汉留侯’。至上元年，敕追

赠太公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献官，兼御署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师，张良即汉之少傅，圣朝列于祀典，已极褒崇；今屈礼于至尊，施敬于臣佐，理或过当，神何敢歆。伏以文宣垂教，百代宗师，五常三纲，非其训不明，有国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轲称‘生人已来，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圣之名，乐用宫悬，献差太尉，尊师崇道，雅合政经。且太公述作止于《六韬》，勋业形于一代，岂宜拟诸盛德，均其殊礼！其祝文请不进署，‘敢昭告’请改为‘敬祭于’，‘其昭告’请改为‘致祭于留侯’，其献官请准旧式，差太常卿已下充。”诏百僚进议。文武官上言，互有异同。诏曰：“帝德广运，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礼教敬，国章孔明。自今宜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纾所奏。”纾又奏诏为《兴元纪功述》及郊庙乐章，诸所论著甚众。卒于官，年六十二。贞元八年，赠礼部尚书。

郢说，相州安阳人。举进士，为史思明判官，历事思明、朝义，常掌兵事。朝义之败，说降于军前，郭子仪爱其才，留于幕下。累授长安令、秘书少监，迁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干称。谈者或以宰相许之，金吾将军裴徽谓谏议大夫柳载曰：“以鄙夫所度，说得祸不久矣。且说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剧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力屈然后降，朝廷宥以不死。获齿班序，无厚颜，而又遑遑求财，崇饰第宅，附托贵幸，以求大用，不知愧惧，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严郢得罪，说与郢厚善，劝朱泚抗疏申其

冤，说为草其奏，上知之，贬说归州刺史，竟卒于贬所。

于邵，字相门，其先家于代，今为京兆万年人。曾祖筠，户部尚书。邵天宝末进士登科，书判超绝，授崇文馆校书郎。累历使府，入为起居郎，再迁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于吏部，以当称。无何，出为道州刺史，未就道，转巴州。时岁俭，夷獠数千相聚山泽，围州掠众，邵励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说喻，盗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盗罗拜而降，围解，节度使李抱玉以闻，超迁梓州，以疾不至，迁兵部郎中。西川节度使崔宁请留为支度副使。寻拜谏议大夫、知制诰，再迁礼部侍郎、史馆修撰，为三司使。以撰上尊号册，赐阶三品，当时大诏令，皆出于邵。顷之，与御史中丞袁高、给事中蒋镇杂理左丞薛邕诏狱。邵以为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贬桂州长史。贞元初，除原王傅，后为太子宾客，与宰相陆贽不睦。八年，出为杭州刺史，以疾请告，坐贬衢州别驾，移江州别驾，卒年八十一。

邵性孝悌，内行修洁，老而弥笃。初，樊泽常举贤良方正，邵一见之于京师，曰：“将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泽为节将。崔元翰年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第甲科，且曰：“不十五年，当掌诏令。”竟如其言。独孤授举博学宏词，吏部考为乙第，在中书覆升甲科，人称其当。有集四十卷。

崔元翰者，博陵人。进士擢第，登博学宏词制科，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三举皆升甲第，年已五十余。李沂公镇滑台，辟为从事。后北平王马燧在太原，闻其名，致礼

命之，又为燧府掌书记。入朝为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窦参辅政，用为知制诰，诏令温雅，合于典谟。然性太刚褊简傲，不能取容于时，每发言论，略无阿徇，忤执政旨，故掌诰二年，而官不迁。竟罢知制诰，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时年七十余，好学不倦。既介独耿直，故少交游，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对策及奏记、碑志、师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为时所摈，终于散位。

于公异者，吴人。登进士第，文章精拔，为时所称。建中末，为李晟招讨府掌书记。兴元元年，收京城，公异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肃清宫禁，祇奏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德宗览之，泣下不自胜，左右为之呜咽。既而曰：“不知谁为之？”或对曰：“于公异之词也。”上称善久之。

公异初应进士时，与举人陆贽不协；至是贽为翰林学士，闻上称与，尤不悦。时议者言之，公异少时不为后母所容，自游宦成名，不归乡里；及贞元中陆贽为宰相，奏公异无素行，黜之。诏曰：“祠部员外郎于公异，顷以才名，升于省闕。其少也，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匮，匿名迹于畎亩，候安否于门闾，俾其亲之过不彰，庶其诚之至必感。安于弃斥，游学远方，忘其温清之恋，竟至存亡之隔，为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归田里，俾自循省。其举公异官尚书左丞卢迈，宜夺俸两月。”时中书舍人高郢荐监察御史元敦义，及睹公异谴逐，惧为所累，乃上疏首陈敦义亏于礼教，诏嘉郢之知过，俾敦义罢归。公异竟名位不振，轺轲而卒，人士惜其才，恶贽之褊急焉。

吕渭，字君载，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东道节度使。渭举进士，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评事。浙西观察使李涵辟为支使，再迁殿中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为少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门员外郎。寻为御史台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时都不言；今为少傅，疑以散慢，乃为不可。”由是贬渭歙州司马，改涵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

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员外、驾部郎中、知制诏、中书舍人，母忧罢。服阕，授太子右庶子、礼部侍郎。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死，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渭试进士，取瑞柳为赋题，上闻而嘉之。渭又结附裴延龄之子操，举进士，文词非工，渭擢之登第、为正人嗤鄙。因入阁遗失请托文记，遂出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在任三岁，政甚烦碎。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赠陕州大都督。子温、恭、俭、让。

温，字化光，贞元末登进士第，与翰林学士韦执谊善。顺宗在东宫，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时之英俊以自辅，温与执谊尤为叔文所睽，起家再命拜左拾遗。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张荐为入吐蕃使，行至凤翔，转侍御史，赐绯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驾，顺宗即位，张荐卒于青海，吐蕃以中国丧祸，留温经年。时王叔文用事，故与温同游东宫者，皆不次任用，温在蕃中，悲叹久之。元和元年，使还，转户部员外郎。时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贬逐。唯温以奉使免。

温天才俊拔，文彩贍逸，为时流柳宗元、刘禹锡所称。然

性多险诈，好奇近利，与窦群、羊士谔趣尚相狎。群为韦夏卿所荐，自处士不数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奇待之。三年，吉甫为中官所恶，将出镇扬州，温欲乘其有间倾之。温自司封员外郎转刑部郎中，窦群请为知杂。吉甫以疾在第，召医人陈登诊视，夜宿于安邑里第。温伺知之，诘旦，令吏捕登鞫问之，又奏劾吉甫交通术士。宪宗异之，召登面讯，其事皆虚，乃贬群为湖南观察使，羊士谔资州刺史，温均州刺史。朝议以所责太轻，群再贬黔南，温贬道州刺史。五年，转衡州，秩满归京，不得意，发疾卒。温文体富艳，有丘明、班固之风，所著《凌烟阁功臣铭》、《张始兴画赞》、《移博士书》，颇为文士所赏，有文集十卷。

恭、俭皆至侍御史，让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后吉甫再入中书，长庆以后，李德裕党盛，吕氏诸子无至达官者。

郑云逵，荥阳人。大历初，举进士。性果诞敢言。客游两河，以画干于朱泚，泚悦，乃表为节度掌书记、检校祠部员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将入觐，先令云逵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云逵，奏贬莫州参军。滔代泚后，请为判官。滔助田悦为逆，云逵渝之不从，遂弃妻子驰归长安，帝嘉其来，留于客省，超拜谏议大夫。奉天之难，云逵奔赴行在，李晟以为行军司马，戎略多以咨之。历秘书少监、给事中，寻拜大理卿，迁刑部、兵部二侍郎、迁御史中丞，充顺宗山陵桥道置顿使。

云逵初为朱泚判官，常忤同幕蔡庭玉；庭玉白泚，黜为

莫州录事参军。滔复奏为判官，因深构庭玉于滔；滔为泚留后事，有请于泚，庭玉又辄隳之。又有判官朱体微，亦蒙泚亲信，与庭玉常从容言于泚曰：“滔非长者，不可付以兵权。”滔窃知之。后滔南讨有功，云逵数激怒之，滔乃抗表论庭玉等离间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归罪于庭玉等以悦滔，滔亦终叛。三年，云逵奏：其弟前太仆丞方逵，“受性凶悖，不知君亲，众恶备身，训教莫及，结聚凶党，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驴杖至一百，终不能毙。张延赏任扬州日，亦曾犯延赏法，决杀复苏。至于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亲戚所知，无可教语。昨闻于邠、宁、庆等州干谒节度及州县乞丐，今见在武功县南，西戎附近，恐有异谋；若不冒死奏闻，必恐覆臣家族。”诏令京兆府辋身递送黔州，付李模于僻远州驱使，勿许东西。

云逵元和元年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岁中改京兆尹。五年五月卒。

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妬痴为“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常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

宪宗雅闻其名，自河北召还，用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

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其幽州诗句，降居散秩。俄复用为秘书监，迁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判院事，转右散骑常侍。太和初，以礼部尚书致仕，卒。

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辨》，贺竟不就试。手笔敏捷，尤长于诗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补太常寺协律郎，卒，时年二十四。

史臣曰：文学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贞元之间，如徐浩、赵涓诸公，可谓一时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闻，邵说以僭侈失，于公异、吕渭、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赞曰：名以才显，才兼德尊。徐、赵、刘、李，厥声远闻。邵、于、吕、郑，其名久存。半乏全德，愧于后人。

卷一百三十八

列传第八十八

赵憬 韦伦 贾耽 姜公辅

赵憬，字退翁，天水陇西人也。总章中吏部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仁本之曾孙。祖諲历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录事参军。

憬少好学，志行修洁，不求闻达。宝应中，玄宗、肃宗

梓宫未祔，有司议山陵制度。时西蕃入寇，天下饥馑，憬以褐衣上疏，宜遵俭制，时人称之。后连为州从事，试江夏尉。累迁监察御史，随牒藩府，历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居母忧，哀毁几绝。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员外郎。未拜，会湖南观察使李承请为副使、检校工部郎中充职。岁余，承卒，遂知留后事。寻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仍赐金紫。居二岁，受代归京师，阖门静居，不与人交。久之，特召对于别殿。憬多学问，有辞辩，敷奏称旨，上悦，拜给事中。

贞元四年，回纥请结和亲。诏以咸安公主降回纥，命检校右仆射关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为副。前后使回纥者，多私赍缯絮，蕃中市马回以规利。憬一无所市，人叹美之。使还，迁尚书左丞，纲辖省务，清勤奉职。窦参为宰相，恶其能，请出为同州刺史，上不从。

八年四月，窦参罢黜，憬与陆贽并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憬深于理道，常言：“为政之本，在于选贤能，务节俭，薄赋敛，宽刑罚。”对扬之际，必以此为言，乃献《审官六议》曰：

臣谬登宰府，四年于兹，恭承德音，未尝不以求贤为切。至于延荐，职在愚臣，虽当代天之工，且乏知人之鉴；渐积岁月，负于圣明，无补王猷，有妨贤路。况多疾恙，兼虑阙遗，顷奉表章，备陈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弃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报效尤难，莫副尧、舜之心，空怀尸素之惧。伏惟陛下法象应期，圣神广运，云行雨施，皆发自然，训诰典谟，悉

经睿览。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烦天聪，且以用人之要，愿伸鄙见。复念稽颡丹陛，仰对宸严，謇讷易穷，遽数难辩，理详则尘渎颇甚，言略则利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窃位，纵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责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圣虑之内。臣以顶戴恩造，不知所为，身被风毒，渐觉沉痾，是以勤勤恳恳，切于愚诚也。

臣闻贞观、开元之际，宰辅论事，或多上书，所冀获尽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损益，体当时之通变，谨献《审官六议》，伏惟闲宴时赐省览。

其大指，议相，则曰：“宜博采众贤，用为辅弼。今中外知其贤者，伏愿陛下用之，识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

议进用庶官，则曰：“异同之论，是非难辨。由考课难于实效，好恶杂于众声，所以访之弥多，得之弥少。选士古今为难，拔十得五，贤愚犹半。陛下谓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斯可矣！’圣主思贤至是，而宰臣不能进之，臣之罪也。进贤在于广任用，明殿最，举大节，弃其小瑕，随其所能，试之以事，用人之大纲也。”

议京诸司阙官，则曰：“当今要官多阙，闲官十无一二。文武任用，资序递迁，要官本以材行，闲官多由恩泽。朝廷或将任，多拟要官则人少阙多，闲官则人多阙少；明当选拔者转少，在优容者转多，宜补阙员，务育材用。大厦永固，是栋梁榱桷之全也；圣朝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

议中外考课官，则曰：“汉以数易长吏，谓之弊政。其有

能理者，辄增秩赐金，或八九年、十余年，乃入为九卿，或迁三辅。功绩茂异，遂至丞相，其间不隔数官。今陛下内选庶僚，外委州府，课绩高者，不次超升，致理之法，无逾于此。臣愚以为黜陟且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当迁移，就加爵秩。其余进退，令知褒贬之必应，迟速之有常。如课绩在中，年考及限，与之平转。中外迭处，历试其能，使无苟且之心，又无滞淹之虑。”

议举遗滞，则曰：“官司既广，必委宰辅以举之；宰辅不能遍知，又询于庶官；庶官不能遍知，又访于众人。众声嚣然，互有臧否，十人举之未信，一人毁之可疑，迨至于今，兹弊未改。其所以然者，非尽为爱憎也，苦于不审实而承声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称人之善为清，以攻人之过为直，苟有除授，多生横议。由是宰臣每将荐用，亦自重难，日往月来，未副圣意。宜须采听时论，以所举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弃之。”

议擢用诸使府僚属，则曰：“诸使辟吏，各自精求，务于得人，将重府望。既经试效，能否可知，擢其贤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须才，固不可夺。臣知必不然也。属者使府宾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为荣，自喜知人，且明公选。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日月在上，谁不知之，思登阙庭，如望霄汉，宜须博采，无宜久滞。”上优诏答之。

时吏部侍郎杜黄裳为中贵谗譖及他过犯，御史中丞穆赞、京兆少尹韦武、万年县令李宣、长安令卢云，皆为裴延龄构陷，将加斥逐。憬保护救解之，故多从轻贬。

初，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徽并为巡属刺史。峘尝历

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倣久在朝列，所为或亏法令，憬每以正道制之。峘、倣密遣人数憬罪状，毁之于朝。及憬为相，拔倣自大理卿为尚书右丞，峘先贬官为别驾，又擢为吉州刺史，时人多之。

憬与陆贽同知政事。贽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顾，以国政为己任，才周岁，转憬为门下侍郎。憬由是深衔之，数以目疾请告，不甚当政事，因是不相协。裴延龄奸诈恣睢，满朝侧目。憬初与贽约于上前论之，及延英奏对，贽极言延龄奸邪诳诞之状，不可任用。德宗不悦，形于颜色。憬默然无言，由是罢贽平章事，而憬当国矣。

时宰相贾耽、卢迈与憬三人。十二年春正月，耽、迈皆有假，故憬独对于延英。上问曰：“近日起居注记何事？”憬对曰：“古者左史记言，人君动止，有实言随即记录，起居注是也。国朝永徽中，起居唯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得闻，其记注唯编制敕，更无他事。所以长寿中姚琇知政事，以为亲承德音谟训，若不宣旨宰相，史官无以得书。琇请宰相一人记录所论军国政事，谓之时政记，每月送史馆。既而时政记又废。”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诫。既尝有时政记，宰臣宜依故事为之。”无何，憬卒，时政记亦不行。

憬特承恩顾，性清俭，虽为宰辅，居第仆使，类贫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先置私庙，而竟不立第舍田产。

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时年六十一。子元亮进憬遗表草曰：“臣叨荷圣慈，窃坐台鼎，年序颇久，绩用无闻，负乘之败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与之疾，福过生灾，自今日卯时以来，稍加困重，针灸不及，药饵奚施。奄然游魂，

终当就木，冥冥残喘，岂忍辞天！号呼涕零，侧息心断，反风结草，誓报深恩，虽死犹生，岂孤素愿。无任感恩，呜咽痛恨之至。”德宗尤悼惜之，废朝三日，册赠太子太傅，赙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鸿胪卿王权充册吊使。

元亮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杂事卒。次子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御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门荫授官。

韦伦，开元、天宝中朔方节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荫累授蓝田县尉。以吏事勤恪，杨国忠署为铸钱内作使判官。国忠恃权宠，又邀名称，多征诸州县农人令铸钱。农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箠罚，人不聊生。伦白国忠曰：“铸钱须得本色人，今抑百姓农人之为，尤费力无功，人且兴谤。请厚悬市估价，募工晓者为之。”由是役使减少，而益铸钱之数。天宝末，宫内土木之功无虚日，内作人吏因缘为奸，伦乃躬亲阅视，省费减倍。改大理评事。

会安禄山反，车驾幸蜀，拜伦监察御史、剑南节度行军司马，兼充置顿使判官，寻改屯田员外、兼侍御史。时内官禁军相次到蜀，所在侵暴，号为难理；伦清俭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赖其理。竟遭中官毁谮，贬衡州司户。属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度支使第五琦荐伦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会襄州裨将康楚元、张嘉延聚众为叛，凶党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遁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沔馈运阻绝，朝廷乏食。伦乃调发兵甲驻邓州界，凶党有来降者，必厚加接待。数日后，楚元众颇怠，

伦进军击之。生擒楚元以献，余众悉走散，收租庸钱物仅二百万贯，并不失坠。荆、襄二州平。诏除崔光远为襄州节度使，征伦为卫尉卿。旬日，又以本官兼宁州刺史、招讨处置等使，寻又兼陇州刺史。

乾元三年，襄州大将张瑾杀节度使史翊作乱，乃以伦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时李辅国秉权用事，节将除拜，皆出其门。伦既为朝廷公用，又不私谒辅国。伦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御使。时吐蕃、党项岁岁入寇，边将奔命不暇。伦至秦州，屡与虏战。兵寡无援，频致败衄，连贬巴州长史、思州务川县尉。

代宗即位，起为忠州刺史，历台、饶二州。以中官吕太一于岭南矫诏募兵为乱，乃以伦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连、郴三州都团练使。竟遭太一用赂反间，贬信州司马、虔州司户、隋州司户、随州司马。遇赦，旅寓于洪州十数年。

德宗即位，选堪使绝域者，征伦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节充通和吐蕃使。伦至蕃中，初宣谕皇恩，次述国威德远振，蕃人大悦，赞普入献方物。使还，迁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银青光禄大夫。再入吐蕃，奉使称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数上疏言之。又为宰相卢杞所恶，改太子少保，累加开府仪同三司。泾师之乱，驾幸奉天。及卢杞、白志贞、赵赞等贬官，关播罢相为刑部尚书，伦于朝堂呜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谐启沃，使天下一至于此。仍为尚书，天下何由致理？”闻者敬惮之。从驾梁州，还京，又欲擢用卢杞为饶州刺史。伦又上表切言不可，深为忠正之士所称叹。以年逾七十，

表请休官，改太子少师致仕，封郢国公。时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李忠诚以尚书兼少府监，伦上言曰：“楚琳凶逆，忠诚蕃戎丑类，不合厕列清班。”又表请置义仓防水旱，择贤良任之左右。又言吐蕃必无信约，专须防备，不可轻易。上每善遇之。

伦居家孝友，抚弟侄以慈爱称。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时年八十三，赠扬州都督。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以两经登第，调授贝州临清县尉。上疏论时政，授绛州正平尉。从事河东，检校膳部员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检校礼部郎中、节度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绩茂异。入为鸿胪卿，时左右威远营隶鸿胪，耽仍领其使。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使。

建中三年十一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节度使。德宗移幸梁州。兴元元年二月，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于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诸将，有急牒至，言泽代耽为节度使，而召耽为工部尚书。耽得牒内怀中，宴饮不改容。及散，召樊泽，以诏授之曰：“诏以行军为节度使，耽今即上路。”因告将史使谒泽。牙将张献甫曰：“天子巡幸山南，尚书使行军奉表起居，而行军敢自图节钺，潜夺尚书土地，此可谓事人不忠。军中皆不伏，请杀樊泽。”耽曰：“公是何言欤！天子有命，即为节度使矣。耽今赴行在，便与公偕行。”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中乃安。寻以本官为东都留守、东畿汝南防御使。

贞元二年，改检校右仆射、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是时淄青节度使李纳虽去伪王号，外奉朝旨，而心常蓄并吞之谋。纳兵士数千人自行营归，路由滑州，大将请城外馆之。耽曰：“与人邻道，奈何野处其兵？”命馆之城内，淄青将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猎，每出畋不过百骑，往往猎于李纳之境。纳闻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异图。九年，征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

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累蒙拔擢，遂忝台司。虽历践职任，诚多旷阙，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伏以洮、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新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

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文义鄙朴，伏增惭悚。

德宗览之称善，赐厩马一匹、银采百匹、银瓶盘各一。

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

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师，东铭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条支；奄蔡乃大泽无涯，鬲宾则悬度作险。或道理回远，或名号改移，古来通儒，罕遍详究。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阨阨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

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声教所及，惟唐为大。秦皇罢侯置守，长城起于临洮；孝武却地开边，障塞限于鸡鹿；东汉则哀牢请吏；西晋则裨离结辙；隋室列四郡于卑和海西，创三州于扶南江北，辽阳失律，因而弃之。高祖神尧皇帝诞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继明重熙，柔远能迓，逾大碛通道，北至仙娥，于骨利干置玄阙州。高宗嗣守丕绩，克广前烈，遣单车赉诏，西越葱山，于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复配天之业，不失旧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图。玄宗以大孝清内，以无为理外，大宛骥录，岁充内厩，与

貳师之穷兵黷武，岂同年哉！肃宗扫平氛祲，润泽生人。代宗划除残孽，彝伦攸叙。

伏惟皇帝陛下，以上圣之姿，当太平之运，敦信明义，履信包元，惠养黎蒸，怀柔遐裔。故泸南贡丽水之金，漠北献余吾之马，玄化洋溢，率土沾濡。

臣幼切磋于师友，长趋侍于轩墀，自揣孱愚，叨荣非据，鸿私莫答，夙夜兢惶。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郡，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忧愧弥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凡诸疏舛，悉从厘正。陇西、十地，播弃于永初之中；辽东、乐浪，陷屈于建安之际。曹公弃陁北，晋氏迁江南，缘边累经侵盗，故墟日致堙毁。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太半。《周礼·职方》，以淄、时为幽州之浸，以华山为荆河之镇，既有乖于《禹贡》，又不出于淹中，多闻阙疑，讵敢编次。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臣学谢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开示众军；酈侯之图书，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尝所寄心，辄罄庸陋，多

慚紕缪。

优诏答之，赐锦彩二百匹、袍段六、锦帐二、银瓶盘各一、银榼二、马一匹，进封魏国公。

顺宗即位，检校司空，守左仆射，知政事如故。时王叔文用事，政出群小，耽恶其乱政，屡移病乞骸，不许。耽性长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而常以检身厉行以律人。每自朝归第，接对宾客，终日无倦。至于家人近习，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

永贞元年十月卒，时年七十六。废朝四日，册赠太傅，谥曰元靖。

姜公辅，不知何许人。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应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

建中四年十月，泾师犯阙。德宗苍黄自苑北便门出幸，公辅马前谏曰：“朱泚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貽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貽其患，悔且无益。”德宗曰：“已无及矣！”从幸至奉天，拜谏议大夫，俄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从幸山南，车驾至城固县，唐安公主薨。上之长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聪敏仁孝，上所钟爱。初，诏尚韦宥，未克礼会而遇播迁；及薨，上悲悼尤甚，诏所司厚其葬礼。公辅

谏曰：“非久克复京城，公主必须归葬，今于行路，且宜俭薄，以济军士。”德宗怒，谓翰林学士陆贄曰：“唐安天亡，不欲于此为茔垅，宜令造一砖塔安置，功费甚微，不合关宰相论列。姜公辅忽进表章，都无道理，但欲指朕过失，拟自取名。朕比擢拔为腹心，乃负朕如此！”贄对曰：“公辅官是谏议，职居宰衡，献替固其职分。本立辅臣，置之左右，朝夕纳诲，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费微小，非宰相所论之事。但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若造塔为是，役虽大而作之何伤！若造塔为非，费虽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会朕意。朕以公辅才行，共宰相都不相当，在奉天时已欲罢免，后因公辅辞退，朕已面许。寻属怀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辅知朕拟改官，所以固论造塔，卖直取名。据此用心，岂是良善！朕所惆怅者，只缘如此。”贄再三救护，帝怒不已，乃罢为左庶子。寻丁母忧，服阙，授右庶子，久之不迁。

洎陆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旧，数告贄求官。贄密谓公辅曰：“予尝见郴州谏相，言为公奏拟数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恐惧，上疏乞罢官为道士，久之未报。后又廷奏，德宗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贄，便以参言为对。帝怒，贬公辅为泉州别驾，又遣中使赍诏责谏参。顺宗即位，起为吉州刺史，寻卒。宪宗朝，赠礼部尚书。

史臣曰：贾魏公以温克长者，致位丞相，拒献甫之请，畋李纳之郊，则器略可知矣！韦郢公慷慨节义，困于谗邪，命矣夫！赵丞相区分检裁，求为雅士，以争权而陷陆贄，则前

时以德报怨，其可信乎！公辅一言悟主，骤及台司；一言不合，礼遽疏薄，则加膝坠泉之间，君道可知矣！

赞曰：元靖诤谏，真谓纯儒。手调鼎饪，心运地图。姜躁赵险，并跃天衢。哀哉韦公，终困谗夫。

卷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八十九

陆 贄

陆贄，字敬輿，苏州嘉兴人。父侃，溧阳令，以贄贵，赠礼部尚书。贄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尉。罢秩，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鎰有时名，贄往谒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见与语，遂大称赏，请结忘年之契。及辞，遗贄钱百万，曰：“愿备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纳，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书判拔萃，选授渭南主簿，迁监察御史。德宗在东宫时，素知贄名，乃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贄性忠尽，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

建中四年，朱泚谋逆，从驾幸奉天。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贄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胥吏简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转考功郎中，依

前充职。尝启德宗曰：“今盗遍天下，輿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动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多赞所为也。

其年冬，议欲以新岁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国家数钟百六，凡事宜有变革，以应时数。上谓贽曰：“往年群臣请上尊号‘圣神文武’四字，今缘寇难，诸事并宜改更，众欲朕旧号之中更加一两字，其事何如？”贽奏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今者銮輿播越，未复宫闱，宗社震惊，尚愆禋祀，中区多梗，大憝犹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际，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以谢灵谴，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陈，虽理体甚切，然时运必须小有改迹，亦不可执滞，卿更思量。”贽曰：“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轻重，不在自称，崇其号无补于徽猷；损其名不伤其德美。然而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谏之讥，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时遭屯否，事属倾危，尤宜慎思，以自贬抑。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祇天戒。天时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谦，天亦助顺。陛下诚能断自宸鉴，焕发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责，惟谦与顺，一举而二美从之。”德宗从之，但改兴元年号而已。

初，德宗仓皇出幸，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

御之外，无尺縑丈帛。及贼泚解围，诸藩贡奉继至，乃于奉天行在贮贡物于廊下，仍题曰“琼林”、“大盈”二库名。贄谏曰：

“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抵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记》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岂其效欤！

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俭约，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倣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廓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懵然若惊，不识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窃揣军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氓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

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捍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殆将五旬。冻饿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人而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士而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谤讟方兴，军情稍沮，岂不以勇夫常性，嗜货矜功，其患难

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记》曰：“财散则民聚。”岂其效欤！陛下天资英圣，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反过差为至当，促殄遗寇，永垂鸿名，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

上嘉纳之，令去其题署。

兴元元年，李怀光异志已萌，欲激怒诸军，上表论诸军衣粮薄，神策衣粮厚，厚薄不均，难以驱战，意在挠沮进军。李晟密奏，恐其有变，上忧之，遣贄使怀光军宣谕。使还，贄奏事曰：

贼泚稽诛，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怀光总仗顺之军，乘制胜之气，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帅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为规略，渐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

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覆，因美其军强盛。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昨发离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从此却回，或恐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词。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光手诏，示

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缘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贽从彼宣慰回，云见卿论叙军情，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卿宜授以谋略，分路夹攻，务使叶齐，克平寇孽。”如此词婉而直，理当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

臣初奉使谕旨，本缘粮料不均，偶属移军，事相谐会。又幸怀光诡对，且无阻绝之言，机宜合并。若有幽赞，一失其便，后何可追，幸垂裁察！

德宗初望怀光回意破贼，故晟屡奏移军不许；及贽缕陈怀光反状，乃可晟之奏，遂移军东渭桥。而鄜坊节度李建徽、神策行营阳惠元犹在咸阳，贽虑怀光并建徽等军，又奏曰：

怀光当管师徒，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资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阳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无益成功，只忧生事。何则？四军悬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递恐分功，齟齬不和，嫌衅遂构，俾之同处，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亡之祸，翹足可期。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太上消患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制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就东，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时。今

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泚所邀，藉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夫制军驭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得其要，契其时，然后举无败谋，措无危势。而今者屯兵而不肯为用，聚将而罔能叶心，自为鲸鲵，变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长历阶；析之各竞于擅能，或成勋绩。事有必应，断无可疑。

德宗曰：“卿之所料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则使得为词。且俟旬时。”晟至东渭桥，不旬日，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单骑遁而获免，惠元中路被执，害之。报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费练达兵机，率如此类。

二月，从幸梁州，转谏议大夫，依前充学士。先是，凤翔衙将李楚琳乘泾师之乱，杀节度使张镒，归款朱泚。及奉天解围，楚琳遣使贡奉，时方艰阻，不获已，命为凤翔节度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才至汉中，欲令浑瑊代为节度。费谏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诛，但以乘舆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贼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便成隔绝。以诸镇危疑之势，居二逆诱胁之中，恟恟群情，各怀向背。贼胜则往，我胜则来，其间事机，不容差跌。倘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

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势岂不病哉！”上释然开悟，乃善待楚琳使，优诏安慰其心。

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从臣赐号曰“奉天定难功臣”，谷口已南随扈者曰“元从功臣”，不选朝官，一例俱赐。贄奏曰：“破贼捍难，武臣之效。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员僚，但驰走从行而已，忽与介胄奋命之士，俱号功臣，伏恐武臣愤惋。”乃止。

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录先散失宫人名字，令草诏赐浑瑊，遣于奉天寻访，以得为限，仍量与资粮送赴行在。贄不时奉诏，进状论之曰：

顷以理道乖错，祸乱荐钟，陛下思咎惧灾，裕人罪己，屡降大号，誓将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贺，惩忿释怨，煦仁戴明，毕力同心，共平多难。止土崩于绝岸，收版荡于横流，殄寇清都，不失旧物。实由陛下至诚动于天地，深悔感于神人，故得百灵降康，兆庶归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尝有捐弃宫阙，失守宗祧，继逆于赴难之师，再迁于蒙尘之日，不逾半岁，而复兴大业者乎！

今渠魁始平，法驾将返，近自郊甸，远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氓，重战伤残之卒，皆忍死扶病，倾耳耸肩，想闻德声，翹望圣泽。陛下固当感上天悔祸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将士锋刃之殃，愍黎元涂炭之酷。以致寇为戒，以居上为危，以务理为忧，以复宫为急。损之又损，尚惧汰侈之易滋；艰之惟艰，犹患戒慎之难久。谋始尽善，克终已稀；始而不谋，终则何有！夫以内人为号，盖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辈，固

繁有徒，但恐伤多，岂忧乏使！翦除元恶，曾未浹辰，奔贺往来，道途如织。何必自亏君德，首访妇人，又令资装速赴行在！万目阅视，众口流传，恐非所以答庆赖之心，副惟新之望也。

夫事有先后，义有重轻，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盖美其不失先后之宜也。自翠华播越，万姓靡依，清庙震惊，三时乏祀，当今所务，莫大于斯。诚宜速遣大臣，驰传先往，迎复神主，修整郊坛，展禋享之仪，申告谢之意。然后吊恤死义，慰犒有功，绥辑黎蒸，优问耆耄。安定反侧，宽宥胁从；宣畅郁堙，褒奖忠直；官失职之士，复废业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后也。至如崇饰服器，缮缉殿台，备耳目之娱，选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

散失内人，已经累月，既当离乱之际，必为将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当自陈献；其人若甚无识，求之适使忧虞。自因寇乱丧亡，颇有大于此者，一闻搜索，怀惧必多；余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抚，犹恐危疑，若又惧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绝纓而饮盗马者，岂必忘其情爱，盖知为君之体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为。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独在于此。所令撰赐浑瑊诏书，未敢顺旨。

帝遂不降诏，但遣使而已。

德宗还京，转中书舍人，学士如故。初，贄受张镒知，得居内职；及镒为卢杞所排，贄常忧惴；及杞贬黜，始敢上书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顾遇。奉天解围后，德宗言及违离宗

庙，呜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实朕之过。”贇亦流涕而对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贇意盖为卢杞、赵贇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则曰：“虽朕德薄，致兹祸乱，亦运数前定，事不由人。”贇又极言杞等罪状，上虽貌从，心颇不说。吴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宠遇，文章才器不迨贇；而能交结权幸，共短贇于上前。故刘从一、姜公辅自卑品苍黄之中，皆登辅相；而贇为朋党所挤，同职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动失上之欢心，故久之不为辅相。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

贞元初，李抱真入朝，从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时，敕书至山东，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臣即时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时贇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俄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藩镇贽赠及别陈饷遗，一无所取。与韦皋布衣时相善，唯西川致遗，奏而受之。贇父初葬苏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其礼遇如此。免丧，权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学士。申谢日，贇伏地而泣，德宗为之改容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属意为辅弼，而宰相窦参素忌贇，贇亦短参之所为，言参黷货，由是与参不平。

七年，罢学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贇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

八年四月，窦参得罪，以贇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

贽久为邪党所挤，困而得位，意在不负恩奖，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杨炎、卢杞秉政，树立朋党，排摈良善，卒致天下沸腾，銮舆奔播。愆是之失，贞元已后，虽立辅臣，至于小官除拟，上必再三详问，久之方下。及贽知政事，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又宣旨曰：“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贽论奏曰：

臣实顽鄙，一无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虽怀窃位之惧，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终难上报。唯知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既蒙允许，即宜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营延，多历事任。论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

陛下勤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其为崇任辅弼，博采舆词，可谓圣德之盛者。然于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陛下既纳臣言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于臣谋不责成，于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而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齐桓公问管仲害霸之事，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害霸也。”为小人者，不必悉怀险谲，故覆

邦家。盖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而昧远图，效小信而伤大道，况又言行难保，恣其非心者乎！

伏以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不有遍谙诸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敷为暗投。傥如议者之言，所举多有情故，举于君上，且未绝私；荐于宰臣，安肯无诈！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今又将徇浮言，专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谙识，踵前须访于人。若访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故辙；若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详择焉。恐不如委任长官，慎拣僚属，所拣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于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耶！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出于其中。今之宰臣，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

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广在于各举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贵精在于按名责实，宰臣之序进是也。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

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

陛下诞膺宝历，思致理平，虽好贤之心，有逾于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于往时。盖由赏鉴独任于圣聪，搜择颇难于公举，仍启登延之路，罕施练核之方。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后来者不相接续，施一令则谤沮互起，用一人则疮痍立成。此乃失于选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拣之规，太精而失士。陛下选任宰相，必异于庶官；精择长官，必愈于末品。及至宰相献规，长吏荐士，陛下即但纳横议，不稽始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实，不校所试之短长。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上虽嘉其所陈，长官荐士之诏，竟追寝之。

国朝旧制，吏部选人，每年调集。自乾元已后，属宿兵于野。岁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选。由是选人停拥，其数猥多，文书不接，真伪难辨，吏缘为奸，注授乖滥，而有十年不得调者。贽奏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阙集人，每年置选。故选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

贽与贾耽、卢迈、赵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让不言可否。旧例，宰臣当旬秉笔决事，每十日一易，贽请准故事，令秉笔者以应之。又以河陇陷蕃已来，西北边常以

重兵守备，谓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诸镇之军也，更番往来，疲于戎役。费以中原之兵，不习边事，及捍虏战贼，多有败衄，又苦边将名目太多，诸军统制不一，缓急无以应敌，乃上疏论其事曰：

臣历观前代书史，皆谓镇抚四夷，宰相之任，不揆暗劣，屡敢上言。诚以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治则无可御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敛导有方。陛下幸听愚言，先务积谷，人无加赋，官不费财，坐致边储，数逾百万。诸镇收余，今已向终，分贮军城，用防艰急，纵有寇戎之患，必无乏绝之忧。守此成规，以为永制，常收冗费，益贍边农，则更经二年，可积十万人三岁之粮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术未精，敢议筹量，庶备采择。

伏以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则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者，则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则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也。美长城者，则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则险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则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听一家之说，则例理可征；考历代所行，则成败异效。是由执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势，徇

所见而昧于所遇之时。

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夏后以序戎而圣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业兴；周城朔方而猱狁攘，秦筑临洮而宗社覆；汉武讨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约和亲而不能弭患于当年，宣、元弘抚纳而足以保宁于累叶。盖以中夏之盛衰异势，夷狄之强弱异时，事机之利害异情，措置之安危异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

夫以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威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尚弃信奸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亡之弊，当夷狄强盛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词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亲，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虽非御戎之善经，盖时事亦有不得已也。傥或夷夏之势，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为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乱，皆乘其时而善用其势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亲，神尧之降礼，皆顺其时而不失其称也。秦皇之长城，汉武之穷讨，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时者也。向若遇孔炽之势，行即序之方，则见侮而不从矣！乘可取之资，怀

畏避之志，则失机而养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亲之谋，则示弱而劳费矣！当降屈之时，务翦伐之略，则召祸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是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欤！至于察安危之大情，计成败之大数，百代之不变易者，盖有之矣。其要在于失人肆欲则必蹶，任人从众则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

国家自禄山构乱、河陇用兵以来，肃宗中兴，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吞噬无厌；回纥矜功，凭陵亦甚。中国不遑振旅，四十余年。使伤耗遗氓，竭力蚕织，西输贿币，北偿马资，尚不足塞其烦言，满其骄志。复乃远征士马，列戍疆陲，犹不能遏其奔冲，止其侵侮。小入则驱略黎庶，深入则震惊邦畿。时有议安边策者，多务于所难而忽于所易，勉于所短而略于所长。遂使所易所长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难所短者，图之而其功靡就。忧患未弭，职斯之由。

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人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寇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倘或挠败，适所以启戎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边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

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

可企；勉所短而敌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戎狄之所长也。戎狄之所长，乃中国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校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

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人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我之所长，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铸授寇者也！今则皆务之矣，犹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

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匱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臣请为陛下粗陈六者之失，惟明主慎听而熟察之：

臣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练兵之中，所用复异。用之于救急，则权以纾难；用之于暂敌，则缓以应机。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唯将所命，此所谓攻讨之兵也！用之于屯戍，则事资可久；势异从权，非物理所惬不宁，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则乐生，顾家业则忘死，故可以理术驭，不可以法制驱，此所谓镇守之兵也。夫欲备封疆，御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当选镇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选置者，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纪伍，安其室家，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摩督课而人自为用，弛禁防而众自不携。故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为羽卫之仪，而无益于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

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自非生于其域，习于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不见乐土而迁焉，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关东之地，百物阜殷，从军之徒，尤被优养。惯于温饱，狎于欢康，比诸边隅，若异天地。闻绝塞荒陬之苦，则辛酸动容；聆强蕃劲虏之名，则慑骇夺气。而乃使之去亲族，舍园庐，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慑骇，将冀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帅之馭，资奉若骄子，姑息如情人，进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处之以严宪。其来也咸负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计归，张颐待饬。微倖者犹患还期之赊缓，常念戎丑之充斥；王师挫伤，则将乘其乱离，布路东溃，情志且尔，得之奚为？平居则殫耗资储以奉浮冗之众，临难则拔弃城镇以摇远近之心，其弊岂惟无益哉！固亦将有所挠也。复有抵犯刑禁，谪徙军城，意欲增户实边，兼令展效自赎。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适足烦于防卫，谅无望于功庸，虽前代时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复有拥旄之帅，身不临边，但分偏师，俾守疆场。大抵军中壮锐，元戎例选自随，委其疲羸，乃配诸镇。节将既居内地，精兵祇备纪纲，遂令守要御冲，常在寡弱之辈。寇戎每至，乃势不支，入垒者才足闭关，在野者悉遭劫执，恣其芟蹂，尽其搜驱。比及都府闻知，虏已克获旋返。且安边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谓措置乖方矣！

夫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揣重轻，輶輶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夫如是，若聪明可衡，律度无章，则用与不用，其弊一也。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章，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僭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褒贬既阙而不行，称毁复纷然相乱，人虽欲善，谁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又有遇敌而所守不固，陈谋而其效靡成；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既相执证，理合辨明，朝廷每为含糊，未尝穷究曲直。措理者吞声而靡诉，诬善者罔上而不惭。驭众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

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不得竭其材，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战阵莫前。虏每越境横行，若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间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制用

若斯，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铃，艺乏趯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靡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虺，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中兴已来，未遑外讨，侨隶四镇于安定，权附陇右于扶风，所当西北两蕃，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节度而已，关东戍卒，至则属焉。虽委任未尽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顷逆泚诱泾、陇之众叛，怀光污朔方之军，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唯以客礼相待。

是乃从容拯溺，揖让救焚，冀无阽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理戎之要，最在均齐，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军实无多少之异，是将所以同其志而尽其力也。如或诱其志意，勉其艺能，则当阅其材，程其勇，校其劳逸，度其安危，明申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薄厚之殊，而无觖望之衅。盖所谓日省月试，饬禀均事，如权量之无情于物，万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继以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丰约相形，悬绝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禀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此俦类所以忿恨，忠良所以忧嗟，疲人所以流亡，经费所以褊匮。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矫佞行而禀赐厚，绩艺劣而衣食优，苟未忘怀，能无愠怒！不为戎首，则已可嘉，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必不能焉。养士若斯，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

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军，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才，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后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赏者不以为滥，当罚者无得而辞，付授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谓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凶靖难，则不可。夫两境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欲其事无遗策，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设使谋虑能周，其如权变无及！戎虏驰突，迅如风飏，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逗留之间，寇已奔逼，托于救援未至，各且闭垒自全。牧马屯牛，鞠为椎剽；稽

夫樵妇，罄作俘囚。虽诏诸镇发兵，唯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掳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于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匱，建兵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疆场之蠹贼，军旅之膏肓也。蠹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唯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穡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种，待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余，各酬倍价，务奖营田。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论哉！

臣又谓宜择文武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应涇、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又择一人为朔方元帅，应鄜坊、邠宁、灵夏等节度管内兵

马，悉以属焉；又择一人为河东元帅，河东、振武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三帅各选临边要会之州以为理所，见置节度，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帅得置统军，余并停罢。其三帅部内太原、凤翔等府及诸郡户口稍多者，慎拣良吏以为尹守，外奉师律，内课农桑，俾为军粮，以壮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选帅之授既明，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国之所长，谨行当今之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怀，疆场不宁谧者，未之有也。诸侯轨道，庶类服从。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鉴，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两寇之方静，加以频年丰稔，所在积粮，此皆天赞国家，可以立制垂统之时也。时不久居，事不常兼，已过而追，虽悔无及。明主者，不以言为罪，不以人废言，罄陈狂愚，惟所省择。

德宗极深嘉纳，优诏褒奖之。

贄在中书，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初，窦参既贬郴州，节度使刘士宁饷参绢数千匹。湖南观察使李巽与参有隙，具事奏闻，德宗不悦。会右庶子姜公辅于上前闻奏，称“窦参尝语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贬参，竟杀之。时议云公辅奏窦参语得之于贄，云参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恶于公异、于邵，既辅政而逐之，谈者亦以为阨。

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

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贇独以身当之，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累上疏极言其弊。延龄日加譖毁。十年十二月，除太子宾客，罢知政事。贇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谒之外，不通宾客，无所过从。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言贇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语在《延龄传》。德宗怒，将诛贇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贇为忠州别驾。

贇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献参决，多出于贇，故当时目为“内相”。从幸山南，道途艰险，扈从不及，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贇者赏千金。”翌日贇谒见，上喜形颜色，其宠待如此。既与二吴不协，渐加浸润，恩礼稍薄；及通玄败，上知诬枉，遂复见用。贇以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朋友规之，以为太峻，贇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精于吏事，斟酌决断，不失锱铢。尝以“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谴。”又言“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物议是之。德宗以贇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

贇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病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初，贇秉政，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量移忠州刺史。贇在忠州，与吉甫相遇，昆弟、门人咸为贇忧，而吉甫忻然厚礼，都不衔前事，以宰相礼事之，

犹恐其未信不安，日与贽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贽初犹惭惧，后乃深交。时论以吉甫为长者。后有薛延者，代吉甫为刺史，延朝辞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韦皋累上表请以贽代己。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时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子简礼，登进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涂沦蹶，皆相类也。而谊止中大夫，贽及台铉，不为不遇矣。昔公孙鞅挟三策说秦王，淳于髡以隐语见齐君，从古以还，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论议，正为此也。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诗》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又有“诲尔”、“听我”之恨，此皆贤人君子，叹言不见用也。故尧咨禹拜，千载一时，携手提耳，岂容易哉！

贽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为善不周。忠言救失，启沃曰仇。勿贻天问，苍昊悠悠。

卷一百四十

列传第九十

韦皋 刘辟附 张建封 卢群

韦皋，字城武，京兆人。大历初，以建陵挽郎调补华州

参军，累授使府监察御史。宰相张镒出为凤翔陇右节度使，奏皋为营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权知陇州行营留后事。

建中四年，泾师犯阙，德宗幸奉天，凤翔兵马使李楚琳杀张镒，以府城叛归于朱泚，陇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阳入朝，以甲士自随；后泚为凤翔节度使，既罢，留范阳五百人戍陇州，而泚旧将牛云光督之。时泚既以逆徒围奉天，云光因称疾，请皋为帅，将谋乱，擒皋以赴泚。皋将翟晔伺知之，白皋为备；云光知事泄，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阳，遇泚家僮苏玉将使于皋所，苏玉谓云光曰：“太尉已登宝位，使我持诏以韦皋为御史中丞，君可以兵归陇州。皋若承命，即为吾人；如不受诏，彼书生，可以图之，事无不济矣。”乃反旆疾趋陇州。皋迎劳之，先纳苏玉，受其伪命，乃问云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来，何也？”云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潜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复还。愿与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皋曰：“善。”又谓云光曰：“大使苟不怀诈，请纳器甲，使城中无所危疑，乃可入。”云光以书生待皋，且以为信然，乃尽付弓矢戈甲。皋既受之，乃内其兵。明日，皋犒宴苏玉、云光之卒于郡舍，伏甲于两廊。酒既行，伏发，尽诛之，斩云光、苏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刘海广以皋为凤翔节度使，皋斩海广及从者三人，生一人，使报泚。于是诏以皋为御史大夫、陇州刺史，置奉义军节度以旌之。皋遣从兄平及弇继入奉天城，城中闻皋有备，士气增倍。

皋乃筑坛于廷，血牲与将士等盟曰：“上天不吊，国家多难，逆臣乘间，盗据宫闱。而李楚琳亦扇凶徒，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皋是用激心愤气，

不遑底宁，誓与群公，竭诚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协力，仗顺除凶，先祖之灵，必当幽赞。言诚则志合，义感则心齐；粉骨糜躯，决无所顾。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于子孙，亦罔遗类。皇天后土，当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检校礼部尚书。兴元元年，德宗还京，征为左金吾卫将军，寻迁大将军。

贞元元年，拜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张延赏。皋以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佐时至蛮国羊咀咩城，其王异牟寻忻然按遇，请绝吐蕃，遣使朝贡。其年，遣东蛮鬼主骠傍、苴梦冲、苴乌等相率入朝。南蛮自襁州陷没，臣属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至是复通。

五年，皋遣大将王有道简习精卒以入蕃界，与东蛮于故襁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斩首二千级，生擒笼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胜计。蕃将乞臧遮遮者，蕃之骁将也，久为边患。自擒遮遮，城栅无不降，数年之内，终复襁州，以功加吏部尚书。九年，朝廷筑盐州城，虑为吐蕃掩袭，诏皋出兵牵维之。乃命大将董勔、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鹤军。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又破之，杀伤数千人，焚定廉城。凡平堡栅五十余所，以功进位检校右仆射。皋又招抚西山羌女、诃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国酋长，入贡阙廷。十一年九月，加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复襁州城。十六年，皋命将出军，累

破吐蕃于黎、嵩二州。吐蕃怒，遂大搜阅，筑垒造舟，欲谋入寇，皋悉挫之。于是吐蕃酋帅兼监统囊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与其大将八十七人举部落来降。定德有计略，习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驿计事，蕃中诸将禀其成算。至是，自以捍边失律，惧得罪而归心焉。

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蛮千余户又降。赞普以其众外溃，遂北寇灵、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皋出兵深入蕃界。皋乃令镇静军使陈泊等统兵万人出三奇路，威戎军使崔尧臣兵千人出龙溪石门路南，维保二州兵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趋吐蕃维州城中，北路兵马使邢玘等四千趋吐蕃栖鸡、老翁城，都将高倜，王英俊兵二千趋故松州，陇东兵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邛、黎、嵩路。又令镇南军使韦良金兵一千三百续进，雅州经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趋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经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过大渡河，深入蕃界，嵩州经略使陈孝阳、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磨些蛮、东蛮二部落主苴那时等兵四千进攻昆明城、诺济城。自八月出军齐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拔城七、军镇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斩首万余级，遂进攻维州。救军再至，转战千里，蕃军连败。于是寇灵、朔之众引而南下，赞普遣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而来解维州之围。蜀师万人据险设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战。莽热见我师之少，悉众追之。发伏掩击，鼓噪雷骇，蕃兵自溃，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是岁十月，遣使献论莽热于朝；德宗数而释之，赐第于崇仁里。皋以功加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

顺宗即位，加检校太尉。顺宗久疾，不能临朝听政，宦者李忠言、侍棋待诏王叔文、侍书待诏王伾等三人颇干国政，高下在心。皋乃遣支度副使刘辟使于京师，辟私谒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诚于足下，若能致某都领剑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报。”叔文大怒，将斩辟以徇；韦执谊固止之，辟乃私去。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与韦执谊有隙，自以大臣可议社稷大计，乃上表请皇太子监国，曰：“臣闻上承宗庙，下镇黎元，永固无疆，莫先储两。伏闻圣明以山陵未祔，哀毁逾制，心劳万几，伏计旬月之间，未甚痊愈。皇太子睿质已长，淑问日彰，四海之心，实所倚赖。伏望权令皇太子监抚庶政，以俟圣躬痊愈，一日万几，免令壅滞。”又上皇太子笺曰：

殿下体重离之德，当储贰之重，所以克昌九庙，式固万方，天下安危，系于殿下。皋位居将相，志切匡扶，先朝奖知，早承恩顾。人臣之分，知无不为，愿上答眷私，罄输肝鬲。伏以圣上嗣膺鸿业，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谅闇之际，方委大臣，但付托偶失于善人，而参决多亏于公政。今群小得志，隳紊纪纲，官以势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腹心，遍于贵位；潜结左右，难在萧墙。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褻慢无忌，高下在心。货贿流闻，迁转失叙，先圣屏黜脏犯之类，咸擢居省寺之间。至令忠臣陨涕，正人结舌，遐迩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谋动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倾太宗之王业。伏惟太宗栉沐风雨，经营庙朝，将垂二百年，欲及千万祀；而一朝使

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悽悽血诚，输写于此！

太子优令答之。而裴均、严绶笈表继至，由是政归太子，尽逐伾、文之党。是岁，暴疾卒，时年六十一，赠太师，废朝五日。

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故刘辟因皋故态，图不轨以求三川，历阶之作，盖有由然。

皋兄聿，时为国子司业，刘辟与卢文若据西川叛，皋侄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不奏。既收行式，以其妻没官，诏御史台按聿，聿下狱。有司以行式妻在远，不与兄同情，不当连坐，诏归行式妻而释聿。

刘辟者，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词登科，韦皋辟为从事，累迁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贞元年八月，韦皋卒，辟自为西川节度留后，率成都将校上表请降节钺。朝廷不许，除给事中，便令赴阙。辟不奉诏。时宪宗初即位，以无事息人为务，遂授辟检校工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辟益凶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统三川，与同幕卢文若相善，欲以文若为东川节度使，遂举兵围梓州。宪宗难于用兵，宰相杜黄裳奏：“刘辟一狂蹶书生耳，王师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骁果可任，举必成功。”帝数日方从之。于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将神策京西行营兵相续进发，令与严砺、李康犄角相应以讨之，仍许其自新。

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师。三月，收复东川。乃下诏曰：

朕闻皇祖玄元之诫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圣谟，常所祇服。故惟文诰有所不至，诚信有所未孚，始务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征。近者德宗皇帝举柔服之规，授宰衡之杰，弘我庙胜，遂康巴、庸，故得南诏入贡，西戎寝患。成绩始究，元臣丧亡，刘辟乘此变故，坐邀符节。朕以成狂命者虽乖于理体，从权便者所冀于辑宁，竟乖卿士之谋，遂允幸求之志。朕之于辟，恩亦弘矣。曾不知恩，负牛羊之力，饱则逾凶；畜梟獍之心，驯之益悖。诳惑士伍，围逼梓州；诱陷戎臣，塞绝剑路。师徒所至，烧劫无遗，干纪之辜，擢发难数。朕为人司牧，字彼黎元，如辟之罪，非朕敢舍，可削夺在身官爵。

六月，崇文破鹿头关，进收汉州。九月，崇文收成都府。刘辟以数十骑遁走，投水不死；骑将郾定进入水，擒辟于成都府西洋灌田。卢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然后缢石投江，失其尸。辟槛送京师，在路饮食自若，以为不当死。及至京西临皋驿，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系首及手足，曳而入，乃惊曰：“何至于是？”或给之曰：“国法当尔，无忧也。”是日，诏曰：“刘辟生于士族，敢蓄梟心，驱劫蜀人，拒捍王命。肆其狂逆，诳误一州，俾我黎元，肝脑涂地。贼将崔纲等同恶相扇，至死不回，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刘辟男超郎等九人，并处斩。”辟入京城，上御兴安楼受俘馘，令中使于楼下诘辟反状。辟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为恶，臣不能制。”又遣诘之曰：“朕遣中使送旌节官告，何故不受？”辟乃伏罪。令献

太庙、郊社，徇于市，即日戮于子城西南隅。

初，辟尝病，见诸问疾者来，皆以手据地，倒行入辟口，辟因砾裂食之；惟卢文若至，则如平常。故尤与文若厚，竟以同恶俱赤族，不其怪欤！

张建封，字本立，兖州人。祖仁范，洪州南昌县令，贞元初赠郑州刺史。父玠，少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反，令伪将李庭伟率蕃兵胁下城邑，至鲁郡；太守韩择木具礼郊迎，置于邮馆。玠率乡豪张贵、孙邑、段绛等集兵将杀之。择木怯懦，大惧；唯员外司兵张孚然其计，遂杀庭伟并其党数十人，择木方遣使奏闻。择木、张孚俱受官赏，玠因游荡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贵，赠秘书监。

建封少颇属文，好谈论，慷慨负气，以功名为己任。宝应中，李光弼镇河南，时苏、常等州草贼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光弼将兵马同征讨之。建封乃见日新，自请说喻贼徒。日新从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贼营，以利害祸福喻之。一夕，贼党数千人并诣日新请降，遂悉放归田里。

大历初，道州刺史裴虬荐建封于观察使韦之晋，辟为参谋，奏授左清道兵曹，不乐史役而去。滑亳节度使令狐彰闻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觐，建封心不悦之，遂投刺于转运使刘晏，自述其志，不愿仕于彰也。晏奏试大理评事，勾当军务。岁余，复罢归。

建封素与马燧友善，大历十年，燧为河阳三城镇遏使，辟为判官，奏授监察御史，赐绯鱼袋。李灵曜反于梁、宋间，与田悦犄角，同为叛逆，燧与李忠臣同讨平之，军务多咨于建

封。及燧为河东节度使，复奏建封为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荐之于朝，杨炎将用为度支郎中，卢杞恶之，出为岳州刺史。

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乘破灭梁崇义之势，渐纵恣跋扈，寿州刺史崔昭数书疏往来。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选寿州刺史。卢杞本恶建封，是日苍黄，遂荐建封以代崔昭牧寿阳。李希烈称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击走刘德信、唐汉臣等，又摧破哥舒曜于襄城，连陷郑、汴等州，李勉弃城而遁。泾师内逆，驾幸奉天，贼锋益盛。淮南陈少游潜通希烈，寻称伪号，改元，遣将杨丰赍伪敕书二道，令送少游及建封。至寿州，建封缚杨丰徇于军中。适会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回者同至，建封集众对中使斩丰于通衢，封伪敕书送行在，远近震骇。陈少游闻之，既怒且惧。建封乃具奏少游与希烈往来事状。希烈又伪署其党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令先平寿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将贺兰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秋栅。少诚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蕲、黄等州，又为伊慎所挫衄。寻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团练使。车驾还京，陈少游忧愤而卒。

兴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寿庐三州都团练观察使。于是大修缉城池，悉心绥抚，远近悦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选凶党精悍者率劲卒以攻建封，旷日持久，无所克获而去。及帝烈平，进阶封，赐一子正员官。

初，建中年，李洧以徐州归附。洧寻卒，其后高承宗父子、独孤华相继为刺史。力贼侵削，贫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据江淮运路，朝廷思择重臣以镇者久之。贞元四年，以

建封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既创置军伍，建封触事躬亲；性宽厚，容纳人过误，而按据纲纪，不妄曲法贷人。每言事，忠义感激，人皆畏悦。七年，进位检校礼部尚书。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十三年冬，入觐京师，德宗礼遇加等，特以双日开延英召对，又令朝参入大夫班，以示殊宠。建封赋《朝天行》一章上献，赐名马珍玩颇厚。

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驮柴，宦者市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后食；今与汝柴，而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使擒之以闻，乃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不为之改，谏官御史表疏论列，皆不听。吴凑以戚里为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觐，具奏之，德宗颇深嘉纳；而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问之，弁对曰：“京师游手堕业者数千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诏书矜免百姓诸色逋赋，上问建封，对曰：“凡逋赋残欠，皆是累积年月，无可征收，虽蒙陛下忧恤，百姓亦无所裨益。”时河东节度使李说、华州刺史卢微，皆中风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决遣之。建封

皆悉闻奏，上深嘉纳。又金吾大将军李翰好伺察城中细事，加诸闻奏，冀求恩宠，人畏而恶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诏曰：“比来朝官或诸处过从，金吾皆有上闻。其间如素是亲故，或曾同僚友，伏腊岁序，时有还往，亦是常礼，人情所通。自今以后，金吾不须闻。”

十四年春上巳，赐宰臣百僚宴于曲江亭，特令建封与宰相同座而食。贞元已后，藩帅入朝及还镇，如马燧、浑瑊、刘玄佐、李抱真、曲环之崇秩鸿勋，未有获御制诗以送者，建封将还镇，特赐诗曰：“牧守寄所重，才贤生为时。宣风自淮甸，授钺膺藩维。入覲展遐恋，临轩慰来思。忠诚在方寸，感激陈清词。报国尔所尚，恤人予是资。欢宴不尽怀，车马当还期。谷雨将应候，行春犹未迟。勿以千里遥，而云无己知。”又令高品中使赍常所执鞭以赐之，曰：“以卿忠贞节义，岁寒不移，此鞭朕久执用，故以赐卿，表卿忠节也。”建封又献诗一篇，以自警励。

建封在彭城十年，军州称理。复又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贞元时，文人如许孟容、韩愈诸公，皆为之从事。

十六年，遇疾，连上表请速除代，方用韦夏卿为徐泗行军司马。未至而建封卒，时年六十六，册赠司徒。子愔。

愔以荫授虢州参军。初，建封卒，判官郑通诚权知留后事。通诚惧军士谋乱，适遇浙西兵迁镇，通诚欲引入州城为援。事泄，三军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库取戈甲，执带环绕衙城，请愔为留后。乃杀通诚、杨德宗、大将段伯熊、吉遂、曲澄、张秀等。军众请于朝廷，乞授愔旄节。初不之许，乃割

濠、泗二州隶淮南，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讨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张伾以兵攻埇桥，与徐军接战，伾大败而还。朝廷不获已，乃授愔起复右骁卫将军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仍以泗州刺史张伾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正授武宁军节度、检校工部尚书。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请代，征为兵部尚书，以东都留守王绍为武宁军节度代愔，复隶濠、泗二州于徐。徐军喜复得二州，不敢为乱，而愔遂赴京师，未出界卒。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称理，诏赠右仆射。

卢群，字载初，范阳人。少好读书，初学于太安山。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闻其名，辟为从事。建中末，荐于朝廷，会李希烈反叛，诏诸将讨之。以群为监察御史、江西行营粮料使。兴元元年，江西节度、嗣曹王皋奏为判官。曹王移镇江陵、襄阳，群皆从之，幕府之事，委以咨决，以正直闻。

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诬告故尚父子仪嬖人张氏宅中有宝玉者，张氏兄弟又与尚父家子孙相告诉，诏促按其狱。群奏曰：“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子仪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有大勋，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俾私自引退。”德宗从其言，时人嘉其识大体。累转左司、职方、兵部三员外郎中。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开决司、洧等水漕輓溉田，遣中使止之，少诚不奉诏。令群使蔡州诘之，少诚曰：“开大渠，大利于人。”群曰：“为臣之道，不合自专，虽便于人，须俟君命。且人臣须以恭恪为事，若事君不尽恭恪，即责下吏恭恪，

固亦难矣。”凡数百千言，谕以君臣之分，忠顺之义，少诚乃从命，即停工役。

群博涉，有口辨，好谈论，与少诚言古今成败之事，无不耸听。又与唱和赋诗，自言以反侧，常蒙隔在恩外，群于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卫、霍真诚奉主，貔虎十万一身。江、河潜注息浪，蛮貊款塞无尘。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少诚大感悦。群以奉使称旨，俄迁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义成军节度行军司马。

贞元十六年四月，节度姚南仲归朝，拜群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及为节度使至镇，各与本地契书，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时论称美。寻遇疾，其年十月卒，时年五十九，废朝一日，赠工部尚书，赙赠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韦南康、张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横身丧乱之际，力扶衰运，气激壮图，义风凛凛，耸动群丑，春盗之喉，折贼之角，可谓忠矣！而韦公季年，惑贼辟之奸说，欲兼巴、益，则志未可量。徐州请觐，颇有规谏之言，所谓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终者。卢载初喻少诚，还地券，君子哉！三子之贤，不可多得。

赞曰：南康英壮，力匡交丧。张侯义烈，志平乱象。见危能振，蹈利无谤。韦德不周，张心可亮。

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九十一

田承嗣 侄悦 子绪 绪子季安 田弘正 子布
牟 布子在宥 张孝忠 子茂昭 茂昭 子克勤
弟茂宗 茂和 陈楚附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卢龙军为裨校。祖璟，父守义，以豪侠闻于辽、碣。承嗣，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累俘斩奚、契丹功，补左清道府率，迁武卫将军。禄山构逆，承嗣与张忠志等为前锋，陷河洛。禄山败，史朝义再陷洛阳，承嗣为前导，伪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军讨平河朔。帝以二凶继乱，郡邑伤残，务在禁暴戢兵，屡行赦宥，凡为安、史诖误者，一切不同。时怀恩阴谋不轨，虑贼平宠衰，欲留贼将为援，乃奏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乃以承嗣检校户部尚书、郑州刺史。俄迁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居无何，授魏博节度使。

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虽外受朝旨，而阴谋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衡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务优容，累加检校尚书仆射、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

雁门郡王，赐实封千户。及升魏州为大都督府，以承嗣为长史，仍以其子华尚永乐公主，冀以结固其心，庶其悛革。而生于朔野，志性凶逆，每王人慰安，言词不逊。

大历八年，相卫节度使薛嵩卒，其弟嵎欲邀旄节；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将裴志清谋乱逐嵎，嵎率众归于承嗣。十年，薛嵎归朝，承嗣使亲党扇惑相州将吏谋乱，遂将兵袭击，谬称救应。代宗遣中使孙知古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诏，遣大将卢子期攻洺州，杨光朝攻卫州。杀刺史薛雄，仍逼知古令巡磁、相二州，讽其大将割耳髡面，请承嗣为帅，知古不能诘。四月，诏曰：

田承嗣出自行间，策名边戍，早参戎秩，效用无闻，尝辅凶渠，驱驰有素。洎再平河朔，归命辕门。朝廷俯念遗黎，久罹兵革。自禄山召祸，瀛、博流离；思明继衅，赵、魏堙厄；以至农桑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念其凋瘵，思用抚宁，以其先布款诚，寄之为理。所以委授旄钺之任，假以方面之荣，期尔知恩，庶能自效。崇资茂赏，首冠朝伦，列异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礼命。子弟童稚，皆联台阁之华；妻妾仆媵，并受国邑之号。人臣之宠，举集其门；将相之权，兼领其职。

夫宰相者，所以尽忠，而乃据国家之封壤，仗国家之兵戈，安国家之黎人，调国家之征赋。掩有资实，凭窃宠灵，内包凶邪，外示归顺。且相、卫之略，所管素殊，而逼胁军人，使之翻溃。因其惊扰，便进军师，事迹暴彰，奸邪可见。不然，岂志清之乱，曾未崇朝；子期、光朝，会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约，指期而来，是为

蔑弃典刑，擅兴戈甲。既云相州骚扰，邻境救灾，旋又更取磁州，重行威虐。此实自矛盾，不究始终。三州既空，远迩惊陷，更移兵马，又赴洺州，实为暴恶不仁，穷极残忍。

薛雄乃卫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横加凌虐，一门尽屠，非复噍类，酷烈无状，人神所冤。又四州之地，皆列屯营，长史属官，任情补署。精甲利刃，良马劲兵，全实之资装，农藏之积实，尽收魏府，罔有子遗。其为盖在无赦，欲行讨问，正厥刑书。犹示含容，冀其迁善，抑于典宪，务在慰安。乃遣知古远奉诏书，谕以深旨，乃命承昭副兹麾下，抚彼旧封。而承昭又遣亲将刘浑先传诏命。承嗣逡巡磁、相，仍劫知在偕行，先令侄悦权扇军吏，至使引刀自割，抑令腾口相稽，当众喧哗，请归承嗣。论其奸状，足以为凭，此而可容，何者为罪？

承嗣宜贬永州刺史，仍许一幼男女从行，便路赴任。委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幽州节度留后朱滔、昭义节度李承昭、淄青节度李正己、淮西节度李忠臣、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汴宋节度田神玉等，犄角进军。如承嗣不时就职，所在加讨，按军法处分。诏下，承嗣惧；而麾下大将，复多携贰，仓黄失图。乃遣牙将郝光朝奉表请罪，乞束身归朝。代宗重劳师旅，特恩诏允，并侄悦等悉复旧官，仍诏不须入覲。

十一年，汴将李灵曜据城叛，诏近镇加兵。灵曜求援于魏。承嗣令田悦率众五千赴之，为马燧、李忠臣逆击败之；悦

仅而获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复诏诛之。十二年，承嗣复上章请罪，又赦之，复其官爵。承嗣有贝、博、魏、卫、相、磁、洺等七州，复为七州节度使，于是承嗣弟廷琳及从子悦、承嗣子绾、绪等皆复本官，仍令给事中杜亚宣谕，赐铁券。

十三年九月，卒，时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维、朝、华、绎、纶、绾、绪、绘、纯、绅、缙等。维为魏州刺史；朝，神武将军；华，太常少卿、驸马都尉，尚永乐公主，再尚新都公主；余子皆幼。而悦勇冠军中，承嗣爱其才，及将卒，命悦知军事，而诸子佐之。

悦初为魏博中军兵马使、检校右散骑常侍、魏府左司马。大历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悦为节度留后。骁勇有膂力，性残忍好乱，而能外饰行义，倾财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寻拜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节度使。大历末，悦尚恭顺。建中初，黜陟使洪经纶至河北，方闻悦军七万。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令归农田。悦伪亦顺命，即依符罢之。既而大集所罢将士，激怒之曰：“尔等久在军戎，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自资？”众遂大哭。悦乃尽出其家财帛衣服以给之，各令还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悦而怨朝廷。

居无何，或谬称车驾将东封，而李勉增广汴州城。李正己闻而猜惧，以兵万人屯曹州，遣使说悦，同为拒命。悦乃与正己、梁崇义等谋各阻兵，以判官王侑、扈萼、许士则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长春、符璘、康愔为爪牙。建中二年，镇州李宝臣卒，子惟岳求袭节钺。俄而淄青李正己卒，子纳亦求节钺。朝廷皆不允，遂与惟岳、李纳同谋叛逆。时

朝廷遣张孝忠等讨恒州，悦将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将康愔率兵八千围邢州，杨朝光五千人营于邯郸西北卢家砦，绝昭义粮饷之路，悦自将兵甲数万继进。邢州刺史李洪、临洺将张仵，为贼所攻，御备将竭，诏河东节度使马燧、河阳李芑，与昭义军讨悦。七月三日，师自壶关东下，收贼卢家砦，大破贼于双冈；邢州解围，悦众遁走，保洹水。马燧等三帅距悦军三十里为垒，李纳遣兵八千人助悦。

魏将邢曹俊者，承嗣之旧将，老而多智，颇知兵法，悦昵于扈萼，以曹俊为贝州刺史。及悦拒官军于临洺，大为王师所破，悦乃召曹俊而问计焉。曹俊曰：“兵法十倍则攻，尚书以逆犯顺，势且不侔。宜于愬口置兵万人以遏西师，则河北二十四州悉为尚书有矣。今于临洺、武安设攻城之计，粮竭卒尽，危凶立至，未见其可也。”祐等以其异己，咸譖毁，悦复令守贝州。

悦与淄青兵三万余人阵于洹水，马燧等三帅与神策将李晟等来攻，悦之众复败，死伤二万计。悦收合残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将李长春拒关不内，以俟官军。三帅虽进，顿兵于魏州南平邑浮图，咸迟留不进，长春乃开门内之。悦持佩刀立于军门，谓军士百姓曰：“悦藉伯父余业，久与卿等同事，今既败丧相继，不敢图全。然悦所以坚拒天诛者，特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为悦保荐于先朝，方获承袭。今二帅云亡，子弟求袭，悦既不能报效，以至兴师。今军旅败亡，士民涂炭，此皆悦之罪也。以母亲之故，不能自刭，公等当斩悦首以取功勋，无为俱死也！”乃自马投地，众皆怜之。或前扶持悦曰：“久蒙公恩，不忍闻此！今士民之众，犹可一战，生死

以之。”悦收涕言曰：“诸公不以悦丧败，犹愿同心，悦纵身死，宁忘厚意于地下乎！”悦乃自割一髻，以为要誓，于是将士自断其髻，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其将符璘、李再春、李瑶，悦从兄昂，相次以郡邑归国。璘等家在魏州者，无少长悉为悦所害。悦观城内兵仗罄乏，士众衰减，甚为惶骇，乃复召邢曹俊与之谋。既至，完整徒旅，缮修营壁，人心复坚。经旬余日，马燧等进至城下。向使燧等乘胜长驱，袭其未备，则魏城屠之久矣！识者痛惜之。

会王武俊杀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为恒州刺史，又以宝臣故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观察使。是以武俊怨赏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州，二将有憾于朝廷。悦知其可间，遣判官王侑、许士则使于北军，说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诏征伐，径趋贼境。旬朔之内，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获殄凶渠，皆因司徒胜势。又闻司徒离幽州日，有诏得惟岳郡县，使隶本镇；今割深州与日知，是国家无信于天下也。且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刘晏辈，皆被屠灭。昨破梁崇义，杀三百余口，投之汉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马燧、抱真等破魏博后，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镇之，则燕、赵之危可翘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则燕、赵无患，田尚书必以死报恩义。合从连衡，救灾恤患，《春秋》之义也。春秋时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则耻之。今司徒声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邻之急，非徒立义，且有利也。尚书以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计之。”滔既有贰于国，欣然从之。乃命判官王郢与许士则同往恒州说王武俊，仍

许还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报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说张孝忠同援悦，孝忠不从，恐为后患，乃遣小校郑慁筑垒于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以兵围赵州。

三年五月，悦以救军将至，率其众出战于御河之上，大败而还。四月，朱滔、武俊蒐军于宁晋县，共步骑四万。五月十四日，起军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郑云逵及弟方逵背滔归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师至魏州，会神策将李怀光军亦至。怀光锐气不可遏，坚欲与贼战，遂径薄朱滔阵，杀千余人。王武俊与骑将赵琳、赵万敌等二千骑横击怀光阵，滔军继踵而进，禁军大败，人相蹈藉，投尸于河三十里，河水为之不流。马燧等收军保垒。是夜，王武俊决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军，水已深三尺，粮饷路绝。王师计无从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辄不自量，与诸人合战。王大夫善战，天下无敌；司徒五郎与王君图之，放老夫归镇，必得闻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时武俊战胜，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败官军，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于险也。”武俊曰：“燧等连兵十万，皆是国之名臣，一战而北，貽国之耻，不知此等何面见天子耶！然吾不惜放还，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县，军于河西；武俊等三将，壁于河东。两军相持，自七月至十月，胜负未决。

悦感朱滔救助，欲推为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郑儒等议曰：“古有战国，连衡誓约以抗秦，请依周末七雄故事，并建国号为诸侯，用国家正朔。今年号不可改也。”于是朱滔称冀王，悦称魏王，武俊称赵王，又请李纳称齐王。十

一月一日，筑坛于魏县中，告天受之。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滔以幽州为范阳府，恒州为真定府，魏州为大名府，郢州为东平府，皆以长子为元帅。伪册之日，其军上有云物稍异，马燧等望而笑曰：“此云无知，乃为贼瑞。”又其营地前三年土长高三尺余，魏州户曹韦稔为《土长颂》曰：“益土之兆也。”

四年十月，泾师犯阙，诸师各还本镇。悦、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号，遣使归国。悦亦致书于抱真，遣使闻奏。兴元元年正月，加悦检校尚书右仆射，封济阳王，使并如故。仍令给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时悦阻兵四年，身虽骁猛，而性愎无谋。以故频致破败，士众死者十七八。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闻巢父至，莫不舞抃。悦方宴巢父，为其从弟绪所杀。

绪，承嗣第六子。大历末，授京兆府参军。承嗣卒时，绪年幼稚。承嗣虑诸子不任军政，以从子悦便弓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为帅守。及绪年长，悦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绪等无间，令主衙军。绪凶险多过，悦不忍，尝笞而拘之。绪颇怨望，常俟衅隙。会兴元元年，朝廷宥悦，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悦既顺命，门阶彻警。悦宴巢父夜归，绪率左右数十人先杀悦腹心蔡济、扈跸、许士则等，挺剑而入。其两弟止之；绪斩止者，遂径升堂。悦方沉醉，绪手刃悦并悦妻高氏，又入别院杀悦母马氏。自河北诸盗残害骨肉，无酷于绪者。绪惧众不附，奔出北门。邢曹俊、孟希祐等领徒数百追及之。遥呼之曰：“节度使须郎君为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绪归衙，推为留后。明日，归罪于扈跸，以其首徇；然后稟于孔巢父，

遣使以闻。时绪兄纶居长，为乱兵所杀，遂以绪为留后。朝廷授绪银青光禄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魏博节度使。时朱滔率兵兼引回纥之众南侵，绪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朱滔于泾城，以功授检校工部尚书。贞元元年，以嘉诚公主出降绪，加驸马都尉。寻迁检校左仆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户。改封雁门郡王，食实封五百户。寻加同平章事。

初，田悦性俭嗇，衣服饮食，皆有节度；而绪等兄弟，心常不足。绪既得志，颇纵奢侈，酒色无度。贞元十二年四月，暴卒，时年三十三，赠司空，赙赀加等。

子三人：季和、季直、季安。季和为澶州刺史；季直为衙将；季安最幼，为嫡嗣。

季安，字夔。母微贱，嘉诚公主蓄为己子，故宠异诸兄。年数岁，授左卫胄曹参军，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节度副大使。累加至试光禄少卿、兼御史大夫。绪卒时，季安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朝廷因授起复左金吾卫将军，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服阙，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进位检校司空，袭封雁门郡王。未几，加金紫光禄大夫，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季安幼守父业，惧嘉诚之严，虽无他才能，亦粗修礼法。及公主薨，遂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其军中政务，大抵任徇情意，宾僚将校，言皆不从。免公主丧，加检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袭戎帅，宪宗命吐突承璀为招抚使，会诸军进讨。季安亦遣大将率兵赴会，仍自供粮饷。师还，加太子太保。

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有进士丘绛者，尝为田绪从事，及季安为帅，绛与同职侯臧不协，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为下县尉；使人召还，先掘坎于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凶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时年三十二，赠太尉。子怀谏、怀礼、怀询、怀让。

怀谏母，元谊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诸将欲立怀谏，众皆唯唯。怀谏幼，未能御事，军政无巨细皆取决于私白身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将校。衙军怒，取前临清镇将田兴为留后，遣怀谏归第，杀蒋士则等十余人。田兴葬季安毕，送怀谏于京师，乃起复授右监门卫将军，赐第一区，刍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据魏州至怀谏，四世相传袭四十九年，而田兴代焉。

田弘正，本名兴。祖延恽，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终安东都护府司马。延恽生廷玠，幼敦儒雅，不乐军职，起家为平舒丞。迁乐寿、清池、束城、河间四县令，所至以良吏称。大历中，累官至太府卿、沧州别驾，迁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横海军使。承嗣与淄青李正己、恒州李宝臣不协，承嗣既令廷玠守沧州，而宝臣、朱滔兵攻击，欲兼其土宇。廷玠婴城固守，连年受敌，兵尽食竭，人易子而食，卒无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迁洺州刺史，又改相州。属薛嵩之乱，承嗣蚕食薛嵩所部。廷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门回避而改节。建中初，族侄悦代承嗣领军政，志图凶逆，虑廷玠不从，召为节度副使。悦奸谋颇露，廷玠谓悦曰：“尔藉伯父遗业，可稟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贵，何苦与恒、郾同为叛臣？自兵乱已来，谋叛国家者，可以历数，鲜有保完宗族

者。尔若狂志不悛，可先杀我，无令我见田氏之赤族也。”乃谢病不出。悦过其第而谢之；廷玠杜门不纳，将吏请纳。建中三年，郁愤而卒。

弘正，廷玠之第二子。少习儒书，颇通兵法，善骑射，勇而有礼，伯父承嗣爱重之。当季安之世，为衙内兵马使。季安惟务侈靡，不恤军务，屡行杀罚；弘正每从容规讽，军中甚赖之。季安以人情归附，乃出为临清镇将，欲据扼其过害之。弘正假以风痹请告，灸灼满身，季安谓其无能为。及季安病笃，其子怀谏幼穉，乃召弘正署其旧职。

季安卒，怀谏委家僮蒋士则改易军政，人情不悦，咸曰：“都知兵马使田兴，可为吾帅也！”衙兵数千诣兴私第陈请，兴拒关不出，众呼噪不已。兴出，众环而拜，请入府署。兴顿仆于地，久之。度终不免，乃令于军中曰：“三军不以兴不肖，令主军务，欲与诸军前约，当听命否？”咸曰：“惟命是从！”兴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请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诺！”是日，入府视事，杀蒋士则十数人而已。晚自府归第，其兄融责兴曰：“尔卒不能自晦，取祸之道也！”翌日，具事上闻。宪宗嘉之，加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沂国公，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支度、营田等使，仍赐名弘正。仍令中书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赐魏博三军赏钱一百五十万贯。

弘正既受节钺，上表曰：

臣闻君臣父子，是谓大伦，爰立纪纲，以正上下。其或子不为子，臣不为臣，覆载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

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从乃祖乃父以来，沐文子文孙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驱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惟忠与孝，天与臣心。常思奋不顾生，以身殉国，无由上达，私自感伤。岂意命偶昌时，事缘难故，白刃之下，谬见推崇。天慈遽临，免书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锡封壤于全藩，列班荣于八座；君父之恩已极，丝毫之效未伸，但以觐冒知羞，低回自愧。是知功荣所著，必俟危乱之时；微幸之来，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宠为忧。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外抚车马，内怀梟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国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载。臣每思此事，当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捣虚；竭鹰犬之资，展获禽之用，导扬和气，洗涤伪风，然后退归田园，以避贤路。臣怀此志，陛下察之！

优诏褒美。

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为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逾常制者，悉命彻毁之，以正厅大侈不居，乃视事于采访使厅。宾僚参佐，请之于朝。颇好儒书，尤能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

自弘正归国，幽、恒、郛、蔡有齿寒之惧，屡遣客间说，多方诱阻，而弘正终始不移其操。裴度明理体，词说雄辩；弘正听其言，终夕不倦。遂深相结纳，由是奉上之意逾谨。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讨吴元济，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进讨，屡

战有功。李师道以弘正效忠，又袭其后，不敢显助元济，故绝其犄角之援，王师得致讨焉。俄而王承宗叛，诏弘正以全师压境。承宗惧，遣使求救于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纳二子，献德、棣二州以自解。

十三年，王师加兵于郓，诏弘正与宣武、义成、武宁、横海等五镇之师会军齐进。十一月，弘正自帅全师自杨刘渡河筑垒，距郓四十里。师道遣大将刘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结垒相望。前后合战，魏军大捷。而李愬、李光颜三面进攻，贼皆挫败，其势将危。十四年三月，刘悟以河上之众倒戈入郓，斩师道首，诣弘正请降。淄青十二州平，论功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觐，宪宗待之隆异，对于麟德殿，参佐将校二百余人皆有颁锡，进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实封三百户。仍以其兄检校刑部尚书、相州刺史融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司。弘正三上章，愿留阙下，宪宗劳之曰：“昨韩弘至朝，称疾恳辞戎务，朕不得不从。今卿复请留，意诚可尚，然魏土乐卿之政，邻境服卿之威，为我长城，不可辞也。可亟归藩。”弘正每惧有一旦之忧，嗣袭之风不革，兄弟子侄，悉仕于朝，宪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当时荣之。

十五年十月，镇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检校司徒、兼中书令、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等使。弘正以新与镇人战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为卫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时赐镇州三军赏钱一百万贯，不时至，军众喧腾以为言。弘正亲自抚喻，人情稍安。仍表请留魏兵为纪纲之仆，以持众心，其粮赐请给于有司。时度支使崔倭不知大体，固阻其请，凡四上表不报。明年七月，

归卒于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穆宗闻之震悼，册赠太尉，赙赠加等。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州之财，皆辇属于道。河北将卒心不平之，故不能尽变其俗，竟以此致乱。弘正子布、群、牟。

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为田季安裨将，镇临清，布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帅其所镇之众归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节制魏博，布掌亲兵，国家讨淮、蔡，布率偏师隶严绶，军于唐州，授检校秘书监、兼殿中侍御史。前后十八战，破凌云柵，下鄆城，布皆有功，擢授御史中丞。时裴度为宣抚使，尝观兵于沱口，贼将董重质领骁骑遽至，布以二百骑突出沟中击之；俄而诸军大集，贼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丁母忧，起复旧官。十五年冬，弘正移镇成德军，仍以布为河阳三城怀节度使，父子俱拥节旄，同日拜命。时韩弘亦与子公武俱为节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

长庆元年春，移镇泾原。其秋，镇州军乱，害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为留后。时魏博节度使李愬病不能军，无以捍廷凑之乱；且以魏军田氏旧旅，乃急诏布至，起复为魏博节度使，仍迁检校工部尚书，令布乘传之镇。布丧服居堊室，去旌节导从之饰；及入魏州，居丧御事，动皆得礼。其禄俸月入百万，一无所取，又籍魏中旧产，无巨细计钱十余万贯，皆出之以颁军士。牙将史宪诚出己麾下，谓必能输诚报效，用为先锋兵马使，精锐悉委之。时屡有急诏促令进军。十月，布

以魏军三万七千讨之，结垒于南宫县之南。十二月，进军，下贼二栅。时朱克融囚张弘靖，据幽州，与廷凑犄角拒命。河朔三镇，素相连衡，宪诚阴有异志。而魏军骄侈，怯于格战，又属雪寒，粮饷不给，以此愈无斗志，宪诚从而间之。俄有诏分布军与李光颜合势，东救深州，其众自溃，多为宪诚所有，布得其众八千。是月十日，还魏州。十一日，会诸将复议兴师，而将卒益倨，咸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皆不能也。”布以宪诚离间，度众终不为用，叹曰：“功无成矣！”即日，密表陈军情，且称遗表，略曰：“臣观众意，终负国恩，臣既无功，不敢忘死。伏愿陛下速救光颜、元翼，不然，则义士忠臣，皆为河朔屠杀。”奉表号哭，拜授其从事李石。乃入启父灵，抽刀自刺，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言论而绝。时议以布才虽不足，能以死谢家国，心志决烈，得燕、赵之古风焉。穆宗闻之骇叹，废朝三日，诏曰：

故魏博节度使、起复宁远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田布，朕以寡昧，临御万邦，威刑不能禁干纪之徒，道化不能驯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祸，田氏衔冤。爰整旅以徂征，每终食而浩叹，自兹吊伐，骤历寒暄。虽良将锐师，率皆协力；而俟时观衅，未即齐驱。嗟我诚臣，结其哀愤，引迁延之咎以自刻责，奋决烈之志以谢君亲。白刃置于肝心，鸿毛论其生死，忠臣孝子，一举两全。晋称卞氏之门，汉表尸乡之节，比方于布，今古为邻。况其临命须臾，处之不挠；载形章表，益深哀悯。间使发緘，悼心

疾首。从先臣于厚载，尔则无愧；睹遗像于麟阁，予何所堪！端拱崇名，职垂彝典，据斯以报，聊摅永怀。可赠尚书右仆射。

布子在宥，大中年为安南都护，颇立边功。

群，太和八年为少府少监，充入吐蕃使，历棣州刺史、安南都护。

牟，会昌初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历武宁军节度使。大中朝为充海节度使，移镇天平军。诸子皆以边上立功，累更藩镇，以忠义为谈者所称。

张孝忠，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活部落酋帅。父谧，开元中以众归国，授鸿胪卿同正，以孝忠贵，赠户部尚书。孝忠以勇闻于燕、赵。时号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阿劳，孝忠本字；没诺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体魁伟，长六尺余，性宽裕，事亲恭孝。天宝末，以善射授内供奉。安禄山奏为偏将，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阵，以功授果毅折冲。禄山、史思明继陷河洛，孝忠皆为其前锋。史朝义败，入李宝臣帐下。上元中，奏授左领军郎将，累加左金吾卫将军同正、试殿中监，仍赐名孝忠，历飞狐、高阳二军使。李宝臣以孝忠谨重骁勇，甚委信之，以妻妹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诸镇兵马令其统制。前后居城镇十余年，甚奢威惠。

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宝臣俾孝忠以精骑数千御之。承嗣见其整肃，叹曰：“张阿劳在焉，冀州未易图也！”乃焚营宵遁。及宝臣与朱滔战于瓦桥，常虑滔来攻，故以孝忠为易州刺史，选精骑七千配焉，使捍幽州。奏授太子宾客、兼御史

中丞，封范阳郡王。既而宝臣疑忌大将，杀李献诚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惧不往。宝臣使孝忠弟孝节召焉。孝忠命孝节复命曰：“诸将无状，连颈受戮，孝忠惧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犹公之不覲于朝，虑祸而已，无他志也。”孝节泣曰：“兄不行，吾归死矣！”孝忠曰：“偕往则并命，吾留无患也。”乃归，果无患。

无几，宝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命，朝廷诏幽州节度使讨之。滔以孝忠宿将善战，有精兵八千在易州，虑军兴则挠其后，乃使判官蔡雄说孝忠曰：“惟岳小子骄贵，不达人事，辄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求多福耶！今昭义、河东攻破田悦，淮西李仆射收下襄阳，梁崇义投井而卒，临汉江而诛者五千人，即河南军计日北首，赵、魏灭亡可见也。使君诚能去逆效顺，必受重任，有先归国之功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随雄报滔，又遣易州录事参军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检校工部尚书、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使，便令与滔合兵攻惟岳，仍赐实封二百户。其弟孝义及孝忠三女已适人在恒州者，悉为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荐，以其子茂和聘滔之女，契约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师于束鹿，惟岳遁归恒州。滔请乘胜袭之，孝忠仍引军西北，还营义丰，滔大骇。孝忠将佐曰：“尚书布赤心于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溃，不终其功，窃所未喻。”孝忠曰：“本求破贼，贼已破矣。然恒州宿将尚多，迫之则困兽犹斗，缓之必翻然改图。又朱滔言大识浅，可以虑始，难与守成。吾壁义丰，坐待惟岳之殄灭耳！”既而朱滔屯束鹿，不敢进军。月余，王武俊果斩惟岳首以献，如孝忠所料。后定州刺史杨

政义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时既诛惟岳，分四州各置观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知得深、赵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军额在恒州，孝忠既降政义，朝廷乃于定州置义武军，以孝忠检校兵部尚书，为义武军节度、易定沧等州观察等使。

及朱滔、王武俊谋叛，将救田悦于魏州，虑孝忠踵后，滔军将发，复遣蔡雄往说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国作逆，孝忠归国，今为忠臣。孝忠性直，业已效忠，不复助逆矣！往与武俊同行，且孝忠与武俊俱出蕃部，少长相狎，深知其心僻，能翻覆语，司徒当记鄙言，忽有蹉跌，始相忆也！”滔又啖以金帛，终拒而不从。易定居二凶之间，四面受敌，孝忠修峻沟垒，感励将士，竟不受二凶之荧惑，议者多之。又加检校左仆射，实封至三百户。后孝忠为朱滔侵逼，诏神策兵马使李晟、中官窦文场率师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凭，与晟戮力同心，整训士众，竟全易定，贼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将杨荣国提锐卒六百从晟入关赴难，收京城，荣国有功。

兴元元年正月，诏以本官同平章事。沧州本隶成德军，既移隶义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岳妻兄也，请还恒州。是岁，孝忠遣牙将程华往沧州交检府藏。固烈辎车数十乘上路，沧州军士呼曰：“士皆菜色，刺史不垂赈恤，乃糗载而归，官物不可得也！”杀固烈而剽之。程华闻乱，由冀而遁，将士追之，谓曰：“固烈贪暴，已诛之矣，押牙且知州务。”孝忠即令摄刺史事。及朱滔、王武俊称伪国，华与孝忠阻绝，不能相援。华婴城拒贼，一州获全，朝廷嘉之，乃拜华沧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横海军使，仍改名曰华，今每岁以沧州税钱十二万贯供义武军。

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饿殍相枕。孝忠所食，豆藿而已，其下皆甘粗粝，人皆服其勤俭，孝忠为一时之贤将也。三年，加检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义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邓国夫人昧谷氏入朝，执亲迎之礼。上嘉之，赏赉隆厚。五年七月，为将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寻诏归镇，仍以擅兴削检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时年六十二，废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赠太傅，再赠魏州大都督，册赠太师，谥曰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昭，本名升云。幼有志气，好儒书，以父荫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源为义武军节度大使、易定观察使；以升云为定州刺史，起复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节度观察留后，仍赐名茂昭。九年正月，授节度使，累迁检校仆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陈奏河北及西北边事，词情忠切，德宗耸听，叹曰：“恨见卿之晚！”锡宴于麟德殿，赐良马、甲第、器用、珍币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礼尚晋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边任，明年晏驾，茂昭入临于太极殿，每朝晡预列，声哀气咽，人皆奖其忠恳。顺宗听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且令还镇，赐女乐二人，三表辞让。及中使押犊车至第，茂昭立谓中使曰：“女乐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阳、咸宁、西平、北平尝受此赐，不让为宜。茂昭无四贤之功，述职入觐，人臣常礼，奈何当此宠赐！后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赏？”顺宗闻之，深加礼异，允其所让。又锡安仁里第，亦固让不受。元和二年，又请入觐，五上章恳切，宪宗许之。冬十月，至京师，留数月，诏令归镇。茂昭愿奉朝请于阙下，不许；加太子太保，复令还

镇。

四年，王承宗叛，诏河东、河中、振武三镇之师，合义武军，为恒州北道招讨。茂昭创廩廩，开道路，以待西军。属正月望夜，军吏请曰：“旧例，上元前后三夜，不止行人：不闭里门。今外道军戎方集，请如军令。”茂昭曰：“三镇兵马，官军也，安得言外道！放灯一如常岁。”使长男克让与诸军分道并进。克让渡木刀沟，与贼接战屡胜。茂昭亲擐甲胄，为诸军前锋，累献戎捷，几覆承宗。会朝廷洗雪承宗，乃诏班师，加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

自安、史之乱，两河藩帅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请举族还朝。邻藩累遣游客间说，茂昭志意坚决，拜表求代者数四。上乃命左庶子任迪简为其行军司马，乘驿赴之。以两郡之簿书、管钥、符印付迪简，遣其妻季氏、男克让、克恭等先就路。将行，诫之曰：“吾使尔曹侍亲出易者，庶后之子孙不为风俗所染，则吾无恨矣！”时五年冬也。行及晋州，拜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师。故事双日不坐，是日特开延英殿对茂昭，五刻乃罢。又上表请迁祖考之骨墓于京兆。在朝两月，未之镇。六年二月，疽发于首，卒，时年五十。废朝五日，册赠太师，赠绢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硕，丧事所须官给，诏京兆尹监护，谥曰献武。

宪宗念其忠荃，诸昆仲子侄皆居职秩，仍诏每年给绢二千匹，春秋分给。克让、克恭官至诸卫大将军。小男克勤，长庆中左武卫大将军。时有敕文许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请准近例回授外甥。状至中书，下吏部员外郎判废置，裴夷直

断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贵于延赏；若无己子，许及宗男。今张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请，移于他族，知是何人！倪涉卖官，实为乱法。虽援近日敕例，难破著定格文，国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难虚授。具状上中书门下，克勤所请，望宜不允。”遂为定例。

茂宗以父荫累官至光禄少卿同正。贞元三年，许尚公主，拜银青光禄大夫、本官驸马都尉，以公主幼待年，十三，属茂宗母亡，遗表请终嘉礼。德宗念茂昭之勋，即日授云麾将军，起复授左卫将军同正、驸马都尉。谏官蒋乂等论曰：“自古以来，未闻有驸马起复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礼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为婚嫁者，卿何苦固执？”又奏曰：“臣闻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礼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贫乏，且无强近至亲，即有借吉以就亲者。至于男子借吉婚娶，从古未闻，今忽令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骇物听。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时既未失，且合礼经。”太常博士韦彤、裴堪曰：“伏见驸马都尉张茂宗犹在母丧，圣恩念其亡母遗表所请，许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伏以夫妇之义，人伦大端，所以《关雎》冠于《诗》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属之亲，孝行为本，所以齐斩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圣人知此二端为训人之本，不可变也，故制婚礼，上以承宗庙，下以继后嗣，至若墨衰夺情，事缘金革。若使茂宗释衰服而衣冕裳，去巫室而为亲迎，虽云辍哀借吉，是亦以凶渎嘉。伏愿抑茂宗亡母之请，顾典章不易之义，待其终制，然后赐婚。”德宗不纳，竟以义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亲，颇承恩顾。

元和中，为闲厩使。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

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至麟德以后，西戎陷陇右，国马尽散，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其地利因归于闲厩使。宝应中，凤翔节度使请以监牧赋给贫民为业，土著相承，十数年矣。又有别敕赐诸寺观凡千余顷。及茂宗掌闲厩，与中尉吐突承璀善，遂恃恩举旧事，并以监牧地租归闲厩司。茂宗又奏麟游县有岐阳马坊，按旧图地方三百四十顷，制下闲厩司检计。百姓纷纭论诉，节度使李惟简具事上闻，诏监察御史孙革往按问之。革还奏曰：“天兴县东五里有隋故岐阳马坊，地在其侧，盖因监为名，与今岐阳所指百姓侵占处不相接，皆有明验。”茂宗怒，恃有中助，诬革所奏不实。又令侍御史范传式覆按，乃附茂宗，尽翻前奏，遂夺居人田业，皆属闲厩，乃罢革官。长庆初，岐人论诉不已，诏御史按验明白，乃复以其地还百姓，贬传式官。

茂宗俄授左金吾卫大将军。长庆二年，检校工部尚书，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兖海沂节度等使，加检校兵部尚书。太和五年，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左卫使，转左龙武统军卒。

茂和，元和中为左武卫将军。裴度为淮西行营处置，用兵讨吴元济，建牙赴行营，奏用茂和为都押衙。茂和尝以胆气才略自赞于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虑度无功，淮、蔡不可平，乃辞之以疾。度怒甚，奏请斩茂和以励行者。宪宗曰：“予以其家门忠顺，为卿远贬。”后复用为诸卫将军，卒。

陈楚者，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干，为义勇牙将，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随茂昭入朝，授诸卫大将军。元和十二年，义武军节度使浑镐丧师，定州兵乱，乃除楚易定节度，令驰传赴任。乱犹未弥，楚夜驰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军中部校皆楚之旧卒，人情大悦，军卒帖然。转河阳三城怀节度使。前后亟立战功，入为龙武统军。长庆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乱，在法制当否，形势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汉道勃兴，形势得也。臣观开元之政举，坐制百蛮；天宝之法衰，遂沦四海。玄宗一失其势，横流莫救，地分于群盗，身播于九夷。河朔二十余州，竟为盗穴，诸田凶险，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颇达人臣之节，沂国力善无报，殆天意之好乱恶治欤！茂昭忠梗有礼，明祸福大端，近代之贤侯也！

赞曰：田宗不令，祸淫无应。谓天辅仁，胡覆弘正。茂昭知止，终以善胜。孰生厉阶，上失威柄。

卷一百四十二

列传第九十二

李宝臣子惟岳 惟诚 惟简 惟简子元本 王武
 俊子士真 士平 士则 士真子承宗 承元 王廷
 凑子元逵 元逵子绍鼎 绍懿 绍鼎子景崇 景崇
 子谔

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天宝中，随禄山入朝，玄宗留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禄山叛，忠志遁归范阳；禄山喜，录为假子，姓安，常给事帐中。禄山兵将指阙，使忠志领骁骑八千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杨光翔。忠志挟光翔出太原，万兵追之不敢近。禄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军于土门。安庆绪伪署为恒州刺史。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相州，忠志惧，献章归国，肃宗因授恒州刺史。及史思明复渡河，伪授忠志工部尚书、恒州刺史、恒赵节度使，统众三万守常山。及思明败，不受朝义之命，乃开土门路以内王师。河朔平定，忠志与李怀仙、薛嵩、田承嗣各举其地归国，皆赐铁券，誓以不死。因授忠志开府仪同三司、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实封二百户，仍旧为节度使。乃以恒州为成德军，赐姓名曰李宝臣。

时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之地，后又得沧州，步卒五万、马五千匹，当时勇冠河朔诸帅。宝臣以七州

自给，军用殷积，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等连结婚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初，天宝中，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真容，拟佛之制。及安、史之乱，贼之所部，悉熔毁之，而恒州独存，由是实封百户。

初，宝臣、正己皆为承嗣所易。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在魏州与承嗣子维击鞠，宝正马驰骇，触杀维。承嗣怒，縶宝正以告。宝臣谢为教不谨，絨杖令承嗣以示责，承嗣遂鞭杀之，由是交恶。

大历十年，宝臣、正己更言承嗣之罪，请讨之。代宗欲因其相图，乃从其请。时幽州节度留后朱滔方恭顺朝廷，诏滔与宝臣及太原之师攻其北，正己与滑毫、河阳、江淮之师攻其南。宝臣、正己会军于枣强，椎牛酺酒，犒劳将士，仍颁优赏。宝臣军赏厚，正己军赏薄。既罢会，正己军中咄咄有辞，正己闻，惧有变，即时引退。由是宝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沧州，连年未下。时承嗣使腹心将卢子期攻邢州，城将陷，宝臣发精卒赴救，击败之，擒子期来献。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于陈留，正己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临其境，指期进讨。承嗣大惧，遂求解于宝臣，宝臣不许。

初，正己将发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礼遣归，发使与俱，具列境内户口兵粮之数，悉以奉正己。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体支离，无日月焉。己子不令，悦亦孱弱，不足保其后业。今之所有，为公守耳，曷足辱公师旅焉！”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书。又图正己形，焚香事之如神，谓人曰：“真圣人也！”正己闻之，且得其欢，

乃止诸军，莫敢进者。

承嗣止正己，无南军之虞。又知范阳宝臣故里，生长其间，心常欲得之；乃勒石为讖，密瘞宝臣境内，使望气者云：“此中有玉气。”宝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宝臣、正己也。承嗣又使客讽之曰：“公与朱滔共举，取吾沧州，设得之，当归国，非公所有。诚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奉献，可不劳师而致，愿取范阳以自效。公将骑为前驱，承嗣率步卒从，此万全之势。”宝臣喜，以为事合符命，遂与承嗣通谋，割州与之。宝臣乃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宝臣谓朱滔使曰：“吾闻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识之？愿因绘事而观，可乎？”滔乃图其形以示之。宝臣悬于射堂，命诸将熟视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军，宝臣密选精卒劫之，戒其将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悬者。”是时，二军不相虞有变，滔与战于瓦桥。滔适衣他服，以不识免。承嗣闻与滔交锋，其衅已成，乃旋军，使告宝臣曰：“河内有警急，不暇从公。石上讖文，吾戏为之耳！”宝臣惭怒而退。

迁左仆射，封陇西郡王、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宝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专贮异志。妖人伪为讖语，言宝臣终有天位。宝臣乃为符瑞及灵芝朱草，作朱书符。又于深室斋戒筑坛，上置金匱、玉斝，云“甘露神酒自出”。又伪刻玉为印，金填文字，告境内云：“天降灵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将吏无敢言者。妖辈虑其诈发，乃曰：“相公须饮甘露汤，即天神降。”宝臣然之。妖人置堇汤中，饮之，三日而卒。

宝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懦，诸将不服，即杀大将辛忠义、卢倣、定州刺史张南容、赵州刺史张彭老、许崇俊等二十余人，家口没入，自是诸将离心。建中二年春卒，时年六十四，废朝三日，册赠太保。子惟岳、惟诚、惟简。

宝臣卒时，惟岳为行军司马，三军推为留后，仍遣使上表求袭父任，朝旨不允。魏博节度使田悦上章保荐，请赐旄节，不许。惟岳乃与田悦、李正己同谋拒命，判官邵真泣谏，以为不可。惟岳暗懦，初虽听从，终为左右所惑而止。而所与图议，皆奸吏胡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劝拒逆为事。

惟岳舅谷从政者，有智略。为宝臣所思，称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谋，虑其覆宗，乃出谏惟岳曰：“今天下无事，远方朝贡、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虽大夫恩及三军，万一不捷，孰为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与幽帅不协，今国家致讨，必命朱滔为帅。彼尝切齿，今遂复仇，可不惧乎！又顷者相公诛灭军中将校，其子弟存者，口虽不言，心宁无愤？兵犹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禄山、史思明谋乱天下，千征百战。及顷年侵扰洺、相等州，为官军所败，及贬永州，仰天垂泣。赖先相公佐佑保援，方获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岂有生理！今田悦凶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贵，不料破家覆族。而况今之将校，罕有义心，因利乘便，必相倾陷。为大夫画久长之计，莫若令惟诚知留后，大夫自速入朝。国家念先相公之功，见大夫顺命，何求而不得？今与群逆为自危之计，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从政，皆不听，竟与魏、齐谋叛。

既而惟岳大将张孝忠以郡归国，朝廷以孝忠为成德军节

度使，仍诏朱滔与孝忠合势讨之。惟岳以精甲屯束鹿以抗之，田悦遣大将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军于束鹿，惟岳烧营而遁。惟岳大将赵州刺史康日知以郡归国，惟岳乃令衙将卫常宁率士卒五千，兵马使王武俊率骑军八百同讨日知。武俊既出恒州，谓常宁曰：“武俊尽心于本使，大夫信谗，颇相猜忌，所谓朝不谋夕，岂图生路！且赵州用兵，捷与不捷，武俊不复入恒州矣！妻子任从屠灭，且以残生往定州事张尚书去也，孰能持颈就戮！”常宁曰：“中丞以大夫不可事，且有诏书云，斩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夫拒命已来，张尚书以易州归国得节度使。今闻日知已得官爵。观大夫事势，终为朱滔所灭。此际转祸为福，莫若倒戈入使府，诛大夫以取富贵也。况大夫暗昧，左右诬惑，其实易图。事苟不捷，归张尚书非晚。”武俊然之。三年闰正月，武俊与常宁自赵州回戈，达明至恒，武俊子士真应于内。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侯任越劫擒惟岳，缢死于戟门外。又诛惟岳妻父郑华及长庆、王他奴等二十余人，传首京师。

惟诚，惟岳异母兄，以父荫为殿中丞，累迁至检校户部员外郎。好儒书理道，宝臣爱之，委以军事；性谦厚，以惟岳嫡嗣，让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纳。宝臣以其宗姓、请惟诚归本姓，又令入仕于郢州，为李纳营田副使。历兖、淄、济、淮四州刺史，竟客死东平。

惟简，宝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既诛惟岳，又械惟简送京师。德宗拘于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乱，惟简斩关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为禁军将。从浑瑊率师讨贼，频战屡

捷，加御史中丞。从幸山南，得“元从功臣”之号，封武安郡王。后授左神威大将军，转天威统军。元和初，检校户部尚书、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俄拜凤翔陇右节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赠尚书右仆射。

子元本，生于贵族，轻薄无行。初，张茂昭子克礼尚襄阳公主。长庆中，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枢、薛浑者，俱得幸于主。尤爱浑，每诣浑家，谒浑母行事姑之礼。有吏谁何者，即以厚赂啖之。浑与元本皆少年，遂相诱掖；元本亦得幸于主，出入主第。张克礼不胜其忿，上表陈闻，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后，得减死，杖六十，流象州。枢、浑以元本之故，亦从轻杖八十，长流崖州。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讷干，父路俱。开元中，饶乐府都督李诗率其部落五千帐，与路俱南河袭冠带，有诏褒美，从居蓟。武俊初号没诺干，年十五，能骑射。上元中，为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宝臣裨将。宝应元年，王师入井陘。将平河朔、武俊谓宝臣曰：“以寡敌众，以曲遇直，战则离，守则溃，锐师远斗，庸可御乎？”宝臣遂彻警备，以恒、定、深、赵、易五州归国，与王师协力，东袭遗寇。宝臣除恒、定等州节度使，以武俊构谋，奏兼御史中丞，充本军先锋兵马使。

大历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死，兼有相、卫、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将卢子期寇磁州，诏令宝臣与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出兵讨之。诸军与子期战于清水，大破之。宝臣将有节生擒子期以献。代宗嘉其功，使中贵人马承倩赍诏宣劳。承倩将归，止传舍，宝臣亲遗百缣。

承倩诟詈，掷出道中；宝臣顾左右有愧色。还休府中，诸将散归，宝臣潜伺屏间，独武俊佩刀立于门下。召入，解刀与语曰：“见向者顽竖乎？”武俊曰：“今阁下有功尚尔，寇平后，天子以幅纸之诏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宝臣曰：“为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养承嗣，以为己资。”宝臣曰：“今与承嗣有衅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势同患均，转寇仇为父子，歟睡间。若传虚言，无益也。今中贵人刘清谭在驿，斩首送承嗣，立质妻孥矣！”宝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为国屯兵沧州，请擒送承嗣以取信。”许之。立选锐士二千，皆乘骏马，通夜驰三百里，晨至滔营，掩其不备。滔军出战，大败，擒类滔者，滔故得脱。自此宝臣与田承嗣、李正己更相为援，皆武俊萌之。

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宝臣旧将易州刺史张孝忠以州顺命，遂以孝忠代宝臣。俾惟岳护丧归京，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诏朱滔、张孝忠合军讨之。惟岳与武俊复统万余众战于束鹿。武俊率三千骑先进，为滔所败，惟岳遁走。赵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顺命，惟岳令武俊统兵击之。日知遣人谓武俊曰：“惟岳孱微而无谋，何足同反！我城坚众一，未可以岁月下。且惟岳恃田悦为援，前岁悦之丁男甲卒涂地于邢州城下，犹不能陷，况此城乎！”复给伪手诏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数百骑入衙门。使谓惟岳曰：“大夫举兵与魏、齐同恶，今田尚书已丧败，李尚书为赵州所间，军士自束鹿之役，伤痛軫心。朱仆射强兵宿境内，张尚书已授定州，三军俱惧殒首丧家。闻有诏征大夫，宜亟赴命，不尔，祸在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真斩惟岳，持首而出。武

俊杀不同己者十数人，遂定。传首上闻，授王俊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实封五百户，以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

时惟岳伪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顺命，深州刺史杨荣国降，朱滔分兵镇之。朝廷既以定州属张孝忠，深州属康日知。王俊怒失赵、定二州，且名位不满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诱王俊谋反，斥言朝廷，遂连率劲兵救田悦。时马燧、李抱真、李芑、李晟方讨田悦，败悦于洹水。后连岁暴兵，然悦势已蹙。至是王俊、朱滔复振起之。悦势益张。

十一月，王俊使大将张钟葵寇赵州，康日知击败之，斩首上献。是日，王俊僭建国，称赵王，以恒州为真定府，伪命官秩。朱滔、田悦、李纳一同僭号，分据所部，各遣使劝诱蔡州李希烈同僭位号。四年三月，希烈既为周曾谋溃其腹心，或传希烈已死，马燧等四节度军中闻之，欢声震外。

六月，李抱真使辩客贾林诈降王俊。林至王俊壁曰：“是来传诏，非降也。”王俊色动，征其说。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诚，及登坛建国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忠义，天子不省。’是后诸军曾同表论列大夫。天子览表动容，语使者曰：‘朕前事误，追无及已。朋友间失意尚可谢，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复念哉！’”王俊曰：“仆虏将，尚知存抚百姓，天子固不专务杀人以安天下。今山东大兵者五，比战胜，骨尽暴野，虽胜与谁守？今不憚归国，以与诸侯盟约，虏性直，不欲曲在己。朝廷能降恩涤荡之，仆首倡归国，不从者，于以奉辞，则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朋友。此谋既行，河朔不五旬可定。”

十月，泾原兵犯阙，上幸奉天。京师问至，诸将退军。李

抱真将还潞泽，田悦说武俊与朱滔袭击之。贾林复说武俊曰：“今退军前輜重，后锐师，人心固一，不可图也。且胜而得地，则利归魏博；丧师，即成德大伤。大夫本部易、定、沧、赵四州，何不先复故地？”武俊遂北马首，背田悦约。贾林复说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谋据中华。且滔心幽险，王室强即藉大夫援之，卑即思有并吞。且河朔无冀国，唯赵、魏、燕耳！今朱滔称冀，则窥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东，大夫须整臣礼；不从，即为所攻夺，此时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谁能臣田舍汉！”由此计定，遂南修好抱真，西联盟马燧。会兴元元年德宗罪己，大赦反侧。二月，武俊集三军，削伪国号。诏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晋、中使王进杰，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检校兵部尚书、成德军节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卢龙两道节度使、琅邪郡王。

时朱泚伪册滔为皇太弟，滔率幽、檀劲卒，诱回纥二千骑，已围贝州数十日，将绝白马津，南盗洛都，与泚合势。时李怀光反，据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汉；李纳尚反于齐，田绪未为用；李晟孤军壁渭上。天子羽书所制者，天下才十二三，海内荡析，人心失归。贾林又说武俊与抱真合军，同救魏博，为武俊陈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悦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贝必下，滔益数万。张孝忠见魏、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连衡，兼统回纥，长驱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山西，河朔地尽入滔。今乘魏、贝未下，孝忠未附，公与昭义合军破之，如掇遗耳！此计就，则声振关中，京邑可坐复，銮舆反

正自公，则勋业无二也。”武俊欢然许之。两军议定，卜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真会军于钜鹿东。两军既交，滔震恐。抱真为方阵，武俊用奇兵，朱滔倾垒出战。武俊不擐甲而驰之。滔望风奔溃，自相蹂践，死者十四五。收其辎重、器甲、马牛不可胜计，滔夜奔还幽州。武俊班师，表让幽州卢龙节度使，许之。乃升恒州为大都督府，以武俊为长史，加检校司徒，实封七百户，余如故。

车驾还京，宠之逾厚。子尚贵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赐官名。寻丁母忧，起复加左金吾上将军同正；免丧，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上念旧勋，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

十七年六月卒，时年六十七，废朝五日，群臣诣延英门奉慰，如浑瑊故事。诏左庶子上公持节册赠太师，赙绢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石。太常谥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国，宜赐谥忠烈。”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则。士真嗣。

士真，武俊长子。少骁悍，冠于军中，沉谋有断。事李宝臣为帐中亲将，仍以女妻之。宝臣末年，虑身后诸子暗弱，为诸将所夺，屡行诛戮，诸将离心。武俊官位虽卑，而勇略迈世；宝臣惜其才，不忍诛之。而士真密结宝臣左右，保护其父，以是获免。

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尽心匡佐。既兵败束鹿，张孝忠、康日知以地归国，受官赏；惟岳稍贮防疑，武俊谋自贬损，出入不过三两人。左右谓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遗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胆为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即大夫妹婿，保无异志。今势危急，若不坦怀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独先公

遗旨。”由是无疑，即令将兵攻赵州。士真更宿于府衙，与同职谋事。及武俊倒戈，士真等数人擒惟岳出衙，缢死之。武俊领节钺，以士真为副大使。

建中年，武俊僭称赵王于魏县，以士真为司空、真定府留守，充元帅。及武俊破朱滔顺命，以武俊兼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仍以士真为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德宗还京，进位检校兵部尚书，充德州刺史、德棣观察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复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成德军节度、恒冀深赵德棣等州观察等使。寻检校尚书左仆射。顺宗即位，进位检校司空。

士真佐父立功，备历艰苦；得位之后，恬然守善，虽自补属吏，赋不上供，然岁贡货财，名为进奉者，亦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元和元年，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三月卒。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荣。

士清，以父勋累加官至殿中少监同正。元和初，为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

士平，以父勋补原王府咨议。贞元二年，选尚义阳公主，加秘书少监同正、附马都尉。元和中，累迁至安州刺史。时公主纵恣不法，士平与之争忿；宪宗怒，幽公主于禁中，士平幽于私第，不令出入。后释之，出为安州刺史。坐与中贵交结，贬贺州司户。时轻薄文士蔡南、独孤申叔为义阳主歌词，曰《团雪》、《散雪》等曲，言其游处离异之状，往往歌于酒席。宪宗闻而恶之，欲废进士科，令所司网捉搦，得南、申叔贬之，由是稍止。及盗杀宰相武元衡，旬日捕贼未获。士平与兄士则庭奏盗主于承宗，既获张晏等诛之，乃以士平为

左金吾卫大将军。及夺承宗官爵，仍以士平袭父实封。

士则，士平异母兄。承宗既立为节度使，不容诸父，乃奔于京师，用为神策大将军。及承宗叛逆，盗杀宰相，士则请移贯京兆府。诸镇兵讨承宗，裴度言士则武俊子，其军中必有怀之者，乃用士则为邢州刺史，兼本州团练使，从昭义节度使鄴士美讨贼，冀携离承宗之党，且许以节制。士则恃此，颇不受士美节制，行止以兵自卫；虽谒士美，而卫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则不能平，见于辞气。士美恶之，密以状闻，乃以张遵代还。

承宗，士真长子。河朔三镇自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承宗累奏至镇州大都督府右司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马使、副大使。

元和四年三月，士真卒；三军推为留后，朝廷伺其变，累月不问。承宗惧，累上表陈谢。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谕，承宗奉诏甚恭，且曰：“三军见迫，不候朝旨，今请割德、棣二州上献，以表丹恳。”由是起复云麾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工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检校右散骑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信军节度、德棣观察等使。

昌朝，故昭义节度使嵩之子，婚姻于王氏，入仕于成德军，故为刺史。

承宗既献二州，朝廷不欲别命将帅，且授其亲将。保信旌节未至德州，承宗遣数百骑驰往德州，虏昌朝归真定囚之。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冀渐离之。令中

使景忠信往谕旨，令遣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宪宗怒，卜诏曰：“王承宗顷在苦庐，潜窥戎镇；而内外以事君之礼，逆而必诛，分土之仪，专则有辟。朕念其先祖尝有茂勋，贷以私恩，抑于公议。使臣旁午以告谕，孳童俯伏以陈诚，愿献两州，期无二事。朕欲收其后效，用以曲全，授节制于旧疆，齿勋贤于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亲，俾抚近邻，斯诚厚渥，外虽两镇，中实一家。而承宗象恭怀奸，肖貌稔祸。欺裴武于得位之后，縲昌朝于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饱之而愈发；枭獍之性，养之而益凶。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乱略，期于无刑；恭行天诛，示于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诏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处置等使，会诸道军进讨。神策兵马使赵万敌者，王武俊之骑将也，骁悍闻于燕、赵，具言进讨必捷。承璀因得兵柄，与万敌偕行。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禁军屡挫衄。都将郾定进前擒刘辟有功，号为骁将，又陷于贼。唯范阳节度使刘济、易定节度使张茂昭至效忠赤，战贼屡捷。而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反复难制，阴附于贼；宪宗密诏承璀擒之，送于京师。

五年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自陈首，且归过于卢从史。其略曰：

臣顷在苦庐，绵历时序，恭守朝旨，罔敢阙违。复奉诏书，令献州郡，迫以三军之势，不从孤臣之心。今天兵四临，王命久绝，白刃之下，难避国刑；殷忧之中，转积衅隙。中由卢从史首为乱阶，兴天下之兵，生海内之乱，既不忠于国，又不孝于家。当其闻父之丧，已变

为臣之节，迫胁天使，渎紊朝经。而乃幸臣居丧，败臣求利，上敢欺于圣主，下不顾其死亲；矫情徒见于封章，邪妄素萌于胸臆。今构祸者已就擒获，抱冤者实冀辩明。况臣之一军，素守忠义，横被从史离间君臣，哀号辕门，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纳为心；弘好生之仁，许自新之路。顺阳和而布泽，因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劳，俯观臣子之来效，特开汤网，使乐尧年。时朝廷以承璀宿师无功，国威日沮，颇忧。会承宗使至，宰臣商量，请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卫卫将军。

承宗以国家加兵不胜，诬从史奸计得行，虽上章表谦恭，而心无忌惮。十年，王师讨吴元济，承宗与李师道继献章表，请宥元济。其牙将尹少卿奏事，因为元济游说。少卿至中书，见宰相论列，语意不逊；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顺。自是与李师道奸计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盗烧河阴仓。六月，遣盗伏于靖安里，杀宰相武元衡，京师震恐，大索旬日，天子为之旰食。是时，承宗、师道之盗，所在窃发，焚襄州佛寺，斩建陵门戟，烧献陵寝宫，欲伏甲屠洛阳。宪宗赫怒，命田弘正出师临其境，并邻道六节度之众讨之。时方淮西用兵，国用虚竭，河北诸军多观望不进。独昭义节度使郗士美率精兵压贼垒，欲乘衅而取之，军威甚盛。承宗惧，不敢犯。俄诏权罢河北用兵，并力淮西。

十二年十月，诛吴元济，承宗始惧，求救于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将石汛等诣阙请命，令于客舍安置；又献德，棣二州图印，兼请入管内

租税，除补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继，重违其意，乃下诏曰：

帝者承天子人，下临万国。观乾坤覆载之施，常务其曲全；用德刑抚御之方，每先其弘贷。叛则必伐，服而舍之，访于典谟，亦尚斯道。朕祇符前训，缵嗣丕图，底宁方隅，荡涤氛祲。上以摅祖宗之宿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厚者生，务去者杀。至于包荒藏慝，屈法伸恩，苟衷诚之可矜，则宥过而无大。

王承宗顷居丧纪，见卖于邻封；后邻藩城，受疑于朝野。国恩虽厚，时宪不容。戚实自贻，宠非我绝。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诸侯，飞奏盈筐，竞请致讨，争先出军。尚复广示招怀，务存容纳，至于动众，事岂愿然！开境愍罹其杀伤，退舍为伏其士伍，取陷救溺，能无惨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劳王室，书于甲令，铭在景钟；虽再驾王师，再从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怀。

近以三朝称庆，八表流泽，广此鸿霈，开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图，披露忠恳，远遣二子，进陈表章，緘图印以上闻，献德、棣之名部，发困奉粟，并灶贡盐，地愿帅于职方，物请归于司会。且天子所临，莫非王土；析兹旧服，将表尔诚，谅由效顺之心，悉见纳忠之志，抑而不抚，何以示怀。朕念此方，亦犹赤子，一物失所，寝兴靡宁；忍驱乐土之人，竟就陈原之戮！既克翦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地临鉴。况常山师旅，旧有功劳，将改往以修来，誓酬恩而迁善，鉴精诚之俱切，俾浼汗而再敷。旷涤乃愆，断于朕志；复此殊渥，当怀永图。承宗可依前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

长史、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等使。

仍令右丞崔从往镇州宣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华州刺史郑权为德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德棣沧景观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是岁，李师道平，承宗奉法逾谨，请当管四州，每州置录事参军一员、判司三员，每县令一员、主簿一员，吏补授皆听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赠侍中。子知感、知信在朝。

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领节钺，奏承元为观察支使、朝议郎、左金吾卫胄曹参军，兼监察御史，年始十六。劝承宗以二千骑佐王师平李师道，承宗不能用其言。

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发丧，大将谋取帅于旁郡。时参谋崔燧密与握兵者谋，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告亲兵及诸将，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诸将请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有事盍先与议。”及监军至，因以诸将意赞之。承元谓诸将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齿幼，欲使领事。承元欲效忠于国，以奉先志，诸公能从之乎？”诸将许诺。遂于衙门都将所理视事，约左右不得呼留后，事无巨细，决之参佐。密疏请帅，天子嘉之，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邻镇以两河近事讽之，承元不听，诸将亦悔。及起居舍人柏耆赍诏宣谕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与柏耆于馆驿召诸将谕之，诸将号哭喧哗。承元诘之曰：“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诏迟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师道未败时，议赦其罪，时师道欲行，诸将止之，他日杀师道，亦诸将也！今公辈辛勿为师道之事，敢以拜请。”遂拜诸将，

泣涕不自胜。承元乃尽出家财，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寂等，军中始定。承元出镇州，时年十八，所从将吏，有具器用货币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从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从事将校有劳者，亦皆擢用。祖母凉国夫人入朝，穆宗命内宫筵待，锡赉甚厚。

俄而王廷凑杀田弘正，据镇州叛。移镇鄆坊丹延节度使，便道请觐，穆宗器之，数召顾问。未几，改凤翔节度使。凤翔西北界接泾原，无山谷之险，吐蕃由是径往入寇。承元于要冲筑垒，分兵千人守之，赐名曰临汧城。诏袭岐国公，累加检校左仆射。凤翔城东，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环之。居镇十年，加检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观察等使。时均输盐法未尝行于两河，承元首请盐法，归之有司，自是兖、郛诸镇，皆禀均输之法。承元宽惠有制，所理称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于平卢，时年三十三，册赠司徒。

王廷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族，世隶安东都护府。曾祖曰五哥之，事李宝臣父子。王武俊养为假子，骁果善斗，武俊爱之。以军功累授左武卫将军同正，赠越州都督。祖末怛活，赠左散骑常侍。父升朝，赠礼部尚书。皆以廷凑贵加赠典。祖父世为王氏骑将，累迁右职。

廷凑沉勇寡言，雄猜有断，为王承元衙内兵马使。初，承元上禀朝旨，田弘正帅成德军，国家赏钱一百万贯，度支辇运不时至，军情不悦。廷凑每抉其细故，激怒众心。会弘正

以魏兵二千为衙队，左右有备不能间。长庆元年六月，魏军还镇。七月二十八日夜，廷凑乃结衙兵噪于府署；迟明，尽诛弘正与将吏家族三百余人。廷凑自称留后、知兵马使，将吏逼监军宋惟澄上章请授廷凑节钺。穆宗怒，下诏征邻道兵，仍以河东节度裴度充幽、镇两道招抚使，仍以弘正子泾原节度使布代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令率魏军进讨。又以承宗故将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成德军节度使，下诏购诛廷凑。是月，镇州大将王位等谋杀廷凑事泄，坐死者二千余人。

时朱克融囚张弘靖，廷凑杀弘正，合从构逆谋，拒王命。两镇并力，讨除虑难应接，诏朝臣议其可否。东川节度使王涯献状曰：“幽、镇两州，悖乱天纪，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心。囚繄鼎臣，戕贼戎帅，毒流州郡，衅及宾僚。凡在有情，孰不痛愤？伏以国家文德诞敷，武功继立，远无不伏，迩无不安，矧兹二方，敢逆天理。臣窃料诏书朝下，诸镇夕驱，以貔貅问罪之师，当猖狂失节之寇，倾山压卵，决海灌茭，势之相悬，不是过也。但常山、蓟郡，虞、虢相依，一时兴师，恐费财力。罪有轻重，事有后先，譬之攻坚，宜从易者。如闻范阳肇乱，出自一时，事非宿谋，迹亦可验。镇州构祸，殊匪偶然，扇诸属城，以兵拒境。如此，则幽蓟之众，可示宽刑；镇冀之戎，可资先讨。况廷凑闾茸，不席父祖之资；成德分离，又多迫胁之势。今以魏博思复仇之众，昭义愿尽敌之师，参之晋阳，辅以沧德，犄角而进，实若建瓴。尽屠其城，然后北首燕路，在朝廷不为失信，于军势实得机宜。臣之愚诚，切在于此。臣又闻用兵若斗，先扼其喉。今瀛、郑、易、定，两贼之咽喉也。诚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

其死生不相知，间谍无所入；而以大军先进冀、赵，次临井陘，此一举万全之势也。”

于是命易定节度使开境以抗克融，诸军三面进讨。初，以沧德乌重胤独当一面，重胤宿将，知不可进，颇迟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官之援，朝辞日，大言云：“贼不足破。”时廷凑合幽蓟之兵围深州，梯冲云合，牛元翼婴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为贼所败，众皆陷没，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简代之。裴度率众屯承天军，诸将挫败，深州危急。乃以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兼深冀节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杨永和监光颜军。

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帑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殫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廷凑邀而虏之，兵食益困。贼围深州数重，虽光颜之善将，亦无以施其方略。其供军院布帛衣赐，往往不得至院，在途为诸军强夺，而悬军深斗者，率无支給。复又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悉选骁健者自卫，羸懦者即战，以是屡多奔北。而廷凑、克融之众，不过万余，而抗官军十五万者，良以统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晓兵家，胶柱于常态，以至复失河朔。既无如之何，遂议休兵而赦廷凑。

二年正月，魏府牙将史宪诚诱其军谋叛，田布不能止，其众自溃于南宫。二月，诏赦廷凑，仍授检校右散骑常侍、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以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遣兵部侍郎韩愈至镇州宣慰，又

遣中使衔命入深州，监元翼赴镇。廷凑虽受命，而深州之围不解。招抚使裴度与幽、镇书，以大义责之；朱克融解围而去，廷凑亦退舍。朝廷欲其禀命，并加克融检校工部尚书。三月，朱元翼率十余骑突围出深州赴阙，深州将校臧平以城降。廷凑责其固守，杀将吏一百八十余。五月，遣中使杨再昌至镇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凑曰：“弘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请至秋发遣。”俄而元翼卒，廷凑乃尽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获赦宥，遂与朱克融、史宪诚连衡相应，谋拒朝廷。

太和初，沧州李全略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充海节度使；同捷不奉诏，据郡构逆，以珍玩器币妓女子弟投款于廷凑及幽州李载义。时载义初代克融，输诚效顺，尽送同捷所遣赴阙，诏征幽、魏、徐、兖之师进讨。廷凑出兵挠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诏绝廷凑进奉。既魏博将丁志治以行营兵叛，倒戈攻魏州，诸军击志治，廷凑出兵应之。史宪诚危急，诏义武军节度使李听击败之，志治奔于廷凑。三年六月，诛李同捷。寻又何进滔杀史宪诚，据魏州。朝廷厌兵，诛之不果，遂授进滔魏博节度。八月，廷凑遣使诣阙请罪，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检校司徒、成德军节度使。

镇冀自李宝臣已来，虽惟岳、承宗继叛，而犹亲邻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凶毒好乱，无君不仁，未如廷凑之甚也！又就加太子太傅、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八年十一月卒，册赠太尉，累赠至太师。

子元逵，为镇州右司马，兼都知兵马使。廷凑卒，三军

推主军事，请命于朝。乃起复检校工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节度使，累迁检校左仆射。元逵素怀忠顺，顿革父风。及领藩垣，颇输诚款，岁时贡奉，结轍于途，文宗嘉之。开成二年，诏以寿安公主出降，加驸马都尉。元逵遣段氏姑诣阙纳聘礼。段氏进食二千盘，并御衣战马、公主妆奁及私白身女口等，其从如云，朝野荣之。会昌中，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子稹擅领军政；武宗怒，诛之。命邻藩分地而进讨，以元逵为北面招讨使。诏至之日，出师次赵州，与魏博何弘敬同收山东三州。元逵进攻邢州，俄而贼将裴问、高元武降元逵，王钊、安玉降何弘敬，并拔三郡。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破刘稹功，加太傅、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二百户。太中十一年二月卒，册赠太师，谥曰忠。子绍鼎、绍懿。

绍鼎，时为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起复授检校工部尚书、镇府长史、成德军节度、镇深冀赵观察等使，累加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其年七月卒，赠司空，赙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硕，累赠司徒、太尉，又赠太傅。

于景胤、景崇、景岑；景崇为嫡，时年幼。

绍鼎卒，宣宗以昭王泚为镇州大都督、成德军节度使，以绍鼎弟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检校右散骑常侍、镇府左司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绍懿本官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仍赐紫金鱼袋。寻正授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累加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又加检校司空。卒，赠司徒。

景胤，初为成德军中军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绍鼎卒，出为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

景崇，于季父绍懿时为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都知兵马使。绍鼎卒，三军立绍懿。数月，疾笃。召景崇谓之曰：“亡兄以军政托予，以俟汝成立。今危惓如此，殆将不救。汝虽少年，勉自负荷，下礼藩邻，上奉朝旨，俾吾兄家业不坠，惟汝之才也！”言讫而卒。时监军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诏起复忠武将军、守左金吾卫将军同正、检校右散骑常侍，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仍赐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寻正授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孙，特承恩渥。季年，盗起徐方，王师进讨，景崇令大将从诸军。徐寇平，以功授检校右仆射，封太原县男，食邑三百户。祖母章惠长公主薨，景崇居丧得礼，朝野称之。起复左金吾卫上将军同正，进位检校司空。明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加检校太尉、赵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二百户，寻进封常山王。丁母秦国夫人忧，起复本官。乾符末，盗起河南，黄巢犯阙，驾幸剑南；景崇与定州节度使王处存驰檄藩邻，以兵附处存入关讨贼，奔问行在，贡输相继。关辅平定，以功真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

子镒，时年十岁，三军推为留后，朝廷因授旄钺，检校工部尚书。时天子蒙尘，九州鼎沸，河东节度李克用虎视山东，方谋吞据；镒以重赂结纳，以修和好。晋军讨孟方立于邢州，镒常奉以刍粮。及方立平，晋将李存孝侵镒南部，镒求援于幽州。幽帅李匡威率众三万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

年，镠乘存孝有间于其师，乃出兵攻尧山。晋帅遣大将李存质来援，大败镇人于尧山，死者万计。晋人乘胜至赵州，镠复求援于燕。二年，匡威率众数万来援。会邢州节度使李存孝背其帅据城自固，存孝单骑入镇州，与镠面相盟约。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师攻存孝，时匡威离镇后，其弟匡筹夺据其位，匡威退无归路。镠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筑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尽心裨益，军中之事，皆为训练。是年五月，镠过匡威第，阴遣部下伏甲劫镠；镠抱持之，镠曰：“公诚止人勿仓卒！吾为晋人所困，赖公获济，犹吾父也，军政请公帅之。”即并辔归府署，镇军拒之，竟杀匡威。晋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师至城下；镠出练二十万犒劳，修好而退。

及汴宋节度使朱全忠领郢、青三镇，兵强天下，遣将葛从周、张存敬寇陷邢、洺二州，乘胜北掠燕、赵。俄而全忠率亲兵薄于城下。镠仓卒无备，谓宾佐曰：“势危矣，计将安出？”判官周式者，率先而对曰：“敌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说耳，请见梁帅图之！”式即时出见全忠，全忠逆谓式曰：“尔不必言。王令朋附并汾，违盟爽信，敝赋业已及此，期于无舍！”式曰：“公言过矣！且公为唐室之桓、文，当以礼义而成霸业。乃欲穷兵黩武，困人于险难，天下其谓公何！”全忠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戏之耳！且君为王令计如何？”式曰：“但修好耳！”即复见镠，请出牛酒货币以犒军；仍以镠子昭祚及牙将梁公儒、李弘规子各一人，从昭祚入官于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

及全忠僭号，天下无主；镠不获已，行其正朔。镠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中书令，仍赐“敦睦保定大功

臣”、上柱国、赵王，食邑一万五千户，食实封一千户，袭食实封二百五十户。伪梁加尚书令，及唐室中兴，去伪尚书令之号。天祐七年，母魏国太夫人何氏卒，起复本官。十八年，为其大将王德明所杀，至于赤族。其后事在中兴云。

史臣曰：土运中微，群盗孔炽。宝臣附丽安、史，流毒中原，终窃土疆，为国蠹贼。加以武俊之狠狡，为其腹心，或叛或臣，见利忘义，蛇吞螭吐，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纲，以至于此。若使明皇不懈于开元之政，姚崇久握于阿衡，讵有柳城一胡，敢窥佐伯，况其下者哉！观此无君，可为太息。

赞曰：鸱鸢为怪，必取其昏。人君失政，为盗启门。牙旂金钺，虎子狼孙。茫茫黔首，于何叫阍？

卷一百四十三

列传第九十三

李怀仙 朱希彩附 朱滔 刘怱子济潼 济子总
程日华子怀直 怀直子权 李全略子同捷

李怀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将，守营州。禄山之叛，怀仙以裨将从陷河洛。安庆绪败，又事史思明。善骑射，有智数。朝义时，伪授为燕京留守、范阳尹。宝应元年，元帅雍王统回纥诸兵收复东都，朝义渡河北走，乃令副元帅仆固怀恩率兵追之。时群凶瓦解，国威方振，贼党闻怀恩至，望风纳款。朝义以余孽数千奔范阳，怀仙诱而擒之，斩首来献。属怀恩私欲树党以固兵权，乃保荐怀仙可用。代宗复授

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与贼将薛嵩、田承嗣、张忠志等分河朔而帅之。既而怀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务怀安，以是不能制。怀仙大历三年为其麾下兵马使朱希彩所杀。

希彩自称留后。恒州节度使张忠志以怀仙世旧，无辜覆族，遣将率众讨之；为希彩所败。朝廷不获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帅、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为幽州节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诏缙赴镇。希彩闻缙之来，搜选卒伍，大陈戒备以逆之。缙晏然建旌节，而希彩迎谒甚恭。缙知终不可制，劳军旬日而还。寻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节度留后。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五年，封高密郡王。既得位，暴横自恣，无礼于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斩之，军人立其兵马使朱泚为留后。泚自有传。

朱滔，贼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为幽州节度，以滔同姓，甚爱之，常令将腹心亲兵。及泚为节度使，遂使滔将劲兵三千赴京师，请率先诸军备塞。自禄山反后，山东范阳，外虽示顺，实皆倔强不庭。泚首效臣节，代宗喜甚，命滔勒兵东入长安通化门，西出开远门，出师劳还；未有兵还王城者，今而许之，盖示优异。召滔对于三殿，代宗临轩劳问。既而曰：“卿材孰与泚多？”滔曰：“各有长短。统御士众，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获谒龙颜，泚长臣五岁，未

朝凤阙，此不及臣。”代宗愈喜。

大历九年，泚朝觐，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试殿中监，权知幽州卢龙节度留后、兼御史大夫。及田承嗣反，与李宝臣、李正己等解磁州围。建中二年，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滔与成德军节度张孝忠征之，大破惟岳于束鹿。滔命偏师守束鹿，进围深州。惟岳乃统万余众及田悦援兵围束鹿。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陈横进。滔绘帛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为惊乱，随击，大破之，惟岳焚营而遁。以功加检校司徒，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以德、棣二州隶焉。朝廷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团练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团练使。滔怒失深州，武俊怒失宝臣故地，滔构武俊同已反。马燧围田悦于魏州，悦告急，滔与武俊遂连兵救悦，败李怀光于愜山。三年十一月，滔僭称大冀王，伪署百官，与李纳、田悦、王武俊并称王，南结李希烈。兴元初，田悦、王武俊以朱泚据京师，滔兵强盛，首尾相应，田悦常谓武俊曰：“朱滔心险，不可堤防。”遂相率归顺。

泚既僭号，立滔为皇太弟，仍令以重赂招诱回纥，南攻魏、贝，即西入关。兴元元年正月，滔驱率燕、蓟之众及回纥杂虏，号五万，次南河，攻围贝州。三月，田绪杀田悦，魏州乱。滔令大将马实分兵逼魏州，营于王莽河。德宗在山南，虑二凶兵合，遣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与李抱真叶力击滔。四月，恒、潞两军次泾城北，行营相距十里；抱真自率二百骑径入武俊军，面申盟约，结为兄弟。五月四日，进军距贝州三十里而军。翌日，滔令大将马实、卢南史引回纥、契丹来挑战，武俊遣骑将赵珍提精骑三百当之，抱真将王虔休犄角

待之。武俊与其子士清自当回纥、契丹部落。两军既合，鼓噪震地，回纥恃捷，穿武俊阵而过。武俊乘骑勒马不动，俟回纥引退，因而薄之，回纥势不能止。武俊父子纵马急击，获回纥三百骑。滔阵乱，东走，两边追斩，俘馘数万计。遇夜，夹滔垒而军。是夜，滔以残众千人奔德州，委弃戈甲山积。滔至瀛州，杀骑将蔡雄、扬布。以其前锋先败，又杀阴阳人尹少伯，以其言举兵必胜故也。

六月，李晟收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滔还幽州，为武俊所攻，仅不能军，上章待罪。九月，诏曰：“朱滔累献款疏，深效恳诚，省之惻然，良用悯叹！宜委武俊、抱真开示大信，深加晓谕。若诚心益固，善迹克彰，朕当掩衅录勋，与之昭雪。”贞元元年，寻卒于位，时年四十，赠司徒。

刘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贡，尝为广边大斗军使。怦即朱滔姑之子，积军功为雄武军使，广屯田，节用，以办理称。稍迁涿州刺史。居数年，朱滔将兵讨田承嗣，奏署怦领留府事，以宽缓得众心。时李宝臣为田承嗣间说，与之通谋。承嗣又以沧州与宝臣，乃以兵劫朱滔于瓦桥关，滔脱身走，乘胜欲袭取幽州。怦设方略镇抚，宝臣不敢进，以功加御史中丞。

宝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与张孝忠同力讨之。及惟岳平，滔怨朝廷违约不与深州，含怒不已。会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赵，相谋叛，欲救田悦。怦时知幽州留后事，遣人赍书谓滔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宠冠藩臣之右，荣遇极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为尉卿、司徒里，此亦大夫

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顺自持，则事无不济。窃思近日，务大乐战，不顾成败，而家灭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乱易亡，今复何有？怵忝密亲，世荷恩遇，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貽后悔也！”滔虽不用其言，亦喜其尽言，卒无疑贰。凡出征伐，必以怵总留后事。及僭称大冀王，伪署怵为右仆射、范阳留守。及泚据京邑，召滔南河，至贝州，挫败而还，兵甲尽丧。怵闻滔将至，悉搜范阳兵甲，夹道排列二十余里，以迎滔归于府第，人皆嘉怵忠义。

贞元元年，滔卒，三军推怵权抚军府事。怵为众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怵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使。居位三月，以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废朝三日，赠兵部尚书，赐布帛有差。子济继为幽州节度使。

济，怵之长子。初，母难产；既产，侍者初见济是一大蛇，黑气勃勃，莫不惊走。及长，颇异常童。所居室焚，人皆惊救，济从容而出，众异之。累历本管州县牧宰。及怵为节度使，以济兼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怵卒，军人习河朔旧事，请济代父为帅，朝廷姑务便安，因而从之。累加至检校兵部尚书。

贞元五年，迁左仆射，充幽州节度使。时乌桓、鲜卑数寇边，济率军击走之；深入千余里，虏获不可胜纪，东北晏然。贞元中，朝廷优容藩镇方甚，两河擅自继袭者，尤骄蹇不奉法。惟济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德宗亦以恩礼接之。寻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即位，再迁检校司徒。元和初，加兼侍中。及诏讨王承宗，诸军未进，济独率先前军击破之，生

擒三百余人，斩首千余级，献逆将于阙，优诏褒之。又为诗四韵上献，以表忠愤之志。明年春，将大军次瀛州，累攻乐寿、博陆、安平等县，前后大献俘获。赏功颇厚，仍与子孙六品官者凡四人。未几，有疾，会赦承宗，录功拜兼中书令。济在镇二十余年，虽输忠款，竟不入觐。又谋杀其弟灊，灊归国为信臣。及济疾，次子总与济亲吏唐弘实通谋鸩杀济，数日，乃发丧。时年五十四，诏赠太师，废朝三日，赠礼有加，谥曰庄武。

弟源，贞元十六年八月，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左武卫将军。初，为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济奏之，贬漠州参军，复不受诏。济帅师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溃。济擒源至幽州，上言请令入觐，故授官以征之。

灊，济之异母弟也。喜读书，工武艺，轻财爱士，得人死力。事朱滔，常陈逆顺之理。后怱为卢龙军节度使，病将卒，灊在父侧，即以父命召兄济自漠州至，竟得授节度使。济常感灊奉己，灊为瀛州刺史，亦许以灊代己任；其后济乃以其子为副大使。灊既怒济，遂请以所部西捍陇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直趋京师，在道无一人犯令者。德宗宠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润县为理所。

及顺宗传位，称太上皇，有山人罗令则诣灊言异端数百言，皆废立之事，灊立命系之。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约以德宗山陵时伺便而动。灊械令则送京师，杖死之。后录功，赐其额曰保义。其军蕃戎畏之，不敢为寇，常有复河湟之志，议者壮之。元和二年十二月，卒。

总，济之第二子也，性阴贼险谲。元和五年，济奉诏讨

王承宗，使长子缙假为副使，领留务。时总为瀛州刺史，济署为行营都兵马使，屯军饶阳，师久无功。总潜伺其隙，与判官张玘、孔目官成国宝及帐内小将为谋，使诈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进，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节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节过代州。”举军惊恐。济惊惶愤怒，不知所为，因杀主兵大将数十人及与缙素厚者。乃追缙，以张玘兄皋代知留务。济自朝至日晏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之。济死，缙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总遂领军务。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斧钺，累迁至检校司空。

及王承宗再拒命，总遣兵取贼武强县，遂驻军持两端，以利朝廷供馈赏赐。是时吴元济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宪宗暂务姑息，加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元济就擒，李师道枭首，王承宗忧死，田弘正入镇州，总既无党援，怀恨，每谋自安之计。初，总弑逆后，每见父兄为祟，甚惨惧，乃于官署后置数百僧，厚给衣食，令昼夜乞恩谢罪。每公退，则憩于道场，若入他室，则惶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请落发为僧，冀以脱祸，乃以判官张皋为留后。总以落发，上表归朝，穆宗授天平军节度使；既闻落发，乃赐紫，号大觉师。总行至易州界，暴卒。辍朝五日，赠太尉，择日备礼册命，赙绢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

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总父济备陈征伐之术，请身先之。及出军，累拔城邑，旋属被病，不克成功。总既继父，愿述先志，且欲尽更河朔旧风。长庆初，累疏求入覲，兼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州为一道，

请弘靖理之；瀛州、漠州为一道，请卢士玫理之；平、蓟、妫、檀为一道，请薛平理之。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羨爵禄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阳，宰臣崔植、杜元颖又不为久大经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两州许置观察使，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时总所荐将校，又俱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如朱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还本军。克融辈虽得复归，皆深怀觖望，其后果为叛乱。

总既以土地归国，授其弟约及男等一十一人，领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宿卫者六人。

程日华，定州安喜人，本单名华。父元皓，事安禄山为帐下将，从陷两京，颇称勇力，史思明时为定州刺史。华少事本军，为张孝忠牙将。

初，李宝臣授恒州节度，吞削藩邻，有恒、冀、深、赵、易、定、沧、德等八州。宝臣既卒，惟岳拒朝命，以图继袭。宝臣部将张孝忠以定州归国，授成德军节度使，令与朱滔讨惟岳。及惟岳诛，朝廷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赵授康日知，易、定、沧授张孝忠，分为三帅。时惟岳将李固烈守沧州，孝忠令华诣固烈交郡。固烈将归真定，悉取沧州府藏，累乘而还。军人怒，杀固烈，皆夺其财，相与诣华曰：“李使君贪鄙而死，军州请押牙权领。”不获已，从之。孝忠因授华知沧州事。未几，朱滔合武俊谋叛，沧、定往来艰阻，二盗遂欲取沧州，多遣人游说，又加兵攻围，华俱不听从，乘城自固。久

之，录事参军李宇为华谋曰：“使君受围累年，张尚书不能致援，论功献捷，须至中山，所谓劳而无功者也。请为足下至京师，自以一州为使。”华即遣之。宇入阙，备陈华当二盗之间，疲于矢石。德宗深嘉之，拜华御史中丞、沧州刺史。复置横海军，以华为使。寻加工部尚书、御史大夫，赐名日华，仍岁给义武军粮饷数万。自是别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

武俊遣人说华归己，华曰：“相公欲敝邑仍旧隶恒州，且借骑二百以抗贼，俟道路通即从命。”武俊喜，即以二百骑助之。华乃留其马，遣人皆还。武俊怒其背约，又以朱滔方攻围，虑为所有而止。及武俊归国，河朔无事，日华即遣所留马还武俊，别陈珍币谢过，武俊欢然而释。贞元四年卒，赠兵部尚书。子怀直。

怀直习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后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复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升横海军为节度，以怀直为留后。又于弓高县置景州，管东光、景城二县，以为属郡。累加至检校尚书右仆射。五年，起复正授节度观察使。

怀直荒于畋猎，数日方还，不恤军政，军士不胜寒馁。其帐下将从父兄怀信因众怒闭门不内，怀直因来朝觐，贞元九年也。德宗优容之，依前检校右仆射，兼龙武统军，赐安业里甲第，妓女一人。既而怀信死，怀直子执恭知留后事，乃遣怀直归沧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废朝一日，赠扬州大都督。

执恭代袭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宪宗礼遇遣之，加尚书左仆射。尝梦沧州衙门楼额悉帖“权”字，遂

奏请改名权。十三年，淮西贼平，藩方惕息，权以父子世袭如三镇事例，心不自安，乃请入朝。十三年，至京师，表辞戎帅，因命华州刺史郑权代之，以靖安里私第侧狭，赐地二十亩，令广其居。寻迁检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赠司徒。权兄弟子侄在朝列宿卫者三十余人。

李全略者，本姓王，名日简。为镇州小将，事王武俊。元和中，节度使王承宗没，军情不安，自拔归朝，授代州刺史。及长庆初，镇州军乱，杀田弘正；穆宗为之旰食，以日简尝为镇将，召问其计。日简遂于御前极言利害，兼愿有以自效，因授德州刺史，经略其事。明年，擢拜横海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树之。未几，令子同捷入侍，兼进钱千万。逾岁，同捷归觐，乃奏请授沧州长史、知州事，兼主中军兵马；朝廷初不之许，后虑其有奇策，将副经略之旨，遂从之。及得请，全略乃阴结军士，潜为久计，外示忠顺，内畜奸谋。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杀之，仍孥戮其属。凡所为事，大率类此。宝历二年四月卒。

子同捷，初为副大使，居丧，擅领留后事，仍重赂藩邻以求缙袭，朝廷知其所为，经年不问。属昭愍晏驾，文宗即位，同捷冀易世之后，稍行恩贷，即令母弟同志、同巽入朝，令掌书记崔长奉表，备达恳诚，请从朝旨。诏授同捷检校左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兖海节度使；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沧州节度以代之。诏下，同捷托以三军乞留，拒命。乃命乌重胤率郛、齐兵加讨。又诏徐帅王智兴、滑帅李听、平卢康志睦、魏博史宪诚、易定张璠、幽州李载义等四面进攻。

同捷世行奸诈，自以尝在成德军为将校，燕、赵之师，可结为城社，乃以玉帛子女赂河北三镇，以求旄钺。李载义初受朝命，坚于效顺，乃囚同捷侄及所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献。又表朝廷加载义左仆射、王廷凑司徒，以悦其心事。廷凑本蓄狼心，欲吞横海，乃出兵于境以赴同捷。

王智兴师次棣州，诏曰：“李同捷幸袭旧勋，不思缙绪，斩麻未几，私行墨缙。毒杀忠良，扰惑部校，稽之国宪，难逭常刑。朕以顷在先朝，已稽中旨，实遵成命，未议改图。乃由留务之权，授以戎帅；拔负海之陋，置之中华，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怀迷执，闭境练兵，大诟邻封，拒捍中使。遐迩愤怨，中外惊嗟，叛命既彰，大义当绝，事非获已，良用怆然。其同捷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令诸军进讨。”俄而乌重胤卒，授神策节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师，无功召还，乃加王智兴平章事，充行营招抚使。史宪诚遣大将丁志沼与子唐帅兵二万五千攻德州。太和二年九月，智兴收棣州，因割隶淄青。时诸军在野，朝廷特置供军粮料使，日费浸多。两河诸帅每有小捷，虚张俘级，以邀赏赉，实欲困朝廷而缓贼也；缙帛征马，赐之无算。

同捷既窘，王廷凑援之不及，乃令人诱丁志沼，俾倒戈攻宪诚，许以代为魏博节度。志沼信其言而叛。宪诚告难，诏李听以诸道兵攻之。志沼败，奔于镇州。李寰赴阙，又以李祐代为横海节度。三年三月，诏谏议大夫柏耆军前慰抚。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于祐，祐疑其诈；柏耆请以骑兵三百入沧州，祐从之。耆径入沧州，取同捷与其家属赴京师。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谍言廷凑兵来劫篡，耆乃斩同捷

首，传而献捷，百僚称贺。同捷母孙、妻崔、儿元逵等既献，诏悉宥之，配于湖南安置。

史臣曰：国家崇树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则区宇以宁，失其授则干戈勃起。若怀仙之辈，习乱河朔，志深狡蠹，忠义之谈，罔经耳目；以暴乱为事业，以专杀为雄豪，或父子弟兄，或将帅卒伍，迭相屠灭，以成风俗。斯乃王道浸微，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间刘总，粗贲臣诚，然而杀父兄以图荣，落鬓发而避祸；未旋踵而暴卒他境，斯谓报应之验与！

赞曰：国法不纲，贼臣鸱张。虽曰父子，凶如虎狼。恶稔族灭，身屠地亡。蠹兹伏莽，污我彝章。

卷一百四十四

列传第九十四

尚可孤 李观 戴休颜 阳惠元 李元
谅 韩游瑰 贾隐林 杜希全 尉迟胜
邢君牙 杨朝晟 张敬则

尚可孤，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代居松、漠之间。天宝末归国，隶范阳节度安禄山，后事史思明。上元中归顺，累授左、右威卫二人将军同正，充神策大将，以前后功改试太常卿，仍赐实封一百五十户。鱼朝恩之统禁军，爱其勇，甚委遇之，俾为养子，奏姓鱼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镇于扶

风县，后移武功。可孤在扶风、武功凡十余年，士伍整肃，军邑安之。朝恩死，赐可孤姓李氏，名嘉勋。会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除兼御史中丞、荆襄应援淮西使，仍复本姓名尚可孤，以所统之众赴山南，累有战功。

及泾原兵叛，诏征可孤军至蓝田，贼众方盛，遂营于七盘，修城栅而居之。贼将仇敬等来寇，可孤频击破之，因收蓝田县。兴元元年三月，迁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节度使。四月，仇敬又来寇，可孤率兵急击，擒仇敬斩之，遂进军与副元帅李晟决策攻讨。五月，晟率可孤及骆元光之军收京城，可孤之师为先锋。京师平，以功升检校右仆射，封冯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户，实封二百户。

可孤性谨愿沉毅，既有勋勳，众会之中，未尝言功。贼平之后，营于白花亭，御众公平，号令严整，时人称焉。李晟甚亲重之。及李怀光以河中叛，诏可孤帅师与诸军进讨，次于沙苑，遇疾，卒于军。赠司徒，赙布帛米粟加等，丧葬所须，并令官给。

李观，洛阳人，其先自赵郡徙焉，秋官员外郎敬仁侄孙也。少习武艺，沉厚寡言，有将帅识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子仪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吴伉，充防遏使。寻以忧免，居罄屋别业。广德初，吐蕃入寇，銮驾之陕，覲于罄屋，率乡里子弟千余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会岭南节度杨慎微将之镇，以观权谋，奏充偏将，俾总军政。及徐浩、李勉继领广州，尤加信任，麾下兵甲悉委之。平冯崇道、朱泚时有功，累迁大将。李勉移镇滑州，累奏授试殿中

监，加开府仪同三司。追赴阙，授右龙武将军。

建中末，泾师叛，观时上直，领卫兵千余人扈从奉天。诏都巡警训练诸军戍卒，三数日间，加召二千余众，列之通衢，整肃鞀鼓，城内因之增气。德宗倚赖之，赐封二百户；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驾出奉天，与令狐建、李升、韦清等咸执羁勒，周旋艰险，皆著功劳。驾还京师，诏总后军禁卫。

兴元元年闰十月，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在镇四年，虽无拓境之绩，励卒储粮，训整宁辑。及平凉之师会，浑瑊既无戎备，观伺知狡谋，潜择精兵五千要伏险道。及瑊遁归，赖观游军及李元谅之师表里以免。帝优赏，赐赉甚厚，特诏褒美。其年，朝京师，除少府监、检校工部尚书，以疾终。贞元四年，赠太子少傅。

戴休颜，夏州人。在军伍以胆略称。大历中，为郭子仪部将，以战功累迁至盐州刺史。奉天之难，倍道以所部蕃汉三千人号泣赴难；德宗嘉之，赐实封二百户。与浑瑊、杜希全、韩游瑰等捍御有功。车驾再幸梁、洋，留守奉天。及李怀光叛据咸阳，使诱休颜；休颜集三军斩其使，婴城自守。怀光大骇，遂自泾阳夜遁。其月，拜检校工部尚书、奉天行营节度使。李晟收京师，乃与浑瑊破泚偏师，斩首三千级，休颜追贼至中渭桥。李晟既清宫阙，休颜与瑊等率兵赴岐阳邀击泚余众。及策勋，加检校右仆射，封至六百户。七月，扈驾至京，特赐女乐、甲第以褒功伐，寻拜左龙武将军。贞元元年卒，年五十九，废朝一日，赠赻有差。

阳惠元，平州人。以材力从军，隶平卢节度刘正臣。后与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继泛海至青、齐间，忠勇多权略，称为名将。又以兵隶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

初，大历中，两河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李宝臣有恒、易、深、赵、沧、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万；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有兵五万；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其众二万。皆始因叛乱得侯，各擅土宇，虽泛禀朝旨，而威刑爵赏，生杀自专，盘根结固，相为表里。朝廷常示大信，不为拘限，缓之则嫌衅自作，急之则合谋。或闻诏旨将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辞，则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治兵缮垒以自固。凡历三朝，殆二十年，国家不敢兴拳石撮土之役。

代宗性宽柔无怒，一切从之。凡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必获赐赆。及德宗即位，严察神断，自诛刘文喜之后，知朝法不可犯，四盗俱不自安。奏计者空还，无所赏赐，归者多怨。或传说飞语，云帝欲东封，汴州奏以城隘狭，增筑城郭。李正己闻之，移兵万人屯于曹州，田悦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扰，羽书警急。乃诏移京西戎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帝御望春楼亲誓师以遣之，曰：“呜呼！东鄙之警，事非获已。唯尔将校群士，各以忠节，勤于王家；南赴蜀门，西定泾垒，甲冑不解，疮痍未平；今载用尔分镇于周、郑之郊，敬听明命。夫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稽诸理道，用正邦国。宜励乃戈甲，保

固城池，以德和人，以义制事。将备其侵轶，不用越境攻取，戢而后动，可谓正矣！今外夷来庭，方春生植，品物资始，农桑是时。俾尔将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郁如焚灼。嗟尔有众，其悉予怀。”士卒多泣下。及赐宴，诸将列坐；酒至，神策将士皆不饮，帝使问之。惠元时为都将，对曰：“臣初发奉天，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斯役也，将策大勋，建大名。凯旋之日，当共为欢；苟未戎捷，无以饮酒。’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既发，有司供饩于道路，他军无孑遗，唯惠元一军瓶罍不发。上称叹久之，降玺书慰劳。

及田悦反，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战御河，夺三桥，皆惠元之功也。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摄贝州刺史，令以兵属李怀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与怀光同赴国难，解奉天之围。明年二月，怀光背国叛逆，惠元义不受污，脱身奔窜奉天。会乘舆南幸，怀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将冉宗以百余骑追及于好畤县。惠元计穷，父子三人并投人家井中，冉宗并出而害之。兴元元年，赠右仆射，仍赙绢百匹。惠元男尚食奉御晟，赠殿中监，左卫兵曹参军皓赠邠州刺史，褒死难也。

李元谅，本骆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为宦官骆奉先所养，冒姓骆氏。元谅长大美须，勇敢多计。少从军，备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镇国军节度使李怀让署奏镇国军副使，俾领州事。元谅尝在潼关领军，积十数年，军士皆畏服。

德宗居奉天，贼泚遣伪将何望之轻骑袭华州，刺史董晋

弃州走；望之遂据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谅自潼关将所部，仍令义兵因其未设备，径攻望之。遂拔华州，望之走归。元谅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数日，得兵万余人，军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贼泚数遣兵来寇，辄击却之。是时，尚可孤守蓝田，与元谅犄角；贼东不能逾渭南，元谅功居多。无几，迁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

兴元元年五月，诏元谅与副元帅李晟进收京邑。兵次于浐西，贼悉众来攻，元谅先士卒奋击，大败之。进军至苑东，与晟力战，坏苑垣而入，贼联战皆败，遂复京师。元谅让功于晟，出屯于章敬佛寺。帝还宫，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实封七百户，赐甲第、女乐，仍与一子六品正员官。

李怀光反于河中，绝河津。诏元谅与副元帅马燧、浑瑊同讨之。时贼将徐庭光以锐兵守长春宫，元谅遣使招之。庭光素轻易元谅，且慢骂之；又以优胡为戏于城上，辱元谅先祖。元谅深以为耻。及马燧以河东兵至，庭光降于马燧，诏以庭光为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谅因遇庭光于军门，命左右劫而斩之，乃诣燧匍匐请罪。燧盛怒，将杀元谅；久之，以其功高，乃止。德宗以元谅专杀，虑有章疏，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

贞元三年，诏元谅将本军从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元谅谓瑊曰：“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诈，倘有急变，何由应赴？请次侍中为营。”瑊以违诏，固止之。元谅竟与瑊同进。瑊营距盟所二十里，元谅营次之，壕栅深固。及瑊赴会，乃戒严部伍，结

阵营中。是日，虜果伏甲，乘瑊无备窃发。时士大夫皆朝服就执，军士死者十七八。瑊单马奔还，群虜追蹶，瑊营将李朝彩不能整众，多已奔散；瑊至，空营而已。赖元谅之军严固；瑊既入营，虜皆散去。是日无元谅军，瑊几不免。元谅乃整军，先遣輜重，次与瑊俱申号令，严其部伍而还，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德宗嘉之，赐良马十匹，金银器、锦彩等甚厚。丁母忧，加右金吾卫上将军，起复本官。帝念其勋劳，又赐姓李氏，改名元谅。

四年春，加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临洮军使，移镇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圯，陇东要地，虜入寇，常牧马休兵于此。元谅远烽堠，培城补堞，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薙草，斩荆榛，俟乾，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生殖之业，陶冶必备。仍距城筑台，上轂车弩，为城守备益固。无几，又进筑新城，以据便地。虜每寇掠，辄击却之，泾、陇由是乂安，虜深惮之。以疾，贞元九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

韩游瑰，河西灵武人。仕本军，累历偏裨，积功至邠宁节度使。德宗出幸奉天，卫兵未集，游瑰与庆州刺史论惟明合兵三千人赴难，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泚。会有人自京城来，言贼信宿当至，上遽令追游瑰等军伍。才入壁，泚党果至。乃出斗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贼急夺门，游瑰与贼隔门血战，会暝方解。自是贼日攻城，游瑰、惟明乘城拒守，躬当矢石，不暇寢息，赴难之功，游瑰首焉。

李怀光反，从驾山南。德宗以禁军无职局，六军特置统军一员，秩从二品，以游瑰、惟明、贾隐林等分典从驾禁兵。李晟移军东渭桥，与骆元光、尚可孤分扼京东要路；浑瑊与游瑰、戴休颜分典京西要路，犄角进攻。兴元元年，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例授“奉天定难功臣”。李晟收京城，游瑰三将亦破贼于咸阳。德宗自兴元还京，浑瑊与游瑰、休颜三将从；李晟、尚可孤、骆元光三将奉迎，论功行封，与瑊等相次，还镇邠宁。

三年，以子钦绪与妖贼李广弘同谋不轨，时游瑰镇长武城，事将发，钦绪奔于邠州；邠州将吏械送京师。游瑰以子大逆，请代归，固欲诣阙，诏不许。游瑰锁系钦绪二子送京师，请从坐，上亦宥之。十二月，游瑰入朝，素服待罪，入朝堂；遽命释之，劳遇如故，复令还镇。初，游瑰入觐，邠州将史以其子谋叛，又御军无政，谓必受代，饯送之礼甚薄。及游瑰见上，盛论边事，请筑丰义城以备蕃寇，上以特达，委用如初。及还镇，军中惧不自安。大将范希朝善将兵，名闻军中；游瑰畏其逼己，将因事诛之。希朝惧，出奔凤翔。上素知名，召入宿卫。及游瑰遣五百人筑丰义城，两板而溃。又宁州戍卒数百人，纵掠而叛。其无方略，失士心，皆此类也。自宁州卒叛，吐蕃入寇，游瑰自率众戍宁州。

四年七月，除将军张献甫代游瑰，不俟献甫至，又不告众知，乃轻骑夜出归朝。将卒素骄，闻献甫严急，因其无帅，纵兵大掠，且围监军杨明义第，请奏范希朝为帅。都虞侯杨朝晟初逃难郊外，翌日闻请希朝，乃复入城，与军众曰：“所请甚愜，我来贺也。”叛卒稍安。朝晟乃与诸将密谋，晨率甲

兵而出，召叛卒告曰：“前请者不获，张尚书来，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谋叛，皆当死。吾不尽杀，谁为贼首，各言之，以罪归之，余悉不问。”于众中唱二百余人，立斩之，军城方定。上闻军情欲希朝，乃授宁州刺史，为献甫邠宁之副。游瑰至京，授右龙武统军。十四年卒。

李广弘者，或云宗室亲王之胤。落发为僧，自云见五岳、四渎神，已当为人主。贞元三年，自邠州至京师，有市人董昌者，通导广弘，舍于资敬寺尼智因之室。智因本宫人。董昌以酒食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绪、李政谏、南珍霞，神策将魏修、李傪，前越州参军刘昉、陆缓、陆绛、陆充、徐纲等，同谋为逆。广弘言岳渎神言，可以十月十日举事，必捷。自钦绪已下，皆有署置为宰相，以智因尼为后。谋于举事日，夜令钦绪击鼓于凌霄门，焚飞龙厩舍草积；又令珍霞盗击街鼓，集城中人；又令政谏、修、傪等领射生、神策兵内应；事克，纵剽五日，朝官悉杀之。事未发，魏修、李傪上变，令内官王希迁等捕其党与斩之，德宗因禁止诸色人不得辄入寺观。

贾隐林者，滑州牙将也。建中初，为本军兵马使，令率兵宿卫。朱泚之乱，诸军未集，隐林率众扈从。性质朴，在奉天，贼急攻城，隐林与侯仲庄逐急救应，难险备至。既而怀光军至，逆贼解围，从臣称庆。隐林抃舞毕，奏曰：“贼泚奔遁，臣下大庆，此皆宗社无疆之休。然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若旧性未改，贼虽奔亡，臣恐忧未艾也。”上不以为忤，甚称之。累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封武威郡王。将幸山

南而卒，赠左仆射，赐其家实封三百户，赙绢百匹、米百硕，丧葬官给。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也。少从军，尝为郭尚父子仪裨将，积功至朔方军节度使；军令严肃，士卒皆悦服。初，德宗居奉天，希全首将所部与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合兵赴难。军已次漠谷，为贼泚邀击，乘高纵礮，又以大弩射之，伤者众。德宗令出兵援之，不得进；希全退次邠州。以赴难功，加检校户部尚书、行在都知兵马使。从幸梁州。帝还京师，迁太子少师、检校右仆射，兼灵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定远城天德军，灵盐丰夏等州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蕃落等使、余姚郡王。

希全将赴灵州，当献《体要》八章，多所规谏。德宗深纳之，乃著《君臣箴》以赐之，其辞曰：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从谏则圣，共理惟贤。皇立有极，骏命不易，总万机以成务，齐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独鉴，一目不能周视，敷求哲人，式序在位。于戏！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启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说言者逆耳，谗谀者伺侧，故下情未通，而上听已惑；俾夫忠贤，败于凶慝。譬彼轻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国，不自得师，覆车之轨，予其惩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无良，亦臣之咎。闻诸辛毗，牵裾魏后，则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献替，以平可否。勿谓无伤，自微而彰；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事有隐而必见，令既出而焉悔！鼓

钟在宫，声闻于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将负宸以虚心，期尽忠而纳诲。在昔稷、契，实匡舜、禹；近兹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协德，混一区宇。肆予寡昧，获纘丕绪，臣哉邻哉，尔翼尔辅。

高秋始肃，我武惟扬，辍此禁卫，殿于大邦。恋阙方甚，嘉言乃昌，是规是谏，金玉其相。辞高理要，入德知方，总彼千虑，备于八章，宣父有言，启予者商。殷有盘铭，周有欹器，或诫以辞，或警以事。披图演义，发于尔志，与金镜而高悬，将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鲜慎厥终，汝其夙夜，期保朕躬。无曰尔身在外，而尔诚不通，一言之应，千里攸同。导彼遐俗，达余四聪，华夷仰德，时乃之功。既往既来，怀贤忉忉，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寻兼本管及夏绥节度都统，加太子少师。希全以盐州地当要害，自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后，州城陷虏；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势隔，西通鄜坊，甚为边患，朝议是之。九年，诏曰：

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先王令典。况修复旧制，安固疆里，偃甲息人，必在于此。

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障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屏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惟永图，岂忘终食！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治，致四夷之守，与

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弘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不有暂劳，安能永逸？

宜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绛邠宁庆兵马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银夏节度使韩潭、鄜坊节度使王栖曜、振武节度使范希朝，各于所部简练将士，令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应板筑杂役，取六千人充。其盐州防秋将士，率三年满更代，仍委杜彦先具名奏闻，悉与改转。

朕情非己欲，志在靖人。咨尔将相之臣，忠良之士，输诚奉命，陈力忘忧，勉茂功勋，永安疆场。必集兵事，实惟众心，各相率励，以副朕志。

凡役六千人，二旬而毕。时将板筑，仍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牵制之，由是板筑之时，虏不及犯塞。城毕，中外称贺。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虏不敢深入。

希全久镇河西，晚节倚边多恣横，帝尝宽之。丰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出其右，希全深忌之，疑畏代己，乃诬奏景略；德宗不得已为贬之。素病风眩，暴戾益甚。判官监察御史李起颇忤之，希全又诬奏杀之。将吏皆重足胁息。贞元十年正月卒，废朝三日，赠司空。

尉迟胜，本于阗王珪之长子，少嗣位。天宝中来朝，献名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还国。与西安节度使高仙芝同击破萨毗播仙，以功

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改光禄卿，皆同正。

至德初，闻安禄山反，胜乃命弟曜行国事，自率兵五千赴难。国人留胜，以少女为质而后行。肃宗待之甚厚，授特进，兼殿中监。广德中，拜骠骑大将军、毗沙府都督、于阗王，令还国。胜固请留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都王，实封百户。胜请以本国王授曜，诏从之。胜乃于京师修行里盛饰林亭，以待宾客，好事者多访之。

建中末，从幸奉天，为兼御史中丞。驾在兴元，胜为右领军将军，俄迁右威卫大将军，历睦王傅。

贞元初，曜遣使上疏，称：“有国以来，代嫡承嗣，兄胜既让国，请传胜子锐。”上乃以锐为检校光禄卿、兼毗沙府长史还。固辞，且言曰：“曜久行国事，人皆悦服。锐生于京华，不习国俗，不可遣往。”因授韶王谏议。兄弟让国，人多称之。府除，以胜为原王傅。卒。时年六十四。贞元十年，赠凉州都督。子锐嗣。

邢君牙，瀛州乐寿人也。少从军于幽蓟、平卢，以战功历果毅折冲郎将，充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反，随平卢节度使侯希逸过海，至青、徐间。田神功之讨刘展，君牙又从神功战伐有功，历将军、试光禄卿。神功既为兖郛节度使，令君牙领防秋兵入镇好畤。属吐蕃陵犯，代宗幸陕，君牙隶属禁军扈从。后又以战功加鸿胪卿，累封河间郡公。

建中初，河北诸节帅叛，李晟率禁军助马燧等征之。晟以君牙为都虞候，累于武安、襄国、洹水、魏县、清丰讨贼有功，君牙擒生斩级居多。属德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统所部

兵，倍道兼程，来赴国难。及驻军咸阳，移营渭桥，军中之事，晟惟与君牙商之，他人莫可得而闻也。收复宫阙，骤加御史大夫、检校常侍。既而晟为凤翔、泾原元帅，数出军巡边，常令君牙掌知留后，军府安悦。贞元三年，晟以太尉、中书令归朝，君牙代为凤翔尹、凤翔陇州都防御观察使，寻迁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州观察使，加检校工部尚书。吐蕃连岁犯边，君牙且耕且战，以为守备，西戎竟不能为大患。寻加检校右仆射。贞元十四年卒，时年七十一，废朝一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

杨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初，在朔方为部军前锋，常有功，授甘泉果毅。建中初，从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斩获擒生居多，授骠骑大将军，稍迁右先锋兵马使。后李纳寇徐州，从唐朝臣征讨，常冠军锋，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

上在奉天，李怀光自山东赴难，以朝晟为右厢兵马使，将千余人下咸阳，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实封一百五十户。及怀光反于河中，朝晟被胁在军。上幸梁、洋，韩游瑰退于邠宁，怀光以尝在邠宁，迫制如属城，以贼党张昕在邠州总后务。昕惧难作，乃大索军资，征卒乘，约明潜发，归于怀光。时朝晟父怀宾为游瑰将，夜后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者。游瑰即日使怀宾奉表闻奏，上召劳问，授兼御史中丞，正授游瑰邠宁节度使。间谍至河中，朝晟闻其事，泣告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合诛戮，不可主兵。”怀光遂系之。及诸军进围河中，韩游瑰营于长春宫，怀宾身当战伐。及怀光平，上念其

忠，俾副元帅浑瑊特原朝晟，用为游魂都虞候。时父子同军，皆为开府、宾客、御史中丞，异姓王，荣于军中。

后诏征游魂宿卫，以张献甫代之。献甫在道，军中有裴满者，扇乱劫朝晟，朝晟阳许之，密计斩三百余人。献甫入，改御史大夫。九年，城盐州，征兵以护外境，朝晟分统士马镇木波堡。献甫卒，诏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忧，起复左金吾大将军同正、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十三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须兵几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烦外助。”复问：“前筑盐州，凡兴师七万，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盐州之役，咸集诸军，番戎尽知之。今臣境迫虏，若大兴兵，即番戎来寇；来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今请密发军士，不十日至塞下，未旬而功毕，番人始知，已无奈何。”上从之。已事，军还至马岭，吐蕃始来，数日而退。

初，军次方渠，无水，师旅嚣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命筑防环之，遂为淳泉。军人仰饮以足，图其事上闻，诏置祠焉。免丧，加检校工部尚书。是夏，以防秋移军宁州，遭疾，旬余而卒。

张敬则者，不知何许人，本名昌，后赐名敬则。初助刘玄佐，累有军功，官至凤翔节度使。常有复河湟之志，卒。

史臣曰：有唐中否，逆寇勃兴，天王寤以蒙尘，诸侯忠而赴难。可孤生居沙漠，挺然怀效命之风；功冠貔貅，屹尔有不矜之色。李观文儒之胄，乐习兵戎，戴圣主著定难之勋，

救浑瑊于会盟之变，休颜斩使婴城，怀光股栗；惠元穷蹙自致，天子轸悼。元谅退兵章敬，力战让功，雅有器度。及不忍小忿，专杀庭光，请罪军门，壮哉烈士！其下诸将，郁有劳能。胜生异域，推位让国，坚留宿卫，顾慕华风；居中土者，岂不思廉让耶！斯乃高祖之基，太宗之业，贻厥孙谋，不徒虚语。

赞曰：建中失国，啸聚氛慝。景命载延，群雄毕力。歌钟甲第，珪组繁锡。凡百人臣，忠为令德。

卷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九十五

刘玄佐子士宁 士干 李万荣附 董晋 陆长源 刘全谅 李忠臣 李希烈 吴少诚
弟少阳 少阳子元济附

刘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傥，不理生业；为县捕盗吏，违法，为令所笞，仅死，乃亡命从军。大历中，为永平军衙将。李灵曜据汴州，洽将兵乘其无备，径入宋州，遂诏以州隶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亳颍节度等使。

李正己死，子纳匿丧谋叛，而李洧以徐州归顺，纳遣兵围之。诏洽与诸军援洧，与贼接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由是转输路通，加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其将杨令晖，分兵挟之，徇濮阳，降其将高彦昭，以通濮阳津。迁尚书，累封

四百户，兼曹濮观察使，寻加淄青兖郛招讨使，又加汴滑都统副使。李希烈攻汴州，德宗在奉天，连战，贼稍却。兴元初，进加检校左仆射，加平章事。希烈围宁陵，洽大将刘昌言坚守不下。希烈攻陈州，洽遣昌言与诸军救之，大败贼党，获其将翟崇晖。希烈弃汴州，洽率军收汴，诏加汴宋节度。无几，授本管及陈州诸军行营都统，赐名玄佐。是岁来朝，又拜泾原四镇北庭等道兵马副元帅，检校司空，益封八百户。

玄佐性豪侈，轻财重义，厚赏军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而日益骄恣，多逐杀将帅，以利剽劫。又宠任小吏张士南及养子乐士朝，财物钜万。士朝通玄佐嬖妾。玄佐在镇，李纳每使来，必重赠遗，饰美女名乐，从其游娱，故多得其阴事，常先为备，故纳惮其心计。贞元三年三月，薨于位，年五十八，废朝三日，赠太傅。将佐初匿丧，称疾俟代，帝亦为隐，数日乃发丧。子士宁、士干。

初，将佐匿丧，既发，帝遣问所欲立：“吴凑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卢瑋皆曰“便”。及凑次汜水，枢将迁，请备仪；瑋不许，又令留什物俟新使，将士大怒。玄佐子婿及亲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军。明晨，衙兵皆甲胄，拥士宁登重榻，衣以墨缙，呼为留后。军士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等皆请吴凑者！”遂禽之，唯卢瑋获免。士宁乃以财物分赐将士，请之为帅，孟介以闻。帝召宰臣问计，窦参曰：“今汴人挟李纳以邀命，若不许，惧合于纳。”遂从之，授士宁起复金吾卫将军同正、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等使。士宁位未定时，遣使通王武俊、刘济、田绪，以士宁未受诏于国，皆

留之。

士宁初授节制，诸将多不悦服。性忍暴淫乱，或弯弓挺刃，手杀人于杯案间，悉烝父之妓妾，又强取人之妇女，好僇观妇人。每出畋猎，数日方还，军府苦之。其大将李万荣与其父玄佐同里閭，少相善，宽厚得全心；士宁疑之，去其兵权，令摄汴州事。万荣深怨之，将伺其隙逐之。十年正月，士宁以众二万畋于城南，兵既出，万荣晨入士宁廨舍，召其所留心腹兵千余人，矫谓之曰：“有诏征大夫入朝，俾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千贯，无他忧也。”兵士皆拜。万荣既约亲兵于内，又召各营兵于外，以是言令之，军士皆听命。万荣乃分兵闭城门，驰使白士宁曰：“诏征大夫，宜速即路；若迁延不行，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计无所出，乃将五百骑走归京师。比至中牟，亡走大半；至东都，所余僮隶婢妾数十人而已。既至京师，诏令归第服丧，禁绝出入。万荣乃斩士宁所亲之将辛液、白英贤以令于军，凡赏军士钱二十万贯，诏令籍没士宁家财以分赏焉。遂授万荣宣武军兵马留后。

初，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有亲兵三百，前为刘士宁所骄者，日益横。万荣恶之，悉置行籍中，由是深怨万荣。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请将往，不许；万荣令其子乃将之，未发。惟清、彦琳不得志，因亲兵衔怨，乃作乱，共攻万荣。万荣分兵击之，叛卒兵械少，战不胜，乃劫转运财货及居人而溃，杀伤千余人。叛兵四出，多投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韩惟清走郑州，张彦琳走东都，以束身归罪，宥以不死，并流窜焉。万荣悉捕逃叛将卒妻孥数千人，皆诛之。万荣诛叛

卒之后，人心恟恟不安，军卒数人呼于市曰：“今夜大兵四面至，城当破。”众惊骇。万荣悉捕得，或云士宁所教，万荣斩之以闻；遂以士宁废处郴州。十一年五月，授万荣宣武军节度使。其年八月，万荣病，遂署其子乃为司马。乃勒大将李湛、伊娄浼、张伾往外镇，寻皆令杀之。浼、伾皆已死，惟李湛至尉氏，尉氏镇将郝忠节不肯杀湛。是夜军士逐出李乃，遂执送京师。万荣以其日病卒。乃至京师，付京兆府杖杀。

刘士干，玄佐养子，前为太府少卿。有乐士朝者，亦为玄佐养子，因冒刘姓，与士干有隙。及玄佐卒，或云为士朝所鸩。士干知之，及至京师，遣奴持刀于丧位，语士朝曰：“有吊客至。”因诱杀之。赐士干死。

董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人。明经及第。至德初，肃宗自灵武幸彭原，晋上书谒见，授校书郎、翰林待制，再转卫尉丞，出为汾州司马。未几，刺史崔圆改淮南节度，奏晋以本官摄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寻归台，授本官，迁侍御史、主客员外郎、祠部郎中。大历中，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使回纥，奏晋为判官。使还，拜司勋郎中。历秘书太府太常少卿监、左金吾将军。旬日，德宗嗣位，改太常卿，迁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知台事。以清勤谨慎，故骤迁右职。寻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关防御使。久之，加兼御史大夫。朱泚僭逆于京师，使凶党仇敬、何望之侵逼华州，晋奔遁赴行在，授国子祭酒，寻令往恒州宣慰。从车驾还京师，迁左金吾卫大将军，改尚书左丞。时右丞元琇领度支使，为韩滉所挤贬黜，晋嫉之，见宰相极言非罪，举朝称之。复拜太常

卿。

五年，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书，领然诺而已。金吾卫将军沈房有弟丧，公除，衣惨服入阁。上问宰相，对曰：“准式，朝官有周年已下丧者，诸绳纆，不合衣浅色。”帝曰：“南班安得有之？”对曰：“因循而然。”又问晋冠冕之制，对曰：“古人服冠冕者，动有佩玉之响，所以节步也。《礼》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至恭也；步武有常，君前之礼，进趋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颠仆，非恭慎也。在式，朝官皆是绫袍袂，五品已上金玉带，取其文彩画饬，以奉上也。是以禹恶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君亲一致。昔尚书郎含香，老莱彩服，皆此义也。服绳纆，非制也。”上深然之，遂诏曰：“常参官入阁，不得趋走；周期已下丧者，禁惨服朝会。”又令服本品绫袍金玉带。晋明于礼学如此。

窦参骄满既甚，帝渐恶之。八年，参讽晋奏其侄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帝正色曰：“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忧惧，累上表辞位。九年夏，改礼部尚书、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

会汴州节度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营田、汴宋观察使。晋既受命，唯将幕官僚从等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州，宣武军迎候将吏无至者。晋左右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邓惟恭承万荣疾病之甚，遂总领军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即恐须且迟回，以候事势。”晋曰：“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即合准敕赴官，何可妄为逗留！”

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未至汴州十数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乃委惟恭以军政，众服晋明于事体机变，而未测其深浅。

初，万荣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以其同乡里。及疾甚，李乃将为乱，惟恭乃与监军同谋缚乃，送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意晋之速至。晋已近，方遽出迎之。然心常快快，竟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

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长源好更张云为，数请改易旧事，务从削刻。晋初皆然之，及案牘已成，晋乃命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皆恶之。晋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六，废朝三日，赠太傅，赐布帛有差。卒后未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等。

陆长源，字泳之，开元、天宝中尚书左丞、太子詹事余庆之孙，西河太守璥之子。长源淑书史。乾元中，陷河北诸贼，因佐昭义军节度薛嵩卒后。久之，历建、信二州刺史。浙西节度韩滉兼领江、淮转运，奏长源检校郎中、兼中丞，充转运副使。罢为都官郎中，改万年县令，出为汝州刺史。

贞元十二年，授检校礼部尚书、宣武军行军司马，汴州政事，皆决断之。性轻佻，言论容易，恃才傲物，所在人畏而恶之。及至汴州，欲以峻法绳骄兵；而董晋判官杨凝、孟叔度亦纵恣淫湎，众情共怒。晋性宽缓，事务因循，以收士心。长源每事守法，晋或苟且，长源辄执而正之。

及晋卒，令长源知留后事。长源扬言曰：“将士多弛慢，不守宪章，当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恐惧。加以叔度苛刻，多纵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嬉戏，自称孟郎，众皆薄之。旧例，使长薨，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至是，人请服，长源初固不允，军人求之不已，长源等议给其布直。叔度高其盐价而贱为布直，每人不过得盐三二觔，军情大变。或劝长源，故事有大变，皆赏三军，三军乃安。长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贼，以钱买健儿取旌节。”兵士怨怒滋甚，乃执长源及叔度等齑而食之，斯须骨肉糜散。长源死之日，诏下以为节度使，及闻其死，中外惜之，赠尚书右仆射。

刘全谅，怀州武涉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开元中，有室韦首领段普恪，恃骁勇，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令抗普恪。客奴单骑袭之，斩首以献，自白身授左骁卫将军，充游奕使，自是数有战功。性忠谨，为军人所信。天宝末，安禄山反，诏以安西节度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以太原尹王承业为河东节度。禄山既僭位于东都，遣腹心韩朝阳等招诱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谔，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十五载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又以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正臣仍领兵平卢来袭范阳，未至，为逆贼将

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鸩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大历九年，追赠正臣工部尚书。

全谅本名逸准，以父勋授别驾、长史。建中初，刘玄佐为宋亳节度使，召署为牙将，以勇果骑射闻。玄佐以宗侄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马使，试太仆卿、兼御史中丞。玄佐卒，子士宁代为节度使，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阳言出巡，至宋州，遽以逸准代良佐为刺史。及董晋卒，兵乱，杀陆长源，监军俱文珍与大将密召逸准赴汴州，令知留后。朝廷因授以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仍赐名全谅。贞元十五年二月卒，年四十九，废朝一日，赠右仆射。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自云曾祖文昱，棣州刺史；祖玄奖，安东都护府录事参军；父神峤，河内府折冲。忠臣少从军，在卒伍之中，材力冠异。事幽州节度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

及禄山反，与其伦辈密议，杀伪节度吕知诲，立刘正臣为节度，以忠臣为兵马使。攻长杨，战独山，袭榆关、北平，杀贼将申子贡、荣先钦，擒周钊送京师，忠臣功多。又从正臣破渔阳，逆将李归仁、李咸、白秀芝等来拒战，约数十合，并摧破之；无何，潼关失守，郭子仪、李光弼退师，忠臣乃引军北归。奚王阿笃孤初以众与正臣合，后诈言请以万余骑同收范阳，至后城南，中夜反攻，忠臣与战，遂至温泉山，破之；擒大首领阿布离，斩以祭纛衅鼓。正臣卒，又与众议以

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

至德二载正月，玄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为苇筏过海。贼将石帝庭、乌承洽来拒；忠臣与董竭忠退之，转战累日，遂收鲁城、河间，景城等，大获资粮，以赴本军。复与大将田神功率兵讨平原、乐安郡，下之；擒伪刺史臧瑜等。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忠臣为德州刺史。属史思明归顺，河南节度张镐令忠臣以兵赴郛州，与诸军使收河南州县。又与裨将阳惠元大破贼将王福德于舒舍口，肃宗累下诏慰谕，仍令镇濮州，寻移韦城。

乾元元年九月，改光禄卿同正。其年，与郭子仪等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明年二月，诸军溃归，忠臣亦退。至荥阳，贼将敬缸来袭官船，忠臣大破之，获米二百余艘，以资汴州军士。寻拜濮州刺史、缘河守捉使，移镇杏园渡。及史思明陷汴州，节度使许叔冀与忠臣并力屈降贼。思明抚忠臣背曰：“吾比只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与俱寇河阳。数日，忠臣夜以五百人斫其营，突围归。李光弼以闻，诏加开府仪同三司、殿中监同正，赐实封二百户。召至京师，赐姓李氏，名忠臣，封陇西郡公，赐良马、庄宅、银器、彩物等。

时陕西、神策两节度郭英义、卫伯玉镇陕州，以忠臣为两军节度兵马使。鱼朝恩亦在陕，俾忠臣与贼将李归仁、李感义等战于永宁、莎栅；前后数十阵，皆摧破之。会淮西节度王仲升为贼所擒，宝应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节度。寻加安州刺史，仍镇蔡州。其年，令忠臣会元帅诸军收复东都。二年六月，就加御史大夫。

时回纥可汗既归其国，留判官安格、石帝庭于河阳守御财物，因此招聚亡命为寇，道路壅隔，诏忠臣讨平之。

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师戒严。代宗命中使追兵，诸道多不时赴难。使至淮西，忠臣方会鞠，即令整师饰驾。监军大将固请曰：“军行须择吉日。”忠臣奋臂于众曰：“焉有父母遇寇难，待拣好日，方救患乎！”即日进发。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节，加本道观察使，宠赐颇厚。及同华节度周智光举兵反，诏忠臣与神策将李太清等讨平之。大历三年，加检校工部尚书，实封通前三百户。五年，加蔡州刺史。七年，检校右仆射、知省事。李灵曜之叛，田承嗣使侄悦援之，忠臣与诸军大破悦等，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检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

忠臣性贪残好色，将吏妻女多被诱胁以通之。又军无纪纲，所至纵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婿张惠光为衙将，恃势凶虐，军中苦之；数有言于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为节度副使，令惠光子为衙将，陵横甚于其父。忠臣所信任大将李希烈，素善骑射，群情所伏，因众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与少将丁皓、贾子华、监军判官蒋知璋等举兵斩惠光父子，以胁逐忠臣。单骑赴京师，朝廷方宠武臣，不之责也，依前检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师奉朝请。

建中初，尝因奏对，德宗谓之曰：“卿耳甚大，真贵人也。”忠臣对曰：“臣闻驴耳甚大，龙耳甚小；臣耳虽大，乃驴耳也。”上说之。时常侍张涉承恩用事，坐受财贿事露，帝将以法绳之，涉即帝在春宫时侍讲也。忠臣奏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抵法，以愚臣观之，非先生之过也。”帝意解，但

令归田里。前湖南观察辛京杲尝以忿怒杖杀部曲，有司劾奏京杲杀人当死，从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问之，对曰：“渠柏叔某于某处战死，兄弟某于某处战死，渠尝从行，独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惘然，不令加罪，改授王傅而已。

忠臣木强率直，不识书，不喜儒生；及罢兵权，官位崇高，常郁郁不得志。及朱泚反，以为伪司空、兼侍中。泚率兵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泚败，忠臣走樊川别业，李晟下将士擒忠臣至，系之有司。兴元元年，并其子并诛斩之，时年六十九，籍没其家。

李希烈，辽西人。父大定。希烈少从平卢军，后随李忠臣过海至河南。宝应初，忠臣为淮西节度，署希烈为偏裨，累授将军、试光禄卿、殿中监。忠臣兼领汴州，希烈为左厢都虞候，加开府仪同三司。大历末，忠臣军政不修，事多委妹婿张惠光，为押衙，弄权纵恣，人怨。与少将丁皓等斩惠光父子，忠臣奔赴朝廷。诏以忻王为淮西节度副大使，授希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淮西节度留后，令滑亳节度李勉兼领汴州。

德宗即位后月余，加御史大夫，充淮西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又改淮西节度淮宁军以宠之。建中元年，又加检校礼部尚书。会山南东道节度梁崇义拒捍朝命，迫胁使臣，二年六月，诏诸军节度率兵讨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汉北都知诸兵马招抚处置使。希烈破崇义众，遂讨平之。录希烈功，加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赐实封五百户。淄青节度李正己又

谋不轨，三年秋，加希烈检校司空，兼淄青兖郛登莱齐等州节度支度营田、新罗、渤海两蕃使，令讨袭正己。希烈遂率所部三万人移居许州，声言遣使往青州招谕李纳，其实潜与交通，又移牒汴州令备供拟，将与纳同为乱。李勉以其道路合自陈留，乃除道具饌以待之，希烈不从，乃大慢骂。自是志意纵肆，言多悖慢，日遣使交通河北诸贼帅等。是岁长至日，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各僭称王，滔使至希烈，希烈亦僭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

四年，希烈遣其将袭陷汝州，执李元平而去，东都大扰乱。朝廷犹为含容，遣太子太师颜真卿往宣慰。真卿发后数日，以龙武将军哥舒曜为东都兼汝州行营兵马节度。希烈既见真卿，但肆凶言，令左右慢骂，指斥朝廷。又遣逆党董待名、韩霜露、刘敬宗、陈质、翟晖等四人伺外，侵抄州县，官军皆为其所败，荆南节度张伯仪全军覆没。又令周曾、王玠、姚愔、吕从贲、康琳等来袭曜，曾、玠、愔等谋回军据蔡州袭讨希烈，事泄，并遇害。神策军使白志贞又献策谋，令尝为节度、都团练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马，令刘德信总之讨希烈。寻诏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副。至四月，曜率众屯襄城，频与贼战，皆不胜。八月，希烈率众二万围襄城，李勉又令将唐汉臣率兵与刘德信同为曜之影援，皆望风败衄。希烈凶逆既甚，帝乃命舒王为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大开幕府，文武僚属之盛，前后出师，未有其比。又令泾原诸道出兵，皆赴襄城。军未发，会泾州兵乱，车驾幸奉天。其日，希烈大破曜军于襄城，曜遁归东都，贼因乘胜攻陷汴州，李勉奔归宋州。

希烈性惨毒酷，每对战阵杀人，流血盈前，而言笑饮饌自若，以此人畏而服从其教令，尽其死力。其攻汴州，驱百姓，令运木土筑垒道，又怒其未就，乃驱以填之，谓之湿梢。既入汴州，于是僭号曰武成，以孙广、郑贲、李绶、李元平为宰相；以汴州为大梁府，李清虚为尹，署百官。遣兵东讨，至宁陵，竟为刘洽所拒，不得前。又遣将翟晖率精卒袭陈州，为刘洽、李纳大破之，生擒晖以献。诸军乘胜进攻汴州，希烈遁归蔡州，擒其伪署将相郑贲、刘敬宗等。李皋、樊泽、曲环、张建封又四面讨袭之，累拔其郡县，希烈败衄。贞元二年三月，因食牛肉遇疾，其将陈仙奇令医人陈仙甫置药以毒之而死。妻男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并诛之。

初，希烈于唐州得象一头，以为瑞应，又上蔡、襄城获其珍宝，乃是烂车钲及滑石伪印也。

陈仙奇者，起于行间，性忠果。自希烈死，朝廷授淮西节度，颇竭诚节。未几，为别将吴少诚所杀，赠太子太保，赙布帛、米粟有差，丧事官给。

吴少诚，幽州潞县人。父为魏博节度都虞候。少诚以父勋授一子官，释褐王府户曹。后至荆南，节度使庾准奇之，留为衙门将。准入觐，从至襄汉，见梁崇义不遵宪度，知有异志，少诚密计有成擒之略，将自陈于阙下。属李希烈初授节制，锐意立功，见少诚计虑，乃以少诚所见录奏，有诏慰饬，不次封通义郡王。未几，崇义违命，希烈受制专征，以少诚为前锋。崇义平，赐实封五千户。后希烈叛，少诚颇为其用。希烈死，少诚等初推陈仙奇统戎事，朝廷已命仙奇，寻为少

诚所杀，众推少诚知留务。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节度观察兵马留后，寻正授节度。

少诚善为治，勤俭无私，日事完聚，不奉朝廷。贞元三年，判官郑常及大将杨冀谋逐少诚以听命于朝，试校书郎刘涉假为手诏数十，潜致于大将，欲因少诚之出，闭城门以拒之。属少诚将出饯中使，常、冀等遂谋举事；临发，为人所告，常、冀先遇害。其将李嘉节等各持假诏请罪，少诚悉宥之。其大将宋晃、曹齐奔归京师。

十五年，陈许节度曲环卒，少诚擅出兵攻掠临颖县，节度留后上官浣遣兵赴救，临颖镇使韦清与少诚通，救兵三千余人，悉擒缚而去。九月，遂围许州。寻下诏削夺少诚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马进讨。十二月，官军败衄于小潑河。明年正月，夏州节度使韩全义为淮蔡招讨处置使，北路行营诸军将士，并取全义指挥，陈许节度留后上官浣充副使。五月，全义与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潑水南，官军复败。七月，全义顿军于五楼行营，为贼所乘，大溃，全义与都监军使贾秀英、贾国良等夜遁，遂城守潑水。汴宋、徐泗、淄青兵马直趣陈州，列营四面。少诚兵逼潑水五、六里下营，韩全义诸军又退保陈州。其汴州、河阳等兵各私归本道，陈许将孟元阳与神策兵各率所部留军潑水。全义斩昭义、滑州、河阳、河中都将凡四人，然竟未尝整阵交锋，而王师累挫溃。少诚寻引兵退归蔡州。遂下诏洗雪，复其官爵，累加检校仆射。顺宗即位，加同中书门平章事。元和初，迁检校司空，依前平章事。元和四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废朝三日，赠司徒。

吴少阳，本沧州清池人。初，吴少诚父翔在魏博军中，与

少阳相爱。及少诚知淮西留守，乃厚以金帛取少阳至，则名以堂弟，署为军职，累奏官爵，出入少诚家，情旨甚暱。少阳度少诚猜忍，惧为所害，乃请出外以任防捍之任，少诚乃表为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凡五年。少阳颇宽易，而少诚之众悦附焉。及少诚病亟，家僮单于熊儿者，伪以少诚意取少阳至，时少诚已不知人，乃伪署少阳摄副使、知军州事。少诚子元庆，年二十余，先为军职，兼御史中丞，少阳密害之。及少诚死，少阳自为留后。时王承宗求继土真，不受诏；宪宗怒，以讨承宗，不欲兵连两河，乃诏遂王宥遥领彰义军节度大使，以少阳为留后。遂授彰义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少阳据蔡州凡五年，不朝觐。汝南多广野大泽，得豢马畜，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内则数匿亡命，以富实其军。又屡以牧马来献，诏因善之。元和九年九月卒，赠右仆射。

吴元济，少阳长子也。初为试协律郎、兼监察御史、摄蔡州刺史。及父死，不发丧，以病闻，因假为少阳表，请元济主兵务。帝遣医工候之，即称少阳疾愈，不见而还。先是，少阳判官苏兆、杨元卿及其将侯惟清尝同为少阳画朝觐计；及元济自领军，凶狠无义，唯暱军中凶悍之徒。素不便兆，缢杀之，归其尸于家，械侯惟清而囚之。时朝廷误闻惟清已死，赠兵部尚书，赠苏兆以右仆射。杨元卿先奏事在京师，得尽言经略淮西事于宰相李吉甫。始，少阳以病闻，元卿请凡淮西使在道路者，所在留止之。及少阳卒，凡四十日，不为辍朝，但易将加兵于外以待。其邸吏无何妄传董重质已杀元济，并屠其家；李吉甫遽请对拜贺，乃辍朝。数日，知元济尚在。时贼阴计已成，群众四出，强悍而不可遏，屠舞阳，焚叶县，

攻掠鲁山、襄城。汝州、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关东大恐。

十月，以陈州刺史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仍令内常侍崔潭峻监绶军。十年正月，绶军临贼西境。诏曰：

吴元济逆绝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丧，擅领军政。谕以诏旨，曾无谦恭，荧惑一方之人，迫胁三军之众。以少阳尝经任使，为之轸悼，命申吊祭，临遣使臣。陵虐封疆，遂致稽阻，绝朝廷之理，忘父子之恩。旋又掩寇舞阳，伤残吏卒，焚烧叶县，骚扰闾阎，恣行夺攘，无所畏忌。朕念赏延之义，重伤藩帅之门，尚欲纳于忠顺之途，处在显荣之地。未能饬怒，犹为包荒，再降诏书，俾申招抚。而毒螫滋甚，奸心靡悛，寿春西南，又陷镇柵，穷凶稔恶，纵暴延灾。覆载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弃，良非获已，致此兴戎。吴元济在身官爵，并宜令削夺。令宣武、大宁、淮南、宣歙等道兵马合势，山南东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剑南东川兵马与鄂岳计会，东都防御使与怀郑汝节度及义成兵马犄角相应，同期进讨。

二月，绶兵为贼所袭，败于磁丘，退保唐州。四月，光颜破贼党，元济遣人求援于镇州王承宗、淄郛李师道；二帅上表于朝廷，请赦元济之罪，朝旨不从。自是两河贼帅所在窃发，冀以沮挠王师。五月，承宗、师道遣盗烧河阴仓，诏御史中丞裴度于军前宣喻，观用兵形势。度还奏曰：“臣观诸将，唯光颜勇义尽心，必有成功。”上意甚悦。翌日，光颜奏大破贼于时曲，上曰：“度知光颜，可谓至矣！”乃以度兼荆

部侍郎。自是中外相贺，决不赦贼，征天下兵环申、蔡之郊，大小十余镇。六月，承宗、师道遣盗伏于京城，杀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衡先死，度重伤而免。宪宗特怒，即命度为宰相，淮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七月，李师道遣嵩山僧圆净结山贼与留邸兵，欲焚烧东都，先事败而祸弭。严绶退罢，乃以汴州节度使韩弘为淮右行营兵马都统；以高霞寓有名，用为唐邓节度。

十一年春，诸军云合，惟李光颜、怀汝节度乌重胤心无顾望，旦夕血战，继献戎捷。六月，高霞寓为贼所击，败于铁城，退保新兴栅。时诸军胜负皆不实闻，多虚称克捷；及霞寓败，中外恟恟。宰相谏官屡以罢兵为请，唯裴度坚于破贼。寻以袁滋代霞寓为唐邓帅，滋柔懦不能军。十二年正月，袁滋复贬，闲厩使李愬表请军前自效，乃用愬为唐邓帅以代滋。愬军压境，拔贼文城栅，擒栅将吴秀琳，又获贼将李祐。李光颜亦拔贼鄆城。元济始惧，尽发左右及守城卒，属董重质以抗光颜、重胤。

六月，元济乞降，为群贼所制，不能自拔。上以元凶已蹙，兵未临于贼城，輒馈日殫，因延英问计于宰相。裴度曰：“贼力已困，但群帅不一，故未能决降。”上曰：“卿决能行乎？”曰：“臣誓不与贼偕全。”七月，诏以度为彰义军节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营招抚使，以鄆城为行在，蔡州为节度所。八月，度至鄆城，激励士众，军士喜度至，以赏罚必行，皆愿输罄；每出劳，军士有流涕者。

时李愬营文城栅，既得吴秀琳、李祐，知其可用，委信无疑，日夜与计事于帐中。祐曰：“元济劲军，多在洄曲西境

防捍，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可以乘虚掩袭，直抵悬瓠，比贼将闻之，元济成擒矣！”愬然之，咨于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十一月，愬夜出军，令李祐率劲骑三千为前锋，田进诚三千为后军，愬自率三千为中军。其月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坎墙而毕登，贼不之觉。十一日，攻衙城，擒元济并其家属以闻。

初，元济之叛，恃其凶狠，然治军无纪纲。其将赵昌洪、凌朝江、董重质等各权兵外寇。李师道郢州之盐，城往来宁陵、雍丘之间，韩弘知而不禁。淮右自少诚阻兵已来，三十余年，王师加讨，未尝及其城下，尝走韩全义，败于颍，故骄悍无所顾忌。且恃城池重固，有陂浸阻回，故以天下兵环攻三年，所克者一县而已。及黜高霞寓、李逊、袁滋，诸军始进。又得阴山府沙陀骁骑、邯郸勇卒，光颜、重胤之奋命，及丞相临统，破诸将首尾之计，力擒元恶。

申、蔡之始，人劫于希烈、少诚之虐法，而忘其所归。数十年之后，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而甲仗皆画为雷公星文，以为厌胜；而少诚能以奸谋固众心。

初，韩全义败于潞水，蔡兵于全义帐中得公卿间问讯书，少诚束而谕众曰：“朝廷公卿以此书托全义，收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以为婢妾。”以此激怒其众，绝其归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貊，乃至搜阅天下豪锐，三年而后屈者，彼非将才而力备，盖势驱性习，不知教义之所致也。

元济至京，宪宗御兴安门受俘，百僚楼前称贺，乃献庙

社，徇于两市，斩之于独柳，时年三十五。其夜失其首。妻沈氏，没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流于江陵诛之；判官刘协庶七人皆斩。光、蔡等州平，始复为王土矣。

史臣曰：治乱，势也，势乱不能卒治。长源以法绳骄军，祸不旋踵；则董公之宽柔不无谓。古之名将，以阴谋怨望，鲜全其族者。董秦始奋忠义，多长者言，宜其显赫，及失意挟邪，俄被淮阴之戮，惜哉！吴少诚为希烈之乱胎，虽谋夺其军，及嗣而灭。而元济效希烈之狂悖，谓无天地，人之凶险，一至于斯！是知王者御治之道，其可忽诸！

赞曰：圣哲之君，慎名与器。不轨之臣，得宠则戾。董怨而族，吴悖而菹。好乱乐祸，可监前车。

卷一百四十六

列传第九十六

薛播 鲍防 李自良 李说 严绶 萧
昕 杜亚 王纬 李若初 于颀 卢徵
杨凭 郑元 杜兼 裴玢 薛伾

薛播，河中宝鼎人，中书舍人文思曾孙也。父元晖，什邡令，以播赠工部郎中。播，天宝中举进士，补校书郎，累授万年县丞、武功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员外郎、万年令。播温敏，善与人交，李栖筠、常袞、崔祐甫皆引擢之。及祐甫辅政，用为中书舍人，出汝州刺史，以公事贬泉州刺史。寻

除晋州刺史，河南尹，迁尚书左丞，转礼部侍郎。遇疾，贞元三年卒，赠礼部尚书。

初，播伯父元暖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暖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只播兄据、摠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

鲍防，襄州人。幼孤贫，笃志好学，善属文。天宝末举进士，为渐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累至殿中侍御史。入为职方员外郎，改太原少尹，正拜节度使。入为御史大夫，历福建、江西观察使，征拜左散骑常侍。扈从奉天，除礼部侍郎，寻迁工部尚书致仕。

防历洪、福、京兆，皆有政声，唯总戎非所宜，而谬执兵柄。以太原革车胡骑雄杂，而回鹘深入寇，防出拒战，为虏所敌。为礼部侍郎时，尝遇知杂侍御史窦参于通衢，导骑不时引避，仆人为参所鞭；及参秉政，遽令致仕。防谓亲友曰：“吾与萧昕之子齿，而与昕同日悬车，非朽迈之致，以余忿见废。”防文学旧人，历职中外，不因罪戾，而为俗吏所摈，竟以愤终。众颇悯防而咎参，故参之败不旋踵，非不幸也。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初，禄山之乱，自良从兖郛节度使能元皓，以战功累授右卫率。后从袁傒讨袁晁陈庄贼，积功至试殿中监，隶浙江东道节度使薛兼训。兼训移镇太原，自

良从行，授河东军节度押衙。兼训卒，鲍防代，又事防为牙将。会回鹘入寇，防令大将焦伯瑜、杜荣国将兵击之。自良谓防曰：“回鹘远来求战，未可与争锋。但于归路筑二垒，以兵守之，坚壁不动，虏求战不得，师老自旋。俟其返旆，即乘之，纵不甚捷，虏必狼狈矣。二垒阨其归路，策之上也。”防不从，促伯瑜等逆战，遇虏于百井。伯瑜等大败而还，由是稍知名。马燧代防为帅，署奏自良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为军候。自良勤恪有谋，燧深委信之。建中年，田悦叛，燧与抱真东讨；自良常为河东大将，摧锋陷阵，破田悦。及讨李怀光于河中，自良专河东军都将，前后战绩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良协辅之力也。

贞元三年，从燧入朝，罢燧兵权，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恳辞事燧久，不欲代为军帅，物议多之，乃授右龙武大将军。德宗以河东密迩胡戎，难于择帅，翌日，自良谢，上谓之曰：“卿于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礼，然北门之寄，无易于卿。”即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在镇九年，以简俭守职，军民胥悦。虽出身戎伍，动必循法，略不以暴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于军，年六十三，上甚嗟惜之，废朝一日，赠左仆射，赙布帛米粟有差。

李说，淮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宝中为御史中丞。说以门荫历仕，累佐使幕。马燧为河阳三城、太原节度，皆辟为从事。累转御史郎官，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为汾州刺史。节度使李自良复奏为太原少尹、检校庶子、兼中丞。

贞元十一年五月，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匿丧，阳言病甚，数日发丧。先是，都虞候张瑶久在军，素得士心，尝请假迁葬，自良未许。至是，说与监军王定远谋，乃给瑶假，以大将毛朝阳代瑶，然后遣使告自良病。中使第五国珍白云、朔使还，过太原，闻自良病，中使迟留信宿。自良卒，国珍急驰至京，先说使至。乃下制以通王领河东节度大使，以说为行军司马，充节度留后、北都副留守；仍令国珍赍说官告及军府将吏部内刺史等敕书三十余通往太原宣赐，军中始定。

定远恃立说之功，颇恣纵横，军政皆自专决，仍请赐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也。定远既得印，益暴，将吏辄自补授，说浸不欢，遂成嫌隙。是岁七月，定远署虞候田宏为列将，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扬言曰：“超补列将，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定远闻而含怒，召令茵斩之，埋于马粪之中。家人请尸，不与，三军皆怨。说具以事闻。德宗以定远有奉天扈从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远怒说奏闻，趋府谋杀说，升堂未坐，抽刀刺说，说走而获免。定远驰至府门，召集将吏，于箱中陈敕牒官告二十余轴，示诸将曰：“有敕，令李景略知留后，遣说赴京，公等皆有恩命。”指箱中示之，诸将方拜抃，大将马良辅呼而麾众曰：“箱中皆监军旧官告，非恩命也，不可受，但备急变尔。”定远知事败，走登乾阳楼，召其部下将卒，多不之应。比夜，定远坠城下槎枿，伤而不死。寻有诏削夺，长流崖州。大将高迪等同其谋，说皆斩之。寻正拜河东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

说在镇六年，初勤心吏职，后遇疾，言语行步蹇涩，不能录军府之政，悉监军主之。又为孔目吏宋季等欺诳，军政

事多隳紊，如此累年。十六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废朝一日，赠左仆射。

是月，制以河东节度行军司马郑儋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度支营田观察等使、北都留守，在任不期年而卒。

严绶，蜀人。曾祖方约，利州司功。祖挹之，符离尉。父丹，殿中侍御史。绶，大历中登进士第，累佐使府。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翕团练副使，深为其使刘赞委遇，政事多所咨访。十二年，赞卒，绶掌宣歙留务，倾府藏以进献，由是有恩，召为尚书刑部员外郎。天下宾佐进献，自绶始也。

未几，河东节度使李说婴疾，事多旷弛，行军司马郑儋代综军政；既而说卒，因授儋河东节度使。是时姑息四方诸侯，未尝特命帅守，物故即用行军司马为帅，冀军情厌伏。儋既为帅，德宗选朝士可以代儋为行军司马者。因绶前日进献，上颇记之，故命检校司封郎中，充河东行军司马。不周岁，儋卒，迁绶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御中大夫、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元和元年，杨惠琳叛于夏州，刘辟叛于成都，绶表请出师讨伐。绶悉选精甲，付牙将李光颜兄弟，光颜累立战功。蜀、夏平，加绶检校尚书左仆射。寻拜司空，进阶金紫，封扶风郡公。绶在镇九年，以宽惠为政，士马蕃息，境内称治。

四年，入拜尚书右仆射。绶虽名家子，为吏有方略，然锐于势利，不存名节，人士以此薄之。尝预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马江朝赐樱桃。绶居两班之首，在方镇时识江朝，叙

语次，不觉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从而拜。是日，为御史所劾，绶待罪于朝，命释之。翌日，责江朝，降官一等。寻出镇荆南，进封郑国公。有淞州蛮首张伯靖者，杀长吏，据辰、锦等州，连九洞以自固，诏绶出兵讨之。绶遣部将李忠烈赍书晓谕，尽招降之。

九年，吴元济叛，朝议加兵，以绶有弘恕之称，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寻加淮西招抚使。绶自帅师压贼境，无威略以制寇；到军日，遽发公藏以赏士卒，累年蓄积，一旦而尽。又厚赂中贵人以招声援。师徒万余，闭壁而已，经年无尺寸功。裴度见上，屡言绶非将帅之才，不可责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归。寻检校司空。久之，进位太傅，食封至三千户。长庆二年五月卒，年七十七，诏赠太保。

绶材器不逾常品，事兄嫂过谨，为时所称。常以宽柔自持，位路上公，年至大耋，前后统临三镇，皆号雄藩，所亲士亲睹为将相者凡九人，其贵寿如此。

萧昕，河南人。少补崇文进士。开元十九年，首举博学宏辞，授阳武县主簿。天宝初，复举宏辞，授寿安尉，再迁左拾遗。昕尝与布衣张镐友善，馆而礼之，表荐之曰：“如镐者，用之则为王者师，不用则幽谷一叟尔。”玄宗擢镐拾遗，不数年，出入将相。及安禄山反，昕举赞善大夫来瑱堪任将帅；思明之乱，瑒功居多。累迁宪部员外郎，为副元帥哥舒翰掌书记。潼关败，间道入蜀，迁司门郎中。寻兼安陆长史，为河南等道都统判官。迁中书舍人，兼扬州司马，佐军仍旧，入拜本官，累迁秘书监。代宗幸陕，昕出武关诣行在，转国

子祭酒。大历初，持节吊回鹘。时回鹘恃功，廷诘昕曰：“禄山、思明之乱，非我无以平定，唐国奈何市马而失信，不时归价？”众皆失色。昕答曰：“国家自平寇难，赏功无丝毫之遗，况邻国乎！且仆固怀恩，我之叛臣，乃者尔助为乱，联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败走，回纥悔惧，启颡乞和。非大唐存念旧功，则当匹马不得出塞矣！是回纥自绝，非我失信。”回纥惭退，加礼以归，为常侍。十二年。朱泚之乱，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窜山谷间。至奉天，迁太子少傅。贞元初，兼礼部尚书，寻复知贡举。五年，致仕。七年，卒于家，年九十，废朝，谥曰懿。

杜亚，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颇涉学，善言物理及历代成败之事。至德初，于灵武献封章，言政事，授校书郎。其年，杜鸿渐为河西节度，辟为从事，累授评事、御史。后入朝，历工、户、兵、吏四员外郎。永泰末，剑南叛乱，鸿渐以宰相出领山、剑副元帅，以亚及杨炎并为判官。使还，授吏部郎中、谏议大夫。炎为礼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亚自以才用合当柄任，虽为谏议大夫，而心不悦。李栖筠承恩，众望必为宰相，亚厚结之。元载得罪，亚与刘晏、李涵等七人同鞠讯之。载死之翌日，亚迁给事中、河北宣慰使。宰相常袞亦不悦亚，岁余，出为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团练观察使。

德宗初嗣位，励精求贤，令中使召亚。亚自揣必以宰辅见证，乃促程而进，累路与人言议，语及行宰相事方面，或以公事谏祈，亚皆纳之。既至，帝微知之，不悦；又奏对辞

旨疏阔，出为陕州观察使兼转运使。寻迁河中、晋、绛等州防御观察使。杨炎作相，刘晏得罪，亚坐贬睦州刺史。

兴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为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观察使。时承陈少游征税烦重，奢侈僭滥之后，又新遭王绍乱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亚之至，革划旧弊，冀以康宁。亚自以材当公辅之选，而联出外职，志颇不适，政事多委参佐，招引宾客，谈论而已。扬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亚乃开拓疏启，公私悦赖，而盛为奢侈。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亚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亚本书生，奢纵如此，朝廷亟闻之。

贞元五年，以户部侍郎窦觐为淮南节度代亚。亚犹以旧望，窦觐甚畏之。改检校吏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都防御使。既病风，尚建利以固宠，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亚不躬亲部署，但委判官张荐、杨腆。初，奏请取荒地营田，其苑内地堪耕食者，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乃厚赂中官，令奏河南尹无政，亚自此亦规求兼领河南尹，事不果。帝渐知虚诞，乃以礼部尚书董晋代为东都留守，召亚还京师。既风疾渐深，又患脚膝，不任朝谒。贞元十四年卒于家，年七十四，赠太子少傅。

王纬，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门员外、莱州刺史。父之咸，长安尉；与昆弟之贲、之涣皆善属文。之咸以纬贵，故累赠刺史。纬举明经，又书判入等，历长安尉，出佐使府，授御史郎官，入朝为金部员外郎、剑南租庸使、检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检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节度营田副使。初，大历中，路嗣恭为江西观察使，陷害判官李泌，将诛之；纬亦为路嗣恭判官，说谕救解，获免。贞元三年，泌为相，擢授纬给事中。未数日，又擢为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三岁，加检校工部尚书。纬性勤俭，历官清洁，而伤于苛碎，多用削刻之吏，督察巡属，人不聊生。贞元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废朝一日，赠太子少保。

李若初，赵郡人。贞观中并州长史、工部侍郎弘节之曾孙也。祖道谦，太府卿。若初少孤贫，初为转运使刘晏下微冗散职；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干，以女妻之。历陈州太康令。刺史李芑初莅官，若初献计，请收敛羨余钱物，交结权贵，芑厚遇之。累岁，芑迁河阳三城使，奏若初为从事，军中之事，多以委之。累授检校郎中、兼中丞、怀州刺史。转虢州刺史，坐公事为观察使劾奏，免归。久之，出为衢州刺史，迁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团练使。寻迁越州刺史、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十四年秋，代王纬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都团练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善于吏道，性严强，力束敛下，吏人甚畏服。方整理盐法，颇有次叙。贞元十五年，遇疾卒，废朝一日，赠礼部尚书。

于頔，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谓，济王府仓曹，累赠尚书左仆射。頔少以吏事闻，累授京兆府士曹，为尹史翊所赏重。翊出镇襄、汉，奏为御史，充判官。翊为乱兵所杀，頔挺出收葬遗骸，时人义之。度支使第五琦署为河东租庸使，累授凤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转运租庸粮料盐铁等使。頔因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散失钱帛故也。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历户部侍郎、秘书少监、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济为京兆尹。

及为大官，好任机数，专候权要，朝列中无势利者，视之蔑如也。曲事元载，亲昵之。而为政苛细无大体；丁所生母忧罢。及载得罪后，出为郑州刺史，迁河南尹，以无政绩代还。时征汾州刺史刘暹。暹刚肠嫉恶，历典数州，皆为廉使畏惧。宰相卢杞恐暹为御史大夫，亏沮己之所见，遽称荐頔为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从幸奉天，改左散骑常侍，历左千牛上将军，徙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因入朝仆地，为金吾仗卫掖起，改太子少师致仕。贞元十五年卒，时年七十四。

卢徵，范阳人也，家于郑之中牟。少涉猎书记。永泰中，江淮转运使刘晏辟为从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贬珍州司户。元琇亦晏之门人，兴元中，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荐徵为京兆司录、度支员外。琇得罪，坐贬为信州长史。迁信州刺史。入为右司郎中，骤迁给事中。户部侍郎窦参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闕，参

请以尚书左丞赵憬补之，特诏用徵，以间参腹心也。数岁，转华州刺史。徵冀复入用，深结托中贵，厚遗之。故事，同、华以近地人贫，每正至端午降诞，所献甚薄；徵遂竭其财赋，每有所进献，辄加常数，人不堪命。疾病卧理者数年，贞元十六年卒，时年六十四。

杨凭，字虚受，弘农人。举进士，累佐使府。征为监察御史，不乐检束，遂求免。累迁起居舍人、左司员外郎、礼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观察使，入为左散骑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凭工文辞，少负气节；与母弟凝、凌相友爱，皆有时名。重交游，尚然诺，与穆质、许孟容、李鄠、王仲舒为友，故时人称杨、穆、许、李之友，仲舒以后进慕而入焉。性尚简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历二镇，尤事奢侈。

元和四年，拜京兆尹，为御史中丞李夷简劾奏凭前为江西观察使赃罪及他不法事，敕付御史台覆按，刑部尚书李鄠、大理卿赵昌同鞫问台中。又捕得凭前江西判官、监察御史杨璠系于台，复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员外郎胡证、侍御史韦颀同推鞫之。诏曰：“杨凭顷在先朝，委以藩镇，累更选用，位列大官。近者宪司奏劾，暴扬前事，计钱累万，曾不报闻，蒙蔽之罪，于何逃责？又营建居室，制度过差，侈靡之风，伤我俭德。以其自尹京邑，人颇怀之，将议刑书，是加愍恻。宜从遐谴，以诫百僚，可守贺州临贺县尉同正，仍驰驿发遣。”先是，凭在江西，夷简自御史出，官在巡属。凭颇疏纵，不顾接之。夷简常切齿。及凭归朝，修第于永宁里，功作并兴，

又广蓄妓妾于永乐里之别宅，时人大以为言。夷简乘众议，举劾前事，且言修营之僭，将欲杀之。及下狱，置对数日，未得其事。夷简持之益急，上闻，且贬焉，追旧从事以验。自贞元以来居方镇者，为德宗所姑息，故穷极僭奢，无所畏忌。及宪宗即位，以法制临下，夷简首举凭罪，故时议以为宜；然绳之太过，物论又讥其深切矣。

郑元，举进士第，累迁御史中丞。贞元中为河中节度使杜确行军司马。确卒，遂继为节度使，入拜尚书左丞。元和二年，转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迁刑部尚书，兼京兆尹。九月，复判度支，依前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性严毅，有威断，更践剧任，时称其能。元和四年，以疾辞职，守本官，逾月卒。

杜兼，京兆人，贞观中宰相杜正伦五代孙。举进士，累辟诸府从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险，豪侈矜气。属贞元中德宗厌兵革，姑息戎镇，至军郡刺史，亦难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练卒修武，占召劲勇三千人以上闻，乃恣凶威。录事参军韦赏、团练判官陆楚，皆以守职论事忤兼，兼密诬奏二人通谋，扇动军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驿中，前呼韦赏、陆楚出，宣制杖杀之。赏进士擢第，楚充公象先之孙，皆名家，有士林之誉；一朝以无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叹之。又诬奏李藩，将杀之，语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侧目焉。元和初，入为刑部、吏部郎中，拜给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寻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

位所借护也。元和四年，卒于官。

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国王绰，武德中来朝，授鹰扬大将军，封天郡公，因留阙下，遂为京兆人。玢初为金吾将军论惟明僚，德宗幸奉天，以战功封忠义郡王。惟明镇鄜坊，累署玢为都虞候。后节度王栖曜卒，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中夜纵火，玢匿身不救火，迟明而擒朝宗。德宗发三司使按问，竟斩朝宗及行军司马崔格，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节度使，以玢为坊州长史、兼侍御史，充行军司马。明年，公济卒，拜玢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节度观察等使。三年，改授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

玢历二镇，颇以公清苦节为政；不交权幸，不务贡献，蔬食敝衣，居处才避风雨，而廩库饶实，三军百姓安业，近代将帅无比焉。及绵疾辞位，请归长安。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赠尚书左仆射，谥曰节。

薛亓，胜州刺史涣之子。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著名于诸将间。左仆射李揆使西蕃，亓为将从役。时贼泚之难，昆夷赴义，亓驰骑乡导，至于武功，擢授左威卫将军。使绝域者前后数四，累迁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兼将作监，出为鄜坊观察使。元和八年，卒于官，赠潞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温敏有文，鲍防董戎无术，李、严太原之政，可谓美矣。萧昕抱则哲之知，杜亚怀非次之望。王纬清静而伤苛碎，若初善理而性刚严。于颀好任机权，趋附势利。

卢徵厚敛货贿，结托中人。杨凭好奢，郑元有断。杜兼杀戮端士，怙乱邀君。裴玢发奸谋，安民和众。而玢敝衣粝食，不交权幸，帑庾咸实，郡邑以宁。若夫君子无求备于人，舍短从长，彰善瘅恶，则裴玢之善，抑之更扬；杜兼之恶，欲盖而彰耳。

卷一百四十七

列传第九十七

杜黄裳 高郢子定 杜佑子式方 从郁 式方
子惊 从郁子牧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进士第、宏辞科，杜鸿渐深器重之。为郭子仪朔方从事，子仪入朝，令黄裳主留务于朔方。邠将李怀光与监军阴谋代子仪，乃为伪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立辨其伪，以诘怀光，怀光流汗伏罪。诸将有难制者，黄裳矫子仪命尽出之，数月而乱不作。后入为台省官，为裴延龄所恶，十年不迁。贞元末，为太常卿。王叔文之窃权，黄裳终不造其门。尝语其子婿韦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可复开口议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可以一官见买！”即拂衣而出。寻拜平章事。

邠州节度使韩全义曾居讨伐之任、无功，黄裳奏罢之。刘辟作乱，议者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唯黄裳坚请讨除，宪宗从之。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委高崇文为使。黄裳自

经营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无不悬合。崇文素惮刘潼，黄裳使人谓崇文曰：“若不奋命，当以刘潼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既平辟，宰臣入贺，帝目黄裳曰：“此卿之功也。”后与宪宗语及方镇除授，黄裳奏曰：“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陛下宜熟思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宪宗然其言。由是用兵诛蜀、夏之后，不容藩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盖黄裳启其衷也。黄裳有经画之才，达于权变，然检身律物，寡廉洁之誉，以是居鼎职不久。二年正月，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晋绛等州节度使。八月，封邠国公。三年九月，卒于河中，年七十一，赠司徒，谥曰宣。

黄裳性雅淡宽恕，心虽从长，口不忤物。始为卿士，女嫁韦执谊，深不为执谊所称；及执谊谴逐，黄裳终保全之，洎死岭表，请归其丧，以办葬事。及是被疾，医人误进其药，疾甚而不怒。然为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赂迁，时论惜之。

黄裳歿后，贿赂事发。八年四月，御史台奏：“前永乐令吴凭为僧鉴虚受托，与故司空杜黄裳，于故州邠宁节度使高崇文处纳赂四万五千贯，并付黄裳男载，按问引伏。”敕曰：“吴凭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宜畏法惜身，岂得为人通货！事关非道，理合惩愆，宜配流昭州。其付杜载钱物，宰辅之任，宠寄实深，致兹货财，不能拒绝，已令按问，悉合征收，贵全终始之恩，俾弘宽大之典。其所取钱物，并宜矜免，杜

载等并释放。”

载为太子仆，长庆中，迁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

载弟胜，登进士第，大中朝位给事中。胜子廷坚，亦进士擢第。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蓆人。九岁通《春秋》，能属文。天宝末，盗据京邑，父伯祥先为好畤尉，抵贼禁，将加极刑。郢时年十五，被发解衣，请代其父，贼党义之，乃俱释。后举进士擢第，应制举，登茂才异行科，授华阴尉。尝以鲁不合用天子礼乐，乃引《公羊传》，著《鲁议》，见称于时，由是授咸阳尉。

郭子仪节制朔方，辟为掌书记。子仪尝怒从事张昙，奏杀之；郢极言争救，忤子仪旨，奏贬猗氏丞。李怀光节制邠宁，奏为从事，累转副元帅判官、检校礼部郎中。怀光背叛，将归河中，郢言：“西迎大驾，岂非忠乎！”怀光忿而不听。及归镇，又欲悉众而西。时浑瑊军孤，群帅未集，郢与李鄲誓死驻之。属怀光长子瑋候郢，郢乃谕以逆顺曰：“人臣所宜效顺。且自天宝以来阻兵者，今复谁在？况国家自有天命，非独人力。今若恃众西向，自绝于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军不有奔溃者乎？”李瑋震惧，流泪气索。明年春，郢与都知兵马使吕鸣岳、都虞候张延英同谋间道上表；及受密诏，事泄，二将立死。怀光乃大集将卒，白刃盈庭，引郢诘之。郢挺然抗辞，无所惭隐，愤气感发，观者泪下，怀光惭沮而止。德宗还京，命谏议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怀光，

授以太保；而怀光怒，激其亲兵詬詈，杀守盈及巢父。巢父之被刃也，委于地，郢就而抚之。乃怀光被诛，马燧辟郢为掌书记。

未几，征拜主客员外，迁刑部郎中，改中书舍人。凡九岁，拜礼部侍郎。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后，唯追奉宴集，罕肄其业。郢性刚正，尤嫉其风，既领职，拒绝请托，虽同列通熟，无敢言者。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拜太常卿。贞元十九年冬，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即位，转刑部尚书，为韦执谊等所惮。寻罢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书事。明年，出镇华州。

元和元年冬，复拜太常卿，寻除御史大夫。数月，转兵部尚书。逾月，再表乞骸，不许。又上言曰：“臣闻劳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动翾飞，日入皆息。自非贡禹之守经据古，赵喜之正身匪懈，韩暨之志节高洁，山涛之道德模表，纵过常期，讵为贪冒。其有当仁不让，急病忘身，岂止君命，犹宜身举。臣郢不才，久辱高位，无任由衷沥恳之至。”乃授尚书右仆射致仕。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郢性恭慎廉洁，罕与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诰累年，家无制革。或谓之曰：“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与郑珣瑜并命拜相；未几，德宗升遐。时同在相位，杜佑以宿旧居上，而韦执谊由朋党专柄。顺宗风恙方甚，枢机不宣，而王叔文以翰林学士兼户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是时政事，王叔文谋议，王伾通

导，李忠言宣下，韦执谊奉行。珣瑜自受命，忧形颜色，至是以势不可夺，因称疾不起。郢则因循，竟无所发，以至于罢。物论定此为优劣焉。子定嗣。

定，幼聪警绝伦，年七岁时，读《尚书·汤誓》，问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不为非道。”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顺人乎？”父不能对。仕至京兆参军。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称之。尤精《王氏易》，尝为《易图》，合入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合则重，转则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易外传》二十二卷。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长史、南阳郡公。祖恽，右司员外郎、详正学士。父希望，历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赠右仆射。佑以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时润州刺史韦元甫尝受恩于希望，佑谒见，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视事，有疑狱不能决。佑时在旁，元甫试讯于佑；佑口对响应，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为司法参军。元甫为浙西观察、淮南节度，皆辟为从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入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经略使。杨炎入相，征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时方军兴，馈运之务，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苏州忧阙授之。佑不行，俄换饶州刺史。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时德宗在兴元。朝

廷故事，执政往往遗脱；旧岭南节度，常兼五管经略使，佑独不兼。故五管不属岭南，自佑始也。

贞元三年，征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丁母忧，特诏起复，累转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十六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其子愔为三军所立，诏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委以讨伐。佑乃大具舟舰，遣将孟准先当之。准渡淮而败，佑杖之，固境不敢进。及诏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观察使。在扬州开设营垒三十余所，士马修葺。然于宾僚间依阿无制，判官南宫搏、李亚、郑元均争权，颇紊军政，德宗知之，并窜于岭外。

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摄冢宰，寻进位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馆大学士。时王叔文为副使，佑虽总统，而权归叔文。叔文败，又奏李巽为副使，颇有所立。顺宗崩，佑复摄冢宰，寻让金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始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朝廷允其议。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时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请击之。佑上疏论之曰：

臣伏见党项与西戎潜通，屡有降人指陈事迹，而公卿廷议，以为诚当谨兵戎，备侵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此盖未达事机，匹夫之常论也。

夫蛮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兴，猱狁为害，但

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诚不欲弊中国而怒远夷也。秦平六国，恃其兵力，北筑长城，以拒匈奴；西逐诸羌，出于塞外。劳力扰人，结怨阶乱，中国未静，白徒竞起，海内云扰，实生谪戍。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前史书之，尚嘉其先迷而后复。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蒸人，西至流沙，东渐于海，在南与北，亦存声教。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纳忠之臣，并有匡君之议。淮南王请息师于闽越，贾捐之愿弃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悬前史。

昔冯奉世矫汉帝之诏，击莎车，传其王首于京师，威震西域。宣帝大悦，议加爵土之赏。萧望之独以为矫制违命，虽有功效，不可为法；恐后之奉使者争逐发兵，为国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国家自天后已来，突厥默啜兵强气勇，屡寇边城，为害颇甚。开元初，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此皆成败可征，鉴戒非远。

且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

《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

“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诚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

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伏望坚保永图，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识昧经纶，学惭博究，窃鼎铉之宠任，为朝廷之老臣，恩深莫伦，志愚思报，臧否备阅，刍蕘上陈，有渎旒宸，伏深惶悚。

上深嘉纳。

岁余，请致仕，诏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每入奏事，宪宗优礼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宴集其间，广陈妓乐。诸子咸居朝列，当时贵盛，莫之与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复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宪宗不获已，许之。诏曰：

宣力济时，为臣之懿躅；辞荣告老，行己之高风。况乎任重公台，义深翼赞，秉冲让之志，坚金石之诚。敦谕既勤，所执弥固，则当遂其衷恳，进以崇名；尚齿优贤，斯王化之本也。

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上柱国、岐国公、食邑三千户杜佑，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历藩方，出总戎麾，入和鼎实，聿膺重寄，历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诏册，登之上公，肃恭在廷，

华发承弁。兹可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

朕纘承丕业，思弘景化，选劳求旧，期致时邕，方伸引翼之仪，遽抗悬车之请。而又固辞年疾，乞就休闲，已而复来，星琯屡变，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际，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优赐以徇其情；乃辍邓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辅导之秩，俾养浩然之气，安于敬止之乡，庶乎怡神葆和，永绥福履。仍加阶级，以厚宠章，可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赐绢五百匹、钱五百千。其年十一月薨，寿七十八，废朝三日，册赠太傅，谥曰安简。

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曰：

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门资，幼登官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玩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轻废。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

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纘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书凡九门，计贰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尘渎圣聪，兢惶无措。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

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

三子，师损嗣，位终司农少卿。

式方，字考元。以荫授扬府参军，转常州晋陵尉。浙西观察使王纬辟为从事，入为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主簿。明练钟律，有所考定，深为高郢所赏。时父作镇扬州，家财钜万，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与时贤游从，乐而有节。既而佑入中书，出为昭应令。丁父忧，服阕，迁司农少卿，赐金紫，加正议大夫、太仆卿。时少子棕选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视事。久之，穆宗即位，转兼御史中丞，充桂管观察都防御使。长庆二年

三月，卒于位，赠礼部尚书。

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从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调，药膳水饮，非经式方之手，不入于口。及从郁夭丧，终年号泣，殆不胜情，士友多之。

子恇、慤、惊、恂。恇嗣，富平尉；慤，兴平尉。

惊，以荫三迁太子司议郎。元和九年，选尚公主，召见于麟德殿。寻尚岐阳公主，加银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岐阳，宪宗长女，郭妃之所生。

自顷选尚，多于贵戚，或武臣节将之家。于时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女婿，时德舆作相，郁避嫌辞内职。上颇重学士，不获已许之，且叹德舆有佳婿，遂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唯惊愿焉。累迁至司农卿。太和六年，转京兆尹。七年，检校刑部尚书，出为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丁内艰，八年，起复授忠武军节度使、陈许蔡观察等使，就加兵部尚书。开成初，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属岐阳公主薨，久而未谢。文宗怪之，问左右。户部侍郎李珣对曰：“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杜惊未谢，拘此服纪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诏曰：“制服轻重，必由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周，永为通制。”三年，改户部尚书，兼判户部度支事。会昌中，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加左仆射。

大中初，出镇西川，降先没吐蕃维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

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纽山，夏禹生于石纽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临江。天宝后，河、陇继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险要，二十年间，设计得之，遂据其城，因号曰“无忧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镇西川，维州吐蕃首领悉怛谋以城来降，德裕奏之；执政者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至是复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也。俄复入相，加司空，继加司徒，历镇重藩。至是加太傅、邠国公。惊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

从郁，以荫贞元末再迁太子司议郎。元和初，转左补阙。谏官崔群、韦贯之、独孤郁等以从郁宰相子，不合为谏官，乃降授左拾遗。群等复执曰：“拾遗之与补阙，虽资品有殊，皆名谏列。父为宰相，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乃改为秘书丞，终驾部员外郎。

子牧、颢，俱登进士第。颢后病目而卒。

牧，字牧之，既以进士擢第，又制举登乙第，解褐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沈传师廉察江西宣州，辟牧为从事、试大理评事。又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俄真拜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以弟颢病目弃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并兼史职。出牧黄、池、睦三郡，复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又以弟病免归。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岁中迁中书舍人。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

篇》行于代。

牧从兄惊隆盛于时，牧居下位，心常不乐。将及知命，得病，自为墓志、祭文。又尝梦人告曰：“尔改名毕。”逾月，奴自家来，告曰：“炊将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梦书行纸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寤寝而叹曰：“此过隙也。吾生于角，徵还于角，为第八宫，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迁舍人，木还角，足矣。”其年，以疾终于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于代。子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黄裳以道致君，持诚奉主；辨怀光之诈，罢全义之征。讨贼辟之凶，举无遗算；葬执谊之枢，岂曰不仁。郢天纵之性，总丱之年，代父命于临刑，孝也；怀光之乱，王人被伤，抚巢父于贼庭，义也；抑浮滥之流，考艺文之士，尽搜幽滞，大变时风，正也；保止足之名，辞荣辱之路，高避世利，遐躅昔贤，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备矣！此二子者，皆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佑承荫入仕，谏狱受知，博古该今，输忠效用；位居极品，荣逮子孙，操修之报，不亦宜哉！及其宾僚紊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难乎语于正矣！牧之文章，惊之长厚，能否既异，才位不伦，命矣夫！

赞曰：贞公壮节，临难奋发。言行无玷，斯为明哲。戡乱阜俗，时泰位隆。国之名臣，郑公、岐公。

卷一百四十八

列传第九十八

裴垪 李吉甫 李藩 权德舆子璩

裴垪，字弘中，河东闻喜人。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孙。垪弱冠举进士。贞元中，制举贤良极谏，对策第一，授美原县尉。秩满，藩府交辟，皆不就。拜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时吏部侍郎郑珣瑜请垪考词判，垪守正不受请托，考核皆务才实。

元和初，召入翰林为学士，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寻迁中书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诏将下之夕，感出涕。谓垪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方归，便入禁署，今才满岁，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宰相之职，宜选擢贤俊，今则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鉴，今之才杰，为我言之。”垪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三年，诏举贤良，时有皇甫湜对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闵亦苦诋时政。考官杨于陵、韦贯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垪居中覆视，无所同异。及为贵幸泣诉，请罪于上，宪宗不得已，出于陵、贯之官，罢垪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然宪宗知垪好直，信任弥厚。

其年秋，李吉甫出镇淮南，遂以垪代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垪奏：“集贤御书院，请准《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

士；自非登朝官，不问品秩，并为校理；其余名目一切勒停。史馆请登朝官入馆者，并为修撰；非登朝官，并为直史馆。仍永为常式。”皆从之。

元和五年，中风病。宪宗甚嗟惜，中使旁午致问，至于药膳进退，皆令疏陈。疾益痼，罢为兵部尚书，仍进阶银青。明年，改太子宾客。卒，废朝，赙礼有加，赠太子少傅。

初，洎在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洎。洎小心敬慎，甚称中旨。及作相之后，恳请旌别淑慝，杜绝蹊径，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垂意听纳。吐突承璀自春宫侍宪宗，恩顾莫二。承璀承间欲有所关说，宪宗惮洎，诚勿复言，在禁中常以官呼洎而不名。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与监军许遂振不和，遂振诬奏于陵，宪宗令追与慢官。洎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请授吏部侍郎。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洎具奏其事，请以李鄲代之。

王士真死，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请代父为帅。宪宗意速于太平，且频荡寇孽，谓其地可取。吐突承璀恃恩，谋挠洎权，遂伺君意，请自征讨。卢从史阴苞逆节，内与承宗相结约，而外请兴师，以图厚利。洎一一陈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于朝，前授李师道而后夺承宗，是赏罚不一，无以沮劝天下。”逗留半岁，宪宗不决，承璀之策竟行。及师临贼境，从史果携贰，承璀数督战，从史益骄倨反覆，官军病之。时王师久暴露无功，上意亦怠。

后从史遣其衙门将王翊元入奏，洎延与语，微动其心，且喻以为臣之节，翊元因吐诚言从史恶稔可图之状。洎遣再往，

比复还，遂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垧因从容启言：“从史暴戾，有无君之心。今闻其视承璀如婴孩，往来神策壁垒间，益自恃不严，是天亡之时也。若不因其机而致之，后虽兴师，未可以岁月破也。”宪宗初愕然，熟思其计，方许之。垧因请密其谋，宪宗曰：“此唯李絳、梁守谦知之。”时絳承旨翰林，守谦掌密命。后承璀竟擒从史，平上党，其年秋班师。垧以“承璀首唱用兵，今还无功，陛下纵念旧劳，不能加显戮，亦请贬酬以谢天下”。遂罢承璀兵柄。

先是，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及垧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

垧虽年少，骤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虽大僚前辈，其造请不敢干以私。谏官言时政得失，旧事，操权者多不悦其举职。垧在中书，有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自拾遗转补阙，及参谢之际，垧廷语之曰：“独孤与李二补阙，孜孜献纳，今之迁转，可谓酬劳愧矣。严补阙官业，或异于斯，昨者进拟，不无疑缓。”休复悚恐而退。垧在翰林，举李絳、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咸著名迹。其余量材赋职，皆叶人望，选任之精，前后莫及。议者谓垧作相，才与时会，知无不为，于时朝无幸人，百度浸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谢，

公论惜之。

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人。父栖筠，代宗朝为御史大夫，名重于时，国史有传。吉甫少好学，能属文。年二十七，为太常博士，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迁屯田员外郎，博士如故，改驾部员外。宰臣李泌、窦参推重其才，待遇颇厚。及陆贽为相，出为明州员外长史；久之遇赦，起为忠州刺史。时贽已谪在忠州，议者谓吉甫必逞憾于贽，重构其罪；及吉甫到部，与贽甚欢，未尝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罢免。寻授郴州刺史，迁饶州。先是，州城以频丧四牧，废而不居，物怪变异，郡人信谵；吉甫至，发城门管钥，剪荆榛而居之，后人乃安。

宪宗嗣位，征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既至阙下，旋召入翰林为学士，转中书舍人，赐紫。宪宗初即位，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暱善，颇窃朝权，吉甫请去之。刘辟反，帝命诛讨之；计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兼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峡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从，由是甚见亲信。二年春，杜黄裳出镇，擢吉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吉甫性聪敏，详练物务，自员外郎出官，留滞江淮十余年，备详闾里疾苦。及是为相，患方镇贪恣，乃上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叙进群材，甚有美称。

三年秋，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陈奏，帝意乃解。吉甫早岁知奖羊士

谔，擢为监察御史；又司封员外郎吕温有词艺，吉甫亦眷接之。窦群亦与羊、吕善。群初拜御史中丞，奏请士谔为侍御史，温为郎中、知杂事。吉甫怒其不先关白，而所请又有超资者，持之数日不行，因而有隙。群遂伺得日者陈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闻；宪宗诘之，无奸状。吉甫以裴垍久在翰林，宪宗亲信，必当大用，遂密荐垍代己，因自图出镇。其年九月，拜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上御通化门楼饯之。在扬州，每有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皆密疏论列。又于高邮县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人受其惠。

五年冬，裴垍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及再入相，请减省职员并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官俸料，时以为当。京城诸僧有以庄硿免税者，吉甫奏曰：“钱米所征，素有定额，宽缁徒有余之力，配贫下无告之民，必不可许。”宪宗乃止。又请归普润军于泾原。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永昌公主准礼令起祠堂，请其制度。”初，贞元中，义阳、义章二公主咸于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间，费钱数万；及永昌之制，上令义方减旧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举代同悲，况于圣情，固所钟念。然陛下犹减制造之半，示折衷之规，昭俭训人，实越今古。臣以祠堂之设，礼典无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时，事因习俗，当时人间不无窃议。昔汉章帝时，欲为光武原陵、明帝显节陵，各起邑屋，东平王苍上疏言其不可。——东平王即光武之爱子，明帝之爱弟。贤王之心，岂惜费于父兄哉！诚

以非礼之事，人君所当慎也。今者，依义阳公主起祠堂，臣恐不如量置墓户，以充守奉。”翌日，上谓吉甫曰：“卿昨所奏罢祠堂事，深惬朕心。朕初疑其冗费，缘未知故实，是以量减。览卿所陈，方知无据。然朕不欲破二十户百姓，当拣官户委之。”吉甫拜贺。上曰：“卿，此岂是难事！有关朕身，不利于时者，苟闻之则改，此岂足多耶！卿但勤匡正，无谓朕不能行也。”

七年七月，上御延英，顾谓吉甫曰：“朕近日畋游悉废，唯喜读书。昨于《代宗实录》中，见其时纲纪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鉴诫。向后见卿先人事迹，深可嘉叹。”吉甫降阶跪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尽心尽节，迫于流运，不待圣时，臣之血诚，常所追恨。陛下耽悦文史，听览日新，见臣先父忠于前朝，著在实录，今日特赐褒扬，先父虽在九泉，如睹白日。”因俯伏流涕，上慰谕之。

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问时政记何事。时吉甫监修国史，先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珣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或不可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间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珣修之于长寿，及珣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然则关时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

是月，回纥部落南过碛，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朝廷大恐，以为回纥声言讨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回纥入寇，且当渐绝和事，不应便来犯边，但须设备，不足为虑。”因请自夏州至天德，复置废馆一十一所，以通缓急。又请发夏州骑士五百人，营于经略故城，应援驿使，兼护党项。九年，请于经略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灵盐界，开元中废六州。曰：“国家旧置宥州，以宽宥为名，领诸降户。天宝末，宥州寄理于经略军，盖以地居其中，可以总统蕃部，北以应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经略遥隶灵武，又不置军镇，非旧制也。”宪宗从其奏，复置宥州，诏曰：“天宝中宥州寄理于经略军，宝应已来，因循遂废。由是昆夷屡扰，党项靡依，蕃部之人，抚怀莫及。朕方弘远略，思复旧规，宜于经略军置宥州，仍为上州，于郭下置延恩县，为上县，属夏绥银观察使。”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请袭父位。吉甫以为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境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宜因时而取之。颇叶上旨，始为经度淮西之谋。

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宪宗伤悼久之，遣中使临吊；常赠之外，内出绢五百匹以恤其家，再赠司空。吉甫初为相，颇洽时情，及淮南再征，中外延望风采。秉政之后，视听时有所蔽，人心疑惮之。时负公望者虑为吉甫所忌，多避畏。宪宗潜知其事，未周岁，遂擢用李絳，大与絳不协；而絳性刚讦，于上前互有争论，人多直絳。然性畏慎，虽其不悦者，亦无所伤。服物食味，必极珍美，而不殖财产，京师一宅之外，无他第墅，公论以此重之。有司谥曰敬宪；及

会议，度支郎中张仲方驳之，以为太优。宪宗怒，贬仲方，赐吉甫谥曰忠懿。

吉甫尝讨论《易象》异义，附于一行集注之下；及缀录东汉、魏、晋、周、隋故事，论其成败损益大端，目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诸镇，纪其山川险易故事，各写其图于篇首，为五十四卷，号为《元和郡国图》。又与史官等录当时户赋兵籍，号为《国计簿》，凡十卷。纂《六典》诸职为《百司举要》一卷。皆奏上之，行于代。子德修、德裕。

李藩，字叔翰，赵郡人。曾祖至远，天后时李昭德荐为天官侍郎，不诣昭德谢恩，时昭德怒，奏黜为壁州刺史。祖畬，开元时为考功郎中，事母孝谨，母卒，不胜丧死。至远、畬皆以志行名重一时。父承，为湖南观察使，亦有名。

藩少恬淡修检，雅容仪，好学。父卒，家富于财，亲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务散施，不数年而贫。年四十余未仕，读书扬州，困于自给，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亚居守东都，以故人子署为从事。洛中盗发，有诬牙将令狐运者，亚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冤，争之不从，遂辞出。后获真盗宋瞿昙，藩益知名。

张建封在徐州，辟为从事，居幕中，谦谦未尝论细微。杜兼为濠州刺史，带使职，建封病革，兼疾驱到府，阴有冀望。藩与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语兼曰：“仆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来，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当奏闻。”兼错愕不虞，遂径归。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既归扬州，兼因诬奏藩建封死时摇动军中。德宗大怒，密诏杜

佑杀之。佑素重藩，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藩论释氏，曰：“因报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藩览之，无动色，曰：“某与兼信为报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论，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释，亟追藩赴阙。及召见，望其仪形，曰：“此岂作恶事人耶！”乃释然，除秘书郎。

王绍持权，邀藩一相见即用，终不就。王仲舒、韦成季、吕洞辈为郎官，朋党辉赫，日会聚歌酒，慕藩名，强致同会，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辈好为讹语俳戏，后召藩，坚不去，曰：“吾与仲舒辈终日，不晓所与言何也。”后果败。迁主客员外郎，寻换右司。时顺宗册广陵王淳为皇太子，兵部尚书王纯请改名绍，时议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东宫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属而改之，谄也。如纯辈岂为以礼事上耶！”藩谓人曰：“历代故事，皆自不识大体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复正，无足怪也。”及太子即位，宪宗是也。宰相改郡县名以避上名，唯监察御史韦淳不改。既而有诏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淳不得已改名贯之，议者嘉之。

藩寻改吏部员外郎。元和初，迁吏部郎中，掌曹事，为使所蔽，滥用官阙，黜为著作郎。转国子司业，迁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耶！”裴埴言于帝，以为有宰相器，属郑絪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藩性忠荃，事无不言，上重之，以为无隐。

四年冬，顾谓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给人足，或国贫下困，其故何也？”藩对曰：“古人云：‘俭以足用。’盖

足用系于俭约。诚使人君不贵珠玉，唯务耕桑，则人无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与不足！自然帑藏充羨，稼穡丰登。若人君竭民力，贵异物，上行下效，风俗日奢，去本务末，衣食益乏，则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然国贫家困，盗贼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鉴前古，思跻富庶，躬尚勤俭，自当理平。伏愿以知之为非艰，保之为急务，宫室舆马，衣服器玩，必务损之又损，示人变风，则天下幸甚。”帝曰：“俭约之事，是我诚心；贫富之由，如卿所说。唯当上下相勸，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藩等拜贺而退。

帝又问曰：“禳灾祈福之说，其事信否？”藩对曰：“臣窃观自古圣达，皆不祷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谓河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获罪，孔子以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请祷，仲尼以为神道助顺，系于所行，己既全德，无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祷久矣。’《书》云：‘惠迪吉，从逆凶。’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诗》云：‘自求多福。’则祸福之来，咸应行事，若苟为非道，则何福可求？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见超然，可谓盛德。若使神明无知，则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则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也，况于明神乎！由此言之，则履信思顺，自天祐之，苟异于此，实难致福。故尧、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义于人者和于神。’盖以人为神主，故但务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汉兵，古今明诫，书传所纪。伏望陛下每以汉文、孔子之意为准，则百福具臻。”帝深嘉之。

时河东节度使王锬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求兼宰相。藩

与权德舆在中书，有密旨曰：“王锬可兼宰相，宜即拟来。”藩遂以笔涂“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舆失色曰：“纵不可，宜别作奏，岂可以笔涂诏耶！”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寝。李吉甫自扬州再入相，数日，罢藩为詹事。后数月，上思藩，召对，复有所论列。元和六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赠户部尚书。藩为相材能不及裴洎，孤峻颇后韦贯之，然人物清规，亦其流也。

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人。父皋，字士繇，后秦尚书翼之后。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安禄山以幽州长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为蓟县尉，署从事。皋阴察禄山有异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洁退，欲潜去，又虑祸及老母。天宝十四年，禄山使皋献戎俘，自京师回，过福昌。福昌尉仲谟，皋从父妹婿也，密以计约之。比至河阳，诈以疾亟召谟，谟至，皋示已暗，瞪谟而瞑。谟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袭，既逸皋而葬其棺，人无知者。从吏以诏书还，皋母初不知，闻皋之死，恸哭伤行路。禄山不疑其诈死，许其母归。皋时微服匿迹，候母于淇门；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昼夜南去，及渡江，禄山已反矣。由是名闻天下。淮南采访使高适表皋试大理评事，充判官。属永王璘乱，多劫士大夫以自从，皋惧见迫，又变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闻而嘉之，除监察御史。会丁母丧，因家洪州。时南北隔绝，或逾岁不闻诏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经时未复，过有求取，州县苦之。时有王遘为南昌令，将执按之，因见皋白其事；皋不言，久之，垂涕曰：

“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遽拜谢之。浙西节度使颜真卿表皋为行军司马，诏征为起居舍人，又以疾辞。尝曰：“本自全吾志，岂受此之名耶！”李季卿为江淮黜陟使，奏皋节行，改著作郎，复不起。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知名之士如李华、柳识兄弟者，皆仰皋之德而友善之。大历三年，卒于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谥曰贞孝。

初，皋卒，韩洄、王定为服朋友之丧，李华为其墓表，以为分天下善恶，一人而已。前赠秘书监，至是因子德舆为相，立家庙。至元和十二年，复赠太子太保。

德舆生四岁，能属诗；七岁居父丧，以孝闻；十五为文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名声日大。韩洄黜陟河南，辟为从事，试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初，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再迁监察御史。府罢，杜佑、裴胄皆奏请，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闻其名，征为太常博士，转左补阙。八年，关东大水，上疏请降诏恤隐，遂命奚陟等四人使。

裴延龄以巧幸判度支，九年，自司农少卿除户部侍郎，仍判度支。德舆上疏曰：

臣伏以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况经费之司，安危所系。延龄顷自权判，逮今间岁，不称之声，日甚于初。群情众口，喧于朝市，不敢悉烦圣听，今谨略举所闻。多云以常赋正额支用未尽者，便为剩利，以为己功。又重破官钱买常平先所收市杂物，遂以再给估价，用充别贮利钱。又云边上诸军皆至悬阙，自今春已来，并不支粮。伏以疆场之事，所虞非细，诚圣谟前定，终事切有司。陛

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为时所抑，丑正有党，结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征其本末，为分析条奏？又择朝贤信臣，与中使一人巡覆边军，察其资储有无虚实。倘延龄受任已来，精心勤力，每事省约，别收羨余，于正数各有区分，边军储蓄，实犹可支，身自敛怨，为国惜费；自宜更示优奖，以洗群疑，明书厥劳，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谬，罔上实多，岂以邦国重务，委之非据！臣职在谏曹，合采群议，正拜已来，今已旬日，道路云云，无不言此。岂京师士庶之众，愚智之多，合而为党，共有仇嫉。陛下亦宜稍回圣鉴，俯察群心。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当圣明不讳之代，若犹爱身隐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敢沥肝血，伏待刑书。

十年，迁起居舍人。岁中，兼知制诰。转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职如旧。迁中书舍人。是时，德宗亲览庶政，重难除授，凡命于朝，多补自御札。始，德舆知制诰，给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数岁，岱卒，郢知礼部贡举，独德舆直禁垣，数旬始归。尝上疏请除两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劳苦，禁掖清切，须得如卿者，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来年，真拜侍郎，凡三岁掌贡士，至今号为得人。转户部侍郎。元和初，历兵部、吏部侍郎，坐郎吏误用官阙，改太子宾客，复为兵部侍郎，迁太常卿。

五年冬，宰相裴垍寝疾，德舆拜礼部尚书、平章事，与李藩同作相。河中节度王锬来朝，贵幸多誉锬者，上将加平章事，李藩坚执以为不可。德舆继奏曰：“夫平章事，非序进

而得，国朝方镇带宰相者，盖有大忠大勋。大历已来，又有跋扈难制者，不得已而与之。今王锬无大忠勋，又非姑息之时，欲假此名，实恐不可！”上从之。

运粮使董溪、于皋谋盗用官钱，诏流岭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杀之。他日，德舆上疏曰：

窃以董溪等，当陛下忧山东用兵时，领粮料供军重务，圣心委付，不比寻常；敢负恩私，恣其赃犯，使之万死，不足塞责。弘宽大之典，流窜太轻，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责臣等疏略。但诏令已下，四方闻知，不书明刑，有此处分，窃观众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临御已来，每事以诚，实与天地合德，与四时同符，万方之人，沐浴皇泽。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诏书，与众同弃，即人各惧法，人各谨身。

臣诚知其罪不容诛，又是已过之事，不合论辩，上烦圣聪。伏以陛下圣德圣姿，度越前古，顷所下一诏，举一事，皆合理本，皆顺人心。伏虑他时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穷鞠，审定罪名，或致之极法，或使自尽，罚一劝百，孰不甘心！巍巍圣朝，事体非细，臣每于延英奏对，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涕自贺。况以愚滞朴讷，圣鉴所知，伏惟恕臣迂疏，察臣丹恳。

及李吉甫自淮南诏征，未一年，上又继用李絳。时上求理方切，军国无大小，一付中书。吉甫、絳议政颇有异同，或于上前论事，形于言色；其有诣于理者，德舆亦不能为发明，时人以此讥之。竟以循默而罢，复守本官。寻以检校吏部尚书为东都留守，后拜太常卿，改刑部尚书。先是，许孟容、蒋

父等奉诏删定格敕。孟容等寻改他官，父独成三十卷，表献之，留中不出。德舆请下刑部，与侍郎刘伯刍等考定，复为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复以检校吏部尚书出镇兴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诏许归阙，道卒，年六十。赠左仆射，谥曰文。

德舆自贞元至元和三十年间，羽仪朝行，性直亮宽恕，动作语言，一无外饰，蕴藉风流，为时称向。于述作特盛，《六经》百氏，游泳渐渍，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泊当时名人薨歿，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焉。尤嗜读书，无寸景暂倦，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子璩，中书舍人。

史臣曰：裴垪精鉴默识，举贤任能，启沃帝心，弼谐王道。如崔群、裴度、韦贯之辈，咸登将相，皆垪之荐达。立言立事，知无不为。吉甫该洽典经，详练故实，仗裴垪之抽擢，致朝伦之式序。吉甫知垪之能别髦彦，垪知吉甫之善任贤良，相须而成，不忌不克。叔翰修身慎行，力学承家，批制敕有夕郎之风，涂御书见宰执之器；而乃轻财散施，天爵是期，伟哉，自待之意也！德舆孝悌力学，髻髻有闻，疏延龄恣行巧佞，论皋谟不书明刑，三十年羽仪朝行，实皋之余庆所钟。此四子者，所谓经纬之臣，又何惭于王佐矣！

赞曰：二李秉钧，信为名臣。甫柔而党，藩俊而纯。裴公鉴裁，朝无屈人。权之藻思，文质彬彬。

卷一百四十九

列传第九十九

于休烈子肃 肃子敖 敖子琮 令狐峘 归崇
 敬子登 登子融 奚陟 张荐子又新 希复 希
 条子读 蒋乂子系 伸 柳登弟冕 子璟 沈传
 师子询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宁，贞观中任左仆射，为十八学士。父默成，沛县令，早卒。休烈至性贞惠，机鉴敏悟。自幼好学，善属文，与会稽贺朝、万齐融、延陵包融为文词之友，齐名一时。举进士，又应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正字。累迁右补阙、起居郎、集贤殿学士，转比部员外郎，郎中。杨国忠辅政，排不附己者，出为中部郡太守。

值禄山构难，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事，兼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京，励精听受，尝谓休烈曰：“君举必书，良史也。朕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臣不胜大庆。”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

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贼，入东京，至是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

肃宗以太常钟磬，自隋已来，所传五音，或有不调，乾元初谓休烈曰：“古者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则人不夭扎，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比亲享郊庙，每听悬乐，宫商不备，或钟磬失度。可尽将钟磬来，朕当于内自定。”太常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别铸造磨刻。及事毕，上临殿亲试考击，皆合五音，群臣称庆。

休烈寻转工部侍郎、修国史，献《五代帝王论》，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旧仪，元正冬至，百官不于光顺门朝贺皇后，乾元元年，张皇后遂行此礼。休烈奏曰：“《周礼》有命夫朝人主，命妇朝女君。自显庆已来，则天皇后始行此礼。其日，命妇又朝光顺门，与百官杂处，殊为失礼。”肃宗诏停之。

代宗即位，甄别名品，宰臣元载称之，乃拜右散骑常侍，依前兼修国史，寻加礼仪使。迁工部侍郎。又改检校工部尚书，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书，累封东海郡公，加金紫光禄大夫。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儋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以喜愠形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崇年高，曾无倦色。笃好坟籍，手不释卷，以至于终。大历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于代。

嗣子益，次子肃，相继为翰林学士。

是岁春，休烈妻韦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闻，特诏

赠韦氏国夫人，葬日给卤簿鼓吹。及闻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赠尚书左仆射，赙绢百匹、布五十端，遣谒者内常侍吴承倩就私第宣慰。儒者之荣，少有其比。

肃官至给事中。肃子敖。

敖字蹈中，以家世文史盛名。少为时彦所称，志行修谨。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湖南观察使杨凭辟为从事；府罢，凤翔节度使李鄴、鄂岳观察使吕元膺相继辟召。自协律郎、大理评事试监察御史，元和六年，真拜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仓部司勋二员外、万年令，拜右司郎中，出为商州刺史。长庆四年，入为吏部郎中。其年，迁给事中。

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与翰林学士李绅素不叶，遂诬绅以不测之罪，逐于岭外。绅同职驾部郎中知制诰庞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蒋防，坐绅党左迁信、汀等州刺史。黜诏下，敖封还诏书。时人以为与严相善，诉其非罪，皆曰：“于给事犯宰执之怒，伸庞、蒋之屈，不亦仁乎？”及驳奏出，乃是论庞严贬黜太轻，中外无不大噓，而逢吉由是奖之。寻转工部侍郎，迁刑部，出为宣歙观察使、兼御史中丞。

敖温裕长者，与物无忤，居官亦未尝有立。周践台阁，三为列曹侍郎，谨顺自容而已。太和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四子：球、珪、瑰、琮，皆登进士第。

琮，落拓有大志，虽以门资为吏，久不见用。大中朝，驸马都尉郑颢以琮世故，独以器度奇之。会有诏于士族中选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颢谓琮曰：“子人才甚佳，但不护细行，为世誉所抑，久而不调，能应此命乎？”琮然之。会李藩

知贡举，黜托之登第；其年遂升谏列，尚广德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践台阁，扬历藩府。乾符中同平章事。

黄寇犯京师，僖宗出幸，琮病不能从。既僭号，起琮为相。琮以疾辞。迫胁不已，琮曰：“吾病亟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亲姻，义不受命，死即甘心。”竟为贼所害，而赦公主。主视琮受祸，谓贼曰：“妾李氏女也，义不独存，愿与于公并命。”贼不许，公主入室自缢而卒。广德闺门有礼，咸通、乾符中誉在人口。于族内外冠婚丧祭，主必自预行礼，诸妇班而见之，尊卑答劳，咸有仪法，为时所称。珪、球皆至清显。

令狐峘，德棻之玄孙。登进士第。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峘别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于峘舍。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峘入史馆。自华原尉拜右拾遗，累迁起居舍人，皆兼史职，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大历八年，改刑部员外郎。

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峘上疏谏曰：

臣闻《传》曰：“近臣尽规”，《礼记》曰：“事君有犯而无隐”。臣幸偶昌运，谬参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详察。

臣读《汉书·刘向传》，见论王者山陵之诫，良史称叹，万古芬芳。何者？圣贤之心，勤俭是务，必求诸道，不作无益。故舜葬苍梧，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改其

列。周武葬于毕陌，无丘垅之处；汉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势。禹非不忠也，启非不顺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亲，皆从微薄。昔宋文公始为厚葬，用廛炭，益车马，其臣华元、乐举，《春秋》书为不臣。秦始皇葬骊山，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珍宝之藏，不可胜计，千载非之。宋桓魋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无”。张释之对孝文曰：“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汉文帝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由是观之，有德者葬逾薄，无德者葬逾厚，昭然可睹矣！

陛下自临御天下，圣政日新。进忠去邪，减膳节用，不珍云物之瑞，不近鹰犬之娱。有司给物，悉依元估，利于人也。远方底贡，唯供祀事，薄于己也。故泽州奏庆云，诏曰：“以时和为嘉祥”；邕州奏金坑，诏曰：“以不贪为宝”。恭惟圣虑，无非至理。而独六月一日制节文云“应缘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供费用”者，此诚仁孝之德，切于圣衷。伏以尊亲之义，贵于合礼。陛下每下明诏，发德音，皆比踪唐、虞，超迈周、汉。岂取悦凡常之目，有违贤哲之心，与失德之君竞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读遗诏曰：“其丧仪制度，务从俭约，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陛下恭顺先志，动无违者。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耶？

伏惟陛下远览虞、夏、周、汉之制，深惟夫子、张释之之诫，虔奉先旨，俯遵礼经，为万代法，天下幸甚！今敕书虽已颁行，诸条尚犹未出，此时奉遗制，敷圣理，

固未晚也。伏望速诏有司，悉从古礼。臣闻愚夫之言，明主择焉。况臣忝职史官，亲逢睿德，耻同华元、乐举之为不臣也，愿以舜、禹之理，纪圣猷也。夙夜恳迫，不敢不言，抵犯圣明，实忧罪谴。言行身黜，虽死犹生。优诏答曰：“朕顷议山陵，心方迷谬，忘遵先旨，遂有优厚之文。卿闻见该通，识度弘远，深知不可，形于至言。援引古今，依据经礼，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获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闻义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终，期无失坠。古之遗直，何以加焉！”

初，大历中，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晏用峘判吏部南曹事。峘荷晏之举，每分阙，必择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峘为礼部侍郎，炎为宰相，不念旧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鸿渐子，求补弘文生。炎尝出杜氏门下，托封于峘。峘谓使者曰：“相公诚怜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得以志之。”炎不意峘卖，即署名托封。峘以炎所署奏论，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从之，则负陛下，不从则炎当害臣。德宗出疏问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无可奈何！”欲决杖流之，炎苦救解，贬衡州别驾。迁衡州刺史。

贞元中，李泌辅政，召拜右庶子、史馆修撰。性既僻异，动失人和。在史馆，与同职孔述睿等争忿细故，数侵述睿。述睿长者，让而不争。无何，泌卒，窦参秉政，恶其为人，贬吉州别驾。久之，授吉州刺史。

齐映廉察江西，行部过吉州。故事，刺史始见观察使，皆戎服趋庭致礼；映虽尝为宰相，然骤达后进，峘自恃前辈，有

以过映，不欲以戎服谒。入告其妻韦氏，耻抹首趋庭。谓峘曰：“卿自视何如人，白头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礼见映，虽黜死，我亦无恨。”峘曰“诺”，即以客礼谒之。映虽不言，深以为憾。映至州，奏峘纠前政过失，鞠之无状，不宜按部临人，贬衢州别驾。衢州刺史田敦，峘知举时进士门生也。初峘当贡部，放榜日贬逐，与敦不相面。敦闻峘来，喜曰：“始见座主。”迎谒之礼甚厚。敦月分俸之半以奉峘。峘在衢州殆十年。顺宗即位，以秘书少监征，既至而卒。

元和三年，峘子太仆寺丞丕，始献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初，峘坐李泌贬，监修国史奏峘所撰实录一分，请于贬所毕功。至是方奏，以功赠工部尚书。

归崇敬，字正礼，苏州吴郡人也。曾祖奥，以崇敬故，追赠秘书监。祖乐，赠房州刺史。父待聘，亦赠秘书监。

崇敬少勤学，以经业擢第。遭丧哀毁，以孝闻，调授四门助教。天宝末，对策高第，授左拾遗，改秘书郎。迁起居郎、赞善大夫，兼史馆修撰，又加集贤殿校理。以家贫求为外职，历同州、润州长史，会玄宗、肃宗二帝山陵，参掌礼仪，迁主客员外郎。又兼史馆修撰，改膳部郎中。

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裤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裤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已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从之。

又谏：“东都太庙，不合置木主。谨按典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作桑主则埋栗主，作栗主则埋桑主，所以神无二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以

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置也。且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则前后迁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议者或云：‘东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岂可一朝废之乎？’且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练祭则立栗主而埋桑主，岂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阙之主，何须更作？作之不时，恐非礼也。”

又议云：“每年春秋二时释奠文宣王，祝板御署讫，北面揖，臣以为礼太重。谨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而立。今署祝板，代请准武王东面之礼，轻重庶得其中。”

时有术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四季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之。崇敬议曰：“按旧礼，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祀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生于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所谓合礼。今彭祖请用四季祠祀，多凭纬候之说，且据阴阳之说。事涉不经，恐难行用。”又议祭五人帝不称臣云：“太昊五帝，入帝也，于国家即为前后之礼，无君臣之义。苦于人帝而称臣，则于天帝复何称也？议者或云：‘五人帝列于《月令》，分配五时。’则五神、五音、五祀、五虫、五臭、五谷皆备，以备其时之色数，非谓别有尊崇也。”又请太祖景皇帝配天，事已具《礼仪志》。自是国典大礼，崇敬常参议焉。

大历初，以新罗王卒，授崇敬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

紫金鱼袋，充吊祭、册立新罗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避祸，崇敬曰：“舟中凡数十百人，我何独济？”逡巡，波涛稍息，竟免为害。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崇敬一皆绝之，东夷称重其德。使还，授国子司业，兼集贤学士。与诸儒官同修《通志》，崇敬知《礼仪志》，众称允当。

时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于国学行齿胄之礼。崇敬以国学及官名不称，请改国学之制，兼更其名，曰：

《礼记·王制》曰，天子学曰“辟雍”。又《五经通义》云：“辟雍，养老教学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壅水环之，圆如璧形。以义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礼乐明和天下。《礼记》亦谓之泽宫。《射义》云：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宫。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谓之学省。后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谓之三雍宫。至明帝，躬行养老于其中。晋武帝亦作明堂、辟雍、灵台，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又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不立辟雍。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至炀帝大业十三年，改为国子监。今国家富有四海，声明文物之盛，唯辟雍独阙，伏请改国子监为辟雍省。

又以：

祭酒之名，非学官所宜。按《周礼》：“师氏掌以义诏王，教国子。”请改祭酒为太师氏，位正三品。又司业者，义在《礼记》，云“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

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板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簋，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磬之栒簋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则无所取，请改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位正四品。

又以：

《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国家创业，制取贤之法，立明经，发微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自艰难已来，取人颇易，考试不求其文义，及第先取于帖经，遂使专门业废，请益无从，师资礼亏，传受义绝。今请以《礼记》、《左传》为大经；《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请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所择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凭章疏，讲解分明，注引旁通，问十得九；兼德行纯洁，文词雅正，仪形规范，可为师表者。令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者给驿，年七十已上者蒲轮。其国子、太学、四门、三馆，各立五经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数，各有差。其旧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及律馆、算馆助教，请皆罢省。

其教授之法，学生至监，谒同业师。其所执贽，脯脩一束、清酒一壶，衫布一段，其色随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发篋出经，扞衣前请。师为依经辨理，略举一隅，然后就室。每朝、晡二时请益，师亦二时居讲堂，说释道义，发明大体，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义。旬省月试，时

考岁贡。以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则撻楚扑之。国子不率教者，则申礼部，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不齿。虽率教九年而学不成者，亦归之州学。

其礼部考试之法，请无帖经，但于所习经中问大义二十，得十八为通；兼《论语》、《孝经》各问十得八，兼读所问文注义疏，必令通熟者为一通。又于本经问时务策三道，通二为及第。其中有孝行闻于乡闾者，举解具言于习业之下。省试之日，观其所实，义少两道，亦请兼收。其天下乡贡，亦如之。习业考试，并以明经为名。得第者，授官之资与进士同。若此，则教义日深，而礼让兴；礼让兴，则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太学而来者也。

诏下尚书集百僚定义以国。议者以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礼》代掌其职者曰氏，国学非代官，不宜曰太师氏。其余大抵以习俗既久，重难改作，其事不行。

会国学胥吏以餐钱差舛，御史台按问，坐贬饶州司马。建中初，又拜国子司业。寻选为翰林学士，迁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寻兼普王元帅参谋，累加光禄大夫。以两河叛涣之徒初稟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节宣慰，奉使称旨。及还，上表请归拜墓，许之，赐以缙帛，儒者荣之。寻加特进、检校户部尚书，迁工部尚书，并依前翰林学士，充皇太子侍读。累表辞，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书致仕。贞元十五年卒，时年八十，废朝一日，赠左仆射。子登嗣。

登，字冲之。雅实弘厚，事继母以孝称。大历七年，举孝廉高第，补四门助教。贞元初，复登贤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遗。时裴延龄以奸佞有恩，欲为相，谏议大夫阳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执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愿寄一名。雷电之下，安忍令足下独当！”自是同列切谏。登每联署其奏，无所回避，时人称重。转右补阙、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尝出其下者，多以驰骛至显官，而登与右拾遗蒋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后迁兵部员外郎，充皇子侍读，寻加史馆修撰。

顺宗初，以东朝旧恩，超拜给事中，旋赐金紫，仍锡衫笏焉。迁工部侍郎。与孟简、刘伯刍、萧俛受诏同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又为东宫及诸王侍读，献《龙楼箴》以讽。久之，改左散骑常侍。因中谢，宪宗问时所切，登以纳谏为对，时论美之。转兵部侍郎，兼判国子祭酒事，迁工部尚书。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少保。

登有文学，工草隶。宽博容物。尝使僮饲马，马蹄蹉，僮怒，击折马足，登知而不责。晚年颇好服食，有馈金石之药者，且云先尝之矣，登服之不疑。药发毒几死，方讯云未之尝；他人为之怒，登视之无愠色。常慕陆象先之为人，议者亦以为近之。子融嗣。

融，进士擢第，自监察拾遗入省，拜工部员外郎，迁考功员外。六年，转工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八年，正拜舍人。九年，转户部侍郎。开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违敕进羨余钱十万贯。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财赋，皆陛下府库也。周仁辄陈小利，妄设异端，言南

方火灾，恐成灰烬，进于京国，姑徇私诚。入财货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浅！臣恐天下放效，以羨余为名，因缘刻剥，生人受弊。周仁请行重责，以例列藩。其所进钱，请还湖南，代贫下租税。”诏周仁所进于河阴院收贮，以备水旱。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赂三千余贯，半是拟赃。上问融曰：“韩益所犯，与卢元中、姚康孰甚？”对曰：“元中与康枉破官钱三万余贯，益所取受人事，比之殊轻。”乃贬梧州司户。

寻迁京兆尹。时府司物力不充，特敕赐钱五万贯；府司以所赐之半还司农寺菜钱，融因对言之。上以融学家，因问“‘蔬粝’字有赖音，何也？‘粝’是饭之极粗者耶？”融以义类对之。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殷，又俯近上巳，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悦融，罢尹。月余，授秘书监。俄而固言罢，杨嗣复辅政，以融权知兵部侍郎。一年内拜吏部。三年检校礼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融子仁晦、仁翰、仁宪、仁召、仁泽，皆登进士第。咸通中并至达官。

奚陟，字殷卿，亳州人也。祖翰绎，天宝中弋阳郡太守。陟少好读书，登进士第，又登制举文词清丽科，授弘文馆校书，寻拜大理评事。佐入吐蕃使，不行，授左拾遗。丁父母忧，哀毁过礼，亲朋愍之。车驾幸兴元，召拜起居郎、翰林学士。辞以疾病，久不赴职，改太子司议郎。历金部、吏部员外郎、左司郎中，弥纶省闼。又累奉使，皆称旨。

贞元八年，擢拜中书舍人。是岁，江南、淮西大雨为灾，令陟劳问巡慰，所在人安悦之。中书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处之。先是右省杂给，率分等第，皆据职田顷亩，即主书所受与右史等。陟乃约以料钱为率，自是主书所得减拾遗。时中书令李晟所请纸笔杂给，皆不受；但告杂事舍人，令且贮之，他日便悉以遗舍人。前例，杂事舍人自携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内官。又躬亲庶务，下至园蔬，皆悉自点阅，人以为难，陟处之无倦。迁刑部侍郎。

裴延龄恶京兆尹李充有能政，专意陷害之，诬奏充结陆贽，数厚赂遗金帛。充既贬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钱谷至多，请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怨恶贽也。诏许之。元翰曲附延龄，劾治府史。府史到者，虽无过犯，皆笞决以立威，时论喧然。陟乃躬自阅视府案，具得其实，奏言：“据度支奏，京兆府贞元九年两税及已前诸色羨余钱，共六十八万余贯，李充并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百贯已来是诸县供馆驿加破，及在诸色人户腹内合收，其斛斗共三十二万石，唯三百余石诸色输纳所由欠折，其余并是准敕及度支符牒，给用已尽。”陟之宽平守法，多如此类。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愤恚而卒。

陟寻以本官知吏部选事，铨综平允，有能名，迁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时以为称职。贞元十五年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鸷，字文成，聪警绝伦，书无不览。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

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鸞也，为凤之佐，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饒味道赏之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调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鸞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姚崇甚薄之。开元初，澄正风俗，鸞为御史李全交所纠，言鸞语多讥刺，时坐贬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奏论，乃追敕移于近处。开元中，入为司门员外郎卒。鸞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天后朝，中使马仙童陷默啜，默啜谓仙童曰：“张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贬官。”默啜曰：“国有此人而不用，汉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

荐少精史传，颜真卿一见叹赏之。天宝中，浙西观察使李涵表荐其才可当史任，乃诏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既至阙下，以母老疾，竟不拜命。母丧阋，礼部侍郎于邵举前事以闻，召充史馆修撰，兼阳翟尉。朱泚之乱，变姓名伏匿城中，因著《史遁先生传》。德宗还宫，擢拜左拾遗。贞元元年冬，上亲郊。时初克复，簿籍多失，礼文错乱，乃以荐为太常博士，参典礼仪。四年，回纥和亲，以检校右仆射、刑部尚书关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蕃，以荐为判官，转殿中侍御史。使还，转工部员外郎，改户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拜谏

议大夫，仍充中馆修撰。

时裴延龄恃宠，谮毁士大夫。荐欲上书论之，屡扬言未果。延龄闻之怒，奏曰：“谏官论朝政得失，史官书人君善恶，则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德宗以为然。荐为谏议月余，改秘书少监。延龄排摈不已，会差使册回纥毗伽怀信可汗及吊祭，乃命荐兼御史中丞，入回纥。二十年，吐蕃赞普死，以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涉蕃界二千余里，至赤岭东被病，殁于纥壁驿，吐蕃传其柩以归。顺宗即位，凶问至，诏赠礼部尚书。

荐自拾遗至侍郎，仅二十年，皆兼史馆修撰。三使绝域，皆兼宪职。以博洽多能，敏于占对被选。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图》、《宰辅略》、《灵怪集》、《江左寓居录》等，并传于时。子又新、希复，皆登进士第。

又新，幼工文，善于傅会。长庆中，宰相李逢吉用事，翰林学士李绅深为穆宗所宠，逢吉恶之；求朝臣中凶险敢言者，倚摭绅阴事，俾暴扬于搢绅间。又新与拾遗李续之、刘栖楚，尤蒙逢吉睚眦，指为鹰犬。穆宗崩，昭愍初即位，又新等构绅，败端州司马，朝臣表贺，又至中书贺宰相。及门，门者止之曰：“请少留，缘张补阙在斋内与相公谈。”俄而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人皆辟易惮之。与续之等七人，时号“八关十六子”。

宝历三年，逢吉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请又新为副使，李续之为行军司马。逢吉为宰相时，用门下省主事田叵。叵犯赃亡命，逢吉保之于外。及罢相，裴度发其事，逢吉坐罚俸。又诏曰：“朕在亿兆人之上，不令而人化，不言而人信者，法

也。法行则君主重，法废则朝廷轻。田伾常挂亡命之章，偷请养贤之禄，迹在搜捕，公行人间，而更冒选吏曹，显拟郡佐。及黄枢覆验，乌府追擒，证逮皆明，奸状尽得。三移宪牒，一无申陈。众状满前，群议溢耳，终则步健不至，琅玕空来。蔑视纪纲，颇同侮谑，顾兹参画，负我上台。阅视连名，伊尔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续之可涪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训用事，复召二子为尚书郎。训贬，复贬而卒。

希复子读，登进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典贡举，时称得士。位终尚书左丞。

蒋乂，字德源，常州义兴人也。祖瑰，太子洗马，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将明，累迁至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代为名儒。而父史官吴兢之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其父在集贤时，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张镒见而奇之，乃署为集贤小职。乂编次逾年，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再迁王屋尉，充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

十三年，以故河中节度使张茂昭弟光禄少卿同正茂宗尚义章公主，茂宗方居母丧，有诏起复云麾将军成礼。诏下，乂上疏谏曰：“墨缯之礼，本缘金革。从古已来，未有驸马起复尚主者。既乖典礼，且违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谕云：“茂宗母临亡有请，重违其心。”乂又拜疏，辞逾激切。德宗于延英特召入对，上曰：“卿所言，古礼也。朕闻如今人家，

往往有借吉为婚嫁者，卿何苦固执？”对曰：“臣闻里俗有不甚知礼法者，或女居父母服内，家既贫匮，旁无至亲，即有借吉以就礼者。男子借吉而娶，臣未尝闻之。况陛下临御已来，每事宪章典礼。建中年郡县主出降，皆诏有司依礼，不用俗仪，天下庆戴。忽今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骇物听。臣或闻公主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时既未失，且合礼经，实天下幸甚！”上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韦彤、裴堪谏疏继入，上不悦，促令奉行前诏，然上心颇重父。

上尝登凌烟阁，见左壁颓剥，文字残缺，每行仅有三五字，命录之以问宰臣。宰臣遽受宣，无以对；即令召父至，对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臣皆记忆。”即于御前口诵，以补其缺，不失一字。上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也。”十八年，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郎，皆兼史职。时集贤学士甚众，会诏问神策军建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诸学士悉不能对，乃访于父。父征引根源，事甚详悉，宰臣高郢、郑珣瑜相对曰：“集贤有人矣！”翌日，诏兼判集贤院事。父子代为学士，儒者荣之。时顺宗祔庙，将行祧迁之礼，诏公卿议。咸云：“中宗中兴之主，不当迁。”父建议云：“中宗既正位枢前，乃受母后篡夺，五王翼戴，方复大业。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于返正，不得号为中兴。”群议纷然，竟依父所执。

元和二年，迁兵部郎中。与许孟容、韦贯之等受诏删定制敕，成三十卷，奏行用。改秘书少监，复兼史馆修撰。寻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同修《德宗实录》。五年，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明年监修国史裴垍罢相，李吉甫再入，以

父垺之修撰，改授太常少卿。久之，迁秘书监。

父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权臣专政，辄数岁不迁官。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父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然亦以此自滞。而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本名武，因宪宗召对，奏曰，“陛下已诛群寇，偃武修文，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父。”上忻然从之。时帝方用兵两河，父亦因此讽谕耳。父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长庆元年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懿。子系、伸、偕、仙、佶。

系，大和初授昭应尉，直史馆。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典实有父风。与同职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四年，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迁本司郎中，仍兼史职。宰相宋申锡为北军罗织，罪在不测，系与谏官崔玄亮泣谏于玉阶之下，申锡亦减死，时论称之。开成中，转谏议大夫。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护御观察使。中宗即位，征拜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吏部侍郎，改左丞。出为兴元节度使，入为刑部尚书。俄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充凤翔陇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以弟伸为丞相，恳辞朝秩，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封淮阳县开国公，食邑五百户。

伸，登进士第，历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补阙、史馆修撰，转中书舍人，召入翰林为学士。自员外郎中，至户部侍郎、学士承旨，转兵部侍郎。大中末，中书侍郎、平章事。

仙、佶，皆至刺史。

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咸通中，与同职卢耽、牛丛等受诏修《文宗实录》。

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唯伸及系子兆有文才，登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誉。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

柳登，字成伯，河东人。父芳，肃宗朝史官，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叙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然芳勤于记注，含毫罔倦。属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芳自永宁尉、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郎，皆居史任，位终右司郎中、集贤学士。

登少嗜学，与弟冕咸以该博著称。登年六十余，方从宦游，累迁至膳部郎中。元和初，为大理少卿，与刑部侍郎许孟容等七人，奉诏删定开元已后敕格。再迁右庶子，以衰病改秘书监，不拜，授右散骑常侍致仕。长庆二年卒，时九十余，辍朝一日，赠工部尚书。弟冕。

冕，文史兼该，长于吏职。贞元初，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丧，论皇太子服纪。左补阙穆质请依礼周期而

除，冕与同职张荐等奏议曰：

准《开元礼》，子为母齐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纪。皇太子为皇后丧服，国礼无闻。昔晋武帝元皇后崩，其时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凯奏议曰：“古者天子三年之丧，既葬除服。魏氏革命，亦以既葬为节。故天子诸侯之礼，尝已具矣，恶其害已而削去其籍。今其存者唯《士丧礼》一篇，戴胜之记错杂其内，亦难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与国为体，固宜卒哭而除服。”于是山涛、魏舒并同其议，晋朝从之。历代遵行，垂之不朽。

臣谨按实录，文德皇后以贞观十年九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晋王，治为并州都督。晋王即高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据其命官，当已除之义也。今请皇太子依魏、晋故事，为大行皇后丧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终制，庶存厌降之礼。

事下中书，宰臣召问礼官曰：“《语》云：‘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今岂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至于既葬乎？准令，群臣齐衰，给假三十日即公除。约于此制，更审议之。”张荐曰：“请依宋、齐间皇后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为皇太子丧服之节。”三十日公除诣于正内，则服墨惨，归至本院，衰麻如故。穆质曰：“杜元凯既葬除服之论，不足为法。臣愚以为遵三年之制则太重，从三十日之变太轻，唯行古之道，以周年为定。”诏宰臣与礼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质所奏问博士，冕对曰：“准《礼》，三年丧，无贵贱一也。岂有以父母贵贱而差降丧服之节乎？且《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皇后为父母服十三月，其禀朝旨，十三日而除；皇太子为外祖父

母服五月，其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丧服侍奉，有伤至尊之意也。故从权制，昭著国章，公门脱衰，义亦在此，岂皆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惨朝觐，归至本院，依旧衰麻，酌于变通，庶可传继。”宰臣然其议，遂命太常卿郑叔则草奏，以冕议为是。而穆质坚执前义，请依古礼，不妨太子墨衰于内也。宰臣齐映、刘滋参酌群议，请依叔则之议，制从之。及董晋为太常卿，德宗谓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谏官横论之。今熟计之，即礼官请依魏、晋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丧，合至正月晦受吉服，欲以其年十一月释衰麻，以及新正称庆。有司皆论不可，乃止。

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初，诏以皇太子亚献终献，当受誓戒否，冕对曰：“准《开元礼》有之，然誓词云‘不供其职，国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请改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上又问升郊庙去剑履，及象剑尺寸之度，祝文轻重之宜，冕据礼经沿革闻奏，上甚嘉之。

冕言事颇切，执政不便之，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冕在福州，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五千七百匹、驴骡牛八百头、羊三千口，以为监牧之资。人情大扰，期年，无所滋息，诏罢之。以政无状，诏以阎济美代归而卒。子璟，登进士第，亦以著述知名。

璟，宝历初登进士第，三迁监察御史。时郊庙告祭，差

摄三公行事，多以杂品；璟时监察，奏曰：“准开元二十三年敕，宗庙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敕，太庙五享，差丞相、师傅、尚书、嗣郡王通摄，余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庙告祭摄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摄司空、司徒，以仆射、尚书、师傅充，余司不在差限。比来吏部因循，不守前后敕文，用人稍轻。请自今年冬季，勒吏部准开元、元和敕例差官。”从之。再迁度支员外郎，转吏部。开成初，换库部员外郎、知制诰，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

初，璟祖芳精于谱学，永泰中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自后无人修续。璟因召对，言及图谱事，文宗曰：“卿祖尝为皇家图谱，朕昨观之，甚为详悉。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璟依芳旧式，续德宗后事，成十卷，以附前谱，仍诏户部供纸笔厨料。五年，拜中书舍人充职。武宗朝，转礼部侍郎，再司贡籍，时号得人。子韬亦以进士擢第。

沈传师，字子言，吴人。父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曰：

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家邦。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妄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

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鸿名大统，其可以贷乎？

伏以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际，孝和以长君嗣位，而太后以专制临朝；俄又废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图称篆，移运革名，牝司燕啄之踪，难乎备述。其后五王建策，皇运复兴，议名之际，得无降损。必将义以亲隐，礼从国讳，苟不及损，当如其常，安可横绝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吴、楚、越之君为王者百余年，而《春秋》书之为子。盖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过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为弱减，不为僭夺。握中持平，不振不倾，使其求不可得，而盖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

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已前，天命未集，徒禀后制，假临大宝，于伦非次，于义无名，史臣书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废国家太庙，立周七庙。鼎命革矣，徽号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谓乱名。且孝和继天践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制纪，居太后之下；方之跻僖。是谓不智，详今考

古，并未为可。

或曰：班、马良史也，编述汉事，立高后以续帝载，岂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称制，因其旷嗣，独有分王诸吕，负于汉约，无迁鼎革命之甚。况其时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宫中二子，非刘氏种，不纪吕后，将纪谁焉？虽云其然，议者犹为不可，况迁鼎革命者乎？

或曰：若天后不纪，帝绪缺矣，则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系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阂，裂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得，人无间矣！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录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后”云。

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德宗初即位，锐于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以见官前任及同正试摄九品已上，择文学理道、韬铃法度之深者为之，各准品秩给俸钱，廩饩、干力、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贍用。物论以为两省皆名侍臣，足备顾问，无劳别置冗员。既济上疏论之曰：

臣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在

不问，不患无人。且中书、门下两省常侍、谏议、补阙、拾遗，总四十员，及常参待制之官，日有两人，皆备顾问，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员，尚阙人未充，他司缺职，累倍其数。陛下若谓见官非才，不足与议，则当选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务广聪明，毕收淹滞，则当择其可者，先补缺员。则朝无旷官，俸不徒费。且夫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经理之法。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及厨廩什器、建造厅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例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方获百万之利。若均本配人，当复除二百户，或许其入流。反覆计之，所损滋甚。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实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尝计天下财赋耗敎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方期缉熙，必藉裁减。今四方形势，兵罢未得，资费之广，盖非获已。陛下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岂俾闲官，复为冗食？籍旧而置，犹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以制出不可改，请重难慎择，迁延寝罢。

其事竟不得行。既而杨炎谴逐，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后复入朝，位终礼部员外郎。

传师擢进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书郎、鄠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阙，并兼史职。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司勋、兵部郎中，迁中书舍人。性恬退无竞，时翰林未有承旨，次当传师为之，固称疾，宣召不起，乞以本官兼史职。俄兼御史中丞，出为潭州刺史、湖南

观察使。入为尚书右丞。出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转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入为吏部侍郎。太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赠吏部尚书。

初，传师父既济撰《建中实录》十卷，为时所称。传师在史馆，预修《宪宗实录》未成，廉察湖南，特诏贲一分史稿，成于理所。

有子枢、询，皆登进士第。

询历清显，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咸通中，检校户部尚书、潞州长史、昭义节度使。为政简易，性本恬和。奴归秦者，通询侍者，询将戮之未果；奴结牙将为乱，夜攻府第，询举家遇害。

史臣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峘、荐坎壈于仕涂，沈、柳不登于显贯，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终否，子孙藉其余祐，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

赞曰：褒贬以言，孔道是模。诛乱以笔，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马何辜？惩恶劝善，史不可无。